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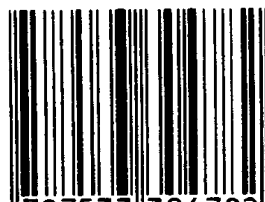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四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6/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廣東省廣州市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一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二)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一

邇訓二十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五〇一

西吳里語四卷

〔明〕宋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

.....六一三

訂正吳社編一卷

〔明〕王穉登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七二七

連抑武雜記不分卷

〔明〕連鑲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七三四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二)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世類苑

四十六卷》提要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九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校

事君類

弼治下

弘治 皇太子出閣加馬公文昇少保卽上疏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篤之士以
資啓沃不宜襍於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
焉擢吏部尚書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
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論
名世類苑 卷十九 弘治
曰聽得麼對曰 聖心畱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
敢不盡心以圖報稱仍 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
考察大朝官并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韓文撰墓志

弘治元年楊公守陳上講學親政疏曰臣聞堯舜之
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溪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
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
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 陛下儼
然端拱未嘗降一 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

肅然進退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渙也今陛下視朝

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

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

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

何由見之官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

百職之正論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陛下之

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渙外資未博儻

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弃者異時將

收而愛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豈能

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

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

學常御蚤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

博雅之名儒進講侍班陛下聽講未明輒賜清問

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

覆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

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天

下治亂歷代典刑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凡

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

聚之文華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

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以養心窮理裁

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錄示講官使解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愆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

機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惕然警省必

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

得天下久治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

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奉天門而九

卿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內朝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

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

外朝官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

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若有大政則陛下

下御文華前殿召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事各求

其當更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陛下更審處

而行之其餘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

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

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

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

耳目為一已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

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某奏制可 經濟錄

丘文莊正朝廷論曰自古帝王必求善言以為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

名世類

卷之九

四

五

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

名世類

卷之九

五

五

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經濟錄

孝廟初登大寶明日當朝御史湯羅侍班糾儀庶吉鄒公智造其第私告之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宮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進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時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湯不能用本傳

韓忠定召為戶部尚書時時 召見 太陵一日顧公長嘆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沮

撓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軍七獎
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
五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
言 張洞撰行狀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
者卽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
便可臻太平 樊漢偉記

劉文靖因 孝宗視朝少晏幸同官 上言曰自古

願治之君必蚤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

名世類苑 六卷五元 治世餘聞

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通者視朝大遲散本或至昏
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廢閣矧今各
邊啓費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急荒是戒勵精是圖庶
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治世餘聞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至煖閣健等因奏
曰今國帑不克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
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
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
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
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

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
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
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
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
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

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
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
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
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

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

名世類苑 六卷五元 治世餘聞

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
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價
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
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思治精勵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
苛獎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平
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
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羸恐一旦禍
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哀談

孝皇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八

高九

李

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大夏嘆曰聖諭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爾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餘聞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司禮太監韋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近前於是直叩御榻司禮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置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

於紙上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

又禮部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等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下去也是間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上指餘本謂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九

高九

李

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韋太監喜茶已具蓋時出急召未有宿辨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且自是若將以為常故謹書以識事始云

燕對錄

羅整菴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

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困知記

王子衡常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又曰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脈人才所以生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下移國不亡紀綱不墮國不亡不用小人國不亡又曰迂儒強勢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賢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又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爲名言者

慎言

嘉靖初起用林貞肅爲刑部尚書上請親大臣疏曰竊聞虞夏君臣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瑗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賜宋濂酒賦醉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

時引見論政事問民疾苦 太宗每奏事畢令楊士

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

仁宗賜士奇等并蹇義夏原吉承愆糾繆等圖書令

協心贊輔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 宣宗每召

儒臣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賢有臣又喜唐太宗善受

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 英宗親決章奏常與李

賢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納之袖中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懋弘至道恢

廊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賢近之悔瑕不掩瑜我 孝

宗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

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弘

治之政虞夏爲盛商周令主不能及矣正德之間羣

邪鼓扇干紀亂常我 朝網壞我治體人心已離

天命幾去幸 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 詔夷夏騰

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

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與傳曰

爲君難 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

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 陛下傾心

延接加意採納似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

至大臣亦少 宜召孫交之潛邸熟聞彭澤之朝著

俱屬與科道所論馬房馬數錢糧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處伏乞近守 祖宗之盛典遠繼三代之良規日御經筵日臨便殿與二三大臣及講讀等官諮詢 聖學講求治道無有間輟則今日新政所當汲汲者疏入上優詔答之

見素集

嘉靖初遷行人存問王文恪公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

名世類苑

卷之九

十一

文

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

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見穿靴亦三朝之遺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寒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溪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惟

陛下遠法 祖宗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
或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
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
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
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
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吾學編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魏莊渠爲書十四事贈之一開
悟君心妙在因機順導 上好讀書就於書上開導

名臣類苑

六卷五

十四

卷五

卷五

勸以勿治訓詁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
疆一今日第一義莫大於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
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
邪一今日得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今
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爲心日
以善道輔王士大夫將自愧服一宜勸 上愛護精
神延廣嗣續仍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 聖
躬一 朝廷一日萬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 上以
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
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讓以興人才特 敕大臣先

舉所知大臣進退重在薦賢蔽賢庶幾肯屈已進訪

一 聖上英資將有大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

勸 上面敕大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務在推誠委

任以責成功一宜勸 上恢弘聖度勿使有所芥蒂

於心一宜勸 上畏天常察災變恐懼修省一言官

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擇其能直

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一 上意雅重守令此誠安民

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

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一河運之塞

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 上廣興北方

名臣類苑

六卷五

十五

卷五

卷五

地利撥糴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起於邊宜
深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慎勿以吏事制
戎事一周公理財自王官後官始今 上恭儉宜勸
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條冗費盡革以
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若君臣同遊則不動
聲色而自消矣 莊渠遺書

吳康齋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 白
沙遺書

講讀

太祖定鼎金陵遷使召宋文憲為江南儒學提舉奉
旨受皇太子經上御端門問及黃石公三畧且
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
不畢具願畱意講明之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
潛溪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
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上御西廡大臣皆
坐侍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今先生講
折俾在座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
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名世類

不卷五

上

卷六

上

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
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通紀

高廟御文華殿召朱善講心箴善講畢言曰人君任
衆言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計慮則利澤
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賢任能宜畱聖慮
上嘉納之本傳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
儲貳為說講畢殿下召問士奇經旨于此必無儲
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
敢合議此書宋儒胡瑗之說殿下云對我言此常

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

程子云九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
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
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春
坊諸臣分撰儲君講義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
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
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
易昨日呈進此條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
以胡瑗之說上甚喜益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
見殿下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

名世類

不卷五

上

卷六

上

辦折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
講章以備常閱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
覽文章正宗一日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
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
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
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
其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
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畱一部朝夕自
閱又取一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士奇曰果然為
臣亦所當知遂賜一部蓋殿下汲汲于善道如

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公雍容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舉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爲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諭臣曰爲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爲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免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錄

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講賦詩之法一日 殿

下顧士奇曰自古人君爲詩者高下優劣何如對曰

名世類苑

不卷九

太

李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詞志氣已衰如隋煬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太祖皇帝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皇之學所重者不在詩 太祖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 殿下曰世之儒亦作詩否曰儒者

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聖諭錄

楊文敏侍 皇諸孫讀書文華殿 皇太子諭諸孫

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公講授有程度諸皇

孫多所益 皇太子召公獎諭切直且曰他日學成

卽汝訓之功也公在春坊每進講必從容以正心務

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溪見嘉納或訪以政

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

避忌 皇太子每稱公忠直而兩坊僚屬莫不欣服

馬 內閣行實

名世類苑

不卷九

太

文

王文端公直云 宣宗皇帝御殿侍臣入講少傅榮

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宣宗

皇帝論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

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家有餘矣又曰秦誓

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

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民此

聖賢之言豈非龜鑑耶

稟談

永樂二年楊文貞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益見

寵任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議於 上前

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

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 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為證庶幾易入 通紀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著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為卜筮文王周公象卜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益 上素好學如此 三朝聖諭錄

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李忠文公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動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純夫其人也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彞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 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亮聽者忘倦 墓表

天順二年禮部請 東宮出閣 上謂李公賢曰宜先讀何書對曰宜先讀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殊費心力朕初習字任意寫去以此不佳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讀字不必求佳但點畫不可苟率為善 名臣錄

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學士侍講經筵 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聽之服闋侍講 東宮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吾學編

楊文懿公入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嘗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之無為周書稱武王之垂拱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為惟寵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

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爾聖狂治亂之異端繫于此上歛容聽之大臣退立相語曰真講官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戒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豐大必宜日中泰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賢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實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過聽不賢於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

王

子

優孟滑稽之談乎

經濟錄

吳範菴先生選侍東朝每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興亡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維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王賴金撰墓表

倪文毅爲經筵講官 命編集文華大訓選侍 太

子講讀公每進講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家傳

王文恪 孝廟初充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游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

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新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瑞國本首薦鑒以本官兼論德 王守仁撰傳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克伴讀時賜宴賦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

王

子

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宴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英宗沖幼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時好務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矣王文恪晉言昔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傳聞有道德者以翼衛之所與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

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東宮官以敘進未必皆天下之選舉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祈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 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也今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異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折柳隨事諫止宮寮有不

名世類苑

天卷之九

五

五

用

道也

經濟錄

弘治三年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首謝訖 上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暎杳恩曉殿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褒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橫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

蘇談

天順間朝議以邊患久急暫罷經筵薛文清上疏曰近日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矣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

名世類苑

天卷之九

五

五

用

治之方自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垂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勘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經濟錄

名臣類苑

不卷之九

孝宗

劉機

講

孝宗召劉機等曰昨者會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皆應曰諾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違道理皆是於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無敢言矣上曰然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

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上更然不必深計矣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規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向云

燕對錄

嘉靖初上遣行人首召王文恪公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

盛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

名臣類苑

不卷之九

孝宗

劉機

講

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說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周商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闕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

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等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王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程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制詹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臣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機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

名臣類苑

不卷之九

宋

前

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蒙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吾學編
呂涇野當世宗即位詔起公入史局上御經筵公進講上疏清溫尋聖學畧曰學賢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尋溫體驗馬理撰志
嘉靖元年五月有旨暫免經筵日講林公俊時爲刑部尚書上疏曰太祖視朝之暇輟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畱心讀書宣宗謂楊士奇曰朕寒暑不廢書冊英宗時日御經筵翰林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我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邇今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講古者之教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冬夏正讀書之時且經筵之聽講頗不爲勞文華之清燕亦不爲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進學之會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學不學願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以成就德性以成堯舜之治等因上優詔答曰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忠愛命

名臣類苑

不卷之九

宋

前

該衙門行之

見素奏議

呂文簡栴歸五年以言官論薦復起供職於是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陛下不可不汲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乃傷于直乎公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帝尚能用之況主上之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九思撰墓表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修撰栴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溪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憂勤

夏忠靖朝回于家若有不懌然者夫人問之公曰吾欲直諫思所以悟上者未獲故悒悒耳

遺事

仁帝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楊文敏姓名識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璉每休沐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朝廷不少間于燕私之時真可謂爲社稷臣也

年譜

楊文敏一日朝回聞仲子讓與客談漢疏廣傳公問曰何如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而稱其賢公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一詩

曰仲翁固好然君子事君竭忠盡力生歿不計顧取老氏之言以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蚤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年譜

李忠文家居聞英宗北狩北面稽首號慟上疏言

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復車駕復

譬雪耻數事

墓表

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立孤卿先世室廬昇其第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氏事多難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

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 旨更番來視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嘆息因以 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 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漚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太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哀談

周文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故曰當時

名世類苑

木卷之九

三

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聞免糧

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今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此米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文書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騰數今還百姓喫種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石

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畱些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與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審密雖處一家者又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驛站遇村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以林

名世類苑

木卷之九

三

下乘凉公至庭與竝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

至始知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視歉然有感懷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爲無能東心初擬逢衡鑑任懸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未悟羞遽受敢嘆微軀踐薄冰 劉文靖家居杜門不出聞 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吾無以見先帝矣 內閣行實 余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

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楊廷和撰序

林見素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愀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為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楊一清撰志

王忠肅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

墓表

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

名世類苑

不孝之尤

王端

言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不忘憂國

懸賞瑣探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

所今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知言言無不盡嬰鱗觸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為賢剝膚推髓為能吁亦可以鑒矣

東談

劉東山憂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谿山餘話

夏布政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

華亭志

名世類苑

不孝之尤

王章

言

章文懿公身雖家食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忻然喜否則愀然弗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姦為禱

本傳

章公拯居家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于色

王大用撰墓志

陽武侯薛祿鎮大同時年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事也

本傳

正德初近習導武廟搖成憲劉文肅嘆曰吾講讀近臣也上疏戒逸遊崇聖德力攻近習遂乞休嘆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

墓志

王文莊陞南京戶部尚書是歲濠反公督餉畱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發憤懣疽發背卒

石瑤撰傳

嘉靖初霍文敏公爲詹事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

名世類苑

不卷十九

手

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也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益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懲由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史氏曰按霍文敏公此疏惓惓憂國憂君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之黼座朝夕覽觀使君心昭然惕然於其故必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

戒以孚之妙其有益於國家生民非淺淺矣

通紀

嘉靖中雲中變作寇公涂水時理部事已成痰疾不起憂國之心甚切遂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及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畧上下其議于有司疾殆竟卒

呂柟撰墓志

名世類苑

不卷十九

手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

吳興後學凌迪知稭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薦賢

太祖略池陽李韓國善長謁道旁留幕下掌書記謀議軍機畫餽餉甚見親信嘗語公務輯和諸將成功一日上從容問曰漢高祖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三

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效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

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

對曰世豈乏才願善長不能悉知金華宋濂博學洽

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

劉基

吾學編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釣至一二人間有才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濂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劔送炎炎作詩以為

劔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

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遂巡

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潑潑不休累

無枝複基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

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小傳

姚善任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

賓問為誰曰善迺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

而返善自邀還避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

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也

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

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

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

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

耳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

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弘下士

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

耶善益啓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

而去視之皆戰守置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善薦為行

軍司馬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遷芹入奏事道病卒

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歛歸葬黃山

請難錄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楊文貞公言於文皇曰郭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果入遂遑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寶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兼太僕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吾學編

永樂中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子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塞公及西楊薦儀公智太子曰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

名世類

不參手

三

三

三

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太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問太子曰侍太孫講讀得入未太子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

吾學編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况公鍾時在禮曹薦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楊文貞士奇問曰人皆薦外任下僚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擢用鍾意

吾學編

況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

懸節瑣瑣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

名世類

不參手

四

三

三

人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文貞公平時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知耶永年慚報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于

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蘇談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高齡亦
倦矣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盡瘁報國歟而後已
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箇後生報國恩耳
振公具名翌日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公公
曰彼厭吾輩矣縱自力豈但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
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
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校山野記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年公恭
定薦楊璿余子俊可大用吏部論公侵官公上言薦

名世類苑 不孝子 五

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
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
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矣 彭韶撰碑

彭文憲公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
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傳

彭韶薦陳獻章疏曰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
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道德堅定立
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
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
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務之理有見精

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
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
章遠甚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反未見錄非惟臣等
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爲善之資
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
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柰緣老病辭不供職
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非與弼之比
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
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經濟錄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

名世類苑 不孝子 六

公襄城李公甫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
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
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
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微黃仲昭賀欽迂
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
以私干者 神道碑

景泰間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其人御史練綱言左
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
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

上乃召王翱為吏部尚書以年富為戶部而薛瑄相繼大拜

傳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譜之久不召對眾為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項繼錄

李公文達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輓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

名世類苑

不棄手

七

言類

七

賢侵官託疾去又屢言于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取為戶部尚書上嘗謂賢曰左右多不悅富者賢曰不悅眾見其賢禮部侍郎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若用紹請於黼座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懷然其後任事大臣賢多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之反有訾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才耳

行狀

姚文敏知貢舉檢防周慎巨細必親見主司偶遺名士必竭力薦之至誦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為國得賢執分內外

詳序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並有公輔之望丘文莊卒遂用遷入閣寬以憂去遂逗畱不獲入閣人頗不平遷亦以先之為不安時劉健為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為言健答之亦然遷爭之不得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其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

名世類苑

不棄手

八

言類

七

入何耶健笑而已其後天變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王鏊自代健大怒宣言於內以還為黨也

文

恪公紀聞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多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褻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所薦人之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詢之寬

亦不知既而向問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真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召劉戴二公議論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廝打墜水選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治世餘聞

劉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有王倫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府推官爲人譎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宇以倫爲知兵遂破例薦爲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爲王親不得任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爾每還會同兵部看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

倫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倫實非知兵者楊公一清以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觀其後從宸濠反爲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知人之難有如此 野記

吏部侍郎員缺 上召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命下士類皆悅

名世類苑
天順目錄

不卷之十

十

三頁

天順中李公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臬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爲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籌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璣鏡錄
楊方伯子器知崑山縣治行卓然爲三吳之冠巡撫都御史薦公才改治常熟三載獻績冢宰倪公岳素聞公名特奏爲考功主事 楊文恪撰狀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通文衡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通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重見素乃力爲王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儲文懿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士咸見推引阮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避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在吏部時畱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疎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儲文懿任吏部主事上疏薦舉謫籍選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

名臣類苑

不卷之十

上

三國志注

言事遠謫囑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弄之嶺海毒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憲章錄

楊石齋當世宗卽位之初入告之謀從無少拂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尚書吏部前石公珪珪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望碩德維新之

治海內翹首後皆相繼罷去是有關於世道非小通紀

桂文襄上疏謂內閣乃輔導之臣用非其人則機務不免叢剋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臧否不免混淆陛下所以慎之又慎不輕于付托也致仕大學士謝遷先朝重臣貞德素著以復內閣必能咸有一德成陛下仁孝治功而君臣之間隔可除矣致仕吏部尚書廖紀久職銓衡清介絕俗以復吏部必能慎簡百僚副陛下求賢至意而小人之妨賢可絕矣又謂今天下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之蠻夷猾夏皆由貪功啓釁之所致也今能用有聲望如王守仁以總制兩廣則撫剿得宜而東南之地不足憂也用諸兵如王瓊者以總制三邊則壘蔽盡開而西北之患不足憂矣聖明銳志中興天下方多事豈可置此經濟大畧之人於無用之地乎

疏畧

姚公鎮巡撫延綏時薦評事羅僑畧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耳臣聞武王臨御八黨擅權皆逆瑾爲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黜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

事中劉蒞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蒞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

疏議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三

論世美

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養生之人萬一月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

文集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贍

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建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遠讒佞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敘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

名

泉談

李梧山撫蘇首薦文衡山林見素移書促之曰文某奔父喪卻聘金幾千金寧庶人屢召不赴氣節有如此者其溫粹之養介特之行深博之學精妙之筆法皆眼中所少一諸生名動天下蘇人以為星鳳當以潘南屏例薦之昨會守溪謂尚過南屏當世不可選此賢者也

見素集

名世類苑

卷之十

南

論世美

用人

太祖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其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 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憲章錄

方孝孺溪處論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主

三

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才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也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

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皆志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其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墮而天下無善士非直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遜志齋集

英廟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主

三

恩出於下如洪武永樂故事令吏部選除 上命士奇與楊溥等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其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敕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益緣舉宰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至如此大抵 宣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自有所更改 聖上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官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則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進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敕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此生民休戚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士奇議

直撰大傳

王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

名世類苑

木卷七

七

五

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而一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吳寬撰傳

謝方石鐸掌國子監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大開旁徑如

納馬納粟之例卽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朝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萬一再行桑榆之堂竟爲錢虜易交之地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此斷不可行

通紀

吏部尚書王文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命之日要舉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不劾貪酷者坐其不稱及方面官公差考滿到京又要舉劾府官等因王文端上疏曰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各布政司御史公

名世類苑

木卷七

六

五

差往廻多至六七員少亦不下三四員逮其先後復命御史孰肯自陳在已不稱必至妄劾方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劾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韓范居職豈能有爲御史者始焉既因妄劾以塞責繼焉必相計奏而罹罪且邇者皇上敕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未及半年矧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陟卽目推舉方面則自年溪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今日之方面卽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爲京官俱得稱職纔陞方面卽被黜罷是以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言其意

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敕依洪武永樂年間例御史巡按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卽奏請拿問不可縱至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若徇私不効者事發坐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項布政司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卽時奏請拿問六品以下就便拿問何必容其在任害民直候公差考滿到京舉劾其他清軍刷卷巡鹽巡河點馬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網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弊如此則無乖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延歲月之弊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經濟錄

丘文莊論銓選之法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持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遷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穢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註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經濟錄

倪文毅入吏部爲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公毋別白太過且召怨輒沮澆不得盡行其志公曰冢宰職固如是故除目

一下中外稱快 家傳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克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繁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貌體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事耳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每五六人中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菽園雜記

李空同上楊遂菴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援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愛識微之士抑委曲治變之風行而守道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道濟聖人通天

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關世變者豈不重有感耶 文集

楊文襄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鐫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洪于編成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旅喬公宇之捍禦留都俞公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行畧

羅整菴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以小補焉爾議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說大意以為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困知記

孫忠烈任刑部郎中時楊文襄公知其賢起遷福建左叅政癸酉遷賢州按察使楊公曰非所以處之也

改山東乙亥遷河南右布政使屬江西巡撫缺人時
逆濠奪民利盡錙銖恣所爲莫之誰何頗難其人楊
語陸尚書全卿曰是巡撫兵民所恃以爲命擇之宜
慎全卿舉數人楊難之次及公楊曰得之矣是不如
柔吐剛善處事者遂以公上得旨拜公巡撫江西右
副都御史

存簡稿

劉公源清巡撫宣府善用人征西將軍李瑾軍容
整邊事修又多斬獲功公悅謂曰子良將也然鞭撻
太過宜少戒仍薦諸朝都指揮劉傳守備赤城好殺
喜功前巡撫多不悅公善遇之未幾虜三萬騎入馬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卷一

子

管傳聞砲傳率所部百餘騎赴援至則虜衆傳曰卽
退有何面目見劉中丞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令士
皆下馬步鬪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長
虜咬指擁衆去傳身矢如蠅毛衣甲盡赤以矢透髀
臥月餘卒公厚恤其家官治葬親爲文祭之且奏乞
賞延厥子以勸後於是一軍感動

傳畧

先朝用人惟賢惟才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
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
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
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人者乎近有但改入翰林及

官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行出羣之士亦
溪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
官祿至於死後定諡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今言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卷一

子

識鑒

太祖欲相楊憲誠意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
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
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
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也胡惟庸
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
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
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
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以後皆如所料 行狀
文皇帝與解縉論羣臣御筆書憲義等十人名命各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三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疏於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
善且以實對於義曰其中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
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儒曰雖有才幹不知
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
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
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慧直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
書之才駟會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 仁宗登極問建文所用
諸臣士奇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

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
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
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撰志

太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
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欵洽焉是日雪霽
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難
臆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
衣郎士奇卽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溪處踏
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願孟
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
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
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
卒後孟潔果登第爲庶吉士而士奇官少師皆如伯
川言 雙槐歲抄

楊文貞公幼孤力學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
奉翰林赴試吏部尚書張公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
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而已列名第一 本傳
楊文定溥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
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

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
穠稌錄

正統間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謂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其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恐坐不安耳後十年果有甘州之行

錄冬

閩人趙榮字孟仁漂泊京師一日文敏公至鄉人館舍中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畱居于里第或有勸孟仁易名以避公諱者孟仁以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卷一

子

白公公曰姓異名同又何害也至正統中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曹欽犯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亦如公言公之識鑒多如此

年譜

夏忠靖使閩視學楊文敏爲諸生講孟子養氣章夏公褒獎值福建鄉試因賦詩期之曰浩典催人入建遊棘闈正爾集儒流虹霓氣吐三千丈奎壁光浮十二樓天下重光看豹變榜中誰獨占鰲頭慇懃寄語司衡者莫使祥麟後馬牛公是秋省試果冠多士云

年譜

薛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河南叅政陳宗問鄞人進士有學有守獎勵後進行屬至榮陽見文清索詩遂贈一律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成德業贊雍熙之句又序之曰觀其所作才而氣廣不數年間必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僭備員竊祿者之可比後果不負所期文清爲文以弔之備述其事云

賢撰碑

李

周文襄每喜援引後進錢文通小時卽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有詩名能書文襄公爲巡撫甚重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卷一

子

公事稍暇卽往南禪與啓公談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文通過詣啓公以藍衫置欄杓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之才文襄卽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嘉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

叢說

尹同仁天順庚辰同考會試得謝公一夔卷列之第三進試于廷英廟覽對策嘉悅擢第一傳臚之巨褒然衆中縉紳屬目閣老李文達公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初從尹鳳岐先

生游先生語人曰大觀他日所造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卜之矣卒以大魁官學士位司空先生之言信哉

琬琰集

岳季方初舉鄉試卒業國子監李忠文公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高文毅彭文憲王端毅皆與焉忠文每亟稱之正統戊辰會試同考置公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

李文

郭尚書璉任吏部時進士李賢入選公試嘉禾詩奇賢輔相才授驗封主事

吾學編

名世類苑

大卷下

五

五

呂文懿公原少貧苦志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選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史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賢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弼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奇是時太守得輒補諸生懋即遷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第進士入翰林

吾學編

楊柳塘子器生有異質志高而銳於學初入邑庠都

御史李公提學兩浙見君諸生中曰天下士也既而登第猶以未嘗薦為慊

選事

王文莊鴻儒敏悟過人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郡守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召見嘆曰子風神清徹非塵埃中人也即畱讀書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提學天台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閱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直舉業也未幾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納倉庾權冊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眾益信為全才

石璫撰志

名世類苑

大卷下

五

五

崔公莊敏未任吏部即以甄別人才為已任若前知府張璫王宇林鄂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修張元禎國子費閭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陸容撰

程公信為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

墓志

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督學御史陳選奇其文勸令就試以歲貢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江陰下郎中

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鄉試京闈書魁會試第一廷試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東陽撰志

孝宗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材上曰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抵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言行錄李文正為庶吉士劉文安開試公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蓋欲用世吾老不及見矣

年譜

名世類苑

木卷之十

王

王

王文恪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六館諸生爭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試所學奇之時吏部尚書王翱新逝葉公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鑒安知非後來忠肅乎乃親具儀幣遷從編修陳音遊提學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於是名動遐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王司品其文曰蘇子瞻之後流也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入奏廷對眾望協然執政忌其文置第二時論以為歉然

王守仁撰傳

冢宰尹公晏司銓日閩士翁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

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為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康正編

石文隱為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東潯公俱有文學名少師李文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楊一清撰碑

戴恭簡珊善知人每試士閱文詞即知其人之心術器識至年之修短位之崇卑悉斷決不爽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其最公賞譽者大學士王公鑒也郡士帖服公之識鑒

李文正撰志

俞莊襄公諫生而岐嶷稍長授學于遼菴楊公之門

名世類苑

木卷之十

王

王

英敏好學以經自任遼菴亟稱之曰子兩浙奇才公輔之器也善自愛之何尚書孟春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秉我楚登進士兵部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大見器重

行實

何粹夫為諸生時懷慶太守王公瓚見公文曰是何止解元超世之心聖賢之徒也遂遣子授學焉

王公撰志

魯文恪未第時遊學荊州工部王事關中王瓚推稅于荆見公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曷哉會元可得也後果如其言

王開封傳

嘉靖中有順天府學生員藍雲者父成邊外雲非在營生不當補因忤兵部郎中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梗與雲友善代雲上書俞公諫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兵部郎豈可以私忿殺一士耶即呼部吏數責釋之是秋雲果中選

傳

寇公涂水在寧波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為教取人必先器識於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如陸鉞豐坊董瀛李惟學趙昊皆公識授士昊舉進士為行人以詩被謫又嘗謂瀛曰爾文佳但結束處氣不昌後瀛既舉而卒人服其明

呂柟撰志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三

三

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一

事君類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會子魯甫 校

崇文

高皇帝創自馬上優禮儒碩至親調甘露漿及御撰醉學士歌賜宋景濂 宣宗與蹇夏三楊遊萬歲山少保黃淮時以致仕超 朝謝恩特令從譙仍賜肩輿賡歌贊咏一時盛事有光前古

危言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一

三

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大書太極圖西銘敬齋箴出師表揭于座隅朝夕瞻對又以太極圖及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

三家世典

永樂乙未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王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裕而又以裕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次王翺第五名 成祖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勿攷
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
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
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
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
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
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
成 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蓋未及一年而成可謂
太速矣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不預 通紀
岐陽李文忠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尤耽羣籍聲色
名譽類苑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事澹然 傳

丘文莊公曰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
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
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召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
乃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權許
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
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
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
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
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

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邊防
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
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也 經濟錄

丘文莊公曰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
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
非韻額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 本朝
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
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
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者文理俱優者升
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
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諸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
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
理純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
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
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
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選附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
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
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
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勵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
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

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於歲月琢磨之於義理約束之於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過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乞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衍義補

丘文莊公科舉議曰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嗣後科場條例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不可不知

名世類苑

卷五十一

四

五

其故也 祖宗時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當時題目無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王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初場出經書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跡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數也已提學憲臣之小

試其出題尤爲瑣碎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 敕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彙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畱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折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卽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 經濟錄

楊子器在崑山常熟延禮文儒討論羣籍以資博洽在高平則專以經義教諸生旁及鄰邑在吏部時倡

爲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停批覽 傳

王鑒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幸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一

六

清江先生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一

七

清江先生

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疎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弁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疎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疎易也疏議

謝鐸在國學上維持風教疏曰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夫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

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易稱又以外簾之官預去取焉或者多爲防閑實則關節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乞 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王考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數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傾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往往名爲升考而實則虛文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乞 敕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名世類
三場方許授職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興等四縣皆爲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不設蓋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不然豈以京國善首之地而借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分俱各有學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止於府學教官兼領其事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學聚天下英才

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柰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爲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也 疏議
謝方石任國子上修明教化疏曰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百餘年間罔敢有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臣謬膺此任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爲教化萬一之助者亦烏敢自隱而不爲 陛下言哉所有事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二曰慎科貢三曰正典祀四曰廣載籍五曰復會饌六曰均撥歷臣所謂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者竊惟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任非其人教化何由而成願乞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

不爲虛也至於提學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稍卑而其職之所關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正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科貢由之而正人材以之而盛者此也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者竊以國學所養之士科貢是也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

名臣類

卷三十一

十一

四〇八

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乞 敕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禁而絕之悉披之水火廩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誠不可以不正也其所當黜陟者禮官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有若楊時者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隱演晦翁之派雖

其晚節一出稍覺有說而新經之闢誠足以羽翼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尊昧出處聖賢之大節亂夷夏古今之大防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乞 敕升時以上附諸賢之位黜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似不爲無少補矣所謂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

名臣類

卷三十一

十一

四〇九

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乞 敕各布政司將切要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送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逮成化饌堂損壞遂甚廢弛乞 敕議將饌堂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日用飲饌柴薪之費務使經久可行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虛文而

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所謂均撥歷以極教化之弊者臣謂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弊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妨礙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

名世類苑

卷五十一

十一

四

經濟錄

崔公銑覈舉議曰今之士學校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炊徒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之是故忘饑寒空其身

忘奇袤岐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譏力足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嚮動七國弁髦其王薤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日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蚤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提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學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選奈久已弃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問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

名世類苑

卷五十一

十一

四

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
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
敦行急受欺不悔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疏議

林文安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材大畧謂今
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
不免選材淹滯之嘆禮部議請開貢四年 林廷選
撰行狀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 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
內名士其座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一 南 言五十一
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
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叢說

王陽明先生鎮贛州有司呈請建講堂公批其文曰
建學以便生員肄業者豈虛文哉感發奮勵見諸生
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
成講習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
當梗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
旅之機准如所議即行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
前之觀檄下一時文風丕振 文集

飭武

丘濬論軍伍之制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
效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
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在內設
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
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
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
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
五馬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
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
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
寡而千百戶所統則每一百戶所內總旗二名小
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
蓋前代之制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
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
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
遵行萬世無弊 衍義補

丘濬論宮禁之衛曰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
之任而無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
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

官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衍義補

丘濬論器械之利曰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材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蘭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維用弓矢而所謂弩者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十六

四十三

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

衍義補

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用火發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戰則以其聲為號今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避之凡臨戰時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二人手捷目疾者專司特放其三四人互為實藥番遞以進放時高下左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為爆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十七

四十四

丘濬賞功之格曰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功臣必

衍義補

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敘立錦衣衛以掌宿衛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蓋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

衍義補

又曰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

名世類苑

卷十一

十一

言

人造授遷轉無定職無定員也今制百戶千戶指揮使及同知僉事此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此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者矣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資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天下爾子孫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官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

諭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不惟形之言者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衍義補

名世類苑

卷十一

十一

言

李賢曰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驅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避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皆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陷鏡眼上開小牕

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前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廢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邊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巢穴不但可以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經濟錄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二十

子文

于謙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員每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

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等項武藝精孰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隨機應敵其平日大小該管頭目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逐漸契合者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用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炮火銃飛鎗火箭矢齊發若勢克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三

子文

臣等愚見操軍出戰之勢如此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賢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子文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爲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熟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子文

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較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濠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擡兵車營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三下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濠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四擡椿繩營周圍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八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翎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鐵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輜

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鉞及鑊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鑊鍋皮渾脫大鑊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沙草春賀蘭山下可閒人神鎗火砲兼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接墩臺娘娘灘上河冰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雙槐歲抄

名世類苑

六卷五十一

五

三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高德錄

劉大夏議武舉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蹶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弃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

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帥師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羸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償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如穰苴生於微寒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襍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寧無若斯人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昔唐知求將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

名世類苑

六卷五十一

五

三

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今欲依倣唐
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
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
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
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
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
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
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
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才黜之以俟
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彙憲禮遇崇重

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
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
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
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
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經濟錄

馬文昇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曰切惟人君之治
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材然非一
朝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禹征三苗兵法已
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武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
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者今武經

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雖兩
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多常流不能
講明七書之旨況能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
將者乎昔宋因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仁宗累命
儒臣曾公亮編集武經總要一書而自爲之序頒賜
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陳攻守行兵布營邊地
方畧一切器具與夫軍中事宜酌古準今靡不悉載
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
如古之名將亦可以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
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
官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
邊事雖非趙宋之比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萬一有
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其何以禦若不作
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臣等日夜思惟無
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乞 敕內閣儒臣檢尋
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將此書從新刊刷數百部
頒兩京公侯伯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遊擊守備內
外官員並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
在邊永遠相傳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
乏人矣

疏議

王道議清軍疏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不脣而委之有司有司不脣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姦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 國初之制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雁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遷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年身應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卽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大名世類苑

卷二十一

五

王廷相協理團營上修舉團管疏曰切惟京師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我 太宗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

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民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管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 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騷輕厥勢安在臣猥以庸愚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二事上陳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管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管又有三千營以司寶彝令旗神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五軍管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管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管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卽今團管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各處捕盜已五千六百名外衛各處工役及搜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管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設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

卷二十一

五

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克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襍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襍差撥之工役畱之搜木終歲不得入操因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

名世類苑

大卷五

手

四

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辨此是以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并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畱在團營中間老病尪羸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

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緣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其團營襍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搜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訓練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

名世類苑

大卷五

手

四

飛五百背鬼之軍兀术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亂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教演教習之日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發矢如何馳馬滾刀戈矛牌銳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

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趨膽氣增培則遇敵不懼更以諳曉韜畧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為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經濟錄

國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三

三

一曰五軍肆戰陣二曰神機習火器三曰三千箇宿衛此三營中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為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選選鋒也今又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是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今言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洪武永樂宣德年軍

職絕不論堂兄弟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羣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今言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三

三

使命

丘濬曰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
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
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
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以文
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
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
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
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
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文皇帝專設
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
以司之其慮遠哉 衍義補

太宗皇帝登極以趙公瑄能專對命使入交南至則
誕宣德意恩威兼布酋長款服既歸卻其金寶之餽
太宗聞而嘉之錫賚優渥 墓志

尚書侯公璉初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
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 朝廷以
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勢力
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爲能交趾
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

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
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 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
近者驚懼爲撒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
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 本傳

尚書章敞以行在禮部右侍郎奉 詔往安南命首
酋黎利權署國事公宣威德警服利郊迎拜使者堂
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公正色
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公堅卻不受
及利歿 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之
關吏曰此天使即前卻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贐皆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本傳
卻之不敢更進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
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
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
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
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 祖陵或爲
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還實奉衣物禮幣奉迎 上不
聽曰虜謫臣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 敕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
往者脫脫不花阿剌還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

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
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
約八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 旨未敢
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
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
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
牧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
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
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才智大
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辭不然直在
彼曲在我猶豫越趨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
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
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
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可汗
及太師專爲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 祖
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
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
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
領也所言欲送還 太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今

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
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變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巳善至
虜營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
餞 上皇 野記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二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建言

解大紳爲庶吉士日 高廟在大庖西 諭公舉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卽具奏上數千言皆政教大要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今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多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人無所措手足矣 御覽

名世類苑

不卷主

一

御覽

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祖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如藍田呂氏鄉約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以爲民表而教化興矣書奏 上奇其材拜江西道監察御史 解公封事

仁宗臨御下詔求言陳恭襄首陳七事大槩謂南京

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宜擇賢能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退貪府州縣教官多不得人乞風憲考察罷黜中外軍伍多缺益由私役擾害致其逃逸乞敕府部都司嚴切禁約邊防之要在足兵食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揀授精兵足其衣食器械漕運惟湖廣浙江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凍之阻往復踰年乞令運至淮徐等處收貯別令官軍轉運至京且各處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修理壞船勤勞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卽施行

名世類苑

不卷主

二

御覽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劉公文安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鋤富郵貧其九言廷

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過僧尼奏留中不下
宣撰行狀

劉球十事疏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者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也臣願皇上以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理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蚤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賢則親之不肖則遠之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三

四

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遷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治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守郡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敕旨減重爲輕減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四

四

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
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功不息則天地之
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
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
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
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
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
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徒事虛文黎民不
受實惠以致困窮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
荒卽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移使不失
名世類苑 大卷三十一 四
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麓川連歲用
兵死者十七八軍賞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
遣定西侯蔣賢總之以征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
發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 廷礫市梟諸通道而已
然彼狹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
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大將不可制
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死
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囚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
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
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

乖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
貢有悔過所免之意若 敕靖遠伯王驥選人往諭
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
仍令思機發削盡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
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
以爲宜召還蔣賢并止四川湖廣之兵用全億萬生
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夫易有曰思患而預
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
貢邇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
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
名世類苑 大卷三十一 五
莫若於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
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
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
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
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
致太平之慶者伏惟 聖明裁之 疏議輯畧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
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
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
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

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軍士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寨肆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當大兵集聚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襍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七

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但見其欲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姦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姓

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亦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經清錄

練御史綱初以太學生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 英廟北狩 景皇帝即位上中興要務八事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德澤五廣言路六屏姦邪七公薦舉八察羣吏冬十月也先寇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命人以汴宋待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師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 敕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和議緩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姦臣宜亟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奇其才卽日投監察御史命施行之 言行錄

景皇帝即位李文達賢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資近振士風順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爲至論 本傳

景泰帝登極劉文安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滅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巘隄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

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儻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爲曲盡事理云 行狀

景泰初章恭毅爲儀部郎中通國家多故公首請增

名世類

卷三

九

會試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和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 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資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景泰辛卯冬彗復見彭時與商輅上言七事其一乞崇正道毋惑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以防詐僞其三請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事體風俗之失其四

言嬖倖無故而錫帛工匠無故而冒官職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譴戍而謫者或罪不至死而死者是刑太重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聽受羣言勿怒其切直勿惡其迂遠其六言股肱耳目之私近多主於奉承而歎於違覆乞賜戒勵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培尅之禁庶軍民不至失所 上嘉納之 楊子器撰

天順元年二月晦夜李文達賢聞空中有聲明曰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惜民而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

名世類

卷三

十

則災變可彌 上覽之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鄙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上曰朕締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 內閣行實

賀給事欽起陝西參議以老病母憂上疏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講學而經筵勸講及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二

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用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太平之治可立致也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賞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悞國

名世類

卷三

十一

十一

憲政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鑒已往之弊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素廢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術舉行朱子喪葬之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未行淫穢日盛乞申明政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民心善矣疏入上允所辭而四事黜以泮泛罷之

白沙行狀

陳晉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于講

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授采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

名世類

卷三

十一

十一

爲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亡身殉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克大巨願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應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損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敕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資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爲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孫議輯卷

鄒智欽崇天道疏畧夫體賢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十三

四四

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必倪倪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怙於伴食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姦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南

四四

臣願 陛下密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民窮羣居終日述若鸛鵒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言曰我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而禍誦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言款之以厚語使得屢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

元勲碩德顧創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視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之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聰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 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然終不若 祖宗

名世類苑

卷十二

十五

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跡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入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心腹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

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訓某書為某字為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撥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議

名世類苑

卷十三

十六

大學士丘濬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世自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紀綱日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之歸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

汲然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彌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進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槐歲抄

雙

蔡清爲戶部因彗星見上堂尊書曰近日彗星之異

名世類苑

天卷五

七

言八十九

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爲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殆爲此耶數十年來綱紀日廢士風日弊民力日屈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修省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固亦修省之大節目也乃徇情彌縫竟得無恙公論所指曰某爲

姦之首某爲倭之魁乃晏然朝端不動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見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於其他可以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皆謂罪可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可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利其身利其家即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脂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克初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空矣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莽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其可不汲汲振吾紀綱以採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

名世類苑

天卷五

大

言九

表乞全其女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況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曰兵曰財無不可辨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政遠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夷狄利哉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子人主之一心然必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其指要則皆不外乎

名世類苑

不卷王

九

卷

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皆當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理明心正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 文則

成化中姚文敏任吏部尚書率羣臣上封事畧曰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

忘政務 上嘉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朝鮮進海東青公言非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黜回阿吒哩之流畱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墓志

名世類苑

不卷王

千

卷

儲文懿奏紀註言動疏謂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乞 陛下特敕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 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常有起居註 陛下儻采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時不能用識者憾之 奏議
乾清宮災呂涇野應詔上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今各寧業六曰別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乃復引疾歸 少傳

諫諍上

丞相李善長賜以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
寃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
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
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
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
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
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
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
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捨其子而從其
姪哉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
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
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
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
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摧頽精神意慮鼓舞
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
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託骨肉至親無纖芥之
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
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主

卷三

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都無形跡而忽起
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
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
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
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
事枉寃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臣誠
愧耻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恨
不報 內閣行實

尚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山谷年將
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
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
如膏大地山河真氣象山人昔往海東山山形如象
山形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山林間一朝雲
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
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
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
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孟冬上讀孟子節文欲
去其配饗卽上疏諫先是有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主

卷三

置棺袒臂腔受射 上見其諫甚切 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箭當臂拊以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莫靈冕旒千載繪成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偏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堂 通紀

永樂間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馬蓄蕃庶請今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公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 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賢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

名世類苑

卷五十一

主

三十五

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柔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 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卿言而罷今有名矣示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言畜馬不便 命士奇據此草敕士奇頓首言 陛下

知臣臣不孤矣 內閣行實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敕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

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矣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二

主

三十六

綰前史譴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

敕獎諭曰有卿用心如此朕復何憂 聖諭錄

韓郁為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

賢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

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讒戮其心安乎

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懦儒偏見病藩封

太重疑慮大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

既廢相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

者則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 朝廷執政激之使然

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以獲

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於國事者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語曰親者削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鑑與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遷周王於京師迎楚蜀周王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遼國記

名世類苑

八卷王

王

遼國記

靖難兵南下尹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昌隆名在姦黨驅出就戮昌隆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讓位陛下奏牘尚在可覆也命緩昌隆刑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蚤從此南北生靈受禍不如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未幾以爲北平知事陞爲刑部主事

遼國記

永樂十九年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大師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併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冠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上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動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遼國記

名世類苑

八卷王

王

遼國記

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子不得中式疏考官不公欲朝廷重治之張寧疏曰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累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陳循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賢胃不可先寒賤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說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

上哉即使有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舉援例求進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陳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姦臣等聞樹德務滋去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主

夏卿

其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抵則循等愈無懼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等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疏議

御史湯纂素以風節自負差印馬詣內閣會 敕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 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等挾持言官特增之耳彙即以其語劾奏謂其不當

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且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 朝廷耶乞追所指彙俟命數日司禮監宣彙入 旨傳疏已留中彙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彙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為不見施行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哨御史魏璋以利使伺彙彙家壽州知州劉繁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彙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彙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彙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彙彙下獄俱擬大辟時言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主

夏卿

官畏內閣咸無一人敢為彙申白者獨王瑞毅上疏曰伏觀大明律云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讖緯如凶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諸經讖緯之書即妖書讖緯之言即妖言以其能惑眾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可犯也今詳劉彙書詞固為狂妄不能無罪其夢有無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纂節次建言指陳得失不計利害以為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人為善之意別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為過也設有造如亡秦者胡也

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之昔秦之時有以忠諫者爲誹謗深計者爲妖言至今人爲之痛惜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槃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爲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洶洶若使劉槃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爲 陛下言之內閣調旨切責公遂乞致仕大傳

名世類苑

不孝王

元

子

王瑞毅公巡撫雲南中資人以黃鸚鵡上獻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受畧曰漢末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野鵲變色之類歟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四夷久缺朝貢之禮交臣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明降 詔旨痛絕貢獻凡草木禽獸寶石玩好一切禁止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王藝撰墓志

王端毅公巡撫雲南錦衣官校縱橫絡繹公上疏言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批

給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據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印子所以防詐僞也今百戶汪清齋駕帖至郎中鍾藩所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慮事體不一非惟爲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脫非 上意而死之是孤臣節而法愈輕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也此等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

名世類苑

卷三十二

三十

夏

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敗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首感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不報墓志章文懿任編修 內廷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軾公已有疏而惜其君之不用也今 天子仁聖孝奉宗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

董益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曰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
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
之言不敢妄陳人謂此直微事不足陳論然止漆器
惡旨酒停露臺古之聖帝明王以欲不可縱漸不可
長也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
君子時羅一峯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時稱翰
林四諫 行狀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等奉 命南京教場點
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 旨令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二

三十一

音十

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不宜調吉復
稟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卽奏聞却乃展
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曰天下
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
法也今不究治缺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
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昂乃
得改京職 通紀

刑部主事林俊疏劾繼曉忤 旨杖謫王瑞毅上永
保天命疏曰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
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敬

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爲戒今昧成
而復言之者非納交於俊也實爲 國家天下言之
耳況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
縣旱荒大甚民饑而灰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詢
謀策極力救濟以收民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功爲
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
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
王曆數華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
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
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
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
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
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
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
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
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
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蓋安
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
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爲建佛殿
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灰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

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爲身家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獻言之者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儻有讒佞之害政姦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不報

經濟錄

名世類苑

不卷王

王

言九

中官李廣以燒煉齊醮被寵大學士徐溥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論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齊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

及番經厭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發朝之節復蒞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妄之人黜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通紀

名世類苑

不卷王

王

言九

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濟以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督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遊觀曰撫綏百姓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不報

小傳

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益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
某等職在論思預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
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
雖必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
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
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輪班備禦近因劉賊
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
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祖
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
不敢輕議如謂聖駕着性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四十八

總兵祁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
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
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
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
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
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
不便也京師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
二不便也京師出軍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
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四十八

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
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
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
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遼鄉井拋弃
骨肉或風氣寒熱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
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
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
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
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
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
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
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
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
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
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
矣翌日乃內降行之遂乞休

經濟錄

逆瑾竊柄姦黨盤據國政日就廢大學士劉健率同
官自劾上奏曰臣等俱以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
以心腹臨終顧命倦倦以陛下爲托臣等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主持未敢輕易求退近

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
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
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綱紀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
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力猶恐弗
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孽讒謫公行姦邪得計變
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畏天變于上而不
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
恭惟卽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
名世錄 不卷五 七
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
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
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
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賢戚則
牢不可解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
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
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
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
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
處鹽法功次等事俱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

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
則亦明加黜責而乃畱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
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勿寧亦知內告外
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
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
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力極已至于斯若諉顧命
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時亦將貽誚方來用
是其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
名世錄 不卷五 八
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進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
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
無遺矣不報 內閣行實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三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諫諍下

林見素巡撫四川時以劉瑾潛畜逆謀上疏曰臣惟人臣進言非盡外不足以爲忠夫外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矣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三

三

事君類

以幹全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姦臣擅柄羣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誅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千紀奪柄自古姦邪弑

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某 敕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 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黜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愛成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

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容
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王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
取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
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
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譏間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
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 陛下
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
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
藩王金枝玉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
名世類苑 卷之三
日恣索害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
重索其金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其外家耶公族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騙索任情
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
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
身發克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勲戚之心
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
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

某灰明日枷某灰又明日發某克軍爲民又甚則已
灰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
事中許天錫尋事赫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
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
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
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
甚則王岳之賜灰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
罷黜致 陛下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
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
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克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
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
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
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
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爲財
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爲逆暗
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
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
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
盡鹵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
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師邊軍更番上操爲張

永所沮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久處山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官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疏奏值瑾敗已三日矣

疏議輯畧

劉瑾既入司禮大學士劉謝相繼罷去劉公玉時為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五

一

六

御史上疏曰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太監劉瑾等多事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伏竊驚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托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弄輔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國體治亂安危之繫也昔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

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至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于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于紫微之官星搖於天主之位證諸人事厥繁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肆誠宜恐懼修省尅已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昵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伏望陛下將瑾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畱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疏入瑾大怒矯詔罷歸復誣搆以罪逮繫錦衣衛三罰之粟久之坐以微罪放

歸 經濟錄

林見素為湖廣按察使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
時政大畧謂賢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鬪民
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
繁財費巨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襲德府故事一切省
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永為定例拜會都御史提
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湧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
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
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
倖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字少意長近時章疏當為
第一 鄭岳撰狀

正德元年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為馳騁荒淫等
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
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
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
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襍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
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鳴吻太廟脊獸天壇
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
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 國家之福也不聽復同劉

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
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
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
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
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費歲年不可破
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
設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
報 通紀

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
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錦衣衛獄儲文懿上
疏曰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怒即其所言不為
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
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
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黜逐
虛心從善有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
矣今反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
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
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
疑因一事以掩前功此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
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予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坐觀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置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謫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謫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

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上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洪熙初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仁宗免謙朝參今專坐司視事自是言事者少仁宗論士奇曰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敕引過命戈謙仍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謙爲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職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而赦之則豈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經濟錄

正德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

與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 敕廷和等上言 詔旨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陛下假設之辭姑以爲戲言耳夫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姦邪爲名不知

名臣類考

卷三十三

十一

通紀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忘家固不足惜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通紀

楊公一清入內閣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綱紀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讒言得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襍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視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侍錢寧銜之公遂謝政

行畧

何景明應詔陳言治安疏曰邇者寢官被災 皇上競傷 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流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然自 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急宜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 陛下欲圖理興化改弦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巧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馳憊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相附固長久之道 聖躬卑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托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調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

名臣類考

卷三十三

十一

通紀

諷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尤宜蚤為裁抑使上者得休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蔽臣謂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黜而獎拔恬退訪求者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一 十三

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稱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疏入錢寧銜之遂補外 疏議輯畧

江西燒造磁器太監生事害人江右騷動又值寧藩亂後唐公龍按江西奏行裁革誠慮再補廼上疏曰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回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漢為可慮蓋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衆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

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況官兵四集救災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況嗷其陷陷其糧乎臣益灼然有所見者也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為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以緊關去處暫設鎮守太監是時江西尚無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內多事 孝廟末年漢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

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
去其妨治之原變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
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
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將各處會議鎮守一
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宗之制則天下
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臣議輯

給事中夏言請分祀四郊 上下其議工部尚書章
公拯以爲 太祖祀于鍾山之陽合祭天地繼從儒
臣議建壇分祀甫及十年復以分祀致異合祀兆祥
乃於泰壇構殿復如初制雖非古禮之經實出 聖

名世彙編

卷五十三

五

原

祖權宜制度已定 列聖相繼遵行故爲我 朝經
常之大典矣臣聞 聖祖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
方多災三時不務餼享且致相食民未給而乃先于
神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夷狄無義北虜數寇邊
境 陛下雖遣將撫師而虜未遠遁人懷危疑戎未
振而乃急于祀乎況通泗州石墜恐驚 祖陵鳳陽
地震恐驚 皇陵各遣官祭告而南都 太廟棟梁
朽蠹該部亦請大修三者皆非細故也 陛下銳意
法古欲復三代之制亦嘗少念及此乎恐未宜決于
下詔而眩羣言也時宰張孚敬附和夏說嘗銜公議

已因短于 上上怒曰拯此意不過以官任司空恐
有所建造爲避怨之計若以今時民困財乏自當如
此說何必危言險詞以怨 朝廷非人臣之道公謝
罪乞罷黜方獻夫力爲救解 上不悅而止後以祭
器不如式自劾請罪遂落職 行送

御史馮恩劾吏部尚書汪鉉下詔獄廷杖坐以上言
大臣德政律左都御史王公廷相上疏辨之曰臣伏
觀 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
臣德政者務要鞠問情由明白處斬本註云如漢王
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

名世彙編

卷五十三

六

明

益封莽莽伴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
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
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
所犯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鉉掌院
之日恩曾劾鉉及鉉轉陞吏部恩之意以鉉必害已
故先爲論列以制鉉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
其非私無他意也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
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伏乞 陛下矜憐以
全好生之德臣又聞我 祖宗以來有三善政皆前

代所不及不與夷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
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聰明
不敢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
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
以廣聰明而鎮邪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
莫不括囊恤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種
乘便廼生使言官畏禍而不言此匪人得志之秋也
蒙蔽奪其聰明姦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無所聞見
豈不危哉馮恩一介之小人殺之亦何足惜但關繫
朝廷之大爲可惜耳恩得釋謫戍遼東尋爲民隆慶

名世類苑

七

元年贈大理少卿

家藏錄

世廟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戒行有期羣臣皆噤
不敢言左都御史王廷相上疏曰臣竊觀 皇上南
行之計決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
計之慮欲聞之 皇上九發而不敢輒觸君父之怒
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
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大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
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爲 皇上
陳之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
災荒特甚流民載路盜賊蟬興恐有犯屬車之塵以

名世類苑

大卷三

十一

致驚動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虜酋如花
當部落聞風爲患深入腹裏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
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
數萬其供應不貲郡縣倉庫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
司無所措處此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若處
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
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
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儻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登頓於山原不如
溪宮大庭雍容之爲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逸神靜志
逍遙之爲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
日每於大朝之時獲親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與
一二大臣言之不覺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卽爲
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
不爲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心不得不以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其所關繫
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勢
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
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

倉卒患起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爲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以至難之事視爲泛常而微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爲加察焉

家藏集

嘉靖初大禮已定胡端敏上疏曰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而已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戒罰朝野聞

名彙類

不卷五

九

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然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筆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筆楚偶驚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

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 朝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托以得倖進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惟以天地日月奉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 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而躬致廟享尊崇 聖母爲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 皇考聖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下愜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

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 陛下入繼大統雖由 睿
皇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卽位以來人
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 聖心
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
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
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
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
九州四海咸頌 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
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主一
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
下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爲天子也亦未
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
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
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爲繼統
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
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動如喪考妣不幸一
傳正德而爲權姦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間
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日得 陛下
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

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
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時遇紛更
羣臣寧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
之言而據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
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
聞也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
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
於人心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爲禮其實欲通天下
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 陛下而乃忿
議者之創論不合沮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
之過而聚哭于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
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詰論
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庚爲商令
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
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
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天永命於
萬年 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慙慙
清錄
嘉靖間郭武定勛恃寵欲將伊始祖郭英同六王配
享 太廟旨下多官會議畏勛皆依倚戶部侍郎唐

公胃力諍於朝上疏曰臣惟 皇祖於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灰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成皆已歿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灰者之功而定之矣助何據而敢為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灰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主一

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封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勤勞今勛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

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 皇明祖訓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賢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十三人其已歿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爾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主一

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祀廟且不與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況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三十二及唐凌烟二十四之圖畫烺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助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欽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蒐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家食家廟於百世不致怵怩於非擬之旁則助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家之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嘉靖十五年內官監開稱啓建西宮修飭七陵預建壽宮行宮及四郊壇壝奉先神霄殿宇廊廡景雲門皇穹宇慈慶宮一號等殿隨該武定侯郭勛議將團營官軍內摘撥三萬員名在於兩宮三大營撥四萬員名在於山陵俱支與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每名折支銀五兩七錢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十兩扣送工所應用又該武定侯郭勛題稱戶兵二部拖欠皇庄子粒等項大約總計四十五萬兩查出送工部接濟應用奉 聖旨工程原非得已官軍月糧

布花依擬扣送拖欠子粒即便查出接濟不許推托怠情戶部尚書梁公材上言官軍做工舊例止支行糧賞米並無支給月糧布花忤 旨罰俸工部尚書蔣公瑤以工役繁興財用不給而內官監與武定侯冒破不貲上疏畧曰 國家營建必資於財力財力莫患於糜費今在京內外工程二十三處已極繁重而承天工程又十餘處今據該司所呈在京顧夫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顧車脚夫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料價銀一百餘萬兩承天工程扣除事例七十餘萬兩浙江各省買辦木料銀五百萬兩蘇州磚銀十餘萬兩計料數多顧直廣大財用缺乏無從處辦問之府庫則空虛無處可借問之生民則疲憊無處可徵而監工收料委官至三百三十餘員費耗廣大樂于遲延拔本塞源尤在於此除總督大臣總其大綱外若夫仰承德意督率屬官嚴速工程惜財省費此臣等與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以 朝廷之心爲心以 國家之事爲事同舟共濟勿分彼此此臣等戶兵二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工程有弊即言無益即革此臣等與科道官之責也若使內外羣工體 國奉公各任其責各蠲其私則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大工可完諸費亦省矣臣等日切驚憂不遑寢食仰
惟 皇上敬天尊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堯
舜垂拱之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 天語戒飭羣
工蚤畢諸役仍申 敕總督工程大臣務紆 聖慮
以迓天休等因疏上不報次日武定遇諸塗面赤詰
問公與梁公材等俱具疏乞休致仕 經濟錄

名世類苑

卷三

七

其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四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匡正

高廟以事責李永相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劉公基
爲上言李公勳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
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
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
臣駑鈍尤不可爾 吾學編

名世類苑

卷三

一

其

洪武詔許百官言事時有疏萬言者 上欲罪之以
問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當誅 上答之而怒未
解召問宋濂濂曰彼應詔言事其言忠耳惡可深罪
乎 上默然已而復覽其疏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迺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本傳

懿文太子率 上意在 文皇問劉三吾對曰 皇

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沒孫承嫡統禮也卽立燕王置

泰晉二王何地 上領之 吾學編

太祖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

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宋濂撰碑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心每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清溪暇筆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四 太祖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清溪暇筆

太祖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盪水加劔詣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僇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泫然之 憲章 建文初卽位朝宴監察御史尹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安也 陛下嗣守大業

固宜追繩祖武競競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常如不及今迺溺于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馳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 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領示天下使人知朕過 遜國記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四 文皇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願 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齟齬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 上嘉之而未及行 憲章

胡文穆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枝附扳連坐誣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諂者 行狀 楊公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惜薪司奏

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爲宮禁香炭之用
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
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
聽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
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除四十萬
聖諭錄
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戍久多遁
逃者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御史練公綱上言召
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遷歸故健夫勇卒雲集
京師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今
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死應募之民與
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搜求太急恐生他虞兼
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 詔
不問得歸復者數千人 墓志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
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趙王則 朝廷無憂
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
二人依違其間榮隨傳 旨令士奇草 敕詰趙王
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爲
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何患無辭士奇曰

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義夏原吉反覆言不可
狀蹇夏卽如公言當若何士奇曰 朝廷重尊屬厚
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繫吾輩可否也士奇見榮曰 太
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
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不解曰汝
不草 敕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
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士奇二人繼
之門者不內俄復 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之
上不憚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
名世類苑 卷之四 五 書人主
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 召士奇曰論趙王
者日益多當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
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
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
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自處士奇曰更得一 聖
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特 敕
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
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因薄陳
山竟疎黜之久 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
之禮爾有力焉 內閣行實

正統初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耿清惠巡撫江西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武輒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

神道碑

英廟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衛官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輒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

名臣類苑

不卷五

六

世英

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

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獎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內閣行實

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爲緝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召問李賢賢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辯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傷和氣上乃召三法司面加戒飭中外咸悅凡朝廷大政令涉于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虜酋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某處石亨請

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休息且虜近邊而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買贖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矍

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克國用松潘羌寇亂已敕三司調兵剿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頑頑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成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問可將者賢薦都督許譽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

名臣類苑

不卷五

七

世英

內閣行實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李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論凡

皇帝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肯 行實

英宗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函簿已得 旨賢聞之亟入言 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懋息未久奈何復爲此 上卽日寢其旨 內閣行實

天順三年石亨坐誅 上問李文達迎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奈何天下人心歸嚮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節用愛人與民體息今爲此輩十壞八九 上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

名臣類苑 卷之五 內閣行實 九四千人

成化庚戌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彭惠安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於攻近侍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

之灰者給葬銀八千兩在者許其蓋祠寔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主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斷衷良善而親忠賢遠佞嬖而黜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已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勞心周溥願執其要自今 午朝惟議經邦

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 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而羣臣

名臣類苑 卷之五 內閣行實 九 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 午朝之典又可率羣

典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琬琰集

彭惠安當 憲皇時星變上疏言漸不克終四事以爲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方物於 皇妃或加中宮之上又褒榮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間防微之意深矣近年增益數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輒宥弗罪所請輒從防微之意未終

也成化初罷天下貢獻儉約之德者矣茲者復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此持已之德未終也成化初保傳六卿未常輕援用人之慎至矣近日公卿無故輒加保傳寺監諸司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干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

琬琰錄

成化五年冬無雪彭文憲上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抽分括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為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

名世類苑
卷五十四
師為之踴躍

琬琰錄

憲廟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仁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憲章錄

成化中京師大雨雹倪文毅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名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姦貪進忠直時以災異求言乃與尚書耿公等疏寘畏天戒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

之行狀

清寧官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周文端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願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取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官莊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凡賚幸陳請悉以法裁之

碑

劉忠宣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免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奈今將領兵卒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遂寢

實錄

御史劉濬劾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還人繫之李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 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阿護文臣會 上知賢已深譖率不行而大寤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 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內閣行實

周文瑞任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

名書類苑

不卷三十四

三

不卷三十四

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萊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行鈔稅爲織費公又言關徵非舊浙地大水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 東陽撰碑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疏致災之由繫 朝廷而不繫雲貴在大臣而不任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帖置座右 朝世寧撰神道碑

清寧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凶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焚惑 聖心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嘆之聲上千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紀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 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 內閣行實

名書類苑

不卷三十四

三

不卷三十四

武宗內苑御船獵獸李東陽上疏曰今歲自瑞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廝役紛冗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靡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象以爲逸羣之獸與不及還轅人輟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爲乘船危從輟安聖王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 本傳

劉瑾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詩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武皇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諭罪實降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慮今

名世類苑

大卷十四

古一

四四四

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內閣行實

正德中西域有進獅子西牛西狗者禮部該科請卻不聽寇公天敘巡撫甘肅奏言 皇上即位以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御馬監虎豹之採以為無益今復聞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耶伏望卻還以潛消遠夷窺伺希恩之意

呂機撰志

英廟因吏部奏選官 上問省官安民之道尚書王

直對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襍小人倖進冗食而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

憲章錄

霍文敏公見京朝官有罪輒命錦衣官校擒拿查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

名世類苑

大卷十四

古一

四四四

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眾也顧不繫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眾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學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請則請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弗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

此于世道甚非小補 通紀

呂涇野初起供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乃傷於直乎公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帝尚能用之況主上之明聖不爲漢文帝者乎 王九思撰表

魏莊簡校爲講官講畢世宗問曰連日風霾繼作朕心憂恐必有其由卿可爲朕言之無隱公對曰臣惟風霾者陰邪蔽遮太陽下土不得仰其照臨象君心有所蒙蔽未解也似雲非雲非雲能爲霖雨以澤

名臣類苑

六卷三十四

六

卷三十四

下土象人君有德惠阻而弗行也天氣高亢而不下交地氣隔絕不得上達則變而爲風霾象人君深居九重弗與羣臣相接則壅蔽所由生也皇上欲息風霾則今日至大至急者莫先於君臣相親皇上親接羣臣則爲天地交之泰和氣所致祥也皇上上不親接羣臣則爲天地不交之否乖氣所以致戾也臣祇承聖諭先述大義以對 莊淵德書

忠鯁

永樂八年陳給事中諤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饑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件旨命坎壈門外七日不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甚力值駕至觀象房

上問治屋者爲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于上上曰

名臣類苑

六卷三十四

七

卷三十四

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獻寶

景帝頗好聲色奢侈嘗以金豈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寺爭拾爲闊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豈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豈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珠由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獻鴛瓦中官跪取多盈袖金襴半隨羅裳綢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官中翠娥紅袖成春風黃金作豈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

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荳灑金皆滿地春風飛玉蝶君
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銀荳如八珍官倉有米
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頻安邦只
在恤窮民願將銀荳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按讀
楊文懿公銀荳謠真令人下淚時有以此謠上達於
宸聰當必有所感動移銀荳之歡而爲溝壑之憫矣
通紀

御馬監少監阮浪侍 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

往蘆溝橋抽分浪以 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繡茄袋

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羅忠家蹴

名世類苑

卷五十四

九

九

毬襖衣忠見其刀制非常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
而入 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 南宮欲復

皇儲令浪還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與浪義子趙

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煨煉卒不承死獄中

尤窮治不已商文毅上疏極言儉言不可盡聽忠亦

坐罪事得釋

今言

景皇帝不豫而 儲貳未定太監與安以言飭羣臣

商公奮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

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

啓矣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干少保等極刑

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革詔
頒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
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謔欲附
致于少保刑案與安和解 上愈怒與安曰當時此
輩附和南還不省將致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
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 楊子器撰傳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
指黜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岳季方與呂

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

名世類苑

卷五十四

九

九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構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
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輒晦
不如弗究吉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
也 李文正撰傳

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
陳征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
取地理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
所其人驚伏公問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
蚤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
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謂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

躬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歟 祖
宗成法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
而刑獄寬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
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
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
歟征歛從役之法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諂諂奔競之
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聞箠酷
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內批降欽州同知道鄒以
母老畱閔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
可用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
肅州鎮夷所時虎石太監鎮甘肅有密諭須生不須
火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李文正撰傳
成化七年九月彗星見掃三台 先英廟令宮人萬
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諳智善熅及 上登極冊
爲賢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金英掌其宮事父賢授
都督同知兄通爲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受官
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
與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
無耻希進者羣趨其門彭時因彗見乞休不允因疏

請修省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爲至
急凡女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
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
育者必愛其所專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
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
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宜斷自 宸衷
不可專委近倖 上優詔答之 墓志
太監汪直開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臥不帖席商公
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
畏洵洵不安益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
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
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遠果生事有以激之可
爲明鑒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恚
曰用一內臣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安傳 旨詰
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問
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
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械繫數人南京 祖宗根
本重地畱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
換易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咋舌而退 上立命

撤去西廡

傳

鼓妖李公文達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
永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 上不從公執之
數四上取前十條行之或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
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繫國安危者豈可默默休
位 上明聖亦不為忤也 內閣行實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妖幻惑取人財
累被刑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
家皆不納其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
作進退聽其指揮或手取人物并水中少頃自其袖

名世類苑

卷三十四

王

王

中出凡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遂攀援得
見 上歲辛丑 上命宦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

江右江浙京東諸郡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一攫取
人財物所歷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最受
其毒癸丑至蘇命工鑄銀為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
南書畫器玩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
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
因致罰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
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二
人大懼避驛舍中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餒少

息蘇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

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
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曰近年貢獻太多所在搔擾
古之明皇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
知珍玩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
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今中官王敬乘傳東
南搜索奇玩所致驚懼當此凶歲謂宜遷使賑濟而
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遷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
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頌不
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

名世類苑

卷三十四

王

王

召災沴又聞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鬻鹽賣鈔需索金
銀寶石組織絲粧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數計夫
所謂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
為衣用之午節謂可辟邪人驟見之反謂不祥顧乃
暴殄天物虐害烝民如此即此觀之餘可槩見夫金
銀天地之精非智術所可為昔文成五利既以此欺
漢武臣復以此欺 陛下疏上 上密遣人偵敬盡
得其贓污狀 上立遷羅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
通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
三日斬于市由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謂公

有回天之力 經海錄

羅文毅廷對策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為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 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益榮之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明年

名世類苑

卷之四

三言

陳白沙撰傳

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

弘治中周文端任吏部左侍郎一日有中官諭 旨

欲以通政司經歷為參議公執不可退與王瑞毅公上疏論之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蚤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黜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蹤跡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談時論蓋兩賢之

正德間倖臣朱寧用事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時方簡肅良永為左布政具疏劾寧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

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 陛下言之則

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聞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

名世類苑

卷之四

三言

三言

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 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寧憾之不置公三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公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蕭陽文獻

正德丁丑秋七月 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扣馬諫阻疏凡三上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之誅以極諫臣風聞人言 陛下欲

過居庸關遊幸宜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
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
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 陛下不是之憂而
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 陛下危之其第二
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
諫 陛下不可出關未蒙 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
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繁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
官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強梁輕身挺出難與之角三
不可也夫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 英宗
決於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也後雖痛悔
無及于是臣職在言路奉 敕巡關分當效死即加
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
人報 聖駕已到昌平府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
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
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危從而後行今傳言 聖駕
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
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
嵩欲赴昌平候 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 旨宣
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

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局鑰手自持誓曰此
我皇家後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
報 武宗即回鑾獵昌平而還遠近聞之以爲張御
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
人生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 武宗
受言納忠即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忠義不以
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
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韓邦靖西巡歌曰去年
天子建行宮今年榆林駐六龍聞得北關張御史會
回 聖駕在居庸蓋紀實也 關紀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武宗在諒陰青宮舊閣馬永成八人日道上狗馬
鷹兔舞唱角抵漸弄萬機時號八虎內閣數上疏不
聽言官陶諧劉滌等亦會疏論列畱中戶部尚書韓
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本部郎中李夢陽說之
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奈何夢陽
曰比言官入章劾諸閣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堅及此
時率諸大臣必諍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
去瑾輩易耳韓公於是將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
事弗濟吾年足矣矣不足以報國明日蚤朝韓
公倡諸大臣言無不踴躍喜者惟吏部尚書焦芳黨

附八人不肯與名韓公退而召夢陽會具草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昵媒褻有傷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比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

名書苑

卷五

天監

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藝粉茹醢何補於是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朝顧命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平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懼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都相對

名書苑

卷五

天監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遷司禮詣閣議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憂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答榮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昵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整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我頸上有墨鐵耶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目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遶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上恩奴儕且磔餒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閣議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司禮監覓岳智亨南京爲瑾所殺於道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璠葵陽手筆也著憾不已矯詔奪劉公使等四十八人

官放歸田里楊爲黨人瑾必欲殺夢陽又明年戊辰復矯旨羅織夢陽罪逮繫至京下錦衣獄康狀元海力救得免放歸大梁 今言

乙丑冬初建 太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公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拯適有起復知縣丘太甫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蓋 太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官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者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遷司禮監押楊往衆謂必遭

名賢

六卷五

三

三

典毒手及至典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卽見李哥何必蠢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楊辨論不少屈回奏無水楊謗甚重衆謂楊必死在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 禁中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佈他遂得免罪還職 野記

馬永爲薊鎮總兵正德至喜峯口欲出塞公叩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嘉

靖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用兵不利朝議且撫公上疏力言不可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 敕公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五年中上言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寇功宜贖罪錄用其子奪總兵寄祿南京督府 傳

嘉靖中石文隱議章聖太皇太后謁 世廟儀守正議力諍 上前 上謂公非通儒公又三封內批言太后皇后出入正朝陰強陽弱之兆忤 旨後議大禮不協致仕去 碑

名賢

六卷五

三

三

嘉靖中張公文忠等議大禮內閣楊石齋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國爲玩何孟春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詞意明懇得張或問十三條卽夕具疏辨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哭于廷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其望 顧璘撰碑

世宗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 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者持之甚堅故諸臣往往得罪辭君采時爲吏部郎中曰是不可空言奪也迺著爲人後解大要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五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直諫

洪武時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嘗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士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不獲安息以圖治難矣笞杖徒流殛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 聖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平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

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為後又著為人役辨為繼統同繼嗣而繼嗣可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譽者雖謂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能自成專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為儆懼 上不為其忤甫下獄尋赦 名臣錄

劉公南坦登弘治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譽幸頗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抗章申救 敬皇為之齊威事遂解後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入 朝遷賢臣督兵將厚賦軍與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為民也饑年加賦六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墜

陝上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選才廉克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

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耗出更有廉名實自公始凡工

部上供幸闕內府所見徵輒清典式不受覆蔽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 旨裁之中賢人用是切齒

上遷近墻督造龍袍于蘇松公謂尚承自有常供請停便 上以為忤勒令解職 李鼎撰小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四

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所學洎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于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也 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逆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見者也書奏 上大怒曰小子何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沈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居昇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 詔

逮繫刑曹問狀病歿獄中

經濟錄

洪熙改元李忠文時勉以時政違簡乃條二本上之仁廟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大學士楊士奇遇諸外灌以酒潑不灰明日改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乃下錦衣衛先是折肋內向不相若及是用挺棍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宣德初 上幸萬歲山恨公言觸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

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攘臂怒曰汝何激怒 先帝耶公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宜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言事尚有何以不言對曰 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 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諫藁在否公對曰藁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講 名臣錄

陳僉事相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參議爲政務持大體惠愛在民嘗以臬司官交章言事請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凡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事莫先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貴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載聖賢格言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庶知親訓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何由而得失等語疏入或摘其語以動 上上怒逮繫至京 上曰勉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凡十六人繫詔獄五年 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

按湖廣坐劾遠玉更得罪當斬會王事發乃以前奏不諱免死出獄又劾法司亂成法三歷顛危弗弛厥操後爲福建僉事鄧茂七起時獨以病在告不署事得無罪兩司俱謫至驛遞小官公獨完秩致政歸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路而復奮幾灰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國朝名臣不以生灰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相東坡謂劉元城爲鐵漢予於二公亦云

吳中往哲記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

名臣類考

卷五十五

四

四

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

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諡忠愍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嘗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歿妻亟悔之每號輒曰蚤知曷若與劉侍郎謀公同歿耶時同年尚稔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歿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羅念菴文集

名臣類考

卷五十五

五

五

廖公恭敏景泰五年父異下詔求言公上疏謂朝謁南宮及加恩禮于憲廟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上皇臨朝遣使冊命于邸邸歲時令朝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今上皇居南內問安侍養大聞曠缺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大本以繫天下之心詞意悲懇畱中不報次年丁母憂入見命撻于廷幾百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

彭教撰墓誌

鍾恭愍同授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待漏與儀制

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說脫受其
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
之公先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復緩
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而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
獄公歿焉英宗復位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於金
石追贈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啓知縣憲宗皇
帝嗣位詔祿其妻羅氏又官其次子通政司知事先
是公遺體猶在園土其子乞歸葬浪田之陽頻年鵲
巢山木累產白雛而喙距紅人以爲精誠所感名其
地忠義鄉初公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
對曰作死作生章綸疏方具奮然曰我復不言誰當
言者遂言之至是并建同天順初詔檢公疏無所得
內臣有能舉以誦者上擊節嘆賞高明撰志
景泰五年上皇別居南宮徙封憲廟爲沂王兩
宮疎隔嫌隙滋萌人心危懼廷言皆噤不敢言章公
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
聖躬四節倖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
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
十三卻獻貢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內臣不可
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宜盛聲色凡爲陰

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爲
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
視膳乃盡尊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陛下向嘗親受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
天位授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
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
尊崇而又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
和氣克天意可回災變自弭矣疏入忤旨下錦衣
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
膚漸次卒無一語他及御史鍾同先嘗有言一併逮
之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
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綸
與同至百同歿綸復甦禁錮益嚴而公不少懟英
廟復辟首出綸嘉嘆良深遂擢禮部侍郎獻實曰正
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何如一時安攘之功卓矣
所不韙者易儲一事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
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劾諍必從乃已則儲
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
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

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厥後英廟拒絕讒聞
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尹直撰碑并獻實

天順初楊公瑄為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
奪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擅權上喜公敢言
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等宇連見凶日
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
二凶先詣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震怒召
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詔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司刑者文致坐公

名世類苑

太卷五

八

作之

灰十三道長謫成餘貶黜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
走正陽門馬碑於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成遠東鐵嶺
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免後禍公不可復謫
成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田茂陵卽位復
公官公子源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逆瑾亂
政源上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
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
輕出入開除內侍寵倖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
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渾切
時弊源復疏言連日霧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千

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
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
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
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
覆厥葬之吾學編

孝皇卽位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庶吉士鄒公智曰
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事多壅蔽公勿就職請見
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
之時矣恕聽其言是冬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

名世類苑

太卷五

九

作之

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
下罔上慢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全無廉
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
忠勤可受大任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
大姦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
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黜小人而用君子又言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王之疏入
不報弘治二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
畱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
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綬妄言

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三木僅餘殘喘
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
湯巢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鞫講
或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
風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
空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彙舉妖言惑眾死
刑部侍郎彭韶辯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
使朝廷有殺諫臣名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彙
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
戚饋遺堅卻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

名臣類死

卷五

十一

四

督都御史秦紘檄還董璣修書得居廣城友白沙四
年暴卒年二十六歲 金祺撰志

憲廟時僧繼曉者始以淫污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
師賓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進尊為法王賜美
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
萬兩西華門外折毀民居勅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
言於是刑部主事林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
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
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殍填
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 聖德發

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
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傾懷陰狠引用邪
佞排黜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
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為不足所在風
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
心饑民之歟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
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歟耳臣何忍畏歟不言
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
繼曉及梁芳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批頭泣曰此
疏果入彼此均歟公激於義歟或所甘何吏果也俊
曰歟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
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講何希賢力諫止
之俊曰吾志已定不可回也但事定之後煩君為傳
耳因貨其所乘馬匿處家事畢齋赴通政司投之語
通政司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笑曰君能言
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
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
年參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
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

名臣類死

卷五

十一

四

不得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賜卽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鰲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二人直聲振天下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後疏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被謫而繼曉亦坐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國朝典故

李公夢陽任戶部員外郎壽寧侯張氏怙寵矯縱開張皇店奪占民田聲勢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

言世類苑

本卷五十五

三

清江

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嘗患君人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親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伏觀陛下則明君英主也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復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在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焉其六曰賽威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濟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自奪人田土擅

言世類苑

本卷五十五

三

清江

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備不可夫僧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謂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上昭聖大怒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詞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德李公東陽謝公遇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對夢陽

狂直不足溪罪。孝廟變色。李公不敢對。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其心無他。實欲效忠于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言夢陽復職一日。孝陵

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孝

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

陽。以快宮中之怒。使朕貪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大夏曰。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通紀

逆瑾擅權。用淫刑。評事羅僑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日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

名世類苑

本卷十五

南

三

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吏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執政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默刺之刑。上於大夫。寬宥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蓋置之。行伍藩藩。請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勅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姦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溪考。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

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

患如讎。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

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遏

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念庵文集

王文成舉進士。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授兵部主事。時

逆瑾竊弄威柄。逮南京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

名世類苑

本卷十五

五

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敕錦衣衛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銑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愛國

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出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觀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惟俯垂宥察疏上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全集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胡端敏公時爲江西兵備副使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撫剿機宜因言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居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問閭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七

七

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鈴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 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仕宦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蚤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尊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宜嚴戢官閹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歸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欽奉 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七

七

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姦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公誅謫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凶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公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驚惠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見徐文華輩竝疏論救諸姦亦懼後事未可知公得出獄謫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士伍薦除湖廣按察使方宸濠之謀逆也吏於江西者咸切於積威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志富賢結心腹如潘鵬王泰者不少也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為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名臣錄黃寺丞伯固當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行公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補武選郎中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以其事出于江彬誘惑彬

方席寵無敢出言公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其一曰崇正學大畧謂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黜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大畧謂言路之通塞繫國家之治亂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願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大畧謂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聞傳莫不驚疑

竊嘆以爲恠事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
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 宗廟社稷何願
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不然
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
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大畧謂 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
而幸宣府幸太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
財動衆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
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
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幸
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
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殍亡者哉姦雄窺
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
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願 陛下翻然悔悟
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
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黜
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收旣失之人心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大畧謂今之小人簒弄
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
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方之才傷百姓之心

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倣擬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
此養亂之道也彬挾外邊卒擁內兵權騎虎之勢不
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
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願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
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
貳大畧謂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
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
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
也願 陛下蚤及是時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
於宮中使視 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宗社無疆之休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
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殍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
選文彬見疏果大怒必欲殺二公傳下詔獄廷跪五
日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或痛公必殍
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
當然蓋萬死不懈也震竟殍字汝亨蘭谿人卒後贈

太常少卿公既下獄自必必必無幾微見顏面方與陸從容賦詩講易九卦以求處憂患之道又寫小像自贊畧云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冠裳皆忠義所激發公罷職去彬使人追刺于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公給刺者前往矣公得微行免于難嘉靖改元以南京大理寺丞起公于家公感上知遇勉強受命因謝恩勸上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必為堯舜必法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當愛惜而保全小人豈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餘言皆藥石語是時諫杖而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

名臣類苑

卷五

主一

世宗

實卿主事林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部主事行人詹軾劉繁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蔭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賢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關失羣臣大姦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必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御極懷恤忠諫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

章下吏部寢之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南陽文獻并吾學編

舒國蒙正德丁丑入對大廷敷奏詳贍忠直敢言賜狀元及第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武皇道之遊豫議以三月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金陵下蘇浙復沂江浮漢登泰嶽太和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公約諸同

名臣類苑

卷五

主一

世宗

志上疏乞畱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出危言沮之公邀同志者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為大臣所奪乎遂連疏以入而部院寺屬諸僚亦各上疏上大怒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命跪午門外梏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呼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發囊齋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福建副提舉其餘罰俸降調罷職編戍有差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公側側嘆曰使予蚤從宰相之沮則諸疏且緩矣

今致諸君之灰芬可獨生乎聞者感泣君子謂公此舉振士氣沮姦謀植風化實大有功于世教也今上卽位詔起公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大禮公疏凡三上伏闕待罪再杖于廷事畧

兵部郎中黃翥翰林修撰舒芬諫武廟南巡帝

怒罪翥等江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歿以協衆行人何孟循業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詞極割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直指宸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五

循性謹默耻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爲彬所脇又以鞏罪巨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姦佞蒙蔽輩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策下孟循等于獄陰使衛李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姦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卒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

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瘳越二日竟卒正德已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蔬時安覺之前持哭曰王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罪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蔬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念菴文集

武宗南巡刑部郎劉校同僚屬上疏屬公創稿公子元婁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有憂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死仰天大呼以不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五

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婁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元婁嘆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爾書雖不達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麼語畢而絕

撰傳

鄒守益

正德已卯春三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粹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閣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梟廷中五日復詔繫獄待後命是時長樂林君質

夫爲大理評事質夫稟素癯癯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日壬申杖于獄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息微微弗續昇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質夫爲人忠孝沈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祥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者黃後峯伯固於質夫交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人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有質夫蓋將委心焉今天子卽位贈質夫太常寺丞選官諭祭錄子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質夫名公輔是時行人李紹賢亦同疎入友人勸之李曰匹夫之志不可奪遂與舒芬等同杖闕下創甚曳至慶壽寺僧房灰焉紹賢不移家惟僕二人舒芬屢瘡往欽爲作紹賢志

馬公西玄爲人沈毅有大節已丑 武宗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先生曰卽畏罪寧不爲 宗廟朝廷計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遊有隱憂伏禍不可上大怒罰闕下晚五日已又杖之謫澤州知州 王涖瀾撰行狀

熊端肅決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 世宗信任箕仙 敕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信宜黜之 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爲民公於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府某者選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諡端肅 紀聞

楊忠節最性伉直敢言歷太僕卿時值 太廟災世宗欲更建九廟公力諄不可言 太祖當配天而肅考不當作 太祖大禮不合經制而廟設尤爲非禮天賜警戒未必無意忤 旨廷杖死隆慶改元贈都御史諡忠節 紀事

嘉靖辛亥北虜俺答求開馬市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兵部員外郎楊公繼盛上疏力陳馬市之開十不可一曰忘天下之大仇二曰失天下之信義三曰損國家之重威四曰墮豪傑效用之志五曰懈天下修武之心六曰開邊方通虜之門七曰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狡詐之計十曰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又曰彼倡爲開馬市以欺 陛下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騷擾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

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乎自非所以羈
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
之請之不已漸致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是彼即違約
則彼之入寇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爲失信矣何以謂
之羈縻乎彼耶如曰欲修戰備雖不用此術亦可也
有曰方今急缺馬用馬市一開則我馬漸多彼馬漸
少豈不兩便然市不過爲征虜計耳既交易可以無
邊患市馬又安用乎況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
於我不過瘦弱不堪之物將不日俱斃而已有曰初
許馬市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
計夫謂之貢非如古之所謂來賓來王也不過我賄
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
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市馬固不可許
貢亦豈可哉有曰虜雖犬羊最不信既許市後斷
不再來保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服食器用
俱仰給于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義士
孰肯守小信以甘凍餒以死乎縱使少可羈縻不過
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後將何如處哉有曰甲兵
不祥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孰若
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爲此說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王人

一百一

九

者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
自此言始矣蓋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
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瘓毒日
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
氣乎是馬市之開不利于中國明矣而于虜則其利
焉蓋數十年來虜以中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
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
勞也今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
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
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
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
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害人皆
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敢非而止之者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征討之事已難收拾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若委曲開馬市
猶可二三年苟延且暫免目前之禍不思皇上所
以寵任之者豈欲其止於開馬市哉其所以不敢非
止而止之者以事權既不在我我何以冒禍擔當使
有言而馬市罷開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之人
加以誤國之罪矣孰若含默不言因循之爲上乎然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王人

一百一

九

胡虜之來與不來不繫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疏入上振怒廷杖下獄謫陝西狄道縣典史

忠愍公遺集

嘉靖中大學士嚴嵩擅權誤國楊公繼盛時以狄道轉遷復任兵部職方員外郎上疏畧曰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胡虜凡有害于社稷人民者均爲之賊臣聞大學士嚴嵩恣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子

三

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寇瘡痍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故臣請誅嵩當在剿除胡虜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祖訓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先呈稿而後敢行今則面稟而後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各官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于嵩也是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專恣此壞祖宗之成法

一大罪也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臣下不容毫髮僭踰

皇上今嵩票本蓋任人圖治之誠心也豈知嵩一承

是任遂竊威權如皇上用一人卽差人先報曰我

票本薦之也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曰此人不附

我故票本罷之上有一人卽先遣人報之曰我票

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曰此人得罪

于我故票本報之凡私少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

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

之恩以逞己之私此擅人君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三

三

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道也嵩于皇上行政之善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是我議而成之及今則將聖意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輔助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事是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嵩又令子世蕃代又約諸乾兒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紛然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知之及旨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卽劾嵩

之本如前經歷沈鍊亦世蕃票擬其餘可知矣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益溪恨嵩著父子耳此縱姦子之階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先自貪冒軍功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造冊繳部效忠告病廼令長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千戶任職管事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養養未嘗一日離家至軍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假捕軍功冒濫官爵科道

名世類苑

卷三十五

三

被積威所結籍口不言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為革任世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彼時嵩父子自誇鸞之功及鸞權日盛反侮於嵩嵩嘗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敗露連累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嵩之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二十九年胡虜犯京兵部尚書問計於嵩嵩曰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冷

掘必自退回以故汝變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要求救於嵩又曰我已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汝變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汝變心不變及汝變臨刑知為嵩所誤廼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汝變不出戰之故皆嵩王之按兵不動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嵩著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嵩著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恐嚇吏部將汝進等罷黜夫嵩為小人故善

名世類苑

卷三十五

三

人君子多與相反嵩不惟能其官又且加之罪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擅府部之權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之性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計銀之多寡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軍士多致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百姓多致流離怨聲滿道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非皇上德澤之深天下之激變也久矣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繫天下之治亂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

下通賄惡數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兢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有風俗之變未有甚於此者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于

皇上官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無不報嵩知之報必酬以厚賞凡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故皆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此其姦一也通政納言之官嵩欲阻塞言路故令乾兒趙文華為使凡章奏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五

微

到必先送副本與嵩先看方讓進呈事少有干于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是皇上之納言迺賊嵩之攔路此其姦二也殿衛衙門專一緝訪姦惡嵩則令子世蕃將殿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殿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也嵩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推官知縣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

輒圓融者方補科道少有忠鯁節義者必置之部屬既選之後入拜則留其飲酒出差則爲之餞贈心有愛憎則唆之舉劾至五六年無所舉劾便陞京堂夫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間有一二感上之恩而欲有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已牢籠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畏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蚤爲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五

微

黜逐連絡蟠結合爲一黨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如果的實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區區胡虜何憂其不絕乎奉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據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永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明白來說尋坐死在獄三年乙卯冬死于西市隆

慶改元遵遺詔贈太常少卿諡忠愍廕一子入監讀
書敕建旌忠祠

遺集

嘉靖庚戌十月虜寇逼都門九門俱閉求入不得當
事者莫敢發策錦承經歷沈公鍊謂都督陸公炳曰
虜營尚遠鄉民不令入城虜且近掠適為寇資爾陸
公曰將奈何公曰公上所親信宜請之陸公遂以
公言奏所入男女巨億萬計既虜獲御馬監中官賜
其背令入報曰幸許貢不則且肆掠京師震恐徐宗
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詔文武羣臣議甫就計國
子司業趙公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

名世類苑

天卷三十五

三

四

下盟耳竊以為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衛士驛言
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
虜以予貢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公廷叱之爭之堅而
沈公復為申趙理曰虜賊犯順至城下許其貢掠不
許亦掠且京營將士久襲承平兵不磨鈍甲不緝穿
難以卒應令禮部與語汝等遠來求貢未測聖意
不敢遽奏必欲貢當備陳誠款為汝奏請如是遷延
以緩其勢陰為戰計乘其怠而襲之虜可擒也權相
嚴嵩并吏部夏邦謨恠而問於左右曰若何小吏多
談迺爾公應曰此何時也古所謂王憂臣辱即其事

也大吏不言小吏懷忠悃者烏忍于緘默耶次日

上視朝詔有計破虜者得盡言沈公氣甚壯欲力吞
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請以萬騎護
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令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
其墮歸必大勝詔下兵部議是夕震雷雨如注虜疑
天佑中國乃宵遁

王世貞撰墓志

權相嚴嵩嘗幸用事數寢隱邊事不以報沈公居常
憤之一日燕居危坐呼其子襄而嘆曰前日賊在城
下宰相肆貪暴如餒虎都城翼翼四方之極使謀國
有人豈令虜騎至此乎紀綱大壞賄賂公行四海民

名世類苑

天卷三十五

三

四

窮九邊政廢實高父子之罪也大姦不去他事未有
可議他日又飲尚寶承張公所泣而嘆曰詩不云乎
飲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灰而苞苴日
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迺抗
疏極言蚤正姦臣欺君誤國之罪以決征虜大策請
誅相嵩父子以謝天下畧曰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
歸又揚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廕皇上宵旰之憂然
用兵之機必先廟算必先為天下誅姦邪而激忠義
則虜賊不足平矣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如鴻毛

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兇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欲有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則多方以沮之人有欲貢愉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其爲身謀得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敵愾以錢而買死守臣非通財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迺今考察之際又其父子獲利之日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人皆計高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朝廷之恩威矣如舉其罪之大者有十一曰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隙二曰受諸王饋選令諸藩失職三曰攬吏部之權姦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四曰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五曰陰制科道官使不敢言六曰妬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灰地而後已七曰縱子受財以歛怨天下八曰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家之元氣大虧九

名世類苑

卷五

五

其

曰爲內閣九載而姦貪日甚無一善狀十曰不能協謀大計以舒君父之憂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嵩父子之所致也且聞議阻北伐其心曰事成則功歸於將帥事失則罪歸於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爲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望皇上敕下廷臣詳議其罪應誅卽誅應黜卽黜則賞罰明而賢否別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 旨下沈鍊去歲誼譚朝堂無人臣之禮今行誣陷大臣以自爲名廷杖編發保安州爲民 東忠錄

名世類苑

卷五

五

其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會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剛直上

大學士吳公伯宗中洪武四年進士第一時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詞甚剴切 上得奏卽 召還 賜衣鈔 諸學記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十一

三

四

洪武中人張興恃寵笞人於 左順門下解縉過之厲聲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橫耶興俛首欲退不敢應一言 內閣行實

解大紳爲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太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太而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璚綴錄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竭武后圖忤 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 數提歲抄

文皇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併指黃忠宣公爲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姦臣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 傳

周按察新以剛直稱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賢憚之稱曰冷面寒鐵公人聞公來皆走匿爲浙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十二

三

四

江按察使嘗巡屬易服色以入觸縣官怒收繫獄中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炙鵝餽公公愍之後有遺者指以示之其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拿賊吏卽父吏賊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 闕下以聞文廟大怒令馳驛縛新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 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是夕秦文星墜 上大悔不悅者久

之乃後數日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紅衣立日中
上呵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 上帝以臣剛直命爲
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 上憮
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人皆憐之以新之
剛直而獲罪 明主竟不保其身古云大剛則折新
之謂矣 獻實

宣宗卽位三年大正庶官以修百度以吏科給事中
凌公晏如爲右僉都御史賜之璽書蓋是時持憲者
多以賄聞 帝簡擇用公公感 上知遇確然自守
不爲衆所惑彈劾不避僚案憚之與都御史顧佐齊

名臣類苑

不卷五

三

卷五

名兵部以武職貼黃久不清請會官清理 上以命
公公與翰林侍讀苗衷同力一心固有漏失有顏鎮
撫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一人冒官三十餘年
恃權畧莫敢誰何公閱其實乃奏罷之又著令凡武
官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其祿得以壻或義
兒一人不再及也有張指揮者既以義兒者繼矣又
或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統帥以疾豫以子代亦
十餘年矣公亦奏請罷之其剛直不阿類此 王直
撰墓表

永樂己丑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

事侍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
卷至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
不可以讀卷乃敢煩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
碑

練御史綱巡按兩淮鹽課按劾趙駙馬不法權畧歛
戰巡按福建時官臺山馬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
協從綱釋之趙師剿捕追咎典守者坐是忤衆按察
司使楊珏乃誣據綱于朝當道者多忌綱左遷陝邠
州判官部符未下綱已丁艱歸賦性剛鯁嚴於嫉惡
遇事輒盡言院中語曰歐寧手練綱口 名臣錄

名臣類苑

不卷五

四

卷五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聞大
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甚如往年之
事王振者林公聰首偕科道上言盡暴其罪乞急治
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
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儉
小者也既奏 上卽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得釋迄不
敢肆 立齋開錄

魏文靖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
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
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振銜之譖于內衆

爲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塵謫錄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於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公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

名世類苑

八卷五十六

五

三卷四

寫待漏容公遂襲括其辭題干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益將之灰而靡憾也

水東日記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加禮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據欲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國家典故

王公竝撫揚時因歲饑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黜權賢權賢人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爲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

卽如此處之怵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爲也其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如此論者以公爲社稷臣可方汲黯韓琦焉

蘇太記

太監李良典御殿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既得

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勢甚重不宜授無功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

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通紀

天順中錦衣衛率鈎撫百司短長書片紙以聞輒報可禍立至有干請必徇治以法指揮門達怙寵能立生成人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恐後毛公吉獨與揚

名世類苑

八卷五十六

六

三卷一

輒抗揖由是怨吉偵之無所得一日公失朝下錦衣衛衛卒羣吠脅之吉曰有國法在爾曹奈我何達聞愈怒喉健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幾死吉自如

蘇實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 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問啓途遣一首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會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 朝議命王恕巡撫其地恕至卽令按察使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仍疏言啓

邊釁之由及交人窺伺之意錢能私通外國攪擾邊夷諸不法事沒其寶石於官械其黨至京誅之行狀

清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筮楚致歿者楊公繼宗任知府揭示要衝曰孔御史打灰人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之何刑酷如故公入告曰爲治賢適體今公但當剔姦剷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體也孔不能折臨行欲許公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水信且不封識公復啓示之孔媿服而去

遺愛錄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公直與菱藕曆日

名世類苑

卷五

七

三三九

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卽出牒取庫內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卽索金錢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盡束手歛跡但得改過卽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豪歛跡

後集禮議

李公秉巡撫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嵩發霖姦賊四十

事公條上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賄未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 聖聽詔詰公不肯引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

碑

陳恭愍選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公對 上以疏示之

塵談錄

應誠伯孫繼先多不法程公信盡發其貪剽諸罪繼

名世類苑

卷五

八

三三九

先罪免其黨與皆戍嶺表軍府肅然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先別是非論人必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黜之不少恕而中則毫無芥蒂亦無後言嘗慕宋張詠之爲人誦咏之言願斬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爲真丈夫語 行狀成化中劉忠宣與同寮會飲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畧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

爲之肅然 裁園補記

秦公襄毅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公悉擒治不
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 詔釋公繫
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
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
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爲屈汪亦知重公不爲較
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
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

名世類苑

八卷五

九

事畧

叩首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事畧

黃都御史綏廉直遇事臆發卽重忤時賢不恤必欲
行已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
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爲郎中時人業以鯁黃目
之任湖廣左使時妖僧繼曉至勢焰薰人公曰繼曉
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避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
耳迺檄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母令得出入無
幾果敗檻送京師斬之西市改左都御史入臺嚴駭
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薄于廷曰事賢得人耳資勞
久近豈立官者意哉天下仰望風采公薨直崖異忤

人自恐禍不可測請老去 李空同撰傳

秦襄毅紘總制兩廣時總制官安遠侯柳景食而不
法公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賊巨萬禡其爵景
挾威琬于內降冀滅其賊且據他事誣公以圖報復
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公時在
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風采益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事畧

天順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員御史趙某爲疏首詞激
觸 上怒詰主筆者高公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
史寇深從容言累年奏牘皆出高明手筆幸不以細

名世類苑

十卷五

十

事畧

故爲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公又劾兵部尚

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从直聲益振吏部擬公山
東按察 上謂李文達賢曰高明宜內任未幾遷大
理丞擢南京操江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災公
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之象宜修
省以回災異朝論譴之 李文正撰傳

有譚千戶者大猾俠也結權賢顯人嘗奪民蘆場萬
畝賢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飲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
直馬公文昇竟盡法蘆場歸民有倉吏倚王親侵沒
田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

比輒能發摘姦伏威行川中郡邑吏聞風解綬走建
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屬夷以掩已過上
命公再往撫剿時汪直恃寵倖陰主鉞議邀公偕行
公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黑鎖武等二百餘人比直
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溪銜之鉞行事乖方公多更
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邊鉞懼戎裝遠近除
道飾厨供張鮮餉賄託儀從見直叩頭屈膝跪獨公
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舉鉞詆公鉞乘間譏毀直
還奏公安開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
農器故屢寇塞言官復劾鉞激變遂逮公下錦衣獄

名世類苑

卷五

十一

三十五

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會詔公致仕

韓文撰志

劉文和珣遇人無矯飾秉心不疑直諒無顧景泰初
議回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攷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
見素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
狂躁上干 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為伍惟
公力為 上解迺得薄誦公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
負國無耻安積聞恨公百計中傷去位 吾學編
何文肅孤介嚴整執法不移為刑部時司分轄錦衣

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拮據
報復故多憚難為公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
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
財產者舅子以其孫訟于官掌衛事袁彬囑公佑百
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百計
拮據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吾學編

名世類苑

卷五

十一

四十五

不職獲罪謫邊方公會大科申救大忤李姚二公會
兵部保公與岳季方堪作侍郎都御史輿論方宜之
乃得 旨陞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千古重
如山之句再誦贈公 夏時正撰志

彭惠安為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陞僉
都御史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
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宥進廣東司郎
中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賢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
持正不吐茹外戚周遵冒賜額奪民田公即按頃畝
至真定繞田周視還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

收貢于辭顧拆券矯賜辭人今真定田租從來許民
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爲農往年韓太監廣
寧侯屢奏奪民賴 先皇明聖民間得安業迺今周
遵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賢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
他日有賢戚請荒田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遵爲彭
詔所持令朕負 朝論奈何又請立寢其奏歷廣東
左布政使鎮守太監顧恒歲貢方物里胥因而需索
民不勝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
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體監船內臣韋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主

可六

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爲造辦貢獻之需
公疏言今之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
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不繼又況更起他
端何以善後哉願將餘戶暫與其半又効珠池監丞
黃福採捕羣鳥搖動雷廉又効錦衣鎮撫梁海海本
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供帳百
方橫索所過蕭條海者太監芳弟見疏大怒會公應
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輒從旁言
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賢州行日父老涕泣

河下如去慈親追送數百里之外

宋瑞議撰行狀

成化中司禮監黃賜母歿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
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璦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
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陳愧齋音忽奮然大怒作而
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
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
校士突入兵部郎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
敢闖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不畏國法
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古

經濟錄

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爲之縮頸
林文安當正德改元參贊南京畿務因災異會諸司
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 上法 孝宗任大
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勸 上崇聖學修庶
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忠誠剴切直言無忌未見
施行而姦黨已側目矣又每與守備論事不協而各
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已私公皆裁抑
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以
言事被逮公獨往送璽以俸金且欲直其事瑾聞益
怒勒令諸臣招公同黨矯 詔誚公浙江參政致仕

復指同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劉大夏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復公尚書

行狀

倪公岳以南兵書改吏書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償以直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支則已矣乃都御史張敷華也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公大悔沮

野記

弘治丁巳尚書倪公岳因風霾決句之變應詔直言

用王虎谷代草條上十三事皆指黜朝政時太監李

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中外切齒人莫敢言公上疏

名世類苑

卷六

主

三

周

乞斬廣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十二月朔 車駕還

自天壇廣熾校尉誣公駕後騎馬下詔獄出知陝州

行狀

許襄毅任刑部有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經不售誣總兵招夷軍爲亂汪直欲爲已功逮李百口

至京煨成獄 憲廟恐冤之下法司獻衆皆儒避公

發道士姦卽日磔道士于市戒戢直緝事者直百計

害公無從偵隙巡撫陝西時太監劉瑯恃援恣橫公

數禁之一日同舟泛波摘責其惡瑯不遜公奮拳擊

之瑯墮水中

崔銑撰碑

柴公車侍郎經畧陝西先是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

自京州出兵往援遇虜而返虜隨過京州廣閉門不

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徵賞公劾其罔

上欺誑請必實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人以公

公廉爲國盡忠賜白金文綺公前後章十數上皆諄

切人或以後患怵公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由是

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公亦惡其樂燕樂忽大計遂

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

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 敕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

必糾正無毫髮私氓州土官都指揮後能以家人冒

名世類苑

卷六

主

三

周

功得陞賞公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 上宥之公

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實以不可

詔嘉公忠誠陞尚書

墓志

許襄毅巡撫大同代藩諸郡王驕橫與巡撫通酒食

乾沒芻餉公一切持法行已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

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于法降爲庶人諸郡王自是

不敢譁又奏守備太監石嚴尅侵士餉撓軍政嚴遂

誣公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進戶部侍郎有外戚奪

河間民田公往覈田歸民上疏曰此皆小民恒產

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爲進兵部尚書

疏勸 武皇敏學止遊師古仁聖戒彼荒淫一京衛
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十權要請托非格咸報罷數
上言京軍工役之苦且曰永樂間大建宮殿撥班匠
十萬軍匠數萬今爲內臣占令納錢運灰及磚罪人
罰贖奈何以軍士當之改吏部尚書時逆瑾專權公
持政不可干撓三年考察外官瑾得賂欲留諸貪殘
吏公不肯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某員外某偕結與
援必覲京秩公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閣永成乃出
守黎平工侍某同公里閤託閹營求改吏部公對衆
面語之曰公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愛不賢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三十一

崔鉞撰碑

乃託斯人速化乎瑾銜公日甚遂矯詔勒令致仕

張懿簡鵬每事以身殉國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
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耶京營
團操軍士多爲將領私役公力陳其弊 上卽日命
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人且精遂嚴
私擾之禁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遼東守臣以擒獲
虜男女來獻者旣而悉分給中賚公懼將士肆貪殘
以啓邊釁卽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光公請治
偏裨逗留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

京處治一時軍法大振邪木邦爲其屬孟密柄專
利侵侮思柄因請自立爲官司領屬修職貢 朝議
從之公言此夷未奉 旨尚爾恣橫使從其請使之
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論而抑之 上從之人服其
遠識 傳

雍公太爲御史彈劾不避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
寧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聰馬御史也太原知
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驅緩避公召數珍珍曰此豈
失朝耶公曰汝裂毀 朝廷體統猶敢爲悖言非罪
耶罪珍珍訴于朝誣公人命諸事遂入詔獄無證左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六

三十一

遷參政參將李桀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
下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
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初李之屈策公必原旣乃譖
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
擅打將官劾罷 呂撫撰志

陳尚書壽先在科十三年遇事闡明識大體奉 敕
閱視邊防巡牧馬草場有貴璫挾內庇侵尅無算公
力請置之法時昭德賓妃萬氏寵冠後宮其兄萬通
等縱妻王氏出入掖庭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
僧繼曉干撓國是中外洵獨抗疏論之被逮繫

詔獄禍且巨惻賴 憲廟感悟釋之 孝廟登極上封事六條指黜賔近無所避忌三原王端毅薦補大理寺丞劉吉在內閣素忌之諷御史論公不諳刑名端毅上疏稱公正色敢言廉正執法竟格內 旨調南京光祿寺少卿癸亥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 敕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 朝廷德政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道曰言語其可闕乎值諸御史以言事忤瑾被逮公上疏論救不報公罷歸瑾復搜剔前任事械繫下獄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居庸關監禁追納貧不能完瑾誅獲釋 楊一清撰志

名世類苑

卷三

九

市之

陳尚書壽巡撫陝西值兵荒之後兵民敝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鎧怙勢以逞推剝無厭禍且及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朝人咸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公奉命往時堂稱 旨造絨氈帳幔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兩公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檄所司畱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者訴于所怙者欲圖中傷公遂乞歸 陝西志

吳清惠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

令可理葺之公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易二葛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蓋舊買土物縣悉令民辦而以原金還公獨不從御史汪器亦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餉兩公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乞訴公無私御史大慚釋公正德三年公兵備清遠時逆瑾專政恣令天下府庫盡輸京師額外索取諸使承風恐後公力拒之復疏畱其財

名世類苑

卷三

十

市之

於軍門瑾怒未有以罪也公又劾珉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瑾又怒命總鎮伺公公復劾總鎮潘忠違法二十餘事忠亦訴奏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爲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歿而復生主事宿汝忠營救謫戍鴈門瑾誅起公雲南副使陞副都御史往湖南定諸夷地界疏言六事備宸濠變濠大恨及將變嘗遣使遺吏部金曰江西巡撫孫燧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廷舉切勿令其來公節氣稜稜若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志在朝廷與天下不恤其私故劇虎牙落虎穴必生變於

前而不憚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者半天下歸無以恤其身與妻子他諸功業且未盡其大節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

林士

元撰碑

李康惠公在兵部奏革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浚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盡剪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姦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精覈竝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

名世類苑

卷五十六

三

言說

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剿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諸閣語塞上從公議

鄭曉小傳

畢尚書亨爲吏部考功忤權賢調運司同知劾剔宿蠹於鹽船屯某處驗計掣割之數給牌幟以次詣所稱掣獎用以除通開中鹽引五十萬有權璫家人競先自占三之一公曰利均則鹽法行渠先得此如後來鹽引何時權璫勢焰薰赫人皆爲公危之公不聽後陞都御史當改兵部逆瑾欲引其人謂吏部曰此

人性剛不宜此任仍改工部尋進尚書節財用嚴門禁省徵派杜請托風裁凜然雖瑾之姦兇亦不爲撓

趙璜撰行狀

王恭毅任河南按察使剛方不撓被徵下詔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據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附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

吾學編

名世類苑

卷五十六

三

言說

同官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某等官臺官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言即入謀之兵科給事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洩時聯官皆未知也彼先入懇于上誣御史張公與被繫內官張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即逮張御史下獄明日與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盛公顯與周公斌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畧無阻滯至半上稍悟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論之以終誦然又重建權臣意凡列名俱調外任一時直聲凜凜聞天下盛知東鹿邑邑多顯宦往往帖

勢為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

陸文裕容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

叢說

陳矩齋入內臺克振風紀出按八桂復按畿甸權賢為之歛跡時戚畹張姓者恃太后勢攘奪民田言官以其事上聞孝廟命公往勘公竟以原田歸諸民疏上張太后聞之大怒孝廟語太后曰若果

名世類光

不卷五

三

三

汝家田勘官豈敢故歸之民這御史心雖為民實為國也太后意漸解孝廟上賓時中官逆瑾擅權一時官僚咸畏威懼罪曲事修謁公獨秉正不往瑾銜之故歷侍御九載補南贛兵備副使未幾瑾復以夙怒矯誣廢為編氓公在大理時胡端敏世寧奏宸濠將謀不軌旨下逮世寧獄附濠者遂相排擠擬以離間親王罪公駁審至再執之甚力得減謫戍公亦坐護黨罰俸三月公自謂吾果白世寧之冤雖死不懈況僅止俸罰乎

文集

太僕李應禎介約寡諧合入太學有中譽欲致為塾

師固拒之為中書耻伍同官乞改教職嘗以例寫佛經上言畧曰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言甚訐直憲廟可其奏遂寢公好古博學喜面折人過有古內史之風焉

蘇談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見弃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兩月解部以尚書掌詹事府事典詰敷益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勲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國

名世類光

不卷五

三

三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圻民大恐公言于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錄

時相李公時與遼菴楊公各相結托而李公壻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常字而不官呼傳文毅公乃按其廢法數咎責其壻郎中遽還間曹避去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願聞之無敢以諫內批禮部番僧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佯不知者執奏孰為大

慶法王者敢立 至尊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減賢請改牙牌如羣僚制印文改方者公召老優更事者詰曰優敢亂 祖宗法爾寵可常保否卽遣爾辱禍靡極矣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閤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震然思亂禍在 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 旨令公請致仕崔銑嘗與羅圭峯論內閣臣

名世類苑

卷五十六

五

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仗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其後嘆圭峯之智云

崔銑撰傳

羅文肅公剛直自持人不敢干以私釐正數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慎交接掌國學以端風化爲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

洋山樓記

羅文肅家居時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公于山中公

知之一夕逃去莫知其處方病亟時知府曾璦約共討賊書尤奮然力疾答之烈矣哉

後傳

胡公康惠爲山東僉事會 朝廷封衡王於青州遣太監丘杰至青州督造府第隨從之徒恃勢擾民有司患之公廉得其索財罪狀并捕其第丘棐置之法自是畏憚不敢肆陞順天府尹值正德之初逆瑾勢焰方熾公遇事盡心行之不事表襮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其廉白無私囑嘗會問勢家與民爭田土事逆瑾受賂示公意嚮公據冊籍決斷忤瑾遂令公致仕

汪玄錫撰行狀

名世類苑

卷五十六

五

正德間彭幸菴在朝嘗與言官論朱寧念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某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卽傳 旨罷公官使衛校至其家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會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廷議籍其家衆皆署名惟禮書毛公爲之稱寃得免嘉靖初詔起公兵部尚書

皇明紀畧

宸濠稱逆 武廟親征王康毅憲以兵部左侍郎尾蹙以行軍旅芻糧一以委之總理經畫務在節省時邊將江彬憑藉寵靈統率各驍將悍士號外四家日

侍 乘輿潛謀不軌公每見必以大義折之在雷都
矯詔繫國學生跪于行官外值盛暑人人自危公謂
彬曰此儒生何罪外議籍籍不可不惜彬應之猶持
不下公因謁奏悉脫于危 事實

宸濠既擒宦幸張忠許泰等護導 上親征霍文敏
奏曰南征諸人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迺
殺民奏捷豺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
誤 先朝于過舉搖國事于將危據人有功掩爲已
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通紀

工部尚書畢亨請拆毀劉瑾陝西墳塋且言內官修

名世類苑

卷五

七

三

墳不繫舊例宜悉革罷魏彬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
文官修墳例耶亨復疏辨之遂勒致仕 憲章錄

正德初逆瑾竊柄公卿僂首下氣西整張公潤時爲
諫官侃侃引大義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嘉靖初
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羣險巨貽險狠相濟公舉望
乎治丰采凝峽不肯隨人上下相阿徇卒能守典法
均縮財用益堅持節槩不爲動搖 小傳

何景明性剛勁奉使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賈人咸
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逆瑾用事百官趨走惟謹公
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俾瑾免官瑾敗

薦入直 誠教房復上書言時政人事不修則天變
將復作且詆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疏畱中人爲
之寒心 國寶新編

王濬川爲給事中條論時政不忘謹謫判亳州陞高
淳知縣授御史巡按陝西鎮守太監廖繼廟虐關中
隨事禁革屢仇恨提學京畿會中官王劉輩納賄囑
事公焚其書王劉共計陷適廖誣公釋憾遂合力構
公下制獄謫驛丞 許璣撰志

呂涇野爲修撰時劉瑾竊柄甚西夏亂公疏請 上
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

名世類苑

卷五

七

三

休瑾惡其直因嘗欲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適養病
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 馬理撰

韓苑洛性剛直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
年多往諷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爲浙江按察僉事
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鎮守太監王堂并織造中官有
所求爲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產
茶與鱖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按公目
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
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考掠無完膚皇
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今不出別縣茶今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曰顏富陽何曰枯山顏茶亦灰江枯
魚亦無山不顏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鎮守秦公
作歌怨謫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視其官公初
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寬挺公斥之
曰成則成耳何以金爲及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
挺挺不屈真烈丈夫哉 沂陽日記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上命
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
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請威名赫然總
兵陳璘恣睢自會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

名世類苑

卷二十六

元

記

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爲屈黨璘者庇璘調公知
延平至延平剡宿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行狀

王文成在廬陵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虧差官守催
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
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
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歿骨
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
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
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
心以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

下位合關當道垂憐小民之窮困俯念時勢之難
特賜寬宥悉與蠲免其有違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
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歟且不悔
鎮守差官聞之縮頸而回事遂寢 成書

劉公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辦
而以逋事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逋賦主各吏指繫者
告公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
耶遂令理孫氏逋賦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則積歲
咸入而以逋事繫者更得直矣又內閣夏司以百戶
史安囑公曰以居麾下營戰功問故則司禮史太監

名世類苑

卷二十六

三

記

姪餉言三千金故爲屬安公謝卻之安選取所餉金
言以此恨公思有以中之 本傳

成化間李孜省左道進言江西自古多賢用則天下
太平閑莊懿巡撫江西疏言江西盜賊皆大族佃客
平日主者利其所得通同縱成大惡要連坐以罪奏
下大忤孜省意倡言公不勝任左遷按察使 年譜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七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曾子魯甫 校

事君類

剛直下

朱公裳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構下詔獄公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疎鑑八罪王始得從輕刑又勸上戒遊逸近儒臣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七

剛直下

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公不許後果有重欽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止南巡數嬖人榮惑之禍坐是出知鞏昌府 碑

張文忠在內閣嘗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云凡臣之所不為皆彼之所不便也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為私人開倖門壞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鹽引賣窩買窩為姦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某鎮求將官任某鎮某

帥求將官任某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 奏疏

宸濠反時武皇南征駐蹕揚州扈從賔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以戾氣焰燠灼特甚時時以此脅蔣公瑤公付之不知守備內官丘得素銜公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膏剝吾身榮顯上在揚州得巨魚一顧彬戲曰此可值幾何彬對以值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昇即促償直甚急公無處乃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纍纍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上

名世類苑

卷二十七

剛直下

大笑曰酸儒去矣又一日假傳御帖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布等物計二千餘金且刻期巡撫聞命惶懼命公速備公曰任土作貢國之經也非揚州所產而責貢揚州雖殺人無以應命撫按怒甚大聲語公曰汝自復命人人自危公遂空手隨內侍謁見於行宮公俯伏廷下內侍復命曰萬歲所須諸物知府蔣瑤不肯上坐默然久之迺曰曬白布非揚產也止取四百疋而止復更無所望於公蓋公一抗遇偽旨而塞其無厭之求者殆無算也復命宦者傳問瓊花作何狀公立書瓊花無種生於某年某貫至高宗

南渡此花遂萎謝不發 上爲之撫然亦納約自牖之意也乃 幸南京還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彬益怒屢浸潤以害公賴 聖明竟無所入 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 旨將瑤前缺扈軍口糧二百卽補完去矣公約須數百金然計無所出適徽商吳某素重公貸給如數始賜還方公在揚衣布袍奔趨承應祇以身役及扈送至淮徐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揚人得公更生肖像立祠祀公 本傳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瑒爲國子司業景

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白岩卽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岩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叢說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緯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爲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 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揚州只有大戶四箇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鈔關主

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揚州只有三箇繡女江問今在何處公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彬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 叢說

朱恭靖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通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公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公再考公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職業唯考察一事爲最重故臣自到任以來卽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而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卽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刻庶無虧損於 聖政又以南科無一人之去爲公私公又力辨其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卽解官去公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叢說

正德中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懼獲

罪莫敢言者文公璞時巡撫其地承勘廉得其情悉歸之民遠近稱快屬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作瑾勢熾甚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顧劾公前勘非於是瑾偽傳 旨逮公詔獄訊之公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還海南為編氓家人與公行數日方蘇哭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為居南二載瑾誅詔復官致仕 楊一清撰傳

胡端敏初為德安推官時 岐府開國百需竭集羣

從橫甚公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 朝廷法即殿

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民千百年

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

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已與之公指畫利

害娓娓乃止正德七年復補寶慶知府聞我府受詞

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驗

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

急公曰王初封按尉遍沙衡實永四府今收回寶慶

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

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

意巨鑑偕鎮守王潤以事至郡搖吻于民難隱公折

以法潤歛手其從人江左道寓郡輒執之恣射平民

者又執之潤銜公最深而猶稱公好官云 傳

馬溪田為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臨穎內

閣樂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

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即今有數人物若

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以

扶正氣如此公後為光祿卿故事凡解過用需先關

申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釐革夙弊德望所孚

雖中官亦無敢梗者 琬琰錄

陳公鼎為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懼

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暴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子鑑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

試餘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鑑遂取上第踰

年公發其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街之會流氓

起條陳彌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

為浙江憲使凜凜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

司官與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為禮都司官

大以為憾在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戢吏姦

上下畏之如神 海上紀聞

王編修思端謹不放孝友忠義正德甲戌抗疏勸

武宗抑情懲欲還蹕以防外患謫驛丞凡九年四方

從遊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今上卽位復舊銜後以爭大禮詞峻廢於杖下

國瑞集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公廼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誠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橫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橫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今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錄前諫者忠召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

王

周都督尚文剛直不阿御史劉天和疏劾中寮人廖堂不法事坐反誣御史及公并逮繫獄拷掠數四今誣御史公終不肯承還得阻驛後提督團營時權相嚴嵩居秩宗已蒙寵于先帝子世蕃憑藉父權驕蹇無狀公特劾之由是忤嵩未幾嵩入相會大同悍卒叛服無常慮不保朝夕嵩廼計以尚文往甫至反側以安乃條上禦虜四十餘事其鎮大同時建岳武

名書

不卷三

七

名書

不卷三

八

穆王祠蓋以岳自見而謂嵩爲檜云故嵩益欲殺之公禦虜宜府還鎮念弘賜堡邊工未就力疾往督之乃觸風創發卒於邊方寢疾時絕不言家事獨目盼指受不休衆皆曰得無爲賜堡邊耶領之將士大夫以及三軍之衆罔不悲號泣下扶其柩入關者如往歸市計聞諸恤典以嵩故無敢議者于是禮科給事中沈東上疏曰臣聞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有必報之忠以竭義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天下莫不憐之而爵命之榮延世之賞格而不行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爲予奪故冒濫及倖臣而孤忠反捐并臣竊悼之疏上嵩怒調旨下束獄中後十有五年嵩罷相世蕃伏誅又三年丙寅先帝特降諭出之穆廟御極始召復其官公賜太保諡武襄云當嚴氏時奔走債帥何限邊事幾至不救公所持不撓與嚴氏抗斯勇哉雄偉丈夫矣

曾希吾撰周將軍記

沈青崖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傷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徙家而家沈公里長老聞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遺子弟從學公與語忠孝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慧爭爲

公嘗相嵩以快公沈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且目覩邊事日壞憂憤至忘寢食往往發詩歌文章譏切當世大抵多歸罪於嚴氏者與從游士射立三鵠書李林甫秦檜嚴嵩名於其上令射之嘗修岳武穆祠作秦檜像鞭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甲寅歲宣府大同諸郡邑大侵斗米至六十銖邊民死者相枕籍暴骨不掩公出粟收瘞之又出囊金數百易粟作糜給飢民四方就食者日千計丁巳嚴相以黨楊順總督宣大軍務是歲虜寇攻應州四十餘堡殺傷萬計虜既退任縱家丁潛蹠虜後割傷首及邊民之骸以報功重賄結納濫冒官爵邊民痛苦無所控訴公傷之有詩白草黃沙風夜雨冤冤多少覓頭顱之句語籍籍布聞一夕鄰女哭甚哀訪之女母氏寡居垂二十年止一子出郭外爲順家丁割首以去母訴其事於都督府復笞杖下公不勝負懣飛書直指其事人或勸公處遷調宜隱默自全公曰今日割猶少後日割且多縱不割我首割民傷如何我昔非言官今非啞子若輩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其天後虜犯邊公數致書督令出兵擊虜且作籌邊賦以紓方畧且曰必不

發兵當聞之 朝廷順溪懼而憾之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鑑密報嵩父子謂公招集叛人騎射將爲刺客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遷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又相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爲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謀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遂置公桎刑籍其家論功順一子蔭錦衣千戶楷陞五品京堂順猶快快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不足乎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其子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當不及爲之地下錦衣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當敗世蕃戮西市丙寅 世宗遼詔錄言事死者後隆慶改元首詔下諸司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遼官祠祭錄一子入國學襄上疏陳言詔法司捕順楷論死公素直節不肯下人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呼誦出師二表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王世貞吳疎山爲御史觀風河洛激濁澄清有宋清獻風以

節槩

方遜志慙窩記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聘智者馳騫太過釣奇竊名之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儼寒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慙人也而朝廷恆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慙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行謂余爲慙者有矣而慕乎慙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勵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慙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公此作在於未出仕之先其立志已定如此

正學集

寧海鄭士利嘗爲縣諸生其兄爲湖廣按察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宇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兩合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

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辭乎 朝廷求賢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可刈而復生也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 天子怒而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貌如

名臣類苑

六卷五

三

子

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

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襍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

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

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文集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響龍稍長與金少

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

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狗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

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之道劉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遜國臣記

李忠文爲大司成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筵款之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彙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旨一百觔枷枷之并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肆諸成均前先生之枷特重

名臣類苑

六卷五

三

子

數觔而寢極隘不能飲食鑑請易之先生曰不可助

教李繼求援于會昌伯孫公公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云祭酒尊賢臣奈何囊頭是甚綱紀 上言

不知 太后言不知佐甚皇帝 上邊問之乃振所

爲也即飛 詔釋之 吾學編

祭酒李忠文坐困首木于太學幾斃太學生石大用

感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

視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

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鵲鴿況師

平疏畧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

械首耻辱事關綱常且年已七十更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恩義竟挾所奏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不可遏遂以其請聞上蒙立釋之公初自刑曹改侍讀即慨然疏論天下之事被繫兩歲不灰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灰正統中爲祭酒又忤權賢人被首木不灰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得謝去去兩歲而有已已之變猶手疏選將練兵獎忠直正名分三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知公名大用後舉鄉試任戶部主事

歲抄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五

三

少保于肅愍公謙景泰初監修京城時見石灰因而口占一絕云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火坑中煉爾顏粉骨碎身皆不顧要畱清白在人間後公慘致大禍此詩預爲之讖也

行狀

已巳北狩學士周敘自南京貽王文瑞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即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機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湊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

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敘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儻不卽灰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賢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敘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通紀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五

三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廣民疲困公務爲惠養數辨冤獄市舶中官韋眷縱恣括剋言于巡撫都御史宋夏等不敢致詰選遂上疏劾之眷乃詎據他事朝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勘問二人媚眷且忌選人品賂選所黜吏張聚今誣執選聚不從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冤乃執聚拷掠竟文致選罪奏入遷官校選選至京廣之士民數萬號泣擁畱不得選在道疾作至南昌卒于石亭寺張聚乃上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謫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鑲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

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變怯勢係姦首鼠兩觀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職清節焚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誣同啗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

名世類

大卷主

七

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黜田野棄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姦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諡恭愍 浙江通志陳恭愍在廣值鎮守中官韋眷橫肆剝民撫巡皆依阿附之獨番禺知縣與抗乃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聚會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綸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都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銜寃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罔圖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攝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恒勵瑤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廣

名世類

大卷主

七

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獎子也噫斯舉也豈爲高瑤
母子哉爲 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祿勸也克
庵雅尚澹泊無異韋布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
使替者振木鐸以徇道路置浹衣幅巾擇耆民有德
者予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模隸人惟令業巾網
于左右以閒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
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瑤字庭堅
閩人丙子鄉貢蒞政廉公有威縣左有章耆所創寺
僧不敢杵鐘耆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耆私貨
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爲古循吏及克庵奏耆不

名義

不孝

不孝

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策策平頭巾飄然
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樊槐歲抄

成化中倖閣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
下成匍匐趨拜陳恭愍時爲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
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
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
文爲世表率雖以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
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即
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 本
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講劉球疏之下獄歿

餘姚儒生成器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雞醺酒登山祭
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文曰嗚呼先生龍逢
爲行兮比干爲心舒忠竭智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
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大息
掩泣帝曰汝嘉實感睿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
錦衣肆其鞠凶龍逢蒙蔽兮比干俎醢雲霏霏其承
宇兮天高高而莫余宰顧羣粉之是甘兮羌時事之
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
繫兮賜一日而九回側聞先生之歿兮又奚啻乎七
哀扣 帝聞其無路兮徒領寃而隕涕歌楚詞而招

名義

不孝

不孝

竟兮弔汨羅以爲計於是割雞醺酒望風以爲祭懼
褻于家登彼龍山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
咫尺兮將英魂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踴數袵以
陳告惟寒寒以自完兮得成所其奚悼顧弄德而從
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
具臣曷其不撲滅於釜兮既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
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拒兮何猖狂之
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屹砥柱於
洪流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姦姍之輩流兮直驚鴻與
脫兔也生無益與時兮富且賸其何數也吁嗟先生

之灰今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以法像今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買既今吾不惕以改其素也文則

天順間都指揮門達估寵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索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垣者戍伍也素不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并奏達違法二十餘事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廷臣下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旌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灰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 御前審錄庶得明白灰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 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 上方與太監裴璫擊毬遽令達速問垣至其屏達陳諸淫刑恐垣填神色不變佯若無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垣繫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為此望屏去左右垣以實告因告曰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本使垣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喜以所食酒饌賞之達遂以聞命中官會

名臣類苑

卷五十七

三法司

三

名臣類苑

卷五十七

三

三

三法司鞠於 午門前垣曰此達以酒肉賜垣使垣誣執昨廷中有某某見指黜所奏達二十餘條累無餘蘊押官與諸大臣曰達無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言者又劾達罪舉垣事為證達誦必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垣云垣字景和其父為漆工傳倭國泥金畫漆之法而垣復自出已意以五色並施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亦稱嘆以為不可及其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有造妙處今既不避權姦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 張汝弼撰傳

馬士權泰州人讓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與學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拉疑有貞文臣不時見 上將為所間遂構其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下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召其人則亡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

堅堅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無髯乃復大搜常熟張廷瑞以寫作遊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以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吏共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無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我三人何所承行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士權顙建計某某執筆作狀揚某書騰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乃命取諸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爲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齒爲民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女嫁其子以奉湯藥灑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也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快快意士權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論雄偉氣節凜然真義士也

寓國記

章文懿立朝決大疑臨大事寧不可奪自號愚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率教諸士一日以小玉堂疏圖詩令諸士賦以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遂不肯爲矣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也

餘冬序錄

御史鍾恭愍同以諫易儲下獄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曰姦人黃琬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計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略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

瓊編錄

張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無所洩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求以爲異寶成化間官兵部郎中數以直道忤長部乃出知南安鑿梅嶺之嵌巖梁橫浦之

崩湍定役夫更番之例以息爭端民立生祠祀之初
與劉閣老結交甚厚公守南安甲辰歲朝觀畢往謁
劉劉久不出迺張大不堪回作二詩投門者逕去內
一聯云始知東閣先生賢不放南安太守參劉閣之
大慚急令人通索張已登潞河之舟矣

寓園集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入太
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
廟奇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
聲罪鐵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選時吏部

名臣類

卷三

五

予臣七品正官閭闔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
南鵬嘉縣卒于官

雙槐歲抄

劉忠宣忤逆瑾矯 旨逮詔獄同繫者請行賄以求
生大夏曰如此而夙禍止一身稱貸免必則累子孫
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成肅州公至河西
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問公公曰吾仕宦日不
能為子孫乞恩澤今發配老必顧令子孫補伍豈人
情乎

後齋藏記

王虎谷起為中丞上楊選巷太宰書略曰伏惟晉位
大宰陞少保益慶恆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

屢聞忠諫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數月之間
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
清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
賢相然惡羅倫淪落已必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
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且用舍
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
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
說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
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
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論議侃侃此後世之所未
講也

博起齋稿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章公景

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

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官劉文安公

公曰諸臣奏疏凡畱中者例不得書謝曰天下事寧

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益上其事增入

之劉公撫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迄今以為恨

本傳

武宗駐蹕畱都江彬鴟張所過幸以重賄追于禍寇

公涂水時爲應天府丞守臣亦諷公賂之公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洵洵每務持違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歛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公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駕

名臣集

不卷七

王

至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

呂柟撰志

亦不病也

逆瑾用事以呂公涇野爲鄉人欲引公陷公驟與卿

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避不與來往瑾

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

王九思撰墓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餓方熾同年多請往謁公毅

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銳始耶

卒不往及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輿論益高之

傅家

正德初牟斌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劉

文靖韓忠定言官劉滄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下獄

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閣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母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計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今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

崔鉉撰傳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塘舉劾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正月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崔鉉集

名臣集

不卷七

王

崔子鍾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托公公不可竟

出他手時劉瑾竊政囚成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何塘

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家宰張綏曰翰林白面

後生輕薄如崔鉉尤甚調改南吏部驗封主事部儲

歲縱糧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賢固執不

可尚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公曰何勤非忠何忠

非分竟格姦甲申議大禮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逮已而報休公曰天恩蕩覆得

見老父幸矣

琬琰錄

衡山文先生有病起還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

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
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溪槐
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
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
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患名
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
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几應辟者崎嶇萬
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劉清惠初登進士觀政虞衡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
橫執法科道龐澤等交章論劾逮下詔獄拷治甚急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公抗章申救大意謂通治道而來諫議古帝王之盛
節一日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 敬皇爲之齟齬

獄寢解

傳

斛山楊公爵授御史上言五事指黜時事忤 旨廷

杖繫獄二年得釋回途復被逮械入京仍下獄又六

載首尾共八歲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曰吾

身尚在吾何憾

文集

嘉靖初張文忠公者文溫州所取士也聞衡山先生
來請主其家拜又上相楊文襄以召入先生見獨後
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

生毅然曰先人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
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
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諱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
公張公謀欲遷先生面先生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
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畱先生爲翰林重朝論題之

王世貞撰傳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八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會子魯甫 校

事君類

持正上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胡文穆公力言封禪非禮 上黜訥言公因上卻封禪頌上納之 楊士奇撰碑

永樂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

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

名世類苑

不卷末

三十一

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曰宜免賀楊

公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元旦日食

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

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悔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

遂免賀及宴

聖諭錄

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黜濂洛關閩之說 文

廟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志剛翰林

學士解縉侍講胡廣及士奇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

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志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

杖之士奇曰當盡毀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曰

謫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友還

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論其罪

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

除惡不可不盡毀其所著書最是 聖諭錄

仁宗以梓宮在殯命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士奇與黃淮等入疏言前

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 敕禮部設而不作有

旨下如士奇言越三日 上詔士奇諭之曰呂震每

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為職如用震

名世類苑

不卷末

三十一

言悔將何及

內閣行實

文廟賓天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各震

退徧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

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

喪服仍素服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

遽即吉乎震厲聲曰 朝廷事爾毋執異尚書蹇義

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亦未答明

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

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

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

大傳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名已定明旦尚書寒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藉小人用之必辱朝廷既而有旨召衆皆入寒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適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寒何爲欲用之對曰寒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忠信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上曰寒舉固非衆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此寒也蓋亦重其能上曰寒不足夏與爾否對曰寒平日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之力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士奇叩首言謹遵聖諭

三朝聖諭錄

英廟以聞

岳正正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官校選得一僧自言當大資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

請官遷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數十人遷者准應捕律令給賞

朝論題之

墓志

文淵閣在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公座之設惟東西兩楹相對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議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座於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平時曰正衙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耶蓋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座之理李語塞然意尤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

可齋雜記

大卷八

中

有內直將軍想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憲廟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懇不已李公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蚤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

洵洵者息識者至今以為難行狀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太后徽號因襲崇外家以元

舅會昌侯總管兵其弟復乞陞上曰足矣復希恩

澤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祖宗以來外戚不

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太后知之乎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為

例耳英皇以景定夢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

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第婦且少不宜存內

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遷居舊府

天順八年憲皇即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常請行大

婚禮彭文憲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婚配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部來奏舉行時雖迂公議者聽之

天順七年上足疾不視朝上問李文達遣官攝

大祀公請駕出郊壇即不能行禮遣人可代上

力疾至齋宮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

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掖何不可行狀

詹事劉鉉為祭酒時諸生出身資格為權要所挽人

咸苦之先生曰此易爾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守規

格圖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遵行不然不

可得也他日有圖之者動為諸生所譴置至不能容

由是此風遂絕水東日記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

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

吏部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真之次會官

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

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

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

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

預公等自爲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與安問病安造問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皇至今不安與安問何爲驚公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與安以告于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 上不允聽得不从 守溪筆記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迺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 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名世類苑
後漢書

不卷五十八

七

程公信總餉遼東巡撫都御史寇溪已得請倉吏率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今故爲此加斛以置之死也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狀行正統中有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郡議衆依違其言鄭公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將誰歸卒不動 王直撰碑

丘文莊與修 英宗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必當著其不軌之跡公曰已已之變非于公天下不知其何

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墓志

況鍾在蘇州有御史驕伉非禮鍾乃上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邪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 詔敕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闔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諂拜跪甘受置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八

三

禮部同翰林會議申明

憲章錄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懷爲已子遂得冊爲 皇后而廢胡爲僊姑時 仁宗張后爲皇太后愛胡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宴饗又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甚篤孫常快快 英宗立尊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爲 太皇太后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胡不敢與 太后之列惟與諸嬪妃同事太后知而有見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 太后命閉

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臥病于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何禮殮葬景陵間者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不從因議以殯御禮葬天順六年 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實某官人之子从于非命久無稱號 胡皇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人畏 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后位未履惟皇上念之 英宗始悟遺命大行尊崇之典 錢后素性謹絕無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

名世類

不卷三

九

十

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 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為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有禮焉 寓園雜記成化中 太行慈懿皇太后崩逝議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 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禮部尚書姚夔等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宜葬於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之後宜居 先帝之右永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履奉未賜允納又上疏曰臣竊以為 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繫焉 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

奉事 先帝自始至 終未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為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還詔於天下 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皇后禮制行事則子道全矣婦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大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 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屢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

名世類

不卷三

十

十一

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
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
開諭易爲轉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
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
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
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
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
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
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
失所尊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
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
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 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
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
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慈
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宣
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

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
況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號悔莫及自歎曰
此朕幼年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
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
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
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伏望 皇
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后決從衆議而不惑
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歡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
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
甚
名世類光 卷五十一
成化中內 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王
瑞毅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
所以愛之也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
妨公議事乃止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公
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
力爭 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 成
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
遂乞休養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
王整綱志

憲廟時有建言請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冀明其理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夏時正撰志

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彭惠安公訊抵景干法秦視其職景挾威晚于內降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復下大臣廷議竟如公言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 陛下待賢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
名臣錄 卷之六 奏議 三

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特蒙 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茲回籍其良善解體非 國家之利也疎入不從 事畧
余肅敏任本兵時巡邊大臣附內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下兵部議公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首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制之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邊功者之計也內璫權焰方張抗言人甚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卒無他 劉鴻

樞密

弘治改元 召馬瑞肅為左都御史 上耕藉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以裸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耶即黜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立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韓文撰志

弘治六年太監韋泰傳 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上疏曰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擁後擁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骷髏法碗以污穢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為妄誕遇 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即該科道官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欽依發還回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四川離京寫遠動經萬里地方所至輒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則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上立命止取
經濟錄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榮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截江網盧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邊

榮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之學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翰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氏之青佛氏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恠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爲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遷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益壞矣上爲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歐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今數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陛下聖明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今有云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

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嗣皇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爲詞騰臆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某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內廷近侍稽之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

奏談

嶺南鎮守內官韋春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倪文毅岳上疏曰獅子乃夷人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養之物俱繫帑帑之財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儻或非真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切爲朝廷惜之且其經從海道先朝未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儻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

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繫本處差來使人則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帛終無窮已且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深爲未便 上從之

經濟錄

弘治八年奉 聖旨 聖祖母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工欲得一見便寫敕差官取來尚書倪岳上疏曰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

名臣類

不卷三

王

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赤地千里人民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日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

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處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近內臣厚齎賞資往視以慰其心庶幾公議私恩可以兩全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有 旨取王來罷尋復奉 旨免王來

名臣類

不卷三

王

弘治二年徵王乞陞均州爲府王瑞毅公上言今肅府在蘭州藩府在潞州荊府在蘄州岷府在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嘗改府徵府乞將鈞州陞爲府治割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師臨潁鄆城鈞州密縣新鄭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典更啓前四府改爲之端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 上是其言移書諭王

通紀

弘治戊申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嬪妃以備六

官李文正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禪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 內閣行實

弘治中馬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 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官議倪公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 上從之 志

弘治中有 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命輔臣撰名世類 卷一 上言武當山宮觀像設已極莊嚴復有此舉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黜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幸同官上言近有 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以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焚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眾何關于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

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撰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 內閣行實

刑部尚書閔珪獻大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劉忠宣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珪所為無足為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初讀孟子見舜為天子臯陶為士

暨叟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領之明日允珪奏北邊缺總兵 上諭內臣語公用李本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 上默然一朝罷召公 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 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 內閣行實

弘治丙辰閔莊懿珪掌都院時刑部郎中丁哲問擬樂工袁琳買良為娼適琳繫于獄妻訴緝事衙門太監楊鵬奏據丁哲偏聽故勘平人致成奏下錦衣獄

轉送都察院久不能決公初視事會官廷辨丁哲論贖仍上言中興禁軍緝事誣陷人罪上怒奪俸三月又遼東指揮張天祥稱獲虜人四十餘級皆中賢人下報功適飛書報其事且為巡按所劾差大理少卿吳一貫往劾天祥父子謀殺重罪而天祥為飛書歿於獄事聞上親錄于內廷欲擬一貫故勘重辟公與左都御史戴珊進曰吳一貫等素無挾仇與律不合止可坐以奉制按報不以實駁議公執如初

年譜

修清寧官有 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公大

名

不

主

福

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之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命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功為事幸意減去人夫即調 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大夏每以老婢位 朝廷每溫旨勉留尚請之不巳若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軍夫卒如公所裁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

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公曰臣下以揭

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之府部內諮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

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言行

正德中蔡虛齋先生時起江西提學副使為逆濠所

嫉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以初二十六日謁孔廟

公言于三司適俱用朔望先謁孔廟及賀生辰公又

獨去朝服中蔽膝寧濠素憾林公俊譏者因言公與

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

宴濠府故設機械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直對僚友

又挾術相傾遂決意引疾去至逆瑾專政起公國子

祭酒壓人心公已卒矣 見新編

韓文正進獻疏曰臣伏觀天順八年 詔書各處今

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

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貢禽獸雖

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

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詔書禁止

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

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 上從之 墓志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馬瑞肅公方杜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以為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使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不伸非 國家之利瑞慙憤誣公抗拒賴諸大臣力辨其事始白公遂求去疏上凡二十一人謂公得大臣體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姦險屢躓屢起志不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公而後定其於非分求請痛加裁抑畧不為動以是權倖多不樂之 本傳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守仁

寘藩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此繫 累朝舊制如何可革李文正公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 嚴開詞林

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鄰佑皆籍沒克軍遠近騷然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發遣克軍又連坐親屬李文正皆極言稱得寬解又錦衣衛遷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

風旨繫坐籍沒克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二人乞照例墮土官巡撫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二家窩主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公皆極言之得免查究即此一二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矣 詞林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守仁

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制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一同而不專故 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為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總理夫一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繫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年所未有豈宜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

緊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自餘如所議
詞林

正德中劉瑾威鉗士類按索細微輒枷械之幾死者
累累王文恪公亟言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
既辱之而又殺之吾尚何顏于此由是類從寬釋瑾
銜韓文必欲寘之死無敢言者又以他事中內閣劉
謝二公公前後力救之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
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上官岑氏罪死公曰岑
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于
瑾謂其築邊太費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
可以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
以成服公曰服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
薨擬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
以后皆從之
王守仁撰傳

武宗南征特幸楊公一清第宴飲靡歌兩晝夜左右
有導
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
行畧

劉成栗為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處
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一等公上言律之所減
本指竊盜蓋以財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強劫乃人倫
大變宜從強盜論
上是之遂著為令
羅欽順撰

鎮守太監黎鑑奏要比照張詠余慶事例管理詞訟
兵部尚書王公瓊奏曰先年各處鎮守太監並無接
受詞訟事例正德二年太監張訢等受詞害人正德
五年荷蒙
皇上明見萬里查革改正悉照
祖宗
成規行事今太監黎鑑不遵原奉
敕諭欲兼理詞
訟設若准奏天下鎮守太監必來比例具奏是弊端
自黎鑑啓之關繫匪輕刑科論其故違不敢隱默本
部執守
舊章豈敢阿縱乞切責太監黎鑑令其恪
遵
成憲安靜行事不可聽信下人招權生事輕啓
弊端其地方詞訟問斷不公遵奉
一祖宗欽定憲綱
名新苑
不參主本
聽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舉劾拿問若又不公許被
害之人依律赴京伸訴疏上司禮執不從公復力諍
之曰
國法不可壞也
旨下只照敕內行事不必
紛擾遂免地方之害
經清錄

正德間劉瑾雖誅餘黨尚在
世宗繼統英斷風成
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
省鎮守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瑾時大臣相見無敢
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
局見公疎息敬畏不敢竝行竝坐以張爺呼之不動
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

歛跡士氣得伸國體尊嚴 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
誠千載一時也是非 皇上之聖明與公之得君制
馭有術其能若是哉 吾學編

魯番進貢多人賞費鉅萬韓忠定時在戶部上止夷
情疏曰伏考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
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稱其王者亦止是一人前
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
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類稱頭目名色惟是
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
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部領今次 敕書回賜之簡

卷一百一十五

不卷三

七

三

七

若一槩且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是入貢之
國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辨此等事體大有關繫 廟
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
姦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
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
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于
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今我 朝以堂堂一統
國勢尊強非前代比況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
震疊以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無稱王號僭瀆 天
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

詞伏惟請 敕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 天語示以畫一之令
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
得其宜斯爲 聖王禦戎之上策矣 經濟錄

武宗北狩命屠簡肅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公抗疏
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櫻其牙爪者 陛下忍
不恤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今以人主而玩逸才之獸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語
甚切其事遂止逆濠煽虐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
且按江右謂所親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

卷一百一十五

不卷三

七

三

七

守太監畢真以金壽彩段數十逆公于杭公毅然卻
之至江右與巡撫孫忠烈公議事宜慨然與革逆濠
爲之稍斂公按江西明憲肅度獎廉擊貪風紀大振
聞父喪有知縣某者恃公同鄉以數十金爲賄公大
怒榜梟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之者
知縣卒以此去 江西紀聞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還顯陵之
事諭公公奏對曰地道尚靜體鬼宜安山陵既定其
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鬼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陞爲天子不謂之

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廟成 章獻太后欲謁廟
公奏對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
謁廟之事遂止 行畧

毛紀乞停遷使西域疏曰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
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
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
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空名虛秩令居其本土
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畱
居中國今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
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明鑑仰惟

名世類苑

宋孝宗

孝宗

陛下仁聖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既膺
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
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 天朝
永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
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
崇信臣亦知此甚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
徒造爲一切幻妄恠誕之說上瀆聖聰 陛下偶爾
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
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
以 朝廷近臣而往番貢送也伏望 陛下俯察愚

忠收回成命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
至願也 經清錄

嘉靖初有獻計遷 獻帝陵寢者胡公端敏上疏曰

臣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
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

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
害關係匪輕誠恐 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

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 國厚恩義
圖必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爲名

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惟 聖上一身宗廟社稷之
名世類苑 宋孝宗 孝宗

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 陛
下之身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
之有根根靜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
之榮瘁未可知故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
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
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
都各數千里其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
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
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 太祖
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妣於今 皇陵永冠蓋不備

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世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碑大畧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既蔭太祖與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太祖享國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獻皇帝之靈已蔭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謂以者竟氣升天體鬼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九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輯

武林後學金學會子魯甫校

事君類

持正下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豈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部問擬賈全等俱褫職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奉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林貞肅俊任刑部上疏曰刑部大理寺皆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九

三十一

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鞠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經濟錄

嘉靖二年太監崔文龍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歛匠作財物及御史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

文質緣內降詔差校尉取李陽鳳等赴鎮撫司問理
林公俊任刑部尚書上疏曰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
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姦細鎮撫司鞠訊大盜妖言洪
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
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
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過漸加而職事仍舊見
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
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
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

名世類苑

大卷五九

三

起巨逆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 先朝之牢姦錮
獎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
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庸憊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
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
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
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
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
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伏願 皇上
念 祖宗之法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

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疏上
仍送鎮撫司問理公復奏曰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
違詔懸命利刃罔知適從然而伏思法者 祖宗所
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
奉詔少緩罪止臣一身若守法少移則負 祖宗負
朝廷得罪於天下後世矣是故臣寧冒違 詔之誅
不敢廢 祖宗之法以從 陛下之命疏上大怒宋
珏等仍送鎮撫切責公違 旨回話公復上疏曰人
臣以奉公守法爲職以犯顏敢諫爲忠唐德宗相裴
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藏史盜支縑

名世類苑

大卷五九

三

帛忽治狄兼謨檄書還詞頭自古人臣忠愛其君者
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其漏姦
之崔文蠱惑希寵沮滅成法竊懼 祖宗之大法由
此大壞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 旨情實無
罪乞仍付臣等究問以正事體以公國法疏入仍送
鎮撫踰月公告致仕去 見素集

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于
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
番擬蛤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求中國而再扼于九
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

臣有憾于廷和澤陰喉儉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達
寇梟哈密淪陷職自九疇起釁因得連坐廷和澤馬
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胡端敏昌言于朝曰世寧司
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
事詳辯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 上大悟曰豈我
將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
邊廷和澤免于逮 吾學編

林俊平大法疏曰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法在 陛

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宜約一體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四

言七

加

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
行於內賴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姦
作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
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
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
按守巡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
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
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衆論之多有若偏
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於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
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

官不當廢 祖宗之法而司禮監奏請發落亦須獄
上方下其奏與凡輿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
畫一不二疎戚賢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防制之中
相率遷善以臻于泰和之治矣 經濟錄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公因上言曰昔者

武宗卽位纂修 孝宗實錄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

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又肆其不逞之

心將以欺乎後世其於敘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

卽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

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謄寫同在纂修者

名世類苑

木卷五

五

言九

加

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校勘
出于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 敬皇知人之
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傳之無窮
可據以爲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爲芳之私筆也哉
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議禮亦多類此 浙

江通志

林貞肅俊起用赴京以大禮議非是寄書與彭幸菴
孫九峯曰新 天子聰睿神聖舜禹之君惟典議一
事似若未嫌某在遠微聞輔臣禮官言官執議甚正
然猶能一去俗格出滌濮議之上若定陶共皇則寂

下之議吾人引君舍舜禹奚法哉舜受堯也曰受命
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
堯廟也禮曰有虞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名
雖曰禘而人後之意隱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
獨不聞有尊其所生之父之事此萬世法也今不引
舜禹之典章而下襲漢哀之邪議豈不惜哉執事九
峯乃上所起若猶未舉須共一疏使輔臣禮官文字
之臣再議其間名分所關非細故也夫名正則言順
若曰如定陶共皇稱 興獻帝則興王國也安有帝
其不可一也若曰如去定陶稱獻帝則七廟之中似

名世類苑

太卷五

本

三言六

如

無小宗稱帝合大宗之位其不可二也 獻王義不
可一日不立后以王嗣帝其尤不可三也由是而推
無往不悖蓋大綱不正則萬目不張亦勢然也或疑
有難處者某惟有不可易之大禮有不能已之至情
情不足勝禮也舊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成大孝
聖母純懿之德中外具聞決不欲崇獻王以虛分以
上累 聖朝大禮貽 聖主大全中之一闕為天下
後世議也某至未可期而議禮決不可緩幸二公為
國加意萬萬 文集

世宗踐祚六日即命禮部會多官議 興獻王主祀

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定陶
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姦邪當斬
毛澄會府部大臣上議主祀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
子主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今 上入奉
大統宜別立 興獻王后以主祀事宜今益王第二
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又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
故事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
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議上 上曰此事體重大其再
議毛澄汪俊復會議上曰 武宗以神器授 上有
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皇兄 興獻王雖有罔極

名世類苑

太卷五

七

三言六

如

恩斷不可以稱諸 孝廟者稱之因復錄魏明帝詔
上之畱中張文忠會試中式值議大禮語人曰今
上繼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宗不同後在大理寺
辦事上疏畧曰朝議擬尊 聖考為皇叔父 聖母
為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
謂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
使 聖考尚在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
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
養 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惟 聖明體察 上還司禮監官以疏送至內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 國家事體復持入甲子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論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 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 手敕毛澄等又上言 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卽裁定張璵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 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璵戒諭不聽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璵建議之偏誠懼其上搖 聖志起羣疑還宜將張璵戒諭不聽張璵復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 上覽之敕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母 興獻后 憲廟賢妃邵氏 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楊廷和等上言少俟來年 皇上下大婚禮成加上張璵大禮或問畱中者始下禮部看詳時大學士楊一清家居寓

書吏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當從之宇不聽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璵之議尚書石瑤語張璵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都御史林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畱中都御史何孟春奏 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庚寅 御批加 興獻帝興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 憲章錄 九 胡端敏危言正色遠慮深憂不屑詭隨天性忠鯁以是當路相忌嘉靖中大禮未決江淮飢人相食公疏乞蚤定大禮赦羣臣小過簡賢求治聞羣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羣臣心欲效忠詞乃過激乞擴然開釋消除疑沮圖回治安上京東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大學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臣無得僭易大傳不出戶庭咎講議三章疏上畱中言官因劾公告密公乞下臣章宜示引罪求去議哈密與南海不合

論芋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于 朝河西之議語侵永嘉昌化伯嗣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

朝廷安仁變色大沮公大禮是安仁永嘉說竟不肯相依附賴 上明聖憐其忠直終始眷注云

吾學編

嘉靖初內官王玘等偷盜內府財物奉 旨發司禮監發落林貞肅俊上疏曰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以專矣不謂王玘大肆姦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如何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如何

名世類聚

天卷五

十

子

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可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官太監亦發克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弗

辟弗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屏息積弊一清矣

經濟錄

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竝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牆頓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厰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以致人情危懼洵湖南

名世類聚

天卷五

十

子

京兵部尚書張葵侍郎李遂協同守備將首惡周山等二十五名捕獲隨行給榜安撫奏下法司議罪端簡鄭公時任刑書參看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豐儲坐食受 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羣噪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小異雲朔之兇越貨傷人實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卽便通行誅戮亦不爲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日新盡赦其脅從根本之地條爾就寧觀望之情居然消弭所據周山等

二十五名合行南京兵部會同三法司再審無異卽便押赴市曹梟首以示懲戒疏上奉 聖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公復議前罪又申明法典不可輕宥忤 旨內批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以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誣計使人爲全厥而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公會同部寺九卿再議前罪上請 上勉從之嗣後與鄭御史存仁相詰 上批疏曰昨周山等亂忿原有激變之者 旨下著從末減以處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自是尊姑著革職閒住不許再用公自是高臥不出矣 鄭端簡奏議

名臣類苑

不卷三十九

十一

王廷相答內守備來論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內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當是之時 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當時有司一時聞 乘輿南巡預備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克茲將之饌送事平羨餘盡入內守備之囊橐銀兩數千龍牀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副而錦綺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

以爲口實此汗濫貪婪 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罔觀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污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美譽僕以爲和同濟貪有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疾行無善步促柱少知音此誠有之嘗觀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憚尾避事推姦致將 朝廷之事悠悠坐視率成廢閣嗟乎食君之祿僭君之爵而媼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蓋律之天淵懸絕矣故僕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卽毅然勇往志決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 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畱守五衛原額栽種薑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今買閒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若輩能甘心乎況

名臣類苑

不卷三十九

十一

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錢是何名色且

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辨矣謂非貪人假名巧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今納錢幫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繫軍政兵部職掌法宜徑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賄賂安得不叅此非刻意於其人也千百人赴愬而姑置之不行於作弊者悅矣其如朝廷之付託何哉所謂黨下罔上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伏惟亮之

文集

定力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上皇至城下召守臣出見議事劉邀郭同出郭曰虜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揚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脫或懷詐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擇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擅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迎復上皇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英廟復位進劉爵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不多郭之守正云

國朝典故

李文達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則不來曹怒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迺天子顧問之地其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

野記

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入閣但未與接識耳人勸時往一見之時對曰素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予本無

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使先一見之何足榮耶

據記

大同缺馬馬端肅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阻之既得 旨周文端在戶部言糧馬各有專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克用

志

憲廟卽位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 太后李文達公曰今日合尊 違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彭文憲曰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反違所當尊豈

名世錄

天卷五

十六

何如

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間自有例文達色變知事不成因目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會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適作色厲聲曰爾每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

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

無後何所利害而為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

為宜眾乃曰好夏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

勸乃得俞允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于親母有難言者非先生力

爭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

可齋雜記

慈懿太后崩詔廷臣議葬地眾相視莫敢發彭文憲

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

當附 英廟禮部尚書姚夔迺曰此是正禮內臣夏

名世錄

天卷五

十七

何如

時獨曰不可欲比胡后例于西山公曰 太后母儀

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繫非

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上猶重違母之意未允

二公復與廷文武羣臣伏文華門外號哭不起聲

聞于內 上為之感動卒從禮制

可齋雜記

天順末議者謂 憲皇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殿召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 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

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
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渠權識

程公信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石亨疏言太僕急徵
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之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
不得其政卽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
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
與聞脫有驚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爲著今
兵部懼以爲言詔復歸其事於太僕 行狀

王端毅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禎繪砮
柱圖題贊其上云倚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

名世類苑 卷五十九 王慎撰傳
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倚此柱

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
南策以 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
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
事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
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公曰朝鮮人貢自鴉鵲關由
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由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
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邵寶撰傳

何椒丘初任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轄錦衣衛其官

校侍衛衛親軍恣肆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先生曰法
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由是官校悚懼
相戒不敢犯百戶某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舅子
夙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執
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遷覘事
者百端擣撫卒無毫髮可指後掌刑書拒絕請托凡
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有以禍福皆不顧錦衣
官校出入逮捕但齎 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公言舊
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廼行則矯詐無
所托 駕帖不比號則真僞無由辯乞仍給批便

名世類苑 卷五十九 王慎撰傳

太監李廣以方術得幸因而怙權納賄及廣歿欲例
加恤典劉忠宣力陳不可 上從之時承平既久而
近習怙侈太甚有齊玄者奉使武當欲載激濁揚清
便宜行事等語于款中遠東守將張天祥妄殺冒賞
近倖欲曲庇之公皆執不可至觸 聖怒不恤 內
隔行實

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恃所親當國覲覲復
用自陳有功于國受讒廢并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珣
既入下吏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畏縮不出一語吳文

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 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勳如念先功而復爵今改元皇今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彭幸菴任刑郎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犁然當于人心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公按之當抵罪或爲之夤緣祈脫死時敕中官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公執不可或以 朝廷欽恤之意爲言公曰如死有何竟莫能奪 楊一清選行序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倖宦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

各世類苑

六卷五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交章執奏謂不可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休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

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 主有回天之力焉 霍文敏撰傳

武帝親師南京梁公儲與蔣公冕隨行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公言南北配位不同其典章不可紊乃止 上復欲遊蘇杭泛浙江沂湖湘登武當而回所過郡縣供給繁難公與蔣公手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卯至酉汗出流背 上遷中官論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傳言云已知道目下便回鑾公等迺起江南不擾公之力也 傳

各世類苑

六卷五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一

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 敕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忽浹旬延頸北睇無計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爲天地神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稱天爲天稱曰爲日孰敢擅稱朱壽爲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已叩 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梁儲同公扈從十二月 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公力請回 鑾從之公扈 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 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于不穿單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 旨苦逼而亦不曲從不

賀總督府懸牌額雖則文武羣臣守候行禮而亦不肯往

湘泉集

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毛文簡倡正議謂當訊讞告廟悉從之嘉靖初上選婚姻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并皇親邵憲俱得重賂咸屬意馬公在左順門鴈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西泉雜記

嘉靖初羅整菴文莊擢吏部左侍郎攝篆先是會推

名臣類苑

不卷五

三

王

三

吏書公力舉薦白岩六科以同列嘗有言獨不附公謂衆論所歸不爲所阻竟推白岩時臺諫以新政彈擊在位者無虛日薦揚舊德無遺賢公獨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于人心所罷者有夤緣內監以求進者公復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蓋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羣工其堅定國是扶植善類調劑甘辛一時公功爲多

林希元撰因知記序

正德已丑武皇躬自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詔宰臣草威武大將

軍敕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敕大學士蔣冕上疏不聽亦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

敕儲奏曰敕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九事可將順獨敕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爲臣臣草敕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逆命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敕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敕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其可誣哉

名臣類苑

不卷五

三

王

三

逆濠構飛語將甘心胡公世寧胡自投繫獄行江西會勘孫忠烈公委曲明其無辜坐以輕罪奏上錢寧矯稱旨下內閣欲切責孫公等且械胡江西以快濠楊公一清持之不下曰胡所坐只合如此勘者何罪偶遇錢寧于朝謂之曰寧藩外論殊籍籍奈何爲之報復欲歟言者恐非後日之利寧懼然曰公何乃以此事責寧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胡某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稍從末減

撫墓志

楊一清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
概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王晉
溪呼齋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
賊耳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
晉本人回浙江傳此語一時皆以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儻賊勢蔓延奉不可撲滅本兵甚爲
失策賊人偵知此語恣意劫畧不設隄備先是戶部
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
敕許公討之且受以方畧許公卽命憲副彭姓者潛
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回
聚酣飲兵適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
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
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捐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
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
耶

叢說

宸濠謀逆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以南贛都御史
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
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
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言

陽明必能成功 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
侯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
議儻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
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
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旣而陽明擒宸
濠不旬日果報捷

叢說

陽明先生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輒報至
卽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於側席遣牌斬
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
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
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傷但傷歿者
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年譜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衛千戶追取宸濠
陽明先生不肯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
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
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
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
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
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
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於是復再

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年譜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陷危機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年譜

喬白岩叅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名世類

木卷十九

三

語

至安慶公日領一老儒與醫士遊宴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見公鎮定軍民始安

叢說

崇正

成化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大學士商輅奏曰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邇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理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仍別立玉皇之祠并用南郊之禮樂

名世類

木卷十九

三

語

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爲不專皇上爲天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憲章錄

成化改元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張公寧上疏曰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皇上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

於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
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
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業
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
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
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
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
徒以辨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幸而
拜曰爲 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
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
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克塞
仁義故辟而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
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克塞矣學聖賢之
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
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
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
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人子迫切至情事
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
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
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齊

名臣類苑

卷五

王靈

藥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
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
經筵 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
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鑑大
學術義明道術之語 敕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
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
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經濟錄

彭春菴正學直道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
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靈應學官子恒設祭先生初
至家人暴卒有爲之私禱先生令積薪祠前躬置火
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惟亦尋息嘗
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修齋懺脫道德
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皆可誦
經而即滅夫人之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
醮可滅豈理也哉且修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
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
去天下寺院停給度牒勸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剏
立菴寺修齋設醮庶治道可復 本傳

大學士劉珣免立五嶽廟碑疏竊惟唐虞三代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

名臣類苑

卷五

王靈

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

祖高皇帝以爲嶽鎮海濱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

而爲神豈 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

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

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況神不饗非禮故孔子有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之說我 朝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

每嶽鎮海濱各頒賜一 敕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

牆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

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在 敕內令永久遵

行庶廣 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經清錄

林鶡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多剝落者或欲加修飾

鶡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

年夷俗乃革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

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鶡曰此土泥耳豈聖賢

哉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

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爲木主 神道碑

彭惠安在刑部時司傍有五顯廟公立命碎其像易

以清獻趙公神主寅案相觀濁風爲之一變 林俊

振碑

林見素擢雲南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普化寺稱有

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

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

之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百鎰悉輸之官

代銀償通毀邊方諸淫祠三百餘區 楊一清撰志

徐文靖當國 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 天

子祭天地天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賡祭不過南郊

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

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乃三大帝乃以李聃居

其一 是謂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郊祀樂章 皇祖

舊製今所傳樂章雖出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

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

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論講

經史培養本源彌正補闕非欲其阿諛順 旨以取

容悅也疏上即從之 內閣行實

郭尚書敦初任衢州府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

女聚謁祠下謹誨若狂公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

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愈 傳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

與度牒王晉溪問之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
爲衣食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
又可奈何虎谷歎服

今言

王守仁答人問神仙曰僕年方八歲而卽好神仙之
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髮已有一二莖變化
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
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又猶妄謂之能
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
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
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埏之外若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三

王

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
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
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
天之所成非人力所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
奪之類譎怪奇驗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
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
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盡況存久而明養溪而化得之
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
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
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

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
其說須退處山林二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
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
罪

文集

羅念菴異端論曰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其端至於
極微而不可辯吾皆原其見之所由來究其弊之所
必至信非聖人之智弗能照矣儒者指釋氏莫不曰
異端及考其故則弄倫理遺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
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
明物而察倫而釋氏顧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三

王

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儒者乃曰三教根源固未
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權顯真承傳之流弊實然也
又陰用其所長若以爲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簡易
直截卽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此名教而內實決裂以
從已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高明之
士之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其習常談未
有察其所以然也夫生歿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
以爲病而不爲生歿之所拘故能與世同其好惡而
爲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
與歿也縱橫善變不可窮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爲

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遠有規以破其弊而高明
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
區議論所遠能勝然則釋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
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
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弄
倫理遺事物爲釋之謬而毫釐之間卒不可指信乎
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也

念菴集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九

三

百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武林後學金學會于魯甫 校

事君類

剛嚴

徐武寧主達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
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之遂證一軍人強食其麵
意其以財賂已而求免也聞于帳下武寧雖知其誣
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
之刑

明興稗記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

三

百

周公新授大理評事以剛直稱獄平允莫有稱屈
在列咸推避焉每有疑獄必決之公一言而白問無
明事斷如神人以爲生問羅姦潛邪伏羣吏膽落民
無犯令犴圖皆空風裁播揚人相競畏或叱小兒曰
冷面寒鐵公來皆匿

本傳

太宗征迤北山襄毅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
尋陞都督出鎮廣西溪洞猛獍叛服不常數爲邊患
公至鎮之以靜煦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
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
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安堵廣西守將韓觀英武

有文頗喜誅殺山襄毅公繼之則光前裕後矣公深
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亦不多見
其馭土官亦以威嚴秋期征調無敢違限有驚怖成
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以不敢歸復者其
嚴如此廣西自總兵官山雲故後繼以安遠侯柳溥
又繼以田真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
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 水

東日記

英國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
戰參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二

吳良朋

之而還明日頒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為誰王知公
怒歛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
封疆之事機不可失我既已出而汝不繼 朝廷之
福幸而勝爾脫或不勝而陷于敵豈非汝賣我乎命
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孰敢引我公據拔刀起衆共
擁出斬于軍門以是能成功 復齋日記

蘇守况公鍾始由小吏授為郎郡由前政狼籍公私
德甚三楊特薦公遂分左符又 賜璽書假便宜從
事公初視銀黃無為郡稱刻木吏持文書上不問當
否便判可吏眇且狎焉凡牘中鼠塞囊穴公退輒密

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
肆凌侮公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炬案并
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公言某有 朝廷敕
未嘗宣今日宣 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
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公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
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人吾有彰瘡之術然不能如
閻羅老子自為判別今以屬君等速以善戶惡戶來
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
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
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不敢辯公命引出曰吾不
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脅力者四人舁一胥擲
空擲灰之皂姑少投去公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
輩為吾樹威虐耶高投之立灰不灰爾狗曹矣皂
懼如命立斃六人公命呼屠人持鉤來鈎其髮曳出
郡衙肆諸衢上下股票 九朝野記

奏

上為誅暄佐在院數月有囚告佐枉人罪不聽

訴理 上大怒召楊榮士奇等曰此必有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救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滅清家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聖諭錄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顧公爲都御史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風采元勳賈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司周景貪淫無度公齒欲除之累置之法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歸繼其位者莫能及也 天順目錄

名世類

大卷三十

四

三

韓公雍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通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兼備文牘山委剖斷若飛號令明信無敢犯者裨將犯法當斬衆請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類此

寒齋瑣錄

蘇常諸郡豪右之民往往詐力持吏短長脅制州縣

肆毒善良 宣廟命熊公槩改大理卿往按之公偏歷其地凡官吏之無狀民爲人巨蠹者籍其家盡執以歸于京寘諸法聲威震動一時海鹽民史慶自號平康聚無賴之徒恣行剽掠有司累歲莫能禁公至而盡室遠遁得之武昌抵以殊死於是姦宄帖息 王直撰志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著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寺觀祠宇一不顧也 行狀

于肅愍巡按江西有平民被仇誣指爲賊首久不決

名世類

大卷三十

五

三

公取成案閱之得其寃白之抵誣者罪人皆稱爲神明云王府官屬素驕橫民甚苦之有司莫能禁公廉得其寃以聞罪其尤者弊乃息諸不便民者釐革殆盡姦民不法者屏息不敢肆比代還 命率錦衣官校捕長蘆一帶馬快船之夾帶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悉置之法河道爲之肅清 倪岳撰志

楊瑄爲浙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姦斷訟明敏禁官署無蠶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墮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案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楊守誠撰志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為王堂才敏志忠
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該從輕雖
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
刁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
齡延齡之門每日瞞二張陰事籍記之一日嚇二張
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為張辯
又勒延齡之妾為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
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上悟下其事于公公密擒
之伏辜詔枷于午門前數日竟死萬眾舉手加額曰
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
名世類苑 卷三十 六 行狀

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
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 沂陽日記

劉文肅忠進南吏書南都大率閒秩居官者自名吏
隱俛禮瓦合公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
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主事稽厥
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
除名庶僚滿秩為署考必當實自是諸司惴惴公留
意人才嚴于考績臧否俱精當人不敢干以私風裁
肅然為南都之重 傳

席文襄巡撫湖廣省城三虎者楚府寵任軍人納級

都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某衛使劉良皆善承上
官大肆貪虐公皆置之法人稱快長沙知府宋某
窮極貪酷郡人側目重足公發其贓巨萬緝捕姦惡
數十人釋大冤抑數十事皆極明允 行狀

屠簡肅按居庸時權宦更進用事邊徼叢債帥武備
方弛而公總理周覈務為整肅城巡撫鳳舒兵備晟
至謂公過嚴好名公曰諸關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
畏猶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牆以塞諸口林木以
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扼虜僑非過嚴
好名或者公等過怠無實心為國耶城舒語塞拜謝
曰公真御史也 程文德撰狀

名世類苑

卷三十

七

三言詩

公正

尚書金公忠未過時里人有窘辱公公爲尚書其人補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尤好獎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公者必戒之曰國朝待士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爲務聞人出片言語涉暴刻輒艷然色變可謂公直慈厚者矣

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廼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

八

三十一

府再擢賢州左布政使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定卒廼祭而哭之以謝知

已

高德錄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謫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竟如公言衆皆懾服

碑

魯希文爲福建僉事獨特風裁不畏強禦楊文敏家

人有犯公廉治之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

星奕錄

王文端在吏部其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高德錄

王忠肅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後集補遺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

九

三十一

致

王忠肅公躬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敘過關雖賢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時與上踰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行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仇嘗曰吏部豈報恩

憐地耶 行狀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務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賢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 治世餘聞

廖恭敏為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 彭毅撰志

楊公繼宗為浙江按察使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十

三

云

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俸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眾懼請于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迺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眾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選變錄
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托屹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嘗謂人曰古之賢聖其過人遠

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 華亭縣志

劉文介儼考順天鄉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與泰有私閱文不明 上命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高穀穀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目為欽賜舉人儼得無罪 通紀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十一

三

云

嘉靖元年席文襄任都御史自湖廣馳疏請起遼菴楊公總制陝西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席公曰遼菴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利害所繫恐宜三思遼菴由是不果起公語所親曰遼菴素知予尊仰之但 朝廷用人急不得不如此且入京踰年物論殊籍籍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耳 行狀
寇涂水任寧波嘗與鄉試外廉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取卷乃其所私者時同事者

曰公神目也 呂辨撰志

儲文懿改吏部考功郎中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疎然戒曰儲君秋陽可畏居南郭時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黜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比部當朝觀察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 行狀

嘉靖初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 朝廷不聽謫昂為休寧縣丞到任期月轉應天府推官昂不避權賢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名世類苑
憲章錄

木卷十

士

三

霍文敏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 聖王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主之姦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

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素卑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又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為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在位無一念不忠 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嘗焉 渭厓文集

林東城為吏主事泰州守其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曰其未有効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之則其人也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舟供帳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守入覲考下當黜君為稽勳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得調永年 唐順之撰墓志

唐漁石龍巡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懇論諸司務在協恭經理疏起蔡宗究主白鹿書院作興教化先是已亞變作江西遂輟鄉試公至值嘉靖初元復當試期乃上疏乞倍增舉人名數獲俞 旨或語之曰今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公宜自收遺才以值桃李毋為督學者所專可乎公正色答之曰督學之

官 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今御史潘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畏御史刺劾事權漸移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卽付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爲也矧御史將入塲監臨又可自爲此乎言者愧服是年中式舉人一百九十名至公且慎江右至今頌之

通志

名世類苑

卷五

苗

德望

宋景濂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敕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誠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

行狀

五

子

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在太學時力以師道自任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鼎至監清苦篤學修行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

水東日記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先生別都御史朱英于蒼梧英預約束叅隨官俟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勝行式車右況區區乎有中賢謁先生廬至

江潯卻肩輿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
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
知府張弼做曹叅師益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
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
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
子禮懸先生像于家之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
麟以史事使賢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
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
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
孟子 行狀

名臣類苑

卷三十一

六

三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
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
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
獻之先生遂得免 菽園雜記

張莊簡任畱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
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
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
曹時中撰志

倪文毅公狀貌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
每大廷集議衆莫敢發公出一言俱唯以從 家傳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
瑄同事數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
也 東談

葉文莊博學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
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選諫官如公
友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狀貌才識行誼相副尹
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
季聰何敢望與中與中德望一時流輩莫及 吾學

史官贊王文恪公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
者非歟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

名臣類苑

卷三十一

一七

四

光之顯自爲舉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
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介或仰其德業隨所見
異其稱莫敢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
考終命殆無愧爾耶 各臣錄

項襄毅自去官家居二十六年中朝縉紳論碩德宿
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侍彭公巡
撫浙江嘗薦公可大用而公避疾竟不果起 碑

雍公太罷居章曲不陟城市德望甚重泰僑王出入
溫泉駕過章曲款語移時畱詩云寄與山東謝安石
莫因高臥負蒼生初爲御史彈劾不避高明褒揚不

滲卑遠時威寧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任山西副使不踰年陞山西按察司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曰雍某風力無外可以諸人遇之乎 呂柟撰志

張公寧任汀州致仕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瑞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乎鄉鄰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真一代之偉人哉 讀書續記

名世類志

卷三十

木

三

子

林見素負重望嘉靖中詔起公於家再上疏辭不允入京陛見 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屢疏乞歸凡八上 上重違其志從之士大夫凡過蒲遇蒲人必問公服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輕重 墓志

儲文懿任戶部左侍郎督京儲沈靜端毅中賢同事成見敬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爲屈損獨稱公爲先生而不敢慢初顧璘舉進士司徒邵文莊公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爲非人其見推重如此 行畧

崔文敏曰余爲編修時見劉文肅公言古羈人匹士雖當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祿食者乎許襄毅嘗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太又語誅曰子初仕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 吾學編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石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 行畧

韓苑洛在鄉負重望學士王維楨與書勸 駕曰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願防胡者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少此虜小入大

名世類志

卷三十

十九

三

加

入狂馳靡憚南踰太原西掠華池慘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圖其大者則必入告 天子詔還取大司馬尊號畀之坐有成功可觀見此非臆想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校數與翁等埒者幾乎 存簡馬溪田戊辰辛未皆不與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誠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 琬琰錄

朱玉峯爲南吏部尚書內閣員缺博資舊學公言盈廷數以公與熊峯石公珪序菴李公時對二公果相

而公邁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公歸吳宛如儒士里中後生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也行實

名世類苑

卷三十

子

子

威望

郭威襄鎮河南上邇人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鑾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旣去爲立生祠初定羣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九十餘人楊文敏公撰碑顧公佐任莊浪知縣午節會社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賈戚爲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其威望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名臣錄正統間四川松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王忠肅公叅贊軍務公懷以恩信有未降者卽以所賜金寶楮易牛助犒之番酋適已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十八寨邊境以寧行狀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賢于長安傷其首血流滿面奔王忠肅所求救賊併執公公厲聲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

上馬去李乃得免其爲賊所畏服如此 行狀

王忠肅公在嶺南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擾之苦 行狀

于肅愍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耶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 倪岳撰碑

楊公繼宗以左僉都御史忤 旨左遷雲南副使過峒猺猖獗官兵數萬臨之不能下公獨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某入某穴衆皆羅拜曰聞公

名世類苑 天卷三十 主 三十三

名久矣今日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詰其生亂之

故奏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遺愛錄

陳恭愍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至今稱前有韓雍後有陳選董南畿學政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倖者耶

何可犯也都御史韓公雍時居喪戒其下悉屏儀衛

曰陳御史至矣 姑蘇志

夏公寅任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方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 華亭志

許襄毅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剌

兩種聞公威名遑其酋哈桶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發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

弓矢入館戢戢聽命 李文正撰碑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溪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過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賢其尊嚴擬於

名世類苑 天卷三十 主 三十三

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不盡力者諸蠻因是屏息不

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叅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

皆不得然矣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

乎 畜德錄

扶正

文廟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夏原吉等共議
宜且休養兵民 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
不足未可興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
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禮部請赦
原吉 上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楊文敏榮力
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
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 上由是怒稍解釋置
不問 名臣錄

名世類

不卷三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
召士奇論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暎未信今
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規密
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益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
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
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
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
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敕中予奪高
下皆稟 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
且臣與之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匹有之多不

能畜蓋芻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鬻與市

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之
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
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
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寒夏則士
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
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 陛下推天地之
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聖諭錄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

名世類

不卷三

宣德五年

老少保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
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
旨下科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稿辭過坐
觀葉公盛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上
雖怒觀猶今我曹有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看劉球
乎球之灰迄今猶罪王振諸君而爲此 雷霆之下
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 朝廷受不容言者之
過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邪王意稍解葉
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等語奏入
上令錦衣杖觀調外任 通紀

英廟復辟大學士李賢坐事黜調外任王公勦曰賢與臣處久淳實可用遂復賢內閣以故益爲上所親信翺之力也 上每用人必問公公所薦必至公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 通紀

大同巡撫年公富被逮 上問李賢曰富何如人對曰能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亨私惡之耳因命請官往勘果無實富得致仕 吾學編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車用彭時中賢以語時悖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辯其誣語聞文達得釋

名世彙苑

大衆三千

天正

又河南有衛官頗強橫陵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具言于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 琬琰錄

彭春菴任建寧教授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爲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人諂事之許一女孫飲人家而置輜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輜夫許銜之卽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重五郎祠爲證按察副使王增治獄入其言遂寘亨父叔七人重罪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并讒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

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不出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爲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之 傳

劉瑾欲巧取橫歛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于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

石坐是破家者衆李文正公委曲開道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公因瑾欲積

名世彙苑

大衆三千

天正

關多勞少逸不若今於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輪邊之苦公之隨事應變潛消默奪類如此 詞林

漕運總兵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爲賊遂致大獄劉瑾必欲寘之死李文正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有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反覆辯論久乃稍解熊得革爵戍邊 詞林
楊一清在吏部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誦官公力疏救

御史孟洋劾內閣誦官公又疏救雲南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公又疏救公力扶正道不肩曲謹以是善類獲保全嘉靖中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力救錄得戍邊

行狀

王守仁成大功朝賞不行唐龍任巡撫廼上疏曰宸濠構患宗社懾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誰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救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遷優人齎牒假

名世類苑

天卷十

王

王守仁

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覺悔既出驛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使還算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姦權攘功嫉讚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熾夷曠日持久戮辱

茶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守仁於此不思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乃者南贛之鎮豁谷克民聚黨爲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楠崗諸寨大冒洩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餐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

名世類苑

木卷十

王

王守仁

所爲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願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今侍郎張聰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大齊天下宜蚤收之以爲人臣宣忠效勞之勸不報

疏議轉奏

世廟初御史程啓克給事中毛玉承內閣風旨諭劾王公守仁霍文敏特上疏辯之曰竊見新建伯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

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廣東人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慮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桀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 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米支去若干殺賊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自 國初至今百六十年未

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夫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八寨乃素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通賊來歸不日且

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伴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謫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謫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

名臣類苑

大卷三十

王守仁

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

全書

名臣類苑

大卷三十

王守仁

防姦

高皇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
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
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
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
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
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妻喪
乞歸上許之

明通錄

張昶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樂劉誠意曰是誠
爲趙高者上領公言昶憾公嗾齊翼岩中傷公未

不卷三十一

三言詩

及發昶誅已而司天臺災翼岩上公天文事不知其
本出上命也上怒窮治得與昶交通狀殺翼岩
行狀

英宗於便殿屏左右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
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
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
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
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干法

後渠稜識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

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嬖近求甘肅
掛印總兵官不得遂弃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
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師奏至公卿
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
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論曰若就今魯麟
掛印是遂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
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不得遂願卽弃任
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莫若縱彼撫部落之
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上曰朕意欲如
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
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敕
獎伊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快快成病不踰年而
死

野記

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楊公一清提督軍務張語
及地方事輒冒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瑾焰方
烈張與楊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楊默不敢應時
賽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
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民犯者以
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
伊無有也楊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

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楊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疊端張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楊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肯久之後迺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復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制府小稿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

名世類苑

木卷三

三

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

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龔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言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其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以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丞相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

今言

李孜省繼曉相繼得罪曉尚得生還林廷玉上疏曰逋逃僧繼曉姦吏李孜省道士鄧常恩趙玉芝輩姦黨煽焰傾動一時皇上洞燭其姦首行黜逐然孜省下獄當矣而繼曉遺漏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祭葬父母墳塋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敕法司擒械繼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平毀墳墓則將來姦宄知所懲矣上爲擒曉斬于西市

歲抄

賢州安宣慰以平寇功頗桀驁不可制欲上功陞職鎮巡莫敢難之王陽明時在龍場與書曰朝廷制

名世類苑

木卷三

三

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縱朝廷不見罪

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所以長久若此者其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援良民亦守土之常職今屢舉以要賞則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

欲以何爲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
已是無抵極也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
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圖或蜀其敢弗
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
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
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逮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
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心違義
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
對

文集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

夫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一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輯

太原後學王稗登百穀甫校

事君類

定變

洪武初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謀反及
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上親鞠之初自楊憲
誅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
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
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聞者福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三

壽惟庸陰誘爲已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劉基
亦嘗爲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
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成八年正月吉安侯
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
掌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
驥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
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
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善長不從會惟
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
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

許涂節廼上變告時商高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詞窮不能隱遂論死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爲惟庸謀王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姦宄者廼併誅餘黨皆連坐 憲章錄成祖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窳擾金文靖與楊文敏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爲枰枰成權殮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寺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爲選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卽位比喪達京師無有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二公鎮定之功莫能及也 吾學編

仁廟賓天夏公受顧命時 宣宗爲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公裁處公密謀急迎 駕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塞義等莫對上不悅 駕至京召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 遼事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遊嬉輕躁無行 太祖不悅建文君卽位初 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靖難兵起仁宗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 成祖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洪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 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王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黜我萬里改青州又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悅 仁宗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 成祖特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瓜撻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巡北京高煦聞不豫逆謀益著 成祖

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冠水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高煦 仁宗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昵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 成祖顧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開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成祖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人遣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高煦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釋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未幾 仁宗大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宣宗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索馬與之馬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疑元年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清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聞於朝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瞻奎等各監一軍

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典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潛樂安人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 闕陞潛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盛兵見太傲倨不拜救救南面坐跪太太言曰 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姦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矣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是月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詔敕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 朝廷過黜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姦倭竝索誅之又書與公族大臣驕言巧詆污蟻乘輿 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 皇上獨不

見李景隆事乎夏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對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榮言是 上默然立召張輔論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姦謀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埈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 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向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誘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

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給榜今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征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舒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洵洵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 上不許敕諭高煦再遣敕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今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遂班師命中官鎖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八

庶人重三百觔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灰 微吾錄

宣宗晏駕皇太子方九齡浮議藉藉夏公原吉入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與英國公張輔叩首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遂息及即位籌度初政事宜軍國內外計慮周悉與少傅楊公榮尚書楊公溥同條例具奏無不允可於是朝廷政令一出至公海內晏然三楊之名傳播天下四夷外國亦皆知之 王鏊撰傳

正統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

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久漸築鵞不恭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嫺于帝室通事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 朝廷不知也答 詔無許嫺意也先媿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監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遂行命鄭王居守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洶洶失措而隨之戶部尚書王佐鄭瑄學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九

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衆皆危之文武從征大臣力言其不可振始勸 駕回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畱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堽以竹迴旋之間行伍已亂

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外蔽野塞川宦豎虎賁矢被體如蟬竟無一人與鬪上與親征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關不可入鎚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人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休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溪爲皇太子于公謙彈奏姦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王諭以自有處置謙言擬罪惡滔天今日不卽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此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粹英英懼言令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姦人黨也宜遣

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解勸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粹順頭衆爭毆之蹴踏搗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眼血流閣門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人粹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鑑等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玉山至反接跪于庭共唾罵之是時班行襟亂彼此喧譁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于公謙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屢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擅動時在廷上下相顧失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羣臣王曰王振罪當赤族馬順罪惡應勿論衆稍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順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外受朝由此卽真之議益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莽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

獻酒 上酬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莊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任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傳命云 皇太子冲名世孫苑 卷三十一 宣宗 宣皇帝親子宜蚤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 王不得已卽位遙尊 英廟爲太上皇改元景泰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矣 經清錄 已巳之變于公憂勤中外遺致身家擔灰徇國守經行權無施弗濟揆其切要莫重于掖畱監國黜沮南遷燒散芻糧閉關出敵堅絕和議決迂回 變計徙寓虜不援虛報八者皆當時樞機關鍵得失則廢興所繫少遲迂則安危相倚惟公才器絕倫識度超越

隱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坐却強胡莫安社稷 張寧撰旌功碑記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皇皇十有一日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大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等何官答曰乃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安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十日耳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正位 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次日蚤具稿于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軫張軫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在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日本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道皆勃勃憂慮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 東宮事今

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御史楊瑄等忻忻相約曰若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拜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動心無乃不可會議于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大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見漢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衆字畫差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及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對仗進呈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炬時坊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于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聞實跡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灰弃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

立齋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軆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盡圖之徐元玉軆亨等悅其言是月

十四日夜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軆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軆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軆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軆曰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曰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軆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軆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軆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軆等惶惑有貞軆行軆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固密叩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武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外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軆等入見太上皇炬下獨出呼軆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

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有貞等前道密通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昇座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任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劭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林小記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七

信

內官曹吉祥居禁庭最久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心腹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賈貨無厭上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登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鏗等先覺

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臬宅前方出斬其首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內閣李賢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朝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李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李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李不忍殺連呼尊長執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被違臬譖毀反欲相殺提臬頭示李曰誠為此激變不得已也李曰此人生事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七

四

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李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本成李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李令持刀者同李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眾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李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令官軍襲而圍之李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溪俱被殺次李被傷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李慮其脇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

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賊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蚤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蚤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天順目錄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佯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措手欽即以屬之今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勿遣兵第不開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

各其類苑

不卷三

木

信

他所作奏請翌旦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薄暮詣禁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雞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人家人曰瑾自昨日蚤朝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得之門旁投之以兵瑾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關欽已擁眾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開欽知事露無以為計第索一二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逮梟寇都御史漢方俯首着轡欽以大刀砍其肩身破

而兩旣而孫懷寧鐘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吳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寇深皆蒙卹典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諡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赤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與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者尚孰問邪官愕然無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楚酷已甚後乃曰有馮

各其類苑

不卷三

九

九

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寧波馮益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之賀曰馮先生胡詬為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為天子者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尚命妾作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于市

九朝野記

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重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克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三

子

言

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重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重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重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的。」時還無功。見上于文華殿，上命環甲露刃以待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上命以本爵閒住。未幾家人傳說怨謫，遂露其不軌之跡，下獄。死。

經濟錄

正德五年閏理專權毒亂天下，安化王寘鐸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皇骨相，現王九

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閹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鐸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周、少卿李太監、太監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去。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閹，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參議。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三

子

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奔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欽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昂廣爲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城中，欲起兵擒賊，自效，恐

河東兵未集稱病臥鉞蒼頭潛入城言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臥說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畱昂守城昂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即起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震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朝廷聞變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主

三十九

李

清永至陝械寘鑄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鑄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并寘鑄等伏誅弟寘錫寘鏡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將軍蘇材俘至京既論灰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廷逮至京下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蘇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曰此蘇材殿下也得免灰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蘇材灰者誰也

徵吾錄

楊文襄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歎息泣謂永曰藩室

亂易除 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傷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以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竟說言請 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而已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一

主

三十九

李

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灰願灰 上前卽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機漏事泄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獻俘見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險謀不軌其形已具宜蚤處之 上猶豫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齏粉 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

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瑾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內閣進勳蔭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爲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亂政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徵吾錄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五

三

寧王宸濠母馮氏故娼也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養火士爲羣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曰芳安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王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得復議給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諸姦權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獻宋以方殺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不蚤裁抑

禮樂不復出自朝廷宸濠不吝金壁萬計遣閹余欽入京偏遣中朝內外文武等大臣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欲殺世寧賴武宗明聖世寧得不死謫戍遼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又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姦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遺諸權姦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愈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閹廿四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閹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養正春曰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遣姦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宸濠托劉賊名制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歎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且在旦夕宸濠諸姦邀諸途卽不得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五

三

諸閹權姦得宸濠金錢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
往往匿不聞 上不知也十四年言官合詞為 上
言宸濠必反狀 上為遣駙馬都尉衛元都御史顏
願壽太監賴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為召宸濠
也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宸濠酒遂稱 密旨反結
燧達偽受士實太師養正國師吉太監春尚書凌十
一等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為應遣余欽等
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傍縣諸賊黨九江南康王城
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衛文楊銳
力禦不肯下宸濠以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
名世類苑 木卷三十一 六
安慶文誅鵬家宸濠議僭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
言需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是時汀贛都御史
王守仁已傳檄遠近名濠賊起兵計濠濠不敢離南
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士實養正造偽檄指黜 朝
廷謂 武宗以莒減節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
禱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
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弄置 宗社陵寢而造行
官於宣府稱為家裏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
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
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太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

妻稱為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心不
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
前所為也雷萬銳拱條等守南昌偽敕吉提督軍務
叅政王綸叅贊軍務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戊
戌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
安慶守益堅又聞守仁兵且至宸濠懼方欲退還南
昌丙午聞守仁辛亥破南昌擒拱條萬銳等及宸濠
子三哥四哥宸濠益懼解安慶圍甲寅至樵舍乙丑
遇守仁兵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
火攻宸濠大敗妻妃投水死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吉
士實養正等宸濠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微吾錄 名世類苑 木卷三十一 六
兵部尚書王公瓊逆知宸濠將叛時福建有軍人進
粲等之變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伯安但假此率便
宜敕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遂 敕伯安為南贛
都御史得便宜行事齎旗牌以行正德十四年六月
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界知縣顧昺報濠
反狀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亟趨吉安舟人聞宸
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為辭
公密禱于舟中誓必報 國無何北風大作遂發舟

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畱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宋 宗室及

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裕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伴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濠遲獲優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迎公入城撫慰軍民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兵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六七萬雲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吉安遙爲牽制遠近

軍民劫于濠積威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畱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畱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忠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乃畱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等亦各以兵來赴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礮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議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破之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皆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宋 宗室及

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兵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師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會議歸援省城既破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謂宜先出銳卒乘其墮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公遂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於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兵交然後四起擊之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

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合勢夾攻呼噪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瑛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怯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怯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砲之間火燒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

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以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嬪及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叅贊尚書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官數百餘人擒斬賊黨三千餘人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赴闕朝廷差安邊伯許泰江彬爲總督軍務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

名世類苑

大卷三十一

三十一

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往江西征討至中途得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暉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今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

彬輩銜之出語謂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撰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疏上不聽既抵抗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早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姦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遂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誅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卽奔

名世類苑

大卷三十一

三十一

南京龍江關進見彬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得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肖公像歲時報祀焉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姦黨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已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偽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

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 年譜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喬公白岩以身任畱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伐其謀乃寫飛報謂 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尅日征剿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者分布沿江要害在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燃賊巢賊黨見之驚駭卒爲離心又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宸濠通恐有內應深以爲慮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籍籍言爾王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爲禍不小歸語爾王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爲此言也瑯聞大喜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吾屬齏粉矣邪謀遂寢此皆公高識遠見默奪潛消非盛德雅度何以及此 白下紀聞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正德七年從宣府總兵張俊征流賊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 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畱侍左右時出姦謀蠱惑陞左都督冒國姓爲

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稟引入大內操練號外四家又罔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為提督十一年益樹姦黨乘 上喜時妄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畧得召入豹房侍 上琮周亦冒國姓為義兒十二年誘 上至宣府大起宮殿號家裏迷畱 朝廷明年始回鑾封彬平虜伯琮周皆都督彬子勳錦衣衛都指揮是年導 上又出宣府至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矯令邊官各獻虎豹犬馬通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放囚囚強奪民婦女無忌憚十四年又導 上幸山東至泰山下江淮百官伏 闕諫矯 旨杖殺員外郎陸震等餘編士伍創籍誦降朝士忠鯁者驅逐一空是年廢彬子杰勳然錦衣都指揮會寧庶人反彬欲盡歛江南財導 上親征百官不敢諫率諸兇徒官校四出南抵蘇杭西至武昌劫脅吏民金錢萬萬計至邳州縛知州高巖詔獄幾死至南京事事蒙蔽題奏一百三十六卦皆虜報獄詞大事一切廢閣不上十五年宸濠縛至南京百官跪行宮請 上回鑾矯旨叱辱大臣梁儲王憲百官班退彬知權重勢逼

恐禍至謀不軌盡歛南京諸城門鎖鑰中府經歷楊美璜執不與彬誣美賊縛下刑部獄八月十五日誘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衛兵夜無故大呼噪起彬懼不敢逞尋奉 駕還至通州逆謀益急召諸文武至通州惶懼不敢發比 上入京竟不豫臥豹房崩時諸將所統邊軍數十萬在京內無 皇儲中外岌岌以變在旦夕人心危懼國步艱難莫此時若也大學生楊文忠廷和以為邊軍不散則彬不可擒彬不擒則國事未可知乃密奏 張太后即散遣諸軍各歸邊受賞次日今中官張永受 密旨擒彬于後宰門而神周李琮許泰等亦各就擒于前朝彬以哄誘至尊謀為不軌伏誅周琮泰亦坐同黨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俄頃間內外寧謐上下歡忭是雖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陰佑默相而公謀慮精密安國家定社稷不世之功也復奉 太后旨遷迎 世廟入繼大統改元一詔謫除敝政朝野肅清錫以伯爵力辭不受後力諍大禮削籍去今 天子卽位賜諡文忠可謂合萬世之公矣公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操牘以進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畧無舛錯此其有宰相之

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吾學編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倖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

名臣類苑

不卷三

宋

三百五

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粹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奉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必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遽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

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沂陽日記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天敘選矮矮精悍之人每日蚤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叢說

正德己巳逆瑾佔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聲

名臣類苑

不卷三

三

三百五

曰吾非土官護保里閑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卽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剿衆復呼噪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吾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名臣錄

林公廷玉號南澗當正德中福建三衛軍士月糧舊惟徵米後徵價每石銀七錢方伯伍公符倡議裁省每軍月米八斗止給銀二錢八分正德丁丑三逾月弗給時米價騰貴人莫能支三衛率俱懷恨乃於五月十九日衆赴城隍廟歃血盟誓聚藩司門首通衢揚旗鼓利器號聲震懼遠邇將不利于伍公須臾直搗都司取鎖鑰扇七門而守之城內外大恐間有無賴及犍犴罪囚則翹首暨其大作又頃執藩司顏經歷及伍公子僕各一裸而縛之中軍藩司門壁盡行擊碎當道往撫益執逆兇悖衆愈驚但鎮守太監羅公乃謀諸藩臬百執事曰戎敢爲亂誠不可無制計將安出僉曰排難解分非南澗公不可時公自陝歸閩五年矣於是諸公咸造請公公欲卽往與之修睦恐被窘辱乃先書二赤幟令二僕將而擇之至則人人喜笑請公速來遲則有變公乃方巾淡衣造壘與語彼曰我輩無所伸不得已至此今惟公命公再三撫諭約給月餉衆咸聽信間有疑慮者猶曰我輩皆灰命恐終不能保全若大作一場聽其所止而休公笑曰若輩未嘗殺人姦淫劫掠乘此正可收拾衆皆感激投戈罷拜曰惟所命公乃赴鎮守告給招

榜至午咸解散歸鎖鑰釋所縛人城門開閩人大悅士大夫咸歌咏之以公進有功于天下退有功于一鄉經綸事業不但展于官守也 關變記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公瓊曰上偶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以扈蹕是時乘輿出邊逾年卒無虞警京師至於帖服按堵如常者皆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夫學士梁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耶乃罷議是時宸濠陰交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焉是時梁公執議于內王公正議于外姦謀乃寢誠社稷之功也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

無級也執不從議內閣徑 敕吏部封彬平虜伯泰
安邊伯凡軍功封侯由兵部議請乃 敕吏部例也
彬奉實倭倖顧兵部議爲之地公雖不能沮彬倖封
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
環衛勢極兇赫 召九卿入覲都下又洵洵云江彬
謀逆 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
覲公曰予備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覲乎即日詣
通州覲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
與彬歡如魚水竟不知何術以致之蓋彬獨扈蹕邪
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舊屬兵部縱彬有邪謀
將士必不從晉溪居中陰制姦謀并繫將士望彬雖
有逆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畧抑以智勇合德者
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
懼惟晉溪一人 名臣錄
我朝 列聖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難必
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肅愍劉瑾
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一王陽明 武
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岩 武宗大漸時江彬陰畜異
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真
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

而國家千萬年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業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二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稗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勘亂上

苗賊反金華括倉殺守將衢州謀翻城應賊守將夏毅大懼會劉誠意至迎入公即發書金處諸下邑固守指授諸軍復處州擒賊方氏素畏公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 上上令公與通問宣示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貢公上京通吳寇至李將軍欲奮擊公曰勿擊不出三日賊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輒便進兵追擒于東陽行狀

成祖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奩矯稱陳氏絕嗣奩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揭遞至京懇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反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

為萬國王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另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乃議與兵問其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 制諭太子太保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統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大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以兵部尚書劉儔參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賢督餽餉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駐江潯誓於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驕武毋殺降毋繫老稚毋毀壞室廬一草一木亦弗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費勩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江大將軍邁疾 上命輔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王與西平議曰賊江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具若云梯仙人洞之類且偏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

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先是王與大將軍楊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楊示咸知其由及見楊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馮祥縣碼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其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王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三

四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謹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 朝廷伐罪弔民之意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官歷雞嶺關至芹站山著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至留隘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嶺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一

四

四

次雞嶺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所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并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湧物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挑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加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 朝遣行人朱觀齋 敕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則自有准備王知此敕是欲以欸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營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剗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剗船不敢出沒王與列陣驅象來衝我軍

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覲又爲銳箭所傷倒回奔突賊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烟燄漲天辛酉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馬軍於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丑遷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於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

各世類苑

六卷三

五

子文

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開賊船遠遁于靈源王諭諸軍宜乘破竹之勢追剿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五月丁丑王至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逢途中降者繼訥知黎父子遁于文子义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追賊壬申大軍至义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厥舉江西路進軍兩軍俱監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黎滄主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家馬牛羊舟糧無算遷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

稟談

各世類苑

六卷三

六

子文

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捕四等甚急。璿難入也。了不知四已有叛意。遂率二十餘人陰携鐵索刑具往捕之。四知之。俟璿至。堡給璿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璿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石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俱拽繩而登。四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聚衆至二萬。廷議請敕鎮守問激變故。敕未至。清與賊戰大敗。寧遠伯廣義伯巡撫陳介都指揮朱良皆敗。或从兵部請合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進剿。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

名臣集

不卷三

七

四

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寧夏兵先至。不候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因賊伏羌伯毛忠違節制。肆攻上城。賊極力拒敵。毛敗。賊益張聲言。且攻陝西。兵部請命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十一月。項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項與馬公謀曰。若不益兵。賊不能平。益兵晚矣。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忠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熱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憂之。馬公曰。賊城中既無水。

芻粟亦乏。若絕其芻汲。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斃矣。遂令官軍盡掩襲之多。被捕獲賊始懼。又恐我兵攻山。乃詐請降。欲總督總兵官詣城下一相見。項劉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遶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馬公慮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遮。何以處之。乃徑馳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爾豈應以精兵四外旋遶叱去之。四同璿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宥請降。然狡詐不可信。時回回楊虎力驍勇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以十一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項馬諸公籌畫兵事。虎力至心甚恐。項曰。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兵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來獻。朝廷有楊文賞銀五百兩。官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儻落雪。天有水。難以爲力。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項亦厚慰之。迺遣去。次日五鼓。項劉二公約王公等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奮勇鏖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生擒。少頃送軍前。爭功者不已。馬公欲手刃之。衆方散。項與劉

名臣集

不卷三

八

四

公言曰四既就擒城中破膽乘勝逼之崩之必矣官軍復奮前力戰遂奪其城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眾降捷聞明年檻送四等二百人至京太監問反故曰無奈清傑侵剝我也四等凌遲清傑亦斬

微吾錄

劉千觔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肆出行劫官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眾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觔為主劉長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九

五

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為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討章南鄖陽撫治都御史王公恕偕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千觔等懼遂擁眾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千觔龍虎等和尚長子走脫蓋溪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

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賊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觔等伏誅未幾千觔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某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今言

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為之響應守臣率以甘言啖之賊愈驕縱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十

五

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叅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才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道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敕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官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可圍困

耳猶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熾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竝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菁重崑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聲大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遠闊岐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姦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意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褻視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等將之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溪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都

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嶺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竝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柴荆竹踏良習古營牛賜大帖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兵士以大斧砍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猷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捷聞上大嘉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也今渠率僅已剪除肆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留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譴譴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宥其宿愆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苗畝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矣公初赴任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者賞賚甚厚父老相感激指日誓以死報且請受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卽來衆應曰諾乞以花書爲信公至廣寇迫援兵不至謂太監總兵曰調某

檄往不至公佯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蠻酋一見歡躍統衆爲赴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爲神明焉公有膽畧擒賊至間自手殺之又公多計數初師抵大藤峽先驅白岩峽溪不可渡公下令今日必渡峽峽無舟則以軍一半填峽須臾師悉渡諸蠻酋聞公名輒喪氣真有文武材

經濟錄

四川峽州都掌蠻據大壩山菁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上用廷議進程襄毅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峽軍由芒部雲南由普市入授以方畧期四路俱會大壩兵及李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如雨諸軍以神銳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守大壩而峽州軍已踰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百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塞其門圍守月餘賊灰洞中臭聞十餘里公又陰祭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千戶于渡

名臣類苑

卷三十三

主

三

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經濟錄

處州葉宗畱盜掘少陽坑雇鑛手二百餘人開坑大作官不能禁採數月得鑛不穀食用弃之謂其徒曰與我取於山孰若與爾取於人衆皆聽從遂掠政和縣號召得千餘人從浦城劫平陽虜財物燒房屋小民從之者皆給財物從者益衆掠建寧官民皆逃避進劫建陽官民亦逃匿行旅斷絕時鄧賊在邵武方熾朝廷命都御史張楷等領大軍剿鄧賊至廣信張乃以軍五百使指揮戴禮領之十一月初五日賊至黃栢舖戴率衆與賊交鋒皆野戰夾傷相半宗畱穿紅在前呼衆登戰爲軍中射死賊退奔竄入山劫車盤驛悉衆住十一日都督陳榮領軍二千并戴禮餘衆同至十二都路口下營賊悉衆出戰官軍皆沒取其器械乃回劫浦城縣燒其縣治從者益衆至數萬焉住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領衆數千往投之居數月謂山中虜掠不便住米湖劫掠府城官民悉逃使人從溫台抵省告急議以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領軍四千二月初一日從紹興踰台州乃獲到處州府樓城月餘賊縱掠日甚復

名臣類苑

卷三十三

古

四

告急於省御史盛琦以聞 朝廷命總兵徐恭領軍二千星夜馳赴亦從紹興取道既至處州亦據城自守而已惟遣人告急於福建領軍都御史張楷楷未及至城中軍多糧食不繼但終日對泣五月初一日賊攻城甚急總兵徐恭等出禦三司等官皆為賊所殺徐僅以身免得入城閉門固守賊勢愈熾投入者益眾衢州僉事陶成隨張都御史到金華於城中取猶竹二百根令軍人截作鴨兒色共得三百五十面用白紙畫成獸面五彩粧飾賊鎗着色夾住不得退次日於教場試色以為破賊上策二十五日官軍陣

於平地賊眾萬人出山求戰各帶紅巾披甲前來官軍分三陣戰攻中營張劉督令馬軍回回達達箭射射死三百餘人左右合擊又射死二百餘人執長鎗者又為鴨兒色奪下赤手被獲餘賊四散潰逃得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物件稱是具本報捷 全書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巷道首尾俱初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編各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不從令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

為總甲嘗例佃人輪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倡租輪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殺其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謂官兵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軟血普眾遂舉兵反他縣遊民應之至十餘萬人僭號署官八閩騷動 詔遷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華宗閩昨諸途陳韶與戰敗歿楷請濟帥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為左右副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次建寧而茂七先為延平官軍所殺已而餘黨推茂七兄伯孫為主傳聞茂七果歿楷始向前於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龍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撫之眾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溪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因設草具

遂榮與錦飲食之意氣揚揚畧不為歎食竟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賊將張雷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與錦乃寓書雷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伴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雷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來降伯孫竟就執賊衆遂散聞地悉平

雙楊廣抄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數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鑢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逸去不知所往官吏獄卒追之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羣盜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開都邑設偽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州膠淺水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刀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間道告急驛至京師詔遣都督董興總兵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偽官者百餘人據五年驛為行官

名世類苑

大卷三

七

計堡

名世類苑

大卷三

大

三

肆出標掠信民舊為廣東參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明軍令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墮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至太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魚為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歎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雷者不滿一千蕭養中流矢為官軍所獲於是奏捷于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為縣名曰順德云

雙楊廣抄

四川大夥流賊監廷瑞邸本恕稱順天括地二王一十八總旗上偽書貪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監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印始起衆於兩川攻城掠地殺官流毒三省上命尚

書洪鍾總制軍務都御史林俊提督軍務剿之林公至川會集川陝湖畧等兵八路進剿賊見官兵追急且無捨擄意圖隨路遷延至交秋稻熟得以捨食陽願聽撫陰懷異圖限以二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二十二日前赴軍門聽撫又遷延違限十四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尚遠又不肯來依人分營駐劄勒要牌旗官執當公會集各兵分布於金寶寺左右東西前後各十里又令永順土舍彭世麟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當時生擒賊首藍廷瑞邸本恕并大小老人王金珠李尚鑒冷玉珍王守忠等二十八人餘黨聞知悉皆散亂奔逃地方悉平捷聞洪加太子太傅陞右都御史藍廷瑞等凌遲

京談

正德六年流賊平先是劉瑾專權淫刑苛政海內騷動瑾誅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劉三聚眾萬餘掠文安獲趙燧賊喜燧通文書號健以為頭目領三千人久之劉六等欲分眾為寇燧與楊虎劉三邢老虎一夥為河南賊劉六等一夥為山東賊所至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慘毒僵屍被野至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中原震動上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邊憲討之久無功逮偉中錫中錫

獄中今陸完彭澤總制諸將調邊將健卒從行遊擊將軍許太敗賊景州卻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遂示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鹽壁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不屈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方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至小黃河渡頓兵虎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灰燧等共推劉三為主至蒙城泰和副總兵白玉兵至劉三與戰殺官軍千五百餘人執都指揮潘神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眾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而遁諸將惟利擄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竊龍謀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

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各樹大旗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池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破其城殺之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以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靈寶縣僉事孫磐齋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姦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黜元老皇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三

三

三

上獨斷梟羣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羣姦管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擄縣令妻子者燧斬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一千餘人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邢老虎病歿燧等併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奔鄆陵遂至滎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遂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殺土軍數十人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又敗復至六安劉三

率衆萬餘人走商城燧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投書都御史叢蘭約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降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投江西賊覓渡舟遇武昌軍趙成擒之伏誅虎至河上官軍扼之虎急馮河官軍亂石擊之溺水楊虎南去時劉六彥明還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賊裴子巖賊亦殺我軍千人上復遣中使督諸軍力戰敗於湯陰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暉又敗之滕縣賊且走且焚劫掠人至下邳淮上都御史張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四會迭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三

三

三

進輒焚之賊却去參將李瑾邀擊敗之賊奔登萊澤率諸軍追戰高淺坡賊又敗劉六劉七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人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溺歿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退棲狼山忽愬江過南京犯安慶完馳至江上分兵駐京口張縉及都御史王鎮叢蘭俞諫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下狼山完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彈引所部力戰暉與任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蹙行奪其險賊墜巖死者無算彥明歿七乘小舟將遁溺

海人 微吾錄

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石金與姚公鑲有隙而左布政使嚴純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鑲所喜純遂倡言猛實不效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鑲問上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鑲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敕守仁兼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三

三

三

三

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仁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窺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鑲大怒疑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韶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至南寧下令盡徵調集防守之兵數萬人諭朝廷無必殺之意特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遂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三

三

三

三

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抵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克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資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艱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且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虐憤以熾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溪山絕峪搖猿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獨誅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歿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初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

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聲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公因入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來過八寨徑搗其巢蘇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已病乞致仕至南安卒 經清錄

嘉靖六年岑猛反姚公鎮總督軍務奏請討之召參

名世類苑

卷五十一

五

三十四

將沈公和儀問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曰如此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饒樂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果如所料公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召臣問計臣曰璋多智而持疑直疑之必不信可以計遷難以力取也公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

世讎也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成漏泄端倪可動也公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關之想安所嗔也稍諛須臾歎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默然璋曰惟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鄰仇將逮勘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淚泣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非君外即我外耳君何秘厄我乃言曰與君異口併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外即我外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 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公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公許之督府遂不疑璋乃進兵分立哨專意攻猛猛勁兵盡在工堯子邦彥守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磨戰時當投示幸天兵擇舍

之公許諾時諸將軍咸讓無敢當工竟隘者公自請當之約戰三合公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覲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公麾兵乘之斬邦彥於陣中蹂躪數里猛聞敗窘急欲走交趾而璋率五百人獲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時倉皇不知所度遂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奉之別館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璋日詭曰天兵退矣猛聊喜慰而參政胡堯元

名世類苑

八卷五十五

主

四百十

等嫉希儀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犒軍謂諸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堯元許之璋還詭猛曰君非陳奏不白請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令人爲猛草奏猛出印實封之璋迺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醵酒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姦矣遂仰鴆歿璋斬其首并府印間道馳詣軍門斬他囚首貫猛厥而以與胡堯元元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歿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

流官反側至今未靖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尋卒以叛云

經濟錄

思恩上官岑濬叛被誅改立流官以其酋徐五韋贊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夷民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數叛數舉兵誅之亦不能定也當破濬時調兵鎮安掠思恩人以歸其中一人長大而效因託言岑濬子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迺潛召其酋長出金與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因要之曰金立與我其地盟而遷之諸囚聚兵奉金將攻城復故地諸夷響應勢洶洶先是濬誅

名世類苑

八卷五十五

主

四百十

酋有楊雷率其黨千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亦欲投金時沈公希儀在賓州聞入言於公曰雷小主人在請往公聞而駭之以爲金去賓數百里而雷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危則廣右盡騷何有於思恩此事大宜以計款之迺婉言曰汝第往我征田州時已知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雷聞是言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雷跪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聲動雷呼雷至雷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遂與雷銀十

兩以花紵方摺之納圍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承之可常念我也公復詒畱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畱曰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畱出公復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賢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留諸金具如公言金大喜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金心益安遂與畱及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畱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奉公公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當報公子孫公廼令其姪出見金曰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出征乞金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兵備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吾爲汝致公以兩帖示兵備笑而火之公與兵備計曰此事大禍巨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於是遣金請兵備兵備見金但言金有福相以微動之明日公與兵備請金營犒之公復召畱與金謂曰儻兵馬殺金是我殺金儻暗箭刺客殺金是賢五殺金今一以付畱可無賺金也畱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遣姪詣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心歎於公矣公

名世類苑

卷五

五

五

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公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誘金至南寧縛之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按吾爲汝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儻費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束青衣襍役吏中先我馬令五千後行又語金曰儻費五賂吾庖毒汝奈何今後與吾同席飲食共之金益以公爲愛已至思龍驛公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以五千人往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以從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訝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犒金衆畱金以待奏公度金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南至南寧近何不遣其半取衣糧金復遣其半行金前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公欲縛金又以五百者迫成狼鬪則殺傷幾何適取衣糧者又至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以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

名世類苑

卷五

五

五

此金得官與否唯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仇之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雷所統打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計遣楊雷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又謂金曰楊雷打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亦將百人護送亦自結乎至五十餘里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儻賢五伏人待汝如何盍不偕雷俱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數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責其酋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金至柳入公府中公命夫人見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是時諸大酋病臥獨五六人從征而金與雷兵皆營於城外柳故有狼兵二千人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護巡按三百護兵備三百入參府謀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盡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雷與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不能成我

事以銀十兩勞雷取紅綺掛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雷懼不能言其黨皆股票因見雷於巡按兵備咸勞賞之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公勞城外二百人而令雷齋牌散遣金衆曰所誅止金一人雷既惶恐見詒又虞同行猜已賣金相仇見殺于路中日夜踟躕爲備遂發病死公適以金與其酋之醉而病者解巡按撲殺之恩恩復安當是時使不先歛雷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戰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闕而主受其累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以是亦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咸服益謂公不可測也 唐順之戰功敘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三

事君類

勸亂下

吳興後學凌迪知稭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寨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泃頭諸賊寨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往糾率大賊鍾明贊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巨公車間有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陽明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心腹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議者不去心腹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尅期在十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為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密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巳巳凡

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陽明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寨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旗蘆洞茶坑十八磊砢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固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令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此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論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 聞賜敕獎諭 年譜
陽明先生襲平大帽洲頭諸寇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洲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泃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

無事降未晚也金鼎等至乃釋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剿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俟期遇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後使人賜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

第世類苑 木卷三

怒珂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誅三洲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則授狀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俾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益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洲推心招徠之

時池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僇僇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呼曰若皆我新民不入見而管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徐祥官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先生既還衆隨數人館伴復製清永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食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歸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洲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拜正節徒自取勞

名世類苑 木卷三

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瘡冒以正月歸乎數日復歸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大烹於官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洲賊故阻水石鎗立水中先生躍厲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據旗持火炮後山登須臾後山火炮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神邢珣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

富皆從凡破寨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畱兵防守而歸

全書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五

五

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陽明王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諸賊衆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濤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五

六

年譜

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各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報罷後興師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其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年譜

陽明王先生在贛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剿之先稿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心懷恨切骨寧必報爾等以是加其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

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求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要殺汝等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真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幸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求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

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讎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遠西調湖襄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眾來投願效死以報 年譜

嘉靖甲申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 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無脇從且遷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綱以為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

鬼詎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
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宜府錠等
反妄言功奏捷中朝知之皆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
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
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今爲邊鎮大禍
今言

龍州馮祥二州土舍趙楷與李寰韋應同盟陰蓄異
志楷龍州土官趙源姪也源歿無子而庶兄溥之二
子相與楷爭立楷知事不諧說源妻岑氏謀勝妾私
取田州人韋璋詭稱源遺腹鞠外家借其兄子猛以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九

三

兵三千納之龍州弗克楷又賂北來兩舍人以他事
至左江者矯立璋偽檄送龍州左江大震掠殺無數
相挈印以奔時守臣以變聞不能制後猛鳩殺璋而
璋之子韋應走依楷焉相歿州人立其子燧楷復殺
之立弟煖尋又殺煖自立一州大亂州目黃安等往
田州購相次子實控狀督府林公富謂實宜嗣而憚
楷不欲急也今楷且攝俟其長而還實其後實以五
千金并割三十一村以謝楷而還其州楷佯諾陰使
應昭結其州目得往來實所實妻王亞興通焉亞興
思明府土官黃朝女也動息必語應應以告楷與應

遂謀殺實僞言賊夜入殺之指揮蔡基以狀聞應以
向武州兵千人築據州治亞興挈印歸焉應許割地
謝朝朝又發兵助應勢益熾督府檄流官往攝州事
應雍州人據之不得入又李寰者憑祥州土官廣寧
庶子也廣寧歿其孫珠嗣珠歿寧族弟班攝州事州
目李滿蘇寄枝等謀納其族弟珍黃朝黃泰助之遂
立珍淫虐無度寰謀廢立而通珍妻黃孟擁兵入執
珍于寢斬之遂私語安南莫登庸曰卽稱兵願以全
州先附也登庸因厚賂寰爲鄉導曰急緩纖鉅告我
翁公萬達備兵龍州具以事白督府駭曰君度諸虜
酋何如曰兩州近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
境繹騷宿之則威震陵夷遠人弛聽楷素徂詐未可
速圖寰號驍雄難以兵勝韋應懦寡慮計可旦夕
就擒斷其中務使不相屬然後楷案可以次第獲也
督府善其策屬翁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
黃朝諭之曰若女實妻也家世閥閱不幸再離猶利
見佳婿何至降衡下賤匹體殘倖設果趙氏裔則實
兄也亞興嫂也而奔子弟鄙情汚行尤瀾聽聞思明
統有四州土官方古諸侯不宜張目視顏縱女所爲
自貽耻笑應誠乳臭姦命據微不足污蕭斧但人言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十

其

汝以兵助之豈真耗馬自昧王章邪夫以女醜醜以兵助賊是黨亂瀆倫也瀆倫無耻黨亂當誅我方問罪於交州陳旅于邊嶠法行自近汝亦何辭朝叩頭出涕自白翁公曰好爲之汝女儻改行我爲汝原之賊應孤雛無容喘息朝惶恐惟命翁公乃授畫令朝以兵百人迎女歸寧應必與楷可擒也於是公理舟下南寧亦不疑夜授指揮錢希賢領勁卒如畫馳伏路左伺應至擒之械致督府論歿以其印畀流官署焉楷察二人大恐翁公又遣人諭察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致也察遂自薦曰願效力公許之度力能扼察者黃泰也乃故搜往牒數泰罪狀部索之泰懼翁又遣人諭曰人言致李珍之歿者汝也獄必首汝泰益懼且辨翁曰毋多言能擒察卽且貸汝也泰謹諾翁遣指揮錢英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馮祥襲之擒察并滿寄枝等論歿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察也他不相及一州帖然行郡至太平去楷所且近諸言楷者故不聽州人大譁翁曰趙族且殫矣楷本相弟也亦宜立顧負罪不敢乞吾固遲之爾楷聞之喜翁又遣人給曰汝能以三十一村自贖罪固宜貸且以官畀也楷益喜

翁又時稱楷智勇冠三軍南征卽可當一面至南寧署牒如聞者言云云不且加兵遣人白督府故泄焉楷信之統精兵千人詣翁言狀并以諸村地圖來獻翁留語旬日楷遂弛備散其部兵歸取食翁於是忽召楷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惡滔天今日不得活宜自爲計楷歿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惶恐首伏曰楷誠歿而官且食言不及楷子則奈何翁曰誅汝正國法也立汝子存趙宗也言如皦日楷流涕叩地曰楷知歿所矣卽泉下不敢忘大恩乃以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祀公得書杖楷等至歿遣人持楷書諭州人并檄宥其黨公剷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斧鑕昭明其功溪而不露者類此太平吏民德之立公生祠肖像以祀焉

守愚撰東涯翁公行狀

諛抑

劉誠意遷子璉論談洋巡檢事得 旨竟下政府胡左丞署省事劾公請捕璉 上不問會海豪通政府姦言公欲得王氣地輒移巡檢署談洋有異圖下政府議刑部論公坐死 上不報移書諭公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明哲保身覲覲作孽今念卿功僅奪卿祿伯爵如故公得書大懼奏詣 闕謝罪乞留京師已而 上疑稍釋八年賜老歸又手書慰籍未幾為胡惟庸毒死 行狀

世類苑

不卷五

三

子

罪從軍喪忘之餘軍衛守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敢控訴乃暴素裳赴京師擊鼓奏見 帝異其容止問曰媼為誰安妻頓首萬死曰妾陶安之妻也 帝灑泣曰是陶先生之妻乎陶先生使人心懷感愴又曰媼有子乎對曰有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人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于溝壑幸甚 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實可憫念今即赦四十餘軍還養

老嫗汝其母緩於是安妻拜而去

剪勝舊聞

魏國病疽疾甚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公對使流涕而嘗之密令醫工逃走未幾告瘳亟報 帝帝蓬跣擔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出哭下拜 帝帝慰之曰嫗勿為後慮有朕在焉因為賜其後事而還 剪勝舊聞

洪武十五年宋學士景濂上疏乞骸骨歸 帝親餞之 敕其孫慎輔行濂頓首拜且言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 陛階既歸每就 帝聖節稱賀如約

世類苑

不卷五

四

子

忽頭焉 帝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十三年 帝曰宋先生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風阻乎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燧殿廷儀禮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暮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譴 帝微使人廉之則無恙下燧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入其家先是濂常授 太子及 親王經書於是 太子泣淚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傳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

人何預汝耶因偏錄救溺者凡履入水者擢三級解衣烏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等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炎而更令人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后具齋素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故爲作福祐之帝艱然投箸而起濂至帝令無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熒慎公被謫居茂州卒于夔荃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荃母鑿獨石屋爲椁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懼請毀去衆曰益以藏宋先生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啓學士之藁學士骸肉消盡骨猶完

名世類苑

宋孝主

卷一

三

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堂卽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剪勝舊聞并野記

魏觀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與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卽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

壁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敗事連韓國李公羣臣請逮獄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掌簿書贊計盡功

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勿問二十三年肅清逆黨列勳臣五十七人公猶在上列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公遂暴卒年七十七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寃不報通記

解大紳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徹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袁都御史太疏太切齒恨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溪文得罪且不測上憐公慰諭歸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毋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靖難後召入內閣時議儲未決召

名世類苑

宋孝主

卷一

三

公與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謫公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公怨譖不已乃調外任八年入奏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官辭出高煦密疏言縉暉上出塞輒遠觀嗣君無人臣禮上怒逮下詔獄卒於獄籍其家妻子徙邊初縉及王偁之下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楊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宋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旣而偁得賜賞汝玉紘引高相繼歿獄中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

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
忽畧故及於罪歿年四十七 資治通紀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
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 詔戍
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
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病逸漫記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諫方
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人訐西楊之子穉穉
竟坐法論歿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逃用又
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鎖武功以石總兵畫
奪門之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賢溪
亦頗類此 今言

仁宗監國南京贊善梁公潛副楊士奇輔 太子是
時 文皇有疾南京距所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
內結嬖佞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臣侍
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聖明終保全無事
小人之計不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
擅取民財事覺 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
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
之矣遂殺陳千戶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
事固無與潛他日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
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由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
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使潛
皆歿於非命士君子聞潛歿皆嗟惋悼惜用之性爽
閨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姦其德足以及物其
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惜夫不得其
歿也 吾學編

獻陵監國時漢庶人有搖動意諸官竇多得罪徐善
述耿介恬靜王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馬京靖厚
名世類苑 不卷三
瑞方俱坐戍邊尋下詔獄歿 吾學編

鄒文敏濟爲右庶子侍 獻陵南京進少詹事當是
時官僚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相繼下獄歿公幾陷
死地者數矣積憂成疾 東宮憐之書問曰卿善自
攝卽不諱卿首裔余爲提攜不使墜入蓬蒿公卒後
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建祠勅有司祀公子幹
獻陵遣送國子監正統四年舉進士歷官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諡康靖 吾學編

王振不悅文清薛公會指揮其歿妻有邑振姪王山
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

已誣服瑄爲辨其冤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
大怒又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譖之於振振喉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於獄 詔繫獄當外人皆危之瑄
怡然曰辨冤獲咎何憾焉手持周易讀誦不輒及
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
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 詔擲于市殺之
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
事是日哭於厨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辟夫子將
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
解會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傳 詔赦之放歸田里

名世類苑
內閣行實

卷五十五

九

清史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謙
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卽授尚寶內官
聞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
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 老娘
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
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老娘娘以爲國有
祿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學士議不
諧而止將今在後宮煖閣中某處老娘娘 張太后
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已積塵埋沒分

寸矣使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歟于究者亦有
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歟而悔者此也斷大獄
者不可慎哉 菽園集記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喉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
以召立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多
官會問于俛首不辨但言辨也歟不辨也歟 朝廷
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千之條析折辨衆莫能難
蕭都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賜
卽封太平侯者瞋目與蕭都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劉清劾欲回語張賜怒斥之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十

清史

曰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
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于
二公皆謂此二姦臣正好毆識者含笑越明日有貞
等遂陞旻通政參議後有貞等敗王于事亦昭雪旻
慚悔無及矣 璣綴錄

徐武功有貞以奪門功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
石總兵相左凡用人行政稍稍持正已不能堪已而
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御史楊瑄
劾曹石疑出公意遂合牽 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
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歟立功今

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獄并逮公與賢耿九疇下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不自安上遂釋賢誦公叅政行至德州謂有投匿名書駢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以詐撰制文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後上御文華殿諭賢及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如後世議何釋歸田

樞密記

王端毅公恕爲內閣劉吉所嫉適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仍就題疏批曰今南京米賈民飢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筆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

名世類苑

不卷三

王

世宗

子少保著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忽令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武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召還上以純出位妄言杖之降貴州思南府推官

憲章錄

何文肅爲刑部尚書公執法嚴毅凡中輿有力請奪一切不得行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鄉御史者凶

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郎中魏紳鄉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公得金以行賂輒下上其手要津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公雖溥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起

傳

兵部尚書項忠初具奏革革西廠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銜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王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鏗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

名世類苑

不卷三

王

世宗

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辨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罰有差

憲章錄

張公寧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拜諫議遇事敢言章十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多眷注每封廷臣稱眞給事中晚年欲大用會宴駕不果成化初王公竝復入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練之說出公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

通紀

弘治己未程璠舉王考禮部貢舉未揭榜給事中華
景劾公璠題賣士得金錢無算上逮治午門前公
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公敗污
再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以門生徐經雙綺坐罪奪
職逾年憤懣卒公惕惕行檢此出讒口無疑豈非命
歟

吾學編

吏部尚書許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都調停
有中主之意焉朱瀛者每爲字謀欲傾進乘間言于
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仇直如雍泰平昔剛
暴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

名世彙編

不卷三

三

前注

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
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字代之
崔鉞撰碑

逮遠東侍郎馬文昇下獄戍重慶時巡撫陳鉞行事
乖方每被文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
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飾供帳鮮備厚賂參隨見直叩
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
復乘間毀短文昇直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
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
廷遷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

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勘報一如直言
文昇遂下獄謫戍然文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
士論惜之林聰晚年憚汪直而不能白文昇之寃人
謂其迹涉浮沈信哉

通紀

孝皇賓天劉忠宣請老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
而大學士劉宇素憾公言于瑾曰抄劄劉大夏家可
得金數萬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詞連公遂矯
制逮詔獄瑾怒欲置重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鏞
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克軍罪亦無邪法司附
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

名世彙編

不卷三

前注

前注

城日所在罷市士女携合進食皆祝曰願公生還庚
午寅鑄逆亂肆赦天下得放歸有詩云憑誰寄語中
洲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指宇也瑾誅復官致仕卒
于家謚忠宣

後書藏記

逆瑾用事憚張簡肅掌內臺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
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
舟舟且不得有司見公乘敝舟至徐州洪觸石敗漏
適都水治洪主事盧循夜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公
也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濕乃解裳治具相授難且
鳴易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豈

莫能報賴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孫鰲山後爲提學御史當瑾之害縉紳也多詞倉庾之虧以爲罰公坐禁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侍瑾鄉里故以弄語調護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

張簡肅傳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爲謝閣老所私執送錦永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騁宿怨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圭

世英

東陽曲爲辨折令其爲民

哀談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今言

李秉素剛直不阿人意及居吏部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不得進擢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諸監生冗濫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回還由是人臻怨罵大臣有懼之者嗾科道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

仕前祭酒陳緝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愷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

山東志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爲何廉伯曰內閣故有綵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綵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予亦不知其然否及予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綵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今言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圭

世英

戶部尚書韓文劉瑾已勒落職猶銜恨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永衛獄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贖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楊一清撰志

武皇初政起林見素巡撫江西寧庶人譖未幾忽改四川藍鄂之寇方劇公至卽宣布聖恩剿捕竝行屢以捷聞公疏乞賊平容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爲寬批允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得公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墓志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強
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
尚書知貢舉將會錄所刻文字之易粘貼托中官入
奏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
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
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 陛辭
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
說遂許之

高郵錄

李獻吉爲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
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啖以厚利否

不卷三

主

其

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萬實與
公有嫌遂相奏訐 朝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
信獄摧苦殊至公不稍爲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
鄭岳適爲濠所陷公數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
傾之也濠敗詞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無
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嗟乎公之名同
天壤可也

續資

王文成擒濠之役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
倭倖導上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外危疑海

海視行陳問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訐乃曰守
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又曰宸濠金帛俱守仁滿
載以去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公功不與辨
曰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前橫水洲頭之賊連六數省
寇叛十數年國無大費竟爾盜定其撫巡兩廣也不
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聖德遂致田州思恩兩
廣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至於八寨
之賊實四方寇盜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
公沈機不露淹賊不備數十年豺虎窟穴一掃而清
之其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宸濠功成大臣素惡晉
亦忌公公賊平歸功晉漢不歸功內閣久之不
功 世宗即位詔祿公功封伯爵遣使迎至京宴勞
諸忌者又以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阻外艱去服闋
竟不召譏謗益起及田州捷疏至張公弼敬稱公才
畧不可及欲薦入內閣相又言公擒宸濠紀律不臧
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
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 先朝信令不久但停卹
典子不得嗣封柱又嗾千戶聶龍還誣公行賄得薦
兩廣 上洞燭其姦枉下能還獄杖灰之 今言
陽明王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譏阻不得見中

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誦火
即灰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
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
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
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官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年譜

辭君采以議禮下獄主議者銜之會陳洸者以給事
中補外道上書議禮得復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
異議者去之遂起顏木之獄而公已去國矣先是毫

名類苑

本卷五

元

四

有武臣浮漫陰賊為暴於境內顏守毫盡發其姦而
置之法至是稱冤下法司推核洸以公毫人顏同年
進士於中疑有利有詔勒停聽理已而事白公乃無
所坐然公薦罹賅寬縮欽自愛不復有當世志臺臣
論薦歲無虛刻而公堅臥不起矣

唐順之撰志

劉公源清為夏言囑史百戶恨公大同之變乎敬主
征計謂兵數叛恩大狎威大莫若以兵誅之可保
百年無事上忻然以命公城久不下言伺隙密諧
公交結近侍謀兵柄嗜殺要動庸不為國家重筆慮
者言欲擠卒敬以是勸上上疑焉故查勘之說得

遂以組織公事付禮侍黃綰綰用蔭起家以議禮
附爭敬進言勢轉盛又附言盡翻軍中良政點灼以
為非法疏入詔逮公逮者未至公自歸司寇於是兩
京科道官連章救公入閣必欲縱公反罪言者坐
公以主將不固守律大理丞林公希元曰總督開府
非守比奈何坐以此律果爾希元不署於是兵部尚
書唐公龍左都御史王公廷相奮曰寺丞謙是學士
江公汝璧與言俱漢人解之曰劉侍郎今進賢能
捍衛湖東諸郡不被兵即吾邑賴以全公忍忘諸言
曰如負緒何汝璧曰紹反覆小人不負緒緒行且

名類苑

本卷五

辛

負公矣言默然謀少解上知公枉放為民

上知公枉放為民

曾

呂仲木為禮侍時霍渭厓為尚書通羅峯病歸卒霍
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
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儻不附私黨茲則一變而為正
人有何不可霍銜之後見霍懸榜都市暴夏言愆公
諷取其榜已請榜外事弗答以善語之至是屢語不
合又所說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公兩人觀夏
累詢霍愆公弗應以大臣當容才答之故霍疑公黨
夏夏亦疑公黨霍霍陰短公于朝夏亦陰外公後霍
灰夏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

馬理撰志

王子衡初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忌
觸諱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尋授四川道御史巡撫
陝西鎮守太監廖鵬府廩中公隨事禁革廖仇恨
提學京坊會中官王劉輩納賄屬事公焚其書王劉
共計陷通廖誣奏公釋憾遂合力排公下制獄謫贛
榆縣丞羽國公郭勳諸不法事覺朝廷因詰其領
營救連公名遂令罷歸及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
流有庇民之德慈主之誠宜加卹典不報許贊
撰墓志

霍文敏撰王晉溪神道碑曰翰甲戌春舉進士辛巳
入京公已寘獄矣不識何故予問晉溪何罪則曰交
結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賊傷善類罪二也軍
功濫陞罪三也若是戮宜也越月翰任主事守職方
閣舊牘歎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
張閹張容冒安化功封伯材泰冒應州功封伯例內
閣書教兵部填紙尾惟曰如教行無濫拜故事軍功
封侯伯兵部以其功上奏內閣據以擬敕容密奏
等封敕實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宜
坐內閣乃坐晉溪一誣也凡獻軍捷巡撫奏巡按紀
功兵部請覈實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宜坐撫按

乃晉晉溪二誣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都御史
范鏞以擅用賊哈密叛起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
擅用軍職罪在矣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還
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三誣也因辯公誣姑記其畧
文集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者聞上亦厭之言官多有
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公翰霍
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上始疑公遂再
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迺奪公官眾謂公當辨公
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實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
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士兵打手殺手共十萬
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寨九十
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於齊村馮爵於富州
岑約於選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惟盧蘇王
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處爲策蘇來降矣陽
明又以八寨之討被旨詰責贈恤恤典停罷并平
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
廢亦罷是時前剿後撫皆謂無功難平任事

左都御史彭澤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
今言

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故起邊釁澤剛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李昆降叅政副使陳九疇亦爲民

憲章錄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僉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遂菴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戚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京

師大風霾世宗皇帝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嚴

嵩言賈溪左右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

不敢言上遂大怒奪賈溪輔弼官以尚書致仕而

咸寧侯又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賈溪得解及河

套不可復狀上益怒賈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

下錦衣訊上又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

無正律上怒令再議竟論以銑爲御史時計擒遼

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

患又寇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誦戍銑代之賈

溪至京師論以坐交結近侍律也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滇已七十餘而滇土有讒之

撫臣王昺者言嚴相將欲制楊昺俗戾人也使四指

揮以銀鎗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用

修遂不能歸病寓慈祥寺以沒

嘉靖庚戌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自虜中回

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求和鎮

撫大怒杖之小挨遂走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北

京正陽門外始與爾輩再相會八月已巳虜自獨石

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入古北口報至京師戒

嚴保定巡撫楊公守謙義切勤王未奉詔命統率副
總兵朱楫參將祝福兵直駐東直門外 上陞公兵
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是時仇鸞佩平虜大
將軍印京城諸惡少羣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
銀數百萬金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
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
闕廷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是時虜在白河
東岸殺掠人畜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 世宗以楊
守謙按兵不動遂逮廷訊斬于西市商公大節以坐
院會都提督巡城仇迺移商鎮城外而已自居內商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上言人臣當不避難而以文臣處外武臣處內誤事
不小 世宗大怒亦併逮獄斬于市 今言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太原後學王穉登百穀甫 校

事君類

政事

劉誠意作官箴曰惟天生民億億蚩蚩有欲閱別廼
約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爾教毋戾秉彜嗟
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
事咸墮受寄跡輔取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
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難息疲疾病顛連我
扶我持禁暴戾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澇
疏旱溉無容裨稅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濇疆
策以馳茲迹予愛帝命薄時威述予憎國有恒規弱
不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奸不可隨無取于便真
人于危無避我諄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
之斯懷推之迺離譽不可驕器盈滿歆謗不可怒退
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
用作箴敢告執羈又曰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
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
模秦廢聖制代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

文聾癡聾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
鳬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覲覲官惟好
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好畏我疑以
行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逢官惟好
威道以括搆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覲容察辭助忿承
愉法度盈口姦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近俾姦作
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僑僑亦既獲止如登天
衢傲兀民士馮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
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偷矧曰聽之百姓何
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是箴也爲吏者能守之何患
名其類不卷十四

文集

吏治之不精乎

洪武陳公瓊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才除民所疾苦
革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城
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堤伐石作水門以時畜
洩民至于今賴之諸邑歲租之入官廩率書虛籍有
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弊耳颺言于衆曰吾以某
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
亦革

言行錄

蘇州知府姚善以吳民染夷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
罷訟者更短長訟蜂起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

寬密允協時宜敷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
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
郡最

選國記

張尚書統初爲雲南右叅政陞拜上賦詩二章賜
統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
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乎悅遠邇真安秩滿入覲治行
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
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
夷聽服令布則四夷歡欣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
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

不卷十四

名其類

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
費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選國記

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
免邑中虎爲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
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醫
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人議賦役必
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
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故桐城人才獨盛者皆
公教所及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項民
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

祠 一統志

周文襄忱巡撫南直隸蘇松初蘇積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公至奏添管糧官下今大小戶槩加耗請鑄鐵斛發州縣依造木斛較勘印烙給之錄是出入均平蘇賦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猶不甚病其最病民者惟官額官田得旨減八十餘萬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端也下令水次置囤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收平收上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主之使相覺察糧長惟職催併官爲監收立撥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四

五

運文簿加耗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起運則糧反加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清淮安等處以遞減立綱運文簿凡撥淺諸費填註回銷其支撥之羨餘曰餘米次年餘多減耗米加六又次益多加五今縣署一倉以貯之曰濟農以備賑及運夫之遺風盜者悉賑之凡築圩岸滑河道人給口糧農作興則於中下二戶內贖其田之多寡資之歲凶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多失農業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於瓜洲水次對兌在淮正糧一石兌平米一石五斗瓜洲加五升運

軍未過江者聽於蘇松等府交兌加過江米二斗民間運馬草北京者所費不貲而草多敗爛奏請折銀南京則輕齎買納馬北京公侯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每擔費耗六斗公曰彼能於南京關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以便宜上言歲減耗米六十萬北京文武官俸帖於南京者苦太賤銀一兩可得米七八石公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官俸從之驛遞馬成馬頭率科之民買補無虛日公令每畝帶徵米一升九合收之以補馬成者 名臣錄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五

與田夫野老襟坐談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匹馬獨行人不知爲巡撫也夜則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臥榻傍寤度政務有所得即書之簡即日施行之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河渠多所修治而釋子求施士夫餽贍皆得當意故人爭立生祠尸祝之諸所建明皆爲例繼忱者數欲更之不能也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還官盡括之以歸官由是徵需襍出通負如故人益思忱焉 名臣錄

宣德八年夏旱況公鍾任蘇州府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遠遠糧長

以一徵三除正供及餽車船之費美餘皆爲所歷廼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千民每旱輒發餘米賑之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 朝廷數褒勞之 南昌郡志

宣德間安福劉公實判金華歲旱郡賦多逋欠民鬻子女公奏貸之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驛丞王詔

名世類苑

不卷三

木

七

公鄉人也以飲食饌不受郡有顏孝子宋忠簡呂東萊祠墓下令修治鄭義門合爨久漸不能給又歲供山西驛馬公爲奏免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稱聲綽然 劉定之撰小傳

宣德五年河南山西災 上親署于謙名陞兵部侍郎巡撫兩省公感知遇晝夜經畫在河南尤多善政勸民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卽減價而糴旁省獲以濟徵輸脫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爲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爲禱雨澤民忘其災建議者

欲移山東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爲固立舖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千延以陸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爲法 行狀

黃尚書宗載永樂中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惟銅鼓五開最難治蓋天下巨姦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典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卽糾結如膠漆不可解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卽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七

世英

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論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時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爲之變迺論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於理者 墓志

周公濟任安慶知府安慶三歲不熟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

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俗尚侈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閭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眾強取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貸債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為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碑

宣德五年 帝簡求賢俊任之牧守乃命監察御史李驥為河南知府 賜之璽書河南地大務殷歷於

名世類

木卷五

人

九

親藩之重其嬖近及將校怙勢厲民不勝弊李公起什濡稿正綱紀飭憲度向之為厲者不得縱肆咸不恆志相率假親藩勢以摧公 朝廷聞之悉捕假勢者真諸法有中賢人過洛陽逼取縣帑白金數百去之遣吏馳追索之中賢人知公俛首探懷中出以歸之歎不敢一語在郡興學校禮賢才均賦役彌寇盜咸盡心焉

楊文貞公志

郭尚書敦初為衡州知府下車咨民隱蠲獎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勵其民賑恤無告郡俗貧飢不能葬者焚屍沈之公相度城廢地百餘

畝榜曰義阡令貧民死者悉葬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沐致禱雨立降沾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成凡所禱輒應公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會內蠶泊嘗有叢絲類織成盤帶修當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

傳

侍郎范公理初為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易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貧民不能償也通名將率家之佃戶號時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名出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且以訟謠勸樹畜郵窮振弱禁姦招捕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校正禮俗人多德之薦知德安府每歲必按屬以省耕取兼利獎隨州民數百家田為楚府護衛所占猶輸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

表

王端毅巡撫江南值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以軍國之計重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舊例應天太平等府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

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王鑒撰志

林公鶚先知鎮江府以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王其議林鶚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力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因而濬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廉憲江西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恠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十一

同治

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

丘濬撰志

崔恭敏知萊州府巡所屬邑撫良善去貪暴尤加意學校增修廟堂齋舍生徒便之正統丁丑登萊大旱飛蝗公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焚且瘞蝗盡乃止及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畧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期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

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耶

陸容撰行狀

余肅敏在西安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西安城中水多賺民以爲病至是廼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廼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爲泰民之利

丘濬撰傳

楊繼宗知嘉興府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推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公廉知其害廼併于秋糧中徵之後公計秋稅歲得美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名世類苑

不卷三

十一

同治

遺愛錄

項公忠撫陝西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田七十餘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謝文正撰志

鄧襄敏初授淳安知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公知梧州府會憂去員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獫狁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

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
懇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吳寬撰碑

章文懿遷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而事多
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
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
愧虛糜祿有病惟應蚤掛冠雖盡心職業願直以德
業顯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
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游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
軍以擒奉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龍沙之賊其善政
名世類苑

木卷五

從于極行狀

上

卷五

之卓然者也

薛文清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
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忘又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
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讀書錄

劉公季堯任陝西左叅政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輸
有司峻刑督之季堯至慨然曰民困不能輸爲之父
母忍督責之邪迺下令緩其徵民皆感激假貸以輸
陝不產硃砂而歲有課額爲奏罷之洪渠水溢爲民
患迺設法治堰水不病民

傳

王端毅巡撫蘇松天性亮直恢廓自信奏劾權輿力

抗姦豪連章累牘皆人所難言雖兒童知名焉然考
公行事如三輔困官稅之過重則助以勸米各府苦
京儲之難輸則減其驪耗軍兌過江編民無坎險之
濡稅畝加斗里書絕增減之弊他如州縣香糧減去
價銀動數千兩凡此之類皆有善政實惠不減於文
裏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

經濟錄

何叔丘在福建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歲
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與
化問民疾苦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
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
其租

木卷五

上

卷五

羅倫論屬文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
也夫親民者莫如今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
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
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
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
之典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
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
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
也初何心於彼之復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

必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襲黃卓
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舍
饋畎畝鼓篋庠序見食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
之高談擊節真可翺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
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
灌淫朋比友之從德附利則前日之良心灰而貪心
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
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大連屋
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
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
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
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
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
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
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
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
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
魯何如哉迺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
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
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十四

五

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
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
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
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
攸貸其毋悔

文集

弘治中陳公壽巡撫陝西時值兵荒後軍民敝甚鎮
守太監廖鏜怙勢鴟張人人重足立公下車旬日即
揭榜示衆利病之原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
平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偶盜數十剽掠良民劇捕
之枷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平息又令曰遭喪不許
停柩姻嫁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減刑罰清冤
獄齋心誠禱天乃大雨大熱已而陞南京兵部侍郎
報至軍數千人擁集撫臺泣留擁輿不得行
陝西
雍尚書太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
堤民受其利至今稱之曰雍尚書堤兩淮巡鹽初至
淮竈丁貧而餬者幾二千人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
淮人咏曰客邊歸桑渾無硯海上邊民盡有家又曰
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商民感悅復奏
留一年

雍大紀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五

學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正類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祀范忠宜于襄城裴晉公于鄆城毀龍骨杖妖僧尤急民事課農種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

楊一清撰碑

黃簡肅公珂初為湖廣龍陽令龍陽民苦窳亡厚積公閱閔于懷凡均賦省力釋滯廣惠諸有關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瘁公請于當道蠲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銀數千兩分賞米粟若干斛

名臣類志

不卷五

木

四

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為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敷所有魚鰕蓼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於徙之患公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為善其躬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幼于耕織者即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酌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繫之真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陳洪謨撰去思碑

俞莊襄公初知長清縣值歲饑荒民多流殍公設法賑救全活數十萬流移者招徠復業豪惡害民者悉

置千法政績卓異邑內大治當道旌為縣令第一去之日民號泣不舍為立生祠

行實

劉公玉初知輝縣力拯凋敝昕夕靡寧歲歉民飢當道未有處分亟發廩賑之為教條以善民俗禁喪葬無用佛老令行俗易市絕鐃鼓之音增修學校重新百泉書院誨訓諄切諸生多底于成以績最被徵輝人為立生祠

羅欽撰碑志

呂涇野判解州公攝州事恤眾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為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

名臣類志

不卷五

七

三

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為官何必要封侯

王九思撰末

寇涂水為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為主均徭清稅剔冗除害鋤強杜謁典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歲侵請於監司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有一巨室能說是非成敗人先生曰吾作知府為國惜民為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每遇早齋心虔禱罔不響應上下忻忻轉陞應天

府丞民惻惻然如嬰兒離慈母相率抱公靴而留之
公謝以非古禮咸謂此郡自張廣漢後一人而已
呂州獨志

劉源清巡撫宣大宜人素不知學公奏建襄忠祠祀
盡節邊陲者起學舍置却溝拔文武士端敏者業其
中春秋試以經義兵策又於諸城戍修治學寓宣士
始知方每戰必曰必入衷忠祠何恨文學彬彬殊有
鄂暮風 西江記附

劉天和以御史知金壇縣嘗贊畫軍門平孝豐湯毛
九之亂尋陞湖州知府正直忠厚練達精明以古良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二千石自期待郡志稱其疏定賦役則例以便征輸
特其一事也 浙江通志

陽明先生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
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
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製慎選里正三老
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歸訟至有涕泣
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
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
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關火巷定水
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彌盜

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年籍

陳矩齋知宿松縣事縣地故多荒蕪民患阻飢乃召
民開墾得田幾五百頃收其入以償通賦積粟累萬
石即以所入粟易銀修塘堰千五百區以備旱潦湖
池沒於豪右者悉出之以歸於民計一百三十所有
餘緩懷逃亡因而復業者七百餘戶在任幾六年政
務循良不事操切上下相安撫按交章薦之內徵離
任民無老幼咸攀轅臥轍欲借寇而不得遂建生祠
以志思崇祀名宦 傳

張宗璉宣德初以中允謫常州府同知廉介寬厚輒
名世類苑 不卷三
策不施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詆民為軍公
堅執不隨卒之日衣裳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於廷
皆極哀 木鏡臺集

才畧

夏忠靖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思府庫空虛一時賜資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遷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遷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經畫未嘗缺乏亦為難矣

經濟錄

在萃伯吳中任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知默識雖久不踰工部侍郎某在南京取造海舡

不卷五

子

材於江西臨江加賦數十萬時論譴公為奏罷賦悉給於公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皆公預贊之力也宣德中嘗賜諸童其文曰和敏詳達益以貺公之行

碑

正統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周公忱取所積餘米數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又官殿當繕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齎 敕命公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

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輪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 上從之此亦所謂周而敏也 通紀
范侍郎理在南工部南京創自 國初歲久凡百多弊葺造之費尤巨公不欲煩民迺請鬻廬場之新葺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瓊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京獄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餉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萬石以備賑貸從之 碑
成化初元陝南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連藏聚為梗剽千觔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瘞歿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右都御史李賓溪然其說疏上之 上可焉遂命原公傑以右副都御史往蒞其事公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溪山窮谷宜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公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

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折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折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好德也曩協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千版圖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

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靖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大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奉蠶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竝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謂遺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 上悉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蓋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桀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無事

李襄敏公秉巡撫宣府請銀二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又奏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虜寇亦探掠男女易糧米朝議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公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碑例公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擅專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上

允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賴之至有祠之於家者
曹州志

高都御史明有通才巡都城時午刻忽報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使者使號諸塗得率百餘捕之鹽寇作亂于揚州守兵失利 敕公督捕公造巨艦名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率伍擒九百餘人又近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又中官鬻私鹽擅執儀真衛指揮率閱不可解公撫率弗令譁盡籍其鹽入官乃舉劾中官及諸巡撫縱法伏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福上杭盜起又 敕公剿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餘悉輕坐折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不俟報納 敕符以去
李文正撰傳

永樂保靖二長夷世相讐殺王公信巡邊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公往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猶以牛酒且詰其逆順之由苗皆稽顙謝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顧敢反耶辛丑信上疏言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蠹寔無能爲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

患自息荆襄流逋逃避僅授長子老孫已成家業盜及誅殺恐及無辜城池器械武備之急務當修葺完固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欽獲未竟銀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必不可得乞選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夫之勞冒榮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李文正撰傳

余肅敏子俊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有衛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編伍以實榆林又擇軍中俊子弟教之讀書建學立師俗多弃地不圃教其種植又開界石口地以爲屯田得糧數十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始爲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而爲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哨向之後入爲兵部尚書公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公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在兵部時欲推城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成
丘濬撰傳

朱恭簡英在兩廣值兵荒之餘民積火鋒鏑及走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公盡反前政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亦以次用計剪除之協從之徒多邊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費蠲省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幾四十餘萬錢穀稱是 朝廷 詔旌其能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餘冬錄曰朱公在兩廣其蒞政專事儲積積金數十萬兩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協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記史稱其大有功于國家

陸簡撰小傳

名世類苑 不卷主南 王
葉文莊公盛擢山西參政協贊獨石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八城既復迺立學校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埋死設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十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推右食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

田之法懇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一千八百匹其墩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經濟之才莫之及也 余冬序錄

陳康懿俊初授戶部主事督天津諸衛舊欠秋草公上言採取舊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漁人可以竭澤朝廷是之得減三十五萬蘇松諸郡負折銀七十五萬有奇俊往徵不數庫悉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閫部章奏天順中兩廣用兵遑公督餉下令弛鹽商越禁之罪使得隨處貿易每引輸粟二斗以餉軍公私稱便 蕭陽文獻

名世類苑 不卷主南 王
張公寧當天順間朝鮮國警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 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遠東奏兩夷警殺 敕諭急差追畱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公拜 敕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陳直前既至導威德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知言也 夏時正撰志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之軍典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賚子弟此行則且取禍

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賢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益往日羅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賢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賢子弟即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邵寶撰傳

張簡肅敷華為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州銀場景寧

名世類苑

不卷三

未

三

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巡撫山西歲復款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大困邊餉多用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山為逆羣議洵洵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此報至則公已受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李文正撰

神道碑

楊瑄副憲于浙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稱而屢空為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通判一員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無識為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墩厝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郭衛所之裏外海塘徒眺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

楊守陳撰志

名世類苑

不卷三

未

四

李康惠知南昌府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瑄瑄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牒繕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二纓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納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二千級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獨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巡撫遺東遺故富饒無

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二擾我開原懿路沅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一百八十餘所屯田一千五百頃又修中固嶺及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

鄭曉撰小傳

何叔丘任福建副使浙寇千餘人壽寧等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公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賊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甲隨縣官捕輒抵拒不服幾二十年公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置于法福清薛氏以所居類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公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安

本傳

羅公亨信巡撫大同宜府悉心國事勞來措置無不得宜公在邊久諳於地利之宜戰守之法轉輸之方每有建白無不嘉納已巳秋北虜入寇京師廷議召宜府總戎入衛衆紛然欲遂奔其城時公巡撫其地遂挺然仗劍當門止之遂定

墓志

陳璘齋壽巡撫延綏適大虜在邊羽書交至鎮城晝閉道塞不行公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使相應援多邊覘卒哨探惟謹軍勢大揚虜分兵入寇躬親甲冑爲將卒先遇賊鏖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

餘未幾火師脫羅十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

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既而諸路將領以公方畧邀擊賊皆大捷斬首若干級捷連上 孝廟降敕獎勞賜賞加俸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公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即採草紆急衆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省費若干萬

楊一清撰志

參政陸容成化中爲兵部郎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犁然中其肯綮事下三邊每驚服進用將臣如呂佐王欽梁宏皆大得人及世襲韋瑛雖出膚意亦執不可士論壯之公自少有志經濟典禮兵刑水利漕運罔不究極其本末利害手書之冊識者以爲百不一試也

庚巳編

閔莊懿公初備兵嶺南廣之南雄江之南安居居民新墾田地互相爭訟兩省會勘駐節中站忽報彼此聚衆讐殺有司以勢頗猖獗山居無備宜各回城公諭之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耳且命置酒聚酌就於

人家借宿明旦處分復諭里胥斷結眾方散去同事者問曰勢至如此而公乃堅執不去何也公曰民之初心恐我輩偏向假此以動官府耳若一時退散過長其兇暴必至用兵豈不難哉浙江處州銀場歲久礦竭有司徵辦如初民不能堪聚至千人盜採廣信永豐山礦且肆剽掠莫之能禦上聞命公會同守臣督勘或以爲盜賊因礦所致若開礦入官自息或以爲請討處州之賊以殄元惡公皆不用惟親詣封固發兵防守上疏大畧曰周官十二荒政曰禁盜賊者固已行之而弛禁薄徵亦不可廢今處州之盜銀課迫之也乞敕戶部減其額則自不爲盜矣

楊文恪任順天府尹屬虜犯邊命將出師者再須車勒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永阜連年根本宜固力言於兵部大興遞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貲爲賑濟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且載其總撤之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爲弊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凡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解既便且免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

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下公議乃均車勒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釐各官馬夫銀以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捕之法使不得影射皆着爲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間及是見其施設後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

胡瑞敏任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公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一檄創壺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閱數旬成太平州李潯淫刑撓法莫敢詰公密受方畧龍英土知州趙元瑤元瑤擒潯來獻元瑤者潯外兄也土官及世輒轉展結勒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土人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公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夥賊劫掠圍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不爲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畧協力捍禦馮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力也

李製撰傳并滄州毛公吉遷廣東僉事分巡潮惠擢強宗參海盜民以

寧輯擒殺劇賊楊輝魯王謝榮破其寶龍石坑龍歸
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是時廣西蠻賊滋蔓高
廉尤苦之衆推吉往巡道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
人烟吉攬轡四顧慨然有削平志至廉州內官監珠
池者方繫數十人徵賄筆幾灰吉歎曰民幸不灰賊
手者又灰于此何忍也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置之
法進擊雷州賊破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因
條平賊方畧奏之 上嘉歎降敕獎諭 傳

王晉溪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庾
糧某場庾草各郡歲輸糧邊卒歲采青草各幾何皆

名臣類苑

木卷三

五

子

有定數用固饒也何氣索如此邊師惴惴服公明察
不敢橫乞又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簪曰某大帥出某
地某裨師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以
至截關隘防奔突輸餉糧算無遺策又曰諸凡未悉
機宜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發後聞雖策勝數千里
外如對面談復善變通以故邊帥不窘東易以策勲
名臣錄

王守仁至贛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
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
面生可疑之人卽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

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
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
心要平恕毋懷儉諍事賢舍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
勸勉見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早已
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已侵人
而人不嫉怨者乎夫鬪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
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
也言教懇懇其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
溪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

名臣類苑

木卷三

五

子

勝忿多調狼達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
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
驍勇絕羣膂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
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
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
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
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畱三之二委該縣
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
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
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

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
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憲章錄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錢塘後學陳大經君常甫 校

政事類

利弊

宣德間楊公士奇以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
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
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
伍其水土不相調習南人歿於寒凍北人歿於瘴厲
且去鄉或萬里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歿亡誤為
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南北各就
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于改發不念下
人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
而率同列上之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
內閣行實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
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猶
設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
門中外奏章皆上徹 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
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

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即所書天語尚溫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元吉於凡中外章奏許用小票黑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中每依違或經由中出嗣是若正統中止委中官王振一至於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

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厘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爲調和之議也審爾則是謾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生歿以之可也

通紀

天順時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歿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屢犯罪

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其害謝文正乘間言于上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內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瑛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矣

弘治間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上召劉尚書大夏論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

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與你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其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成國雜記

王瑞毅巡撫蘇松以災異自陳上疏曰臣奉 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為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敕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畱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

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使令科道官指實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傳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章眷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畜人民衣服艱於自給比之 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 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 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

不棄五

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傳

孝宗召劉忠宣問天下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於京操此外狼費猶有臣

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召各衙門凡有損
於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實錄

何塘疏論民財空虛曰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之
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為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
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制為大
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法賄滿
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
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定官吏受賄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
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
間其弊極矣官以賂墮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
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
窮盜賊竄起 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於正德六年
奏言先欲 敕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
欲將貪賄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賄滿貫以上俱
籍沒貨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賄一體歸斷
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 國家可保

耳當時論者皆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
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
遇不才濫有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
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
亦當時賢者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
迥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者不同
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
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
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
并失其原有之才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

名世類苑 經濟錄

不卷五十五

七

重刊之

胡公富任戶部尚書先是京儲不及一年之積公在
部比及三年將有六年之積公每語人云南京根本
重地而倉廩屢告空乏今幸充實而冗員蠹食之弊
不除非經久計也乃剴切條陳速為裁革以去民患
數事奏下關涉府縣多尼不行公仰歎曰杞人有憂
而志不克遂久戀祿位而不能去是誤國也遂乞休
去 汪玄錫撰行狀

張文忠久於科第諸世故得位每事欲復 祖宗舊
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

府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貢緣外廉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卷之功亦言廢之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吾學編

霍文敏曰天下冗官寺部卿丞帶俸添註郎中主事增官百倍又競求外差為家鄉便利之圖督運錢穀增郡縣奉承之苦是何益乎藩臬則添設管糧叅議海道副使兵備僉事屯田僉事一事添設一官則原額官員何為者乎郡縣佐貳或添註四員三員凡此冗員俱老耄監生艱難省祭或納粟入監希圖厚獲

名世類

不卷五

入

方之

者故於未選則揭債以往受任則勢孽以行舉十數口以仰食一官責望一官以富厚一世則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是將添官以任事實因官以生事也識治體者其深長思之又曰今日之官可謂具備矣乃政愈不修何也聞其老弱徒取充倍之弊也官增事冗人循已私之弊也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何以言之今之選任由貢途者四十外而後貢五十外而後仕由雜流者四十歷事五十授官由輸粟者破數百之貲以圖千百倍之利由舉途者雖多廉恥勁直剛毅之士然精力耗於晚年志節奪於家累亦

不能免也故夫由數途以出者多自計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之計之亦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無遠望先懷舊憂未入官門先管家計事由民冤者如顰如啞隸役得肆豹虎之威吏胥得張機穽之術小民蒙害不可言也故曰闢茸充位之弊也天下之勢以數十官而治一民以一民而聽數十官之令民之有訟縣判曰某曲也府翻焉司判曰某曲也院翻焉官自為政人逞已私小民耳目為之眩惑吏胥案牘由是混淆是原額正員不秉公心弊且至此況額外添註徒為人利者乎故曰官冗循私之弊也府州守

名世類

不卷五

九

四

佐見御史兩司曲躬跪伏兩司見御史一屏息聲折御史俱偃然安之晨起倉皇走候御史幾及半午乃敢退歸其有巡鹽御史復詣巡鹽之門其有清軍御史復詣清軍之門其有巡撫都御史復詣巡撫之門守令沿河當路復勤過客之迎進首垂氣奪於奔走之時志亂神昏於退歸之後復有精力以及民事乎故耳目寄於吏胥威權移於皂卒官政愈乖民力愈甚故曰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

文集

今言論宗室利弊曰嘉靖初天潢益繁財賦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

黜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賓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舉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福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

名世類苑 不卷五

晨昏進膳有一餅不能充餓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沒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於如此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為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收恤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欄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毆傷吏卒仕於其土者懷慄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生不測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觀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

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予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為可久可繼之治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大明會典遼韓伊三王皆歲祿二千石岷王一千五百石肅王惟一千石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折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祖免以下則從王庶人之例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氏所謂不遽削於見在而惟定制於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於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後愈不可為矣

今言

嘉靖丙戌席文襄知貢舉舊 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前列公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以服士心請明旨稍革 廷試大弊 上是其言士論趨之

行

鄭曉同姓諸王傳序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柑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逞議遂中輟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選諸子周匝三藩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寧控蓀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遠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章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圻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扇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候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渾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越麾旄部兵耀武益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

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空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逮其弊也盤石雖堅輓輶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雖惟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騁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綱彞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郤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國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竄鑄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月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王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遽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

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
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吾學
今言曰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
僅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大明律所云
時務盡授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
失人材優劣且不論只歷朝紀年及后姓陵名知者
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爲高矣
今言

名世類紀

不卷五

古

和之

得民

郭公英鎮河南未暮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
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
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羣胡反側不寧公開
示諭款論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左丞相何允中等
聞公之德來降者千餘人 皇明言行錄

永樂中蘇松諸郡大水命夏忠靖公往治發浙西兵
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
又撫綏其飢民奏發粟三十餘萬石賑之民賴以濟
水患既息有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

名世類紀

不卷五

五

和之

者公歎曰民疲極矣救災不暇可重役乎即馳奏寢
吳人懷之姚少師廣孝自浙還 上首詢公政姚對
曰夏某溫而不寵威而不猛真古之遺愛也 遺事
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布按三司總之黃忠宣公以
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
所欲革其所惡勞勩調飭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
修撫字之政令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
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
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
有疾病躬造視之按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

民而悉加禮焉中官馬驥佑思肆虐公數裁抑之驥
誣奏公有異志上深察異妄曰此君子不容小人
寢其奏公居交趾十年仁宗登極召公還交人扶
老携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楊士奇撰碑

李襄城在南京十八年荷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
膂褒嘉寵待所賜敕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
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
持之以敬大小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
是以其人皆愛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
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
相望于路

水東日記

太

卷之

范公理知江陵清順忠勤一以利害為主故江陵纔
七月而去之日民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
還少保楊文定公溥聞之曰世有為縣七月遽得民
如此吏部謂公賢而文宜督學之職文定公曰縣既
得民俾任民牧尤宜焉逮其去德安在賓州也民祖
餞如江陵尤甚

蘇園雜記

山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畧持已以廉慮事以謹
慎與士卒同甘苦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
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碑

陳僉事柞按察福建人素畏公相戒不敢犯法諸軍
衛厲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瀆禮不經
悉毀之既而得寒病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節藻梲
神焉係之公厲乎神亦自厲之既沙尤盜起藩臬皆
被罪公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程秬貉鹿公我糧服公
毆我胥自求多福居閩七年民敬服如神明焉

譜年

陳僉敏鎰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
甬陽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為鬚
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遽道借留者數
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
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其有疾者發願為
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

七

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
如此者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
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
非復昔時之氣象矣

蘇園雜記

況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強禦有惠政九載滿去
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況青天朝命宜宜早
還又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遂再遷任楊
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

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懸荷瑣探

于肅愍巡撫河南時解去馬軍橋西梁父老聞公歿咸涕泣日相率詣公故廨爲位哭奠會純皇帝立詔白公冤宥其家而遣祭其墓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起私祠解傍祠公又謂敬皇帝立詔贈公太傅諡肅愍立祠歲春秋祀之梁父老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公前巡撫功三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於生祠

李夢陽撰碑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大

卷五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未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遣米一斛公銖鋤奸豪束手歛迹但得改過卽止不深究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云

後渠雜識

彭惠安巡撫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直隸民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爲快畱則樂去則憂別則送送離廣之日父老涕泣河下如失慈親追送數百里外朱公英送公行贈詩云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臥轍烏聲酸之句

本傳

楊都御史信民正統間任廣東叅議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畱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廣人手香燈爭祭者幾萬人錄其子玩爲太學生廣人又相率走京師乞立祠祀公著祀典

墓志

劉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于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白沙外語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九

卷五

韓范洛嘉靖初以薦起公山西叅議分守冀北先是公弟邦靖亦以是官分守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公既下鴈門士民父老圍告于公曰先使君之治誠善矣願使君守而弗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後公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安之是歲仲冬之變公夜出撫衆衆先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衆安忍加害來者恐驚動使君奉衛耳夫靖既去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感恩歎息於夜半搶櫬之際亦可以徵靖也已

王九思撰傳

恤下

徐武寧征伐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飽不食飲營不定不就帳傷殘疾病者親慰問給醫藥

傳

郭威襄北征軍法夜必令親更直荷戈環立一夕風雷大作公悉罷還歸營

三家世典

夏忠靖治水役夫凡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古樓雜錄

威寧伯王公越以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常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

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五

五

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效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吾學編

僉都御史楊公信民切切以愛民爲心凡民間利所

宜興弊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

上即可其奏

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

關擊柝之賤必甄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吾荷

朝廷負托之重俾旬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歎困

苦而不之卹乎

行狀

黃都御史綏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乃悲以慙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廼驅之戰守耶於

是令預支光三月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悅無不願爲公歿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

傳

毛伏羌忠待士卒務察其飢寒勞苦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故士卒樂爲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一軍馬被賊箭而什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達軍新役者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爲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類此

吾學編

丘濬論愍民之窮曰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五

五

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尋又改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使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剋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

取隣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乞 敕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又曰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藏歿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主

國子監

之政之大者

衍義補

寧藩謀逆聲言將薨於揚蔣恭靖時守揚州屹不為動乃潛布要害示民無恐民幸帖然 武皇南征之師及涯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須夫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併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以雇

替錢與之自賞以安生

傳

沈希儀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錄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公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刀穿手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項痛毒諸體皆偏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 羅念菴敘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主

國子監

善處事

永樂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王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審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辯都御史言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加罪上命侍臣出問衆皆啐罵言官夏忠靖獨奏曰御史給事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罪臣等內侍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天顏悅懌遂罷衆謂非公言又有名其類苑不奉主上蕭儀之禍矣遼事

王康毅憲隨武皇畱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上每出遊獵公必諄諄以保護聖躬是屬公寓密邇行宮夜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節制或尤公遇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任伉直凡百作梗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爲奉承哉或者服其言白下紀聞

夏進士鑲放回違限例當送問鑲以爲母不服以詩風史郎中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鑲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鑲嘗以所作文獻三原

王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之鑲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王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鑲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面問曰鑲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鑲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嘗謂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治世餘聞

王忠肅公黜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令璟償葬理費罷之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餘冬

正統末胡虜犯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爲亂朝廷憂之以敕諭三法司戢民守城巡撫馬公諒曰

此敕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擒胡虜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帖服

行狀

武宗幸南京尚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
以俟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寇公天
敘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幸
懼無計則曰吾當記名於簿以召彼顏識或食店酒
肆飲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之一日之間活人千餘
呂柟撰墓志

正德中織造太監至陝供億浩繁寇公天敘謀于巡
按張君珩曰關中疲弊初至遽奏恐上不足以回天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五

聽下無益於事不若俟至秋涼極言旱災請賑濟

上必惻然而後圖此庶幾可成是歲大侵公陳乞廣
蠲糧額大發帑銀莫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
乃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故民雖嗷嗷而卒
之溝中無瘠道上無殍公之功爲多至是乃疏織造
太監非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上命取回人
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張公深服公之識見
呂柟撰墓志

官制

王瓊論內閣官制曰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
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
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
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國初設有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御
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
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
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官將奉旨意批寫本
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敢自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五

爲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
閣於東宮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
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
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
無內閣掌管之說也至春坊官亦必須兼翰林院職
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獨專纂修之
事者也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敕手本只
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救施行則舊意猶存可
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
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

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矣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經濟錄

丘濬敘官制曰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直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

營膳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鞠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脈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

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豈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頤頤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豈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

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衍義補

卷五

三

三

今言曰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尊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四日敕五日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日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官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

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封及諸臣請諡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警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藉而藏之凡會教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敕房書辦制敕詔旨詔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詔敕房書辦文書詔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漏泄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

卷五

三

四

罷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掾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今言曰入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著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者亦得與機務也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鄭曉撰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縉紳始也輔臣之繫詔獄

者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
輔臣之歷官至一品也自西楊始也官至一品入內
閣也自王毅愍始也一人領四官也亦自王始也其
論於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
陳芳州高文義領五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
部尚書亦自王始也西楊兵部東楊工部終其身也
自王以後多吏部矣輔臣之有少師自西楊始也西
楊卒而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安亦登少師博野
繼之自後洛陽長沙新都順德丹徒鉛山永嘉賢溪
分宜皆少師矣吏部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微
始也詹坐藍黨貶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始也文端
端肅恭襄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御史也自王莊毅
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忠肅始也鄖陽之有
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有巡撫也自周文襄始
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也自王陽明始也叅政
之贊理軍務也自葉文莊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
司空始也陝西之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愍陳僖敘
始也二公在內臺歲更出鎮也巡撫之必兼憲職也
自耿清惠始也

今言曰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

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
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王事
文靖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
入翰林及官寮者千方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
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
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歿後定諡尚有公論今亦大異
于昔矣

鄭曉撰

今言曰設內閣楊文貞公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
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
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
定上以存秉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五官
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以吏部侍郎後領
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
自後遂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遂有一內閣皆領吏
部尚書者

鄭曉撰

王鏊論官制曰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
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
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
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
門下省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

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經濟錄

王鑒論立史官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次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編次雜合歲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經濟錄

何塘以史官久闕上疏曰自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官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伏望遵祖宗所已行終史職於久廢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五十五

經濟錄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五十五

經濟錄

敕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置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受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踈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經濟錄

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又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專於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名臣類苑

不卷五

宋

世宗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衍義補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錢塘後學陳大經君常甫校

政事類

官制下

丘濬論通政司之職曰納言即通政司也昔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

名臣類苑

不卷五

宋

世宗

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畱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衍義補

丘濬論簡侍從之臣曰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為名我朝罷中書省

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設官益有深意必得夫素通儒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汗王言耳苟羸穢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況又羸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衍義補

名臣類

不登主夫

二

卷之

張寧題公差事切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其因襲既久遂以爲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托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在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

取覓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爲是官者羣坐無爲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奏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經濟錄

名臣類

不登主夫

三

卷之

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叅政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叅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治體相維關給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

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怨而禍患不作
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
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體在於郡縣郡縣之責
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
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
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
適遷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
異能即有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劣貪
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
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
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乎此 行義補

今言曰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百
三人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
十一位鎮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將軍一千七
十位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
二十七位輔國中尉一百八十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
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鄭曉
今言曰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立
給鐵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

開國輔運 云 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 云 餘曰奉
天翊運 云 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
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
仍爵或進爵其才而賢也充團營二營提督總兵坐
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畱都守備出充總兵官鎮守否
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詰論功過覈嫡孽幼而嗣者學
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平巾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
重奪爵 鄭曉撰

安昌伯錢承宗故長男錢繼垣奏襲前爵霍文敏公
在禮部上疏曰 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
削平僭亂奠安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 太宗文皇
帝中靖內難封功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
八人然皆輔佐 二聖以軍功乎定天下未有以戚
里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 孝昭
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
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
孫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瑄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
例子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
援例子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

於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公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資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屈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持以勵世之具也臣等謹議得我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資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惠安侯張昇軍功俱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公侯伯者

名世類苑

不卷三六

七

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實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資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奉聖旨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皇祖亦未有制典戚里濫膺重爵名器即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

經濟錄

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溫誠意伯茹瑺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公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鄭曉撰

名世類苑

不卷三六

七

王瓊論官制曰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人

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異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賢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經濟錄

今言曰內官之制定於洪武二十八年凡監十一曰神宮曰尚寶曰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凡門四曰奉天門曰午門曰端門曰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

名世類苑

卷三十五

人

九

醋麪凡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應其正官監有太監門有門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庫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增都知監銀作局東官六局曰典璽曰典樂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有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內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雜職

鄭曉撰

今言曰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官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

人皆選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官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閤尚儀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尚食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珍司彩司計凡二十四司官正掌戒令責罰之事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其父母從宜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官閤及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鄭曉撰

名世類苑

卷三十五

九

九

財賦

丘濬論貢賦之常曰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口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

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又曰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利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陪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

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千戶又明年逃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名籍類死

入卷六

主

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卽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開數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生民既安國用亦足矣

經濟錄

丘文莊曰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蒲材鹽斤局稅門攤各有

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足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者今之邊名籍類死

入卷六

主

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資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萬兩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

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萬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

名世類

不卷五

五

文

經濟錄

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丘濬論銅楮之弊曰本朝製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為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闖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加實鈔屬楮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用

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乙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皆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賈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名世類

不卷五

五

三司九十一

經濟錄

王鏊論食貨曰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十萬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餘兩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

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誕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

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石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勛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歲省糧儲數萬裁革冗官冗役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經濟錄

丘濬論銅楮之幣曰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折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

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綫纒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

名世類苑

不盡其

大

四百十

五

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隆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真而售贗滔滔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顗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

書 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輪舊千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通流而公私俱便矣 衍

義補

丘濬論山澤之利曰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

名世類苑

不盡其

九

世

王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地土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涸而成窪昇而去之則空而畱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

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無足惜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四

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眾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衍義補

羅欽順論均田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供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歐陽

熟撰行狀

王瓊論祿米俸米曰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歛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四

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以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

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五十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矣 疏奏

韓文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曰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五 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觔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逐年支運過錢糧并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

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大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先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治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疏議

李承勛定經制以裕國用曰夫量入以爲出是爲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虐政既不量入爲出量出爲入維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

名臣類苑

不孝主

岳

子

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有浮於今者又考昔之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 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

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其處災傷蠲

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疏議

韓忠定爲戶部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間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財物裁抑戚畹中賢占奪和買民田

名臣類苑

不孝主

主

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大爲公危之公裕如也

本傳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終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 裕陵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歿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

當徐爲之

今言

今言曰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二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千門宋初至供俸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鄭曉撰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年度僧二十萬已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竈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

於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韓文撰志

今言曰宣德二年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楊文貞公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厭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值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事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仁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亂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鄭曉撰

嘉靖初年胡端敏起任刑部上節儉疏曰臣惟 皇
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
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
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 國
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
藏一議出軍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
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
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當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
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
一年之租而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

名世類

天卷五

五

盈餘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
虛必盈推執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
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
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支比
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
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帛又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小民而得之民若之何
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 朝廷
屢禁而不能止者而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
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托付爲重以邊務之

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軍散念小民盡
財而取之則民逃軍散民逃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
爲撙節特 敕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
物比 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
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
各爲國惜才各爲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
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庶奢僭
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
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疏

名世類

天卷五

五

茶鹽上

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巡視茶馬上疏請復金牌舊制曰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肆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讎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宴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任剗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

且歟以是羈縻之賢於萬數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托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遷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敕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撥不許生事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爲招易之期乞遷廷臣齎捧上號金牌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任剗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

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常曉諭有情愿者聽
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
軍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威永
爲藩籬之固矣 經濟錄

王廷相嚴茶議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
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
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
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
繫 國家政理之大經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
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
名世類苑 不卷五
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
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
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權
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
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
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
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
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馬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
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
之實商旅漏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每

私主之以圖利通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
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 朝廷也今利
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
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買不惟自失其
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
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
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
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復
役獨不可乎且夷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
以行其羈縻之道夷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以寧諡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
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于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
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於
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
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
可輕易視之者此也 家藏錄

何孟春鹽法疏曰靈州花馬池二池之鹽自來不費
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面皚皚如銀如霜隨取隨足
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
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憂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

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
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
乎臣愚乞賜楊一清卽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
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計量近年給引之數
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乾潦之間制多寡盈縮之節
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
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
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
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
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典販致
名世類苑 卷三十七 國用益
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
稱邊軍可無缺馬也 疏議

政事類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鶴汝聲甫 校

茶鹽下

彭韶進鹽場圖疏畧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
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
邠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
者要之但於溪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
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今
近復鹽場始識其煎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
塗潦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
悉還債主艱苦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敵風雨脫粟
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
欲守無人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
登場刮泥吸海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
鹵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
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
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
無鹽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病疾

灰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
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
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
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
幾目擊貧竈之迹 疏議

彭韶整理兩浙鹽政議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
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
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
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內囚犯
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

名世類考

卷五十七

三

四

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
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廠收貯俱申巡
鹽御史責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舊還
官一各場俱有現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
有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
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
年有使銀或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
堪又加此等尤為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串查究
問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錢糧說
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

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
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名戶優免其餘全
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
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
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影作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
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
正 疏奏

名世類考

卷五十七

三

四

章懋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曰臣聞鹽之為用
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為物雖
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不
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
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訪求民隱
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
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竈戶採辦新蜀朝夕烹煉不
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
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
兩水銷銘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也若
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
丁多家富為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買尤廣亦宜
有以處之合照黃冊時例凡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

行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不惟米價高賈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鄉民之苦困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受民一分之賜亦為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

名世顯光 卷三十七 四

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豫防者也五曰禁冶鹽徒夫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所止覽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行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為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口稱巡捕恐嚇取財遇有孤船即便擁眾登掠勢力不支莫敢與執執則被傷又至奪其所有乃飄然長往頃刻之間失其所存惟

名世顯光 卷三十七 五

有呼天痛哭而已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為之所凡此數事皆為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疏議

王瓊鹽法議曰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太倉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

不預蓄于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貸將焉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費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亦嘗諫議然言之未幾旋覆廢革何舊制之易而復之難如此也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七

六

三十七

先

不多就於本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則邊餉有備而虞患無虞矣

經濟錄

今言曰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 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

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鄭曉傳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七

七

三十八

先

霍韜准鹽利弊議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征至薄商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七十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曰存積者存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買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

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積堆所在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觔作為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買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益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賢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賢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

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米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也私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賣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觔餘鹽一引亦二百五觔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賈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為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

爲商人害阻害鹽法者卽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手足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

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商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

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益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刀旅而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實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氣復頑復次刑不忌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刀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惟罪畀以逃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頑橫愈甚禍累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

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
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
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
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日叢無益鹽利祇足驅
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
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期之數年
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益邊地不開者未之有
也此兩淮利弊舉兩淮卽天下可知矣

經濟錄

名世類

不卷

三

子

漕運

太宗皇帝以北京軍儲不充命陳恭襄公歲董運百
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創建百萬倉於直沽尹
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
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奸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
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守而遣官監
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
島公率衆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灰者
甚衆奉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壩沒隄
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
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是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
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垣二十丈
延百一十里爲表識衆便之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
焉

傳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署通判縣置丞各一員
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卽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
漕務無專職益弛王恭襄公典漕務申殺判丞毋聽
撫按檄漕政始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開座
丈尺漕舟材木之費考稽盡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
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

吾學編

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潔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三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樂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劍閣雲棧通於秦始皇時故梁公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邦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今蘭州址折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

名其類

木奎七

古

是也然禹時可通貢今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嘗疏乞伏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

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饒尙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今言

名其類

木奎七

五

邵寶國朝運法議國朝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僨運而海運乃罷然遮洋海運尤不廢焉僨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當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至北京所謂海運也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海運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謂海陸兼運也先是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軍餉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今海船數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

莫若於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奉 文皇帝旨再議來說至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始達漕於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十餘艘海運始罷乃造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蘇州倉收所謂支運也先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免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叅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

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州領兌其餘水次俱各倣此此所謂兌運也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餘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每年議派多准其數不爲例所謂改兌也是則國朝運法蓋凡五變而宜民體國之術盡於是也

丘濬論漕輓之宜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日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其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五合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離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

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網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因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一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倍償舉責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

名世類苑

木卷七

木

義補

丘濬又論漕運之宜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

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兩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

名世類苑

木卷七

木

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遠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我朝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也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

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患不臨事而有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灰亡之禍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

名臣類

不卷三

子

九

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者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覺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

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說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明月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 經濟錄

名臣類

不卷三

子

九

海運歲歲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為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鵬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雖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顧值糧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漸熟可為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經濟錄

梁材論漕運曰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然河道

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敕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慢事者一體奏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 敕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 敕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敕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敕也近今添奉 敕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

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部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敕亦近年黃河遷變不常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漕運衙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爲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爲二豈特岐而爲二竟成仇讐凡遇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經濟錄

梁材論糧運曰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運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亦無踰此者國初於水次者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兼此意故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歷 朝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又變

而爲長運蓋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廩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

名臣類苑

木卷五

五

東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爲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船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酬之意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措刀難之弊焉勒措不已爭訟打鬪繫千人命屢年間發

邊衛充軍累次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粃濕潤之弊焉守候畱難誣賴捏告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運官不相見面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歇家不得容畱安止以困之必使官軍哀懇求請之至方與講兌守候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愆虧折掛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

名臣類苑

木卷五

五

公作王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敕亦只求有司禮貌而已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矣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及曬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漫無所據而守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曬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曬揚於交兌之日曬揚於交納之日乎此運糧之所以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

不嚴交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淩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

經濟錄

梁材論糧運輕齋曰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二六江西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米尖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之名由始也然只今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

名世類

不卷三

五

七

名世類

不卷三

五

七

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領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卽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今以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乞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齋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哨封過淮付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因貪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賊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歲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

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從腳價搜括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至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

名世類

不卷七

天

所

年

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去只巡倉御史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銀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士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銀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

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恣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以致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贏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灰而不恤豈不謬哉 經濟錄

名世類

不卷七

天

所

年

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欄頭把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兌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撐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雇倩無藉之夫以數百之米付之一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得況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在伍百法避之

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經濟錄

名世類苑

禾卷五

三

屯田

丘濬論屯營之田曰虞集之策在當時不會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至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

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
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
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
有所資矣 衍義補

王鏊論邊屯曰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用銀至四
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
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
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
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

名臣類苑

不卷十七

王鏊

三

王鏊

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
軍飢宰相李絳請開屯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
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
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一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
高爲堡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
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
獨不可行乎 經濟錄

胡世寧廣屯種曰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

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肯開種今若
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今各屯
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
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多收民間
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於南方謫彼
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
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
代出本處軍伴操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
廣矣 經濟錄

名臣類苑

不卷十七

王鏊

三

王鏊

梁材曰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
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
錢五分近年以來浙鹽增至四錢淮鹽增至六錢商
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成商人樂於
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
鹽查照近年事例鹽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
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
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數多無過正引觔數間有商
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
餘鹽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

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于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正鎮止開浙淮一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

名世類苑

不卷七

五

文

糧草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未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況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

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敕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有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致擄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秋成徵收糧草卽其所入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屯政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估若干追出侵欺若

名世類苑

不卷七

五

文

干徵過糧草料苴麥黍等各若干懲勸勸過官吏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敕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且夕勢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

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効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

論議

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曰以管屯爲職者率優逸於成市何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戶部郎中李夢陽詩曰葉落歸故根孤雲有時還凶年間里盡誰門今幸全全者自何歸彼膚半不完百租業其身欲訴誰見憐吾家十八軍獨我猶從戰昨當交戰時左輿貫雙箭本不識犂鋤況復千畝租三訴吏不語鎖項投囹圄又曰日落蒼天昏奔馳吏下屯楊言科打使論丁不論門誅求餘粒盡竭力養孤豚昨當總管來宰剥充益食言既復長號吏去收他村則斯病也至今猶有之也大學士楊遂菴曰附郭屯地每歸於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不知屯地之所所在者又曰貧難壯丁雖有良田無牛可耕無種可佈未免將身傭戶一年雇錢不充一歲之草糧管屯官員或將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擡糧則斯弊也方正熾盛也夫弊極則害深天下始有不能堪之情不堪則勢阻天下始有不可爲

之事何惟於荒蕪之不闢士卒之不勤又何望於貯積之豐贍哉今之當是責者宜惻然思所以振之矣屯田一石可當轉輸廿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內有已費之利有守禦之備卒坐西羌屠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繙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輯略

名世類苑

不卷十七

三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八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鶴汝聲甫 校

政事類

救荒

永樂乙丑浙江台寧等府災 上遷王文安公齋香帛往祀南鎮時浙中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夕雨止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倍祀請作 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陳敬宗撰傳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八

三言

周文襄撫蘇松值大飢米價湧貴公使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弗糴且詒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泛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運亦賤糴公復推牛驪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去米價既平廼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謠言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籍也 傳

王莊毅巡撫江北諸郡時准徐大侵民歿者相枕籍

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之病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歿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荒錄傳世焉初淮上大飢 帝于樓橋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歟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歟吾百姓也 墓志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八

三言

憲皇時京圻大水 敕項公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俱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牛籍筆記

楊士奇預備疏曰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乏者蓋預有備也我太祖高皇帝憐憫以生民爲心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藉其數歛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

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
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維務日繁於凡便民之事率
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
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況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
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
妄捏逃亡虛立簿籍其原開陂塘亦多被侵占有以
為私已池塘者有以為私田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
為甚其濱江近河汙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
沒田禾及開壩蓄洩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
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不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
各世類苑 卷三十八 言六

經濟錄

吳中旱飢百司莫以告夏公寅家居投書巡撫發廩
二十萬石糴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 墓志
畱都歲飢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韓忠定時叅贊機
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
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

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
不病糴 楊一清撰志

南直隸大飢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謂江北淮
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
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
眾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殍塞途人至相食盜
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
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
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
市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眾盜賊漸解廼
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稍甦始
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行狀

成化三年禮書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
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
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
孤獨伏望特 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
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
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俟天道和暖
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
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

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
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憲章錄

嘉靖甲申歲飢民人相食寇涂水治應天多方賑恤
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餬之尋復大疫乃施醫藥
周視閭閻或勸止之公曰我為百姓慮豈為已耶

墓志

何椒丘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
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
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如舊賑之至麥熟
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八

五

五

張

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轉湖廣右布政使荆襄
大水漂溺千餘家公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
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巡撫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
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公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公請
于朝發內帑并准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
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次者為叢塚
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
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行狀

天順辛卯京師飢陳康懿佐戶部奏 敕發太倉粟
一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飢
者獲濟

王文肅撰志

丘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食霞祥羊羶首
水靜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貧無所售典質
則富室無財舉貨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
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弄男鬻女
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轍轉號呼曳衰匍匐
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
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
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括剋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迫

名世類苑

不卷三十八

木

五

張

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
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
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
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頤
菴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
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及
難開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
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
老弄權強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
之而僻遠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為之求殘疾無

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
集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灰者亦有給之未及食
而灰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
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
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為
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
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經濟錄

禮制

丘濬敘王朝之禮曰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
改惟我 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
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
門文東武西待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
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
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
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釋者于鴻臚寺報名至
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
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
部以次奏所司令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
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
已次禮科引差使者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
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境所遣使
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
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
羣臣俱側身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武英殿
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
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
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

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註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敕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緊括節濶畫爲圖式懸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九

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不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衍義補 世宗踐祚之六日即 詔禮官議 興獻王及母妃尊號內閣輔臣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皆主漢定陶宋漢王故事議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憲王爲叔父興獻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 上意不然令再議時張文忠公方舉進士觀大理政上疏以爲 皇上遵祖訓奉遺詔入奉大統非繼嗣也與漢成帝宋英宗預立爲皇子育于宮中者不同不當後 孝宗以叔父稱 興憲王宜別立廟京師以隆

尊親之孝 上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矣繼而桂萼霍輅相繼有言俱同瑯論而廷和輩固執不從 上姑徇衆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爲聖母 興獻爲興獻帝 母妃爲興國太后詔天下矣時公與桂萼俱授南京刑部主事聞之亟上疏言 上不當爲人後 興獻帝宜稱皇考 聖母宜稱太后請去興國二字正合 上意內閣復執廷和罷去遂 敕禮部加稱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天下而 上意猶未愜也公與萼又連疏請去本生二字 上益喜詔禮部議行於是合朝大小臣工俱赴左順門跪伏號呼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退甚至撼門大哭聲震 闕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

廷 上大怒逮繫下錦衣獄杖責削職編戍遂下詔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其論始定初公建繼統之說楊閣老一清時罷居京口見之云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雖浮議紛紛不能搖奪云 明倫大典 嘉靖初席文襄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各義當正有所論列適聞詔下適止會南京刑部王事桂萼以公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 上下其疏陞公禮部尚書

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世宗
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爲叔父母 上勉從
之終以爲疑公及張聰霍韜抗議謂 上以聖祖兄
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典實以
稱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公
等及廷臣所奏會文武百官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
如公言大禮始告成焉 楊一清撰志

嘉靖初桂文襄丁母憂服闋詣京乃兄古山先生送
至賢溪諭之曰主上甚孝朝臣執議欲強附于爲
人後之禮弄而君臣父子宜弗仕也初見詔而歎曰

名世類苑

卷三十八

十一

三

豈有不育官中不識孝宗面且不繼武宗而繼孝宗
主議者亦心不安也祖訓兄終弟及明白可信何必
多贅必伯稱伯兄稱兄姪弟各分父子天倫何妨乎
汝能救正之否公矍然起謝既而改官南都遂推此
意上言 聖明天縱赫然改詔而後君臣父子之倫
燦然後明于世 沂陽雜識

王浚川與張元傑都諫書云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
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
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
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

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
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
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可爲凡有仁愛之心者決
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
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
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
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
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議奉助 家藏錄

世廟大禮書成禮部尚書席文襄進呈表畧曰臣等
恭惟 皇明啓運 今上續圖歷世代二百年餘繼

名世類苑

卷三十八

十一

三

賢聖六七君作從來父子迭繼原無兄弟相承遺際
非常關繫實重議典禮須咨多士考憲度宜廣大經
大道爲公唐虞邈矣世及爲禮殷周已然稱兄王奚
啻盤庚傳弟位非徒太戊孝王曷嘗不君方懿太甲
未聞不父太丁君服此而相安相安士生時而無驚
無恠及世歷漢魏而道始天淵一變於其皇炤方張
而莫撲再變於漢議隄既決而難防當大道已二千
年餘我 太祖挺生漢魏宋帝後追夏殷繼統之法
於古訓得鄭魯不傳之學於遺經曰朝無皇子之言
虜算神謨端爲今日設此曰兄終弟及之訓聖君賢

相忍于今日捨焉前此無稽固已開張後踵今茲有
鑒豈應復蹈前車俗儒信史而忽經老師溺心而任
耳大臣喜諛惡正小臣一傳衆咻赫赫王綱遠不知
夫祖述明明祖訓近來昧于憲章況乎漢宋擬論實
則今昔不類二君入嗣在袞衣臨御之年今 上繼
離實官車晏駕之後 皇上爲獻帝適冢未有遺父
後而後人武宗實孝廟嗣皇安得捨已子而他子名
實兩紊載籍一無減父子天性之至親昧君臣天統
之大義三綱失位四序易常實惟治亂大閑抑豈尋
常細故尚賴人心未泯士論猶昌曰聰曰韜奮正義
以挺爭於前曰書曰蕇曰獻夫申大經以繼鳴于後
連篇累牘無慮萬言捱膽披肝各陳一見是實爲綱
常之計尚復顧身家之圖惜言者愈論愈詳而聽者
益堅益逆豈惟聚訟不已幾至巨獄將成所幸 皇
上仁孝本于天性剛明斷自宸衷羣議翕搖如嵩華
中立而不倚衆言淆亂如江河萬折而必東是心執
使然哉夫道一而已矣茲惟聖謨有定卒至大禮告
成三絕精微父子子而家道正七篇仁義親親長
長而天下平愛所親而人紀肇修敬所尊而天統克
紹大綱一正天下之有血氣者親明詔一頒萬世之

名世類

不卷大

主

三

爲父子者定洗千載爲後之陋復三代繼統之章夫
當聖制已同尚見人言未靖中怡心醉者固有巷議
腹誹者猶多蓋緣所議典章實未托於播告雖朝端
達士且未睹其說之始終況閭里細人安得究其說
之源委茲非亟傳策布安能戶曉家言行看覆載之
間凡在甄陶之內窮簷蔭屋家誦說而向風術序黨
庠士玩言而洗陋巍巍乎德業之盛郁郁乎文物之
華迺知曩者河清三日端符 聖帝篤生近年奎聚
五星正爲文明啓象是蓋百年間氣實爲千載奇逢
疏議

名世類

不卷大

古

三

孔子稱號及從祀諸賢 國初大學士吳澄曾作孔
子封王辯以言其非成化華亭夏寅論奏云孔子實
萬世道學宗王宜稱先聖不當稱帝稱王釐正十哲
之位置寢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爲配其
間若公伯寮荀卿王弼賈逵馬融杜預之獲吳千名
教者皆罷黜之弘治初程學士敏政有議大畧與寅
同正德初祭酒謝鐸亦謂叔梁紇當別立廟及欲罷
黜吳澄從祀 旨下禮部議率阻格不行嘉靖十年
張文忠公復建言 上從之詔天下去大成至聖文
宣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廟改爲先師廟四

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像代以木主黜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眾羅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以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四人增入從祀又于聖殿後別立一祠中設啓聖公叔梁紇位以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爲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名正禮順一洗百王之陋成昭代之盛典非公力贊其說何以臻此 奏疏

嘉靖十四年二月羣臣於東閣集議 大行莊肅皇

名世類苑

卷五

五

后諡大學士乎敬首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諡只該二字四字尚書夏言曰今各廟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庭相曰莊肅作配武宗宜一體吏部侍郎韜曰諡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乃上議言古人尚質諡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諡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 朝列聖元后諡皆十二字蓋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今 武宗廟諡既與列聖相同則 莊肅諡號似

亦不宜稍異且今日加諡祇以表行尊名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 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 兩宮在上 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再會議議上宜且據諡法止用二字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 上曰用六字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嘉靖十五年四月 上坐天壽山行宮面諭言曰 皇嫂孝靜皇后諡用六字於禮未備還用全諡庶合典禮九月 上御文華殿面授言御筆定孝靜皇后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皇后 今言

名世類苑

卷五

六

今言曰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中宮東宮及上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爵廕子試署實授恩例 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都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實授 景皇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職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諸敕景泰三年立懷獻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兵事諸臣誥敕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始令內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官七品以上官父母署

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上 慈闈尊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與誥命泰陵登極詔內外文官署職試職實授內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陞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立東官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一年清寧災詔兩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與誥敕其誥敕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上 兩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今 上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除爲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打灰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尊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誥敕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大報禮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敕嘉靖十九年 皇子生詔始令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

子未及一考者廕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敕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實授仍與誥敕十五年立東官詔兩京三品以上文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敕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詔敕十八年立東官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與誥敕廕子二十四年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與誥敕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敕愿貤封者聽鄭曉撰

名世類 卷之六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叅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議臣仰見 皇上以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爲降殺誠非故爲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
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
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
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
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
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父殤
夫為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為王一歲而有三
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為后服
三年之喪
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
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
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為芻期言若妻之喪本自
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
服矣 皇上為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為
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
殺矣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
為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空之孰不
以為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乞俯察臣愚特教禮部
更變請 皇宜服期十二日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

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今後日
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皇上亦何
忍今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
乎 願議

祀典

今言曰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幟爲中祀諸神小祀今 皇帝以朝日夕月天神天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

名義類

不卷天

主

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夫舞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 嘉靖初魏恭簡校爲太常卿值郊祭上講詳郊社大禮疏復著郊祀論二篇條折分祭合祭大要言天地渾是一體正如我身上帝至靈正如我心百神正如我身百體竟鬼后土亦我體鬼之大者人之靈安得有二也地不可以對天故以社配郊以北郊對南郊

名義類

不卷天

主

則大不可惟天無對上帝至尊豈有對耶又言禮家謂郊祀天而主日配以月釋者以天體廣大而日著明故以爲主是未知上帝臨汝陟降在茲也天之神洋洋乎無所不在聖人終日對越上帝今日主日吾未知郊之祭也大報天乎報日乎配之以月吾未知主祀者其天乎其日乎蓋因迎長日一言誤而生誤也日生於東月生於西王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配以日月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以祖配天在日月則無取於斯義矣既配以祖又配以日月在正位則褻而不嚴在配位則混而無別非所以尊帝而重祖也臣昔又嘗論百神不當從祀於郊其言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非以索百神也則祀上帝不當又祀百神凡茲百神載在祀典已有常經則祀上帝不必又祀百神也禮祀當極精誠若敬有所分豈曰精意以饗或曰上帝降格則百神景從豈可闕百神之祀王者躬荐於上帝百神則分遣乎羣臣曷爲其不可哉曰信斯言也是以上帝爲有象也方士者流其言誕謾謂鈞天上帝所居而百神各有官府皆可名言故叢而祀之佛氏入中國其法普同供養而古禮始清矣且郊之日庶民

猶弗命而聽上矧羣臣乎今惟王祭者專一而羣臣敬有分散非復上下一體之義矣臣又論祀天祀上帝不可分其言曰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禮家因謂冬至大報天季秋大饗上帝而未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夫上帝天之主宰天以全體言譬則身也上帝以主宰言譬則心也身外豈別有心周禮禮祀昊天上帝今分天與上帝為二而祭之於義何居古之祀天掃地行事今於明堂曾謂上帝至尊反就神鬼以饗乎周公相成王尊崇文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五十一

王配天乃嚴祖也非嚴父也謂周公嚴父配天是無君也況配天以祖以其功德與天同也如曰嚴父而已矣罔非天胤曷為豐昵哉

莊渠遺書

馬文昇題釐正祀典事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山蓋每山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封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

封豎無間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惟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唐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豎無間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逮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觀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逮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尚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大寧若以為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廟址猶存故老猶

名世類苑

不卷三

五十一

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濱之神削去歷代
褒加之帝號真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
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乞敕禮部再加詳考
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
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葺北嶽神祠務在不侈
不隘更乞敕翰林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

錄

今言曰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皇天上帝南
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
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地祇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
名世類
不卷三
五

鄭曉撰

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
鎮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
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
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園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
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濱從祀宗廟
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
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
社稷宜以仲春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

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
於齋宮望祭

憲章錄

周公洪謨晉禮部尚書時議憲宗皇帝升祔暨孝穆
皇太后饗禮公上疏曰禮必援情以立義事必據古
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爲七文王武王爲宗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
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平周則
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平周則宋以
禘祖爲祖而太祖太宗亦百世不遷雖迭有異議大
儒程頤朱熹皆以尊禘祖爲得禮之正蓋報本反始

名世類

不卷三

五

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爲高祖無可
推之親在 今日則 德祖當爲始祖無可祧之主臣
愚以爲 太祖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宗而
下當以次第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太廟寢殿之
後倣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爲九室以俟藏祧主
況古有拾祭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
居舊位以享拾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拾爲有加
矣周禮太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爲
帝嚳妃爲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
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祭
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爲別廟庶
情文咸秩幽明允協矣 部學詞林

丘濬論宗廟享祀之禮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
室自漢明帝以後始定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
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
臣竊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
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
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

名世類苑

不卷大

主七一

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禘嘗者春祠則
特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
初一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
日省視祭畢卽釋歷十有四日遍七室每室各祭則
羣廟之主各得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
禴秋之嘗夏之蒸則先期告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
至日各迎其主於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
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禘者說
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程頤有言曰春祭先
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

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上
之似亦可行謂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
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
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
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
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
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
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
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
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
盡而祧所謂禘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
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
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
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禘王出就太祖之廟
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
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
祖名 既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
廟祖 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
則尊 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

名世類苑

不卷大

主七一

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經清錄

今言曰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太

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

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

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分五室室太

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

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

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

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

先是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

配四年今天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令祭於陵

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

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六年禮官言古帝

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王廟

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王武王漢高

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

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七年聖帝王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已而郊祀

附祭諸帝王省春祭歲仲秋遷官祭於廟二十年以

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

官擇上歷代名臣終始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

廟 上曰趙普負大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

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

顏阿木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

幾 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高祖有天下本

太宗力也可弗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去

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 制祭陵停廟祭嘉靖九年

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

名錄 不從今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

未成今 皇帝祀之文華殿廟初成今 皇帝至廟

祭是年修撰姚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

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

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五人 鄭曉撰

弘治中詔禮部議文廟從祀諸賢掌詹事尚書程公

敏政上疏畧曰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况先

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則廟廷之間侑食之人

豈容苟焉而已謹一一條陳上請一唐貞觀三十一

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廷蓋當是時

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調釋真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監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

名類

不卷

王

四

子

決之得不然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書策以濟其惡若小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賢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瘞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上篋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

名類

不卷

王

四

子

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故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視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於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又多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

之姦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紊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喜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游子夏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

名世類苑

卷三十八

五十五

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以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禮矣況宋端平二賢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必則爲樂祖祭於晉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

子曾子子思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

名世類苑

卷三十八

五十六

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棹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精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

朱松從祀祀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
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經清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八

名世類苑

卷三十八

三

天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鶴汝聲甫 校

政事類

祀典下

今言曰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 上曰我
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
十九年罷楊雄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
蔡沉真德秀從祀八月追封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
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
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
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
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
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
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根二人存根去黨
公伯寮秦冉顏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
肅王弼杜預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
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後蒼王通胡瑗歐
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
廟門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以顏無繇曾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一

李

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從祀 鄭曉撰

成化中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之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宮冕雖通乎上下而官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遍於天下

名臣類事 卷之九

二

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已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敕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數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憲章錄

今言曰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鷄鳴山論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等成八

人先棲神於卞莊等廟乃塑像移祀於此徐常李鄧湯沐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但虛其位洪武二年 太祖脩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俞通海張得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七人已卒祀廟中九年始皆封號贈諡罷永安祀時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俟其卒進脩皆 太祖所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廖永安桑世傑而 太廟乃有之焉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 太廟脩享不與焉此 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昔

名臣類事

卷之九

三

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煙二十四人宋昭動崇德 十 人皆託褒揚於位貌而已 太祖之廟庭脩享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最重其禮最隆矣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 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歿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於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於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 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歿而論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論平雲南功大將頻川侯傅友德進封頻

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先封雷侯者與世嗣偏裨
都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
卒勳尤著於是桓封晉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
鶴慶侯蓋廟祀定後十六年而英始侯也禮部侍郎
唐胄論列廷杖致仕去

鄭曉傳

今言曰侑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
間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
功臣靖難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位六
王之下羣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管國公郭英進祀并
兩朝功臣敘爵於是管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
名列其下

不參元

鄭曉傳

倪文毅在禮部上正祀典曰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
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
竺乃釋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宗其
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
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止
一人耳乃今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三代之
時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
運柁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殍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
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
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
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
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
之上哉由是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
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
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謂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
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邇
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

名世類

不參元

五

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
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
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
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
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
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為天
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像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
殿一所在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萬

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官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疑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說也雷霆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

名世類

不卷九

木

七

示現之日故

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入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

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紫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敕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

名世類

不卷九

七

水

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大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逮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

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張魯漢
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
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
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
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
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屐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
來拜于前盧納之需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
雨二童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
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威
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

名鑑類

大卷三十九

八

沈

之上春秋遷官祭龍神 國朝宣德中敕建大圓通
寺二青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
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龍
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雖然稱二青龍其實蛇
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輪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
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
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輪蛇乃凡蛇耳蓋妖由
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
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歿之其患
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

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
如何則此二蛇之性誕正此類所有前項春秋祭告
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國志東嶽魯之
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
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
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
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
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
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齊天神聖帝 國朝
仍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

名鑑類

大卷三十九

九

沈

祭夫嶽鎮海濱以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
代祀之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
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
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真君謹按
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
宗尚道教避聖祖諱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本北方
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
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
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靖樂國王
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遏紫虛玄君

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 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山安奉宣期陳善授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焚惑聖聽糜費帑帑下則橫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祭告過於煩瀆合無照依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遯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

頻年齋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敕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量為裁革減省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通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法充軍顧珏顧倫之父于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枉誕可知矣但經累 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祀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官

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金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闢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

名世類

不卷九

主

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金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週年以來每年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

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千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廟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 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上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貢付本官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

名世類

不卷九

主

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真君之父母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配陶氏助壽慈懿仙妃 國朝永樂中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其父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

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神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君體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為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小名世類充

不卷五

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之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 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併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其餘多准擬行

錄清

曆論

楊廉論元聲書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太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八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太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嗛齟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意凡書之要一一

指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

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繫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為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為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 文集

丘濟論曆象之法曰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

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

名世類聚 卷之九 大統曆元

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巳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是臣請 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衍義補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晷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

此從古所無者岳文肅見而異之曰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晷晝二至之晷有晷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慨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楊先生時為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王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晷晝夜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灰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灰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然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擣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

名世類聚 卷之九 大統曆元

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經濟錄

鄭善夫改曆元事宜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

名臣類

卷十九

子

曆法

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

名臣類

卷十九

子

曆法

閏是故定期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朧朧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遲離朧朧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

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
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
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經濟錄

丘濬論諡法曰三代以前君之諡則請命於天臣之
諡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
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
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適於人刑
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
諡者考其行狀撰定諡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
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諡議洪武初惟武

名世類苑

卷五十九

主事

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諡蓋自姚廣孝胡廣始
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諡皆出 恩賜
臣竊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
以後有應得諡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
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
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勵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
豈細哉 衡義補

朝廷於諸大臣有飾終之典易名錫諡極其優矣古
者凡定諡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諡議有不合

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
或有未善則若荒若錫皆所不諱唐宋以來此恒典
也我 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諡而閣下看詳施
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
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珣汪榮和欽皆彷彿其
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於此不甚加意
故一時之諡不無踰濫今 上登極凡 先朝大臣
未有諡者皆賜諡如王陽明之諡文成楊石齋之諡
文忠可謂至當昔張良諡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陽明
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在社稷安得不謂

名世類苑

卷五十九

主事

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
絕一出於至公故也 叢說

今言曰我 朝帝后尊諡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后
無孝字文臣無諡孝者 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為
孝勇 鄭曉撰

丘文莊公言我 朝文臣有諡始於姚恭靖公胡文
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
諡寔始於王文節公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
學士 賜諡永樂中改諡忠文翰林始得諡文餘不
得與不知出何今典劉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

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

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

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馬許

是也 今言

諡端者惟三太宰諡文端端

司馬端敏近日秦鳳山文端吳白樓亦文端 今言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先諡文毅至正德中其孫顯奏

時勉歷官四朝曾効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鼎例改

諡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

之改諡曰忠文 憲章錄

名臣類

大卷五

音

又毅皆非翰林彭從

謂未見施行然亦有

襄敏王毅愍陳莊靖

士習

方孝孺正俗論曰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

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

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居伊水之民

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

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

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至於

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其可及也故

因而文之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故能至於

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

名世類

大卷五

音

之士以諂言邪說陷諸侯傾動天下生民日流於變

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

聖賢之遺文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

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

以寬大更之法疎禁闊數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不

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至於近世

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

年之間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

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

誓天指日卒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歿於海而

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為夷者鮮矣傳至於今譬如敝鐘漏鐸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其於大倫悖弃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揭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易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

名世類卷 不卷五 五

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為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輪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法者眾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歿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鬻產質室以奉其無厭之欲曩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跪或庭搜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卑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後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

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取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改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善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

文集

陳白沙曰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仕也為己

名世類卷 不卷五 五

正德初胡端敏任南京刑部主事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墮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羣情百計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實由於此

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憲章錄

李夢陽上楊一清書曰今之風俗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許排者効爲不謹又曰問賊官者不恠其賊也則曰其有害人之心非惟不知恠顧又禮貌之唾罵者賊官也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傳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又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援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人多而雅恪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辯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

名臣類

宋孝宗

主一

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 雜編

林見素與喬白巖書曰公至留都紀綱之地治體風化所關畧細瑣崇大體第一議也詔條羣弊盡革士習亦須一還今服用之侈威福之過送迎之盛巡守不時歷諸司不治事官習於邪吏肆其奸學校廉恥道喪操流朋黨風興不副人意不可盡指也夫有德義以正其身禮法以正其俗我輩皆正則羣小自帖

是謂不威之威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也世事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誰耶 文集

霍公韜曰我朝自方孝孺劉球諸臣死於忠義其禍慘烈以故士夫喪氣無復振作賢者多以明哲籍口間有不避刑戮獻言爲國者輒又擠斥於外終身不得大用是以達官顯爵類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相師久而成俗以老成爲遲鈍以忠厚爲迂闊以剛直爲沽名以廉介爲矯激以奉法爲執拘以守禮爲傲慢以任私爲常情以詭隨爲通變以壅蔽爲權宜以諂諛爲賢以擊搏爲能屈辱不以爲羞奸貪自以爲得士氣若此而望紀綱振肅天下又安得乎願檢成化弘治以來大小臣工章疏有涉權畧有干勳戚有觸人主之怒者疏其名於吏部或者表旌其墓生者加擢其官取回大用彼將援引善類充滿于朝如此而紀綱不振天下不安未之有也 文集

名臣類

宋孝宗

主一

事君類

兵畧上

傳頴公初從明玉珍不能用率衆歸上才之從遇
春攻廬州從上征武昌督其攻城城東南有山名
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友德即率
萬人先登一鼓奪之矢中面及脇下鏃出腦後不顧
王師取蜀友德爲前鋒復拜征虜前將軍引兵出陳
倉擊守將丁世珍走之克階州遂拔文州引兵趨綿
州阻漢江不得渡下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以濟師
乃以木牌數十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三十九
守蜀者見之解體湯將軍駐兵漢江得木牌進師趨
夔州友德命以弓矢火器攻象陣却走蜀相戴壽得
士馬三萬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上御製
平蜀文以旌之十四年拜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副之
統兵三萬征雲南上出餞龍江友德至湖廣分遣
吳海洋等率兵攻普定普安下之用沐英計倍道疾
趨冒霧至白石江霧霽而我師已濟矢石齊發虜大
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友德自將兵
擊烏撒城分兵畧下鶴慶金齒皆降蠻地悉平上
敕諭勞之名臣錄

李文忠克桐廬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文
忠合圍攻之一日而拔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員外
方彝詣軍門請降王曰師未臨城而負外遠來得無
以計緩我師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
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文忠
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翌
日遣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文忠入宿
於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即
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董倫
撰碑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三十九
胡漢陷及處州幾變附章公溢浙東按察副使鎮處
州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
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
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遁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
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
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徇
溫州平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即召
卿浙西諸郡平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公
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
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國初事績

胡武莊行兵嘗曰吾不知書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
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驍附編氓
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宋濂撰碑

太祖在建康聞胡深名召至待以殊禮浙東苗軍為
變守將被害據處州上遣公復處州命總制處州
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山寇乘間竊發人情
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
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
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
為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

名世類

卷三十九

三十一

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
橫益甚公擇其所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警服

典故

太祖克金陵康茂才時為陳友諒麾下行省叅知事
公度天命有歸通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
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
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當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明年八月僞吳張
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歷陞指揮使
又明年六月友諒傾國入寇上召公謂曰有事命
汝能之乎公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

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偽
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詒告以虛實使分兵
為三道以弱其勢公曰諾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
諒具書令賁以往必信來無疑遂遣閹者持書乘小
舸往詣友諒軍友諒見閹者進書甚喜問曰今康公
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如何曰木橋也乃與酒
食還謂曰歸語康公我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閹者
急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
東橋易以鐵石及旦而成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
從以舟觸江東橋見橋皆大木乃驚呼老康無應之

名世類

卷三十九

三十一

始知閹者之謬公同諸將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
萬友諒脫走上於諒所乘舟床下得茂才所遺書
笑曰彼愚至此可噓也

稟談

張忠武王任燕山護衛文皇靖難師起幃幙謀畫
悉以任王王據誠效慮夙夜不懈可否進止王正色
數語決之咸中機宜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
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
後患薊平餘無患也時薊州守將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
遂執宣殺之急趨遵化戒將士曰師行以得人心為

本師入城不傷一人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
產談錄

定遠王沐忠敬晟年十七拜都督僉事破安南繼鎮雲南封黔國公雖位極人臣而禮賢重士虛已聽納寬裕有容未嘗面及人過凡文武屬吏有過者惟恐王知務自掩蓋王明於韜畧然以仁為主蠻夷有罪未嘗輒加兵誅必諭導使改數諭弗悛乃奏發兵逮兵入境若夷能知懼罪亦曲貸之與之更新雖臨陳必戒麾下毋縱殺獲賞罰明信威愛並行至於完城池飭武備訓將士理屯田通水利實庾垣謹戍法若

名臣類記

大卷三十九

五

吾學編

如

輕徭賦問疲瘵尤勤致意學舍敝陋具材餽工葺之以煩下治公有暇手不釋卷稽古明達動師昔賢蓋文武之才仁義之師也追封定遠王

吾學編

湯武侯辭祿安不忘危每計邊務言之亹亹或謂其屑屑者終不為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為將勇智兼備常先事籌畫以夜繼日故所向成功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裏創赴關有進無退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人歸心若董繕作規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罕及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也

吾學編

西寧侯宋公晟鎮涼州虜時為邊患公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之克渠也速兒監等及其眾無算餘悉生繫送京師又降虜假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籍其壯者隸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公還京獎諭復鎮涼州征哈密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誅其假王子別列法等三千餘人獲虜眾千三百人及金印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永樂元年充總兵官鎮甘肅三年虜益獲聚其近邊公遣人諭以朝廷德意其酋長把總

名臣類記

大卷三十九

五

吾學編

如

帖木兒率部眾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聞朝廷遣尚書趙犴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江陰侯吳公良初為指揮使領兵鎮守江陰時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眾兵食富強又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公行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為邊將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通逃毋逐小利毋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公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嚴部伍士卒毋敢逃亡毋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之不敢侵犯數年上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平偽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

東顧之憂以公之扞蔽也丁未下姑蘇縛士誠 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服必得剛毅有智畧者鎮之遂以命公公至奉宣 皇上威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奠安天下大定封公爲江陰侯弟禎與兄同隸部下俱以勇力稱從大將軍征蘇州胥封二門俱破復從御史大夫湯和征明州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之海公領兵追於盤石將與合戰自申之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

朱濂撰志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三

三

宣德中西戎僞王阿台等寇甘涼邊將失利命都督蔣公貴佩平虜將軍印率軍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甘涼等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還時虜酋把禿羅率衆擾莊浪公生縛字羅等百人謀報阿台屯河西遂躡踪陪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且殺至石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虜有逃奴來言阿台所在公議卽往副將李安阻之公拔劒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盡恃其縱橫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諫者必乃策馬前馳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謀復知其不遠令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三

三

軍士疾聲至兀魯猝見虜牧馬遂約衝馬羣以鞭箭橐聲驚之馬盡佚虜旣失馬輓弓步戰不決卽令衆躍馬揮刀齊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阿台窘死西土遂寧捷聞封西寧伯雲南麓川宣尉思任發屢寇邊命公充總兵官與尚書王驥至雲南衆謂瘴發不宜進公謂尚書曰賊毒吾民忍可坐視耶遂遣兵勦之兵分三路而進公與尚書從中路合上江兵夾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焚矢石俱下如雨公乃環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賊父子僅以身遁聞被繫于緬甸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樓

其寨二百餘處焚夷遂平墜戾 吾學編
正統二年阿台朵兒只怕數入塞寇掠甘涼王忠毅公總諸軍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其諸將伏地仰面齊聲曰都指揮安敬公立縛敬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輪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虜至莊浪授方畧出戰稍捷虜

引去未幾虜復至公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賢率精騎
追擊戒賢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賢遇虜石
城兒泉戰敗虜虜尚數窺邊近公曰虜未大勦不畏
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賢先
鋒公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
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上勞公金幣兼大理卿
支二俸還京六年雲南思任發叛木麓川木麓川本
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公統兵十五萬轉餉半天
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公曰賊熾毒吾民行不
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宋 四 百 一
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斬
首五萬賊退保險阻我軍深入破連環七寨於沙木
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遷移兵討韋郎羅
韋郎羅者維麻賊僭稱廣新王公遣偏師抵賊境言
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安南追
賊安南人懼斬其首縛其妻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
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 吾學編
威寧伯王公鉞一日與保國朱公某領兵一千周視
邊所達兵猝至且衆保國一時莫能措謂威寧云且
走威寧厲聲曰閉嘴卽揮兵上山連兵札山麓威寧

曰若走撞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得上
游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
後餘七百保國率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軍反顧反
顧者卽斬以殉務使一一如魚貫稍亦參差亦斬以
殉列爲陣行時已向暮達兵憊懈威寧卽令諸軍從
山後依前令行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
威寧纔曰幾乎落陷甯明日謂保國曰若一時倉皇
亂走人心不定達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
焚今乃却軍排次第而行不攪亂况我與精兵押人
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倦而我安行也
名世類苑 卷三十九 宋 四 百 一
威寧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之風 典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十九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

吳興後學凌迪知樞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琴汝靜甫 校

事君類

兵畧下

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
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謹斥穢練甲兵永樂已
亥間倭寇累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三
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江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
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賂者飛報江遂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言六

下令犒師抹馬畧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
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
賊之塌下江賊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而進賊
衆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
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
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千餘間有漸脫而
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
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
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竊寇遠

來必飢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兵之道賊使
魚貫而來類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
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
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卽
圍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捷聞封廣
寧伯 通紀

正統己未宣慰思任發反 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
有才識者從征職方主事楊寧其首也師次麓川境
賊遣人款軍門約降欲許之衆莫不悅公獨進曰不
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後有悔弗
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言六

已衆謂公迂檄令督運于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
卒多陷焉比還京將兵者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
褒進郎中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尚書王公驥
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以公督戰乃渡
江攻上江賊寨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
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
曰賊徂以前勝當多方以誘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
王公用其言諸將連破七寨斬陶孟靠等餘賊奔潰
因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不知所爲灰鋒鏑及墜崖

溺水不知其數師還 上宴勞於奉天門拜刑部右

侍郎 碑

陳恭襄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各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鴈命衆從者射不中公發一矢斃之有鵲翔上命公射應絃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碑

王忠肅公正統間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再三始得釋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垣墻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

名世類元

不卷四十一

王

三

洪

爲屯燧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弱賑貧窮配餼寡下令曰邊不可以文法治也有罪聽入穀粟以贖重者亦如之在邊十數年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 姚夢撰行狀

王襄敏越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專喜事開邊直薦公及保國公朱永遂與直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永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功封威寧伯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佩征西

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首功加太子太傅增祿歲四百石敘一子錦衣百戶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言其任術及修太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奇邁慷慨見事風生久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品士勢定諸胷臆出奇擒虜成發中顛倒才智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劬而志不少衰 吾學編

名世類元

不卷四十一

王

四

洪

王端毅撫治鄖陽日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蠻將軍李震調兵征討會于南漳無城可守欲退保襄陽公曰賊雖驍勝黨與尚寡舍險就易非其所長必不敢易我而來況南漳迺襄陽之藩籬衆皆視爲輕重苟一舉足則遠近聞風奔遁賊若乘虛而躡其後非惟失南漳雖襄陽亦不可保矣衆曰保此固善賊來何以爲計公曰奉命討賊賊至出戰戰或不利委身致命此吾分也何以去爲已而賊果不來衆始服公料敵之長既而元惡劉千觔就擒捷奏奉 敕獎勵九月獲石和尚等千餘人械送于京賊遂平其初

獲賊也首帥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擄殺者復榜示流民諭以禍福俾之復業於是山谷之民感公德惠迺圖奉祠

傳

弘治甲寅吐魯番速檀阿力及其首牙蘭劫忠順王據哈密釣陽薦許襄毅爲會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結赤斤罕東諸夷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擒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侯公曰拊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違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離土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

李文正公碑

兵書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朝廷特命總兵某帥師征蒲四公從征督餉蒲四據二山臨高禦敵矢下如雨我軍氣奪將官不能爲計公謂曰必須攻下二山我處上游其勝可得將官請計要功在賞也我有銀牌二千雇募勇士能奪山者先給與而後計功將官卽選募勇敢之士千餘令上山攀緣入巢舉火攻

擊已奪一山其一尚爲所據公更有銀二千兩可爲牌五百復募衆卒夾攻其山亦隨列分衆懷呼奮勇軍容大振將臣又慮其飢公曰我已備糗糧二百車皆以蜜劑而和者使可飽而無渴是以士卒咸有必戰之心故卒成功將臣曰此知府功也我何有哉先是蒲四惟恃一泉爲飲公率健士三百往來探其源而堵室之滿遂蹋踏公之料敵取勝出人意表有如此者

丘濬撰傳

許襄毅公巡撫大同未久適北虜擁衆臨邊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當時鎮守俱曰以數十年讎敵之寇一旦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真偽未可遽度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款書方可具奏隨差把總指揮王鉉出大邊答語小王果着部落瓦剌阿兒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會同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奏之後鎮守總兵官王璽瘡疾臥床不起凡一應機務俱公綜理副總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

入當時在邊部落數多爭入自相喧攘驗放不定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劉總兵懼賊情反側稟寄到城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前面摘送與小王子着他分俵應入者曾懸牌面放入無牌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如虜使驗入各於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纓二枝遇虜行過捷徑轉向前途換纓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齊整一日驗進虜使入邊又見路傍人馬聯絡齊整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獲董禿等七連馬捉獲具奏准以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視將犯人斬首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不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至邊住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頤而歸自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虜者大同人皆曰是公當時撫綏之所致也

傳

弘治庚申北虜火篩犯榆林守巡敗績陳公壽僉都巡撫其地至則先存恤陣亡官軍更易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定部署使策援軍勢大振虜分兵侵軼躬環甲冑爲諸將先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衆請撤軍避公不可會各路設伏扼要害進兵迫虜斬首二百七十級奪獲達馬牛羊器械無算捷聞 孝廟敕褒賚賜加厚駐紮積戰馬三萬計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而復振 楊士奇撰志 四川清遠盜獮人不能平馬端肅劉忠宣二公薦吳公廷舉備兵嶺南公連討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江西桃源洞盜發陞公右叅政往撫征之公以誠信開諭招撫不服遂建必征之議往返不以兵自衛爲賊所留公不爲動每日賦詩賊以其剛方不敢加害送公還公因識賊左右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以執賊酋卒以平定立萬年縣民感之立生祠公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獨迎刃而解 林希元撰碑 都督王公信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民情實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

以省財用十七年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提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餽糧已空機紆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乞還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九

三見六

張

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防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李文正撰志

楊文襄總制全陝嘗作制府稿曰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習陣日紛紛問之乃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

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灰出不兩淪時竟以屐還興武勸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才之灰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十

張

楊文襄西征自敘出兵謀畧陣勢有六曰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炮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烈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塲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為長物耶狗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塲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迺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式分發邊

城管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衆將聞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城下用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驛駕一銃凡用八驛可駕四器出行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十一

三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安能濟用乃叅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面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情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達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十一

四

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遇慣見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其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噫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也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妄嘗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慨叅

將閭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邇不能殺賊概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矣

法曰兵無選鋒曰比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為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無所累故選鋒為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

名臣類苑

卷四十

主

三

各邊大小將軍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畧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為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為第二等一事可取二事處可觀者為第三等或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苦疾病者為四等其老幼疾病者定為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樵差撥用五等不堪之人卽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熟於弩彈牌刀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

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輒決列不顧生歿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為賞罰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

名臣類苑

卷四十

古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為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癢老瘦者作四等一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樵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崕坡濶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

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然笑者幾希矣

以上八段石涼文稿

楊文襄督理陝西花馬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兼經理邊務公即陳邊事創陳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至不敢渡河乙丑冬關西大歉虜數萬人由西寧直抵固原遠近危懼公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叅政安惟學曰公行可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圍各馬營聞公

名世類

不卷四十一

五

調

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大軍至遂掣衆北走正德丙寅命公總制陝西延慶寧夏甘肅諸路軍務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處方畧上四事曰緩土人口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資邊土咸賴公復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西衛東勝又徹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爲虜歐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宜府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

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公築邊牆刻其奏績丁卯以忤劉瑾不協遂乞休工亦罷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

撰行狀

謝純

正德己卯秋宸濠之變楊文襄以鎮江爲江南首郡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

名世類

不卷四十一

五

言

制府襟襟

胡康惠公富任廣東副使適四會民僞作亂府奏請委公督兵討之擒五百餘人又瀧水僞賊出沒不常其所經路側有荒田三千餘頃公訪僞人所畏者僞人僞人不爲盜乃於此路口設一僞圍移文廣西招致僞人住圍耕種自是僞人不敢出百姓亦倚僞人分種三分之一舊路復通海南黎人符南蛇集衆數千寇儋州攻圍城池勢猖獗會府委公跨海征之公與叅議劉信往觀其營賊突至公圍甚逼公奮力揮刀砍劇賊一人賊辟易無敢敵者劉叅議被害公馳

還請益狼兵征之獲首功三千餘顆地方始靖捷聞
陞公湖廣按察使特 賜織金大紅衣一襲 汪
元暢撰行狀

四川藍鄂寇方劇林見素奉命征勦公陳師將致賊
而撫之忽報賊攻保寧猝遇賊於華壠單輿直抵其
巢宣 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頻首伏地公曰吾撫
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
阻遂分黨謀據州縣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
斬以徇諸軍股栗於是連戰皆捷賊歿者枕籍渠魁
授首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
名世類充 不卷四十一
乘賊醉無備迺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
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餘捷聞加公右都御史
傳

許忠節述初為樂陵令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
餽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弃城走公為築城隍倡勇
繕械令民各起牆垣垣闢一竇竇如圭才可容人家
令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入行伍匿兵委巷令曰守
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受上賞未幾寇
入旗舉伏發一無所逞盡擒賊自是不敢近樂城以
功陞山東僉事兵備武定是時劉齊二寇愈肆自陝

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民欲散去公力定之設城樓
置巡卒壬申五月初七楊寨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
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未幾賊
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于楊二莊一鼓盡勦平之自
是賊南奔狼山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呂振撰志

林廷玉至廣西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
將出征籍其名姓椎牛釀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
則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剿陣
亡之家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已故遇敵奮勇所向
皆捷比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詔鎮
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朔治十策大意言虜
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已功
或與親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
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歿且不賜復其家使其父母妻
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癡人陣亡者空作冤鬼
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
命効死以邊將受閭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
以三歎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
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

恤或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王者
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立聽軍士入已庶幾
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
搶掠以充盤費亦將帥生事百端擾索宜禁戢軍士
暴掠供應毋恣科歛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 雙槐
歲抄

正德己卯六月十五日文成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
時叅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痛哭拜天誓死起兵討
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頃之得北風宸
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

名臣類苑

不卷四十

九

計議慮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必然倉卒
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
患及假寫兩京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
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
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
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
官軍到日支應毋得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
斬首等因宣示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
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

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
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至吉安又假寫
南雍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
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
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許泰
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
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
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
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

名臣類苑

不卷四十

五

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此
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移咨到職照得本職先因奉
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
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 敕旨候兩廣
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
機密 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
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
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
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
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

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遍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遵 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 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眾其計亦有

名臣類稿

本卷四十一

主

一百七

吳

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殺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查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乖覺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今濟等選差慣能走通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揚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跡隨卽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

或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

名臣類稿

本卷四十一

主

一百七

吳

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麓漢易爲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卑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遍李士實差遍人皆被宸濠殺或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雷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層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經行賊壘潛地

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已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

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畱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闕其後宸濠撰知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五

五

五

四路無兵前項事機皆是虛傳七月初二日方敢出兵然其時事機已失兵勢已自沮喪人馬已自潰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已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昔文成寫楊公假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文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

徐驥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未可知也但賊兵蚤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兇出匣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畱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畱寧王寧王不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畱寧王一着所以遲畱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文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彼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灰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五

五

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軍稍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不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集文

伍公文定生有臂力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氣屹不能下人正德七年江西王浩八等賊聚衆攻劫微徭等處地方勢甚猖獗總制軍門調都指揮李隆

領軍兵公領民兵勦殺李以公文士易之每屯兵以險處與公一日屯兵半山有賊自下分二路來攻一支由山前上一支由山後繞出欲使公腹背受敵不知公先已設伏山頂望見後賊敵住前賊見後賊不來遂走公乘勝追殺大敗賊山後賊亦不敢上而遁公能料敵制勝如此李由是大愧服

沂陽雜記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殺孫許二公遣兵攻九江破之順流直抵安慶以兵圍之濠舟千艘薄城外軍容甚盛人情洶洶會濠遣僉事潘鵬舉偽檄說降指揮崔文於城上斬鵬僕支解以徇人心乃固城

名世類苑

卷四十

王

四

守益堅賊兵亡者過半濠乃還保江西先是南贛都御史陽明王公適往閩戡事至豐城聞變回舟急趨吉安與伍公謀起兵討賊公言于陽明曰兵法攻其所不備今濠既出當先攻南昌破其巢穴彼必回救我軍邀擊取勝之道也陽明然之十八日陽明發兵臨江十九日誓師焚集山西二十日兵入省城門不閉二十二日濠兵還至黃家渡二十五日公率舟師迎擊之二十六日公復以火艦襲之火燒其鬚不顧仍指示贛兵登岸夾攻于時煙焰漲天殺聲震地濠兵解體濠遂為公部下知縣王冕所擒李士實劉養

正等皆以次就俘是役也雖陽明倡之列郡應之至臨機策勝奮勇當先惟公一人捷聞附公江西按察使晉南京操江都御史

江西通志

寇公涂水巡撫陝西節越甫臨回騎犯山丹指揮將士遇其鋒斬酋首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遂震甘肅荒徼諸司往往凌蕩法守先生切憂焉乃訓人以廉德樹素絲之風先時太監總兵官役軍雜草論之官廩所給值到即奪而有之先生榜令軍交草于官官交值于軍毋旁落他人之手屯糧額外有科水流田巧勒地頭錢無名甚矣亟嚴其禁又每圍軍士較其伎勇懸銀的而令射之諸所俘獲賞必及其功買功賣功悉論罪殞於鋒鏑者尤加之意什伍之衆桓桓有鬪志

呂樞撰碑

嘉靖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兵部尚書唐公龍與總兵官劉文講畫戰守之法部署咸定七月寧夏報吉囊結管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王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王之八月十四日戊戌虜合衆出青沙峴劉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大敗虜衆

斬首一百二十七震與參將吳吉等遇虜于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五參將史經等分布韋州遇虜北奔各哨奮勇斬首一百三十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二旬之內連獲三捷震之功居多

康海平
虜碑

周尚文清約愛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閒居時其所當邊微阮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食未嘗先之每戒二子曰慎毋怯其視吾劒每去鎮令軍士秣馬雖凜冽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效力累獲奇功

名世類苑

卷四十

五十七

三

五

吾序功次

周尚文在涼州以套虜慣浮水踏冰來冬防爲患乃募軍用水澆泥壘凍牆一百二十餘里又每渡口撥魚舫令力士持長竿鐵鉤伺浮水賊卽鈎殺之虜不得渡至今賴其邊策戊子起守甘肅庚寅守寧夏至則修花馬池邊築賀蘭關濬渠開屯軍民利之丁酉鎮山西督三關與鄉人韓都御史邦奇一意籌邊所建立修復不可勝數戊戌改鎮甘肅延綏故城中苦

樵採在數十里外每遇零虜特至無歸者公曰奈何舍城南山澤之利而驅民死虜乎乃鑿石開洞立炭窑永惠榆人公自以爲遭遇聖主殫力畢謀躬督軍修邊起宣府西角抵山西丫角山七百餘里踰年牆成築墩堡一千七百五十有奇墾田五萬餘頃兵威大振

詔諭曰尚文委竭忠勞朕心喜悅晉太子太保

曾省吾敘功次

柳城在萬山中城中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紫江沈希儀爲右江參將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治文書必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酋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拘而兵謀得無洩公常欲勦一巢恐洩乃佯病部人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吾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又公每以甚雨淒風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銳以筒貯火衣氈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聲鏡賊盡驚散以爲老沈至矣挈妻子櫟而蒲伏上山頂見啼女跳往往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爲虎狼所食黎

名世類苑

卷四十

五十八

三

五

明下山詞之則寂無其人陰使其黨詞之時公所遺衣毬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者詞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我巢東巢人亦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更已因相怔駭已而詞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怔駭曰昨夜銃者誰耶鬼耶諸徭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之所使也自此賊亦膽落柳城四旁一童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軍民往往寄牛於徭家以耕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初馬平徭賊韋扶諫嘗傷知府兇猾甚先嘗七捕之不能得

各集類苑
不卷四十
五

耳諸徭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因曰吾輩夫妻惟有更誰汝作賊耳扶諫喜諸徭乃給相與計曰府官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劫之印可得也得印以易我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亦益孤諸徭因醉扶諫而縛之置巖洞中遣人報曰縛扶諫恐見賣須以三十里外相易公鎖諸徭婦刃挾行三十里使人諭諸徭曰諸徭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徭請於公曰吾遣扶諫懼仇可遣人至巖洞取之公慮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付之熟徭又質熟徭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洞中果得扶諫以出諸徭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曰吾不往諸徭且謂吾却於是先遣徭妻四五人往言兩挾諸徭女狀諸徭吐舌懼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刑扶諫目剔心手足斬之懸諸城門諸徭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栗廣西守將自韓觀山雲後如公者不多有也

唐順之敘戰功

沈紫江在廣貴時大小數十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為參將知徭兵能制諸徭獨土官律律不用命每調發土官與其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

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遷之諸土官喜競以復兵從公或土官焚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邇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弗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向輒有功賀縣諸徭據上下礮石諸洞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督府謀之監軍咸曰須沈公來沈公不來即將焚其耳乃問計於公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暇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刻畫進退持已然以待之

名臣類苑

不卷四十一

李

李

不已悖乎且今為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亦不得不徭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公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耳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罪也督府喜遂以諸軍付公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枝他日拱孽未可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十餘俘獲倍是督府上其功授公都督僉事又明年而崖州變作

崖在大海背五指山黎岐兩姓蠻居之黎姓最衆生熟二種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顛愚可計詒而土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闊弛州縣恣為奸盜韋猾導官奴徵諸黎更以便腹創知州邵濬者既贖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無賴既懸戶鞭復私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牛以償以一牛自贖官奴不噤縛置廷中笞撻之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詒邵邵據上變而官軍者又格鬪灰那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夷為變八年

名臣類苑

不卷四十一

李

李

不休督府上疏議勦且以公將兵請報可部署既定刻期待發公始至謂督府曰法家斷罪必分正從殺逆如虎待笄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緣耳而并欲除之其視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情信儀以為莫若止出三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捷雖有異志者則櫛覘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督府俾公總之且謂公曰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命者二人諸軍股栗攀蘿

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
擇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人捷聞進公都督
同知 念卷序

嘉靖中 上命毛公伯溫討安南翁東涯時為分守
上議毛公曰今日所以處莫賊者其策有三揖讓而
告成功此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而兵血刃此中
策也三畧五申芟夷絕滅則威矣而 聖天子好生
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
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
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將舉之裕如不至

名世類苑

木卷四十一

三

言

於從事失時也毛公是之九月承檄分屯龍憑思陵
等處間士卒礪器械足饋餉誓師以聽獲安南奸細
丁南傑詢之曰吾方提兵進討汝能為吾導乎曰能
公削邊幅以遇之其國中情偽畢得南傑密白登庸
以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之狀且云保獲元元
而曲請以祈免不可不蚤自為計也於是登庸大恐
請納款如期詔廷臣集議 上從之罷安南為統使
司賜登庸以不效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峒
地許入貢班師論功進爵行賞有差 行狀
嘉靖丁亥虜復入寇王康毅時總宣大曰嗟乎虜所

以致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今不預計徒以坐
待其歸而邀其後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令分
部扼塞訓練士馬廣其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
果由花馬池及小鹽池拆牆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
撫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
左洎都督鄭卿參將劉文副總兵趙英李議統正奇
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追至細溝與戰大破之斬
首九十三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
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叅協等官遏其
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待虜虜
至大戰斬首九十五級指揮李英等率所統喊殺虜
後聲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走復與諸將選精兵
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衆迎虜勦殺斬首八十三
級前後所獲馬匹衣服不計而墜谷溺水歿及飢歿
者十之八九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公之深計
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諸將及鎮巡藩臬諸君
子功也 通紀

名世類苑

木卷四十一

三

言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一

吳興後學凌迪知程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琴汝靜甫 校

政事類

形勝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宸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峯古北真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并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一

北

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犢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益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桂夢撰序

丘文莊論北都形勝曰我 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 國都者尤宜慎固大行西來透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

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缺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牆城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間爲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牆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二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工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間所謂

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賴二州地跨瓜分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畱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飢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許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民勞甚矣

桂事撰

王瓊論南畿曰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原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

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爲畱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衝以徽饒爲郭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噴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集窰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煩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於壑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火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竄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寧達於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倭來點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桂事撰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殊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

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詔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撲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耨事出營四方至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桂夢撰序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為北藩建昌南贛為右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五

三

壁惠潮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遠深通盜每憑之而囂聚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遇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孳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茲簡僻莫如邵武器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桂夢撰序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顧漸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榔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棋布歲賦日繁楚俗慆慆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結竄難治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矯橫滋萌朝議不明復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一

六

桂夢撰序

河南古豫州地閭閻中夏四方輳進蓋漳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而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

屬道雖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桂葛撰序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弃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

名世類

不卷上

訓

有烽火盡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慚以南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桂葛撰序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

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成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敘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而已乃若礪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解處西徼目為粵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桂葛撰序

名世類

不卷上

訓

內給藩封外因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策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徭蠻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並罹毒而賓州其襟咽矣左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倘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甕保障或者其

在是乎 桂萼撰序

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沅江臨安
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
曲靖迤北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規矣諸
夷之魁則沅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
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
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
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各在撫綏關伏處置乖方莫可
救矣至於滇南北上必假道賓州萬一衝決何以越
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
而榛寨莫啓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桂萼撰
賓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偏蠻夷並同滇境而
山箐削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
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
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草
西播夷峒之間鴟張家突貽患寔深況地襟東川烏
蒙諸部師旅釋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
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
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首禍患
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強奪職乃其

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賽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
煩 國家力也 桂萼撰序

名世類苑

木卷十一

十一

具州

邊鎮

王瓊論九邊通考曰我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固聯屬山西諸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今日矣

關志

各其類

不卷上

十一

四

丘濬論長城曰長城之築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

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間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拒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為也

衍義補

各其類

不卷上

十一

四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逆北之患顧車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營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遊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

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豆據襟元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私治中曾一見人未及岸而逝若令則晏然久矣三全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蒙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奸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軍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

貢矣

王璽撰序

卷四十一

三

楊一清論遼東保障曰比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休障因於地之迂遠今三全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蒞糧可省十之三四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豆建以捍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既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今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

名世宗

不審土

十

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於往者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羸弱極矣

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錐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管乃復添設遊擊甚為紕繆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管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將止

名世顯光

不卷四十一

五

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寨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章為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

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王項撰論

宜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於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接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

名世顯光

不卷四十一

六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太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泉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但時易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畱茂山衛京操

之士以益紫荆寨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謀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茭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

名臣類

不審

七

宣

倉厥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師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它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

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飢而疲且至死也欲責成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芳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盛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名臣類

不審

八

宣

王璵撰論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壤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弄為王庭墩軍驕墮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

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敗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弃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雇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許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羅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

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民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灰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益幾七年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眾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許襄毅巡撫之日裁占役禁撻剋恤調遣優獎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王瓊撰序

楊一清論大同保障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

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去
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
里爲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
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於二邊
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
復添設分守叅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
可復授鎮寄者當留意焉 經濟錄

三關鎮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
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
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 畿輔之地安危係

焉況韃官韃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尙在勢終

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宜大立稱重鎮 王瓊
撰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并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
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
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
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充
斥東自清水管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又曰榆
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慣冒虜呼爲駱駝城人馬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王

王瓊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王

王瓊

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
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座墩堡勾連
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
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
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賴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
二衛官軍操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能入
乃由定邊營馬砲泉牆盡去處地方名乾溝無牆入
安會搶掠葢花馬池有牆改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
之易耳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
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城之外雖沿
邊界有舊牆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
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可
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
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
二十七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壯乾溝深入之
路則會安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兼寧朔墩
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牆對築高
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
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蓋無
善於此者矣如其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

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源固涇靜等處患固未歇也舊
安邊固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滂新興三山等處堡
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所蹂躪之
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 王璵撰論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
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
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
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
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
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璵

名書類聚

卷四十一

三

四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
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
固原爲堂奧響石滂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
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
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
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
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
兵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
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訪盡知我內地虛實此
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周其利涉之境遊騎

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
譬諸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太建城堡添設參遊
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
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
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
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
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
前爲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
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
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

名書類聚

卷四十一

三

四

故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
法背水陣也嘗聞許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
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
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
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
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璵廢
鎮遠關而城平虜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
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壘以
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
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

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 許論撰論

甘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萬世法者也哈密夷人

名世類苑

不卷南土

五

五

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 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賫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

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可見矣 王璠撰論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節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名世類苑

不卷南土

五

五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
王瓊移署下馬房其見偏矣
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
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
其人焉耳

許論撰論

以期期以填實此地而
固原中制之地也總
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

桂萼甘肅邊事 一地方疲敝甘肅之地比之他邊
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五百
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鞏子南爲番子聲息時
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弄之
恐鞏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

名世嘉苑

不卷四十一

五

言九上

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專靠水利近來水利
其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
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
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飢色又加以西夷北虜
劫殺數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劄此地地方所以日削月
弱以至今日也 一糧儲空虛邊軍全賴屯田子粒
近因地上無收拖欠甚多又陝西民運之糧改爲輕
資銀兩而主客官軍不時費用以致倉庫空虛各衛
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爲月米十二石止得實米五六
石其餘每月支銀七錢纔買米二斗一升軍士烏得

不貧 一兵馬寡弱各衛人而以貧困之故身無完
衣腹無飽食馬匹瘦損不堪馳逐器械朽鈍不堪擊
刺近年以來被夷虜劫殺及逃亡事故名爲一萬者
不滿三五千名爲三千者不滿一二千其各墩臺哨
守之人有經年不得更換者有一身應二三役者有
二三歲小兒報名納糧者軍士烏得而不寡弱 一

名世嘉苑

不卷四十一

五

言九上

威彼必驅我瓜沙之民以爲前鋒使我自殺其歸附
之夷以報捷是求之益急而自傷益多竭國以奉軍
傾中以資外乃不識時宜書生無深謀遠慮者之談
也故近日霍韜所論惟言邊鹽當復舊法一節則是
實事臣嘗考之宣德正統間天下鹽商盡在三邊輸
納本色草料米粟其價甚輕而戶部並無收銀轉解
之法此所以邊粟益多邊糧益增而天下鹽價亦賤
中外咸受其利所以三邊安固而居民充實自弘治
初徐溥在內閣葉淇爲戶部尚書因與揚州鹽商至
親遂改此法以致中國鹽賸而年例之銀盡歸邊官

其三邊屯農糧料爲之大耗臣嘗建言於災異本中而賴之所訪則與臣合爲得其實今日所欲議擬興修莫有大於此者而復之亦有漸則在戶部得人計處而已 奏議

今言曰遼東之不隸山東 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遠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鄭曉撰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二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同郡後學閔一琴汝聲甫 校
政事類

夷情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甘肅州衛命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韃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推其酋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 朝最爲精密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宴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失守 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昇議請命右侍郎張海往經畧之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十七年哈密屬夷阿亭刺等怨陝巴掎寇陰附黑麻子真帖木兒來攻哈密陝巴奔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韃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無他意也鎮巡官差

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亭刺等執迷不聽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歿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字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歿子速壇拜牙郎立貪花好酒夷哈即欲訴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肅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二

四十一

三

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到漢人地方去鎮巡官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乞照先年故事差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大學士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韃賊請敕都督奄克亭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敕亦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通土魯番火者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敕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遂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赤虎仙火者馬黑本等皆土魯番親族亦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了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襪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據奏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三

四十一

以重大之寄澤書囑兵書陸完轉賂錦衣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甘肅御史馮時雍又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觀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乞畱彭澤

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澤之
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
方到土魯番交割繒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疋取
回金印追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大都六寫亦火
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陝
西左布政使李昆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
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疋付來
使亦思馬因滿刺朵思遠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
領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雷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
兒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
名世顯光 卷四十一 四
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無處厚加賞賜被其愚
弄猶稊稊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目
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雷二夷
造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
哈寧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
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遺書云我幾
差人去爲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
疇以斬巴思等爲奸細橋次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
木蘭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
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

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叅將蔣存禮出兵禦之全
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寨堡殺掠人民甚慘九
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謀爲內應倉卒之際
驅逐出城夷衆攪亂都督失拜煙答者進貢自京九
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爲變搗撻繫獄火
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橋次斬巴
思等皆以爲奸細橋次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
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
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疋勾惹邊患與
失拜煙答皆謀背本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自
名世顯光 卷四十一 五
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計銀五十五萬兩充軍
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
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
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敕切責
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差給事中王臣往甘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劾問王臣未至趙春遂奏李
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
王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無一異
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
按實議罪兵部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遭後

患於國家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復爲曲庇者奏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正復又審彭澤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因是內閣王瓊不協正德辛巳四月頒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王臣趙春原擬問奏又於科官劾本內票旨以瓊爲勾引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以寫亦虎仙問後事入罪歿于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辯究供明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二

六

四〇二

敬

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歿之未幾御史楊秉中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爲兵部尚書李昆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 繼世餘聞

王瓊西域夷事跡論曰舜命禹征三苗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不任威也禹平水土三苗不敘厥貢球琳琅玕是西夷自古時已通貢中國漢武帝圖西域制車師置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置立

郡縣發兵戍守不得一夫斗粟之用常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魏徵易杜屢諫不聽後已悔之今之哈密即唐兩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國初改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并置哈密諸夷授官降印一示羈縻而已後忠順王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物之土魯番陝巴欲遣使復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順王陝巴復立馬公文昇以爲我朝北虜雖勝未嘗遣一使通若自送回陝巴革去王封居干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土魯番之憂何自而啓自真帖木兒之來不當而而而

名世類苑

不卷五十二

七

四〇三

敬

之去也又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郊脅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虜庭必欲得無道之牙印而復立而土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講好之弊嚴以拒絕之托爲奸以殺戮之遂以禹貢所謂球琳琅玕爲頑石而欲永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已至於懷仇私怨矯詔殺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愚嘗謂昔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恣也自非開誠心開大

意宣布 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爲法也今土魯番之強驅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存者以與土魯番同類故也我豈能弄之所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土魯番肆志嘗思內侮劫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覺端不息唐吐番宋元昊據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經濟錄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旅力謀畧可用者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往往爲賊蹤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緣此輩皆蠢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并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賈賤頗異行者逾旬而操倍徙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儉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馳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數年之

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 今言

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番戶藉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李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今言 卷五十二 九

朶顏在漁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桑黽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爲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夷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今言

王浚川靖番論大蜀之西鄙諸番襟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

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驍貪貨必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弄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衛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臨高擣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

名臣類苑

卷五十一

十一

卷五十一

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謂之和番又有積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庸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也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開班彪之議叛羌也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

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羌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停障愈警雖寇稍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六年平蜀之後卽定西番北路置松藩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黑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

名臣類苑

卷五十一

十一

卷五十一

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也奈何任匪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亦過半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可不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畧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卽以茶鹽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

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此不得侵奪遠者以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為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為經久之圖則侵擾促於邊疆而任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與

經濟錄

名世類

大卷四十一

主

鄭端簡公

鄭端簡公四夷考序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唯我革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打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

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艦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溪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倍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履載者天德也辯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羸皆我華人雲中關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益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千城焉可得哉

吾學編

鄭端簡公非虜考序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

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
番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皇帝
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
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
其輜蓄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未歲猶議勤兵
廷臣力阻上意益堅監司匏繫於掖庭本兵規經於
私第淪林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
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
來好語相林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倂
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
勒弗處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焉 景皇知人
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
散亂敗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稍示
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遽呼韓
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逮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
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奔爲虜巢威寧
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武文
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
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坐
塞奚夷亦漸勢貳於是互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

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
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厯書敕錫之綺繡縻
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狹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
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
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
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
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
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昂
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
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還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
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已之憂乎當是時君
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宴然不
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
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
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 皇帝躬神聖之資
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
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離結好更入迭出罷
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諳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爲
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大
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荆逼居

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管鎮聯絡更令人謀即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政儆狃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臯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吾學編

名世類苑

本卷單上

十六

卷五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地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燠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千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堂堂伴有僧寺寺下有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

名世類苑

本卷單上

十七

卷五

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巖巖聳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盤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候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敕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缺望下禮兵部議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四人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

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者至三四十人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教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數答王號人與一敕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敕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上從言言當是時土

名世類

卷五

本

同

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今言

黃河套週迴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始築榆林堡城仍設法諭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廟窺境卽舉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

多於硬土山溝立焉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不敢輕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亭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滿都魯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朝廷添調

名世類

卷五

本

同

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趨運或借撥或羅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致生他變止畱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挑壕壑闊一丈五尺深一丈

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灣曲剗削如城高二丈五尺
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
起清水營之紫城寨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
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寨連比不絕於其
空處築邊牆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
凡爲堡十二崖寨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
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
東崖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崖黑山營相距一百
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待也且又拓
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範銅鐵爲之又奏立
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
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
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
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
焦家坪以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
羊圈子渡口冬月冰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
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仇
加思蘭夾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大師
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擒焉偏搜匿套
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

患或可除矣

歲抄

太祖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
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
於喜峯口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
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
而遼之廣寧尤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
并寧夏咸號重鎮焉時則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
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寧王于大寧遠王于廣
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王子討之
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逮我太宗文皇帝
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
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各府未
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還寧府于南昌還遼府於荆
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
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秦寧衛自白雲
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之附近者既又以開原
東北至松花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
十里餘衛所皆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
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以野人之向正者爲
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

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人入貢資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毋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憐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建東州初止一衛復增之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一歲遣使各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為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謫詐過海西海西過朵顏等三衛益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倡獫狁之後三種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擄尤甚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歿于地也先之亂朝廷所錫爾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重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

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

經濟錄

備禦

丘濬總論邊務曰虜莫大於遼金元莫弱於我朝而始盛於今日蓋我太祖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太宗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窮荒餘孽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不能亂即為萬全視彼驅畧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不甚焉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狠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驟肉掠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歡飽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於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敗慮不為苟鼠之計則久弊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今之邊備地方

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皆然是所謂最可憂者也曰誰能興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於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遠圖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何可得也是為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

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為令巡撫三年以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誤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敗其績而幸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王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在於戰陳況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摘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如試怒蛙寧蠱直暴猛之失拘無從容文雅之是尚庶得所弛之士充廣薦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關葦之內就彼僥倖掛名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播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

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選驍勇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是之謂慎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戶不與將不墮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為推薦始得程功積事以次而陞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戰歿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或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傲登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今之為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諤諤朝廷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接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

知要之言也

疏議

弘治中巡按廣西御史馮玘奏要土官赴京襲職三原王公恕在部覆奏曰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天順八年三月初三日節欽奉 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叅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固有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者亦有被無藉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誣騙財物靡所不為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 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就彼冠帶承襲為便 上是之

疏議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未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一

未

名世類苑

李賢散處夷人疏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初見京師韃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數過之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因連年荒旱而 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而韃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計其一身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有父母妻子乎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者月糧而已糧既不足以贖其所需欲其守成不可得也今若去韃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韃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贖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利叛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

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世五胡之亂可鑒矣。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且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韓官羣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乞 敕兵部將韓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安其生。不惟省天下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經濟錄

丘濬內夏外夷之限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夷稟性。紀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為大。匈奴之種

名世類

八卷五

辛

古之

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為國家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如晉之多。然為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州縣者。多以更姓易名。樵處民間。如一二稗穉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化。而亦不易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實之。畿甸之

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

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說者又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為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為中國禍害。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効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王之人。久居內地。勞効素著。欲如唐太宗立今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通陞一級。給與前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銓撥於逆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襍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衍義補

名世類

八卷五

辛

古之

丘濬論遏盜之機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平。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

牛羊索馳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默遜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撓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撓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標榜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且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就繁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

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速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衍義補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二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二

卷四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三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第凌述知釋明甫 校

政事類

備禦下

楊文懿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但詐而狠貪自唐以至近代常爲中國之疥癬矣洪武間嘗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誦時曄

名世類苑

卷四十三

三

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封渥稱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累帛席捲而歸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命令重帥恆守要地增池堡譚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

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接堵而倭奴潛伏間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遂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厚之者一則欲起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屬賓遂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構害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狠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與之通乎然彼以獻貢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亦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捕之俾

無唯類若是則奸謀狡計歟沮不行若日照月臨物不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賄賂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一舉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 文懿公集

胡世寧禦土夷疏曰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之勘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其叛亂兼併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族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

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奏決而不奏決而推勘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遍申合于上司合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既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如上下凍川趙文典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責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二十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世叛季濟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襲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

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卽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逃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奏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誠恐其劫奪卽與叅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卽日而至爲臣守城旗鼓振耀彼謀自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爲父召之卽來提其人調其兵卽至暨臣聞喪

名世類

不卷五

五

王

非敢誑也

孫

謝方石侍經筵見北虜日滋廼條上備邊事宜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爲奇卒分力弱勢難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

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克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寒剝腹志義且乖別矣尚安得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鑒鑒可行 通紀

名世類

不卷五

六

王

楊一清立邊防以禦虜患疏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畧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焉而今謬司邊務每見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蕭條行路者輒被撲捉之苦至於有堅好邊牆去處虜之入也既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卽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爲牛羊孳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擄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迤年虜入掠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與臣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下官軍倚牆櫟用軍器火器擊射虜衆被傷遂不能入

乃由定邊營馬砲泉牆盡處地方名乾溝無牆入安會搶掠葢花馬池有牆故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邊之外雖沿邊畧有舊牆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七十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會安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兼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牆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患固未歇也舊安邊固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處倖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所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勞費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邊雖費於一時然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叅

名世系

不卷四

七

李

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各調兵防守其所勞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二千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振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每一人馬一匹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東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毀築牆三之一矣一勞者則永逸忽遠慮貽近憂臣豈敢不言乎

經濟錄

名世系

不卷四

八

李

茲哈密夷衆散亡矣其時彼回尚止與哈密爲讎未敢侵及沙州之區也正德七年速檀滿速兒聽信奸夷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妳翁等撥置及有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陰搆其間乃敢竊據哈密而有之漸浸沙州以東而蒙古罕東曲先赤斤苦峪城池俱被殘破番屬俱被殺逐于是甘肅藩籬蕩焉而撒甚至勾引瓦剌諸夷正德十一年直犯肅州戕殺將領嘉靖三年深入甘州圍困城堡荼毒不可勝言該提督尚書金獻民撫按等官陳九疇盧問之俱議閉關絕其貢路又該提督都御史寇天敘等議令速檀滿速

名臣類

不卷三

九

李

兒將所占哈密城池送出搶去人口送還仍許通貢不絕蓋因彼回求貢甚堅而我亦無終絕之理特以困之使知許之之難將來不敢輕叛以堅其歸向之心而續該提督尚書楊一清立經權之論特酌于理又該總制尚書王瓊執曲直之辯姑假以辭大抵俱言能阻彼回入貢之路而終不遏其入寇之路也隨該尚書王瓊親詣甘州同鎮巡官都御史唐澤等會議具奏開關容彼回照舊通貢仍令退回哈密城池處置已俱得宜嘉靖十一年內速檀滿速兒差虎力妳翁天方國等處夷使各齎方物進貢但番文內俱

挾計牙木蘭及將哈密城池仍前占據悉回人口趙月等又供彼回要待妳翁回還收拾人馬來侵犯肅州等語桀黠之氣固未除焉幸而妳翁在塗病故彼回又方與瓦剌韃子讎殺未遑他圖近據逃來夷人哈陸刺等供執彼回要將哈密城池交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似漸有感恩悔禍去逆效順之意是固中國之利亦彼回之福也但彼回諂詐之性素不可測人口供執之詞亦未足憑駁之之道亦惟有順則撫之以恩逆則震之以威二端而已況今又當進貢之期防處事宜尤宜預計以後彼回果能輸情納

名臣類

不卷三

十

李

款別無叛心則固許其通貢不輕絕之仍務令遵照三年或五年一次例不許攙期夷使雖多每五千人中止起送二八不許過數在地方務要聽鎮巡官約束不許生事鎮巡官尤各要嚴立防範之規兼盡綏柔之意凡所買賣令其兩平交易嚴禁通事一切人等弗得抑勒騙賴以失遠夷之心在途聽所在官司催督日行一程不許稽延騷擾驛遞仍預行沿途大小王府毋輒與買賣致褻團體及到京該管衙門嚴加關防及禁私相往來之人一應合用通事俱務擇小心畏法人員其中敢有透漏事情哄賺財物教誘

爲非者必實於法若彼回仍計要牙木蘭則明諭以牙木蘭乃我番屬非彼回種既已安置日久斷不可發以絕其希望之心尤要諭令將哈密城池作急退還庶幾法制不疎而他虞可杜也臣又竊料彼回若猛獸然餓則求食飽則噬人且其垂涎甘肅固有年矣雖稱妳翁已故牙木蘭已安置安知夷衆之中不復有撥置之者乎彼回昔嘗糾瓦剌以犯甘肅矣而今雖與之讎殺終同夷類易於相親又安知不合羣聚爲我邊患乎皆不可不深慮者也仍合行該鎮巡各官區畫糧餉務要充實訓練兵馬務要精強修理城堡務要堅固增置烽墩務要嚴謹如或彼回穢惡不悛敢來侵犯即便併力隄防隨機截殺與聲罪致討之師申閉關絕貢之議使其進而遭劬退而失利庶幾緩急有備戰守無虞得先王馭夷之策而彼回之奸潛消我之邊防常固矣

經濟錄

李承勛會議邊事曰今日士大夫忠於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土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填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經理甘肅請自蘭州始甘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僅

名世類

卷之三

十一

五

名世類

卷之三

十一

五

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聖書而行責任頗重今總制衙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許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如向之密規畫不能如向之詳稽考出入不能如向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公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畧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此首務也一河西一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於破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今其趁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收納復有守候加耗之陪又銀一入貧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目前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據革必須圖之以漸每歲戶部於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於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賣輻輳聞價既高糧

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
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兵領買之弊
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
放折銀每石值銀一兩伍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
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
則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
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東也一則轉搬蘭州之積以
救甘肅之荒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轉搬之法
或借債遍運之開軍而官給之車牛而酬其腳價是
又於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畧也提綱於

名世類

人畜主

主

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於下
則郎中之責任也蓋蘭州之積既實則甘涼之氣自
充甘涼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
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釋此不圖而敝實力以事
遠夷外強中乾何以支乎此所以斷然以治蘭為甘
肅之先務也總而論之大要在於得人得人為巡撫
則調度中機宜得人為總帥則號令整肅邊軍氣壯
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既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
任之則偏裨之屬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
舉矣宣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畧相同歲收則米賤難

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
之家刁豪之客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散放於農而
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賣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此
實官軍窮困之根若官庫有銀趁熟而糴買則小民
無求於彼而散放之弊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
官軍無賴於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
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管田之法副將遊擊守備等官
軍馬不必長聚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
軍營就將所令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
聽調截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

名世類

人畜主

主

知兵者必以守城為言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室形
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地路也閉戶有守
要衝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
室之謹不亦愚乎 疏議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建議經理為逆瑾所惡
被逮去兵部以修牆議是上文賁張羅曹元三人乞
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牆銀銘為大鑲入
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陝西花馬池
一帶邊牆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巡撫徐廷
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修邊之功史琳亦嘗請經

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四五小堡弘治甲子乙丑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今言

天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者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秦襄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

上是其言 野記

名臣類

卷五

五

三十九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今言

李承勛豐財用材論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

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一石值銀一兩

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於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湮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

名臣類

卷五

五

三十九

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請舉一言以贊永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於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彼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歛歲得一石米得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後日賈一日商價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於民米賈則買與官若官府見有銀米賤時買於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賤時俱放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以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內

任之才與邊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叅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於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爲賢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於勇副將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叅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於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

名義集

不卷四

七

領者坐名係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黜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於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有聲望者不久得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身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橫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

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效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自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亦清斷無此事然臣尤以爲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兵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南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覲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革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皇

名義集

不卷五

八

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聖明留意
丘濬列屯遣戍之制按漢臣疆場之間旣以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懷

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
善鬪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
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齒獲擄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
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
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
止用以為邊臣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
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
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
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
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

名世類

卷四十三

九

四

衍義補

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
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
營起至黃浦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
防而總督曾銳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為復河套
之舉以除禍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
衆捐大費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千數百里之邊
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
盤據之黠虜安危所繫尤重必須慎謀於始乃可保

無後艱詳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
城至雙山堡至黃浦川分為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
三年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於一省人力或
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費仰給於內發國計亦恐
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
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鹹取用之便否夫
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詳復套
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況
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
馬軍二千鎗手將為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
懸殊恒憂其不足將為掩襲之奇兵銜枚而進則形
迹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驢幾於九萬
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肅折銀
則艱於得食飢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於涉遠抄掠
之可虞且精銳抽於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
於一擲抑豈善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清首
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開總督
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於籌
邊且有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牆
塹則其難其慎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

名世類

卷四十三

九

四

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
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
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
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經濟錄

論邊牆戰國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
夷狄諸蠻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
今州寧州隋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
改爲北地郡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還蒙恬
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爲四十四縣築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
唐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
啜悉衆西擊突騎馳朔方總督管張仁愿請乘虛奪
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
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
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國朝掃除
夷虜恢復中原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

窮荒僅存喘息於是東勝城於三降城之東與三降
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
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
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套邊牆自國初耿炳文守
關中因糧運艱遠已弄不守城堡兵馬烽燧全無成
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
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
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
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卽先年所弄河套外邊牆也弘
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
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卽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
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
二丈牆上修葺燧鋪九百間牆外濬舊塹亦濬開各
二丈於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
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
界開墾新崖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
川峽兒溝止開墾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
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清水興武花馬定
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

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墾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憲接修壕牆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壕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墜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前牆墜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自西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為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泉家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策也

經濟錄

名臣類

不參南王

王

國

王

馬政

丘濬牧政曰古今為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宋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民秋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鷹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

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 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遺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

各書類

不審書

主

亡者則為之勾補廐房有未備者則為之修葺所蓄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牡生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閱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為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

衍義補

儲罐為太僕奏討馬價過多上疏曰邊方馬政關繫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本寺歲收馬價銀兩為因

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日漸加增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濟不可塞可謂費出無經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收南北直隸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為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 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宜府給銀買補不計 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

各書類

不審書

主

灰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又多闊畧文法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就為有司尅減又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灰終費官價隨灰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

疏議

馬文升論馬政曰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

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江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木牛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太僕寺馬匹先倭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依山

名義類

不卷三

五十一

劉大夏題爲早正種馬事竊念 祖宗立法種馬養

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 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驃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奏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是點視務要臚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週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一萬種馬歲收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興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養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生生之道各處遍年起俵大馬俱繫民間所產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豈於民而當於官者益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絕喂養科

名義類

不卷三

五十一

罰之害五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撙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撙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伏乞 敕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煩絕管馬官吏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經濟錄

名書苑 不審官主 元一
儲備馬政四事疏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

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灰無日無之原其所以益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買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灰為幸把總之官又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覲 恩宥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 敕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灰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蠲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草去椿頭朋銀

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踐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況查給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灰暴殄可惜及責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真驚駭易驥驥矣又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典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及寄養馬冊計之本寺及督理少卿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吏科擾所費不貲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視為文具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為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

年止須二本一畱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以憑轉報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畱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其點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五

專管事少官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迎送廩給皆為民累查得少卿繫奉 敕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

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通

楊最論種馬弊政曰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矣戶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如故我 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自為牧而歲輸孳駒戶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與民或與其直令民自市又賦牧民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皆不然戶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 尚為古今遺恨今我 國朝原頒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弊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斂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濬議馬政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 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是時已云弊甚而冀拯以卹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於民歲

解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出歲償之皆驚耶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鬻買於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馬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愿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二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缺是旦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卹生靈利萬萬

矣
經濟錄

卷四十三

三

劉源清任御史上牧放馬政疏曰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管官一員請 敕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開凡馬匹倒灰官軍逃亡領 敕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閒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開官指實奏辦並法未為不

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 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二八九 朝廷累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 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辯寒溫之時在牧則

名世類

卷四十三

三

有所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為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為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廐次可以居止無廐所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必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時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 國家監牧之政者也

疏議

獄訟

仁宗卽位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迺擢虞謙
爲卿有天津衛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廉視還上
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
拷掠皆誣服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冤白于上得上
減論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親閱之必得其平大
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士奇無碑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早惜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
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
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戊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

名世類苑

大卷四十三

王五

言上

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
三人律不合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敗成邊

葉盛撰志

魯希文任福建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推豪右無所顧
避楊文敏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泉州進士李思義妻
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恩義調官廣西
林令二黥僕從行道殺思義并其姪吳歸林納之李
之族人訴於郡郡賂反坐訴者公廉得其情林竟伏
法漳州民許某富而無子以兄子爲後既而娶生子
迺與兄之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

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貲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
罪

楊傳撰表

薛文清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
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讀書錄

耿清惠任刑部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爲勢利所
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人服其當景泰初敕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洗
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婦人
來何苟家者既去而灰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訟服
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

名世類苑

大卷四十三

王五

言上

李賢撰碑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由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李
文達公曰奸臣未盡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
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寶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搜近
例請官還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
數千人遷准應捕律朝論諱之

行狀

正統間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室蹈海以
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康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辟
文濟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

行狀

余肅敏任戶部主事在部屬中獨稱明敏精勵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卒為直之直隸 止清 傳

韓襄毅雍為監察御史錄囚碭山教諭立純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弄其屍坐灰以灰不得稱冤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辯不得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蹤跡獲磨兒教諭得釋歷任大理寺少卿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人仇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溪云

名世類

不審主

手

三

會問已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設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可蹈耶

劉瑾撰行狀

陳恭愍數辭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人劉馬

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吳寬撰傳

周新為浙江按察使斷獄如神有獄囚繫久聞公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輩生矣公至即辨釋之有商自遠來未抵家日暮獨行恐為盜所掠首以其貨置一坦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旦日求之無有也訴於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通也鞠之果然蓋歸語其妻時為姦人所竊聽是夜先往取之矣境中暴虎為害新為文以告城隍須臾虎詣堦下伏罪格殺之道行驅納羣聚馬首尾之見一暴虎及一鎗一

名世類

不審主

手

三

小木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之已而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客也悉以其賊召布商家人還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為盜殺也其發奸摘伏多此類

傳

劉公季篴為刑部侍郎獄中多平反尤重民命陝人王某為盜所引逮而盜已伏罪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而聽其詞竟得其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兌者誣引千餘人為辯而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廝誤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拷掠誣服季篴獨疑之

曰是邂逅相聚者非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居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灰揚州人胡氏夜有盜入室殺人而遺刀戾傷且視之刀柄有私識則其隣蘇氏也官捕鞠之蘇氏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季荒潛使人懷刀往視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

楊士奇撰志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賊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詰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盜以入官命左右搜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悵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云

聊齋誌異

大理卿夏公初爲刑郎奉 敕錄囚福建平反灰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踪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拷掠灰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望南大理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戾浮于江每夜逆

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卽服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灰不服公擬治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灰公復引經據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污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灰此 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譴戍今安得一切論灰乎 上是之著爲令

播州宣慰使楊輝妻妾專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軍諸夷寨立懷遠宜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宜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請得 旨會愛母灰友母益橫遣何公文肅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待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母子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宜撫

劄官劄印遷任寧興產業自給播州遂定 墓志

許襄毅為山東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夕武官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偏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廼武官子歿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即服儒生得釋不灰 李東陽撰碑

雍尚書太授吳縣知縣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厥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効妾父脅財始知歿所公使人視其厥乃

名世類苑

木卷五

聖

三

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厥耶此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勾賂耳一拷而信任山西副使有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耶李曰雍某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為盜者八人歷官多不解巡按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於家 雍大記

毛副使吉為刑部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賈莫敢撓山東人居京師女歸壻反自匿其女誣壻殺之坐死獄吉讞知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京師人有畫竊人家貨賄剪途人衣囊者俗呼小李捕殺其魁 獻實

名世類苑

木卷五

聖

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四

吳興後學凌迪知稭哲甫輯

弟凌述知稭明甫校

政事類

獄訟下

獨文肅在刑曹值天變修省上慎刑彌災疏曰近日
嘉師水雨爲災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
奏報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
所致耳臣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
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日

名類苑

卷四十四

刑部

端而隱隱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
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鬪殺誤殺
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繫搶奪拒捕而巡捕
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
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
畏謫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謫
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且顧忌
如此則在外可知矣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
生之德特 敕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
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疑可檢強盜追無賊

杖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
司及直隸府衛州縣乞 敕巡撫會同巡按并都布
按三司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
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
員照奉 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
冤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
獄不冤災變可弭矣 疏議輯畧

名類苑

卷四十四

刑部

丘濬制刑獄具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
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
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然未爲笞令所箠之
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景帝定箠之制始用竹受
箠之處專在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
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
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捧束杖車輻輳底
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 本
朝以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
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
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
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
十五觔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

寸鐵索長一丈錄重二觔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
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
者用小頭觔受其大小厚薄視曆畧等比宋則尤爲
輕焉 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
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于民心百
年于茲矣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
夾棍腦樞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
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
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并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
有仍前故用卽以所製者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
罰之意恤刑之仁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
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析義補

弘治己酉春邵文莊在許將考績於京師謝事解居
一夕聞有闕聲俄而知盜在李讓氏之室諸巡卒皆
趨李氏時盜已半去進而合攻獲二人以至邵訊盜
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贊兄弟也居
襄城之次溝具檄追之越數日襄城縣械二人至召
甲視之曰是也且諸刑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
無辜于門令緩訊待察衆退召邏卒靈井募者密遣

訊之月餘幕以二人至曰此洪也此贊也審諸甲甲
又曰是也異而問焉幕曰四人者皆居次溝前二人
家溝之北土著而著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微盜
者實後二人逸而備於郟城大姓乃謂甲曰若何兩
是之甲曰盜實後二人前二人某故有怨且虞反覆
之誅故遂是之雖是之實非今所是是也後二人頓
首服釋前二人賞幕如初君子曰聽獄之不可執也
如此哉獲盜于所卽錄其辭得二人名是名也居是
居也審之而信宜若無可疑者庸詎知復有後二人
者哉使前二人有一先歿其十二者不遂非而成獄
者寡矣

勿藥集

何叔丘任刑曹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
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
不予錦衣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公
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在逆
旅分所劫絲繒遺主翁事覺巡檄者併主翁執之以
爲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賊耳當與強盜
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通翁矣鈞州
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歿甲之子訟
于官謂甲與乙鬪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

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識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闔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屨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詞成罪令有司驗甲屨腦皮裏有沙石定爲溺屨遂破械出之

稟說

彭惠安初分巡川東道至開縣有劉姓者戶先分二支一徙一畱徙者後復業與所畱家人爭里役而負遂陰嗾安岳縣扈氏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十一人隣人爲訴於府府以爲事非干已且無證佐尼不行公至聞之大駭督捕得扈氏並其徒十餘人一訊欸服寘於法明年至合州屬邑定遠曾姓羣從兄弟數家一日聞盜出沒邑人奔竄弟乘風入兄室掠其貲諉之他道兄迹知所由訴于官弟夜聚羣少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歿乃僞爲不知持狀詣公鞠之得兇黨七人繫于獄其發奸摘伏數類如此每於朔望受民詞日至千百紙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詔子弟民卒感之至有平輒恥見公而自去者

本傳

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爲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

墓志

張都御史楷先任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繫刑部獄中吏受財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能辨疑獄有造僞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生作逆事者連坐其王當族公察知逃日所爲王得勿論有兄毆人死誣其弟同毆歷臺審無能辯者公審其枉謂毆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

行狀

鄭公楚任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夷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公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上然而宥之山陝關吏卒邀行人吏卒以取財逃之逃之人則受賕之人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之關悉

稿治抵罪石州人有詣 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
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為按察副使往理其事
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遺民患賜之楮幣而遣之公
至察其誣即具以聞 上命誅其造誣者 王直標碑
孔公文英初為監察御史值浙江黃巖有健訟者構
擾齊民三千人相聚譁張為非公奉 敕諭俾往體
量鞠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
所以構造者羅織之詞一訊眾情皆服立遣註誤之
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以明果稱之 碑
章尚書敞初任刑部主事究心理斷訖無冤滯時山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七 三百七十五
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數百人公適當
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公曰殺人重事豈宜率易偏鞠
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公收其辭色異者餘悉疏
之俾明日復來明日辯眾皆如約勘其為盜者果一
人眾始為公危終乃溪服之有何千戶者商數輩暮
宿其家被劫商疑何何訴之官恐不能自明乃縊死
事聞詔巡捕者三日不獲抵忒既三日不獲則拘隣
何者二十餘家別楮幣證其為盜公詰之曰商遠來
而楮幣約皆新何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餘家皆
得釋 墓志

戶部侍郎馬公諫任山東參議民有感於后妻而欲
置子於法公喻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少正卯而
有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
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為
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
殺其夫匿其碑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
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
冤者尤力為辯審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
索無留滯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
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
實則待勘願受笞者十七人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
人死而納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載棺至
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
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
令為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
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之斛粟
事覺當弃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
也乃為出其弟妻句容有因人死而弄毀其屍者所
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弄毀詎可與
生前支解同科竟減之 本傳

范公理知江陵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去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婦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及隣比詢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次莫決范公理到任三月閱故牒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公笑曰

名世類苑

不卷南十

九十四

野記

其法此非神明之政耶
項尚書爲刑部主事時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畝畝督視朝出暮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啓戶主人久伺訝惑排闥則殺灰於榻矣居隣聞之官數訊莫之能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因號冤御史乃止卽往其家究察周

視樓居見旁垣有補養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隣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主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歿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吐實無辜吾刑女卽陳與東隣少年郎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姦已久每姦佩刀自衛是夕穴牆入便登牀女拒之因忿手刃焉蓋所卽者婦婦以爲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
九朝野記

名世類苑

不卷南十

十一

高子業初任山西代州生員江棹與隣之人爭宅趾將閨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閨全界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棹狂殺其妻棹族妻家訟棹并誣棹殺孜事棹拷灰無後與弟榮重襲棹職訟上撫院付子業鞠焉子業問棹以孜等尸在所棹對曰棹殺孜埋尸其室不知在所曰棹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趾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趾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禮乎問吏曰搜尸棹室未也對曰未也乃命搜尸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立所刃趾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蒙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奸盜拷掠灰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灰子業覆獄牘問曰

盜賊布裙一縷數斛世江有田若虛富而行劫何也
世傑曰賊餌色奸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何時
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
傑伏誣殺人罪邪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
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貨遠係更汚民妻慮僧發覺致
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致禍且及乃設謫給縣
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於柳外獄外上官止治遠
係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
乎卒正遠罪 兄仲剛撰狀

劉清惠為紹興太守善關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有
名是類 不卷四

盜市人來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
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吾得盜來者矣其一
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
第幾行第幾人是盜來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
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
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
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輾有難色且
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
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盜去公
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

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
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
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此數事人皆誦為神 郡志

胡康惠公富為福建按察使事分巡至福寧州閱獄
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大日審錄是夕獄中
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視之無火光猶未滅次日至
獄中二百餘人逐一審決不五日而囹圄為之一空
陞陝西會府有重委公訊決悉得其情蒙宰三原王
公聞而稱之曰胡方伯真老法司也 江玄錫撰狀

寇涂水初為南廷評獄獄平明絕無私枉有一巨姓
名是類 不卷四

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某人在而稱逃
比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
下稱其才節 呂樞撰志

崔恭敏巡撫江南某衛軍士王阿隆既沒而戶且絕
其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他里
蓋凱固王氏別籍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郭謂民
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二十四人悉
配蘇州衛衆爭稱冤適公巡撫奏訴之公覽狀曰是
固可辯檄郭辯之郭不理衆復訴于公公覈實竟坐
凱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 吳文定辨誣記

黃簡

龍陽今有楊洪者富民也幼畜一女長

為內壻

遊惰洪屢撻之乃逃去一仇家因稱貸

不遂銜之

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于縣久不決讎

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抵其耳目人皆

信公廼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于

門公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

廼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為神

去思碑

黃公綏為四川叅政過崇岡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

行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遂止抵州沐而禱城

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

寺當孔道倚山為寨公旦起卽抵寺盡繫諸僧一人

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牒卽塗醋壘額上曬洗之隱有

中痕公曰是盜也廼訊鞠之遂盡暴其奸狀蓋寺後

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共分其囊負有妻女則

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下恣淫毒久矣盡按律殺僧

毀其寺

李夢陽撰傳

閔莊懿巡按河南夜宿延津察院夢一婦人泣訴云

我夫自投水死今官司坐殺夫重罪公覺私識之比

至彰德府審後果有侯氏被冤與辯獲釋襄陽劉千

劬石和尚謀逆

朝廷討殺坐誅西華縣民兵以劉

千劬先娶縣人連嬌為妻赴軍門誣以逆黨家衆六
十餘人奏行公勘公審不同居及先流寓在外悉皆
放免又倉官唐亮收糧不如法燬爛五千餘石繫獄
年久力不能完公為辯其事發雖在革後典守不謹
實在革前奏請得豁

年譜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十四

水利

宋濂治河議比歲河決不治 上深憂之乃下丞相
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
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
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原自土番
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
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
刺腦兒二譯又東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
忽蘭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
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
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
百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
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
曰崑崙也自九度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
過閣卽閣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隣哈喇河合
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
而東北流至冀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
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二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
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旣遠其注也
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

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灋爲二渠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
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
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碇磳始改其故道
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濟金隄孝
武時決瓠子東南至距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
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平宣房
之築道河北行二距復禹故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
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
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
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河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也
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
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
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
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漕鄂
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甚莫若浚入
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
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
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

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使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時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切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潛溪錄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

名世類

卷四

七

四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涉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蓋榮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舊河南經漕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

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備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經濟錄

永樂中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而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

名世類

卷四

七

四

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林等處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滙於分水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旨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處計兩隻船從那裏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帶去一路

往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
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
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
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禮每知
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 朝廷開河
道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
通河償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
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
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
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
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
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
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
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
工又難悉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
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
一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船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
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
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糧米三
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

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
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償運供
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
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
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
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
途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為第一都
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矣厥後宋公
有微過 朝廷革其冠帶治事而平江伯之功愈彰
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
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閣蕭鼓業祠飲
飯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訟宋尚書李文正各有
詩其意在言表矣後王事王始請于 朝廷敕建祠
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 經濟錄
成祖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
陳恭襄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初歲二百萬石後增
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
淮以免淮湖風濤之患就管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
舟後儀真瓜州二壩湖港之湮塞自梁徐州二壩洪
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堤開

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昧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所舍置卒牌道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楊士奇撰碑

吳浙大水夏忠靖公行視水遼僉都御史俞士吉賜公水利集累遷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

名世類苑

不卷四

主

言

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宜歛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泥沙積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泥沙淤泥浮汎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入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倘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溪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渚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卽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

楊士奇撰碑

丘濬論治河曰禹之道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

名世類苑

不卷四

主

言

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

遂於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畱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瀆者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者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甚矣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

卷一百一十五

水考

主一

四百九

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
河決張秋沙灣先是治者率築堤以防洪水至築輒壞更七年續用弗成詔拜徐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至散遷其疲卒與之期使來且量地遠近而日遣之乃乘小舟究河源流喻濟汶淑衛沁循大河導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遣卒皆如期來乃上疏言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涇蓋河自雍而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適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海路而諸水從之以泄隄濟渠淤潦則溢早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臣請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後乃亡患制曰可爲作制水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百里至於大豬之潭乃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弗順者則堰之由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鄆漕鄆之田賴以溉者百數十萬頃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

卷一百一十五

水考

主一

四百九

以虹隄導汝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漣漢之流而納諸澤潯漕渠數百里復作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洩之皆通于河以入于海三年功成擢左副都御史

獻實

王恕漕河圖志敘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歎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軍樂於用命吳艤越艤燕商楚賈珍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視爲坦途嗚呼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者奚翅霄壤哉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卽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或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閘或下閘方閉竝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闖殿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

而閘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漂流繫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碍豪勢官叅奏以聞

經濟錄

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詳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溢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水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潮勢平緩停住於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況松江限於低鄉之東北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爲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恤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

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閉則高鄉潮可以到積水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畧者何由而施之則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其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緩皆由蒲葦梗咽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護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五

五十五

上故有司每歲修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爲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浚一河或數十里五七里而已泥濘四五鍾或止挑一鍾二鍾而已或推其高積填於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卽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畱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況點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

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張弼撰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泖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李公充嗣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 詔卽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

名世類苑

不卷四十五

五十五

所能獨理 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顏如環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爲 國家建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渡源委東南之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卽鑿之復引水入內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河上且行且渡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

授以責成時稿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行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一十八丈皆如環所理也蓋疏宜與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州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渚吳淞白茅之閘太湖之水入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五

四百一十

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六年十月訖功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人治之者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係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濬勿縱豪強勿規小利以保之也 王文格撰治水碑記

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於運道阻絕朝野憂虞于時

有引黃河濬漕二議莫能決時劉公養和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於民爾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 上深用嘉納賜敕凡南北圻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乃申令戒期分工盡地迺於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功則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木笥櫓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土則鍤鏹沙漚之土則用兜杓山石之土則用鐵叉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五

四百一十

濬深泉湧之土則分番役夫車戽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已既深功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增雇夫役以重濬之凡閘座之頽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復植楨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宣諭 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效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續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是役也財力不多廢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久踰而効收于三月亦前所未有也 楊旦撰

河決山東章公極以都御史往蒞其地二三喜事之臣欲開新河公以爲河性靡常猛悍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今宜疏黃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且黃河之患已非一日智者不與水爭地惟其甚而導之而其激蕩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等處而後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壬

夏

荊隆口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減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漕縣恃長堤以禦河患亦既有年爲今之計惟于單曹一帶爲堤以禦之不使淤漕渠耳烏得可輕易廢 朝廷錢糧絕閭閻之地脈變丘陵以爲下舍川澤以爲高哉若曰神河巨測則固非力所及必欲別求遠圖以踪陳宋之跡則新河一開非弄數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也疏上 朝議不協以姑蘇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 行狀
王文恪曰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知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惟宋濂謂自

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尙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憲章錄

名世類苑

卷四十四

壬

夏

劉天和治河六柳一曰臥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卽以堤內外兩廣邊各橫鋪如銅錢拏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株不許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許畱二小寸不許畱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繫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柳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畱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椿如鷄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柳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畱一尺許却將小

柳臥栽一層亦內畱二尺外畱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柳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為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稠繆名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四曰溪柳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溢漲之水如

名世類苑

不卷四

五

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之處堤岸維遠俱宜急栽溪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鐵裹引柳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溪二丈許然後將徑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畱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枝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

愈溪上則根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啗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啻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本院嘗以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圖四圍柳枝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溪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漕已成溪淵而柳樹植立畧不為動益信前法可行凡吾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為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掃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為父老土著之民惟

名世類苑

不卷四

五

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為也凡目今捲掃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圖實効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處亦可用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洧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樓水小堤上栽柳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為効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

宜着實舉行黃河用之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川
蘆大長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
以堤面栽植以便捧挽

經濟錄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
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
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
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
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漕之運及膠河故道
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
萊大洋之險且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今言

名世類

不卷四十四

五

五

海運之事自秦漢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
燕胡元航海汎江浮淮入河裕國富民海運之力居
多丘文莊大學衍義補與海道經一自南京龍江關
一自福建長樂港一自太倉劉家港開船俱入楊子
江口盤轉入山東過膠州登州沙門島歷三洋達直
沽交卸我太祖高皇帝撫綏遼東亦嘗海運糧七
十萬石以給軍餉成祖文皇帝定鼎幽薊亦嘗海
運米七十萬石以實京儲故道猶存勢險難圖司國
計者諱之宜矣若夫今之議海運者名雖海洋實無
異於遭河矣若自南直隸淮安府淮河入支家河至

連子口河計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至山東安東
衛至膠州麻灣海口二百八十里風帆一日一夜自
淮抵膠矣由麻灣膠萊河至海倉大海口三百五十
里入海大海口至唐頭一百二十里唐頭至小聖廟
洋二百里小聖廟洋至北直隸小直沽河八十里又
一百八十里抵天津衛丁字沽風帆二日二夜海倉
亦抵天津矣通計一千四百餘里而海洋之中不過
六百里耳回視登萊故道風濤萬里洋礁蜴集勢之
險易殆懸絕矣南北海道姑置毋講所可慮者膠萊
河之淤塞阻滯不通特毫末耳若夫夏霖秋溢膠萊

名世類

不卷四十四

五

五

河水汎漲若湖若川兩海水勢相通又不必挑濬則
揚帆無滯矣此乃權宜之術非帝王萬全之道以豫
為先者也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
遺跡檄使采訪為圖表之而新河之名肇矣嘉靖十
七年憲副王獻慨然自任飭材鳩工開石基址屢獲
舊跡而新河之事興矣自此之後商賈雲集貨物相
易南海膠州有椿木稅北海掖縣有船隻料膠州平
度鄰境十數郡邑之民仰給攸賴船隻不行者往年
聞倭寇之變海防禁之耳非船舶創始作俑者也議
者欲引維水於上流又艱於地勢之下議者又以分

米嶺之高險而難於取鑿議者又以馬家濠苦頑石之嶙峋議者又以麻灣海倉口潮沙之流動議者畏秋溢之淤塞議者主尺丈之高下議者論工役之重大衆口紛紛從違兩持不諳大體專事末節將奚取衷耶請以一丸泥破之誠能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復海運避萬里風濤之險修無前之偉績成中興之大業豈不快哉馬家濠石峽五里王公獻開鑿將成偶爲當道所阻事不底績或欲兩頭置閘以蓄潮水通舟避險亦有可講者但曠日持久虛費工役近來客船多由薛家島迤東淮子口大洋轉尖入麻灣口

名臣類苑 不卷四 五

自把浪廟入龍家屯石喇灣雖小石里餘亦易爲功五里至陳村開舊時有壩過沽河水不得東行而海潮止此不北矣大沽河于壩漢唐以來古跡尚存捲掃打壩橫過沽水南下若大雨時行沽水泛濫則開閘以防其橫流春夏之交河水淺澁則閉閘以達其清派由小閘口入挑河十五里入吳家口以厚分水嶺以南水勢分水嶺迤白河年久積沙所滲而淘取之甚易置閘障之以隔淤沙由河身堅固如鐵非頽岸崩崖之比也窩鋪有都泊環水百里築置長堤作減水閘以約水北下引膠河水入張魯河河通高密

縣五龍河連絡諸城諸水以厚分水嶺以北水勢周家莊閘引大壩河與小壩河相通入九穴泊鑿渠五尺引水以入昌許渠濰河水勢極大打壩過水東行自媒河以達膠河蓄洩洶泉皆如沽河事例以厚玉皇廟迤東水勢玉皇廟淺窄孫鎮口淤土稍費工力楊家園新河海倉大海口潮水時至乘潮可舉河至呂橋亦不南矣河身比之泊身頗高每遇乾旱則河水消耗每遇霖潦則野水混合若將河身濬五六尺衆水就下取河身土以爲堤外取土重覆之以成月河減水開水有閘以時蓄洩則水有歸向而淤塞之患免矣夫三百餘里今開於挑淺一百五十里耳夫以人計不過七八萬錢以緡計不過二百萬工以時計不過二年權度其疏塞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久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擇任方面重臣督令所屬府縣府縣督令津吏老人海防有厥濟危拯溺以保萬全挑濬有役洶於室壅以防不虞司津有吏修廢補罅以期不墜匯衆流歸於一導諸泉合其流事半於古功必倍之較之百年漕運壞於淤於湍激迅復河土隨施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決注一里之口動費數萬之金今

名臣類苑 不卷四 五

日修河之費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然所以功不必成而事不必任者何哉蓋疏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塞壩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

蘭雪齋漫抄

附泉源考

按輿地志登萊環海而居迺海運故道唯平度州握其吭有新河經復帶流接連兩海水源出高密縣南自膠州分流北至萊州府海倉入海自膠抵萊因名膠萊河元時流濬避東海數千里之險故名新河諺

名泉類考

卷四十四

平度

曰銅幫鐵底今亦曰南新河北新河云平度漢膠東郡河在州治西又曰膠河陶宗儀輟耕錄勝國時天下水利十二其一謂膠萊海口距海三百四十里元史載開膠萊河工役始末以其末運兵梗諱其詳矣故老相傳濬泊開壩基址遺跡識記甚詳嘗考山東通誌平度東界沽河雖有大小二名實支派泚渚別耳源出黃縣東北入棲霞縣招遠縣界轉折西南自萊陽縣入平度州崖頭南三里挑河小開口又南至卽墨縣陳村入海按古蹟南村一名千壩舊壩椿木猶存水勢闊大北十里至五道口挑河挑河十五里

名泉類考

卷四十四

平度

達吳家口入南新河其口名小開口父老相傳昔漢膠東康王寄都諸毛城城古卽墨田單據此破燕故基森然猶有王者氣象鑿此通新河入都泊觀蓮之渠耳殊不知其遏沽水之迹也小開口置閘春冬閉塞夏秋開啓蓄洩以時則沽河大脈流入新河矣且沿海郡縣凡百流泉河渠若以時疏之如寧陽引泰山諸泉特命水部主事督理官夫洵濬泉源以益運河若兩河之水既合爲一衆泉之流又併以歸何患乎旱澁邪陳村舊傳有壩以遏吳家口之水使之北流過分水嶺則接小膠河達張魯河浩然之勢成矣張魯河源出高密縣鐵礮山接五龍等河連絡諸城縣衆山之水以小歸大以大納小悉歸都泊都泊者衆水之聚處昔桑弘羊牧豕於海上茲其地也週迴百十餘里中隱二三十泉可設斗門作長堤挑濬諸泉以時啓閉以濟分水嶺以北水勢大壩河渠王公獻疏濬引水舊蹟尚存引入小壩河疏渠以達九穴泊九穴泊者房嶺決口九處水經二三十里中匯爲湖又開渠十里置堤約水東北下以入周家口昌許渠事未底績而功有可講者正西有昌邑縣濰河發源於沂州入莒州經安丘諸山出自濰縣至昌邑柳

噴入海水勢極大不分冬夏常流亦名淮河漢將韓信囊沙破敵於此有韓信壩古蹟若修復舊壩稍殺水性又自媒河打壩橫遏灘水東行入新河勢甚順利諺云膠翁淮母無媒不成土人又畏其狂流故多諱之苟如沽河置壩蓄洩以時再打月壩約水湍性以濟玉皇廟迤東諸閘口之淺夫三河者膠萊河之命脈也舍此不講將何所據哉若現水之底下白河之流沙羅鍋雲河之源水又皆羽翼淤塞並繫利害者也尋源摘派者可不究心乎

漫抄

名世類苑

不卷四

卷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五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輯

第凌遇知稗隆甫校

稗類

神異

劉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入聞有呼之者曰此中有惡氣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有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拆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馮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此天才也遂傳其學后事高皇帝嘗面對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畱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國初事蹟

劉誠意在元初爲高安丞縣有耆老知天文術數之學其書甚富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精明絕人而器識宏達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相付基遂得究觀其說而得其要

吾學編

解學士縉州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生欲飲無可贊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至糟坊門閉矣扣之始開方持一罍而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槽主不納因曰公他日當作宰相問何據對曰吾妻難產三日矣公扣門時暗中語云丞相到來可放手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償

蘇談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

湯襄武征廣西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面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弗殺人吾指子所攻之路王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迺南臺太廟殿神也至今祠之

功臣錄

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迺異虎也

遼國記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塚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萬洞穴蔓廣腥穢僞人衆議盡殲之

姑掩穴歸治挺鑊火攻之具其夕方公又夢黑衣姬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其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美報怨爲姬曰公能族我我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姬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捕焚殺盡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九朝瑣記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

遼國記

字今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

遼國記

夏忠靖初生太夫人夢三閭夫人降其室及長家居僻陋恒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夜密護公行宣廟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入數輩于道家有御賜名馬甚靈每召臨馬必蹄躡聞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少傳

楊文敏公榮其尊人未遇時嘗因地理家謂其所居云法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業則子孫世世榮顯少傳公從之風雨之夕密徹祠中香爐置于廳事明日告諸鄰里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至

再乃謀於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少傳公卽以其家爲祠而以移其業爲祠趾焉後生公爲相初公父士美夢道士眉髮蒼然扣門假宿翼日公生祖達卿聞啼聲曰雄哉是子必榮顯我家更名子榮

年譜

陳僖敏與俞太保士悅少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路逢燭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尙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從隘巷而去二公意郡公下學而還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

名世類苑

天

西

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尙書陳任都御史

西

陳僖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則見飯一硯拾取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童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夢亦如之卽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甚虔未幾有衽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一品夫人云

庚巳編

胡忠安公澱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卽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聞者異之

本傳

雍王之國丹經岳陽土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某年有仕者大作道事畢徹筵翌日命從人再登麗掃忽見按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鶴藩王過字勢飛逸其語邦人感傳之嘴在洞庭湖濱久没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明年丁丑華容黎尙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羣鶴作巢于城顛已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

治世餘聞

不

五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須知者在途夢開黃榜傳第一名彭時國子監生其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本端每問彭同鄉某文學何如有人夢渠魁黃榜友人見彭道其語額慶曰惜乎太泄露彭曰夢中事何足憑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曰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又及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各占其一可也而已而果然是時士夫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

知明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至後果驗云
可謂神錄

李文達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
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幸母以為憂已而
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
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所止布政使李祺舉酒
醉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 紀聞

咸寧伯王襄毅公景泰二年進士廷試時風塵蔽天
賜公卷去監試陳御史為請得再給公出塞立大功
封侯爵是其驗云 吾學編

名世類

不孝至

六

三

徐武功初下制獄引鏡自照曰面色灰吾定不免迺
日拱手默誦其所習斗母呪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乃
今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吻落瞋
瞬中有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
為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無間寒暑
閨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術不輕示人 蘇談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
迎於道武功訝而問焉僧曰我寺有石羊有異人君
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昨夕復鳴而公適至
知為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蘇談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揭
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為慶壽寺書記
探花陳鑑幼曾為神樂觀道童也 高僧錄

定襄伯郭登有文武才略英廟愛之特受勛尉郭
威激思欲立功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
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勛尉隣居某某乃不識耳
因至階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目一僧下握其手同
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
之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悟以語家人則隣近
果有二人前夕來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
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為叅將分駐延安至則
公解皆為重臣所據守臣延館于一僧寺一僧出茶
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
眾以功陞都指揮都督後封定襄伯 楚記

名世類

不孝至

七

四

商文毅父嘗為嚴州吏公生時府公於夜間遙見吏
舍有光踪蹟之非火也翌旦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
云商某生一子府公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後舉
三元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脈胗之云歌
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初公為舉子時其
師洪士直同宿學舍中輟夢有提人首三顆授之覺

而語洪洪曰吉夢也後三元應之 典故

成化十六年羅洗馬璟李侍講東陽同典南京秋試李在院夢有神謁云貢尚書來見李延之乃一貴官貌甚偉袍笏肅然謂李曰僕有小孫頗讀書今來應試願為錄之李遜謝既覺以告羅羅慢不為意已而取舍初定李又夢前貴人來謝曰小孫已荷收拔特此伸謝遂悟比拆卷首選乃寧國貢欽宴間李問之實前元尚書師秦之孫也 開中今古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

名世類苑

卷之五十五

八

三十九

表謝恩之旦以起早睡重不寤不及上殿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指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竊謂臣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忌踰月遺詔到豈非鼎臣龍駕之讖天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顯時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科場果被火市諺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藥網錄

黃巖侍郎方石謝公鐸布衣時嘗月夜翫遊邑城之

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去公尾其後見一賢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時取勘門內應聲唯唯已而皆不見公知其為幽瞑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門候爾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瞠視曰是矣是矣遂歿公竟不曉所謂越數年公授學至山陰之錢清有富家妾嘗被殺會有織工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公至汝家乎

名世類苑

卷之五十五

九

四十四

答曰有之實黃巖某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歿不復至矣公乃以錢清事發之詳告之富家乃悟妾為竹公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公之言白於官織工獲釋蓋竹公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雙槐歲抄 羅文肅公玘為秀才時成化乙巳由入粟至陝西還舟中大疫公亦被病勢益熾公以錐刺其手無血自度必死時其弟經在舟與之決正冠瞑目奄奄若入淤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至巳僅餘微息忽聞舟中呼天妃至遂張目覺舟之箬蓬壓下如輻足之垂而陷者宛然一婦人呼曰此中有一有學之士病在孤

族如何無一神救護我送他一陣好風言畢騎足舉
起遂復故頓覺渾身冷覲須臾臭汗如雨漸覺少甦
已而遂愈是秋北上過天妃廟具儀叩謝勒其事於
楣間

禁記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
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之風急有舟
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
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正學君子鬼
物非故為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云

本傳

韓公雍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

有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

三

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懸忽林中出青衣方
巾數十人伏謁軍前諸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舍
聞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
營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
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
為神

西樵堂記

閔莊懿入郡齋誦書東楹忽疾風迅雷大雨如注衣
領皆濕移書就西楹未及展誦忽震雷擊碎東楹棟
瓦無一遺者公獲無恙天順癸未公赴會試文場災
恍惚若有神助公以蚤投卷不預難二事人皆異之

年譜

楊公繼宗在郡時歲饑嘗發倉庫義餘賑之而不及
聞于上司後叅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弔
卷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廳空中墊席數
十爪之粉碎韓驚嘆而去

遺愛錄

倪文毅公岳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
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為岳神所感也
因名曰岳

吳文定撰傳

羅一峰先生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
生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

有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

三

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捐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
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丙戌遂第狀元

庚巳編

羅一峰赴試時有一水手夢中與語之曰明日附舟
乃羅狀元明日果有秀士來附舟詢其姓則是眾皆
驚訝倫赴春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
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官花壓帽斜勸
君少飲酒不久臥煙霞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
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錄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
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憂
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錄足以為費倫怒索其錄而還

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陽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會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忠同赴春闈因至遲舍館盡屬他人覓一暗室塵垢繞梁方掃除忽梁上墜一軸細拂去其塵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榜二人皆登第倫則狀元也

典故

成化甲辰二月初蘇郡學大成殿之東吻青氣一道上衝徐有貞見之謂郡守丘霽曰此文明之象也未

名世錄

不孝中五

三

四

幾吳寬狀元及第又蘇州府學池蓮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于學之桃樹兩月吳文定爲狀元揭榜前三日異香滿座會試之前夢過國學適雲四合大雷電欲雨龍下攫其中併其身而上遂驚寤焉江右舉人某貧不能赴會試憤怨欲自盡是夕夢有人語之曰汝中自有特待吳寬作狀元汝必登第已而果然又松江錢某者子名福生數歲夢女子三人來曰汝子科第當與蘇州吳寬同彼因至蘇訪吳寬時尙困庠舍然人皆稱其德優學博乃曰吾兒便不得科第得名借吳君足矣寬尋顯而福亦以亞魁會元狀元

發跡名次略不異又南京吳文度屢試不第乃以字行成化辛卯其女弟偶夢明日狀元吳寬文度竊喜曰此我初名狀元必我也及揭榜狀元果吳寬但非文度耳其驗如此

典故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當申刻之末彗星如洗帚狀微見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帚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英廟復辟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河水哉

通記

名世錄

不孝中五

三

四

吳文定少嘗就某師受學偕友一二詣土地祠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夜有神冠裳楚楚示夢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什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匏翁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祠書免貶二字而去後匏菴廷試首冠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西樵菴記

劉文靖健父任華州教諭時母張氏夢一神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悟猶有見也時白夫人有身比寢則報生男生而頭角隆隆起相貌奇甚教諭公大異之

內閣行實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卽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曰必貴。又聞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卽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艸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藏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中

四

黨禍腰斬亦其識也

歲抄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邦江，夜夢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公曰：生於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羅文節

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卽以此復公，世以爲異。

歲抄

浮梁戴公珊初於學宮肄業，號房側池水極清瑩，夜聞羣鬼自相爲別，頗羨其能超代者。又問代當何時，曰在明午。公聞而識之，適期果有婦人來濯，公叱之去。是夕復聞其鬼曰：昨日之期爲戴御史知之，已救援矣。後公果爲御史。

客生新聞

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尙書來尙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三

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前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効。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取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鑄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雙槐歲抄

羅文肅生正統丁卯歲母傳淑人夜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困若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云振動三日廼生公初名紀乙巳公命季弟景遠挾貲代輸得度支牒誤書今名紀衆議須易之先生因憶往歲以母病禱太華山有異夢王者坐指其掌解繡裳授之於今名義爲協遂承其誤安之 楚記

程公信白公主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爲不祥兆遂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塵談錄

徐文靖公初試京師夢至所居今文淵閣者上有三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十五 十六

老立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六後公入任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公廟少酣忽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于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矣其後二十二年卒蓋于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 長語

乙未會試徐公與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

文莊約默禱於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謂文莊曰公有

夢乎無也丘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所大浸茫忽有一物若龜焉叩首登岸余以三箭插其上而未詳所主鑒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榜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副其意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事余詣謝廼言于公曰所請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插箭也爲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公不祿後以非才謬登政府

秩一品 長語 不卷之四十五 十七

馬少師文昇初生時有夢雲起釣陽東南隅望氣者以爲適符其兆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卒于家其日日將晡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衆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莊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已捐館矣 庚巳編

耿清惠生時母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生 本傳

陳白沙議建崖山大忠祠慈元廟祠成太夫人夢金

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後飭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竟通之句厓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八日夜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濂溪兩岸答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 行狀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敕右副都御史劉公大夏往治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董其役方祭神焚帛煙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煙中入空而滅 庚巳編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即仆是年春朱公希周主是家狀元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又無錫富室請將因扣今春狀元姓名判云姓字原從太祖來反求文武定奇才而今要識機關巧須向詩中仔細猜反求爲希文武爲周姓名已默示矣 嵩陽雜識
丙辰春京師喧傳今狀元仍在蘇州蓋先是有舉子

夢蘇州城大街盛張鼓樂兩人持二旗上大書狀元二人持竿遍身流血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爲狀元亦夢蘇城迎狀元今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爲狀元方悟二人被血乃朱也朱初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朱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博學薦爲第一 庚巳編

李公克嗣在刑曹以直道忤時賢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夷酋至謀火公屋廬見絳衣人繞公居而罷 呂徑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人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蒙劉明日即取以易已字後劉舉進士而狀元果舒國蒙也 狀元考

呂涇楚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臺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獲試超補廩膳生屢爲督學遂春楊公虎谷王公所拔又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 馬理撰志

孫忠烈至江西暫處清戎察院藩臬以舊撫臺隘居者多病當改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仍舊貫而加葺之後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

鏡背刻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中扶日月等語公竟歿忠蓋先兆云

忠肅記

孫忠烈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歿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江西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色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

忠烈編

宋知府以方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城隍公靖州人甚訝及守瑞迺知瑞古靖州也後復以干鄱陽湖則其生爲瑞守以爲城隍

吁亦異哉

甘泉詩序

薛西原癸酉科與郡庠同應試行至長濤先生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魁鄉薦

志

高子業之生也甄夫人夢人擊門大呼高車者三母驚謂渠父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將震焉而夫子以爲兆如何也父笑曰此吉祥也已而生公

琬琰錄

王伯安正德間言事謫貴州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極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臨行作詩送

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謫今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楚記

陽明王公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悟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指所生樓曰瑞雲樓生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悟更今名卽能言弘治十四年先生錄囚江北事竣遊九華宿無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僊待以客禮請問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

名世類苑

不參之五

主

三

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嘆

年譜

陽明先生二十一舉鄉試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胡端敏同舉其後寧濠之變胡發其奸孫以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年譜

王文成謫貴州驛丞行至錢塘度瑾怒未什乃托言投江潛至海濱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平

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次不忘親恨有餘自
謂孤忠懸日月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
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卽赴水俄二童子維掖而行
耳傍聞風濤澎湃須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
其中騶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也
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浹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
見一老人來解縛拜謝因問曰此當何處老人曰此
福建界也遂行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
扣一寺求宿僧不納趨梵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
半虎遶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見先生
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
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于海上至是出詩有
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曾聞之句與論出處
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
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
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大
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
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從鄱陽往省
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驛在萬山叢棘中舊無屋
公至民始伐木爲屋以居公乃閉戶講讀夷民化之

庚午瑾誅始擢知廬陵公年十五時夢中嘗得句云
卷甲歸來馬伏波蚤來兵法鬚髥皤莫知其謂至嘉
靖征田利還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
也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
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年譜

神識

劉誠意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暮道源字文公諒諸同游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別

行狀

劉誠意疾革時語其子云我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至五世矣時嫡

名曰賴者

不孝至五

五

五

孫以舉繁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誠意嘗遊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居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後其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庚巳編

太祖命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劉基授方略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

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之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黃舊生行狀

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文皇帝宴時文皇帝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貪王不出頭誰做主文皇大喜及靖難將起令擇日必須用某月某日某時好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陛下是箇龍正要風雨雨此兵家之勢頭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然

典故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兵書馬文昇謂墊獸入城非宜奏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當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曰子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減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伴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

軍不意亦驗也

治世余聞

劉誠意起復入京道經建德適張士誠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退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進兵至則空壘擊鼓聲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走至東陽悉擒之還

黃伯生撰行狀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神興衰甚驗見王華川公嘆曰子充異代之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十五

王末

高介

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太祖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益加禮敬必稱子充而不名

鄭清撰行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爲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爲伺他僞燭熄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桎記

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日以數事怒之與

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顧劉等曰方談德旁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

拒懇之久乃顧劉曰君知之劉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之無幾果召還劉歸以啓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上

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內衣帶解奉於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

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上乃命人致之未至

燕使者與飲于一酒肆一人馳入報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上

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上還宮命召陟座詳叩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範

及臍即登寶位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

沽入舟上以一大桶盛表而銷之昇入王府上遂與言事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

袁視之袁方至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登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上明日午上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卽玄帝也上忽搔首髮皆散解披面卽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登記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繆厚垣以甌敵餅至密鑿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鵝鴨日夕鳴噪迄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十五

王

傳信錄

不聞燬聲

傳信錄

建文初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議以濟妄言繫至官將殺之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乃囚濟于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文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戰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推碑再推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禳碑也淮上諸將兵敗建文

君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竝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歿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歿之建文君卽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建國記

劉誠意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十五

王

傳信錄

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

黃伯生撰行狀

滁陽王郭子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目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

年家口瞻足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喜謂大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必大吾家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將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高皇初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挽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語及斯事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

名世顯光

不卷之五

手

元史卷五

孝慈皇后是也

國初事蹟

太祖親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與伯溫抵背坐

御舟上以觀將卒搏戰伯溫忽躍起大呼太祖亦

驚起疑其作亂但見伯溫雙手麾之呼曰難星過可

更舟太祖悟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响舊舟已為

敵砲擊碎矣及后勝負尚未決伯溫密言于太祖

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尅日決勝太祖從之

遂平陳氏

傳信錄

太祖既有天下一日謂誠意伯劉基曰汝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對曰

有因成一小篋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謂曰非有大故不可開后成祖入靖內難城既破開篋視之則見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伯溫教我也遂披剃而遁

傳信錄

太祖欲建宮闕命劉基相地定在前湖中為正殿已立椿於水中矣太祖嫌其逼前遷之少後基見而怪之問曰誰所遷耶太祖曰此朕意也基曰如此亦好但后世不免遷都

傳信錄

洪武初京城既完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基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

名世顯光

不卷之五

手

元史卷五

子隱語也然則基當時已知

成祖之必有天下矣

傳信錄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襍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峯祠蕭之術可謂妙矣

百可謾志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夢感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博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

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閒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像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

名世類

不孝之至

圭

庚巳編

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鵬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此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迨弘治末文定公入綰綸綍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塗不靖蓋累驗云

庚巳編

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爲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謫居相其地謂植樹

木其西以爲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施巧發奇中尚多不能悉記

庚巳編

名世類

不孝之至

圭

庚巳編

恢諧

今制東官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無以答

環綴錄

吳思菴先生談及晚學后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趣航船耳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按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製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蘇談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語

言

夏忠靖公永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蚤起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葉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菽園雜記

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舵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誑已他日得一炊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个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駝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

多爲之哄然一笑

塾記

太理少卿長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往往於玄武廟墀取萍藻爲豚食吳思菴時握都察院章以密通廳事據之楊答以小詩云太湖隄下後河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內好撐船思菴爲之赧然

近峯閒略

景泰中徐左僉有真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今脫土壑也

塾記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詫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也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五

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裴談

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詞多切中而益以見其度云

裴談

劉文介儼正統壬戌狀元及第有邵進者在甲尾劉嘗欲致東于邵自稱爲年未或詒云劉公笑子殿甲尾故云然邵怒曰狀元不是工夫上人做我見劉必

辱之劉笑而解之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掉時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亦解頰荻園雜記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我益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蘇談

陳獻章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鳥音人多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鳥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唐曝偶談

名世類苑

本卷之四十五

三

夏

豪俠

永樂中曾狀元祭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堂咸登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無類上令左右舉善飲者館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上曰朝廷可無一大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卽自請於上上問曰卿量幾何狀元曰館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也於是飲之徹夜珍玩巨觴靡試不及二使赧謝去翌旦莊侯謝恩上悅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益隆羣賢彙語

名世類苑

本卷之四十五

三

夏

王冕磊落有大志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下東吳渡江入淮楚地北抵楚燕都歷覽名山川搜訪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呼湮悲歌人斥爲狂奴隱山谷中著書一卷坐臥輒隨秘不使人觀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蹇海怒讀者聳毛髮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太祖取婺州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尋卒君子惜之潛溪集
曾學士榮上嘗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固辭遣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

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大我以為多人以為少
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獻實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

上恩得免一夕醉過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

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

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也獻

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

兵平寇兩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怪問足下

何官耶李徐答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命督

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郤即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

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構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汁

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

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

免 危言

崔子舒好劇飲嘗至五更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時李

文正以元相朝天微盞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

至與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

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劉伶

小子恨不見我 塾記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尤欲得其書翰不

可乃以精白綾作被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

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曾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

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

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

忤人謂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稟緒衣何所可忌

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有規楊用修者答

書云文有仗景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崔伯延每臨陣

則召回僧超為壯士歌宋子經修史使麗賢龔稼燭

吳元中起艸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道也豈能執

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遺余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

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

此言 危言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少師坐益

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第凌遇知釋隆甫 校

襍類

評論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東坡謂劉元城爲鐵漢今于二公亦云 漫錄

名臣錄曰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襍錄

名世類苑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五

襍錄

石淙文稿曰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所歸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

王公不二三人 名臣錄

古穰雜錄曰 文廟過江時解縉與胡廣諸公不

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縉才獨高使遇唐

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宣時事業

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矣 通記

樂綴錄曰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

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 名臣錄

楊東里曰予官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直之

操廉潔之心閎厚之度通碩之才經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志始終不渝與議所歸無間然者東萊一人焉耳 文集

樂綴錄曰陳光世初與古廉李公同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竝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莊之術信有驗矣 已庚

邵二泉曰寶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名臣錄

編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言行錄

名世類苑

卷之四十六

三百九十五

名臣錄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于六曹尚書天之北斗天造不

也

論夏蹇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

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

化間忠良外植河州 王竑 三原 王恕 單縣 秦紱 封丘

黃紱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

海畜惟惶倭幸請劍必殛茲撫馬順惣坊王敷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客劉大夏洪洞韓文鈞陽馬文昇靈寶許進曲陽周經盧氏耿裕金陵倪岳安福張敷華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荷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逾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微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飭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名世類苑 不參重本 三

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文集

客座新聞曰鉅鹿耿公裕工書清惠公之子錢塘倪公岳宗伯文僖公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為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一時無可與儔者以為當代罕有後耿倪俱冢宰周大司徒皆名臣云名賢彙語

楓山語錄曰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名臣錄

名臣錄曰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

蹇公厚重博大為當代名臣功業德量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今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誌

楊月湖曰虎谷王公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虎谷早逝可惜可惜使得立 朝其視汲黯何媿哉名臣錄

江西通志云張簡肅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憲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翰林俊章懋云名臣錄

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傳

守溪筆記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翰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竝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途用遷入閣十餘年間號稱持正不失為賢相名臣錄

崔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圭峯論 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也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歎及後乃深嘆圭峯之智云傳

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憐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益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彘肆其罔士靡靡

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牟斌凡三人云
牟斌小傳

唐尚書龍撰同仁祠記曰濠之始為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鞠禍心外播凶痛衆怒如水火端敏方為按察副使憤曰惡茂哉遂列其臯狀揚于王庭張射庸之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戍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至密樹隄防剪其羽翼豈膏一日忘濠哉濠迄弗悔禍卒逞焉首以威劫庶府忠烈抑指天曰矢無二心挺身白刃腋且折罵不絕口所以奪濠之魄者固凜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弄兵長江會陽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集義旅批擣巢穴濠震懼乃為順流之揖我師沈沈迎而擊之斃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厥始忠烈陽明成厥終者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不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刃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大閒執彝典正誼而往彼避患私軀之利誠不足為三公謀也是故死者成殺身之節生者挺無

求之志惘惘然而同歸于仁矣忠烈陽明並毓餘姚端敏誕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源神嶽蔚蒸清淑俊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沛而壁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文死義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土木之變肅愍定功忠文婺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 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
興忠私錄

吳伯通序張汀州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迹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竝傳無疑
名臣類苑 不卷五十六 子文

崔銑四貞祠記曰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宦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矣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

敗而永繼永敗而彬寧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避位
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
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文集

陳白沙要語曰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陽

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灑落有壁立

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他日造就擔當

斯道孔陽真卿而已

名臣錄

羅倫復張都憲書曰予友章懋德議論頗有源委似

有經濟之略布衣陳剌夫閭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

名臣錄

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名臣錄

大參

七

詩

王氏存笥稿曰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

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

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艸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

亦罔不駭其為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

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蓋觀昭曠之道越

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

文集

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

憾也

今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

峰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峰文學蘊藉
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其惜之
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峰及張余嘗
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今言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徹徹才敏達同有文學修

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進進子松泉讚襄毅

天官嘉靖中松泉恭慎小心余為屬吏未嘗見其以

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內

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

之松泉與兄誥同時為兩京戶部尚書誥博學沉思

名臣錄

大參

八

詩

卒謚莊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松泉弘

而不毅余見松泉儘有毅

今言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

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

洶洶視行陳間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為誣詆天日

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洲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

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

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慎勿輕嘗也

今言

王鑒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

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

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噫于公之功大矣然孰能亮之

憲章錄

憲章錄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至如

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卷之六

不孝重夫

九

二

定數

嘉興張公寧以才質愛寵於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陞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推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李文達又忌寧僅陞汀州知府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迺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卽陰陽耳公卽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身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陽耶數固有定也

近奉聞畧

名臣類

不孝重夫

十一

通鑑

吳文定公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竝立堂上一內臣從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卽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爲二十八日濟之邀飲爲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與手敕行寬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爲也

文集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

事陞越府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府講讀官東里公欲舉侍郎儀銘恐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後邸王嗣位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

璣綴錄

天順二年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禁無以對左右怪之促使言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欲宿州備顧問竟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顙蟄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

名臣類

不孝之罪

孤樹東談

士

言七

隱此何莫非數也哉

寧波胡弘深於易理以卜筮名景泰初楊尚書翥從問休咎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

庚巳編

胡公廣揚公溥廷試俱取首甲而狀元未定上雖注意於溥試問小內豎曰今年狀元在何處即對曰在湖廣遂舉廣第一

西樵堂記

商輅會試禮部累不第卒業太學歲乙丑載試夢至

岳祠祈問利否岳神目判官閱籍云皆在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吏解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太學儒士餘姚潘叔英也呼之不應而泣遂驚寤及禮部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乙榜授陝州訓導未久而卒夫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人其可以不安命乎

典故

名臣類

不孝之罪

士

言七

報應

宋景濂初葬夔州永樂中蜀獻王遷葬成都華陽縣東十五里仍賜田八十畝以供祭祀弘治中墓壞督學憲副欲修之會蜀府承奉宋昌者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認爲先生遠裔遂讓其生坟改葬之計其直可費千金於是距先生之歿幾百年矣而高風盛德猶可感動乎人此又先生身後之良遇也

玉池談屑

尹昌隆既除奸黨預儲議進左中允漢廢人惡昌隆改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喜屬官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同謀論死籍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

名臣遺集

不棄聖

王

王

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國

劉忠愍之禍馬順以酒沃其屍蠅蚋羣蠱之至臭潰肉盡猶碎其骨嗟呼烈士徇名如劉公者寧知碎首裂身哉卒之已已之變馬順王振皆族滅身受禍尤烈方其得志自以爲上蒙下蔽殺一諫官不啻如螻蟻抑孰知其禍人家國至此極也世之爲人臣者可以監矣

本傳

曹鼐爲太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館驛令召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

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次日遣還家后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於公前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紙書目盼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也

坐記

璵綴錄云英廟復辟徐有貞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以召立外藩不軌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倪首不辦但言辦也死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折折辦衆莫敢難蕭都御史

名臣遺集

不棄聖

王

王

維禎謂事出朝廷亦難免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于二公且謂此二奸臣識者含笑奏上英廟持之未決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舉爲無名由是議決后曹石於有貞有隙必欲置之死地迺取誥券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跡神禹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迺宥之編金齒爲民報應之速如此

通紀

天順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紳詔罪已鯁切曹石相謂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諧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

季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苛辱待之未幾上有岳得還鐸得舉上曰季鐸家盡是岳物可悉取還之岳廼據鐸門搜括如鐸亦復昔怨岳初為儒臣賞無幾何鐸家畜不貲皆歸于岳岳復加厲人以爲報之

楚記

千節養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有還將以節菴樞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褙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取而觀之則兩軸者節菴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菴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后旨有免籍

名世類

不卷五

主

三十七

幸矣哉

水東日記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稟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今言

焦芳媚瑾斥逐正人劉謝既去又計傾韓文楊守隨皆相繼斥罷許進爲太宰芳請托不行與張綵共謀

擠進勅令致仕又忌兵部尚書劉大夏議置重辟李文正極救得成肅州其子黃中允狂誕恣睢矯旨授黃中檢討改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姝色殊甚芳聞求得之後臥病黃中聚廢人咸鄙之瑾誅言官交劾其舉父子皆褫職爲民中原盜起有趙鐸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廷樹歷數其惡命劍士嚮之曰使吾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亦天之報德也

通紀

吉水羅嗣使循作宦時見寺有七棺未葬輒出俸金

名世類

不卷五

主

三十七

命僧瘞於寺側已而生于洪先即號曰念菴言一念之善也至嘉靖己丑遂魁天下人以爲陰報云

元狀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領兵殺一家二十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竟罹極刑以語言竿牘之間陷人於死豈無果報況竊上權矯王命而殺人是一事而得二斬辜矣況又不止於一事一人乎慎哉慎哉

今言

殺疵

刑部尚書開濟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病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為者又為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連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眾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漸謝未幾又立薄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於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灰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詔諭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略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憲章錄

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

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廣

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久舉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額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狀元棄之若弁毛何耶無亦愧其女耶

雙槐歲抄

王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

名世類

天卷之六

大

三

實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

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

淮侍側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

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

不自安南還得舉乃與汝玉先後下獄灰獨王達嘗

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卒

懸笥藥探

藥綴錄云士大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尹昌隆之籍沒

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黃文簡憶昔祭酒劉益嘗見

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

淮安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能染人自是有旨

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
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亦出於文簡則未必
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於牖下耶好還之
天豈憐情耶姑俟智者審焉

內閣行實

天順目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
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居鄉猶倚聲勢自尊宜其地者
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
傳世界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通紀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相約
自盡于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胡動靜因見胡先

名世類苑

卷之四

九

言

生如廁回問家人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
舍豈有捨性命之理蓋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
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
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文江僅以白

金十兩壽解夫人耳

內閣行實

胡忠安爲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罔恤建文之難
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渙職司
宗伯皆脂韋阿順無所拒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

云

談纂

楊士奇晚年泥愛其子最爲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

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
曰其人說汝果即改之子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
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
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
主之者連奏其不善狀 朝廷不忍加之舉付其狀
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
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赦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
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又慰安之恐致憂後歲
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
惡天下傳誦

天順目錄

名世類苑

卷之四

十

言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仗節受
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言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
試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紅不可爲玄黃
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
曰臣幼讀千字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
之言如此不審明者以爲何如

天順目錄

天順目錄云楊文敏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
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
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

之仁惟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
每遂其所欲蓋庸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
必詢訪貧富何如知其貧亦不却但與別物與所餽
相稱酬之或坐法送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
姚廣孝恭靖嘗著道余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

通紀章

胡文穆純厚周慎自處泊然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
承順而已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
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逢 上所好以爲
佞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籤芥之憂其沒也復官
名世類苑

卷之四十六

五十一

黃計

其子橦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
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
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譏
之切矣 內閣行實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
乃云後來奸倖便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蓋指西楊章修實錄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
事也 今言

成祖初駐金川門寒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
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

室之興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官臣魏徵等皆出店高
祖之親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再事秦王
不自炸焉今建文嗣統五年寒夏二公當時執政大
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不類況當時
羣臣中如周是修之歿我 成祖有彼食其祿自盡
其心之旨聖意深矣 通紀

太子太保王越爲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
貳往見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焉有六卿跪
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
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既出越尤旻受曰吾
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褒談

名世類苑

卷之四十六

五十一

黃計

菽園雜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意處頗詳謂曾陞部
屬必先入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跡尤著于肅愍
廷鞠時旻從傍稱謙爲奸邪爲公論所嗤 通紀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
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隆諸陰事下錦衣獄旻既而吏科
給事中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賂如市尹旻縱子
受賕欺公罔上辜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
言尹旻賂賄公行苞苴競進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
著貪污之跡夫旻父也隆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

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于午門拷訊明白革戛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憲章錄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言行錄

天順目錄記周恂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

名世類

不卷之甲

主

言

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答之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通紀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曰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寺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歿北虜由於閹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家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歟皇上紹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灑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

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官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我朝臣僚顯攻宦寺自

名世類

不卷之甲

主

言

高皇帝當與馮堅同陞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通紀

荆門州學訓導高瑾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鑒與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伏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部議禮部會議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卽
帝位改元景泰緣 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卽帝
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欽
尊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
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
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
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
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
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
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主一
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
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
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
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 先帝明竝日月此事處
置已久今若誤聽高瑄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
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
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皇
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
且高瑄此言誣 先帝於不明諂 陛下於不孝昔
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

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
而削公卽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卽位內承國於何君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
隱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
旣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
過加於先君蓋欲全孝道於子孫也 陛下昔爲皇
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
至使 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
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
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 先帝復位
却乃率令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 皇
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
盈志滿騎奢淫佚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
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
罰其驕矜之辜也 陛下卽位之初有羣邪寒心
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又皆私竊效慕希求
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
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不然彼艸茅踈

遠安敢妄言上謫 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為口實而煩 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憲章錄

景帝欲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能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謚王直得所賜元寶叩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 墓志

名貴錄

不孝中本

主

通紀

璩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陽思遷芳洲思敏一日命御制壽星貧陳援筆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統兆王家今永齡我懷思兮後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問內閣楊先生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曰八荒開壽域中官不告南楊曰此句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未為好也南陽默然少頃退食過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貧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

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陽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陽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占我寫南陽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通紀

名貴錄

不孝中本

主

通紀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十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焚此猶勝于無 上曰增銀是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于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通紀

祭酒員缺徐有貞嚮意補之時用人決于少保謙有貞托門生楊宜為請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景皇帝 上諭于謙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

壞了心術于謙無以對惟叩頭謝而已有貞不得知
途銜干謙 聖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務繁重
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素善徐理薦于
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
南遷衆內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璅
璅不已金廼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
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入倡言固守之
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日徐
爲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於芳洲曰推先
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
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
秋河決徐欲往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舉
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訖還 上召
詣御道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芳洲舉其入閣
不得迺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圖舉事踰歲春正
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公以不執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先生云我無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下於末
其亦可謂密口腹劍者歟 璅錄
土木喪敗之後節奄于公整飭官軍捍禦也先朝廷

賴之 景皇帝優禮有加故與王千之有易置東宮
之舉及東宮薨前星不輝少卿夏時正以爲愛謂于
之子冕曰久懷一事欲白尊翁而未得聞幸先爲我
言之冕以告公一日夏往謁坐惟言鄉曲之事茶進
七次且欲退于止之曰君前與冕言將有見教今盍
言之夏拱手曰東宮久虛中外之人皆仰大人樹之
公愀然不樂曰戎事不修予之責也樹儲國之大事
閣老及諸勛舊當任其咎責不在我夏曰大人恐不
得辭其責也公愈不樂夏趨出時節菴特以 景皇
帝遇之之厚難重違其意使其時用夏之言正救之
未必有他日西市之禍之慘而公不之思何哉 與故
徐有貞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外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
州以進內云豈期監國之人遽襲當宁之位等語蓋
謂景泰帝爲篡也 與故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於其語半
時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
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

不悅而罷

典故

彭氏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不可獨王振與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通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僚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張軌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乞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陞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懷談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舉撫安之未必不從輕舉動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陪之窮其巢穴而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

搔擾軍中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與所費萬萬不可計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臯之魁也

憲章錄

陳真晟欲見吳聘君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康齋多矣羅一峯平生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刺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與弟爭田褫冠囚首跪訟府廷廷祥作書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卷一

通紀

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臯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至論其學術觀其集序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冥寂艸率麤略無所發明至於目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如是者至再三環綴所記或不爲誣云

通紀

南城之謀石亨初欲與陳循等計議請太上皇登位徐有貞曰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爾無功陞侯如何與他說知見爲首請立東宮他得知西邊難了若多會百官懇請太上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不若不令人知只納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

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尋个事故方顯
我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剪勝齋開

復齋日記云劉文安作宋論論宋徽宗崇尚老氏反
覆言釋老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君奉其神養其
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以伴其費而不免
于危亡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既知其害何不一
言以悟主上以拯生民之害以彌危亡之禍乎襟記
云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上必曰先生喫酒飯
閣老與日講官皆承上旨叩頭而退成化丙戌劉
主靜入閣遂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
名世類苑

六卷之聖大

王

卯

典故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淡不合丘每投
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與丘丘因為先
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
辜之民為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益張某歸省
時葉以其不檢疎之由是致怨丘素知文事非文達
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銜之他
日錦衣衛指揮湯胤績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

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撫然曰與中笑我乃
為入閣地耶及大藤峽用兵敕韓公雍有書云往者
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益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
發也葉公後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選左僉而已文
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菽園雜記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
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
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
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
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院修撰章黃皆為南京大理
寺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
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
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上意而羅之
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

菽園雜記

年尚書富不由科甲不喜進士一日越常規於考滿
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為此
文耶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
容道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拔當
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艷夸道蓋拳拳然世
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瓊臺丘公濟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王御
賢劉文泰許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
又最不喜莊定山曰不知所謂定山者欲置之灰嘗
與劉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謂之門曰貌如盧杞心
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又治世余聞
云丘文莊嘗將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
白麵一分揀和圓爲餅其中餚隨用煖熟爲供軟膩
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食之嘉

命司膳監效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

名鑑類苑

六卷之五

三五

三八

知丘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嘆曰以飲
食服餅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
非宰相事也識者鄙之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又所
進衍義補中間竝無斥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
欲進進必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術之微也守溪長
語云丘公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熟於國家典故故
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
爲是能以辨博濟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
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
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性多偏執故議論如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
使立功于異域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遼東夜出兵殺
襲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戶部尚書直等懼兵部
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獄獄臣
鞠之無實送都察院直怵之以威竟坐邊戍既而女
直懷忿入寇三萬等處屠殺官軍二千餘人鉞隱其
四之三御史強珍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畏直
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皇爲對詔謫戍不問鉞
既得志尚書王越慕之因說直北虜可襲願任其事

名鑑類苑

六卷之五

三五

三八

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海子
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
得掩襲以啓邊釁三萬之寇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
轍直怒曰虜在近地不行進討 朝廷畜養汝輩何
爲吾將聞之於 上即命駕行寧懼得舉馳留還候
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
者得馬皆走越輩恐其反戰乃暗鳴金退軍馬牛羊
雖殺焚不暇取也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
外皆惡之諸內侍共教優人之爲淨者威飾如直之
狀高視闊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

是何人敢如此肆志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我我要殺人便殺活人便活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等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廝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你不及如何得爺爺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箇月副末曰天只有一箇月你如何有兩箇月淨曰不是那兩箇月因舉左手曰這是陳越又舉右手曰這是王越 憲廟大笑因疑直會虜憤威寧之殺

名世類

不卷五

五

三

之舉俱坐貶謫

典故

我朝相業獨稱楊文貞李文達然文貞不歿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叢說

汪直用事項忠具奏州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

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珏劉吉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為亦論列乎珏曰不然吾等言事為 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邪越無以應初西廠所執人既多皆無案藉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因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憲章錄

名世類

不卷五

五

三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 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 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

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 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

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模等會掌

欽天監事太常卿董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

論竟日不能決洪模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

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

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

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開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

臯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模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以獻而朝廷謂其

紛更已從寬假茲愈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

存之以備參考又必請法司治臯錦衣執之此休休

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歟 憲章錄

正德中有士人瞰李公西涯以尺素公歸啓之

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

湘江春艸綠鷓鴣啼罷于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涯

之病視之能無恧然 西湖塵談

按雙溪襍記楊廷和劉忠既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

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

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

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

通紀

寧王宸濠奏乞復獲衛屯田陸完密謀于朱寧楊廷

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

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獲衛疏次日

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

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 旨云既王奏缺人

使用護衛屯田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

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通紀

彭濟物處置哈密城之舉不爲無過按番夷貪狡變

詐有素而彭乃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

誤矣此舉縱成一失中國之體褻天朝之重況開釁

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贖貽

四方之笑爲百世之羞乎 通紀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儁首不語蓋與劉

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戲吁劉

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柝斥回日

陸完亦祖道相送陸公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

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

呂言可謂藥石 通紀

劉瑾竊柄韓忠定爲首率九卿劾之內閣劉健等助

之後事露劉瑾入司禮監健與謝遷等俱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貞觀東陽製牌文極其稱誦人始議其有泄瑾之事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皆劉瑾分付因浼李東陽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艸之官不由六卿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健等去位而已廼不能然謚爲文正何所據哉

通紀

少師西崖李公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遊俠無度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

名貴類苑

天象之四夫

聖主

通紀

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書齋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爲談笑

繼世餘聞

劉瑾擅權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晦菴李西崖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菴去木齋繼去使西崖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託耶文正則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崖晚年有人言及此則痛哭不能已

叢說

李空同與韓貫道艸疎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

之成賴康許西營救而脫後許西得舉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叢說

張綵素負才名爲尚書劉大夏所愛嘗稱可當邊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每見瑾必談論移時瑾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有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遺患所當知之瑾遂禁饋遺者一時因饋送得舉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其他救正亦多衣冠之禍亦爲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共謀同事者以爲瑾踈同類皆綵啓之心多銜嫉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權在瑾內閣不得預多忽之李東陽以爲廢內閣之權共爲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獄少獄中妻子徙嶺南綵爲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綵請曉韜略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及綵被舉一清心憐亦不能救知人之難如此

登記

名貴類苑

天象之四夫

聖主

通紀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聲咳以為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溪陂段德光作墓志與傳時李西崖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藉

通紀

李東陽公病劇知不起楊一清梁儲靳貴就問之公以謚為憂一清回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公即起于牀上頓首曰荷諸君矣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

名世類苑

不卷之末

三

言

因之求進或竊其熱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佞以求自全按長語所指前蓋焦芳劉宇後謂東陽也

通紀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閣八黨當是時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李文正有狎於閣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閣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李文正又將論功蔭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歙齋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為州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

荼毒天下其辜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勞歷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為深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李文正持之涕泣不能辯

繼世餘聞

知人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丘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文成

今言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濶於拘檢楊遂菴楊石齋張

名世類苑

不卷之末

三

言

羅峯物議甚多如蘇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

續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十六

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浙江朱葵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國腴詞已著錄是編採洪武迄嘉靖凡十朝名臣彙集成編其前四卷先紀姓氏爵里系以論贊後四十二卷列其言行分爲九類每類之中又各爲小目先是楊廉輯名臣言行錄其後徐咸有名臣後錄鄭曉吾學編有名臣紀沈應魁有名臣新編迪知哀合諸本排纂成書正德以前凡二百七十一人嘉靖間三十二人則迪知摭諸書以補之而建文末忠臣八十二人附焉敘述名臣類乎傳記而斷裂分隸非人自爲傳又兼及神異詠諧定數之類體襍小說故附之小說家焉

通訓二十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訓二十

卷》提要

方子曰訓以邇名義從吾郡起故凡一章皆寓
人宦遊次僑寓

方子曰士有百行孝實先之由是忠于君弟於
長刑於妻正於師友倫常之間正直爲幹卽
不幸以身從之凜凜節義無失其正可也以
經邦國莫善于循良操之廉靖帥之教化勵
之精敏張之威明濟之才畧斷之鞫訊資之
賢士治道其幾乎道始於家不可無訓家本
於身砥行要焉曰清修曰儉約曰雅量曰陰
德曰賑賚皆實行也文武兼資以致用也知
人則哲以自鑑也篤志憤發以自樹也士行
之所急也善命者長說辭宏聲者延賞譽推
真則任達適情則遊覽宦成則辭榮長隱則
幽棲其士之餘乎淑媛童穎秀美攸鐘格神
攝生樞莞在握方伎雖微亦有可觀幻異不
經其說不可長也故訓終于此

邇訓卷之一

皖桐方學漸達卿甫纂集

同邑阮自華堅之甫校閱

門侄方大任玉成甫重校

孝思

漢陳表松滋人陳武之庶子也嫡母之子修長而秉家修亡表攝之其母不肯事修母表請于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政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嫡母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化

邇訓

卷之一

晉何琦字萬倫潛山人事父母以甘鮮不膳爲郡主簿補宣城涇縣令母卒嘆曰非有奇謀遠畧以佐國家實利微祿展供養耳一旦輒然豈可復出遂隱徵辟九命皆不就其居喪也逼于隣火烟焰旣接撫棺號天俄而風止火息柩堂得免桓溫嘗登天柱山喟然嘆曰此山之南有

人焉蓋指琦云

何叔度潛山人事母孝謹有姨適劉璠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如母姨卒朔望必致哀奠品必珍新躬自臨視有公事則先致祭手自料品流涕送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三年服門始殺禮

邇訓

卷之一

何子平潛山人事母孝楊州辟爲從事月俸得白米不食而易麥或曰所利幾何子平曰非利之也老母在家不獲獻此白粲何心獨饗每鮮餽嘉果若難留致則不肯受

何子平之生母籍註八十而實未也法親八十者子宜歸養子平乞歸鎮東將軍顧覲之曰尊人實未八十親故所知當啓留以佐州治子平曰公家取信者籍年已至卽應扶持豈容苟祿耶乃歸

何子平喪母每一哭踊頓絕方蘇屬東土饑饉

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管塋晝夜悲號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求涼日米一合爲粥不進鹽醢所居室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辭之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忍修蔡興宗爲太守矜之爲管塚塋

南齊何修之字士威潛山人父母亡後常設位室中晦朔拜伏流涕二十餘年不改當時稱其孝梁何炯字士光潛山人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

通訓

卷之一

三

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卒號泣不絕枕塊籍地竟以毀卒

唐徐仲源望江人有至性母疾刲股和羹母食而愈邑宰以聞德宗賜所居里曰昭賢鄉曰孝感母卒塋宅隅烏啣花插墳獸啣土疊隴母素畏雷每雷輒伏墓曰仲源在此郡復以聞爲築孝義墩搆白華軒竟以毀卒瘞親墓之左國朝曹鏞懷寧人母龍氏病藥弗效見本草云

人肉能療疾鏞乃刲體肉以食母母愈旣而疾復作又刲胸肉以食母母亦愈旣而復大作鏞不知所爲又刲股食之母遂大瘳鏞之屢刲未嘗一使母知也事聞朝議刲肉而至三四人子所難能者 詔旌之

楊貴安慶衛人母蔣氏疾篤貴刲左股及脇使妻和粥以進母愈貴傷重亦無恙洪武 詔旌其門

通訓

卷之一

四

吳本清懷寧人邑諸生父茂疾篤本清告天乞以身代父愈母項氏久病躬湯藥不少懈及父母相繼卒本清哀毀骨立廬墓三年靈芝生湧泉出郡守鍾蕃以聞 詔旌之本清後爲監利縣訓導

龍湧望江人邑諸生有至性家失火祖母武氏年老不能出湧卽奮身奔入火中負出烟焰傷身竟無恙父書疾篤刲股和羹以進父愈及卒

三年詔旌其門曰慈順

李悅潛山人孝廉事父母篤孝父母卒哭踊絕躬負土營塚塋廬墓側六載日食饘粥一器不茹蔬菜卽鹽味草滋不近焉

程維字廷翰懷寧人國子生性孝友嫡母病不能興維扶持躬湯藥三年如一日父母卒俱廬墓服闋而後歸長兄早世悉其產讓孤侄歲大饑傾橐振宗族及鄉隣之貧者嘗曰吾親偶儻

題訓 卷之一 五
好施吾何吝阿堵物不以廣親志乎

先祖懋字自勉桐城人贈御史少孤敬事伯父盡以世貲讓獨奉母携弟構茅茨以居伯既擅其世貲或加訶責懋拱受惟謹嘗誣以罪臨鞠不辨徐曰伯卽父也父責子受無用辨爲有司曰孝子也釋之

丁榮字宗仁懷寧人成化進士性至孝父健訟榮愉婉諫之繼以號泣父感而止及父喪哀毀

苦塊三年不履城市服既闋終身不絕采

方鵬字其大懷寧人嘉靖進士諸生時繼母馬氏遇之無道鵬唯唯曲承馬生一女嘗曰嫁吾女必鬻吾居及嫁時馬已死其大果鬻居爲奩曰無違母意

方其大至孝父槃吐血一升其大跪承而吞之父沒刻木像飲食必祭一日他出夢父有怒色覺而速歸則有小僮以簪簪其像其大哀慟管其僮逐之

方效字去病桐城人孝廉其父有寵媵頗專恣家人不悅效獨禮之父卒家人曰先公僮媵寔司之可迫而取也效曰愛屋及烏况父之侍子乎爲擇善配筐篋惟所携去不問

龍驤字伯厚望江人洪武間任安化縣訓導事嫡母以孝聞父綬憐其清苦別遺一腹產與驤驤不獲乃受而分給諸弟

方壘字廷貴望江人父智得危疾藥不能療珉封股肉爲糜以進遂愈愛兄弟睦宗黨有古人風

方壘字時信望江人博極羣書居親喪不入私室及塋廬於墓側三年嘉靖詔以孝行賜冠帶

方岱字明鎮望江人志行端慤嘉靖間歲升當謁選以母王氏年九十餘不忍踈定省遂終身

通訓

卷之一

七

不仕督學耿天臺旌其堂曰寵賢

陳琳懷寧人少孤事母極孝母卒塋城西性畏雷每雷琳卽詣墓呼其母曰琳在此雖夜必往至老不衰

檀郁字道清桐城人家貧事母汪氏極孝塋母於邑北之山岩不可穴郁悲泣叩神其隣胡伯恭夢神曰檀有湧泉穴因得土于山麓以塋郁塋其側山無水苦于下汲忽石罅出泉邑歷而

味甘郁資之終喪而泉竭 詔旌其門曰檀子之門今墓亭尚存

彭寶字惟善桐城人邑諸生事父母甚恭會大雪父怒其母爲請不得跪寢門外及旦父啓門見寶猶踖踏雪中遂感動不復相怒妻胡氏偶忤母卽欲出之母曰新婦素善事我勉留再四乃止妻竟以婦道稱逾四十侍側益愉悅猶躬上食定寢及外艱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卧地逾年毀屬其子曰衰經死當以衰經徼遂卒

通訓

卷之一

八

朱文林字士先桐城人酷貧竭力養母母病思魚市無魚文林禱水投竿卽得之有姊寡且盲母念之文林迎歸同養母病甚文林刲乳下肉丸湯以進母遂愈邑令謝公炯表之曰顧養母卒塋西山廬墓側依樹結苫層巒茂蔚豺虎或來不爲懼悲號之聲達于行道鄉人感動餽壺食者踵相錯也郡邑長吏及鄉縉紳并爲文以

祭其母文林竟卒墓所學使者馮公天馭祭之
曰樸純天畀孝友性成

周聘字延聘桐城人邑諸生父喪未畢母喪家
貧十年不能塋坐卧喪次哀號如袒括苦敗塊
刈鄉人靡不憫惻邑令李公尚默捐俸金八兩
使諸生往營塋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
吏其何能安凡十二年不踰喪次遂能知來言
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爾曰靜
通訓 卷之一 九
父不覺乃爾

夏子孝桐城人初名恩父龍疾恩甫九歲刲左
股烹羹以進父食之愈隣人聞于府太守吳麟
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申文至大詫是子其
祥後身哉更名子孝字以忠請于督學胡公籍
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及父終塋孔城子孝
廬墓獨居三年後督學耿公定向欲類奏旌
之子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

胡效才字用甫桐城人嘉靖進士事繼母吳氏
孝吳嘗怒用甫率妻彭氏長跪至夜分候解乃
起自外入必陳所適及聞見行事嘗館百里外
聞吳病卽刻馳歸侍疾月餘愈用甫寢食乃如
初

胡用甫貧父其聰不任事用甫授經以行修供
養務得其歡王父之喪也衣衾棺槨用甫獨營
之不煩諸父王母之喪亦如之及父母之喪亦
通訓 卷之一 十
不煩二弟一門之內俯仰始終皆引爲己任曰

何忍以銖銖齒牙於家庭兄弟之間乎
張思誼字秉德桐城人事寡母吳氏極孝身無
終衣甘旨未嘗缺乏每食恒長跪俛觴命起乃
起母習之恣啖諸品良久不命起終不自起時
節坐母堂上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拱而立少選
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踰五十猶守此禮
張秉德有弟思諶孱而愚每出母輒曰諶得無

失乎秉德曰弟勿輕出但室中侍母可耳膳母
酒肉弟亦酒肉終母之世弟未嘗一日不在側
也進衣于母母恒以之衣思謹秉德知之更索
衣進母厥後爲母一衣亦爲思謹一衣

胡洪字孟廣桐城人邑諸生父瑄以貲產之不
均與兄璉隙將訟洪諫之曰昔叔威生佯瘖以
顯兄姜公大被而敦好泰伯以天下讓夷齊以
國讓貲產之于國于天下有間矣而以毛裏爲
適訓 卷之一
戈盾乎反覆極言瑄乃感悟遜璉璉聞之亦遜
瑄更相和睦

王鰲桐城人父卒廬于墓側日夕哀號思慕不
已忽夢父曰兒何不畫像而臨之對曰兒不解
畫曰我其誨爾起於鼻準乃圓其首旋分耳目
後及于身驚覺命筆一揮成像酷肖其父見者
以爲神授

邵冠字德纓桐城人邑諸生以孝聞至親桐梓

山每過之必下馬泣拜而後行數里望見必式
而改容曰先君之所居也終身不斂

殷效字子學桐城人繼母夏氏有二子美衣食
就傳授書而裁子學衣食使之耕子學胼胝作
苦甘淡泊無難色夕歸濯足更衣而侍色常愉
愉父喜勞之曰惟爾克家能子哉食指驥繁爾
其尸饔子學唯唯益奮力早作而夜不休乃致
千金分給諸弟不以錙銖自私夏乃悅遇子學

適訓 卷之一
有加以上人

晉孟宗字恭武江夏人爲望江雷池監冬母病
思笋宗向竹而泣忽生笋今望江有泣竹臺旁
有慈竹雪中出笋人以爲宗之遺澤

國朝張無意先生名緒漢川人孝廉署桐城教
諭其母以二月九日亡卽會試首場日也每歲
是日無意奠獻盡哀素服竟日入場則自傷不
得服素致奠悲哀愴悵不成一字而出故身不

第

馮善字擇賢無錫人正統間以儒士爲望江訓導性至孝外艱歸闕請便任養母改崇明秩滿又請便養陞崇明教諭養母極孝母喪明期年復明人以爲孝感

以上宦遊

晉王祥字休徵琅瑯人遭亂避地望江嘗因繼母朱病思魚冬無魚休徵卧冰得鯉以奉母今望江有卧冰池每隆冬寒洄池水丈餘不冰卽

通訓

卷之一

十三

冰有似人形者

國朝熊雲從字龍見江西人懷寧諸生父藍橋商于楚歲旱大疫誤傳已死雲從號泣往求之貧無僕以隣僕從隣僕病歸乃獨行渡湘遇盜以情告盜亦憐之去至樊城得舊主人許氏云去年從此去不知所之因勸其還猶可及秋試雲從曰不得父必不生還遂入秦抵興安聞父往河南雲從卽趨河南至新野得之父以本耗

不肯歸雲從諫不聽隨之光化涉洞庭過衡州至長沙又相失禱于天忽遇河浦雲從號哭不已父乃與俱歸

以上僑寓

方子曰仲尼少孤事寡母不以孝名以孝名者有方之養也仲尼有曰吾志在春秋吾行在孝經余求仲尼於孝經要在立身行道一語曾子之戰兢孟子之仁義其善學仲尼之孝者乎輒近孝經不以課士間

通訓

卷之一

十四

有以孝稱者大都標奇見異古重髮膚今且刳股古以毀爲下今以毀爲上大道不明姑取其自致云爾吾皖著孝者若而人何必踐迹亦各盡子子心嗟乎今人施濟爲名高而甘毳儉一鼎千里結驪而膝下無愉色猶視然自命爲人夫親親仁也仁者人也脉絕肢痺而謂之人吾不信也

通訓卷之一終

通訓卷之二

忠讜

漢周景字仲嚮舒人爲司空景以任子充位初視事卽與太尉楊秉奏諸奸邪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中常侍防高鄉侯侯覽武陽侯貝瑗皆坐黜

宋何尚之字彥德潛山人爲尚書左僕射文帝造玄武湖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萊瀛州三山尚

通訓

卷之二

一

之固諫乃止又造華林園尚之又諫上不聽時上行幸多侵夜尚之表諫上優詔荅之

吳興字子寬望江人紹興孝廉會雪星見詔求直言果上封事極論時政得失阜陵覽而異之以忤時宰謫台州

國朝方佑字廷輔桐城人景泰進士官御史天順間有邊民爲虜掠而逃歸者邏獲之謬以佯聞論死詔中貴人及佑視刑其人稱冤佑廉

其情遂停刑草封事中貴人曰受成命而違之可乎佑曰吾爲聖天子活無辜違恤其他中貴人怒愬于上杖佑于廷謫知攸縣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進士官給舍巨璫陳

祖生守備南京跋扈不法適西安門災雷震

洪武門鴟吻及孝陵栢向應詔上疏劾祖

生暨大小臣十數人罪狀覲縷切至上爲黜

三人譴祖生及其黨群奄側目尋以他事媒孽

通訓

卷之二

二

向謫多羅驛朝論囂然不平而向直聲動天下

矣

王瑞字良弼望江人成化進士官給舍冬無雪

瑞上疏謂奸僧繼曉左道惑上而幸進之徒寅

緣得官濫名穢器積疹愆和罪不容貸上納

之詔降四人黜六人下九人於獄次日果大

雪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進士官御史嘉靖乙

因大禮成應 詔首陳十事一曰紀綱漸頽二
曰風俗漸壞三曰國勢漸輕四曰夷狄漸強五
曰國本漸搖六曰人才漸凋七曰言路漸塞八
曰邪正漸淆九曰君臣漸睽十曰災異漸臻言
極剴切

吳昇字亨晦懷寧人宣德進士官給舍遇事敢
言廷議守令聽大臣舉薦昇抗言曰守令而制
于大臣將受官公朝拜恩私家矣廷議大臣舉

通訓

卷之二

三

薦臺省又曰臺省而受大臣舉薦誰肯背私恩
而抗公論大臣將恣不法矣悉止之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進士官給舍正德
末王文成公擒宸濠濠佯曰當初是王守仁講
起江彬等遂譖守仁通濠時之鸞受命會問因
上疏曰宸濠之深讎孰有過於守仁者必加誣
構始遂其心猶已則爲盜而指擒獲之人爲同
盜臣請以家數口爲天下第一人贖也朝論寔

瑞卿爲陝西僉臬環慶而北山城朔城
小鹽池等處大旱五年饑民采綿蓬刺蓬二種
子以食瑞卿取啖之苦澁甚惡遂將二蓬子封

題獻

御乞發內帑賑之因陳 國家大可憂者三

廟謨深可惜者四積貯空虛不行節儉可憂一

天潢日衍祿食不支可憂二邊圉多警兵餉不

通訓

卷之二

四

支可憂三大禮一議槩斥朝士可惜一進退大

臣頗失之易可惜二戚里倖倖不深裁割可惜

三內臣鎮守假借威權可惜四 上多采納

方克字惟力桐城人嘉靖進士官御史中貴人

丘得爲南京守備專恣不法請益額外兵及餉

克抗疏劾之詞甚切直先是克之仲父向以論

中貴獲譴人爲克危克慨然曰吾得紹前人武

罪且甘之 詔革兵餉謫得戌 孝陵

金燕字尚賓潛山人嘉靖進士官給舍嚴嵩為相貪林無厭燕上疏謂天下財不在官則在民未有官民兩匱而無所貯者今間閭既窮公帑亦乏財將安往蓋必別落一蹊壑也語譏切嵩被謫

丘寧字士安桐城人歲貢生天順間為鎮南衛經歷舊桐城黃公白陽二山產礬歲賦礬二萬有奇厥後礬盡民市於別郡以償寧具奏免賦

通訓

卷之二

五

邑人至今德之

以上郡人

宋程俱字致道開化人監太湖茶場曰官雖小不可隱賢上書論事忤時宰罷歸尋起用累遷秘書省少監

國朝陳希文懷寧丞洪武中指揮畢銀誣奏奪民地已得旨希文欲直之郡守曰如旨何希文曰古不有封還詔書者乎執彌堅銀詣縣覓希文文叱出之事聞即命希文鞫訊竟以

地遠民

帝嘉之擢知青州府

以上宦遊

宋王珪字禹門城都人徙舒州舉進士為翰林學士嘉祐中仁宗欲立太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已決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嘆曰真學士矣宋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避地來舒為國子博士張栻以言出萬里抗疏留栻洪邁不俟公卿

通訓

卷之二

六

集檀議配享萬里詆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

以上

方子曰古之明王懸鐘鼓磬鐸以求四方之嘉言恐限於位則使瞽誦瞽賦師箴士傳庶人語百工執藝諫猶恐有隱而又賞諫者刑不匡者驅之使言求之若此其亟也為人臣者何乃不以忠言讜論應之而囁嚅隱賢養交安祿國家何賴焉君皖

自仲嚮以來以諫顯者非一凜然風采上不負君下不負職家修而廷獻庶幾哉稱忠矣儻亦可以勸來世之忠乎

友恭

晉何點字子皙潛山人與兄求隱居爲名高求卒點菜食不飲酒三年腰帶減半

元張瑾張璿張璨桐城人兄弟友善一術士指

吉地曰不利幼弟璿曰但得兄好則弟亦好遂

通訓

卷之二

七

定穴瑾璿之後果昌而璿竟絕鄉人悲之

國朝先曾祖與信名印孝廉躬自讀而使弟塘

爲家例孝廉有棹楔之資暨當道餽遺可數百

金悉付塘不問出入既老家且裕議析箸塘曰

賴兄而有今日析必兩與信曰吾一子汝四子

皆吾子也必五分之遂自取一硯確者以居

方惟力事兄惟靜極恭兄總家政惟力每事必

稟兄而後行白首不懈飲食必先其兄每出入

兄騎亦騎兄步亦步視兄之子竹如已出兄歿惟力曰吾不忍亡兄之拮据而挈之也使竹攝家終其身不析

先君諱祉字子受郡諸生事兄祿甚恭祿病疫臧獲相枕藉親識咸避先君獨侍起居供湯藥不倦時方溽暑授經十里外步往來烈日中踰月祿愈先君竟無恙

通訓

卷之二

八

趙鉞字鼎卿桐城人嘉靖進士幼受書于其兄

鑰嘗言李令伯願爲人兄鉞願爲人弟爲人兄

養親日長爲人弟誨我者多

黃敦字效仁桐城人有同祖弟二落莫鬻產敦

曰不可委先澤于異姓厚直取之弟得直拮据

事生久之敦曰吾何收弟產欲弟知艱難耳乃

今能事生遂以產還弟不取其直敦無子晚得

二子人以爲行義之報云
姚顯字宗顯桐城人友愛篤志弟達屢求分異

不能禁乃擇田宅腴美者與之而自取荒
所親問爾那得不自厚荅曰顯乃善自厚也人
以爲桐之薛包

阮鵬字應徵桐城人郡諸生課弟鶚于几側十
五年秣稍不程輒施夏楚創至不能衣或曰子
何虐弟至此曰我欲成吾弟政自不虐鶚竟成
進士後鶚亦教兄之子自嵩成進士

胡用甫貧授經儲贅築東郭與弟同居父命析
適訓 卷之二

箸則以所築授仲弟效良而自儉居尋築南郭
又以授季弟效賢舉孝廉近五十乃自卜居

周登字大舉桐城人弟赦早卒遺千金篋而托
登其子動方幼不知也登撫動而訓之嚴動不
敢忤視比長受室補學官弟子登乃出其弟遺
金授動原篋封識宛然

周自字明德桐城人邑諸生弟覽侵賦有司督
之急令自悉覽產自代納金八百兩不受一產

惟取一雕鞍曰弟所通賦者汰侈故也夫民也
而雕鞍何爲者欲碎之以明教宗人周遲請之
卽以與遲曰吾誠不欲有此耳居數年賦不杜
自復納二百餘兩覽乃欲徙居以產授自償所
納自曰弟且耕且穫吾終不忍有弟產但欲弟
知耕耳覽爲感泣

張廷中桐城人兄弟五旣析箸人百金弟乃日
落廷中滋殖曰吾不忍吾弟之四壁立也集諸
適訓 卷之二

弟合爨而居久之諸婦有後言廷中曰吾知厚
吾弟耳安問其他悉所殖之產五分之而已總
且爲輸稅不以煩弟終身怡怡焉

阮廷瓚字邦器桐城人少孤其兄廷珪待之非
禮瓚敬受之使牧則牧使耕則耕詈之則唯唯
撻之無怨逐之挈妻子棲洲渚不問父賞而以
時祗謁不懈聞兄在邑病邑去家百里瓚趨進
藥與兄歸跣足雪中行及暮兄視瓚脰冰嚙血

淚滴下而色怡怡也大為感泣曰今日乃知吾弟矣又諫廷珪使勿訟曰訟不可長也兄怒咎之後一僧指其兄為盜吏捕之邦器使其兄逃乃代就捕備受拷掠曰我兄非盜必欲誣盜盜者我耳竟不承上官憐之議釋

以上郡人

晉王覽字玄通琅琊人避地望江覽名亞于兄祥幼時每見其母使祥無道涕泣共之母撻祥則趨而抱持母母意為減

僞寓

通訓

卷之二

十一

方子曰兄弟猶手足也必愛手足乃為愛身吾觀子哲輩兄弟怡怡若一體未分之身不能不自愛者夫以賢事賢為弟也易以賢事不賢為弟也難甚哉阮邦器之難為弟也其讀孟子歌曰管叔死蔡叔死周公之德其衰矣何不生逢有虞時象憂亦憂喜亦喜堯舜之道孝弟耳哀哉哀哉陳仲子余每讀一過便欲執鞭難事之兄猶

善事之易事之兄乃不能事載閱于牆仝原上之鳥笑人何也書有之不友不恭起于弗念夫孰無愛敬之念于其孩提乎

通訓卷之二終

通訓卷之三

刑家

國朝盛汝謙字亨甫桐城人嘉靖進士年十六十卽居宿于外館有內政則請房恭人于中堂正席而議青衣傳茗儼若大賓事畢卽出

戴先生完字仲修桐城人嘉靖進士少聘尹氏女已而父病痺手足俱廢而仲修十五爲學官弟子有文名女父請更婚仲修不可竟娶之

通訓

卷之三

齊邊字士武桐城人邑諸生娶余氏爲醜始歸母見之不悅卧不起遵乃聽榻前曰大人以新婦爲兒患乎昔孔明以醜婦進德男固宜之母乃起友愛終身不置侍姬人皆義之

黃闕字子美桐城人三十二而鰥曰娶妻者爲子也有子足矣更娶何爲獨居五十餘年卒郡邑旌爲貞夫

鄧德縷五十喪妻嘗曰士所重名節若娶失節

婦何異自失節乎豈可一室而有二心

張秉德二十六歲喪妻齊氏卽不續鰥處四十年不遁男女人問之曰三十五之前猶有妄念極力制之過此念不復起矣年六十有八又姚希尹者三十喪妻亦不復續守一帷四十餘年近八十而鬚髮黧然

通訓

卷之三

二

方子曰帝觀鵲詩首關雎何斤斤盡範也造端之極天地可察內外一正而天下之定因之所係顧不大哉大都訓子由父訓婦由夫夫子制義其綱在手始之不正終必有敝故常情所狎君子獨嚴恒物其身以爲家刑正始之道宜爾也不然睽何以次家人

師範

宋何彥德爲丹陽尹立學南郭聚生徒一時清名之士氣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頴川荀子華太

原宗昌王廷秀魯郡孔惠宣皆向慕來學
南學

宋王日休字虛中舒人誘誨後學井井有條學
者以爲楷範嘗撰易解春秋名義養賢錄楷
書行于世

元賈良宿松人博極群書文藻煥發以經明行
修爲縣訓導講論經史咸有旨趣行中矩矚足
爲楷模時稱文行兩擅宗師

通訓

卷之三

三

何唐字宗堯桐城人正德進士年二十卽以斯
道自任爲學者師一時名士趙銳彭寶張幾江
鯨輩皆出其門桐人知學自宗堯始學者稱省
齋先生

劉鉅字志堅懷寧人孝廉爲師端嚴每坐一室
間若無人雖盛夏不廢衣冠對諸生玄旨朗暢
機穎風運聽者躍躍一往醒解

吳振字汝寵懷寧人孝廉腹笥韞籍德器醇美

爲裕州學正躬行標立神運風生待門人恩禮
兼至門人語曰二三子雖愧子淵先生不愧猶
父之愛

張翰如字端翔桐城人邑諸生其先世以易爲
桐人師及翰如學益精博考諸家叅以獨見著
周易疏若干卷桐學易者多出其門年踰七十
猶設帳講易不倦人稱白灘先生

童自澄字定夫桐城人布衣初見龍山張先生
通訓

卷之三

四

卽毅然志學家貧不事生產結社樅陽會友講
論積三十年清風凜凜弟子彌衆共捐金建輔
仁會館棲之定夫坐卧一小樓怡神養氣年八
十顏如桃花其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點生
機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增減非生非生卽死吾
亦不失其生之者而已矣縣令曲周陳會稽章
南昌黎德慶徐富順劉咸禮其廬咨詢民瘼有
不直者多取正於會所

葛先生潛山人爲博士生勵志操行門人徐桂
登進士輿蓋來謁移日萬不見詰且桂去輿
徒步詣之萬乃出見正師弟子之禮如素常設
蔬具道肝鬲傲以官箴桂凜凜受之

以上郡人

國朝楊敬仲上虞人孝廉永樂間署諭望江以
恩義結諸生九年考績門人詣闕奏留卒于
官門人爲之服如喪考妣

羅用俊泰和人爲安慶教授待諸生恩義兼至

通訓

卷之三

五

操贊者富不較貧無所受不能婚喪及無以爲
居者皆出貲助之貸而不能償焚其券疏財重
義一稟真誠安慶人士無長少貴賤靡不賢羅
先生者

張夔字舜臣黃巖人孝廉署望江教諭課諸生
寒暑不輟邑童子多從游夔受之誨而不倦表
先賢之墓立企德堂諸生勃然興起

虞仲恭義烏人貢士爲安慶教授敦尚風節諸

生行優者獎拔示勸捐祿置學田以濟諸生之
貧者皖有學田自仲恭始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嘉靖進士知太湖宗新
會新建之學德宇敞綽包孕非類每開社卽縑
黃襍流臺隸穢品得與青衿士分席錯坐接誘
應會人人意得嘗曰江海納汙山藪藏疾人亦
安得置筵楹于胸中學者稱近溪先生

張無意學宗王新建接誘諸生大暢玄風諸生

通訓

卷之三

六

翕然向慕小民環聽亦蒸蒸起詩歌之聲四徹
閭巷祿入悉資來學及貧生婚塋自奉布衣粗
糲瓶粟屢罄妻子安之學者稱甌山先生

章詔字宣之進賢人嘗爲夷陵守降安慶教授
自言曰爲博士得與二三子論學夫士知學則
民知禮視彼百里何如哉彈射經義砥礪風節
捐俸置田歲入助貧生有差

以上宦遊

方子曰蓋自帝王建極設爲辟雍庠序而

師道立于上仲尼以匹夫鑄三千之徒爲之徒者各授所得于其徒而師道立于下上下雖殊師道則一使士知義民知分君父得有其尊親者師之力也吾鄉之元師道者豈曰無人類多授藝解感至于傳道吾見亦罕夫所鑄視所範範微則鑄小範鉅則鑄宏操不磨之範則鑄可千百世矣噫有不範而能鑄者乎

通訓

卷之三

通訓卷之四

交誼

齊何昌寓字儼望潛山人獨立不群所交必當世清名故風流籍甚

國朝金騰高桐城人史弘及我高祖自勉三人相友善約爲兄弟騰高好義急人之困弘術數精絕自勉孝友多大畧意氣許可緩急應援若左右手子弟執伯侄禮甚恭終身交不替時人謂之三傑

通訓

卷之四

謝佑字廷佑桐城人宣德進士官藩轄有清白聲有姻章綸守武昌頗滋物議佑寄詩規之有曰塵起頻開扇元規在武昌綸愧服

王琚望江人成化進士與桐城方給舍向友善琚以女許聘向子充無何向謫滇多羅十餘年卒充貧不能具禮琚曰豈以愛女寒故友之盟乃以舟載女歸焉

吳檄字用宣桐城人正德進士諸生時余爲
已爲臬使邑令饒德輝金受之用宣嘆曰
亦受此乎遂托爲首陽山人書一通陳不可受
之義夜步三十里懸其門而歸詰旦德輝覽之
曰此必用宣筆也亦作書明可受之義張于邑
校之堂以荅焉

彭惟善謂趙子恒曰吾夢遇遺金顧而去之不
取也子恒曰子几立而未忘于立乎去也無貪

通訓

卷之四

二

顧也有美吾聞君子無美惟善赧然跽而自罰

三日

劉瑛潛山人孝廉肄業太學後歸潛山不欲仕
岳正作鳳說以招之瑛不出尋卒正過潛拜瑛
墓留連三宿而後去丘濬爲輓章十首瑛大本
子

蕭世賢字若愚桐城人嘉靖進士諸生時嘗入
鄉闈雜沓中友盛德遺其視謂若愚奈何若愚

曰此易耳剖已硯半與之而自持半硯入試兩
人皆提

江鯨字時化桐城人邑諸生好行義淮安余勉
之博洽能詩文放浪江湖間鯨善之鯨素貧乃
共饘粥同寢榻十餘年不厭勉之卒于其家鯨
使子服總執禮具棺槨而殯

先君子受素貧授徒聚金二十托所善友張國
修爲母錢踰年國修及妻子俱死獨其父良弼

通訓

卷之四

三

存欲以修遺貲議償先君曰吾痛翁之子也慘
而翁也獨代養之不能是慙顧以錙銖煩長者
使故友不寧于地下遂焚券良弼感泣更爲婚
姻

錢元鼎字實夫桐城人殊器學漸學漸有激而
放言實夫與書曰所貴神物爲其掩匣含光埋
麗蓄銳仰射牛斗曾不驟躍若使俠客得借揮
霍即鋒鏑驚人然自試淺矣學漸受而慎言

孫爾孝字敬然桐城人機鋒俊穎襟度朗豁家貧好客遠方之士衣食共之一敝衾常同客卧與人交不譽通顯不侮困窮終身借而不厭故無貴賤遠邇莫不愛之卒之日身無櫛鬻無粟子方齟齬居蓬藁朋友哭臨者數百人醴金致助爭董其事以塋之餘徵租給其妻子

李璽字廷玉桐城人爲順天諸生桐貢士汪冕赴廷試病于邸囊有百金付璽人無知之者冕

通訓

卷之四

四

遂卒璽爲治棺槨甚備自主其喪召冕之子至京迎喪以其父金還之

胡用甫之門人吳元石知光州使人迎用甫辭無何用甫有事于舒城或以爲光州也朱杲謂戴仲修曰用甫乃之光州乎仲修曰殆不其然杲曰行數日矣仲修曰千里信心謂之相知用甫之光州何以爲用甫他日歸杲問至光州乎曰未也干澤故人吾竊耻之于是始信仲修知

一字德夫懷寧人嘉靖進士與僊居吳時來同榜吳爲給事論嚴嵩謫戍嵩日蹤跡之雖素親厚者亦避不敢覲德夫頻造其邸贈詩祖餞洒淚爲別以上郡人

邵或和于僚佐無異弟兄偶被逮事連僚佐或曰理郡失職罪在長吏非佐貳所得與也由是同僚皆得免罰久之或亦白宦遊

通訓

卷之四

五

王性仁字元善金陵人諸生力學時戴副臬開會東林童自澄開會樅陽一時士風興起性仁曰桐城有人乃置田數畝于蓮花峯下歲一來相與論討累月僑寓

方子曰孔子說五倫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朋友獨言交何也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有餘不足相易而濟斯之爲交交無爾我安有離合傾蓋如故千里如面卽下泉

而款款生平則以列于倫常而稱之曰朋友之交可也嗚乎伐木歌息友誼之義久矣把臂如醴轉盼若仇凶終隙末險于太行吾亦欲廣絕交之論焉

正直

漢周榮字平孫舒人明帝時辟司徒袁安府安奏賣景及憲皆榮具草竇氏客徐齡謂之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謹備之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歷宰二城今又得備宰士縱為竇氏害誠所甘心常語妻子若卒遇禍無得殯殮以腐身悟朝廷耳及竇氏敗榮乃顯名

晉何充字次道潛山人初大將軍王敦辟為掾轉主簿敦兄含為廬江郡守貪婪無厭敦嘗于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咸譽之充獨曰充亦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充神色自若度米欲立康帝充不可曰父子相傳先王舊

通訓

卷之四

六

典忽妄改易甚非常計水不從康帝立米充帝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巨

水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梁何之元潛山人有才識其宗人何敬容尚長城公主為吏部尚書頻訪之元終不報謁或問故曰覆餗之器何能久據尊廬一朝禍臨吾何方之避識者稱之

齊何昌寓高帝時臨海王昭秀為荊州昌寓為

通訓

卷之四

七

長史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持詔詔昌寓便宜從事使殺昭秀昌寓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德寧得從君單詔耶須更反議叔業曰爾拒詔軍法行事爾昌寓曰能拒詔者僕也能見殺者君也君不見殺政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乃得還郡

唐張鎮周舒人為舒州都督始至就故宅治酒

與親戚爲十日懽有故人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鎮周曰不然今日猶得與故人懽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宋王藺字謙仲廬江人進士官樞密使應詔上封事直言不諱時相忌之出知舒州孝宗諭之曰磊磊落落惟卿一人

周璽字天章太湖人弘治進士爲順天府丞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璽勘事豐潤移文順天取依

准璽曰有國式在吏促之璽叱出玉怒愬于瑾誣璽下獄杖之垂死編管太湖三日卒庚午玉伏誅廷臣言璽之冤上命有司禮祭之

方與義守瓊州大學士梁儲有子恣睢廣中與義上書于儲曰明公勲業當不下楊文貞公但無使子爲文貞公之子儲乃深飭其子且復書繼自今凡有所聞一裁以法勿貴

方與義守安陸州獻廟時爲興王戒其下曰慎勿干法我猶貰爾方給事不貰爾

余德輝爲御史正德間劾張銳朱寧私憾四十餘又劾吳經奸賕狀劾奏戍邊群璫啣之諸德輝下錦衣獄朝論爭救之乃謫開州判官

方絢字惟朴桐城人孝廉正德末康壽太后大行詔至皖皖守張公赴縣張宴絢時爲諸生嘆曰人臣不君父之戚乃爾遨盤作書千餘言

陳君臣之禮服衰上之張公改容稱謝立輟宴接詔如禮

吳用宣爲武選郎都督僉事姜與奏邊功乞陞事下職方議職方曰可乃下武選擬官檄曰法初自二百以上者陞一級與首虜未滿八十當賞不當陞况其功猶未覈都督使極品過此可奈何大司馬張讚怒欲劾檄無何直指奏與斬首少失亡多言議罪讚乃愧服

劉民譽者其父從 世廟起興藩賜錦衣衛指揮民譽欲襲職大司馬張讚主之吳用宣爲武選郎劄曰法非汗馬功不世今其父從龍爵耳民譽焉得襲讚裂劄投地曰必與之用宣固不可讚乃自爲劄以千戶請 詔不許

金尚賓知桐鄉時相嚴嵩擅權其孫鵠所過有司以百金贖尚賓僅代筵五金鵠不悅却之尚賓屹然不拜鵠使人侮之尚賓卽棄官歸直

通訓 卷之四 十
指以爲賢復辟還任

吳一介字元石桐城人嘉靖進士常曰自有生以至蓋棺無一日不可死自有官以至致仕無一日不可罷故生平未嘗俯仰人

方惟力嘗赴縣令鄭澍宴令乃循都下故事設攢盤惟力舉感曰夫攢盤者侈而無當乃闕寺靡所顧惜者之爲士君子爲天下惜福豈可效尤但卽張席足矣今悚然急撤去

余順字天助安慶衛人成化進士知安吉州時汪直用事使人市鈔取竹有司傾府庫以奉順獨拒之直怒謫戍遼陽去家五千里慷慨就道人稱爲鐵漢至遼陽戎服就行伍總兵官避席辭順曰吾分固然乃以師禮教授營中順善占候知兵法虜犯邊總兵用其策大破之獲俘斬首甚衆欲以功聞順止之居八年弘治改元赦歸

通訓

卷之四

十

於德夫爲太原太守虜入鴈門總兵王懷邦避入城士掠于市德夫執而榜之驅其衆城外尋懷邦被劾直指屬德夫問狀德夫論失律當死先是巡撫孟淮奏免平陽澤潞防秋民壯而徵其糧餉懷邦以是挾淮欲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諭德夫寬之德夫執愈堅淮大恚遂劾德夫調廣信太原民士如失怙恃焉至今思之
吳獄秀字幼鍾懷寧人萬曆進士官南給舍持

論剛直扶植善類時相張居正怒主事馬呈圖
出之南京授意堂長將傾之幼鍾曰馬未有過
豈可屈士以媚人又怒主事陳一夔一夔才美
而貌陋堂長以貌為言幼鍾曰安得以貌廢才
因言于都御史海瑞並留兩人

以上郡人

曾檀字汝檀漳平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張緒署
桐城校官孤標獨詣不伍流俗大計銓部欲黜
緒檀爭之曰此天下第一流當褒表為士人儀
範寧罷檀不可黜緒乃得留既出不使緒知緒
後聞亦不報謝

通訓

卷之四

十三

曾汝檀守皖景王之國舟沂江過皖使者檄供
億甚繁汝檀裁十之七曰王御幾許使者議設
廠天柱閣拆民舍百餘家汝檀不可乃蒞廠江
干去城七里使者曰王史胥不便市且獲罪汝
檀曰皖無珍貨如有罪罪在守臣王舟至史胥
入廠四望靡無遂引舟去皖賴不擾汝檀深于

理學持已廉御下寬為時良牧

張無意先生與江陵張居正同舉友善居正為
相無意赴選部居正聞其來促召之無意對使
曰未見天子豈敢先謁相公居正乃詣其邸無
意行服出迎居正曰何為服此無意曰相公亦
當服此矣居正笑曰張生狂態猶昔無意由是
不得官京師

以上宦遊

通訓

卷之四

十三

宋楊廷秀為寶謨閣學士韓侂冑求廷秀作南
園記廷秀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

倚寓

方子曰平孫次道諸公正直之氣出之從
容尚已鎮周即有意于為舒其去脂韋私
昵者遠甚劉周亭亭方吳侃侃使列聖門
尼父何嘆見剛之難乎天地之道陽正陰
邪陽直陰曲人稟陽德成位兩間正直自
樹理有固然即所遭不辰寧主毀耳安能
姸阿洪恣令色足恭而不之恥哉我固不

能教子諳也

邇訓卷之四終

邇訓

卷之四

十四

邇訓卷之五

殉義

元陳道夫懷寧人余廷心守安慶辟道夫為懷寧尹道夫撫綏有方民咸戴之時敵人攻城日急廷心欲自殺道夫曰忠臣當死于敵今力未窮且與死守幸一戰而勝則可以保江淮矣乃復繕城拒敵久之城陷與廷心同死之

葛昂潛山人元末兵起昂募兵保障鄉曲立寨

邇訓

卷之五

皖山累有戰功事聞授武畧將軍為安慶全符千戶偽漢破安慶昂死之

國朝甘霖懷寧人建文中為御史執正不靡

成祖內靖抗節不從被執求死乃見殺

柳昇懷寧人瓌偉雄碩驍勇不羣始為千戶從

成祖內靖據忠盡瘁征交趾乘勝直入戰于

鄒偽山遇伏死之追封融國公謚曰愍子襲安

遠侯

汪鑾懷寧人宸濠之變賊攻城比鑾禦之被執賊脅令降許以崇爵鑾厲詎不屈遂遇害賊平詔旌其門

文四之父懷寧人宸濠叛四從至安慶遣四入城說其父奪門納賊父佯諾陰書臂曰見四謀反與行城令四先覘城門而自趨崔指揮伸臂示之遂收四伏誅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選貢爲雲南僉事鳳繼祖

通訓

卷之五

二

者武定之屬夷攻其嫂奪印遂拒命中丞直指議討之澤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澤監夷軍五百前發澤嘆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往一戰而勝追之戰復勝賊走渡河澤麾衆前半渡伏起執之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置酒獻千金爲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澤叱曰天朝大臣寧

爲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有刃耳又叱曰刃安能休我遂死之事聞贈光祿少卿賜廟額忠節蔭一子樹石皖城曰伏節滇南

先祖法字伯通桐城人建文初孝廉爲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元年諸藩表賀伯通不署名尋詔逮諸藩不附者伯通與焉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曰此安慶也伯通瞻望再拜曰得望吾先人鄉可矣自沉于江

通訓

卷之五

三

王勝字均德桐城人高廟初興以勝爲副元帥鄱湖之役陳友諒軍勢方盛上與劉基謀欲火攻之先募死士使詐降爲內應勝應募上曰此去恐不生還勝慨然曰應死募者豈有生心乃與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詐降友諒夜縱火焚其營我軍乘火奮擊大破之勝死于火詔贈懷遠大將軍輕騎都尉元帥府右副元帥封太平侯祀康郎山廟位第四

以上郡人

漢邴原字根矩東莞朱虛人爲皖城令曹操使張遼破皖城原不屈與妻陸氏同赴東河死潛山之民謂其水曰邴令公難建忠節祠於其渚水旱疾疫必禱之

宋孫知微高宗時爲舒州通判淮賊劉忠薄舒州知微繕城郭治甲兵拒之久而不下及城破被執不屈忠怒縳而食之朝廷官其二子

夏椅恭帝時爲安慶通判時元兵在江州郡守

通訓

卷之五

四

范文虎使人迎元兵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至文虎以城降椅不屈仰藥死

張德興淮安人端宗景炎二年與野人原寨主劉源等起兵倡義興復司空山傳高應之建寨于司空遂復黃州元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遇於樊口破鼎殺之元吉昂兒襲破司空寨德興高俱死

元余闕字廷心廬州人爲淮南行省參政守安

慶六年大小百餘戰所用不過民兵數千激以忠義甘爲效死陳友諒破安慶招之曰降卽官爾闕罵曰吾恨不能啖汝肉肯受汝官乎遂自沉水死妻蔣氏妾耶律氏子福童女安安皆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輩何忍負余將軍從而死者千餘人至今墓在城西大觀亭死處曰盡忠池妻女死處曰風節井

通訓

卷之五

五

建獨繕城池計軍實示民死守盜薄城擊敗之盜縱火焚郭撤屋材爲柵盜去城復完及友諒陷安慶建時爲總管舉家遇害建方卧病被執罵不輟口賊昇去不知所終

李可宗斬人善藥嘗文其身號花李余廷心以兄之女妻之使統新軍守水寨戰多捷及城破廷心死家人勸之降宗可曰吾受元帥節制甘死之卽降異日何顏見元帥地下又謂家人

爾輩當從我死毋為人魚肉盡先殺之出據胡床取巨觥飲至醉自刎死

帖謨補化蒙古人元末為桐城達魯花赤愛民如子天下亂盜起桐無城民多入郡城避難補化不忍煩民乃就郡而聽斷元帥余闕知其賢以為贊畫補化殫心竭力軍旅之事裨益良多及偽漢兵陷安慶余闕戰死補化亦死之以上宦遊杜萬戶者元將也余廷心既死其妾甫生一子

通訓

卷之五

六

棄水濱杜見之呼曰此余叅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懷物而懷其子去今桐城洪濤山王氏即其裔家廟猶祀廷心僑寓

方子曰自古有道之士豈必曉曉然以節義著哉士以節義著非國家之福也然世變風靡不有仗節死義之臣扶天柱奠地維滔滔之波誰則砥之守臣嶽嶽廷臣我我戰臣勃勃使臣憤憤不有其身遑恤厥

家人孰無死逐彼逝波死則死矣殉義之士一時死而萬世生夫夫也殞身以愛身者也豈惟愛身乃其有功于世風大矣

烈女

宋黃千金潛山人七歲能誦孝經及列女傳其父孝廉德全許聘諸生張大中未娶大中卒更議昏千金曰天容有二日乎父嘉之不奪其志居無何父卒事母孝而操益慎母欲更婚千金曰母欲吾死耳呼父號泣引簪自刺目目盲逾三月卒 詔旌其門

通訓

卷之五

七

元陳氏懷寧人步善慶為陳氏贅婚未幾病卒陳氏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曰夫家無可依父能養我終身乎其父曰年少當更議耳陳氏默然即自經死 詔旌之

唐氏太湖國子生薛希欽妻以無子棄歸母家唐晉靡他希欽有武畧擄盜數人寘之法郡守

石簡以爲越職毒之遂死唐聞之哀毀水漿不入口七日卒

雷氏太湖人吕怡妻怡死雷哀毀富兒李懋欲奪之雷遂自縊于柩前邑令羅汝芳給衣棺親爲文以祭懋遺戍

陳氏名惠貞潛山人國子生陳中美之女也室王應宿應宿有夙疾歸三月疾發惠貞悉嫁資爲市藥餌度不可起欲先死以見志遂自經先

通訓

卷之五

人

應宿七日而死年十九

姚氏桐城人諸生方說妻說卒姚氏二十有八一子荔兒姚欲與說同棺姑禁之踰年說且議葬姚抱兒夜號不輟姑慰之曰新婦念兒幸自愛姚收淚徐曰荔兒有舅姑舅姑有叔娣無子婦以也姑出姚扃戶沐浴持斬衰自縊死竟與說同葬正德 詔旌之

汪氏桐城人洪錦妻錦疾度不起執汪手曰爾

父母在母毀爾容汪號曰君業棄妾妾誰容爲則有同穴耳錦卒汪殮殯如禮夜不釋裘母詰之曰夫窆而後衰可釋也窆之先二日命壙者曰此方多蟻穴必大之倍聚壘灰母防愈密夜擁衾坐越宿倦寐汪遂自縊竟同穴

周氏桐城人錢巨瞻妻巨瞻病篤周泣曰君耐調攝脫有不諱當以死從巨瞻卒周自縊家人救之甦周曰我曾以死許夫矣肯相負乎乃請

通訓

卷之五

九

家人集堂上長跽告舅姑曰婦幼失父母亦鮮兄弟賴祖母之鞠育以至今日相夫十年而無嗣息命之窮矣偷生何益舅姑之養有叔嬀在母婦以也乞容速死以全微節舅姑知其志不可奪哭而許之周乃辭家廟拜舅姑遍及家人徐入室設夫靈案跽于前七日不食卒

徐氏桐城人許聖德妻聖德服賈不數年致千金早卒無子徐年二十餘購木襖畢哭奠以其

券冊授家監曰族長至而呈之入室自經死邑令豐城章公祭之旌其宅

陸氏桐城人諸生周一脈妻一脈早卒陸年二十有三子歿僅一女存既葬夫仰天而呼曰天乎既奪我夫又奪我子我何能生不如其死拜舅姑及伯叔妯娌曰斃斃孤女是在同堂夜自經于寢榻

吳氏桐城人諸生應采女適方九思二年九思

通訓

卷之五

十

卒吳求殉舅姑慰之曰若有一女撫藐孤而稱未亡人雅不異殉既祥議婚者來吳瞋目叱曰安得爲此無禮語遂絕粒緘口不語八日卒方氏桐城人孝廉效之曾孫女也十七適蘇顯祖逾年顯祖卒櫛畢方哭曰無夫無子吾不可獨生欲速死而共其穴觸棺破額姑持之曰子不幸死婦何以死益之家卽寢固不忍盡盃羹而不分婦半方不荅絕水漿竟日夜號不輟至

翌午夜氣乏仆地絕合顯祖而葬

儲氏桐城人詹伯妻伯農家子溺石溪儲號于岸曰夫有田二畝能得屍者以一畝酬勞一畝營塋魚網得之置岸儲爲吮口鼻血卽欲殉爲妯所持旋議嫁儲罵不休彌月乃給其妯曰願得設夫靈于卧內獨寢乃從若議耳妯信之詹莫畢扃戶沐浴經于靈座下鄉人奉詔爲捐貲樹石表其墓

通訓

卷之五

十一

汪氏方如珽妻如珽桐城人郡諸生汪新安人歸三年如珽卒無子汪觸柱祈死不得號哭彌月欲見其母吳氏舅姑走使新安迎吳吳至諭之曰而夫七噎誰司者而不終夫服致三年奠乎汪乃凜凜持服三年晨昏哀奠既葬如珽服闋請舅姑登堂泣且拜曰新婦遵舅姑之命襄大事終服矣更復何需伏地滴血不能起姑扶之入帷遂不食姑強之汪曰吾已貌亡人亡人

迎我矣七日而卒

程氏桐城人胡效俊繼妻也前妻王有二子琰翠程鞠之效俊死程縊于倉內母救之加防程祝于柩曰君子第違百日相會其叔父使日者推其晚當貴程怒裂章投地曰命固在我七月將半程曰吾夫雅敬佛違中元輒糾眾盂蘭會今百日適中元所不卽死者此耳乃作佛事焚楮曰君子儉用留幾許待我夜縊靈前侍子救之次日又縊又救之乃給侍子曰百日已過不死矣晚沐浴呼翠共卧徐起着衣密縫剪帶以白布條懸榻梁而死

通訓

卷之五

十三

姚氏桐城人吳孟傳妻姚參藩旭之曾孫女也孟傳勤于學得瘵死無子姚甫二十泣曰吾清白之家有方貞烈之典刑在經于榻姑解之嘆曰吾猶及見夫子之歸土孟傳既葬欲行初志姑泣曰吾視婦猶子也婦何不父母我而子之

姚對曰婦固當尸饗是夜自經死

楊氏桐城人吳仲淇之妻也家貧仲淇父子時欲更嫁之楊曰卽饑死必與仲淇俱子時不能奪數年室如洗子時謀于楊之父母將嫁之以償貸楊仰天而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于貧不仁失節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則畢志以對皇天耳自咽髮而死

通訓

卷之五

十三

張氏桐城人李棟妻棟死無子張經于床辨母夏氏救之張奮身起曰死則死耳何苦我爲人各適其所甘我之甘死猶人之甘生也引斧砍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尋間張贖暈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拚身出戶投于塘寒沍水凝以首觸水數而入焉家人母之起面如生郡人以上唐王氏桐城丞張公之妻歲旱張公躬禱于龍眠山雨大注越溪水甚急馬溺死王聞之號泣奔走至觀音壩水暴漲望渾呼天遂自投水

死其屍逆流而上與張公屍會于河之隈士民哀之合葬龍眠之陽事聞贈張公英烈昭應侯王烈夫人民立廟墓下曰境主廟又廟城內曰高廟官遊

方子曰死生亦大矣丈夫誦詩書習禮樂泰山鴻毛躊躇不決猶難必其捐生况笄總之流乎恭姬之死于火竇女之死于寇勢有所迫計不復生吏且艷稱以為烈如

通訓

卷之五

十四

王如姚如儲程桂陸周徐汪張輩非有寇盜水火之迫獨抱初志慷慨從容以還所天豈有所媿美憤激哉蓋性之也其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仰視日星俯睇河嶽吾必指為英烈之氣也

通訓卷之六

貞節

元顧氏懷寧人范遇時之妻早寡克家育孤誓死不二垂四十年行著鄉間延祐間詔旌遇時之間

國朝張氏太湖人張通之女望江人王寬之妻早寡子肅甫週家貧辟纊以養姑鄔鄔欲嫁之張嚙指剪髮以誓鄔乃止成化間詔旌之

通訓

卷之六

吳氏望江人龍駢之妻駢病危吳氏刲臂肉作糜以食之駢頓愈越三年死吳二十有五家酷貧紡績養姑撫幼子完節而終

周氏望江人胡焯之妻十八適焯明年焯死周氏欲以死從姑力止之周自計無子遂抱木主歸母家坐一室日夕哭奠焚香致敬四十年如一日萬曆間詔旌之

范氏望江人諸生章鏜之妻鏜卒范可二十哀

野老夫屋側日啓窗對墓而號六十年不輟縣令蔡幾請於當道表其宅

呂氏太湖人章燭妻二十有二而寡無子誓守或欲奪之截指投地取夫像佩之坐卧與俱六十餘卒萬曆 詔旌之

嚴氏戴旒之妻安慶衛人旒早卒嚴二十有三子宗仁在襁褓嚴矢志養舅撫孤數年舅歿竭力襄事疏糲不給杜門自守隣媼時助薪水

通訓 卷之六 七十餘完節終

羅氏十六適懷寧諸生張湯臣湯臣早卒羅二十八僅一女忍死奉姑踰二十年姑歿女亦死乳乳無以存女紅自給姑及夫忌日必買一肴哭而薦直指宋公給二十金旌之年七十有六將革探衽得一敝楮則湯臣訣詩也

陳氏太湖人馬琥妻琥卒陳二十有四撫孤繼周紡績自給里嫗諷之陳怒而剪髮繼周長以

本聞直指兩旌之

國朝孫氏桐城人刑部主事錢時妻洪武間同部郎白李善長之寃上怒連坐賜死孫氏二十有七與主事訣拔髮為繩繩其臂以示無他

詔問同死者之婦願嫁者嫁願死者死孫氏獨對有老姑在願賜不死以終養復 詔殺願嫁者赦願死者而賜孫氏不死馳驛歸孫氏乃負

時骸骨葬於桐守節四十有三年遺腹一子惠

通訓 卷之六 其後駁昌曾孫如京為太司馬

鄭太君諱崇德先祖蜀閬斷事伯通配宋樂初伯通至皖江自沉太君哭曰寰土腥穢固宜淫骨清江屍不獲則取餘髮退甲笥之迎姑程侍養曰夫君義不將母則子婦代尸養撫二子懋恕戒之孝敬伯父身下姒氏不減於姑守節四十年如一日罷守廣武王公疏於朝部檄勘實宋報會太君卒將訣囊所藏夫餘髮退甲命

納懷中以檢

方川貞桐城人先祖斷事伯通之女許聘盛郎
未笄盛郎卒川貞曰吾業已受盛聘卽死當爲
盛鬼乃服衰往上海哭奠獻雙履欲殉爲衆所
阻請於兄曰能養我終身乎兄諾之歸與母同
守年七十以完節終

姚氏桐城人諸生方宿妻旌表烈 未也宿

卒姚氏二十有六二子舉學俱幼哭曰吾姊之

通訓

卷之六

四

死舅姑可托茲兩呱呱將誰焉依我其以不死
希吾姊哉姊逸我勞天之命也撫鞠二子拮据
爲家所居蓬蒿至老莫窺其音容七十有二完
節卒

方氏桐城人諸生周櫟妻櫟卒方二十無子而
貧將死之其姑孀居有年曰未亡人子在子爲
命子不在婦爲命婦若先亡誰爲阿計乃忍死
誓守節續以養姑二十餘年姑終族人信其堅

貞時存問之敝帷獨處踰八十終合族數千人
輦之祠堂哀誄焉

鍾氏桐城人陶鑄妻鑄戍遼東卒鍾年二十有
五負其骨四千餘里歸塋於桐以節終子繼亦
早卒妻方氏二十有七守節四十餘年課孤亮
舉孝廉卒無子妻吳氏妾王氏相弔而守終身
靡他有亮同年者過桐拜其廬方敝衣春杵嘉
嘆而去 詔旌三代四節之門

通訓

卷之六

五

張氏桐城人吳汝惇妻祖合父紱皆受學於王
文成公張氏幼卽受孝經列女傳歸吳兩月汝
惇痢卒張甫十八遂絕粒自縊姑救解執手而
號曰非子非婦吾將疇依婦必死吾寧先死張
請于舅姑爲汝惇立後廬墓終身舅姑許之張
始粒乃立從子紹貞爲嗣構茅三楹於墓左以
居酷貧辟紡事生養舅姑而撫嗣子族姻憐而
周之接禮乃受守節踰四十年不離墓所

吳氏桐城人孝廉方瓘妻瓘既舉於鄉受坊直
悉進其兄匹馬計偕卒諸塗私室罄懸矣吳年
二十有七絕不問貲撫三孤臺主夏曰亡人固
貽若心在重門自守家人莫窺三十餘年家乃
滋殖

許氏桐城人盛世英妻世英邑諸生早卒許二
十有二誓以身殉將葬世英許投壙內搶地灰
堞撲面耳鼻皆破流血不止欲死而同穴家人

通訓

卷之六

六

持之不得死許乃以立孤自任名其孤曰思立
已舅姑欲奪之許遂引刀剗左耳投地以明無
他意自是人不取言獨處一幃撫思立克家年
六十餘終

汪氏桐城人龍斐妻也斐卒汪二十有一長子
昌言五歲次子古言三月汪哭踊自經侍女秀
貞救解之汪乃杜閣與二孤俱貲產委之伯叔
不問其出入伯叔給之衣食汪儉用存其餘而

息之古言早卒汪與其婦倪氏同守昌言亦卒
又與其婦袁氏同守勤拮据世業駸拓擇明師
授諸孫書青衿者三鄉人以為壺範凡醮女之
家必敦請汪儼然而命之汪自五十後鄉里屢
欲聞於上汪輒使人傳語未亡人為一綫緒忍
斯須無死非其志矣奈何復冀世間名謹辭以
故年七十有八守節五十有七載而有司未之
旌也

通訓

卷之六

七

張氏桐城人楊楫之妻武選主事張斐之妹也
張氏閑居教習烈女傳內則諸篇楫卒張纔十
九無子自分必死為舅所持以楫從子士良為
之後張鞠而撫之比長而貧張篤守其志雖淺
室不露音容年七十有三卒

周氏桐城人贈禮部郎張木之妾廬江人十九
而歸二十有四而寡與嫡余安人同居嫡子淳
方髫周之子漸在襁居數年余卒周總家政內

外井井六十有五卒淳後貴事周如母語人曰
非周母不有今日

黃氏桐城人胡惟德之妻黃年二十有二有子
女各二矣惟德病且革曰若方艾室如懸磬安
能以二老四穉相累黃慨然曰生同室死同榔
夫何言哉尋惟德死黃經于其寢姑救而防之
乃去膏沐勤絲枲以事舅姑撫孤子其兄謀奪
之黃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其夫之丘曰珍珠墩
遷訓 卷之六 八
在宅前黃每望而號時節必詣墓拜奠至老不
替年七十有五

劉氏桐城人程萬銘之繼妻也前妻胡氏子曰
材劉氏子曰棠曰樂劉之慈材也甚於棠樂萬
銘死劉甫二十哭曰可奈何則有三孤復夫子
耳有僕逃材捕而笞之踰旬僕死其子訟於縣
捕材論抵劉曰吾子生而前母之子死亦何對
於前母日夕哀號禱於神夢神告之曰若祖仲

珍有藏金一甕烏金環四十雙在東閣梯下天
將以救若子也旦日劉率侍婢掘之果得金及
環如其數遂因左右以請於臬守材由是得釋
守踰四十年邑令樊公旌之曰貞慈之母

余氏桐城人方栢之繼妻也栢前妻有子曰徹
生六月而余歸又六月而栢卒余年十七抱徹
號呼昔也予爲而母今也予爲而父予死誰爲
徹父徹死誰爲栢子則予未可以死也矢志撫
徹不啻所生拮据經理以裕其家栢之死也家
不滿千金及徹之長也積有萬金乃使徹入貴
補郎余八十有二完節而終 以上郡人

方子曰禮女不二斬從一而終蓋其天哉
三代而上化洽風淳然吾讀詩王國十五
僅一共姜春秋歷年二百四十僅一叔姬
何節之寡也儻亦人盡貞節不可枚舉乎
二南化遠鄭聲溺人其有抗節自珍矢志

靡他者殆疾風之勁草矣司世道者旌宅
表聖書太史而樹之風聲固挈日中天使
民知所嚮往乎

邇訓卷之六終

邇訓

卷之六

十

邇訓卷之七

循良

漢朱邑字仲卿舒人嘗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人爲本所部民愛之後爲大司農死之日
屬其子曰塋我必於桐後世子孫蒸嘗我不如
桐民其子乃塋桐之西山民果爲起塚立祠至
今祀不絕

國朝劉瑩字仲璫桐城人永樂進士歷永平廣
平二郡守爲政平易人歌之曰太守政平二郡
皆平

邇訓

卷之七

韓隆字德崇桐城人國子生景泰間令永安邑
故患虎隆禱於神而驅之虎遂去剏造浮梁民
不病涉永安地險俗囂隆持愷悌不爲赫赫聲
而風自易九載考績百姓赴闕奏留復任三年
卒至今祀之

李璉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進士今蘭谿威惠并

著尋以憂去民謠之曰清如水貞如玉來何暮
去何速章懋修蘭谿志稱其剛介有爲治行著
聞祀之名宦祠

先曾祖與信弘治間今天台專務以德化民不
爲嶢嶢赫赫之政而邑自理民圖像祀之甫九
月卒其民如失父母立方公祠又登名宦祠胡
世甫贊曰任天台甫半年出以誠厲以廉始而
疑其拙繼而信其真欲觀王者化先觀王者民
通訓 卷之七 二

劉肅字尚載太湖人國子生知柳州尚寬恕不
施鞭撻市有屠牛者其牛奔入府伏堂下悲鳴
肅召其人詰之諭以法牛得生秩滿去父老擁
路攀車 肅王特書霜月軒賜之
於德夫守太原歲大饑發廩竭乃躬餉百人同
僚各餉數十人以爲民先民間稍給者各餉數
人市遺嬰孩不可指數悉收視使人養之全活
甚衆民間號爲於翁兒有中丞過太原行李煩

而役夫不足大怒德夫請曰役夫旣不足願減
行李中丞益怒德夫曰民之畏死甚於法今餓
殍踵接行李出郭門卽恐非公有不若早散以
明德意中丞語塞出橐中千金賑之

趙鼎卿官南京太僕少卿董馬政先是種馬有
銜痕者罪民苦之鈇曰養馬禁騎此贅物也弛
令聽自便

吳承恩字公賜桐城人選貢爲河陰令黃河南
徙民患之承恩爲文禱河伯一夕河忽北去四
十里又令民于其壩築堤植柳數十萬耕牧其
中遂爲沃土後三十年大饑延堤民剝柳膚爲
食曰此吳公活我柳也 以上親人

漢張何丹謫松滋令愛民如子時有嘉禾連穎
人以爲德政之祥卒於官邑人如喪者妣擇勝
地於河西葬之何丹以六月六日卒每歲是日
邑人奠酌遂成故事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爲舒州刺史不赫赫爲名而去後見思

盧植字子幹涿州人爲舒郡守深達治體曰末路之民若鮮在烹不可妄下箸其政務清淨而民自理

朱元光爲廬江太守太墾稻田鑿烏石陂吳塘陂皖水莫大於二陂民至今利之後人於烏石築石擺呼金擺吳塘鑿石渠呼玉渠

通訓

卷之七

四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爲舒州刺史歲饑發粟賑貸鄰邑逋亡什四以上而舒民獨安以治績加檢校司封郎賜金紫

趙信陵吳人令望江歲旱齋戒爲文以鐵版丹書禱於神曰苞苴之入盈於私門楊析之慘中於黎元令長之罪神得誅之豈可移於民而害及歲禱畢雨暘至及代民請留再任卒於官留葬縣北隅詔贈爲鞠大夫之墓民立爲祠宋寧

宗勅贈施靈廟白居易爲作秦中吟曰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

勲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辭我聞望江縣趙令撫憚發在官有異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家避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

通訓

卷之七

五

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

宋胡珣字潤博貝州人爲舒州刺史有惠政麥一莖數穗民歌之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知舒州政尚平恕不事威罰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

元翟居仁字信甫汴人令太湖湖北多水汚邪盡爲斥鹵居仁築堤障之遂大穰稱翟公堤至今賴之

國朝邵或應山人國子生守安慶器宇寬洪無疾言遽色永樂初國難甫定法律甚嚴直指行縣按事陰使人偵民私郊野惴惴或敦大體從容安戢不輕罰一人而罷自理九年三考績百姓三詣闕疏其賢 詔留任

蕭翼字體全永新人令潛山持身亢直不能俯仰人常傳外無私餽遺悉心撫字鋤奸拔善或諧之當道廉其賢加重焉

通訓

卷之七

木

袁慶祥字德徵寧都人令潛山常曰民隱必咨而後知乃訪四鄉耆宿庭迎而咨之曰吾知潛不若潛人之知潛

陳泰望江主簿邑小民貧雷港驛當吳楚衝役夫疲於奔命泰立法招流移給餉迎送又發城旦以役易罪民賴以紓

孫衍餘姚人成化進士令宿松貞介無滓典幹有才力宿松田多荒蕪歲償賦追逋無寧畧民

苦之衍具疏上聞 詔按實蠲賦民賴以寧

胡績宗字世甫泰安人正德進士守安慶值逆濠兵熒後殫心撫輯招致流移輕徭簡訟一切與民休息瘡痍乃起甫三載以才改吳龍皖人避道垂泣追送小艘萬餘蔽江而下至桐陵蕪湖他舟為擁塞不得行

馬璜字禮臣歷城人知舒州州多湖州有菰蒲蘆荻魚鱉之饒防禦使請征之璜奏小民屨畝

通訓

卷之七

七

而稅業已告匱湖利幾何而復歸上民將生心請一切蠲之民得蘇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永樂間令桐城時督運次三山大風雪中流有覆舟若思使人極力援之活者三十餘人行縣捕蝗道見餒病者令胥里扶就民舍給藥食是夕大風雨得免暴露活數百人又開桐陂自東引徂西溉田萬畝

陳于階字允升遷化人嘉靖進士令桐城徭役

數十餘條追徵苦騷瑣廬落無虛日允升總徵之謂之一條編歲一徵更不擾民當道善其法請徵天下爲式至今皆賴之又見陳家洲沃衍濱大江毅然計之曰此可障而耕也築堤成田歲可十餘萬穀

鄭慶雲字舜祥莆田人正德進士令潛山潛四塞皆山逋賦者衆追之則匿深山積不杜慶雲戢追者勿下鄉但揭逋者姓名於市聽自輸民

通訓

卷之七

八

謹趨之逋遂杜不擾而賦足以才調南昌

張汝愚崇仁人桐城主簿慈愷愛人樅陽孔城河泊所苦魚課民鬻子女償逋汝愚輒捐祿贖之民感其德塑像於樅陽祀之

王嘉賓字國光滕縣人嘉靖進士令太湖寒寂若儒生堂無喧呼猷朴之聲訟者自分比去境內絕追攝民得以時作息

趙墳餘姚人嘉靖進士爲桐城令沉默清約不

七聲譽雅意惠民去後民祀之名宦祠

賀懋臨清人令太湖爲政明恕士民愛敬之稱爲賀青天秩滿百姓保留遂在太湖十二年政績愈茂去之日民依依不忍舍攀轅卧轍數萬人立祠歲時祀之

劉大本平安人令潛山寬厚篤實有惠於潛潛人愛之九年秩滿潛山人詣闕借留令復任九年遂老於潛其後爲潛人

通訓

卷之七

九

宗信平度人爲潛山丞縣西官地百畝有奇侵於豪右信按籍復之以居貧民百餘家堯年鄉有田五萬餘畝地亢少水信鑿渠三十餘里引吳塘水溉之歲大稔民立祠祀之

黎道昭字明中南昌人萬曆進士令桐城歲已丑桐大饑疫衢陌間積骸累累藜藿柱邑治數尺許明中褐衣裨食手饘藥哺療之孑遺游起息役稅課耕獲戒民非有極冤不得訟卽訟使

自攝亦聽自息不入其緩立鄉約躬師諭之始至市肆人跡跼然比三年絃誦聲填溢鄉遂矣制當覲百姓請於朝免祠之免覲自黎始其去也立碑者三

文階南充人以尚書郎左遷望江令平易近民訪民瘼有家人父子風景藩之國取道雷江供億不貲階定式裁節中貴人爲之戢部卒毋敢譁

通訓

卷之七

十

龔世仰龍游人萬曆間知望江以直道不諧於時而去邑士民父老携幼送於江渚者數萬左右板輿滯不得行登舟張帆送者猶悵望佇立以泣

羅惟德令太湖專務以德化民日與諸生講究名理公事多在講坐中了吏民有過諄諄提撥其良心使知悔悟卽止刑雖設而不用訟多和解廷常虛靜境內化之

以上宦遊

通訓

卷之七

十一

方子曰談理道者首親民親者何也若保赤子之說以古之理人者饑食寒續勞節鬱宣災軫恤恤幼長老終其恩靡所底極不得已而致刑則又三宥四赦五覆八議而期無刑以彼劬勞卽父母何異逮寬猛之說出恩勝翫法法勝盤恩理道枝矣乃刑名家束濕烹鮮專以威猛從事夫威猛而可爲理乎將羸呂優姚似申商右禹事張杜雍郅軼龔黃卓魯遠甚而何濟刺不然也

遜訓卷之八

廉靖

國朝江弘濟字本深桐城人成化進士爲御史清戎雲南卒於官總鎮潘臬往視其行李僅敝衣數襲室中無長物乃爲經紀歸櫬疏其清苦於朝

戴恩字天錫潛山人成化進士授工部主事權稅蕪湖例稅外美金千餘悉輸於朝

遜訓

卷之八

方與義爲瓊州守瓊有珠池與義置不問將歸其僕私市一珠匿艘中渡海半與義始覺叱曰而愛而珠乎無以而珠喪吾珠卽投珠於海蕭世賢守嘉興慕前守楊公之賢揭其行事於堂奉以爲師歲華美金千餘却樣絹三百餘足時有嘉禾瑞麥秀水瑞蓮之祥監司上其治行東南第一朝廷褒旌者三陞楚副臬卽日辭兩司便道徑去嘉人追送太湖多所贈遺揚帆不

顧嘉人樹遺愛碑與楊公竝祀

吳公賜爲新野令廉明而有惠政擢潞安別駕吏民號泣遮道父老携錢境上曰赤子實賴生養而父母空囊行請受此贐公賜曰昔劉寵受民一錢吾不逮劉乃引二錢受之

何宗堯爲兵部郎直指餽金一鎰而虞其不受戒使者曰毋取謝東使者獻而去宗堯欲辭不得嘆曰吾邸安得宿此乃易錢周九市之丐曰

遜訓

卷之八

代直指爲惠耳

張大被爲衢州別駕裁一切例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又曰張青葉督府胡宗憲前驅求索大被縛而杖之曰其情欲解綬去胡公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罷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

劉志堅爲紹興司理湖廣兵荒朝議以浙江布政司銀十萬協濟之委志堅運給旣竣事美餘

千金志堅盡還本司毫不自染

王材望江人知昌平時安化王作亂材督餉有美金千餘悉入公帑不取陞戶部郎知平樂府操履清潔及卒囊無餘金

胡弘仁字德恢望江人成化間孝廉為龍南令嚴明清介不避權貴民為之謠曰胡公不言縣自理只飲龍城一口水以上郡人

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郡守嗜魚其丞饋魚續

通訓

卷之八

三

遂不食魚懸所饋於堂丞又餽指所懸示之曰無所用此續後守南陽風采益著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續舉經袍示之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國朝姚岳長興人治懷寧清介嚴毅布衣蔬食宴如也正德丁卯入覲時璫瑾擅權有司行賄多取辨於民岳空囊而行民感其廉有道獻錢

者岳曰媚寵以苟容不義剥民以自全不仁卻之銓部廉其清得復任民益戴之

晏珠字朝用內江人正德進士令潛山清苦自厲布衣糲食蕭若寒士民風為之一變雖閨婦牧子皆曰清官晏公云

李一寧東莞人令懷寧誠心撫字諸不便民者悉去之裁一切供億忤當道一寧不為動當道更賢之

通訓

卷之八

四

董進第字子庸元城人正德進士令太湖廉介卓絕一疏一鮓不妄受也遊潛山樵子指之曰山風之清猶有飛塵縣官之清不點一塵曹江晉州人為安慶知事卓然清操署內蕭然一木榻二三瓦器三年匹馬敝囊而去

蕭愚字希顏汝南人輸粟入成均為桐城丞三年子處不携妻孥曰吾飲於桐猶恐負桐安得以桐水濡妻孥所居左圖右史一竹筥貯其冠

一革囊貯其服床頭列二三瓦缶炊甑二蒼布不掩骭寢無衾以所衣自覆直指業已考最僚長忌之愚卽日出其瓦缶炊甑賜隸胥曰桐物當授桐人懸歲餘之祿封諸庫曰病不當受祿駕單車叱蒼頭負竹筥革囊行桐人追之不及競爲詩文候其家

許評字公甫南陽人嘉靖進士守安慶以清靜爲治敝冠疏服減輿從嚴於吏而寬於民案牘

通訓

卷之八

五

簡省庭未午輒虛從容寧謚而罷自理

邢邦臨清人嘉靖進士令潛山厚撫民而廉治已宴過客多出私饌經費不足充以俸錢調泰和囊橐索然稱貸治行

石簡字廉伯臨海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剛介廉靖所得俸盡貯外庫以聽施予內人絕無金玉之飾官至大中丞操行始終不易皖人立石於

名宦祠側

簡與吾奉王書王端簡公劾同知和鼎止百里侯以清受知於世廟親題祠旁曰天下清官王簡

陳遷字德輝閩縣人嘉靖進士知安慶廉靖子恕入覲令家童歸易租以充行囊歷任俸薪僅給日用而已

郭紕黃巖人以山東藩叅移掌安慶事永樂之操始終不二任三年致仕其去也橐減於來時至今廉吏稱首

胡心得字元靜湖州人嘉靖進士守安慶嘗曰清慎勤居官之要而清爲先仁明武臨民之要

通訓

卷之八

六

而仁爲首悉心民事操持廉靖歸之日敝衣不充橐

方可立字道與錢塘人貢士爲皖別駕常祿之外不通一錢署中恒粥先是官成均僅一敝羔裘度歲同里虞兵部淳熙餽金五兩不受往返十數回曰元旦與恒日同虞復曰元旦卽同恒日者那得此日不食乎乃裁一兩受之諸生有善繪者遺其孫繪是四孫曰僕家未嘗有人扇

至一亦不受解官歸月以百文僦一下舍
居妻孥怡然春風滿室也

葉夢熊字男兆欣樂人嘉靖進士守安慶遷臬
副去夫人發其囊蕭然曰公爲方面乃使婦無
襦乎公笑曰此其爲襦也大矣以上宦遊

方子曰人之言曰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
智干城不以二卯棄奇士不以一金損此
軍旅之權非所論於民牧也天子以民膏

通訓

卷之八

七

祿賢哲告其使一人恣睢民上而重浚之
官利十一隸利十九薄肥已厚瘠民囊未
括而吏議及之無論名穢其何利之與有
君子慎獨四知是畏烈士愛名千金不易
寧問利害哉義固不可污耳

教化

漢文翁舒人爲蜀郡守蜀僻陋翁欲化之乃選
小吏開敏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市蜀物以遺

博士數歲學成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有官至
郡守刺史者起學官於成都招子弟爲學官弟
子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選學官童子
使在便坐受事每行縣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
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
子由是大化學者比之齊魯至今蜀好文雅翁
之化也

通訓

卷之八

八

國朝龍翥字啓淵望江人永樂間爲嘉祥教諭
敷教有方恩義隆洽秩滿諸生詣闕奏留九年
嘉祥鄒魯地訪孟子之裔文良禮之使子文繡
柔禽焉以上郡人

宋游酢字定夫建陽人知舒州以學爲政程正
叔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
甚

元程宗傑字謙夫淝川人至正間爲望江令元
輕儒宗傑獨禮延儒士專務以德化人表徐仲

墓復王祥池築孟亭臺修翹大夫祠建三孝堂士民翕然向風

國朝陳勉字希勉黃巖人孝廉成化間令桐城百廢俱興桐舊無志勉博蒐遠摭屬校官許浩成書梓之內艱闕復補桐民甚德之繼者為方倫貪婪無秋民謠曰陳勉再來天有眼方倫不去地無皮

沈教字敬敷慈谿人孝廉正德間令桐城以化

遷訓

卷之八

九

俗作人為先訪先賢蒐古蹟勸名宦鄉賢烈女諸祠及桐鄉書院學宮射圃修浩翁讀書臺朱司農墳墓定祭器及射禮為儀注成書名曰風教錄以訓桐人

胡世甫瞻文學有才名修府志作五箴勸俗修文廟祭器建射圃行鄉射禮公暇講學起齋拔諸生賢者若方見輩與之唱和詩歌人文彬彬

風

王宗徐江西人孝廉守安慶受學歐陽文莊公愷悌循良喜怒不見于色建正學書院招六邑之俊會集講學立會儀每朔望躬臨講所更相質難其有疑獄大政即於會中咨詢決之

嚴頤字士正泰和人令桐城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表司農墓立列女祠課諸生嘉惠篤志孔廟頤擗鳩材新之教民喪祭遵家禮不用浮屠民風丕變

遷訓

卷之八

十

謝炯字光宇蒲田人孝廉嘉靖間令桐城博綜經史才識優拔公暇與諸生引杯酒手校文稅夜分不倦

陳允升令桐城首行鄉約擇民齒德者為之長庭禮之以四要教民曰聖諭釋義以勸善曰律摘易犯以警惡曰治生條教以裕財曰正俗條教以節用教行訟簡桐城大治

張夔字舜臣黃巖人弘治間教諭望江興學作

士勤課程寒暑不輟邑子弟多從遊俗尚淳樸
夔教以朱子家禮化者衆

楊敬仲上虞人孝廉永樂間署望江學教條嚴
明諸士蒸蒸興起九載考績諸生詣闕奏留復
任三年卒於官諸生爲之服心喪

朱軾遂寧人孝廉嘉靖間令望江好以禮義風
其民修三孝堂建張忠烈祠疏順孫龍涌旌其
門以上宦遊

通訓

卷之八

十一

方子曰孔子論治亂不曰邦治而曰邦有
道不曰邦亂而曰邦無道道也者民所共
由者也有其道之谷應桴鼓誰謂漓俗難
與顧化哉西蜀故陋區得一文翁雅化比
於齊魯乃知何地不可武城也故有善吏
斯有善教有善教斯有善民鑒鑒釐正炳炳
綜核而教化不彰吾必謂之俗吏矣

通訓卷之八終

通訓卷之九

精敏

國朝吳善桐城人國子生洪武初仕至廣平知
府時高皇懲元之弊御下以嚴群臣兢兢惟獲
罪是懼善恪修其職帝悅之在廣平精詳勤敏
多所剏建政聲焯焯爲時所推云

程亨字彥達懷寧人國子生天順末爲御史按
河南風采凜然陞江西僉臬南贛盜熾亨身嬰
鏑鎗冒矢石擣其穴勦之贛乃寧

通訓

卷之九

十一

程翰字鵬舉望江人貢士正統間知會同縣有
才諳百廢俱興奏最勅賜六品俸賞銀牌一面
優異之民立廟塑像歲時祀焉以上郡人
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領樅陽令有能名後都
督荊州朝運百甕於齊內暮運百甕於齊外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語人
曰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今樅

有惜陰亭祀侃

國朝趙好德河南遂平人守安慶洪武初制
草昧好德悉心區畫堂解帑庾燦然聿新定
甲製戶牒給民皖人立戶自好德始

吳建忠定遠人洪武初令望江開創之初多所
創建卒於官望人念其功遂留葬子孫家焉

陳允升厭訟多講拘善詞者數人於庭下為之
詞署名於其末講則為詞者與訟者同罰由是

詞不敢誣而訟自簡

張叔豫未新人成化進士由翰林出判安慶時
權量折閱民用為詐叔豫定其制適市者但曰

張公所定即用不疑

顏祿壽字天被巴陵人孝廉弘治間安慶同知
沉毅有為凡便民者殫心規畫所至壇壝館署
橋梁塚墓有廢壞者即為修飾六邑官道傍悉
令植樹至今蔽芾行道陰息呼顏公路

胡世甫守皖修潛山縣吳塘堰捐官貲大興畚

鍤堰成灌千頃民歌之曰郡有賢守鑿石渠石
堅渠深水平趨工不再興田常濡私足粒食官
無逋昔為吳塘今姓胡千秋萬年名與俱

陳于階字子陞曲周人萬曆進士令桐城舊無
城于階創築捐俸募貲絕無騷騷民歡然競役

不半載落成屹然金湯 公與遵化陳允升同
名先後為桐城令

葉勇兆守安慶剛明豁達多大畧加惠乳獨抑
強鉏醜朝據案日昃不退食曰太守衡杓一郡

少選放閒小民幾許嗟怨

王汝玉東莞人嘉靖進士令潛山輕徭簡訟誅

猾釐奸修堰成橋新營造士精敏有為不遑食

息期月艱去潛人立祠祀之

方子曰長吏勤政耳政之外可無勤乃陶
荊州政暇運甕自勞不以過乎有所以逸

天下者必不以天下逸其身勤身以勤民
庶幾有惜陰之意焉出命者一待命者萬
一情而萬竅貴將誰歸易係乾乾書箴業
業詩勵明發禮銘日新此其旨謂何長人
者毋浮慕鳴瑟飲醇而猥曰東海之治在
卧閣也

威明

余德輝兵備四川先是犒番歲不下十餘萬而

通訓

卷之九

四

要索不已德輝悉裁革之日惟養兵鍊將造運
車習陣法二年兵精糧足諸番畏服董卜韓胡
素稱黠驚亦稽顙轅門仍獻珊瑚為贄德輝却
之諭以威德終德輝之任番不敢犯

先曾祖與信治天台以惠稱而疾惡殊嚴有尉
賕鞭四十逐之一吏不法使賁文當道發械即
誅吏語

以上親人

唐張知謩字匪承幽州人歷十一州刺史舒其

一也操行清介所蒞有威嚴惡請謁族冒詐不
管仇讐公卿爭為引重朝廷降璽書存問
韓震或曰名震元和中桐城令時治在焦嶺之
東多猛虎毒虺為民害震焚雉草木驅而遠之
後人名其地曰焦嶺

國朝高恕河間人為懷寧令蒞政嚴明據案左
右領吏胥辟易不敢仰視擊斷大猾無所逃避
即王公貴人不能解免時目為高鐵

通訓

卷之九

五

張冕字服周長垣人守安慶以嚴明為政有豪
胥人目為乳虎冕以計擒投於戍諸生某侵官
儲冕收繫不貸豪右屏息銓曹計治行第一
鐵處義會稽人國子生令潛山曰政下貸則民
不信豪右不法則蠶食閭井於是嚴為治杜
請謁剔奸蠹邑大治

胡枋義山陰人嘉靖間令桐城操行廉潔燭奸
若神有清水明鏡之謚

陸佐字子翼龍游人嘉靖進士令桐城始至偵
境內犬猾擒下獄死者數人善布耳目間巷隱
惡誹謗私語輒報忽于大庭呼曰某惡某私誹
謗拘治具服吏民畏若神村有啼兒嫗輒怖之
曰陸爺至矣即不敢啼以上宦遊

方子曰用威非威也用明非明也禮爲之
蒞下自不易義爲之斷下自不暗斯真威
明也僞以猛成惠亮以嚴濟恩黃霸以明

通訓

卷之九

本

察佐寬和彼其意在保釐而假之爲用非
苟爲聲已也夫威不貸錯明非借炤待無
楚寄耳目而後快其鷹虎之心其爲元氣
靈不甚于寬髀臃腫者乎夫使啼稚怖者
與童子不取乳雉者合而爲一始可語威
明之至矣

才畧

何堰字仲弘潛山人爲侍中其父尚之爲吏

部尚書並處機要值逆劭弑立人皆危之而父
子善攝機宜並得時譽孝武卽位任遇無改
國朝錢公溥鎮兩廣諸軍夜驚公溥坐府中傳
令大開城門群出者縱之單出者擒之有一父
老叩門求見令繼而入不許言事第留之奕飲
醇酒夜半自定旦日惟罰所擒者人一工餘無
所問

齊瑞卿爲給舍嘗論劾王瓊瓊後起總鎮榆林

通訓

卷之九

七

而瑞卿爲食泉屬焉瓊乃薦瑞卿使城花馬池
花馬池故沙磧鮮水泉版築殊艱先是董其役
者率無功獲譴瓊故借此傾之瑞卿卽疏請便
宜行事瑞卿有心計調度方畧出前人右掘沙
丈餘竟得土百里外有山乃曰易云山下有泉
往鑿之果得泉引以木規濡溉土石而築築焉
詔限五月乃三月城成瑞卿讓功於瓊瓊內皆
望瓊像瓊大驚服

盛亨甫官操江時舟行江中見岸上迎者軍多而不整心異之艤舟令分班立文左武右各以次進見見者即發回先文後武各散去徐察之是日諸軍以索糧忿欲乘聚甘心主事者而從容解散遂免於禍

張大被宰巫山大旱禱彌月不雨大被曰地氣不升天何由降令民汲水遍灌山石烈日中氣蒸蒸起數日果大雨及守廣安又旱吏民請如

通訓

卷之九

人

巫山大被曰可一不可再也禱如常儀

錢道寧望江人貢士正統間知順昌縣時盜鄧茂七爲難道寧集民兵鍊習保境屢戰卻賊當道上其功命未下而卒邑人立廟祀之

以上郡人

南唐樊若水池州人授舒州團練推官初釣于采石置絲繩小舫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十數往返得其丈尺乃見宋太祖言江南可取狀太祖使造大艦爲浮橋七年浮

橋成渡江遂下池州

宋黃幹字直卿閬縣人守安慶金人已破光山逼安慶人情震恐乃請城安慶以備之不俟報即日經始分城爲十二料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分築每五更坐堂上各役入聽命授一日成築乃蒞府事城成金人破黃州淮西東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從朱熹學授松滋尉湖右

通訓

卷之九

九

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櫃內籌覈而次第之吏無所匿

國朝王泮磁州人正德進士令宿松泮有才識以經術飾政而邑大治使署潛山適武宗南巡天兵數萬次於潛芻餉不足泮從容調度不致匱乏以才力調江陰

李曜鍾祥人掾吏爲潛山丞邑有巨盜依山爲

巢黨與結蔓爲民患有年直指海寧董公檄曜
曜閱檄陽以善意誘其魁置之獄又別詞致其
黨人爲一事各不相及旬日之間悉就拘繫乃
出檄曰直指謂爾盜暫桎梏行當爲脫疾使人
發賊于盜家土中有袍笏金帶遠方貴家之物
而獄成矣百姓謹呼載道莫不服直指之明而
奇李丞之才

以上官遊

方子曰才有全有偏富有日新宇宙在手

通訓

卷之九

以無用爲用者上也次則資有獨解力有
專任一割能鉅遊乃則折然當族節盤錯
衆所躊躇之會智能燭微謀能應卒卽非
全才可謂非才乎夫玉蘊石珠沉淵匪一
朝之畜豫章杞梓培數百歲然後可楹可
極可珪璋可照乘則夫動心忍性增益不
能違何道哉欲爲天下用而不先爲可用
亦足羞也

卷之九終

通訓卷之十

鞠訊

漢陳表能得士心有盜官物者疑勇士施明明
素壯悍拷掠備至抵死弗承孫權以表能得健
兒心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之表卽破械沐浴
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
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成其名特爲赦明誅
其黨

通訓

卷之十

晉何叔度潛山人爲尚書郎武康人王延祖爲
劫當斬家人棄市其父睦自告叔度議曰設法
止奸必本於情理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
這惡者耳非謂一人行劫同門盡刑也睦父子
至情乃不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脫
求免於情可愍合並議原上從之

國朝凌昌宿松人以從事仕爲江西布政司副
理問每讞疑獄出人意表轉大理寺副明慎用

刑剖決不滯大理至今稱之

戴天錫守桂林鞠獄不避權要有誣盜者繫獄多年鞠者以勢家所指不敢爲直天錫察其冤釋之全活十餘命

吳用宣爲襄陽司理先是民有僅一子忽失所在者疑疇昔毗睚十數輩謀殺之告十餘年更死三四人尚未成獄用宣察其冤問其父曰而家更有誰曰一傭曰傭有妻乎曰有卽喚其妻通訓 卷之十 年可三十曰是子必以姦死妻遂承傭遇姦殺之負屍于五十里荏蒿間返猶未曙覓之果得骸盡釋前繫

張大被知廣安州始至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明義等五十餘人之冤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湏臾剖決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闕闕

葛崇潛山人歲貢生有才名徵都察院檢校擢

御史按雲南嚴明有聲凡讞獄必求其情得情執法人莫能奪情可疑必不輕入故所至無冤民 以上郡人

陸子翼令桐城巡行有蠅營營輿前不散翼曰此必有故使人尾蠅于草間得一屍檢之有記布圖書乃令市布數千百疋閱記合者訊之果得謀殺布商者而寘之法

鍾蕃字庭芳崇德人守安慶廉而明有侵官儲而欲滅跡者夜縱火官舍燬其籍索火者不得蕃廉其人佯禱于神乃收而縛之曰神告我矣遂具服

葉男兆守安慶一水兵新婚未合色而奉檄出其夜有詐稱夫歸以姦其婦者厥明婦覺其非真夫也愧而縊死水兵以告男兆禱于城隍夢江舟落蓬擊溺一婦詰朝閱兵籍有名樂朋者擒之遂伏辜 以上宦遊

方子曰治貴無訟第訟亦盛世之所不能無也兩造互詞講張爲幻易曰雷電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非雷非電能令嘉肺無覆盆哉有要焉臯陶爲李其德淑問曾子語士師寔重哀矜定國無冤民民祠祀之遂爲後世生祠之始故叔度之原情猶有欽恤之意用宣大被起白骨而生之亦庶幾刑期無刑之遺風乎

通訓

卷之十

四

禮賢

漢周仲嚮爲河內守好賢愛士拔才薦善如恐不及每歲時必延請舉吏入後堂宴會贈送什物無不充備

晉何次道穆帝時爲宰相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必先功臣不以私恩樹親戚時論以此重之

何次道思韻淹濟丞相王導深器之導繕揚州

解宇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成帝時導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傳則外譽維緝社稷無虞矣庾亮亦力薦之由是加充吏部尚書

梁何點字子哲潛山人博雅高尚梁高祖與點有舊既卽位手詔曰昔陰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

通訓

卷之十

五

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無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揖九重踐九等談天文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稍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乃以巾褐入華林園

梁武帝又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謙言眷彼

子陵清廉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終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

陳何胤字子季潛山人高祖勅給何胤曰衣尚書祿勅山陰月給錢五萬俱不受乃勅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渺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與言良爲未嘆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痺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仍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往東山受學於胤以上四條所禮之賢皆郡人也

國朝趙鼎卿闢宜秘洞天四方來學者館之雅談終日纚纚不厭縉紳大夫廣坐中則惟奕棋斗酒詠諧謔浪絕口不談文章郡人

漢張敞與大司農朱邑書曰陳平雖賢須魏倩

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伸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呂而後薦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國朝葉男兆守安慶旁求賢士善屬文賦詩者博物者精伎藝者靡不羅而致之行部桐城聞太學趙鴻賜高隱而文往訪之趙知其賢爲一出多士輻輳各售所長以成美治

葉男兆在皖時張參藩淳過皖男兆訪政得失通訓 卷之十

淳曰言在淳聽不在淳歷舉時事數條男兆曰請爲三日留以明德教翼日出示諸條悉改曰善豈得一日宿聞

蕭希顏結納賢士揮千金不顧公暇輒延士卧內蔬盤共酌談古今奇節勝槩不嗜酒喜酬客數行自醉起哇復坐論不厭

蔡銳字晉伯順天人令桐城學官弟子方見名能文章銳每造廬劇談竟夕贈之詩曰古木寒

鴉集溪橋老衲迎欲共南淙語黃昏到赤城

見號

南淙子

湯惟學安仁人由翰林左遷皖理行縣飲錢司馬第觀四壁懸文絕無許可至方見作遽問曰是出誰手大奇錢曰貢生方見曰得一晤不曰所居距邑七十里恐難卒致惟學曰奈何當吾世失此人卽席作詩招之有聞說高人不可招小山叢桂思迢迢之句夜馳騎持詩見旦日見

通訓

卷之十

至一笑若平生交留邸中唱和浹旬始去

以上宜遊

方子曰夫治非一人之所能辦也無論哲王采采察相休休卽守令能禮賢則齊不擾單父不下堂而治收民譽而黎庶歸心何難秦雅化哉然不自賢乃能下賢江海之爲百谷王謂其下也嗟乎吐握之風遐哉吾不及覩卽好賢如仲嚮倘稱優於天下非耶其次咨訪其次延納其次樂多賢

友益矣

卷之十終

卷之十

邇訓卷之十一

訓族

宋何彥德爲吏部郎告歸省親傾朝送別抵家其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時傾朝送別可有幾客對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

國朝吳禮字以敬桐城人永樂初詔民一家三丁則抽一丁從軍不從者則禮曰天下大定不絃誦是從而從堯鑒空糜縣官既稟習驕積悍是戾府也爲人先而以戾府貽子孫乎遂就別言笑自若曰世得道于戾矣制輕車遨廬落間年八十餘

方廷輔爲諸生治尚書有才名郡守張綸謂曰子也才吾習詩嘗筆與育願以授子因出一帙與之佑謝曰佑業已受書于先人念不忍易願嘉惠甚盛請以弱弟璫受之乃命弟璫拜受後

廷輔以書舉進士璫亦以詩舉孝廉

方與節家訓素嚴與節最長以禮爲諸弟率家庭若朝堂季弟向已官給舍每社會與節往則往一日與節先出向追之馬奔偶先與節與節命僮控其馬引鞭鞭之曰弟先兄禮乎向凜凜受焉

齊瑞卿之先祖聞自魏國武寧王雖遷桐百餘載而家乘兩可互證瑞卿舉孝廉魏國走賀金幣百端冀以聯宗瑞卿謝曰世邈人遠傳載恐訛焉敢妄附華宗爲顏色遂更姓齊或問之瑞卿曰位高而後裔不戢者危族大而規訓不通者危交遠而儀物不逮者危三危不可不慮

趙鼎卿爲祠堂其中曰四親祠祀高曾祖考傍曰開先世室祀始遷之祖不桃曰貞慈世室祀母氏之賢者亦不桃曰尊德堂祀族之孝友者曰念初堂祀桃主祭日出始祖于中堂南向餘

東西向祭畢宗子宣聖諭講律誦家規置義田
供祭有餘周三族不給者

余典字克敦桐城人貢士其祖父以孝友開家
同居三世矣典與弟章經益睦共庖而食管祠
堂喪祭悉遵家禮祭畢宣家規子弟環立而聽
乃飲福頒胙子弟皆雅飭無跣跣者

周宗字大觀桐城人貢士其先世唐時居桐之
清淨鄉成村曰周家潭至京與弟登建祠堂祀

通訓

卷之十一

十一

先祖祀畢宣家規有過者次第行罰大慙不許
入賢而貧及有大卹者醴金為助敦義輯睦以
維其家子孫遵之鄉人莫及焉

先君家訓甚嚴使學漸負笈從師親稽章句不
愛夏楚有田十畝悉鬻以資學或曰為兒計那
得四壁不留荅曰固自有先人業

吳善養字伯敬桐城人諸生有行誼置義田以
族之貧者族叔承力無子給膳田終其身其

父承恩做余典修祭儀及善養管祠堂于正寢
東置祭器禮儀加飭焉

劉志堅簡靜端莊勁節凜凜至與人交娓娓不
厭公濟樂易和平溫然可即而揚摧是非毅然
不可奪兩人濟美皆不失賢達之軌焉

吳一十字元和桐城人嘗創義田建祠堂置義
館宗人悅之

阮晉卿桐城人宋末舉解元宋亡遂委疾不出

通訓

卷之十一

四

將死猶呼其子雪堂問恢復所先雪堂葬公于
山山之麓作銘戒子孫不得讀書為將吏故終
元之世子孫無為元諸生者

李羅帖木兒元宗室子也順帝北去宗室皆從
李羅獨曰幸已入夏奈何復夷今子孫在祗乎
遂更姓名曰羅舜臣南走至桐城家焉子孫以
羅為姓遂世為中國人業儒其後寅英顯皆舉

孝廉

以上郡人

方子曰訓國易訓家難國以義勝可賞罰
驅也家人恩勝率訓無重賞不率無顯戮
有以勸之懲之之難長治之國必有法家
長者身範其子弟子弟恂恂無敢跣跣用
能開家儀刑四國漢石奮尚已顏訓呂約
炳炳唐宋而張壽張陳江州聯其族為義
門寧獨家慶哉能使天下取則于一家則
可以家天下矣故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通訓

卷之十一

五

砥行

晉何子哲感家禍遂不欲婚祖彥德強為聘瑯
琊王氏將親迎子哲涕泣求執本志乃不果婚
晚年與魯高士孔嗣交因娶別女子哲雖聚亦
不輒相見築別室以居之人莫測其意

元龍起滎望江人隱居邑西之涼泉講道不輟
深明性理之學為時矜式子仁夫以父為師克
經家學所郡交章薦辟不起乃遙授起滎廬州

教授仁夫為舒州學正士論高之

國朝錢公溥令海鹽偶乘醉誤撻一胥醒而悔
甚遂稱病不視事僚佐入問公溥曰我無他病
奉天王三尺持民平而以酒逞刑經曰不僭不
濫今得無濫乎故閉閣自責耳吏民聞之感動
何宗堯僦居東郭啜水衣疏而談名理置日省
錄凡一行事輒識之夜則披閱自省因以省名
齋其徒彭惟善立紀過錄以自儆凡有過則紀

通訓

卷之十一

六

之月朔列前哲位陳錄而稽首自罰

彭惟善行田畛左右皆淖猝遇婦人畛間倉皇
下田立淖中履襪盡污他日市有女喚頭乃使
理櫛趙子恒問之曰何乃遠于野而近于市寶
曰遠以別嫌近以礪貞

趙鼎卿客東吳襟懷洒脫友人欲試其操設宴
選一名妓伺酒留連浹旬鼎卿雖歡然潦倒未
嘗一言友人候鼎卿醉寐乃使妓相寢覺

而知妓之在榻也無所喜怒哀弛然復鼾睡達旦
呼渴索凉水飲之

胡文翰字汝學望江人孝廉嘉靖間知崇安縣
博覽群書以倡明經學為已任築室曰常惺亭
日閉戶讀書洒如也有司道廬客詠恒避謝不
見以上郡人

宋沈煥字叔晦定海人通判舒州嘗曰晝觀妻
子夜卜夢寐兩者無始可言學及卒宰相周

通訓

卷之十一

七

必大嘆曰立朝推賢善予媿叔晦益者三友
叔晦不予媿也宜遊

方子曰書云非知之艱惟行之艱夫行何
以艱哉悟道存乎心體道存乎行聞道存
乎言三者道之資也心可匿行不可匿言
易飾而行難掩見入玄渺行不中繩談天
雕龍躬修不逮其知非真知也故退觀之
士卽一跬步亦必采薺肆夏焉生知如仲

尼猶曰躬行未得三千之徒孰與顏曾乃
其學不越視聽言動人已師友間學者欲
涉仲尼之津能舍顏曾而後哉

通訓卷之十一終

通訓

卷之十一

八

通訓卷之十二

清修

晉杜夷字行齊潯山人自江南還道遇寇刺史劉陶移郡守曰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顛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罹此艱屯今遣吏宣慰其郡遣一吏縣五吏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其家人勿令缺乏

通訓

卷之十二

杜夷渡江時元帝為丞相教曰處士杜夷棲情玄遠悠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自給雖原憲何加其賜穀二百斛明帝即位夷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于地卿下帷研思今世劉揚縉紳之士景仰軌訓豈得高蹈而朕靡取則焉

晉何準高尚衡門徵辟不出及卒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封晉興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不忍以榮名累之表不受

梁武帝見何點于華林園禮遇甚厚欲官之點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出明日詔曰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處宵寘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舌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出居獻替拜為侍中辭疾不起

通訓

卷之十二

國朝方廷輔從子印從之學一日燕坐印問曰今有司者之贖鍰也謂何廷輔怒曰若異日之為贖鍰也者印即長跼竟夕廷輔不解詰旦負楚請廷輔曰吾以清白起家若輩安得點吾訓乃釋之後印仕天台以廉稱

何宗堯居官而儻里人室以居妻孥里人有欲以田獻宗堯而虞其不受因從子哲以請他日哲見于宗堯曰仲父有官而無家哲聞學先治

生有諸宗堯曰有我無家不害其生有家無我
我何能生哲慚而退

吳用宣葬父白揚山去所居百里用宣爲諸生
初受廩獨袖米數升步至墓所炊而祭及歸遇
雪過友人方去病門已暮矣用宣曰奈何以展
墓故煩友人暮夜之共顧夜不可行乃依門礎
跌坐達旦而去不使去病知

余德輝官觀察使宅不加廣廳事前湫隘垣東
通訓 卷之十二 三

之隣請以其居讓德輝曰達而利窮隣不義老
而遠舊知不仁隣人曰大木之下豐草讓生德
輝曰不然大木之陰行道可息吾乃不能息子
而草視子耶隣又挽人緩頰曰拓之便德輝曰
吾昏暮乞火不已便乎

方去病與光州王加賓友善加賓令廬江以書
來迎不赴久之廬江人有獄計王所雅善者惟
去病去病言必聽乃因客獻百金以請去病曰

不赴其迎豈干其政請勿復見客

趙銳字子恒桐城人知均州有操行孝廉時邑
令陸子翼徵民湖入官復令民佃之邑士大夫
往往以下直占上湖也銳獨不佃陸乃擇一上
湖以贈不受陸因造曰夫以邑之官物況邑之
賢士庸何辭銳曰自鬻湖之令下一邑人皆若
狂銳卽家四壁欲君侯知下邑猶有不狂之士
王道字懿德潛山人爲杭州通判歸囊蕭然有
餽贖者悉却不受家居二十年足跡不入公府
盜經其廬曰吾借炊耳非有所求

通訓

卷之十二

四

吳曉號思常桐城邑諸生篤行安貧食無鹽妻
問之曉曰若天原不生此味炊無米曰我命必
不爲無米死年八十餘清風勁節表于鄉里

胡用甫諸生時孝豐吳麟守皖賢用甫使與其
子維京交及維京令江陰辟用甫甚驩月餘別
去餽金不受幣帛不受卒之布二端亦不受維

京曰吾乃不能布衣一故人耶強受之歸以其
一獻母以其一裂為三頒二弟婦及其夫人
金尚質為給舍歸躬耕而食出入乘一驢久之
一玄黃馬晚自少卿歸始用肩輿家人昇之不
役官夫絕無書札于有司親友信之亦無所干
章諍字直言太湖人孝廉操行清介官至應天
治中歷任三十載卒之日家無餘貲妻孥稱貸
以襄事

通訓

卷之十二

五

戴天錫志行狷介致政歸四十餘年不營田舍
澤叟山翁日與往來岸幘對語懽然蔬酌若不
知曾冠進賢者鄉評高之

危山字志岳懷寧人孝廉志高而行孤寡交遊
惟吳亨晦劉志堅吳本清則開關下榻劇談名
理去則閉戶手一編他人不得晉接為宜與桐
鄉諭儀刑秩秩嘗典山東試有千金伺譯舍者
屬色曰昔賢畏四知今縱不畏爾我寧不畏

天地乎叱之去蔡令擒里豪丁九萬于獄九萬
欲求方惟素為解使所親詣之終日不敢言乃
密語其僮以百金置惟素巾笥中而去僮乘間
言惟素遽作色叱曰毋觸損吾巾擲還

錢鸞字應祥桐城人子如京按河北鸞寄詩云
汴梁香帕久馳名莫買歸來悅我心聞道漳河
清徹底好將一勺濯塵纓

姚希顏字崇孔桐城人邑諸生貧而能樂觀牙

通訓

卷之十二

六

籌輒輦感人語錢穀羞澁不對至譚名理則暢
然發舒不厭已大饑采浮萍雜糠粃為食晏然
自如也自號尋樂子

陳國瑞望江人以鐵冶起家為母卜葬地得于
近村之張翁陳之子給曰吾治乏炭茲山木茂
土可搖敢請張翁許之授直三萬得地國瑞不
知其子之謀也堊母明年始知之問其子計直
當幾何子曰即廉不下三十萬陳感然曰奈何

給人而利已亟走馬邀張翁館之三月張翁告歸國瑞盛治醺實緣于筐獻錢三百緡請曰人謂吾母地直不止三萬不肖請以此爲翁壽張翁曰卽吾伐山木爲薪其直不過三千業已受三萬足矣躍馬而去陳責子曰汝實不義必爲我致之乃私于張之子畀焉

何思鰲字子極桐城人爲棲霞令自幼簡靜寡嗜欲事父母孝世父何岫富而無子欲立繼嗣

通訓

卷之十二

七

序屬思鰲且素愛之思鰲嘆曰父母可以千金易乎固辭因薦其仲父之子繼焉

余天助自遼陽歸貧無隔宿之儲以詩書自娛客至蔬盤相共宴如也流賊橫江而下大軍逐之衆將郅金爲天助門生戢其部不許暴掠郡邑賴以不擾

吳幼鍾標格孤高動遵渠鑊官歷三品不廣田宅致歸嚮先產以償貸葺舊廬名曰遯齋倚山

襟江植花卉招風月指爲遯齋八景日杜門披閱古典或謂其無用幼鍾聞之曰鄉官無用美譽也及卒民爲罷市者數日

顏素字質卿懷寧人萬曆進士性天清曠見地高明有超然物外之趣通籍三十年居閑之日過半田宅未嘗增拓日恒扃戶掃軌不入公門親故諒之亦不以事寄托獨修獨證直悟本來冲然自得惟二三問道之士引入函丈相對清談形骸都散去則下鍵俗士不得窺矣常曰豈但世路塵滓毫不可入于中卽講學格套亦須掃盡只要明白其心體耳

以上郡人

漢李膺字元禮潁州人士大夫以其延接爲光榮號登龍門守廬江勁節凜凜與郭有道同舟而濟望者以爲仙舟

國朝張無意少爲富民劉大本養子大本晚得子猶愛無意藏金八百于榻下土中篤疾密語

無意無意不啓視殫力撫孤比長受室曰此足報劉翁矣乃謀復姓給其妻朱氏曰吾欲省先墓若當從其盡脫簪珥惟青繒從事遂以朱抵漢陽僦居召劉子盡還其父貲產萬餘且語藏金所在使發之八百具存宦遊

方子曰道以名節爲藩籬藩籬不守安問堂奧卽清濁之間非行已之地也子貢之達豈屑越刀錐者仲尼每抑之原憲蓬蒿

通訓

卷之十二

九

匡坐乃勝駟馬軒車士宜何如修哉吾鄉富貴而湮滅者不可勝數而龍門李膺鹿中何點鳳翔杜夷清芬至今襲人士非棲神澹泊蟬蛻泥滓何以邁迹當年流風異代也

儉約

漢朱仲卿身爲列卿居家節儉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及卒天子憫悼詔曰大司農邑

康黎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令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飭國朝方惟力侍御按中都倉一切裁省歸將入北峽關曰豈得以皇華驕稱父母邦撤騶從獨乘馬徑趨其家

何宗堯諸生布袍蹣跚過大司馬弟錢如畿畿方燕客帷錦綺觴金玉而樂也聞宗堯至易以練繒瓦缶乃迎宗堯入客曰何生不高士乎奈

通訓

卷之十二

十

何易器而迎之如畿曰練繒瓦缶正以樂高士也

盛亨甫奉身儉約官留都凡府部及守備閱操例有酒筵亨甫一切裁革立條約宴客無踰十品侈靡之風一變致政歸小輿布帷蓋用靚繒學漸嘗候之劇談近午忽曰予乃忘早食小僮進粥烹煎鹽魴不掩其豆對客引箸自如也子孫爲學官弟子皆布袍家僮衣不蔽胛騎不入

以表正

趙子恒午食紅糟一豆良弼過而見之曰子如是可免求人然吾猶以為奢我乃白者耳張大和聞之曰入野史當令何曾笑殺

盛亨甫一羊裘二十年袂裂緣敝補緝而服或曰卿而敝裘不以儉乎亨甫笑曰方之晏子更十年無害

范雲鶚懷寧人為諸生不治邊幅然密行甚堅

遷訓

卷之十二

十一

居一室四面皆緯蕭以前半坐客後半居妻曰

一粥儵然沒齒雲鶚號心齋

以上郡人

方子曰予嘗從盛亨甫趙子恒遊得聞前

輩風流雖貴顯瀟然若寒素今寒素人侈

然若貴顯豐內故儉外豐外其中未必有

也夫有餘不足遞為消息天之道也物力

難繼受享易終不少留未盡之需豈惟累

德亦非惜福改曰約而為泰難乎有恒今

天下侈極矣物盛而衰數之紀也禮曰國奢則示以儉子弟省天

卷之十二終

卷之十二

十一

通訓卷之十三

雅量

晉何次道能飲酒慎重溫克至醉不亂雅為劉惔所貴惔云每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國朝楊貫桐城人有雅量嘗出遊或叱貫名貫于隴上貫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僕曰彼乃罵主人貫曰非也曰揭主人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終不荅

通訓

卷之十三

方淑字惟善桐城人生平不忤一人飲於鄉有善使酒者李昆來淑遙望是昆即起呼馬馬繫樹不解引刀斷繫馳馬去或哂何急乃爾曰先幾遠侮不亦善乎

方惟善有事于板築傭索餉惟善犒之儉傭怒蹴之曰老奴何嗇惟善不顧而去僕追之曰傭詎主人惟善曰我未之聞也翌日傭暴死鄉人嘆曰微雅量將無釁乎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有盜其干者獲之縱去不問其名盜感之夜進金以謝不受

羅惟德器量廓然與人無所闕閼即造次危險意氣安閒無愠懣之色喜獎成不齒人過或數其短徐曰惟渠不得數之甚又曰渠某事殊不惡

方夢賜字子旦桐城人為南安丞嘗渡江舟人失金相爭夢賜謬曰適吾僮得遺金必爾物也

通訓

卷之十三

風急幸無譁抵岸分橐償之已而舟人得金所在乃諭之曰金微物也倘爭而至於溺奈何寧謬償耳

孫爾孝善藥金陵傳生以醫來落魄爾孝館穀之有求藥者爾孝必薦傳生同劑令得分精久之傳生肱爾孝之篋而逃爾孝戒追者曰及之勿問篋第請還共事不則荷囊送之耳果及縱之去

朱緋之隣吳七有田欲售於緋緋飲而辭之吳七與其婦翁陳樓謀樓曰不激不售吳七詣緋門而訴緋戒閹人勿應更裸程大詬緋使小僮與之茗聊潤爾吻日昃又與之飯聊濟爾饑詬三日緋不爲動吳七乃暴死緋謂家人曰當詬我時豈不能一大創治之以其人心殞必有變故隨恣而爲此今乃幸得不禍吾家

周登申家政於祠堂以義責族弟召召怒批登

遺訓

卷之十三

王

頗登默然登弟教集諸僮將攻召登聞急止之曰批何傷攻之是分其過而重吾不德也詰朝召詣登長跼謝曰今日乃知吾兄

何子極之牛蹊族人之田族人斷牛足牧子以告子極曰作脯耳不爲校又其田與隣之田共塘而灌歲旱隣專水僕以告子極不荅與門人論文不輟僕曰苗且稿矣子極曰不然天若雨自得水若終不雨彼特後我而稿耳安事爭爲

其夜大雨 以上郡人

金輝休寧人其父以曹僦居桐城他出使輝守主人來輝讀書不顧主人怒批其頰父歸曰商也固當柔人哉輝發憤遂成進士過桐城訪主人主人不敢見輝候移白曰不見不去也及見再拜謝曰此一激之師贈金帛殊厚 以主僑寓

方子曰量主受受大小視厥量滄海百川不溢溝澮一雨輒盈故夫注不滿酌不竭

遺訓

卷之十三

四

澄之清之不見清濁是謂無量無量而後爲至量其次能容其次能忍鬚可燎面可唾亦庶幾雅量君子吾將以雅量學無量苟能容忍卽矯情吾有取焉耳

陰德

國朝宋儒字文卿望江人初爲諸生長爲錦衣衛千戶典詔獄文卿明允仁厚凡鞠訊惟陰隲是求囚卧無藉奏以牧象草藉之囚乏食奏以

無主盜賊賊食之皆着爲例山東有盜旣服辜
奏原其父母妻子持已廉不受求請錦衣稱惠
廉者必歸文卿甲子京師火延燒文卿舍獨無
恙宣廟聞之曰此必宋儒家果然戊寅又火
亦無恙大學士太和楊公額其樓曰垂祥

王五公潛山人兄弟有五元末四方起兵五公
聚衆於白雲寨近萬人保障地方兄弟禦寇戰
死者四國初天下定散衆各歸其土道人應藍

通訓

卷之十三

五

華獨不去五公曰子何不歸藍華曰公所活萬
人非其不能爲萬人報也公之兄弟皆以保障
死矣公五十而無子願獻吉地當一歲而舉子
因遷其母曰兩子必嫡出時王公之妻已四十
八矣俄而娠正月舉一子曰立初十二月又一
子曰復初遂爲兩支今二百年子孫千許進士
王嘉柔其裔也

趙弼字良弼桐城人邑諸生嘗遊城東旅店據

其榻苦下若有塊者密啓乃一囊約金百餘弼
卽卧榻上去謂主人曰偶病若爲我糜因宿
焉次日失金者至遂還之其人請以半謝曰我
豈卻全而受半者乎第以一金酬主人糜耳後
其子武登第弼受封

趙輔字良贊桐城人嘗使一僕徵子錢千里人
里人怒歐之遂死其家里人計法不可貸將經
一子以抵輔聞止之曰死者不復生而更死生
者是重傷也遺書曰僕死病煩若爲我瘞之里
人感服後子銳仕知州

通訓

卷之十三

本

方汝濟里人失馬誤指汝濟馬于野而繼之去
國人追之遂以歐死已里人獲其馬悔且懼遂
汝濟馬進百金爲贖汝濟受馬卻金曰若誤耳
吾不以僕博賂遂釋之後子克貴贈知府
方綱字惟著桐城人太學生山多大松歲伐十
餘章爲棺親友貧而死無棺者則施一棺與之

不取其直夢嶽神禮之曰子能居人吾能居子
胡宗舜字敬夫桐城人邑諸生隣胡登竊新其
僕遇之交惡登歐僕死有司論法當抵宗舜曰
登吾隣也其先人不可無後求釋之

錢元道字行甫桐城人有壻商主其家既去元
道除室見遺金一囊約二百餘度商已遠乃置
倉中積穀壓之次年商復至言別後三日覺囊
金失不知所在元道曰此非釜中失也發倉示
之囊括宛然遂還商

通訓

卷之十三

七

朱東字漢卿桐城人貢生晨詣學見道旁有囊
金東不顧僕曰後人不攫之乎東命收之約二
百餘金以聞于校官出示招失者則糧役王姓
者之遺也王請分東笑曰天欲損爾豈令我見
之挈去毋我溷

程希學字子敬桐城人諸生時赴典文直指試
過香爐寺如廁見遺篋有金百餘兩收之居不

去僧曰直指且至相公何乃逗遛希學曰吾
友人約姑待之三日失金者哭而至曰以吾父
之嚴而失稅金也進不勝官刑退不勝父刑死
矣希學出而還之失者尾而之皖以告於博士
博士聞於直指優賞之後為永寧諭

王鰲桐城人商於蕪湖以三十金寄僧家旬日
因便舟欲歸急僧他出其婦誤出他寄授之舟
發百里始啓視則有三百餘金舟人為之賀鰲

通訓

卷之十三

八

愀然曰僧必開婦其死乎旋棹以金還之則僧
家政罪其婦見鰲大驩曰微君之義吾為鬼矣
以上

童世芳廬江人以醫行寓于桐三十無子遊金
陵買妾游氏歸之夜泣不寐世芳問故游氏曰
妾幼受市人楊大芳聘今大芳貧與吾父謀而
鬻妾從此長棄情不自勝世芳曰易耳還之
以完而志若何游氏收泣曰直必廢矣世芳曰

吾國不問直立送游氏還其父曰必與楊郎

朝其父率大芳踵謝則世芳行矣越三年世芳

復至金陵市餅則大芳游氏店也夫婦羅拜留

之飲世芳曰今日有他約明日來飲徑出夜徙

其寓明日大芳求之不能得其妻後生二子寓僑

方子曰于高里門王興子孫蓋猶有覲心

焉吾以為覲報之德非德也君子為德而

已矣豈有所覲覲然哉今文卿輩為德同

通訓

卷之十三

九

而報與不報與使為報而修則將以不報

沮矣諺曰陰德猶耳鳴人不知也德且不

求人知况望報乎

通訓卷之十四

賑賚

晉何萬倫凡有贈遺不為苟讓但已有餘輒隨散之

國朝葛宣潛山人 高皇帝討陳友諒宣出

粟千餘躬運至鄱陽以餉軍上義之宣儻節

俠郡國事有不平者輒以 上聞必平乃已岩

童澤婦亦知其名

通訓

卷之十四

金騰高字上達桐城人任俠好義急人之困邑

大饑騰高積粟二千石悉出賑其鄉里曰所貴

好義者補天地不足也豈其乘民侵而自為利

詔旌其門曰義民之門

吳用宣為襄陽司理穀城棗陽饑用宣上書直

指請太和山金賑之不待報輒發賑民賴全活

者數千百人

盛亨甫巡陝西茶馬時關中饑亨甫始至隴曰

治孰有急于民命者乎置茶馬弗問先議賑濟
令有司三十里為一廠設糜粥飼饑者所全活
殆億萬

方子旦族人之僕馳馬驚隣豕墮地懸鏡曳傷
而豕亦亡矣隣索豕族人誅傷僕父惡子旦曰
奈何以意外事構難引僕于家藥食月餘痊出
錢五百償豕兩家乃釋

施雨字子時桐城人貢士謁選京師桐有僧會
通訓
卷之十四

明寶卒于邸雨貧囊薄乃傾囊為具棺櫬買地
殯之曰豈可使鄉人暴露于他邦雨後為建寧
教諭

錢實夫席富好施三黨之貧者歲有助稍密者
月有助少年警僦篤學輒致篝燈潤筆之資終
其身不厭

李可大桐城人積穀近八千斛歲大饑穀一斛
可錢二百可大盡以貸鄉隣約秋償秋復饑則

大曰稔乃償遂多不償不責也已而可大病屬
其子勿取責

左仲良桐城人歲饑仲良出五十餘金糴穀于
楚以賑其鄉人有翁姓者舉室疫業有死者五
矣皆無棺存者不能興仲良夜使人舁五棺置
其門外而去旦日啓門見之大驚意必仲良之
所賑也乃收死者而瘞之

戴旻字汝秋懷寧人所居濱大江水漲浮屍多
通訓
卷之十四

聚于洲之灣旻率鄉人出穀募人畧之塋以薄
棺購地為義塚于皖城之西久之鄉人倦于共
事旻獨力為之每歲春秋收城外白骨聚而掩
之祭以鷄酒積二十餘年所葬踰千塚郡守徐
公表曰尚義
以上郡人

三國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寓桐城周瑜知其賢
弟遺貸糧以覘其器肅家有二囷囷三千斛慨
然指一囷與之意色超然今邑前有指廩坊北

有魯硤山南有魯鎮城相傳子敬遺址

宋王琪字君玉城都人徙舒州舉進士為舒州通判歲饑奏發廩未報琪欲先賑或曰此非有司所得專琪曰不有矯詔開倉者乎苟利社稷請獨任之遂發全活甚衆

國朝方泓字仁夫新安人商於桐城任俠負氣節里有爭得泓居間二家皆悅或當輸金卒不辦泓即代輸不收責人皆義之歲饑盜起鄉里

通訓

卷之十四

四

多被害盜過泓門曰方先生善人不敢假糧

寓

方子曰分財小惠耳然而原思之粟未嘗不可與鄉隣晏子衣敝裘賜周三族君子用財惟義之歸非其義一介不苟如其義以天物而公之天民一勺之潤亦滄海也即僇儻之士有如馮生焚券陶朱三散千金吾猶許其仁義附焉何必小惠是貶哉

丈夫恨四壁耳安得太倉濟饑廣廈庇寒乃素封自恣不貸升斗也

文學

漢周興舒人少有名譽永寧間尚書陳忠薦之曰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刊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閭門清厲之聲聞于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

通訓

卷之十四

五

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不能而自專辭多鄙陋周興抱奇懷能隨筆栖遲誠可嘆惜詔拜興為尚書郎晉杜行齊資識聰警醞藉該博歷究經典百家之書晚年着幽求子二十篇意致玄適杜松字行高潛山人有志節俗多浮僞着任子

春秋刺之謝安曰狂瀾中寧可少此砥柱

何子季好學習周易禮記毛詩內典通其旨嘗註周易解書禮記之疑謂之隱義

梁何之元才思精贍晚年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通三十卷行于世

何修之字士威潛山人好三禮強力專精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禮結草爲經屈巾爲

通訓

卷之十四

六

冠都下稱醇儒建武中國家吉凶之禮咸取決焉梁初議禮亦多裨益著禮義百餘篇

唐曹松字孟徵舒州人光化進士詩學賈島多警句晚唐名家也進士時已七十同榜王希羽

劉景柯榮鄭希聲皆七十時謂之五老榜

宋朱翌字新仲潛山人政和進士沉酣六義文思典雅南渡後爲中書舍人文章寢顯于朝忤

時宰謫居曲江既歸詩文益奇壯所著有潛川

集三卷

李公麟字伯時弟公權字元中公寅字亮工舒人並進士能文章公麟尤好古博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攷定世次辨決疑二聞一妙品不惜千金構之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藍田今玉色正青龍蚓鳥魚爲文着帝王受命之符質甚堅非昆吾刀斲肪不可珣漢後法中絕此真

通訓

卷之十四

七

秦璽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

元王幼學字行卿望江人資識高拔篤志力學幼遭兵掠至河南陳氏養以爲子其家儲書萬卷行卿不憚寒暑手不釋卷遂博洽淹通年六十始歸望江躬耕慈湖之坂與同志講道不輟纂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行于世

國朝范崇仁桐城人九十餘猶能口誦古書數千卷

趙均州六十好讀書苦目眊曰天乃忌我博耶
崇仁曰我多讀三十年君第坐我以口寫君以
耳觀天安能忌之

吳用宣長于詩思致清新詞鋒典麗西蜀蔣芝
讀兵部集曰言達者實茂足爲大雅亦幟

盛亨甫諸生時讀書白兔河別墅有宦人夜泊
者封人進酒宦人問此間有佳士不封人以亨
甫對請與共酌亨甫問貫曰閩人亨甫因訪閩

通訓

卷之十四

八

中鹽鐵緣泉海泊之利及海防諸要害劇談至
丙夜始罷宦人曰先生學究世務異日必爲國
士

趙鼎卿名能文章居省垣與編修陸樹聲副臬
余文獻郎署朱曰蕃皆以文學相伯仲稱嘉靖
四傑嘗語學漸曰始吾厭唐宋書閱班馬已又
厭儕輩之爲班馬者夫世業已有班馬安用屑
屑爲班馬者乎又曰世薄三蘇不知其善爲班

馬所著有無聞堂稿古今原始鷄林子九夷古
事

方惟素廚書萬卷皆手自校讐十七賦黃鶴樓
詩興致超絕蔡令與論詩有鵲立牛背使賦之
應聲成韻托意曠遠蔡令曰不謂建安劉王近
在坐中蔡令去惟素既自爲祖詩諸生祖者數
十爭乞言乃人代一首頃刻立就各協其情所
著有南淙稿空石遺音

通訓

卷之十四

九

侯珣諸生桐城人嘗衍蘇氏織錦迴文詩三言
四言五六七言周旋出入斜直方圓共得詩八
百首曰白樂天曾讀至五百首今殆過之慧女
巧思昔賢猶未之盡也

丁相字汝弼懷寧人逸才雅行着百感錄托諸
羽毛鱗介百餘種寓言寄志後爲縣令獲罪直
指使曰是爲錄百感者乎卽日釋之

李濟之家居雅意吟咏冲淡平雅有晉唐風喜

爲古文士大夫操幣徵詞據案頃刻立就迥然

曹廷直字良臣望江人孝廉問學該博性敏一目輒能成誦詩文不屬草下筆數百言立就

龍映望江人雄才偉識書過目不忘辨若河懸名能詩文一時士大夫靡不推轂邑令朱軾聘

修縣誌蒐羅博雅人稱望江文獻以上郡人

漢桓實字次公汝南人爲廬江郡丞學問該博

通訓

卷之十四

十

文詞典贍著鹽鐵論傳後世

唐羅隱字昭諫杭州新城人隱居望江蓮花峯

其下有名山洞詞源泉湧博物多知嘗著湘南

甲淮海旁言說書五十篇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善詩文韓昌黎荐籍于朝

自是名滿京師貞元中及第爲舒州從事

宋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判舒州後封舒國公

文章高絕一時宋人詩格卑弱獨介甫精健有

廬人風介甫何足錄

蘇軾字子瞻蜀人徽宗時改舒州團練副使軾博通經史文章宗檀孟述作閎衍

蔡洪字叔開吳人爲松滋令有才名作孤憤論

與王沉釋時論齊稱讀者莫不嘉之

唐廬同范陽人爲望江令有善政清曠超逸善

詩文有飲茶詩韓昌黎銘其墓

宋周必大江西人爲安慶守才氣溫雅一時詞

通訓

卷之十四

十一

臣之冠弟必尹因籍望江官至龍圖閣學士塚

在未恩寺桐城亦有周姓者必大之裔

國朝胡世甫名能文章修郡志評品精核勝地

遊歷必留題記諸生俊彥者與論文頓忘形骸

或爲韻語遺之以上宦遊

唐李涉有詩名嘗泊皖江口遇盜盜曰若是李

涉博士不用剽奪得詩一篇足矣涉卽賦一絕

云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

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謝去。

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善古文詞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嘗校許慎說文爲之序所著有文集方輿記古今國典巡撫楚州坐專殺流舒州。

宋潘閔自號逍遙子詩學唐其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精貧居詩云長喜詩無病不愁家更貧坐廬多遜之黨避罪潛山寺題鍾樓

通訓

卷之十四

十三

云頑童趁煖貪春睡忘却登樓撞曉鍾孫僅見之曰此必逍遙子急覓之閔已亡去

王禹玉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章闕博環麗自成一家典內外制十九年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

楊廷秀見張浚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廷秀佩服之其室曰誠齋精詩文著易傳行于世

僑寓

方子曰言必有文其行乃遠聞幽發潛摠

靈極變光昭天地燿燿萬世故曰文章者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不哉帝王之

謨烈彰之于六經矣丘明雖盲左傳爲目

不韋羈蜀呂覽走四方不有史記司馬不

終于官乎後世寡學之子蜚九臚飲無以

暢其苞塞而附贅博洽俳優文章欲以不

能驕能矜一時而抑吾千萬年噫嘻西河

武城至今燁燁亦安得附贅俳優之而沒

通訓

卷之十四

十三

其耿光哉

通訓卷之十五

武備

三國周瑜字公瑾舒人十八起兵佐孫策開拓江東佐權破曹操于赤壁遂鼎分天下今宿松有周瑜墓

陳武字子烈松滋人往壽春謁孫策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統督精銳所向無前及權時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士多依之累進

通訓
卷之十五
偏將軍

陳表為偏將軍封都鄉侯家財盡散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宅以居之

後唐周本宿松人周瑜之後也勇敢過人獨格猛虎從楊行密戰必先蒙犯矢石莊宗入洛拜太尉封西平王其子鄴勇敢智畧綽有父風尤愛重儒生訪問民瘼賓客皆賢士堂無虛日後為廬州刺史殊有惠政

國朝石良宿松人沉勇有大畧元末集鄉民築城立寨以御寇國初籍土地戶口詣行在獻之遂留軍中以功授武德將軍

陳漢宿松人沉勇多智鄉人憚之元末倡義聚眾且戰且守閭里賴以保全國初歸附授都督府斷事今山名陳漢山

黃六兒桐城人元末兵起築城蔣家山南名六兒城有胡貴自稱胡元帥立寨掛車山相為聲

通訓
卷之十五
援保障鄉閭土人祀之曰府主廟

吳亨晦正統間浙江有礦寇吏部以亨晦為參議往輯之寇勢熾甚殺福建竺參議亨晦至福建捕其酋斬之散其黨廉失機都指揮以下數人奏寘之法眾皆股栗賊乃悉平

方廷輔按廣西苗賊猖獗欲窺城中軍少不敵民驚欲走廷輔下令大軍且至吏民妄動者斬悉城中民授甲出南門入東門易服出西門

人北門循環數四苗不能測遂遁

李楫字濟之懷寧人弘治進士官御史忤時相
謫宰泰和從王文成公討宸濠有功陞寧波同
知歷貴州叅議時芒部弗靖楫協贊臺臣討平
之錄功賞白金文綺

錢公溥督兩廣軍務田州土官相仇殺當事者
議用兵公溥曰夷性不常瞬怒相賊乃驅我良
民于鋒鏑彼朝服夕叛可勝誅乎則有昔賢羈
縻之策耳上疏請褫土官職許立功自贖兵不
血刃地方以寧識者稱其得體

通訓

卷之十五

三

阮應薦校士于浙有倭寇城門閉奔民集門外
哭聲震天阮惻然曰何乃以赤子委賊鶚請任
之自守武林門納百姓男左女右以次而入先
開外門放入已盈甕城則閉外門開內門令男
女皆跣以次起入夜則懸箕堞下縋而上三晝
夜民盡入則倭薄城矣阮設機禦之退卽卷甲

援乍浦破之於臨平山入保桐鄉賊圍之嬰城
固守月餘不下賊去陷仙居乃夜尾其後三戰
殲之浙人至今祠焉

吳元石以臬副鎮南粵有峒賊十豹者屠電白
電白令棄城亡去勢甚猖獗元石授將士方畧
擊擒之益出師收賊黨所破降萬數斬首數千
級嶺海賴之晉臬使賜黃金璽書嘉勞焉

通訓

卷之十五

四

汪漢字淵之懷寧人嘉靖進士守永州猺獞搆
亂漢請兵征之清野收保五猺獞以為怯縱掠
漢設伏兵大破之遂平漢尋卒論功賜錙幣于
其家

黃孟五潛山人以義勇從督府征倭寇屢立戰
功每臨陣挺身獨前所向披靡授千戶竟為寇
所殺

郭璽桐城人元末聚眾保障鄉間國初歸附授
百戶以功累福建衛指揮僉事

畢銀太湖人元末聚眾保障鄉閭辛丑率眾歸國授英武衛指揮以上郡人

三國呂蒙建議攻皖拔之遂擢廬江太守分桐地爲二其南曰陰安縣城柳峯山之西其北呂亭左縣城魯砦山之東畫地慎守民賴粗安唐張萬福元城人初攝舒州團練使許杲以兵窺淮南萬福破杲殺之已而賊黨陷舒州復以萬福攝舒州刺史使窮治賊黨悉平入朝德宗嘉之曰江南草木知爾威名

通訓 卷之十五

五

宋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金圍汴綱力主戰高宗以爲親征行營使論進取規模經理兩河甚有次第以論不合出知舒州

趙汝談字履常宋宗室淳熙進士調安慶教授金人內侵汝談獻料敵備邊二策悉中機宜元張君佐清州人爲安慶達魯花赤至元十四年春野人原及司空天堂山賊將攻安慶時城

中軍僅數百人君佐命欄賊出沒要道賊不敢犯

國朝張文錦字闇夫安丘人弘治進士守安慶宸濠反將趣金陵過安慶文錦與守備楊銳指揮崔山扼之江上射殺一將濠遂攻安慶嬰城固守積十九日王守仁破南昌濠撤師還救乃成擒文錦以功擢太僕少卿

林有祿字以賢蒲田人孝廉正德間安慶同知

通訓 卷之十五

六

公出聞宸濠圍城急歸冒鋒冲圍入與張文錦同守禦敵之功有祿居多升鹽運同知賞不逮功云

何景暘字仲升信陽人貢士正德間安慶通判恭順恪職逆濠之變景暘帥其子弟爲士卒先晝夜督戰區畫糧餉

馮叔吉字汝迪慈谿人嘉靖進士臬副備兵池州楊子江巨盜飛舸出沒無常叔吉畫江二十

望置一船船二十兵守之令毋少選離信也忽
自乘小艇按之軍法從事向暝鳴鑼收帆自九
江至秣陵上下千里守船絡繹相望盜無所容
江濤遂寧 以上宦遊

方泓每飯米一斗五升肉三十斤酒二十壺始
飽力舉千斤嘗解銀入京盜尾其後泓覺之值
危橋挾滿載驟而度盜咋舌不敢動 僑寓

方子曰有道之士文武惟用居常退然不

通訓

卷之十五

七

勝衣一旦有警仁戈義盾尊俎而折衝孔
子不學軍旅乃却菜而墮都士安得委蛇
肆夏猥輕介冑也晉人清談宋人理語褒
博于不能賦詩退庸俗文章之士以爲
口實者身當其事又不知究竟何如然則
拓吳保皖破倭平粵諸君子之武事胡可
尋常易言之哉

智鑑

晉庾翼臨終表以荊州授其子庾爰之朝議
從翼請以安物情何次道曰荆楚國之西門得
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
年少當之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
任無出溫者議者曰爰之肯避溫乎次道曰溫
足能制之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何子皙雅有人倫識鑒拔吳興丘遲于幼童稱
濟陽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

通訓

卷之十五

八

宋何尚之吏部尚書時右衛將軍范曄任參機
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曰文帝曰曄在內彙成
不得不加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不若早出
之文帝不聽後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齊瑤卿族子傑弱冠貧暫就閭史瑤卿爲諫垣
將之京舉族餞集郵亭偶于衆中見傑異之曰
後我一人因勸爲學又嘗奇從子遇于算角曰
此神駒也館之塾後傑遇皆第進士又與省試

閱卷偶于他房拾地上棄卷首之曰此必國士薦為榜首則鄭端簡公曉也

汪居安字行可桐城人嘉靖進士有知人之鑑朱朴諸生酷貧被罪有司當黜無所求解自詣行可行可曰子神情不凡頃歲試何居曰三等使誦試文曰子異日堪舉何憂貧為言有司得釋即以甥女妻之曰此女有福足配佳婿後杜舉孝廉為永淳令又一日有僕侮盛儀儀子諸

通訓

卷之十五

九

生汝謙怒見居安居安謝之責僕翌日求與汝謙聯姻曰卿必貴願以稗子托門闕汝謙果第至司徒

方尚字惟志桐城人善知人何駕部諸生時尚奇之延別墅亟周其乏戴副臬甫童穉尚曰乳鸞在谷有凌霄氣館穀受書時有筆札衣履之助以上郡人

宋李誠之知舒州聞文坐客曰包公

曰執天下其多事乎誠之曰不然天下事非執之亂行偽而執者之亂包公真人固執何傷若鄭令王安石矯誣不情傲然自是目多白絕類王敦此雖年少異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官遊

國朝鄒守益安福人未第時自擬會元一日讀南雍錄至齊之鸞試義驚曰昆吾利銛當為退舍來京師訪之鸞探經書與旨守益欽服載叩論策淵深博洽出守益意外喟然嘆曰今歲大

通訓

卷之十五

十

業輸君一籌浹旬之鸞怒其僮僕名太滯舉若甌擊僮甌敗守益曰君有元才無元量可無相遜及榜守益果第一而之鸞冠本房附

方子曰帝難知人哉堯孔神聖不能不失雖小賢不損大明而情偽微曖則明哲難矣然而茂先望氣方臯相機伏龍鳳鸞拔之草澤眾之所疑獨操衡鑑賢者賢乎知賢者賢乎天嬖妍始一人耳乃其為世輕

重甚大安得托自治緩方人皮裏為厚而卒傷匪人也

訓卷之十五終

卷之十五

訓卷之十六

憤發

國朝方惟力嗜學沉思偶食籠炊有飴近墨惟力染飴誤染墨吻黑不知也童子哂之乃覺江鯨字時化桐城人二十始學家貧鬻鯨以自給乃結一賈使司鯨而已肆力于學悉拜里中師十餘以次受業夜分不休三年為諸生不設寢榻倦作而歌曰鯨乎鯨乎胡養而親乎而胡康而身乎而胡揚而名乎而歌既乃復讀後舉明經

連訓

卷之十六

盛德字克脩桐城人諸生時試不利不歸家徑入投子寺下帷學粘試案一通于壁已名居後度其學少進則移名稍前久之移一案之前曰不前諸生不歸也試果首案遂舉孝廉劉采字質卿讀書太霞宮勤忘寢食倦則長踞榻上程書不盡不起後舉孝廉

先君嘗閉戶讀書穴壁傳餐三年不出衣緇袍
當几處白遂通五經

張大被質魯而勤讀書百餘遍始成誦然不精
熟不休吳公賜性敏書三過不再讀新鐫五經
白文同入肆購之公賜目笑大被踰年相見公
賜僅舉大畧而大被悉能成誦

周鳳翔字延伋桐城人沉耽書史除夕家人聚
歡長幼咸集獨失鳳翔所在其父丁曰此必其

通訓

卷之十六

十

爲文故迷也索之果擲管樓上次秋舉孝廉

鮑鳳字鳴岐桐城人躬耕力學秉耒耜不廢典
籍歲旱車水足運激輪手執書伊吾不休及舉

孝廉時人語曰田畛諷誦登科鮑鳳

李濟之少時夜讀母分給燈膏濟之先就家廟

燈讀至將盡乃焚所授膏繼之

以上郡人

元余廷心生而髮白肌甚羸瘠嗜欲寡肉食獨
嗜文學若飢窮日彌夜攻之不輟舉解元

羅惟德舉進士中選不對公車而歸志在開學
遇顏鈞與語悅之徒步從遊七年不歸道路缺
乏躬負檐而趨糧絕假食寺僧越九年始登對
入官

以上官遊

唐畢誠字存之偃師人蚤孤讀書舒州主簿山
夜無燭燃薪讀毋恤其孱弱奪火令寐誠候毋
臥復舉火讀不輟遂通經史舉進士

王元善二十始習制科禁足不下牀一載而通

通訓

卷之十六

主

四書周易

以上僑寓

方子曰孔子大聖人也何至發憤忘食哉
不憤則不勇不勇則入不深而求不得夫
夾小數耳必憤然耻不若人乃能得雋況
大道乎君子之志于道也泰山在目而不
見雷霆在耳而不聞精有獨注乃通于天
非可以二三得也秦儀從橫孔門羞之乃
猶刺股書肱豈非志有所必至乎故探珠

九淵不畏驪龍採玉崑山不避猛虎且進
且却夷由而中止者非其志也

說辭

梁何敬容字國體潛山人齊駙馬都尉梁大同
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正欲
改構乃有天火敬容對曰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帝大悅

武帝謂群臣曰朕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此
通訓 卷之十六 四

何徵也何敬容對曰孝弟之極通于神明帝乃
議拜山陵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
郊祀時偃乘在前瑀駟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
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
驎惟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
里荅曰一蹴造青雲何至與駑駘爭路

趙子恒爲均州始至見大中丞章煥煥臨屬吏

詞色殊峻諸守令凜凜子恒歷階而對曰明公
以禮義廉耻待屬吏屬吏敢不以禮義廉耻自
待煥改容禮之

馮天馭爲戶部尚書意欲加官保有獻周公圖
者天馭出示客客咸譽之趙鼎卿時爲給舍
徐曰此圖殊不類周公天馭曰何以知之鼎卿
曰夢見耳天馭默然

張元字廷陽桐城人任沱縣主簿有讒言上官
通訓 卷之十六 五

疑之命偶語曰狼行虎行豈許狐行亢應聲曰
律過鹿過不知麋過上官驚賞加重焉以上郡人

唐陽城論沮裴延齡作相欲裂白麻德宗怒甚
張萬福大言于朝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因拜城語聞乃薄譴城

國朝譚啓宗字敬先守安慶陳友諒既死子理
奔武昌復稱帝高廟使啓宗往諭之啓宗至
武昌盛稱吳公威德詞氣慷慨楚人感動以上官進

方子曰仲尼設科言語居一編小如鄭以
四大夫之詞命得抗四隣晏子有詞景公
省刑豈其取給于蔓引又豈其徵巧于片
語哉要以有倫有物不激不隨上不辱君
次不辱身斯爲難耳孔子曰我于詞命未
能謂此也德不茂而詞是務華爲佞爲利
吾亦惡之

賞譽

通訓

卷之十六

六

晉何次道詣王丞相茂弘茂弘以麈尾指其牀
呼次道曰來此是君坐

何子皙言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無不朗然王
思遠懷如抱水暑月亦有寒氣

世目何散騎人中爽爽何子朗

胡世甫曰鳳凰翔于千仞其杜夷之謂乎翩翩

風節當與文翁朱邑並傳

王球云何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王球

正始之風猶在

國朝史仲弘謂方自勉自寬藍田之雙壁其子

五人海門之五龍

吳公賜諸生時見直指使問蔡令如何蓋以不

羈見疑公賜對曰一年民畏之二年民愛之去

後民思之

吳公賜最愛陳允升之爲令曰不減漢室循良

又曰吾嘗宰下邑私心愧之後令典刑非陳誰

通訓

卷之十六

七

人目何駕部狂駕部曰我固願爲聖門之狂若

趙子恒足當聖門之狷

何駕部曰惟善德行子恒文章是後生領袖

桐人語曰安靜無營錢大臣天下聞名齊瑞卿

一毫不苟方惟力千金不移趙子恒吳檄何唐

張主事安貧樂道不求人張主事名藝字以韶

唐門人也

沈敬敷稱方與義獨持風采一代偉人

人問趙子恒曰省齋先生于聖門謂何子恒曰
實德在中令聞昭外清輝動于遐邇充實而有
光輝先生其庶乎

趙子恒在南雍同舍生稱爲趙夫子及宰建寧
宴坐郡守羅公謂僚屬曰坐間乃有顏子蓋指
子恒云

戴仲脩嫉惡如讐動厲聲色而雅愛羅惟德稱
其洞洞空空絕無畛域可謂近世大人

通訓

卷之十六

八

時議鄉賢于學宮或問吳伯高何如其父一士
曰用宣岩岩峻絕伯高温温恭人父子不同操
然泰山喬嶽足柱頽風璞玉渾金可珍几席其
爲士林仰止一也以上郡人

漢陳仲舉曰李元禮謾謾如長松下風
後漢公孫度謂邢原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
能羅也

唐張知審通天中入許武后奇其狀貌詔工圖

之稱才容兩絕

宋黃直卿受業朱仲晦仲晦語人曰直卿志堅
思苦與處甚有益將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
曰吾道之託在此紫陽閣諸君以深衣授亦效之傳錄耶

黃魯直謂李伯時風流不減古人

國朝耿楚侗先生謂羅惟德和氣襲人如春風
蕩蕩張無意激切逼人如秋風凜凜王元善操
履中正不激不隨屏絕二氏法守三王如皎月

通訓

卷之十六

九

當空清絕可人以上宦遊

唐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誠條奏破羗
狀甚悉宣宗悅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以爲河
西刺史以威德諭羗羗降

李白字太白隴西人避地宿松先是蘇頲見之
曰天才英特益之以學可比相如賀知章見其
文曰謫仙子也以上僑寓

方子曰虞帝揚善周王旌淑君子莫大乎

與人爲善故仲尼亦有譽焉世衰道湮朝
無賞罰而匹夫匹婦有真是非亦君子之
所恃小人之所憚也蓋君子不近名而實
實者名也察言觀色可以自鏡令聞廣譽
不施于身內省得無慚乎然而盛名難副
過情足耻要以綜實傳信卽一言足爲陽
秋安事溢美哉况乎褒其所賢貶其所不
肖以淆天下清議也

通訓
卷之十六終

通訓卷之十七

任達

晉何準字約平潛山人高尚寡欲徵辟不就兄
充爲驃騎將軍勸之仕準笑曰第五之名不減
驃騎準于兄弟第五充位宰輔權傾人主而準
散帶衡門不及世事名聞四方一時名德皆稱
之

何子哲父鑠以風疾誣死其母鑠坐法死子哲

傷之遂不仕博極群書談論玄妙不入城市不

替不帶時駕柴車躡草屨恣意所適致醉而歸

士大夫多慕從之家本甲第姻親多貴顯悉敬

重子哲時與往還人號爲通隱宋徵爲太子洗

馬齊徵爲中庶子俱不就豫章王顗命駕造子

哲子哲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探

子哲在法輪寺子良疾趨寺投刺子哲乃角巾

登席梁高祖召之乃以巾褐入華林園賦詩飲

酒徵爲侍中固辭乃加資給

何子哲既隱從弟遁以東籬園居之園內有卞忠貞公塚子哲植花卉于塚側每飲舉酒酬之曰非公不足以當我

國朝方軫字惟宿桐城人邑諸生任誕嗜酒無日不醉病目或諷之禁酒軫曰無酒是無我無我何用目惟力勸其讀書軫曰無書可讀惟力曰日吾試桐鄉士有卷三百併篋昇來第閱之適訓
卷之十七
軫對酒開篋且飲且閱竟夕而盡一一賞瑜彈瑕駁惟力評品誤處悉中奧窔惟力笑曰固當是無爾讀書

趙昂卿致歸徜徉山水間製遊幕爲行亭題曰但無風雨日便是卷舒時選勝地冠以嘉名有宜秘洞杏花村匏園鷗林雲巢之勝居常選客及其子鴻賜遨遊賦詩爲樂山樵野叟亦嬉然與俱岐嶺之巔龍眠之曲梅林之湖浮山之巖

靡不命車灑酒題咏鑄壁偶見田間過藤花蒲樹卽暢然呼酒其下召主人曰汝幸勿剪吾當歲一醉此年踰五十卽預卜石鼓山爲藏地題曰俟丘爲文而祭之畧曰歲時耕于斯烟霞旣足他日藏于斯體魄亦安山靈當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談天口一張詩酒腸一丈觀花之目一副將來與山林出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修竹茂林無古無今任來任去不亦樂乎
適訓
卷之十七
三

吳子寬年八十自撮其平生出處之槩爲叙授其子曰吾已自誌吾墓卽死第增記年月納墓中足矣無更索他人謾墓也

方惟素出遊忽覩墓上花卽歡然踟躕墓門呼童子進酒咏曰墳上花枝好墳中人不知對花如不飲春色笑人癡

何岫字峻之桐城人無嗣曰吾將以青山爲后

昆營壽藏結屋其傍曰九龍庵石室栢臺幽丈
可讀耳舍樓羽客田數畝供薰爐茗椀山截谷
窈時籠雲霧開霽則楊江如練諸岫列屏爲桐
東南奇觀

錢實夫情思曠逸三十治水曰人生那得無死
錢可久字思畏桐城人個儻清妙交一時名流
玄纁千金不顧也詩才俊爽字畫道潤自言與
西湖結物外交嘗駕輕舟千里訪之叩舷高歌
通訓 卷之十七 四
傍若無人泛楚江下金陵留連吟嘯時謂風流

以上
郡人

唐呂渭字君戴河中人爲舒州刺史意趣遠逸
愛舒山水奇秀乃于城西一里選勝地創亭館
標西溪之勝時與僚佐遊招風月爲樂曰三日
不來此便覺胸生荆棘

宋黃庭堅字魯直洪州人知舒州遊潛山樂山
谷之勝自稱山谷老人過樅陽爲達觀臺遊龍

眠山管壙于其巔雖不果葬其賞識可知李龍
眠嘗畫其騎石牛上隱像

國朝周濟洛陽人知安慶于郡署後園內鑿一
小池置艇焉暇則幅巾從二三童子進艇于池
且酌且歌曰胸中何能一日無山水

舒雅字子正蜀人好學善屬文知舒州恬于榮
宦以舒之潛山靈仙觀有勝槩樂之常躡屨臨
遊秩滿請提舉靈仙觀累年優游山水吟咏自
通訓 卷之十七 五

樂相羊肆志焉

張叔豫判安慶愛皖山川佳麗常挈榼縱遊自
號皖山逸叟

蔡晉伯過方見盤踞大梅樹下悠然麝唱見出
疏盤家釀相對甚驩國子生方綽聞之亟推牛
治具以獻執禮殊恭蔡令筦然不顧曰且飲窮
措大酒也 以上宦遊

方子曰至達莫如道聖人以道而達非任

之也莊周達生晉人達論道耶非耶世方
繫禮束法塗丹耳目乃能剖藩籬破畛域
梯米天地瞬息今古不猶愈於硯磊方寸
者乎士貴適志耳適人之適不若自適其
適如何如黃如方如趙諸先生蓋亦有榮
扈曾哲之意焉

遊覽

漢武帝祀潛山出楊子江過樅陽射蛟獲之聖

通訓

卷之十七

六

盛唐山作樅陽盛唐歌

右帝王

國朝章綱字思綱桐城人放浪江湖間嘗登小
孤山戲書廟壁意致高遠有太史過而見之急
訪綱延舟中與論數日曰腹厨萬卷不墮纖塵
真神仙中人也

方與義登鳳凰山題投子寺壁云深山深夏似
深秋葵扇桃笙不用謀只是夢魂猶未穩飛來
飛去岳陽樓邑令蔡子晉寒食登投子寺閱壁

詩數百悉剝去獨存與義詩自書一絕于其後
云曾于圖志識山石覽勝誰教此一行日麗風
和人上塚故鄉今日亦清明

胡世甫登大龍山探龍湫遊潛山訪涪翁山谷
躋簾崖憇曰鶴觀遵吳塘陂登天柱望皖山霍
嶽遊浮山各鐫題咏

趙鼎卿爲中丞入貴州自謂度嶺見飛鳥出人
履下其懷益曠及入谷仰視後騎蹀躞在頂上

通訓

卷之十七

七

如畫群峰四圍碧雲出肘腋間則又恐羅列不
密乃就貴州館作愛山堂晚歸居麒麟山中令
主人爲導日遊一山篤山之孤特小龍之峭麗
麒麟之崔嵬石鼓之蜿蜒蓮花峰之高秀舞蹈
嶺之徊翔玄玄峽之盤鬱龍門坤之幽深各賦
詩爲堂于石鼓山曰助山堂

以上郡人

唐獨孤至之守皖遊潛山尋漢武帝祀嶽舊壇
登天柱峰有賦

宋蘇子瞻爲舒州團練使未久卽遍遊皖潛天
柱大龍諸山命酒題咏

王介甫官舒州雅意山水有度長安嶺至皖江
口書山谷石壁題靜山堂過皖口諸賦旣去有
別潛皖二山懷舒州山水呈昌叔之詩晚封舒
國公有絕句三今潛山有舒王臺

黃魯直守皖最愛潛山欲家焉曰宋之間作綏
山詩援潘騎省天凌山下家風詩奕奕有凌雲

通訓

卷之十七

九

氣余家潛山是爲名山福地天凌綏山不足道
又題山谷大石書石牛溪靈龜泉題潛峰閣
石牛洞桐城龍眠山皆有述作

趙希發字容之嘉定間爲廬江郡丞視事太湖
愛白雲山山水佳絕紉亭曰止泓

幹玉倫爲淮西僉事按節太湖至白雲山海會
寺嘆曰淮以西山水勝者白雲亦在一二數題
曰淮西第三刹

國朝葉男兆守皖雪於龍山登其巔下尋石峽
作雲從亭峻豁幽窅爲一奇絕訪朱司農墓登
南岳上小孤至九華皆披荆莽爲從者先江南
北山水稍勝者無不徧歷曰寧帷問俗不知其
美無以爲吏

以上宦遊

唐李太白嘗乘舟與崔立之浮楊子江至金陵
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江上望皖山及避
地司空山詩今宿松有太白書屋遺趾

通訓

卷之十七

九

畢誠嘗遇異人指地葬其父掘丈餘得一石鐫
潛山賦環瑋閎麗無作者之名

白居易字樂天河南人爲江州司馬時寓太湖
之絕巘山久之翛然有修真意後人因名其山
曰白樂山其山有洞洞內有石床丹竈

竇參岐州人同中書平章事過皖登潛山訪葛
仙煉丹處超然有遺世之想

宋劉敞登小孤山有逐臣之感賦畧云驚波觸

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與對排所謂小孤石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

謝枋得過小孤戲歎慷慨賦有云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須此障狂瀾堅如戰士沙場立危似孤臣末路難

李師道遊潛山攀磴附羅窮虎頭嵯躋麟角峰人跡不到處盤石而歌

張同之字野夫和州人進士爲部使者乘傳至

通訓

卷之十七

十一

舒州遊浮山悅之遂棄官隱其地後人名其巖

曰張公巖臺曰張公杵藥臺井曰張公丹井

陸宰字元均山陰人任達好奇嘗携客黃安時

輩遊浮山今有陸子巖蓋其遊棲處

以上僑寓

元吳文正公澄臨川人九日泊安慶城下晚詣

臨江驛月白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勝與友驛

亭小酌賦臨江仙次日過小孤陟巔有律

國朝王陽明先生道出皖憇梵天寺宿練潭館

遊大龍山俯龍秋寓小孤山浹旬攬舟而登穿絕棧直上峰頂

以上過客

方子曰山川與人相爲重者也士登高望遠心怡神曠有不得則慷慨悲嘯托以自鳴山川若爲賢士奇矣一經遊覽加之品題巖壑生光行且不朽賢士不又爲山川奇乎昔司馬浮江渡淮登會稽探禹穴其文章益雄深李杜遊秣陵走錦江詩更悲

通訓

卷之十七

十一

壯人助山川乎山川助入乎噫山川一也有道者遊之觸目皆道體文人遊之觸目皆文章區區行樂則一光景止耳樞機在人不在山川也遊者自鏡焉

通訓卷之十八

辭榮

漢時公舒人爲邑令休致以禮義教化鄉人鄉人感之立亭曰時公亭在桐城縣北二里
宋張漢卿桐城人監興國軍管庫與太守論不合卽和陶潛歸去來詞歸隱三十年宰相趙汝愚特薦之不起

國朝雷宗字希會桐城人弘治進士爲御史雅

通訓

卷之十八

一

無宦情監軍忤貴人謫嶧縣調淄陽休居二十餘年養殮不供鬻醢以自給與野人處超然無軒冕氣士大夫目希會冷如雪嶺上松

何宗堯歸棲岐嶺之下不入邑除夕乘一驢抵邑元旦祝聖壽謁文廟而不投刺有司邑令趨風而前曰仰先生若青冥之鴻今乃得望車塵幸甚斯須賜聲咳之惠宗堯曰今日之出以君師非以朋友也徑歸

家昌致歸不履公門者十餘年清介益著直指使重之親詣其家問居官之要對曰諺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

趙子恒歸選勝于魯磬五嶺山中掃軌自攝故友門生時與手談呼盧浮白浩歌爲樂不問生事有司欲叩之則以病謝曰涉世有體耽經沃史飭名勵行士之體也展采宣猷忠上澤下卿大夫之體也抱冲養和杜門甘寂居休之體也

通訓

卷之十八

二

吾勿失吾體耳

程彥達督學致歸行李蕭然掃軌杜門日訓子姪不問田舍絕跡城市郡守胡纘宗曰見程公使人一切意盡

程子數爲校書六十致仕有司賓之鄉固辭博士生必欲致之劉郡丞迎於郊章令迎于家相沿爲賓二十年然未嘗以子弟之事干有司也家日落囂然自得子弟以爲言曰此中自足

字長材懷寧人孝廉博學授徒以百計後
爲江夏令致仕隱于余家嶺親自灌園絕跡城
市有司賓之不出年八十餘出入猶徒步日可
三十里不須杖以上郡人

何濤字 江西解元椒丘先生之曾孫也操
厲風檢授皖司理始至謁上官遂從彼取間道
歸太守葉男兆使人要於路何不荅而去作高
風亭以記之宦遊

方子曰夫士學古懷道進則展采錯事樹
勛伐于當年退則童冠爲僚佐臬石爲嚴
廊花鳥爲黎庶使後進之士稱前輩風流
仰如山斗不亦早乎故香山樂天洛陽司
馬逍遙林麓結社爲愉快而邦家之典刑
賴焉區區菟裘自老營田宅益子孫之怨
則疏二大夫之所羞也易曰鴻漸于陸不
有儀羽安能與漸磐者同功而並致乎

幽棲

戰國太湖有淳于氏爲司空隱于邑北山後人
遂以司空名山

漢梅福字子真太湖人漢成帝時爲南昌尉以
王莽專權上書請收威柄不納遂隱于香茗山
脩真煉性世傳其仙云今其地有梅福菴及丹
竈舒城中梅河或曰小福所止

晉杜行齊操尚真素禹汝穎之間十載足不出
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舉孝廉徵辟不就懷帝時舉方正遁于壽陽元
帝起爲祭酒以疾辭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
義國有大政恒就諮訪夷竟未嘗朝謁遺命子
晏曰少不出仕頃雖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
其素衣角巾飲以時服

宋何求字子有潛山人無宦情元嘉末爲太子
舍人泰始中還吳除中書不拜隱居般若寺足

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奔喪除永嘉太守
不肯詣臺乞于野外受詔一夜逃歸武丘山第
點胤與齊名時稱何氏三高

何子季雖貴顯常懷止足隱會稽居若耶山世
號子胥爲大山子季爲小山自是徵辟俱不出
梁高祖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以若耶迫隘不
容生徒乃遷泰望山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
堵別爲小閣躬自啓閉初遷時忽見二玄冠人
通訓 卷之十八 五

問曰君欲居此耶指云此中殊吉言訖不見子
季從而止之尋洪水溢樹石皆漂惟子季居歸
然獨存叅軍鍾嶸爲作瑞室頌

宋李伯時自爲龍眠小隱圖蘇子瞻爲記又屬
子由分景作小詩二十章共爲一卷與輞川圖
並傳其勝曰達德館墨禪堂華嚴堂雲薌閣發
真塢薌茅館纓絡巖樓雲室秘全菴延華洞澄
元谷雨花巖冷泠谷玉龍峽觀音巖垂雲沓勝

金巖寶華巖陳彭澤鵲源

國朝方惟素才名冠一時初號南淙屢試不第
應貢年方四十喟然嘆曰丈夫不龍飛九天則
鳳翔千仞耳更號空石隱于赤城湖山之間不
問生事時托興杯酒爲詩歌三十年不入市江
南北皆慕其高

章綱郡守綸之弟安貧自樂綸貴顯綱視之感
然若將免焉築別墅于烏石崗號東郭閒居賦

詩自娛所著有刪繁集

方壘桐城人正身率物表正鄉間建晚翠軒賦
詩自娛年八十餘屢賓于鄉不出邑令蔡公敷
顧廬咨訪政事

范崇仁號半醒隱居好讀書精玄學其閒居詩

曰三餐澹薄三餐福一日清閑一日倦

以上郡人

元陸天錫泰定進士爲燕南道廉訪司照磨登
司空山太白臺嘆曰此老真山水精也遂結廬

其下避世終其身

王廷筠蓋州熊岳人泰定進士詞翰文采照耀一時晚愛鄆野黃華司空山上居其下號黃華山主又曰司空行窩寄者

國朝李新之字湯銘宛平人侍御儼之子景泰中舉孝廉訓導饒州左遷竹子湖河泊所訪李伯時舊跡撫眊悲歌曰山情水色正爲我輩遂忘桐城龍眠山子孫家焉以上宦遊

通訓

卷之十八

七

方子曰山樵川漁編氓賴爾乃高人混迹其間遊不離鹿豕而道邇羲軒徙倚泉石而心與天地日月俱此其棲者幽而所以棲者非幽也不然富貴彭澤至今存何無一人步嚴陶之躅乎改士猶龍焉能大能小能升能沉雲際泥蟠惟時之適詎能逐鱸鱖尺澤中令豎子揭罟而窺也

淑媛

漢喬氏二女潛山人其父喬玄有賢德二女皆國色開闢訓孫策納大喬周瑜納小喬今潛山有梳妝臺胭脂井

國朝許孺人贈御史方懋妻也治家整峻五子婦皆名家女輪并曰孺人旦坐閣中諸婦入省各授一事每食一婦不集不食食有度暮入閣諸婦侍談晝所事畢始退就室無敢譁

陸淑人參藩吳檄妻也儉而禮子自峒舉孝廉

通訓

卷之十八

八

邑令魏金拾兩淑人問出里甲否荅曰分祿乃受自峒登第淑人已七十昕夕進見肅若朝典諸婦蒼艾猶侍側凜凜一不如令輒跽領罰檄爲武選郎有武臣當黜度不能解乃僅首飾數百金因一牙媼遺淑人淑人立逐媼有錦衣既襲職以金帛謝檄閣人暫留之淑人聞之力責閣人擲還

丁氏侍御祝之女通經史能詩文適方魯曾嘗

怒其父鑿之僮子將撻之丁氏曰那得知愛屋及鳥乎那得知投鼠忌貓乎

趙銳妻邵氏聰穎識大義人報宸濠寇安慶邵氏曰不知婦人死烈者有幾其父冠謂銳曰甥乎坐間有古人言

方尚桐城人妻笱氏事姑葉氏九十而孝不衰飲食必躬進裏衣膾糲必手湔滌有嘉禮姻婭戚集已張筵笱氏扶姑後乃出行酒侍婢曰娘

通訓 卷之十一
一歲徐起詣盥意色自若

朱緋字景漢桐城人母李氏早寡緋四歲家貧鉅萬強僕朱華朱遜各私產千金李氏自計強奴將不利于孤乃謬呼華遜為義子使緋兄事之異日將三分所有二人悅不為忌緋弱冠為邑諸生則華之子守已先為諸生矣李氏通經史善屬文督學將至乃呼守與緋並親試之佯竄其文大怒收入內塾局其戶督學至使緋先

住守不得俱遂黜而緋高第月朔守訴于學官李氏乃率緋詣明倫堂陳名分筆守于邑令師生前拘繫歸華遜退就僕列嘗日夢大水泛紬一幅取之旦謂緋曰督學將至而感異夢豈其試目天乃錫汝洪範九疇乎使宿構其文試果

然

周恤字大恩妻張氏生子二妾亦生子二恤老折產為三妻之子各有其一妾之子共有其一

通訓 卷之十一
張曰何不四恤曰庶子安得匹嫡張退曰夫意

定我欲四之非命三之非義雖然異日者我必能使庶子匹嫡恤卒葬畢張趨妾子許為之指据嫡子來迎張曰二庶不汝若我不汝歸第送供具來越二十年庶子之產加嫡張竟卒庶子

詩

張氏桐城人張自脩女三歲聘方洽洽長而盲洽父遺自脩書曰盲子安敢陷名姝願更議自

脩欲從之張號泣曰渝盟而生不如無生竟歸
洽禮舅姑畢曰卽爲容不能開夫目去替珥膏
沐青繒終身恭順其夫拮据致鉅萬生二子訓
之成立

宋張氏太湖人張四郎之女汪革仲子之婦也
張汪鹽商素雄于鄉里淳熙中人告革有異志
詔捕之將逃張謂姑曰不可逃而免也就逮自
明其庶乎革不聽張泣曰死鳥無生翼遂自湛

通訓

卷之十八

十一

于河尋章誅同室皆死人多其知鑑

陸琛桐城人妻桂氏池州諸生桂符之女也琛
嘗有篤疾桂刲胸旁一臠糜之投米爲粥琛食
之遂愈有子三娣有子亦三桂曰吾之子能稍
事生而娣之子不能事生極力撫娣之子爲之
拮据必欲其同於已子語曰庶過于適桂母之
力

盛氏桐城人孝廉德之女方初之妻初之生母

蔣早卒嫡母李嚴使之初出奔而盛獨引罪李
嘗持巨斧擊盛背仆地有頃蘇又僮僕入厨炊
浙矣舅貧病痺盛獨主膳典衣具甘美剖奩棲
充薪以爨躬進榻前搽七箸針舅又日取脰器
裹衣手潔之不憚勤勞家人皆自以爲不及

黃氏桐城人黃時之女袁大韶之妻姑早卒舅
號貧甚黃事之孝歲稔黃自食糠粃購米以奉
舅舅病痿長卧不能興黃親操七箸進膳如哺

通訓

卷之十八

十二

嬰兒舅又癩日一浴黃躬負下榻浴畢復負上
榻進必肅恭二十餘年不厭舅呼黃爲孝婦兒
鮑鳳之母九十餘不任僮僕乃著紡車坡上紡
之鳳已解官歸猶躬耕帶書膝畔而讀諫其母
曰大人老矣奈何自苦母笑曰無對而膝上書
者而復奈何

以上郡人

晉陶侃母湛氏有賢德爲陶世貧賤使侃交結
勝已孝廉范逵投侃宿時冰雪湛語侃曰汝第

延客下髮爲二髻。易米數斗。截柱爲薪。剉卧
苦以飼馬。遂設精饌。從者皆無乏。達嘆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至洛陽。稱之于羊脾。顧榮侃由是
得名。舉孝廉。侃爲樅陽令。寄鯁鯁一飴。飼母。母
封鯁付使。反書責侃曰。兒爲吏。不施澤于民。乃
以官物汙我唇吻。匪徒無益。實增吾憂。以上宦遊
國朝王元善妻李氏。操行高潔。元善無石儲。好
賑匱。李亦損糴以助。施四方士。至瓶粟卽罄。李
治蔬具。不乏。大中丞劉公餽元善粟。元善他出。
李曰。王生孥不以人粟飽。不受。劉公始不樂已。
嘆曰。世固不無梁菜婦也。以上僑寓

方子曰。思齊啓聖。窮窳嗣徽。家國將興。所
繇淑媛之助。居多。下逮班姬。謝女。彤管著
芳。彬彬德有其文矣。易曰。家人利女貞。蓋
女子寡師友。不達學問。性稟幽貞者。幾人。
閨閣床第。棄夫而竊政柄。惟家之素。自古

記之。弘周南之義。繹中饋之繇。章婦順肅
母儀。所係豈道大矣哉。

訓卷之十八終

訓卷之十八

十四

通訓卷之十九

童穎

梁何士光年十五受業于兄胤一晷而通五經章句從兄求稱之曰叔寶神清周甫骨秀今觀此子衛杜在目

國朝趙鼎卿八歲能文赫赫有俊聲蔡令見而奇之置膝上撫其額曰千里神駒也

張大被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

通訓

卷之十九

二

喟然嘆曰男子當如此矣厥舅王博士亭曰此子識度非常

吳元石十歲侍母江恭人病不食不寢及至葬

匍匐入壙中卧曰我爲母溫土早歲能文偶見

歷科狀元圖一過悉舉無遺

以上郡人

漢邴原少孤數歲牧牛過書舍而泣師問之原

曰諸得學者皆有親一羨不孤一羨得學我獨

不然是用傷感師曰童子欲學乎不須贅原乃

就學

唐獨孤至之兒時讀孝經父問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父奇之

朱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瑗弟子千餘人覺年最少哀然稱首衆皆推服後提舉

舒州靈仙觀

以上宦遊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僑居舒州七歲能詩有奇

氣

通訓

卷之十九

二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徙舒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所爲賦喟曰騏驎方生已有千里之

志但蘭筋未就耳

以上僑寓

方子曰語云大才晚成然吾喜夫夙慧之

易爲成也若耶之銅一冶成劍扭陽之玉

一琢成璋駒非渥洼千里不任彼蓋有天

授非人力也孔子曰忠信不如好學吳鉤

之穎加以砥淬其穎不已銛乎學亦人之

砥淬也故曰後生可畏項橐七歲爲仲尼
師然能爲橐不能爲仲尼童子之所恃果
安在也

格神

國朝程啟字太和桐城人宣德孝廉爲磁州同
知蝗蝻大發啟禱于神忽驚鳥飛集啄蝗殆盡
因而有年尋改滄州同知大旱啟禱于五龍井
有白魚五出見雨大注遂稔民立五龍廟尙啟

象祀之

汪萬頃字叔度桐城人貢士讀書投子寺歲旱
無水苦汲寺後仙姑井舊有泉清冽偶僧浴大
遂涸久爲棄井萬頃爲文告仙姑衣冠拜井忽
泉涌出寺人便汲

何宗堯微時將之皖道暮假宿一廬更延之上
坐共具加禮焉宗堯異而問故叟曰家人感疫
聞鬼語當避司馬先生至而病少甦先生異日

言馬哉宗堯曰果爾吾且爲三日留以痊而
留三日悉痊乃去

先祖惟恭居白墘室有祟或竊或擲或嘯或觸
恠異百出巫治之益甚惟恭曰邪不勝正我躬
則闕乃沐浴齋戒爲文而禱天地家廟悔過自
責是夜祟滅

僧明寶桐城人遊景德鎮一巨家樓有妖人不
敢入寶請居之登樓跌坐良久忽擲一大塊于

通訓

卷之十九

四

前寶徐曰再得一塊可枕語畢又一塊墜前寶
曰足矣至夜半叩門聲甚遽曰何人在此寶應
曰此樓已爲我有爾何物當別往妖遂息寶居
半載而還

喬仲倫桐城人好施棺五十九而無子族弟仲
五嘗爲鬼役元旦詣曰吾兄今歲有子子必高
氏嫂出倫問謂何曰除夕復命于東嶽之神見
一童子廟門蹴踘問之童子曰已得命當爲人

不知所向伍曰吾有兄善若能子之乎童子曰
可請于嶽神嶽神令曹檢錄報喬仲倫爲善當
與一嫡子故知今歲必子時高氏肆拾有九不
姪十年孟浪其言顧笑之踰月果娠十月而生
子源及長好蹴踘以上郡人

唐鄭穀榮陽人守舒水旱小沴必齋告于山川
戊午秋齊楚蝗將及舒界候吏馳告穀穀卽齋
戒禱于潛山吏復馳告蝗自境上旋退入他郡

通訓

卷之十九

五

其旁入者悉死雷雨填積溝渠湖池無數乃有
民歌之曰隣邑穀不登我土豐稔盛禾稼美
如雲實由我使君

元徐廷心守安慶潛山有虎傷人廷心檄山神
驅虎虎遂出境

國朝王昇迁安人永樂初爲桐城丞時黃相嶺
有猛虎白晝噬人昇禱城隍三日虎自斃
解理河南人令桐城有妖夜出驚閭里理禱于

城隍越三日妖復至市人投石擊之火光起少
頃不動若有執而縛者爭前擊斃之則一黃犬
剖其腹青草黃土也自是妖息以上官遊

方子曰人道顯神道幽然君蒿靈爽每因
人著而謁欸告爰神卽應之每見妖祟巫
術不能驅而君子齋心沐浴出片言格之
非其有加于巫也彼以邪敵邪此以正格
邪敵有勝有不勝格則化矣仲尼曰未能

通訓

卷之十九

六

事人焉能事鬼仲尼何嘗不語神哉不然
所稱丘禱者何事愚俗佞老諂佛倖福于
回其人非人其神必不神也故訓格神

攝生

宋何彥德弱冠患勞疾積年飲人乳得痊簡靜
寡欲中年喪妻遂不復娶亦無侍姬得年七十
九

國朝胡愷桐城人田畯自幼喜靜寡慾年二十

餘有異人來其里不食不言者累月卽貴介往候坐不爲禮惟愷一見卽起憊勞拊其背曰好

好頃之忽不見由是鄉黨異之稱善人得年一百有二歲不病而卒

黃暑桐城人好靜攝薄滋味延方士講長生之術服氣煉形深居簡出得年九十有二

范崇仁習悟真參同契爲養生之學或問之崇仁曰黃庭不云乎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

以成真得年九十有七

張合字大和桐城人羸甚常怯寒盛夏衣綿冬衣三裘覆七衾人皆慮其無年合乃清心寡欲

常獨寢踰五十絕女色年八十有四以上郡人宋王質因言事降舒州提舉靈仙觀澹榮利湛真脩採古今攝生之術撰寶元總錄百卷官遊國朝崔道人不知何許人萬曆初至龍山真一觀自言得脩煉秘訣年已一百有三歲神情卓

朗膚色鮮瑩寒暑惟一衲襖葉郡守祀龍山咨論三日嘆曰何處更訪安期偏寓

方子曰人生有命非以人謀脩短君子脩身俟死豈必妄覲長生顧哲人不違天亦不恃天安能諉命肆情廢保生之道乎秉燭室中風則易滅神勞則歇精勞則竭氣勞則絕不自珍閱而以無涯爍有涯是以身爲風燭也乃圭龍虎吾所不能蘭焚膏銷吾亦不屑塞兌凝神寡欲慎動于以却疾葆和而不戕其天年將不謂之引年乎

通訓卷之二十

方伎

後漢周公瑾曉音律醉後有誤必知知必顧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晉韓友字景先潛山人受易于會稽伍振善卜筮能相宅塚曉京費厭勝法鄧林妻垂死友畫野猪于卧處屏上一夕瘥王睦病已瞑畫板作日月懸床卧豹皮馬障泥瘥劉民則女病魅作

通訓

卷之二十

二皮囊張牖間囊忽滿急縛懸樹上有項消開視狐毛二斤許瘥宣城邊洪求卜友曰卿有兵殃伐七十二東薪積于庚方七月丁酉日火之可解洪如言至日大風不敢縱火未幾洪病狂殺父及子砍父妾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使筮曰七月晦日有大鸛鵒集廳事獲則吉不獲則凶至日果有大鸛鵒尾九尺掩捕獲之祐即遷都護于寶間其故曰此五行生克法也如投藥

治病寒熱相救其驗不驗未可必也元康六年舉賢良後爲廣武將軍

宋李伯時善畫馬白描尤爲殊絕法秀禪師嘗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已足耻矣况忍作馬乎伯時笑曰作馬亦墮惡道耶法秀曰業已習此神情攸注一朝墮落安知不誤入馬胎伯時大愕徐曰今當何以洒之法秀曰當畫大士像伯時然之畫大士妙絕天下

通訓

卷之二十

國朝史弘字仲弘任俠精堪輿嘗得吉地欲授友人金騰高至其家不言而出過方自勉曰君後嗣必庶且富貴請以佳城授之何以徵之曰及君門聞兒聲此庶徵也既入聞紡績聲此富徵也既坐聞書聲此貴徵也金氏之子方與客博誰能違天而福之弘又精于吏事永樂間弘爲安慶府主文造版籍分舊管新收開除實載四款奏上詔以爲獨精密傳式天下至今用

之

李淳字元朴太湖人弘治進士天文地理陰陽醫卜筮數悉窺其奧臨機決策人莫能及有星變出楊州分淳曰杭必有災令民儲水備之已而果火有備不大災

余德輝曉兵法易數孔明太乙康節萬物悉能通悟觀察四川夜密語衛兵詰朝有屠者二人爭歐赴司急縛之兵如言果搜得匕首訊之則

通訓

卷之二十

三

苗夷刺客也其家有自製小渾天儀

戴虎桐城人膂力絕人善騎射超捷飛馬入市取簷上瓦十數片及飛馬還片片插蓋如舊嘗隨縣令江行盜舟來急虎放一彈塞其橋上輓輻沉不得收盜遂順風而過

侯珣善投壺著壺譜奏矢一百四十法有士人謂之曰侯生能爾乎珣置酒張壺按譜投之飛躍疾徐縱橫進退各臻其妙連日繼夜譜法纔盡

童世芳以醫見周王周府瘡者一時千餘人王

問藥世芳曰新秋坐卧斃石寒襲腠理以臣所受于師咀藥數百斤設大釜二十列于兩旁作湯數十石病者就飲一日而愈千人

以上郡人

王廙字世將元帝時守廬江郡善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奕諸雜伎藝靡不通曉時以爲通

才官遊

南塘徐鉉精小學好李斯篆遂臻其妙

僑寓

通訓

卷之二十

四

方子曰道無大小知小之通于大可與語道矣語方伎于聖門何啻蹄涔之于滄海自水而觀蹄涔亦滄海也方伎雖鄙事不足致遠然而搏掄天地樞竅河洛馳驟陰陽揮霍五行其求之也亦必澄心揖志甘苦兩調在勿忘勿助之間求而得之精劇神解出變入化尸于方內游于方外四顧霄壤皆伎也豈惟不能喻人亦且不能自

喻誰謂小伎之非大道乎斲輪之巧心自應手屠坦游刃目無全牛予于方伎得養心焉

幻異

周匡俗字子孝夏禹之裔至周時入關師老子還廬山受業劉越真人又棲潛山後昇舉遺跡尚存

秦華子期九江人師事角里先生受仙隱靈

通訓 卷之二十一

五

寶方還老爲童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棲潛山後仙去

漢長樂子齊人好道術遇僊於霜林受巨勝靈兆散方服之得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艾棲潛山號潛山真君唐明皇爲之贊曰無爲至性玄風自化永肌霜骨龜年鶴駕超然出塵視無高下絳節朝元終天晝夜

東漢左慈字元放廬江人隱桐城浮渡山嘗于

曹操坐上盆水內釣松江鱸魚頃刻取蜀薑操欲殺之卻入壁中或見于市捕之一市人皆變慈貌莫知誰是後見于陽城山使許楮捕之化爲羊入羊群楮乃曰非真殺君試君術耳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急趨之群羊數百皆變爲羝屈膝人立云遽如許于是盡羊殺之去牧羊童子向羊而哭一羊頭躍起言曰第以頭合身童子合之化爲慈慈一一以羊頭合身數百羊皆活乃去不知所之

通訓 卷之二十二

六

齊安禪師桐城人齊文寧時居王屋寺聚衆說法有雉來聽講涅槃盤至三卷後雉不來或問之安曰雉已作越州某家女矣後七年安曰欲往看雉徒乃至越州某家一女名雉見若素識安問女何以雉名其父曰女初生髮如雉毛安笑述本緣女遂求出家安爲講涅槃言下領解至後三卷茫然不解約日來王屋寺至日安于寺

中諫度人經使一徒下山候女戒曰聽鐘乃升
女果至山下跪而聽鍾鍾鳴遂合掌化去

梁寶誌大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聞鷹窠內兒
啼梯樹得之養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出家面
方目瑩手足烏爪時以剪尺麈尾拄杖而行或
大索酒食或累日不食見膾求啖須臾吐水中
爲活魚梁武帝以爲國師愛潛山佳勝欲居之
啓帝帝先是已許白鶴道人乃令兩人先至者

通訓

卷之二十

七

居各以物識其地道人飛鶴寶誌飛錫鶴先止
忽錫杖從空中卓山麓鶴驚起飛他處寶誌遂
于卓錫處建寺白鶴道人既不勝乃設九厠于
觀之西山以溷氣逼寺誌公亦鑿九孔于寺之
西山每夜西風從孔出返吹于觀土人呼九井
西風暮起曙息自九井至於沙河

僧稠在王屋山習經典渙然神解有兩虎相鬪
咆哮震山谷稠以錫杖中解遂各散去臨終異

香蒲寺

隋燦大師自達磨入東土衣鉢相傳至燦爲三
祖初隱皖山後往司空山隋大業二年建壇爲
衆廣宣心要于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唐玄宗
賜謚鑑智禪師後曾師得燦墓于山谷啓視得
五色舍利子三百顆

唐本淨禪師居司空山無相寺天寶二年中使
楊廷光問佛本淨云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

通訓

卷之二十

八

會道無心是道廷光以聞帝召至京赴內道場
闡揚佛理詞辨傾注四衆稱善

崇慧禪師居天柱山得法于牛頭威或問佛若
曰大似賣卜爲汝雖破卦爻才生吉凶在汝一
切大曆已未示寂百餘年身猶不壞

大同禪師舒人咸通間叅翠微禪師解悟歸居
投子寺一日趙州諗禪師師携見賣油翁州問
如何是投子師荅油油便是州又問如何死中

得活師答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此師道聞天下謚慈濟大師

何仙姑初大同禪師每溲溺有鹿來飲久之鹿產一肉毬裂開內有女孩師見而收育之至十二歲牧童以山花簪其髻師乃令之下山囑曰遇柴則止遇河則歸至柴巷口何道家遂棲之以何爲姓慎守師戒脩持覺悟一日師使趙州召之女方浙卽持蓑簑往先至見師坐左州後至坐右三人一時化解今投子山柴巷口皆有仙姑井山礪有趙州橋

通訓

卷之二十一

九

義存禪師舒人居投子寺得楞嚴妙諦至候官象骨山聚徒甚衆稱雪峰和尚僖宗賜號真覺大師

唐間丘方遠宿松人初居廬山學脩真出世昭宗屢召不出賜號妙有大師又居餘姚大滌洞錢鏐奏加號玄同先生天復中尸解或見之仙

都山

宋李斯道舒人爲道士居東山靈隱觀善詩與蘇子瞻遊

崔之道舒人爲真源宮道士偶見二人奕與一奕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有驗後尸解

寶繇姓陳潛山人嘗脩煉于潛山大振玄教尸解詔立天祚萬壽宮祀之有寶錄洞

劉度人舒人每于潛山丹霞石誦靈寶度人經歷年不輟一日有神人携至漁磯見二仙對奕授一子使吞遂不饑漸辟穀稱劉仙及化視殮

通訓

卷之二十一

十

惟嚴杖耳

法遠姓王鄭州人號圓鑒禪師又號遠錄公住浮山華嚴寺歐陽永叔至浮山訪之適圍棋請因棋說法法遠卽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三饒五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

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羸局輸籌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悞幾多人永叔嘉嘆後衍佛旨作浮山九帶

元裴道人至元間居桐城石屋寺得脩煉之秘相傳有烏鵲爲掃地白驢爲化米常會仙侶講丹術因名其地曰會公嶺解化之旦山下數百家皆有裴道人乘白驢詣庭辭別今丹爐跡存人稱曰裴仙

國朝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依科演試忽天將見前問真人召何事文正倉皇指庭前樹曰爲我移植門外頃刻樹移自是究心道術能役鬼神呼風雨有奇驗後禱雨皖城有道人禱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

通訓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人掉簾渡江訪之文正浮屠江中立磨上棲見語論一日臨岐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三銅釘入骨文正用甕自覆圍火以煉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啓視釘已出三寸許文正嘆曰命數乃爾

方子曰幻異亦奇矣哉聖人語常不語幻語同不語異何也其說不可訓也中國文明之區其人冠裳其教倫理其事耕織其食百谷魚肉其法禮樂刑政其精天命其用齊治均平是帝王之道百世不能易也易而幻異則邪邪則惑惑則大亂起矣夫人載營抱一誰不能竊天地之機凝神運化何乃舍經常而詫幻異反治而習于亂乎故術不可不慎也

通訓

卷之二十一

十二

通訓卷之二十終



通訓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有桐裏已著錄是書專載其鄉
人物行誼及其先世事之可爲法者以近在桑梓
故名通訓凡分四十一類門目繁碎隸事亦不詳
所出

西吳里語四卷

〔明〕宋雷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民國烏程張氏刻適

園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吳里語

四卷》提要

西吳里語引

予每觀漢會稽朱育述虞翻之對王興者以對濮陽府君朱
奮不欺其傳博覽屬矧我吳興故稱江表大郡山水清遠
物產繁庶古今著節代不乏人烏可付諸無聞但學者慕遠
邇近鑒議館字內而舉其鄉之故實曾不悉其十之一二即
有濮陽興之問其何辭以對予用是爲患且予夙好涉覽史
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凡事有屬我吳興者筆而出之不列
歲代不序倫類信手實錄閒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訛
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爾

嘉靖丁未秋日吳興市隱居士宋雷撰

西吳里語卷一

吳興宋雷

三吳蘇松爲東吳常潤爲中吳吳興爲西吳

湖州地古曰囑中

晉太康中烏程縣治生蓮花名蓮花閣

吳興舊有虞亭吳孫權射虎於此權射虎時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常從擊以戈乃獲虎

智永禪師王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吳興永欣寺閣三十二年臨逸少真草千文入伯本散在浙東諸寺有禿筆頭十張每張皆數石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自製誌銘人來請書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穴穿乃用鐵葉裏之謂

西吳里語

卷一

爲鐵門限人曰智永研作日到逸少若研究可到鍾索也其徒智果會稽人亦居永欣寺隋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日和尙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吳興舊名紫金城又名極樂城隍曰平陽地曰餘安軍曰虎狼

奈有烏氏程氏各善造酒合其姓爲烏程縣烏氏名巾程氏名林張景陽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是也

吳興上若立下若村出美酒蓋取若谿水造之故美亦名若谿劉夢得詩云鸚鵡杯中箸下春

在城飛英寺唐忠顯禪師建刺史高湜又改名宋改今額後僧雲皎自長安文得舍利七粒歸建石塔藏之神光現於

頂又作木塔以籠之紹興中雷震知州常同獲村後沂王

夫人俞氏重修極爲工綴南北遊者覽之皆云未之見也

蘇子瞻云僕爲吳興守有遊飛英寺詩曰微雨止還作小

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吳越閒無此景元

趙子昂畫英寺塔詩云梯級直上幾百尺俯視層空馬背

過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煙火夕陽多魚龍滾滾危舟楫

鴻雁冥冥避網羅誰種山中千樹橘側身東望洞庭波

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母鵝育卵而出腸以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草母前若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沈氏併其母葬之里名孝鵝冢出寰宇記今云長興人非是

西吳里語

卷一

覺紫衣故云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氏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鵝毛插地繞地周市數重百姓因起廟

石曼有奇術唐寶歷中隨尙書錢徽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以文丈呼之忽於錢氏兄弟乞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

方得因與其食笑曰可留兔皮郭詒一事釘皮斬土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較遲錢氏兄弟詢之乃曰欲與諸

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養於鳳翔遇害時乙卯歲

梅聖俞送任通尉烏程詩云勉作程鄉尉折腰還自甘下學晴照露書水曉澄藍葑上春田闢蘆中走吏參到時蘋葉

長柳憚賦江南

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曰我死爲當再婚不乞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曰見其已死婦曰君先結誓云何負言因以刃割其腸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梁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天監初柳憚爲吳興太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人目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憚詩而去久之復來憚遇之如故弗之憾也相贈詩見別條憚稱均於武帝卽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

齊書

三

錄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帝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洲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均吳興道中詩云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影麗青松意氣多所言多飽思忘我北山羅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東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緣障百重青山萬轉歸桑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風雨如晦啼鳴不已信足蕩累願物悟真散真今長興縣南六十里有青山石竇通太湖

及洞庭山冬月常煖色如繡故名五代楊行密攻錢塘伏兵青山卽此山均青山詩云家住青山下可上青山望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梁蘇氏女於晉籍西南岸遇道士遺以五綵龜曰後必大貴蘇適章景明生女爲陳武帝后因名其地曰黃涇浦又曰章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云主出美人後果生后章皇后生而紫光照室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有替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父封廣德縣侯母安吉縣君

唐開元初蘇頌爲烏程尉忽墜于縣東南水中聞神語云扶出蘇公因名曰蘇公潭

吳興縣志

四

晉永昌中會稽張夢嘗夢象問占者萬推推曰象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君必典大郡恐不得其死茂後爲吳興太守王敦問鼎茂執正不移敦遣王充攻茂死之茂妻陸氏後復夫仇詣闕爲夫謝罪追贈茂太僕又云茂爲吳國內史

吳興畢再遇嘗騎一黑馬馳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雖聽任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名之曰義馬今考本傳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善戰宋南渡時屢立戰功豈再遇自山東而寓於湖耶更詳之舊迎膳門有畢氏園云再遇所葺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再遇數有

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衆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
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
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奮引敵且前且卻至
於再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
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
我師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奮與敵對壘度敵眾難
與爭鋒一夕援營去應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
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復相持竟
日始覺欲追則已遠矣

梁肅獻爲吳興太守吳興故有楚霸王神像在府治聽中猷
每祭神與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

五

五

通國志

祈禱必從猷後爲益州刺史江陽人齊狗兒反眾十萬攻
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父逢
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曠
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被賊俄有數百騎
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
齊狗兒遂平當此時吳興祈禱於神數日無驗後乃見侍
衛土偶皆泥溼如汗猷後封臨汝侯故神云

法帖有烏鎮張氏本舊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餽木家
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
一幅可打一段

吳嶠嘗給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隋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

今日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
之乎令不知信至神竟起兵太宗以秦王正帝位方知不
誣嶠精天文袁天綱嘗師之

齊長沙王晃屬張緒用吳興閩人卮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
當執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安得殿下
何得見過乃止

武康煙霞鴈劉穎士秀叔之別墅也林麓之勝號稱洞天中
有龜殿殿上有亭曰藏春殿前瀑泉下灌巖谷聲激如雷
有橋亭名挂雲最爲絕勝

齊孔琬之曾稽山陰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

梁張續字伯緒范陽方城人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

六

通國志

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續卽哭死吳規者大同二年徵爲
吏部尙書

唐大歷中李晤爲烏程令生子紳甫一歲墜縣治內池中逾
刻若有神扶出後紳至相位名其池曰相國池

趙氏二妾歸安人俱事宋宗室趙碧澗先生碧澗老而益貧

二妾方少艾遣之去俱弗從碧澗曰慎無再見爾弗我從
祇擾我心耳二妾曰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遂留之

碧澗既卒如其言趙有寡女復資育之黃价詩云感之以
誠感必深應之以誠應必捷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

碧澗妾碧澗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尙愛燕
玉煖況是當時眞貴人春衣典盡春寒悄二妾朱顏正殊

好忍將羅帶折同心懊恨平生頭白早珠細翠袖兩近存
此時猶及嫁夫君下下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
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殺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
翻令心緒惡一心事天天得知忍著主衣還事誰遂移衾
襖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雙谿水使君往來
豈知此不願新歡戀舊恩十萬人中兩人耳

朱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熙寧中知湖州歲饑振恤所活甚眾
嘗築隄以禦湖水隄下化爲良田於公暇輯前人賦詠爲
吳興新集作墨妙亭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蘇軾作記軾又有寄莘老詩七首今錄四首天目山前綠
浸裾碧瀾堂下看衙廳作隄捍水非吾事閒送蒼谿入太

清吳興集卷一

七

湖其夜來雨洗碧嶼帆浪湧雲屯繞郭寒聞有卞山何處
是爲君四面竟求看其三年京國厭褻高長羨淮魚歷楚
槽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綯出銀刀其烏程霜稻襲人
香釀作春風雪水光時復中之徐巡聖無多酌我次公狂
四其

蘇軾元豐中知湖州甫三月利弊釐革殆盡而登覽名勝亦
徧題詠迄今盛傳其著稱者有蘇公隄蘇轍蘇臺郡人買
收字耘老居有水閣曰浮暉軾雅善其人與之交嘗遊道
場回值風雨泊舟登浮暉閣命官奴秉燭埽風雨竹於壁
閒後勒石於墨妙亭收素貧軾每念之寫古木怪石書其
後以贈之云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

遂獨飲一杯醺然竟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
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時輒一開看飽人否若吳興有好
事者能爲月致水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便當以贈之不
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荷葉耘老侍姬
添丁耘老之子軾坐以詩託諷爲言官所論赴臺獄郡人
作解厄道場朔月耘老亦作亭以懷蘇名之有詩編號懷
蘇集軾遺弟轍詩云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苑

西吳集卷一

八

春秋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安吉州西北三十里後耕者
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故其地曰晏
子城鄉名晏子鄉元楊維禎晏子城詩云魯人城穀小齊
卿答私惠如何晏子城高雉在夷裔元是齊上卿老居吳
黃壚分茅及外戚重關可啟閉至今菱角金妖芒掘耕隸
我聞平仲賢一裘三十禩家藏千億珍無乃羗妖麗從如
齊景公千駟不足計舊有人題晏子金詩云豚肩不掩豆
一裘三十年身後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宋慶歷中湖州知州馬尋晏六老於南園六老工部侍郎耶
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八十六衛尉寺丞張雄九
十一劉餘慶九十二周守中九十五貝玖七十五胡爰作
序刻石園中國在定安門內又立南園在定安門內橫塘
向來沮洳曷隔僅有慈感寺吏部侍郎萬鍾家世錢唐自
爲司農卿時卜宅於其旁開拓浸廣號曰南園臺閣亭榭

四時花卉俱富爲諸園冠慶元元年煥章閣學士洪邁爲之記此南渡以後事與慶歷中事不相蒙並存之

齊謝朓不與蕭鸞篡弒之謀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朓在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清議所少

南宋何戢爲吳興太守孝武帝賜雀婢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妙戢山陰公主尉馬美姿容與褚淵善目爲小褚

舊傳湖州天聖寺佛殿塑二龍蟠於殿前左右柱有一僧忽見二龍飲於殿前池中見僧來二龍驚返左蟠於右柱右蟠於左柱趙子昂有錯蟠龍碑文字皆妙後爲人剗去昇

於府伯前作太守去思碑然利處字迹猶見

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腳垂下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母孕七月而生祖林宋征虜將軍父瑛

宋淮南太守元嘉末被誅約少嬰家難勵志向學左目重

瞳子聰明過人讀書晝夜不倦母恐以其勞生常遣減油

滅火然約盡之所讀夜輒誦之取書至二萬卷爲蔡興宗

所引後爲步兵校尉竟陵王秉政以文學見親與范雲等

號爲八友梁武帝在西邸與約遊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

建昌侯後加侍中特進約嘗侍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

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約少帝三事出

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聞而惡之又因病夢齊

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奉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

由己帝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卒約所著晉書一百卷宋

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言十卷諡例十

卷宋文章志三十卷四聲韻若干卷文集一百卷袖中記

一卷袖中略集六卷珠叢一卷

湖州有一老嫗入卞山得一大石光彩可玩投之火香聞於

遠名曰石香

晉元興初桓玄反殺吳興太守高素素劉牢之北府舊將也

宋汪勃新安黟縣人也建炎中知湖州爲政不事鞭撻未嘗

妄費一錢湖民鋟木揭於家爲語曰賢哲太守福壽千秋

朝廷聞之進秩三等

晉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三王獻之爲吳興太守

甚知愛之當夏月入縣齋欣著新練裙襖履獻之書數幅

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宋湖州陸蒙老元光常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

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因會忽聞蟬聲幕官命陸爲詩陸

不可卻因賦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向

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蓋譏之也其人少戢

郡城南有車蓋山亭亭矗立若車蓋然下瞰碧浪湖浮玉山

之勝舊有晉吳興太守殷康所建亭囑望極佳

蕭衍篡齊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衍使江

革爲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城非所謂孝
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尙復投隕
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武庫令傳喚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
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
全故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不悅荆雍協舉天
人意亦可知矣願明公深慮無取後悔昂不從昂南宋
太尉淑之姪孫司徒粲之姪故暎云蕭衍使李元履巡東
土救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其容之勿以兵
威凌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請降但開門徹備而已
宋章鑄烏程人仕宋爲修職郎宋亡元令故宋官納誥敕鑄

吳興善人

十二

終不肯以世食宋祿坐未嘗北向宋人之仕於元者皆謝
絕之鑄字子壽

吳興有八絕吳範歸安福增鄉人善歷數劉渾歸安松亭鄉
人善星文趙達長興人能筭災福嚴武烏程震澤鄉人
善弈蔡宋壽烏程震澤人善占夢皇象歸安福增鄉人善
書夏姬一名鄭姬烏程菰城人善相曹弗興烏程人善畫
皆古今絕藝也弗興嘗畫赤龍置水旁應時得雨皇象能草世稱沈
早取弗興所畫赤龍置水旁應時得雨皇象能草世稱沈
著痛快象之後侃亦有名米芾贊章待訪錄云皇象急就
帖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下菰夏姬相吾粲在別條徐
陵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技依然是也

新安婺源人王炎宋開禧中知湖州湖有貴族撓法者炎注
於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竟
以謗奉祠

孔子井在安吉縣西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居井側先云仲尼
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逍遙此境故以名井

錢顗宋熙寧中自烏程令人爲御史號爲鐵肝御史

郡中碧瀾堂素有奇怪宋郡士晁子芝嘗見一女子踰波而
吟曰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芙蓉水上

遊兩鬢蕭蕭釵玉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范成大梅譜云古梅惟吳興有之他雖花盛開皆剝落惟
自武康卽不變移

吳越錢玄瓘以其將劉仁杞爲湖州刺史

范璞武康人南宋元嘉末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及魏兵南
侵與戚質共守歸功於質文帝嘉之子約

張確於郡中白蘋洲遇二碧衣女子臨別贈確詩云碧水色

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乃化二翡翠
飛去確續而和之曰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

翼盧影暫相從

梁張曠字四山爲吳興太守起兵討侯景景使侯子鑒寇吳
興吳興兵力寡弱或勸曠如袁君正降於景曠曰袁氏世

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殞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嘆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逃死爲幸景猶欲活其一子嘆復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庸求恩景怒盡殺之時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吳興并死焉浚武康人見別條

吳興河口山東濱大谿西帶長瀆

吳興南渚南三十里礪中卽礪山也

梁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爲賓客張纘爲湘州刺史

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翁孺因

吳興縣志

十三

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纘吳興太守見別條

宋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進士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

錄事參軍召爲崇政校勘

陳彭年爲大理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酒稅

朱承逸烏程人居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嘗五鼓趨郡過駱駝

橋聞橋下有哭聲哀甚乃有人爲勢家逼錢三百千債攜

妻子將溺於水朱憫而代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不

聽復以二百千給之而去承逸又爲湖州長馬宋慶歷庚

寅歲饑以米八百斛作粥散貧民是歲其孫服生

承逸之子臨爲祕書郡中碑刻多臨所著臨之子服熙寧進士第二人章惇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服不以爲意復因事舉劾之紹聖中除禮部侍郎後坐與蘇軾遊貶興國軍弟肱亦登第卽著南陽活人書者

服之子或云熙寧癸丑先公第進士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在州南離方丈筆峯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勾緣卽山頂建浮屠望之如卓筆旣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買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西吳縣志

十四

隋煬帝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墜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唐白居易有靈鶴贊知州鄭建序在天慶觀殆謂此歟

吳興沈光字總持父君道陳吏部侍郎光略綜書記徵有詞藻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踴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斷非人力所能及光因以口銜索扣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後隋煬帝征高麗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戰短兵相接殺數十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值他竿垂絙復引而上者數次敵不敢近後煬帝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弒光襲化及

營謀泄轉戰以身無甲冑遇害

南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吳興沈麟真請

居武康小山寺中永明中敕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清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茅懸腳嶺

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湖飛雲曲水二寺

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

州同

吳興章華字仲宗好學能文上書極諫陳後主曰陛下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

廟而不出拜二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諛邪

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

西吳書

五

國朝書

見麋鹿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殺之時華爲大市令

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

河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神宗又以元發知湖州湖乃

滕所乞也林子中以詩賀滕壻何洵云清風樓下兩谿春

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蓋

滕之倅湖距是三十年矣

高爽題吳興妖神贈謝明府云玉釵空中墮金縷色行欲獨

泣向春風長夜孤明月

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辛出謁

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

不與之見女子曰妾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邪宣

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因問縣名竟不答宣因告其族人

曰且誌之後補安吉今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

前夕所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陽已

定退亦何益

晉陸納字祖言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

蘇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

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

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數後伺溫閒曰白有微禮方守

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

座及受禮惟有酒一斗肉一柸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

西吳書

五

國朝書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斗酒以備杯酌餘瀝溫及

賓客皆歎其率素更敕中廚設精饌酬飲及歡而罷納爲

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請納納兄子徽怪無所備

又不取問乃私爲具安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徽遂陳盛

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屐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

何穢吾素業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

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船幾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

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

吳興舊有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有古墳每因茶

飲必奠酬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

茗感子茶茗之惠無以爲報欲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強之曰但率子意爲之富有致矣生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釘絞詩柳姓當是柳惲也

張子野云往歲與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太湖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如斗大以樽酌其網皆斷陸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曰不可吾聞龜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釋之蟹至水橫行里許方沒

晉博平令吳興閩人爽上疏論會稽王道子曰驃騎諸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天官其子壽

附錄卷一

七

通鑑纂要

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姑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饑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又桓玄使劉牢之守鄆城兖州既平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都督聞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便利

元至正壬辰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郡中黑氣亘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閃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似松子仁名曰娑婆子獨僕鳳橋四面爲多後有山氓以紅

帕裹茶入城賣之即以帕裹其額作亂大肆劫殺僕鳳橋四面符甚遂謂之紅巾賊云

慈感寺舊有珠羅漢眉目褊袒文理畢具漁人得於蚌中寺僧藏之每歲三月開郡守上香取出玩之後有一郡守玩之而心欲取之其珠像忽跳躍寺旁谿水中祥光照耀俄頃而沒遂不復見

歸安莫士安字維恭號是菴又稱柏林居士有文學行誼國初爲湖學教授張羽薦授黃岡知縣永樂初治水江南遂徙居無錫卒其所交吳時敏程公厚率眾會葬于慧山春秋爲之上冢

宋皇祐元年長興進士陳樞仕至尙書

附錄卷二

六

通鑑纂要

唐李季蘭寄十七兄韓校書詩云無事烏程縣曉曉月餘不知芸閣史寂寞意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入行書劉長卿謂李蘭女中詩豪李蘭名裕唐女道士也有詩一卷行不檢

唐于頔爲湖州刺史郡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修復隄開歲獲杭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者不掩圍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頔寄村山僧皎然詩云霽水漾清潯吳山橫翠岑含珠復蘊玉價重雙南金

宋陳堯佐碧瀾堂詩云苔谿清淺雪谿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唐開成三年弘農楊漢公字用義爲湖州刺史革弊興利改
茶法變稅書政事暇構五亭架大谿跨長汀者謂之白蘋
亭介三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
山光亭晝晨曠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流者謂之碧波亭白
樂天記漢公登郡中銷暑樓寄東川汝士詩云宮殿下瞰
雪谿流極目煙波望梓州雖有清風當夏景祇能銷暑不
銷憂明月樓詩云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谿
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
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

晉太康八年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尋討平之

吳興縣志

下

吳興縣志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
時天使洋爲酒藏吏授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
石太室恆廬衡等山旣而遣歸乃活及長善風角爲人短
陋無氣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
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陳國潁鄉經老子祠
皆是洋死時所見知石冰陳敏王機之敗入晉祖約請洋
爲中興軍遷都督護大寧二年有大星東南行洋曰至秋
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
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宜應詔伐之乃率眾向
合肥敦果敗遂往壽陽約府地忽赤如丹洋曰地赤如丹
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十月二十七日胡馬來飲淮水至

時石勒果至司馬屬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
吏屬後果坐吏免官他所占驗多類此年八十卒

施世英字玉華安吉人勇斷有才隋大業間天下大亂乃率
宗族子弟及鄉中有智勇者聚糧自守聞唐高祖起兵率
眾從之高祖賜金鐘一口錦五段敕書褒之拜柳州刺史
周滄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滄
幼敏力學長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
年金人渝盟滄守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告自衛滄爲
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孝宗朝張浚
視師駐于都梁見滄相誓以死自守官至敷文閣待制起
守婺州後復奉祠卒年六十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

明史紀事本末

手

通鑑紀事本末

男

宋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後居湖州嘗往臨安途中遇急
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有鄭名卽恍惚如醉還家而
病前使亦至呼之遂行入冥問王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
否曰无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主將往燕山有二
卒得罪于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
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汝還將
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金鏐沾几案閒積有數斗須飲之乃
可去卽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而醒

梁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
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

三郡民丁就役昭明太子統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道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惟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遠近比得齊集已失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閒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賞以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

晉書

卷

卷

優詔以喻焉

沈洙武康人字弘道祖休雒梁余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洙少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經史子書問无不答時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精思經術

晉陳敏反以吳興錢廣為弟昶司馬周玘密譖廣殺昶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潰誅之

初吳興人錢璿亦起兵誅陳敏朝廷命為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不進朝廷促以軍期璿乃反時王敦還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陰欲

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于朝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稱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允立為吳王既而殺之入寇朝廷遣將軍郭逸都尉朱興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周玘率合鄉里義眾與逸等討平之湖州德清人徐俊字英父少有節槩以明經為國子生宋咸澤中憤時宰之誤國率六館諸生葉季等抗疏乞斬賈似道三上不報繼為提舉追宋亡遁于山林志不再仕至元中舉召不起言及宋故輒流涕困而老死門人諡曰安節先生

晉書

卷

卷

首周總怨中國市人駕御吳人潛結吳興郡功曹徐觀觀家有部曲三吳豪俠樂者翕然從之殺吳興太守袁瑒錫又

攻觀殺之後錫為宣城太守陶猷所滅

唐張籍湖州西亭晚望詩云青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岫斜照逐回流此地動歸興逢人方倦遊英興舊盡空見白蘋州

顏真卿字清臣臨沂人大歷中為湖州刺史德政洽于千里邦人懷之常招致名儒高僧皎然輩考集羣書成韻海鏡源郡中碑刻多魯公書在郡有吳興集十卷

李適之唐宗室也為湖州別駕夜張宴盡決事獄無留辭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

峴山舊名顯山避唐諱又以山傍郡城若襄陽大峴故改今名有峴山禪寺頂有浮屠有五花顯亭晉殷康所建今廢

湖陂連屬桑麻成望南匯浮玉北擁郡城道場西水此為
靈龍極目東望震澤洞庭歷歷可見山故多亭榭且近城
遊者無虛日蘇有虎丘杭有孤山方之不是過也上有窪
樽石唐左相適之會諸賢聯句云李公登飲處因石為窪
樽韻真人事歲年改岷山今古存劉全榛蕪掩前迹苔蘚
餘舊痕裴叔子尚遺德山公此回軒張維舟陪高興感昔
情彌敦英藹藹賢哲事依依離會言強嘔欬橫道周迢遞
連山根魏餘烈暖林野眾芳掛蘭蓀王德輝映巖足勝賞
延高原魏遠山明匹練因晴見吳門王修陪遊追盛美
德欣討論魏器有成形用工資造化元左元流霞方湛淡
別鶴還翻劉舊規傾逸賞新興麗初臨顏醉後接離倒
歸時騎騎楊德還回向遺迹離別益傷魂章覽事古興
屬故人歸思繁然懷賢久但謝贈遠空攀援崔公案錯
懿躅高名播乾坤文仲松深引閒步葛弱拱險捫陸士氣
酒中覩雲華衣上屯中深沈列湖清半落望郊原陸士
白日半巖岫清風滿王樊裴幼旌麾閒翠輦簫鼓來朱轡
柳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外萍連浦中嶼竹繞山下
村顏白日往如復換年涼代溫顏登臨繼風騷義激舊府
愿李蘇軾詩云苔水如渙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
瓦浮青真我非羊叔子魏此岷山亭悲傷意此同歲月如
流星湛翠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宋曹清烏程人其父嘗殺人繫獄清自誣手刃代刑其屍

流至家葬西陽村邑人廟祀有新軀應宜和初清谿方臘
盜起將及郡城清神著保障之功因以上聞錫封賜額今
德清有昭應侯廟郡中又祀于府學尊經閣之右以配顏

魯公祠忠孝並列云

長興縣廣惠寺在縣東下箸谿上陳武帝霸先宅也

晉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漢度尚封烏程東鄉侯

晉寧泰二年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

平之

吳興長興夏駕山有石鼓長丈餘圍三尺下有盤石為足鳴

則三吳有兵晉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其聲若金鼓

然

晉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賣吳興錢溫溫

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恨溫

及女併誅之

周札兄子廷征虜將軍吳興內史廷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

武康縣侯次兄子綏臨淮太守烏程公

長興縣有邸姬采桑于野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虎且蹲自

且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適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

乞大聖垂念呼虎為虎遂伸一腳于姬前看之有一竹簍

在爪下姬曰莫要去此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

為拔去之虎迅躍數四卻銜至舊所並無所損至夜置一

鹿于門而去此與晉郭文舉與虎探去便送鹿以報事同
賀循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循
皆禁焉政教大行郡城宗之然無援于朝久不序進舊作
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精
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循可爲尙書
郎此乃眾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循嘗合眾
應吳興內史顧祚討石冰

庾羲爲吳興內史時晉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
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
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贖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
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殆致刑措賈誼歎息

吳興縣志

志

猶有積薪之言以今況古所以益其愛懼陛下明鑒天挺
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贊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
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宋皇祐初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
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既濟甚博邑人便利
又于邑庠建五勸亭訓民五等邑人立石紀之

長興環沈村昔有一石鵝自太湖浮游至太朴土地廟爲人
所擊斃之

晉王羲之爲吳興太守時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追兵
攻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

晉吳興太守庾渾討蘇峻渾母孫氏謂渾曰吾聞忠臣出于

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慮也盡遣家僮從
軍驚環佩以給軍實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
孫氏又謂渾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獨不渾即以子楚爲
督護與允之合勢渾乃率眾攻賊將張健屯烏菴亭時暴
雨大水賊乘船旁出襲渾渾奔敗還保吳興賊轉攻吳興
渾軍退賊復掠東還餘杭武康諸縣王舒遣子允之會諸
將以精銳三千輕邀于武康破之時賊他將韓晃既破宜
城轉入故鄣長城王允之遣將擊之渾以彊弩射之晃等
退敗走渾由是得保郡

吳興縣志

志

以疾贖爲庶人

晉陶回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三吳尤甚欲聽相
鸞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
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
加恩臣意不如開倉原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
府庫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併
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

南宋臺軍克晉陵諸郡時孔琬屯吳興南亭與王曇首琛皆
棄軍走會稽南亭在湖州府治南下瞰苕谿

晉謝遜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榮部驛所執逼令北
面遜曰我不得罪何北面之有遂與烏程令夏侯惇同遇

害初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邈之姪方明隨邈在吳興郡時孫恩寇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王延胡桀部驍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門生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三人並忿愠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眾遁不悟及郡等攻郡嗣之胡玄達並預其謀孫恩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乃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義故人姓名吳興有土

豪北門義故即其人

南宋孔靖字季恭山陰人也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者項羽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

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南宋員外散騎侍郎沈發吳興武康人也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焉發之子曇慶大明初嘗督徐兗二州曇慶嘗使裴景仁撰奏記十卷敘符氏僞僭本末官至左衛大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曇慶諱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晉王惠字令明瑯琊臨沂人爲吳興太守惠嘗臨曲水風雨

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刷不異常日

晉陳達以太子洗馬出爲吳興長城令漢太正長是六世孫也悅長城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其後裔霸先果爲陳武帝

陳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十世祖達武帝少儼儼不事生產及長好讀兵書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帝開日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嘗居崎頭古城劉惠鸞等望見恆有紫氣冒城上又嘗獨坐胡牀于閣下有神光滿閣與王僧辯共滅侯景后受梁禪都建業先是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于餘千餘杭

餘姚三縣爲厭勝法乃長城有餘干山余嬰谿餘漁浦又童謠云鳥山出天子江表凡以鳥名山者皆鑿長城有雉山獨不鑿武帝果生于此

齊王靈鞠烏程人好學善屬文挽宋孝武貴妃詩有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之句帝爲嗟賞褚淵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靈鞠及沈勃耳靈鞠嘗詣淵淵不起曰比劇疾更增靈鞠曰劇疾亦是大事公爲鼎臣不可覆餗其強切如此永明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江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當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著江左文

章錄序并文集行于世顏真卿石柱記烏程縣靈輓今不詳所在

王談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竄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談所疑寸刃不蓄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錡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徑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于橋上以錡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吳興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有之役嚴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太守孔厥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晉吳遠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遠亦時

夏吳郡卷一

无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種之遠夫妻既存家極貧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甌甌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以羔羊之禮禮焉卒于家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綜與父驥其走避賊驥老行遲賊轉逼驥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驥困乏在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驥亦請賊曰乞活此兒賊因斫驥綜抱父于腹下賊斫綜悶絕有一賊曰欲舉大事奈何殺孝子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王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與吳遠齊名太守王韶之並贈以詩云東寶惟金

南木有喬發揮增匡疏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嗣山林養育九皋唐后明揚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兢薦舊章維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興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皆單同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江革奏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勸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照輝京華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元年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夏吳郡卷一

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父充附王敦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匿之得免其後竟殺督人勁少有志節痛父死非義欲立勳以雪前恥年三十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篤人心人思自奮然方剿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若令勁參臣府事人見既悅義附亦厭勁父充雖侍先朝然其門戶累蒙賡謗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召升平中燕慕容恪南侵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補冠軍長史祐不能以寡眾乃以敕許昌爲名率眾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神氣自

若格奇而將有之慕容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
人用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聞之贈東海太守

唐吳琪吳頊吳崧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肅韓必居于吳興長
城之八座山時號八友

南宋元嘉十九年二十年白龜兩見于吳興

唐李憑湖州司馬憑族人附安吉尉王權湖州文學孫尚復
德清令薛鑄烏程尉姚希齊湖州司功參軍鄭朗湖州兵
曹參軍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黃巢僞符璽獻于朝拜湖州刺史昭宗
時師悅又拜忠國軍節度使

秦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西吳縣志卷一

三

通鑑纂要

佛川在長城縣西南宋元嘉七年九月忽有石佛自水中湧
出因勅精舍以佛川名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吳興武康縣庚申又降

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王韶以表聞

齊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吳興安吉乙卯降烏程太守

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吳興烏程令苟卞之以聞

昇明元年十一月甘露降吳興長城十山太守王奐以聞

朱齡石以鎮軍將軍爲武康令加軍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

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

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

黨疆盛謂齡石必不圖己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
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
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自是
一郡得清

南宋王偉之爲烏程令家貧子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
多聞韶之後爲吳興太守

吳興太守張邵始以疾篤報其子數數往奔省自發都至吳
興邵卒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
未持亦卒

武康沈叔任勁之孫赤齡之子少有質幹從朱齡石伐蜀功
亞于元帥巴西梓潼強宗侯勵羅興聚眾萬餘人作亂攻

西吳縣志卷一

三

通鑑纂要

城叔任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
功封寧新縣男拜益州刺史

叔任之子演之年十一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

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尙知

名歷官至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尙書領太子右

衛率

演之仲子勃卽褚淵所舉與王靈鞠並稱者勃雖琴書自業

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奢淫過度不逮前人遠矣

唐許渾雪谿詩云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

雨寄華堂紅壁耿秋燭翠簾凝晚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

陵陽

唐有湖州司馬同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云酒肆藏名四十春青蓮居士謫仙人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司馬失其姓名可謂不知子都之姣者矣

南宋裴松之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積入爲尙書祠部郎

陳武陵王伯禮大建初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整劾免

義熙五年吳興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時何叔度爲尙書議曰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

吳興縣志

卷二

風俗

產欲聞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其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憫理亦宜有使囚人不容于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

武康縣有封禺二山蓋古防風氏之國也晉元康初人有早起詣縣者見一偉人坐于縣之門樓身長數丈垂膝至地大驚忽不見時縣令賀循謂此地古防風氏國豈其神乎遂爲建廟唐元和間重建吳越錢鏐徵時嘗禱于廟有驗封靈德王令建廟于二山之閒有吳越風山靈德王廟記每歲以八月二十五日致祭列在祀典
宋方臘作亂歸安人陸行兒合黨應之

錢九隴字永業長城人父文彊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陷敗彭城入隋以罪沒唐公爲奴因得事焉九隴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征韓仁果劉武周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太子建成討劉黑闥以功最封郿國公改巢國卒諡曰勇葬陪獻陵又許敬宗女嫁九隴

沈道虔武康人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谿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北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笱令人止之曰惜此笱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買

吳興縣志

卷二

風俗

大笱送與之盜慚不取置其門而去鄉里年少相率受學皆有成南宋太祖間之遣使存問賜錢米不資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受道虔年老菜食無經食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
武康大慈寺唐大歷中僧神悟欲鑄寺鐘方作念閒忽聞空中有聲徹數十里及鐘成聲聞果如其言遂朝命致都下中途鐘忽自躍入水求之不得寺有神鐘記縣令韓章撰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吳興武康縣
太始二年九月壬寅白龜見吳興烏程太守郗願以聞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吳興烏程余山道人慧獲蒼壁玉太守蕭惠明以聞

晉永嘉五年倭風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璞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觀作亂殺太守袁瑋亦尋滅是其應也

南宋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齊故鄆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為樹泯如一木

永明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生連理木

南宋臨海王子項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殷琰為錄事參軍行郡事

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嘉

吳興縣志

卷一

風俗

甚謀居其女泄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憤其女賺女歸寧囚之竺谿之北山壘閒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得舉女即其山也

宋時雷擊德清覺海寺殿柱上有鬼書十二字云西侯李約火攸例火謝均思通皆倒書張敏叔詩云殿柱倒書雷部火是也

沈慶之字承先武康人晉末孫恩作亂使其奴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避之屢捷由是以勇聞年四十未知名兄傲之為趙倫之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慶之往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南宋元嘉中討雍州蠻慶之當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相驚懼曰蒼

頭公已復來矣文帝使王玄謨北伐慶之固諫因與徐湛之辯難曰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軍果無功當與諸斌論退師坐者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曰眾人雖知古今如下官耳學也慶之討竟陵王誕誕遣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反數以罪惡不受討之慶之奉武陵王駿討太子劭誅之立為孝武慶建大功官歷顯宦家素富厚怡然退廢然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世祖過令作詩顧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初孝武欲起慶之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沈慶之

卷一

風俗

尚之慚而退後以國難復出廢帝狂悖果疏力諫帝忌之賜死慶之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乃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餘盈矣

沈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叔仁子以民丁發配劉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曰昔晏嬰身不滿六尺爲齊相今取士求肥大者邪精圻之戰從子懷寶爲賊將帥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以書呈太宗尋剋精圻太宗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酒既乾糧運不繼固不肯往太宗強之行後諸將果敗吳興王幼勇王隆先沈攸之沈榮並皆陷殲出督江陵時蕭道成謀移宋祚少帝見

攸之奮然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與道成書云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攸之在郢州曉吏事自強不息聞有虎輒自圍捕在江陵有二象在城北自出格殺之及舉兵討蕭道成使沙門僧榮策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攸之不悅江津有雲氣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將兵攻郢州爲柳世隆所敗追還江陵開城已爲張敬兒所據與子文和投鰲頭林俱曰經死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舟至京都三人共引上埭有相者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荆

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

攸之弟登之以兄死非罪舉兵吳興太守沈文季討斬之文季慶之弟子慶之嘗抑攸之及慶之賜死攸之齎藥酒至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按慶之死豈文季爲之報復邪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少好玄理善爲文父宣新安太守丁父憂新安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建武中爲侍中時樊噲守心宋孝武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嘗從出遊幸懷文與王景文坐松樹下風雨甚驟被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時

顏峻以諫見殺帝注鸞作色曰卿欲效顏峻邪帝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帝謂故異已後竟賜死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鸞鸞爲妾元凶劭行巫蠱鸞鸞預謀撰南越志文集二十卷唐沈伯儀湖州吳興縣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嘗議郊丘禮歷官祭酒修文館學士

唐皮日休吳興西塞山宿漁家詩云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蓀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墮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乘陸市在德清縣南舊有陸市晉永嘉二年淫雨一月洪水

西吳雜書卷一

天

大發市一日沈塾居人徙而東歲久成聚謂之乘陸市以其新徙又曰新市

嚴白虎烏程人同時有鄒他錢銅王晟俱作亂吳孫策討之他與銅先平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坐躍勦捷不常聊試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以其死也甚懼攻破之虎奔餘杭投友人許昭後虎又應萬瑀同伺策

國初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八敏八從征不返適以死聞踰五十載而歸倪氏守志不嫁及敏八歸遂成婚姻時倪年六十一陳年六十八號白頭花燭

宋沈樞安吉人舉進士初調彭澤丞因賜對首論君子小人
之辯高宗嘉之除監察御史後遷吏部侍郎會楊邦彥論
葉衡援樞爲證歎曰此張說故事也豈可畏禍而欺心坐
是獲譴

德清野橋在縣北三里慈相寺之東跨古澗爲之下瞰方沼
上亘石欄簷峰環秀乎其西長松覆蔭乎其上境最幽勝
半月泉在德清慈相寺石壁之下晉咸和僧曇卓庵其處鑿
石罅如半月得泉清涼甘美名曰靈泉後人卽其形似更
名半月覆亭其上蘇軾詩云請得一日暇來遊半月泉何
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呂東萊月泉疏斷崖吐月纔出半
規古盤涵星尚懷全璧久矣寶廬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

西吳志卷一

无

此寒清藏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
值文饒之運

安吉尉潘方仲矩戲贈沈詹事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覺得
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
有香囊媿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御風流沈坐貶筠州售一少妾處筠七年歸而還其父母
猶處子也類張忠定公事故潘詩云

卞山一名弁山高六千尺爲吳興主山周處風土記云形似
弁舊志作卞云是卞和采玉之處談誌云山出似玉之石
人謂之瑤琨故以卞名之恐皆不然按弁卞古字通用今
遙望府治之後此山儼然獨尊若冠弁狀當作弁山山氣

甚盛將雨卽不見山壘名云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
其巔蓋雲霧常封耳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遙聞天
語山夏有積雪多蛟蛇怪獸有沈家避洞黃龍洞青龍洞
龜洞金井玉湧乳竇石膏溫泉其陰有碧巖瀑布泉曰八
百磴攀緣而上下臨太湖有玲瓏巖石皆空洞巖葉其陽
鳴有石林山之東麓有石竇其高數丈晉太守殷康欲開
會風雨乃止葉夢得詩云山勢如冠弁相看四面同歸鳥
縣門近蒼苔水源通白鶴嶺盤蛟黃龍洞窵空登臨舒老
眼何用到崆峒趙孟頫詩云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嘶
松何鬱鬱春草又萋萋白石那堪煮丹崖尙可梯平生愛
高興祇合此幽棲竹色迷行徑松聲瀉潮閣水清花自照

西吳志卷一

早

通志卷一

風煖鳥相呼飲罷思棋局歌殘缺唾壺重來蕭灑地聊足
慰須臾黃玠詩云黃龍洞口晚雲收白鶴廟前春水流二
百年來鮑君宅看花看柳到谿頭杭家楊梅紫栗圓小核
大顆又不酸學得仙人貯冰瓠折封應作荔枝看金字題
絨水口茶年年五月送天家貢餘小角味儘好自挈銅瓶
汲井花

宋長興令顏度字魯子爲政人不忍欺每於純樸中出智巧
多得其情有一嫗訟其鄰婦盜衣俱至庭度叱曰小事何
得勞有司三人出度復使來曰鄰里不可以此失權如是
往返者三度忽指一婦曰汝爲盜必矣其人堅諱度曰吾
三令汝輩出汝獨先三令汝輩來汝獨後必有歎於心收

勸果伏辜人稱神明後除監察御史

吳興印渚在於潛縣東七十里清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谿之下流也印渚已上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印渚疑在武康界上白石山或是白石洞天

舊傳周彭祖安吉人齊管仲烏程樓賢山人晏嬰長興吳子鄉人吳伍員烏程伍村人越范蠡長興人楚卞和長興人燕荆軻長興荆谿人趙廉頗歸安項村人蒯相如德清蘭村人漢蕭何吳興人嚴子陵烏程毘山人西楚霸王項羽歸安項村人晉石崇安吉人王衍歸安千金人毛寶武康

吳興縣志

卷一

地理

奉口人梁王僧辦烏程毘山人唐狄仁傑烏程清涇人姚緒武康人又云丁令威歸安千金人於長興白曰升天姚連烏程白塔巷人白曰升天葛仙翁長興人方山煉丹白曰升天徐稚長興人於城申上市白曰升天又張神子武康人水仙也張少卿烏程橫山人張大帝祖俱不可考沈文秀南宋司空慶之弟子也嘗因廢帝狂悖勸慶之圖之不從帝因遣江方興誅文秀會太宗已定亂獲免嘗守吳興後又守青州北虜圍三年外無援軍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蝨及城陷文秀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處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爲虜執送桑乾永明四年病卒

孫法興吳興人也父遇亂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興年小流徙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州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續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南宋世祖初辟爲揚州文學從事不就南宋卜天與吳興人也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細仗兼帶榮祿元凶劭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汝是賊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天與臂斷倒地乃見殺後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古卜城在烏程縣南天與所築

吳興縣志

卷一

地理

元秦定中湖州長興平遠鄉王俊二家牛生一犢龍頭馬尾鱗甲隱起生而即鳴其母及村中牛皆鳴紅光燭天三日而斃知州趙天澤匣而上之唐武德三年賊將李子通攻陷吳興武康四年吳王杜伏威討子通平之六年又爲輔公祏攻陷明年春趙郡元王孝恭平之南宋高平人張祐爲武康令善能名爲長吏首稱王道乞烏程人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如王道乞無所少始興王濬以爲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乞弟道隆亦知書爲太宗所委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元

徽二年桂楊王休範叛犯闕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

南宋潘潛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地又多污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穀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輿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及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振之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著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谿開瀆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鑿渠浚必無闕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卽

西吳書卷一

聖

通鑑書

遣王簿盛墨恭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廢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畫登造議曹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其履行準望地勢格平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竿考如所較量次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與勛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溝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過三縣近民卽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首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

餘不鄉詔村梁天監五年青州刺史沈子真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出毫光八道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真遂捨

宅爲八聖寺吳越王鏐嘗病目取此井水洗之卽愈因賜旃檀作井欄宋太宗賜御書祕藏詮佛賦律詩迴文逍遙詠急就章四十二卷函于寺高宗降御香省劄許比慈感聖壽兩寺免諸色科宋陳堯佐入聖寺詩云入聖當時不易聞今朝停棹宛然存兩行翠竹敲僧檻一派清波繞寺門禪席每分天外月講鐘時出水邊村幽懷至此忘歸計不覺踟躕日又昏

鼃畫谿在長興縣西古木夾岸叢篠翳其下朱藤施其上如是者十里花時遊人競集舊有鼃畫亭宋劉勣詩云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色色齊欲識人間眞鼃畫朱藤倒影入清谿

西吳書卷一

聖

通鑑書

梁王琰爲吳興令著宋春秋二十卷

永明八年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振賜

梁太平元年曲赦吳興郡罷震州復還吳興郡

齊建元元年張瓌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

昌玄有罪坐不糾擯免官

王僧虔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先是

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守吳興論者稱之

後僧虔不禮倭人阮佃夫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

臧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邊凡用功曹五

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

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八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

唐李郢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意云白蘋亭上一
陽生謝朓新裁錦繡成千障雪消谿影綠幾家梅綻海波
清已知鷗鳥來相狎可許汀洲獨有名多姚龍門重招引
卽拋田舍掉舟行

齊沈冲字景綽武康人懷文之子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
世號腰鼓兒兄弟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人
未有也淵嘗劾吳興太守袁象豸昂爲中丞到官數日
奏彈深子續父在獄白曉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鄰
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熱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
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
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宋周常字仲修建州人蔡京用事不能容以質章待制出知
湖州

張杓字定叟魏公沒之長子宋高宗時督理浙西荒政蘇湖
二州皆闕守杓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

隆興元年八月湖州大風水乾道元年六月湖州水壞圩田
開慶十年八月安吉武康水

宋王信字誠之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知湖州信未涉州
縣按據剖折敏如流泉史論信有文學通政事

葛仙山在烏程縣南胥葛洪隱此有煉丹甕藥臼職方圖
誌云葛洪煉丹處天下十有三烏程居其一卽此山也

南宋蕭惠開爲吳興太守有文集七卷

沈豐字聖通烏程人漢永平二年爲郡主簿後爲零陵太守
政尚寬平市無刑戮推賢尙能士民感化在郡數年有紫
芝甘露之瑞

晉鈕滔吳興人嘗舉孝廉有文集十卷又爲松陽令母孫瓊
有集二卷今歸安縣東十里有宋御史中丞鈕滔墓蓋滔
晉人仕於南宋耳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蔣挺自國子司
業授湖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
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
書且給紙筆令自賦齋絹二千道之帝詩云眷言思其理
鑒庶想惟良猗與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既俟進黎獻

實仁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
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直德自彰獄
訟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惇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
祗命知子眷萬方

宋安定胡先生墓在何山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范仲淹
薦白衣崇政殿教授湖州置經義治事齋以倡明體用之
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遊者嘗數百人東
南文學之盛自先生始慶歷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
令遷侍講天章閣待制卒葬於烏程之何山其子杭州祭
推亦葬於旁蔡襄誌銘歐陽脩表元至元中墓爲何山廣

化寺僧所侵總管郝鑑復其墓又有書院在郡城中春秋祀之按傳先生卒於杭豈湖之弟子迎其喪以葬於湖邪唐秦系贈烏程楊華明府詩云東杖政成時清豁弄釣絲常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蕭東明以問烏程縣西余山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爲顧余侯卽此地後坐爵金失國山有弄雪亭有西余寺寺僧道孜作壽藏乃得古冢冢刻字云晉咸康間中大夫劉造并妻管氏其葬于此弄雪亭記知州胡宿撰在大覺寺

衡山一名橫山在烏程縣南兩山夾立中流北駛爲郡城南

西吳縣志

早

烏程縣志

形勝之地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注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卽此也又有鳩茲城晉初吳興衡山崩見顓頊冢中有營上圖九首鳩茲顓頊卿石柱記亦云山上有顓頊冢春秋鳩茲城

袁甫字廣微祕書省正以論事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貯積核隱產增附嬰兒局史臣論甫學有本源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唐施肩吾安吉天寧寺聞磬詩云玉磬敲時清夜分老龍吟斷碧天雲鄰房逢見廣州客曾向羅浮山裏聞

石柱碑唐刺史顏真卿書記紀載吳興郡境山川陵墓之類梁何遠字義方刻人爲武康令屬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不

徇人以非禮吳興太守王彬行部諸縣皆盛供帳以待遠特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感歎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問其能擢宣城太守

玉帶潮在安吉銅山鄉許夫人墓前早晚兩潮高尺許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宋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置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致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綠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

宋皇祐四年二月詔蠲湖州民所貸官米嘉泰十一年六月詔湖州振恤被水貧民

西吳縣志

吳

烏程縣志

宋濟國公竑寧宗賜名貴和立爲皇子又改賜名竑後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寧宗崩彌遠矯詔立貴誠改賜名昀爲理宗封竑爲濟王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王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竑聞匿水竑中王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其身竑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弗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寶庫金帛會子犒軍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王等僞稱李全以精兵二十萬助討史彌遠擅廢立之罪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蔡天錫託召醫竑疾竑本無疾天錫詣竑諭旨

通竅縉于州治劉克莊謾彌遠矯詔擅殺詩云楊柳春風
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

潘丙潘王太學生也事敗各梟首史彌遠欲屠湖州城彌遠
夜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俱拜
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
也

富陽孫守榮七歲病臂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號富春
子寶慶間遊吳興問樵樓鼓角聲驚曰方且有兵變士人
常有典郡者遇王元春即賀之曰典郡者必君也元春初
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濟王命元春告變朝廷以其有
功果令典郡

四興縣志

卷九

風俗

夢馬堂宋紹興三年四月二日朱勝非卜地于吳興華嚴山
嘉會寺前葬其母夜夢十騎入山衣服錦繡鞍勒鮮華回
旋寺前以一馬係於林中餘復馳去次夕又夢有衣冠之
士容狀甚偉跪其一足入寺厲聲言我定地寺有寄居石
大順秀才亦夢之因請于朝以嘉會爲墳寺改崇因薦福
冢前起獻堂以夢馬扁之

東遷縣在烏程縣東晉太康元年分烏程東鄉置東遷縣晉
周禮爲東遷縣侯

叢桂堂在安吉縣東一里宋紹興間朱三思三省兄弟叔姪
一門赴南宮者二十有七人其時會宴于此鄉人榮之號
曰叢桂堂

宋武康人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過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
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
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
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
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
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以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
殘

宋末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縣臨安餘杭民溺死者亡算識
者謂天目臨安主山也山崩宋將亡之兆

元兵入建康臨安震恐遣張濡成獨松關仰天興成國安鎮
趙淮成銀杏浦壩張世傑遣閭順進軍廣德後閭順戰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

風俗

吉縣復取鳳平張濡部曲害元行人嚴忠範于獨松關執
廉希賢送臨安因免安吉縣租

元兵發建康參政阿剌罕四萬戶總管魯魯赤將右軍出四
安鎮趣獨松關遂破四安鎮正將胡明死之破獨松關薄
驥死之張濡遁鄰邑

法華山在烏程縣西北東有石鵲舊名石斗山昔有樵夫得
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
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名法華山王羲之嘗登此顧親友
曰百歲之後知我曾遊此否蘇東坡題法華山寺再次前
韻上賈耘老詩云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
來不著萬斛船一葦漁舟念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

餘瀾鳴泚泚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臥
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
出幽怪我來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
奇藥往往雲芝雜葵莖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祇有長柄
械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真癡疥賈云今年有小蟲食葉不甚為害
白花半落紫穠香攘臂欲助磨鎌繳安得山泉變春酒與
子一洗尋常債又云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
仰穿蒙密挹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疑此山即梁尼總持
所建法華寺地童子者或是總持之徒弟子
朱盛度餘杭人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干錢立契代鞭
背

要事

羊

留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宋進士知會稽縣坐父買田境中謫

監湖州酒稅

朱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
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履宿謂之
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俟其去
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為東
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號曰胡公塘學者
為立生祠

朱徽宗時豐稷論徐鐸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率視章惇
好惡存沒名臣橫摧竄斥鐸之罪不下臺序辰詔鐸落職
知湖州

南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少開刀筆仕為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之坐免官

歐波亭趙子昂遊息之所在宅西江子匯上今改旗幟廟
宋廬革字仲辛德清之永寧鄉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
所為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而語人曰
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慶歷中知興州經畫蠻寇後知泉婺二州提點廣東刑
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
宜與嘉郎遂為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官朝廷
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

革之子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聲中進士甲科浮湛州縣二年

要事

羊

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閒詩識其靜退薦置條例司嚴
督鹽法進發運使請振東南飢民知渭州夏酋仁多鬼丁
舉國人寇秉設機與戰鬼丁敗死詔賜服馬金幣後知荆
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宋唐詢彥守湖州時蘇舜欽除名居姑蘇與唐善因率舟自
蘇訪之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
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
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臥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
診其臂若切脈然良久曰來得也易吳人謂更無他語他
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
因問之曰來得也易是何等語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

官肯起否蘇大不喜因不復言已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爲湖州別駕遂不赴官無幾物故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伏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仇高驚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母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頗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衛或軍中勦列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者求以壓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籙請佩之禮如其言果絕影響

阮公谿在武康縣西前谿上流也梁石靈寶本餘姚人寓居

靈寶

靈寶

靈寶

武康生女有姿容天監元年選爲宋女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谿曰阮公谿谿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宋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沈疇字德仲德清人第進士宋崇寧中擢監御史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寸夾錫錢最爲剴當進殿中侍御史正內豎之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挺兄弟株連至于百啖疇以美官往成其獄疇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曾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餘人問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復屬管明州

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疇子清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學士清官至右正言

韻海樓唐大歷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壽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爲名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畢州中重宴詩云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掛文江惜賞雲歸蝶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與誰雙

蟹怪在郡城中江子匯世傳有蟹棲于下往往噓氣成風船蓬屋瓦悉爲飄蕩昔時谿側有井一口時出火燄忽有道人來書符投井中火燄隨出然燒道人鬚眉人稱此井通蟹窟又嘗有人淘井方絕下便覺寒凍急出言不能出而

蟹窟

蟹窟

蟹窟

死其後覆其井今亦不知其處江子匯東有葛仙翁祠仙翁恐僞爲患令民明每歲元宵前後家家鳴鼓以壓之其聲若曰葛公在葛公在後有見一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聞元霄鼓謂人曰吾聽鼓聲輒頭痛不能堪奈何奈何忽不見人以爲蟹精

孔姥城在烏程縣西昔有孔氏婦少寡有子八人婦能訓讀書漢哀帝時俱爲郡守故名

五代僧贊寧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錢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卒諡圓明葬杭之龍井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宋政和五年進士累官殿中御史建

宋周執羔弋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第二人授湖州司士曹事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調湖州長興尉松卽詔事
韓侂冑者也

五代沈承禮烏程人吳越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
玄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玄瓘子佐

西兵星精卷一

— 華商

100

嗣以承禮掌親兵假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充兩浙都
鈐轄使王師征江南假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毘陵
因攻潤州城中兵起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
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礮
坐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不敢
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康李煜歸朝錄其功真授福州節
度太平興國初假靈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
六十七廢朝三日贈太子太師中使兼護喪

投之即止

宋德清盧知原字行之以父任拜官王黼當國知原抗疏言

舖費出無藝改江西轉運悉意綜理綱運高宗卽位知溫
 州設備賊不敢近高宗東幸知原由海道運粟及金緡至
 台州召見稱冀進秩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知原弟法原字立之嘗爲吏部尙書以官秩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出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變同破叛將史斌復興州時叛兵自秦隴窺蜀法原極意撫循人心稍安會元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劾奏法原高宗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患卒于軍始法原在川陝帝謂兄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汝弟蓋兄弟皆以才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法原之祖盧政議有詩云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糴黃梁買酒餽

附錄

我

1

西吳里語卷一

吳興宋書

道場山在郡城之西舊名雲峯後因人建廟以禱請之

場山唐中和閒如訥禪師辭師出遊師曰逢道即止訥經

此山山故多虎訥策筇直上坐盤石虎伏其側三宿無傷

結庵居之名其處曰伏虎巖後起廊廡佛殿塑千羅漢于

中吳越時建正真禪院後改爲妙覺寺又爲護聖萬壽禪

寺郡守錢信王洞皆有遊道場山詩宋元豐三年知州陳

洞奏改今額峯巒秀鬱水石森爽殊爲吳興佳勝有笑月

愛月伏虎步雲躡翠仰高宜晚望湖諸亭有虎跑泉一勺

泉應泉有瑤席池八德放生池蘇東坡遊道場詩云道場

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向愛此

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蟠山高無風

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

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

巒碧瓦朱甍縹緲閒白水田頭問行路小谿深處是何山

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雞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

中對酒空三歎其弟頴濱轍次韻云兩山相負圍峯麓流

水重重注谿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

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蟠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

世如奔湍各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

草木同置身所在猶初植堂中白佛青髯養氣象冲澹非

人閒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琅琅夜將

旦星斗欹斜挂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山門復長歎

趙子昂道場山詩絕頂清秋陵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

生能著幾兩履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谿

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緣宋道場

山千聖殿碑太平興國三年知州錢信撰有四庵四水流

芳歸雲半山而歸雲在山麓境尤勝

唐湖州左史江琛取裴光書割字合成文理許爲徐敬業反

書以告遣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

不能決別委能事人張楚金劾之如前款楚金憂慙臥向

窗日影透窗向日視其書乃葺紙也取書投水中字字解

散琛伏罪斬之

宋陳堯佐湖州芳菲園詩云盡日芳菲園不見芳菲好茂草

與斜陽脈脈情多少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移居苕谿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

道人有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

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

生肺肝云 藝善書有續書譜行於世

章昭達字伯通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尚梁揚

州議曹從事昭達少時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

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

鬢角小傷昭達喜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

人入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後歷建大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陳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讀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沈文季元徽中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亦至三斗文季在郡與妻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漢哀平閒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子晟吳興錢氏當自遜始

長興有九女家隋時有媼生九女翁罵曰生女不生男死誰

三

瘞我夫婦當食烏鳶腹矣後九女俱適大家感父之言二親死鳩財厚葬侈擬王侯黃巢之亂發其墓其顙有穴可絕而下見石屋一區壁間隱若碑刻圖畫

唐劉長卿過吳興湖南朱處士別業詩云杜門成白首湖上

寄生涯秋草閒三徑寒塘獨一家烏歸村落靜水向縣城

斜愛汝醒還醉東籬菊正花長卿又酬荅谿梁耿別後見

寄詩云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自攜烏向平蕪遠近人

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谿後谿惆悵長沙謫

去江潭芳草萋萋

永明六年西陵戍王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

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稅前檢稅無妨稅事餘三埭自舉腹世祖下其議顧憲之議曰吳興頻歲失稔今慈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餓或徵貨糶粒還拯親累或攜老弱陳力糊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不可從世祖並從憲之議吳興郡城中平康巷妓張眞奴藝色冠於時每月遇初三二十七日雖鼎貴富狎暱咸謝絕之呂洞賓輒以是日化爲大賈往挑之終不變後洞賓度眞奴尸解而去巷又名鳴珂今名小市巷

四

石林宋尚書左丞葉夢得所居也在弁山太陽陽萬石環之故名勝曰石林精舍其一堂曰兼山軒曰負日曰躋雲有池以聚眾泉曰碧琳東西兩巖東有二亭曰巖居曰眞意又有東堂曰承詔後有石環立如林最爲絕勝上有亭據險以望太湖曰知止其西有庵曰淨樂又有堂在精舍之前曰求志在西山之下曰從好其鄰有朱氏怡雲庵涵空橋玉淵故公復以玉淵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閒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石林之勝在郡中最古今皆沒於蔓草矣

沈憲字彥章武康人也南宋明帝與憲素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

可施憲為會稽左軍司馬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科事特有天才

茹法亮武康人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滄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男

梁丘仲字字公信烏程人少好學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從孫嘗稱為吾家千里駒王儉亦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為于湖令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以拒王敬則有功乃遷山陰令甚有聲

百姓諸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傳珠文沈憲劉元明相繼

辛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過之故云長於治劇適權通變為天下第一號稱神明果遷豫章內史撰皇興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梁冀州刺史吳興太守杜龕京兆杜陵人龕王僧辯婿也以陳武帝非素貴以法繩其宗門武帝銜之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與義興太守章載同舉兵陳武帝遣周文育討之龕部將杜泰私通而降因而兵敗陳文帝負龕出項王寺前斬之

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聚眾千餘人侵暴吳興郡境陳文帝時為太守討平之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為民俸資容性寬厚陳武帝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嘗隨武帝鎮京口被周郭元又從武帝襲王僧辯與周文育討杜龕於吳興屢建武功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謚壯侯配享武帝

沈恪字子恭武康人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為郡將召恪為主簿陳武帝以恪同郡情甚暱武帝討王僧辯恪與其謀武帝使恪還武康招集鄉兵以備杜龕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眾襲長城恪時已率眾出縣誅龕龕誅以恪監吳興郡武帝受禪使恪勒兵入辭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得法於菩提達磨遁居湖州下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寂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生青蓮花一朵道俗異之因啟看尼肉身不壞其花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敕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玉母梅氏孕協靈祥即惡童穢穢既誕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日持七部年二十詣京受戒時肅宗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及抱玉至召見帝曰朕所夢者皆容宛若遂賜坐誦經至曉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所睹之光即此

也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後以慈親在天上表乞歸許還
詔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
佛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乃歸
依法華寺松徑梁庵以居至承貞改元冬往辭刺史顏防
善曰余去矣還寺恬然坐逝異香三日不消葬於庵側時
眾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光舊見神人從天而降按
摩其心光偶山行忽墜龍井恍若神人捧上歸吳地既即
止烏程相國李紳刺於湖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
滿室往覘師師方宴座持經光起面門經聲息光亦隨斂
唐大光和尚神異碑李紳撰在法華寺大光和尚道蹟碑
陳文在撰

吳郡書三

七

唐國書

唐廣德初慶澄爲湖州左衛兵曹參軍時巨盜袁晁陷浙西
德清人沈皓等聚眾應之刺史獨孤問俗遣將軍辛敬順
築塞拒過久之皓降以澄兼德清武康二縣令澄因荒亂
冊爲邑制招復流亡暮年繁庶

王穀山東人宋政和初知德清時蔡京爲相括賣民茶租甚
急初湖州山間產茶最盛穀令民盡伐去有不信者委曲
諭曰茶株可復栽若租額一立則承爲子孫害矣其後德
清茶租果在最輕等金鵝山下有蕩產藕甚佳司漕者取
貢頗爲民病穀至應貢不缺但所獻者一不封裹迨至京
色味俱變不稱上供遂不復取邑中免擾焉

唐耿緯湖州西亭詩云高亭賓客散晝夜醉相和細雨凝塵

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轉樹陰多遙想隨行者珊
珊動曉珂

漢吳羌避王莽之亂隨梅福入吳攜妻子徙于會稽之餘不
鄉以谿南山水紆鬱因避處焉時稱高士後人名其所居
曰吳羌山

陳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
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征侯景昌與
宣后文帝在吳興並爲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
太守時年十六容貌偉麗神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
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
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經義剖析如流

吳郡書三

八

唐國書

武康人沈眾字仲孫約之孫梁武制千字詩眾爲之注解與
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眾爲竹賦賦成帝善
之手敕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然眾性吝嗇內治
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
袞破裂或躬提冠屨陳永定二年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服
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咸
共謂之眾性狷急因忿恨遂屢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
怒以眾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
死

武康人沈炯字禮明祖瑒梁潯陽太守父續王府紀室參軍
炯少有雋才爲時所重炯嘗被飛書幾陷重辟孔奐救免

侯景之亂監吳郡京城陷景將朱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
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
戮凝於路聞桑樹乃更羣往他所或救之獲免後爲王僧
辯作表勸江陵進位文甚工陳武帝與王僧辯會于白茅
澗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妻子皆爲景害梁元帝徵爲給事
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炯念母老欲
東歸嘗經漢武帝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
云臣聞喬山雖遠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
混伏惟陛下降德猗蘭舉靈臺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
之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
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土仙道窮憂獨帳珠

梁書

九

廉一朝零落茂陵玉盤宛出人閒凌雲故基共原田而騰
應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
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
黍稷非敢敢思微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殿之所兵衛
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
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炯又有獨酌諸獨酌諸獨
酌復長謠知者不我顧恩殊未要不思復不知誰當余
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迢迢
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
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苑夷貊可同朝龍螭非不
屈鵬鷃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鄉有前集七卷後

集十三卷

南宋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幼而穎敏及長博通經史居親
喪盡禮以篤學爲業家貧織簾治生因號織簾先生常攜
素几鼓素琴誦書不輟時爲人作竹器誤傷手便流涕或
曰此何足損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鄰人有誤認其所
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脫而與之既得履送還麟士曰非
卿履邪笑而受之或勸之仕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
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効來侯之
未嘗答也張永爲吳興太守請麟士爲功曹麟士辭曰明
府德履沖素留心山水是以被褐負杖來謁若必欲飾渾
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

南齊書

十

而死耳永明六年吏部郎中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
士行義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
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
倦挾琴采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疋鞠稚吞
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
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字朝規於邊
鄙播聖澤於荒垂麟士終不起何尚之謂人曰山藪故多
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教授山中從學者常數十百
人時人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如城市書
製黑蜩蜋賦以寄意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家故被火災
乃手鈔故所煨亡書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人以爲養身

靜默之所致也。昔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揚王孫皇甫謐深達死生而終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吳興名賢當以麟士首稱會稽孔源休輩皆從學麟士

四龍湖在安吉縣東二里龍清觀左吳越王錢鏐以望氣者言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龍飛出化為四龍故名

湖州廡子城上舊有白露舍宋太平興國初錢氏納土奉敕毀拆

陳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父巡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尚陳會稽公主武帝受梁禪拜駙馬都尉永安亭侯出為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減

定興縣志

上

卷之四

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卒諡貞惠君理兄君嚴弟君高君公叔遺一門貴顯

陳姚察字伯符武康人也信之九世孫察有名江左幼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十二便能屬文十三梁簡文帝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後值梁室喪亂東土饑荒采蔬自給輒推所餘以濟親故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嘗為徐陵作讓官表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大建初補宣明殿學士等官報聘於周沛國劉臻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悉皆有經據蓋西聘道里記察既博極墳索尤善人物至

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婭與喪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于時江總顧野王陸瑜褚玠傅綽皆宗重於察察居顯要甚勵清潔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卻之後卒於隋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種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察墓在武康縣南其父僧坦墓亦在焉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闕鳥罷曉歸慶浙煙西郡守招延重鄉人慕仰齊橘青迷替寺茶長隔湖谿乘暇知高眺微應辯會稽

定興縣志

上

卷之四

吳興郡城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瑛女亦善於地里啟瑛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示無殘破之慮瑛從之初瑛欲移城於東遷每立標輒為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子從瑛廟祀迄今不廢宋知州鄭建撰郭尚書瑛記

沈文阿字國衛武康人父峻以儒學聞文阿剛強少習父業研精章句又博采先儒同異自為義疏梁簡文帝在東宮引為學士及侯景亂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京師陷與張顥共保吳興顥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登樹自經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下折其左臂景平為博士自泰清之亂臺閣故事略無存者一時撰作多俾文阿裁定及陳高祖受梁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宗人沈恪為郡守寬其死鎖縛致

高祖高祖笑曰腐儒復何爲者乃赦之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武康銅官山有石燕洞燕之隱見以春秋分與巢燕同則其地多雨

湖州望東一百二十里有官池唐元和中刺史范傳正開東南二十五里有陵波塘寶歷中刺史崔元亮開北二里有蒲帆塘刺史楊漢公開

唐昭宗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楊行密表徙湖州刺史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於是蘇湖常情亂甚

沈不害字孝和武康人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

吳書卷三

三

沈不害

參軍不害幼孤立而修學天嘉初爲嘉德殿學士因國學未立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以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漳源既遠燒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道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千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向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夷狄外侵奸回內興朝聞鼓鼙夕照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於阮夷五典九丘湮沒逾乎帷蓋成均自茲墜業譬宗於是不修衰成之禍

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淪一紀後生

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

升統握鏡御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

含生熙阜庶品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

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

擔簦負笈錫錫接衽方領矩步清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

聞禮一年可以成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

光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學以治身

輅駕到庭青紫拾地況復仁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

闕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

遂藎羣年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

吳書卷三

三

沈不害

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治正稱之曰沈生可

謂意聖人平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

基少知名除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

宋余端禮字處恭金華人未十歲時衡葵大水與里人共處

一間閭將沈空中有聲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如

覆甕來負此閭達於平地眾賴以全端禮後宰烏程決事

風生事紛如蜩庭寂如冰鼠羣騰落鷺行股栗時烏程民

閒賦丁絹錢三張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值一縑千錢後

增至五千錢民不勝其苦端禮聞於朝獨之光宗朝端禮

拜相封郇國公

倪稱字文學宋南渡居吳興芮國瑞調桐鄉川簿人皆以詩

饒之公曰吾與子不交以面而交以心芮曰珠玉之贈不如藥石之賜

唐宋之間饒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仲舉從此拜公卿

宛方仕漢爲吳興太守按吳興郡吳孫皓所建漢時止曰烏程今方爲吳興守豈簡冊之誤邪

吉玢幼有孝行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玢年十五搗登聞鼓乞代父命帝稱爲佳童

吳駱俊有文武才生子統字公緒年二十試爲烏程相吳孫權召爲功曹

唐湖州貢鳥眼綾

陳新安王伯固授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守

梁張穆吳郡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後以僕射徵

去任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車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子暕亦爲吳興守死侯景之難見別條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梁高帝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後復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

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在郡有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

何不返春華復應曉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後人建白蘋亭又有采蘋橋蓋取惲詩句也惲有集十卷惲精於琴曲及投壺博奕恭武帝謂庾楷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又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烏程縣東有別鮮山孤秀不相屬取爾雅小山別大山鮮之義唐高士沈聘沈徵居之徵武康人孝弟力田累徵不起烏程令韋承慶名其里爲茂德鄉

何山在郡城南晉何楷讀書於此因名爲何山與道場山相接宋知州汪藻有記道場之勝在巔何山之勝在麓遊道場者如人王侯之家已而過何山如造幽人隱士之居舊

有寺建於南宋元嘉中今廢梅聖俞詩云泛泛寒谿流紫紵向山去淺石長蒲茸朝煙護鐵樹拾舟富禪扉蹈蘚汚

野屨誰愛龍參軍登臨多秀句蘇軾詩云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峯衆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

獨嶺煙霞迷俗客一谿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何山定化院碑在本院宋郡人朱臨記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累舉不第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壩平

陵城林薄駁駁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後隨鄭餘慶鎮興

元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私諡曰貞曜先生李觀贈其

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今武康縣西一里有孟郊故宅東野古井有亭今廢郊失意歸吳寄劉侍郎詩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迴因絃俗外辭還寄高天鴻韓愈孟先生詩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皆賦咸韶音騎驪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路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幟以森嚴延乍卻走驚駭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場來遊上都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嶮欹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

東吳集卷三

七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願我多慷慨窮檐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恥苦吟采摘赴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修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眾工小必上泰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下利試三獻期子在秋礎姚紹之武康人唐史列在誥吏傳按本傳其人亦平平耳加之詰誣矣

沈景筠烏程人母懼雷母卒每遇雷發景筠奔至墓所號哭曰景筠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唐湖州刺史張文規題吳興三絕詩云蘋洲蘋覺池沼俗

布直勝羅執輕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吳興三絕不可捨勸子強爲吳會行

喻鳧毗陵人有詩名開成進士全唐詩話云鳧卒於烏程令今按方干湖上書事寄長城喻明府詩及李頻送德清喻明府詩則鳧又令長城及德清矣皆不可考方詩云吟霜與臥雲此興亦甘貧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藏春卻笑紫簪組勞心遠字人李詩云棹返鷺谿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迹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朗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即超羣

東吳集卷三

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寇吳興眾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恒擾奔散並請樽避之樽守不動募勇敢固守承伯盡銳攻樽樽命眾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

傅暎爲武康令嘗以書勸袁昂歸梁後又爲烏程令所受倖祿悉歸於兄

鄭州韋承慶唐僕鳳中由太子諭善出爲烏程令政化流行民爲刻石頌德號韋公德政碑沈務本撰沈仲昌書

沈浚字叔源武康人少涉學有材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令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累表請和武帝使浚往景所諭意景橫刀於膝頃

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關今朝
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常
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徑去不顧景歎曰此真司直

也後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嶠起兵討景不克皆死之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
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
協律貫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
耕者遇轉將朝客疏資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
本斯言豈合虛

沈崇係武康人也父懷明南宋兗州刺史崇係六歲丁父憂
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梁天監三年吳興太守柳惲

吳興縣志

九

通志卷之九

辟為主簿時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
口晝夜號哭侍瘞所不避風雨每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
聲狀如歎息者

宋湖州舊縣銅監至慶元三年官自鑄之

宋建炎後岩兵安吉州七岩管界安吉秀蘭呂水幽嶺下塘

北潦旱塘

水晶宮在郡城中長橋之南臨安學前水從定安門入至此
涯為巨浸月明之夜澈澈瀲灩水天一色扁舟泛焉恍如
廣寒清都真水晶宮也趙孟頫居附近此刻圖書曰水晶
宮道人

宋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慶歷六年貢黜榜進士嘗與蘇子

瞻為吟客會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
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

祿名器砥口多士宜示以至公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
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與

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緒錢而穀粟布緞魚鹽薪薪糴

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口約中熟為價

而必償緒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

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賈貸為

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

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

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井然使十戶為田浮浪無

吳興縣志

十

通志卷之十

根者毋得給表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
井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
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渾藏以邀利爾今散為
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
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錢坐待鄰里逋欠
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井利哉雖分爲夏
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
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
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徼海內非王道之
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
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為

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今郡城南蘇灣有舜俞墓吳與名賢錄以舜俞爲嘉興人今按宋史本傳的爲烏程人況其墓尚在烏程地但舜俞曾寓白牛村耳

太史叔明烏程人吳太史慈之後裔也少喜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時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沈峻字士嵩武康人家世農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

東吳志

三

禮徐勉奏薦爲五經博士子文阿傳父業

漢沈戎字威卿爲光祿卿以九路從事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其功封海昏侯不受既而避地于烏程之餘不鄉遂家焉卒葬于鄉之金鵝山葬時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故以名

正遲字希範烏程人也父靈鞠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遲曰氣骨似我謝超宗何點並見而異之歷官清要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梁高祖踐祚拜散騎常侍遷中書侍郎領吳興中正待詔文德殿作演連珠文最美陳伯之與魏連兵來叛遲以書諭之伯之遂降所著詩賦行於世鍾嶸評其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云縣南一

十六里有遲墓文集十卷

孝豐齊山舊傳姚珍采樵山閒見二人對弈故以名山朱京師人翟樞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擊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半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樞曰子醉者牛肉豈謂是與樞悚然即誓合家不得復食遂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爲成人

曹漬即僕鳳橋下水晉咸和中都督郗鑒所開

沈顗字處默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

東吳志

三

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與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不受饋遺梁天監初北魏大舉入寇樂藏爲武康令沈顗從役到建業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守柳惔責其不能甄善別賢顗有至行而藏俾從役憚與藏並慚焉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永泰初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悅又爲餘姚令以法繩大姓虞氏權右屏迹初至縣吏皆鮮衣美服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屨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跣跡輒加榜捶瑀廉白自守故得行其志

或云瑀嘗詣餘姚賣瓦受諸吏辱故待之嚴如此

石鼓堰在安吉縣北十七里其源出天目山可溉田百頃唐聖歷初縣令鉗耳知命所造

游伯字景仁南充人宋孝宗朝進士淳祐間入相持論甚正歷階廣平邵公右丞相銀青光祿大夫兼樞密使致仕僦居湖州之德清新市卒諡清獻墓亦在焉

伯之孫汶字幹望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點刑獄賈佖道當國時事大非汶與論世事至於流涕德祐丙子元兵入寇幼主北狩遂抗節不仕元世祖召爲福建總管堅辭不就衣一布袍書其背曰前宋遺民大元百姓未嘗解脫論者謂當與鄭所南同傳

晉書

卷

卷

晉顧祕爲吳興太守時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別將石冰略有揚州南平內史王矩秀才周玘推祕都督揚州九郡軍傳檄州郡以討之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武康令賀循亦合眾爲應賊黨悉降一郡以平祕子眾亦爲吳興守吳興義故以眾離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眾一無所受按義故曾報復太守謝邈之仇今又不忘眾故亦義人也

三癸亭在烏程杆山唐郡守顏真卿所建時癸年癸月癸日故名真卿詩云杆山多幽絕勝事盈跬步前者雖攀登淹留恨晨暮及茲紆勝引曾是美無度欵構三癸亭實惟陸生故高賢能利物流鑒皆有趣不越方丈閒居然雲霄遇魏義倚修軸曠望臨古渡左右蒼石攬低昂柱枝蠹山僧

狎後狄巢鳥來相根俯視何梢臺旁瞻戴顓路遲回未能下夕照明村樹

武康沈田子字敬光從劉裕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間裕北伐田子與傅泓之從武陽入屯據青泥敗姚泓進據長安裕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力也乃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裕東還留田子同王鎮惡輔裕子義真守關中田子慮鎮惡關中人恐爲變矯殺鎮惡王修又殺田子關中亂義真逃歸

田子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遇遺賫人競取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家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枕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亂劉

西漢書

卷

卷

裕致討林子兄弟依焉裕亦甚奇之林子博覽羣書留心文卷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常被甲持戈以備林子兄弟至是兄弟東還報讐夏節日預政大會子弟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屠其家以預首祭父祖墓後林子從劉裕征伐輒持鋒居前裕北伐姚泓遣林子率步兵自秦嶺以相接應林子兄弟並進關中震讐豪傑請附劉裕以林子膽略出人類賜書褒美及踐祚以功封漢壽縣伯卒贈征虜將軍有文集七卷

梁吳興太守蕭琛置白蘋館於府治之南唐刺史顏真卿改名雪谿館杜牧有移居雪谿館詩碧瀾堂在雪谿館後牧所建碧瀾堂扁亦牧所篆書宋時重修嘉定初知州魏大

中重修後堂增粉水閣題曰水晶勝境趙孟頫有碧澗堂賦唐劉長卿舊館詩云寥寥北堂上幽意獨誰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雲峯向高枕漁浦入前軒竹動疏林影苔生雙屐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朝昏虛牖閒生白鳴琴靜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潭遠岸誰家柳孤煙何處村謫居披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援湖州舊有碧澗堂詩一卷

歸安上強村陳永定中清州刺史管聚捨宅建寺爲精舍禪院聚舍宅後再到遊覽題詩有昔捨家山爲梵寺今來此寺覽遺蹤之句寺有井廣半畝水甚清泚有靈鰻長數尺背有金錢俗呼爲鰻菩薩水旱禱輒應有唐人題詠白居易

吳興縣志

五

歸安縣志

易寄題上強精舍詩云慣遊山水住南州行盡天台及虎丘惟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又唐李百藥高知周錢起郎士元各有題詩在寺

晉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開城西官塘民獲其利名曰謝公塘安之孫夷吾爲長城令有惠政初安卒葬建康之梅嶺陳始興王叔陵因葬其母乃發安墓棄去安柩夷吾患之民爲遷葬於長城之三鴟岡名其鄉曰謝公鄉晉謝太傅塘碑在謝公鄉宋移入墨妙亭又有修謝太傅廟碑宋治平四年長興令吳濤作又有謝太傅墓田碑

唐僧皎然名晝謝康樂十世孫也居吳興杼山禪院又居郡

中興國寺西院與刺史顏真卿諸名士酬倡及預撰朗海鏡源著儒釋文傳及經典類聚四十卷茶訣一篇又著詩式詩義皎然著谿春興詩云春生簪船水雨後漫流通芳草行無盡清源去不窮野煙迷極浦斜日起微風數處乘流望依然似剡中寄吳處士筠詩云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迹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文體多郢聲澄澈湘水碧沈寥楚天青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獨君行旣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雲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遠塵想邀吳達情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第四卷李端送皎然上人

吳興縣志

宋

歸安縣志

歸湖州詩云偶來世上不緣名適去人間豈爲情古寺山中幾日到高松月下一僧行雲陰鳥道山方台雪映龍潭水更清法主欲歸須有興門人流涕厭浮生元和四年刺史范傳正與會稽僧靈徹同過皎然舊院詩云道安已返無爲鄉惠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

唐僧高閑烏程人見韓文長於書法

吳赤烏十三年故鄣山鳴時廢太子和處故鄣

吳孫休封孫皓烏程侯造就國西湖民景養西湖今長興西湖也相皓當大貴休薨左典軍萬或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言之濮陽興張布

興與布說孫休妃朱氏遂立陸萬或後至丞相爲陸賜死
孝豐太平鄉有吳丞相都亭侯萬或墓

孫皓寶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劫皓庶
兄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至建業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永安武康舊縣名

寶鼎元年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
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闢立乃至五百因事制
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臨安餘杭臨水及丹陽
故鄣安吉厚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
立郡以鎮山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

吳興縣志

主

吳興縣志

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明陵以孫程墓在吳興故云
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華皎爲都錄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
杜寵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
均文帝在吳興又以到仲舉爲郡丞

吳興山有空石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人瑞孫皓乃遣
官至山封禪國山

宋嘉定間楊伯子長孺爲湖州守郡歷豪貴牧養小民治聲
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
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
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
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

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
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
樹不成林

陳緒漢字士洋河南陽翟人爲烏程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
律重賓客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與嵩之子居湖州郡城甘棠橋之右
宋末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左參軍國亡至元間以程鉅
夫薦入朝元世祖見其神采秀異甚寵異之授奉訓大夫
兵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嘗論鈔法服人又
論王虎臣不宜按平江路丞相桑哥坐省六曹吏後至者
皆之孟頫獨得免且後併不答諸吏之後至者孟頫詩有

吳興縣志

天

吳興縣志

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世祖悅之後勸徹里
勃桑哥出知濟南辦欣兒誣獄人稱神明及仁宗眷之甚
厚以字呼之不名比諸唐李白朱蘇軾云卒贈魏國公諡
文敏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其自魏晉晚
年則入李北海耳嘗寫千字文一卷與唐人字逼眞子昂
自題其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
書嘗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入分今日觀之不
知孰爲勝也田君良鄉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
跋爲書其後天竺有僧自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子
昂善畫唐馬當自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
物之性郭祐之贈其畫曰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

韓上山水木石花竹尤精緻子昂妻管氏子雍奕皆善書畫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元仁宗嘗取子昂并夫人管氏及子雍奕所書爲卷藏之祕書曰使後人知我朝有一家皆善書者孟頫墓在德清縣東北東衡橋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也孫權時爲車騎將軍召與侍僕胡綜俱與軍國密事魏拜權爲吳王詳爲亭侯吳志評曰侍僕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格正素徐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廈其棟椽之佐乎

宋林希字子中知湖州上地圖詩曰魏郭英葉拍岸平花中蕩槳不聞聲萬家笑語荷香裏知是人閒極樂城希之父槩先爲長興令

梅聖俞嘗寄詩云共愛雪谿風物美春來青可鑑鬚眉猶生楚客將歸日花煖吳蠶始育時臨水竹樓通市陌跨橋雲屋接川湄畫船載酒期君醉已是無謀任翦夷

國初德清人王升子軫爲崇信知縣升過句管人便附書辭以忠謹廣慎等語

太祖高皇帝廉得之嘉歎下詔褒美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四匹命有司復其家詣闕謝恩召見又賜宴及衣一襲稱爲老賢人時洪武四年閏三月也

吳興縣志卷三 元

吳興縣志卷三 元

朱治字君理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討長沙等郡賊周胡蘇馬有功與堅破董卓於陽人堅薨扶翼子策依袁術後知術不立勸策還平江東大破吳郡太守許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後策又薨與張昭共推尊策弟權禽截黃巾餘黨陳敗萬乘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徙封故鄣權從兄貢女爲曹操子婦及曹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貢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說貢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卿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以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

軍取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承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閣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慨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噬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焉微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責用此遂止權常歎憂勤王事性儉約後以年向老思戀風土自表屯故鄣

治之子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孫權愛異之常侍從遊

戲以父廬爲武騎校尉領兵征伐屢有功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邇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孫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常與孫權同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爲餘姚長年十九歲後遷山陰令又還臨川太守拒曹操於濡須呂蒙病權問可代蒙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魏攻江陵相持六月攻益急將士皆失色然獨無恐竟不能下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雅尚質素終日欽欽常若

吳書

三

地勢

在戰場臨急膽守尤過絕人出軌有功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子績嗣父爵常隨潘濬征五谿有功朱姚祐字伯受孝孫長子安吉人也十七歲往金陵以文費見王文公公先一夕夢人舉詩一聯曰鄧南春色染人衣年年長送使君歸翌日客史通刺有鄧南姚祐拜見公忻然有感留卒所學登元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延康殿大學士贈少卿謚曰文

四賢堂在湖州子城東南隅鎮雪湖樓之下淳祐間知州事高衡孫建堂以祀內史王羲之太傅謝安忠烈顏真卿文忠蘇軾以四公嘗爲郡守故景仰之也
烏程舊有白華坊以晉邑人潘綜純孝居此故名

湖州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紹興人妻韓氏至正十九年江南兵亂蒙謂韓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曰爾果死於忠吾必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黃龍洞在下山東麓一穴幽邃真蜿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宋眞宗朝金牌在焉唐謂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枕太湖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出輕撼則搖動稍加人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千仞巖隙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答深宵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輒應黃山谷書黃龍洞三字猶存旁有金井纔數尺而泉不竭

吳書

三

地勢

下有祥應宮蘇東坡詩云吳興連月雨金甌生魚蛙往問弁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上巉絕俯視驚一呀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蘚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輶車我來扣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撻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豚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
吾桑子孔休烏程人也桑生數歲孤城姬善相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後仕吳爲曲阿丞治有名與吳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孫權召爲主簿又爲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以舟師拒魏曹休於河口值大風諸船纒絕軍多溺攀桑船求援左右以爲船重必敗桑曰船敗當俱死

耳人窮奈何棄之所活甚眾想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諱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形於重淵哉入遷太子太傅適兩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楊竺不得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是爲魯王楊竺所譖害之

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也康定閒進士知吳江縣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客謂子野曰人謂公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子野曰何不目我爲張三影古今詩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媚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墜風絮無影此子野平生得意句也謂之張三影又高齋詩話以

東坡詩話

三

東坡詩話

浮萍破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秋聲影此爲三影茗谿漁隱云當以古今詩話爲勝李公擇守湖州招子野輩集于郡圃爲六客之會子野仕至都官郎中朱子京往見子野曰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闌尙書邪子野茗谿詩云積水涵空上下清幾家門靜浪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棹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鏡中行已憑窗雨添秋色莫放秋蘆礙月生子野送春天仙子調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影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簾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又佳人吹笛醉落魄調云雲輕柳弱內家鬢子新梳掠生香眞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荻蕪驚梅落子野老猶蓄聲伎有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又云佳人老去鸞鸞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年八十九卒有文集百卷惟樂府行於世今城西釣魚灣先釣魚處也卞山多寶寺西有先墓

烏程福田寺謝靈運宅

漢平帝時王俊持節安撫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烏程

王騰漢光武初起禮於南陽歷公卿二千石累遷大司馬卒

西東書堂

三

西東書堂

葬烏程縣西騰蓋俊之後也

唐陸龜蒙字魯望吳江人少高放博學每乘小舟具筆牀茶竈釣具往來江湖性嗜茶置園顧渚山著吳興實錄若干卷今長興有龜蒙別業在東陸匯有觀下峯詩云最愛下峯顏色好晚雲攪散便當門其地有觀下橋笠澤叢書一百卷

漢錢林字元茂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遂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長興有錢林故宅在子山吉祥鄉園林幽趣花石佳致層閣背山高門臨水氣象偉然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

下菰城在郡城南屬烏程楚春申君黃歇所築內又有子城

重城屹然工役甚固今其故址猶存蓋古蕘城縣治也

五代時高士韓必吳松鍊丹于長興洛陽吳越錢鏐遺羅隱

招之二人遂隱一石壁今有二仙石壁

工路在烏程縣南邑人王傑年十一鄰人胡氏築牆侵其界

傑夜移籬退三尺胡氏感而媿之亦退三尺遂成大路傑

十四歲遭母喪止啖生菜歲餘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

何爾徒苦汝嗽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

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科斗于數斤

安吉霧山寺吳越時建名祇恆又名大明以在霧山故改今

名宋寇準過霧山寺詩云青紅樓閣枕寒谿門外天垂斗

柄低嘖鳥不知春向背落花依舊水東西半橋霜月光相

雲臺

雲臺

雲臺

照一帶松煙竹未齊誰謂百年椿井地香雲今日繞輪囷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烏程人少有操行通經史百氏平居必

正衣冠端坐自扁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敢書卽不

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此言當館嘉興富民爲子弟師夜將

半間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明旦託

以他故敍書告別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占有席舍其案

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

將黜之時座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

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及會試果登高第李齊榜進士授

同知婺源州事攝會稽申明冤滯者累累官國子監丞與

諸生講說聲譽不倦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苑編修以病得告所著折桂集觀文集璧水集玉堂漫稿
及卒門人稱曰純節先生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采春

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騰過郎中一

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

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云碧玉裝成一樹

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楊巨源員外一首云江邊楊柳惹離魂立馬憑君折一枝

唯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尙書一首云

春風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

無消息到今朝韓琬舍人二首云枝蟲芳腰葉關眉春來

雲臺

雲臺

雲臺

無處不如絲潮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

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

楊花入漢宮劉夢得所作劉集不載豈德華所自製邪劉

采春越州籍放元微之極奇愛

元雷川俞壽翁好蓄古玩書畫嘗得洛水蘭亭一卷於姜白

石舊藏後爲宋宗室趙子固名堅者百計易之趙既得歸

嘉興乘夜回棹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沒趙立淺水中

手持此卷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好事者傳之

宋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

天監置象器新歷轉太常丞論止籍民事禁蜀鹽當使契

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括博學有文凡律學

醫卜諸家皆有論著有夢鉛筆談二十六卷括時就浴朱子京戲之便舉聲哭或問之曰死矣盆成括括後取張氏悍虐頗爲之累語見朱或可談

吳興善畫者當以曹弗興爲首稱趙孟頫亦入妙品其下則王蒙趙雍錢選唐棣張文樞胡欽亮徐士元孟玉潤莫廷錫諸人今鮮其倫矣

元時以趙孟頫字錢選畫馮應科筆爲吳興三絕然孟頫書法宋人莫及駸駸然凌唐逼晉而畫品亦入妙品選亦未若應科筆工焉能與比

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烏程人趙子昂外孫也善於繪畫人得其片紙以爲珍才氣豪邁詩文俊逸識者評其聲價

在子昂之下唐棣之上與趙仲穆相亞云

唐棣字子華歸安人少從趙子昂學詩畫仕元爲休寧縣尹吳江州知州有休寧稿味外味稿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宋景定進士攻詩尤善畫折枝翎毛入妙但多畫美女嘗畫楊妃出浴圖人議之曰錢選如何不丈夫浴餘誰得見肌膚要將粉黛誇名譽辭聲班姬亦可圖然其畫精紅今世莫與之比又按選宋進士入于元竟不仕所守優于趙孟頫矣

趙子昂字雍字仲穆善書畫畫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元多種何似黑池三兩花待得國香零落後王孫芳草偏天涯蓋識其以宋裔仕元雍見之絕不畫蘭趙松雪有墨

竹在崇德士人家華亭衛先生題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此亦識松雪而惜其未見

元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遊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名畫記圖畫見聞誌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德祐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女真三十八元朝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考覈至矣用心勤矣所謂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

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縑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彷彿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羅厚宋絹輕細望而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蹟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

唐長慶四年湖州大雨水太湖決溢開成三年湖州水溢入城

張志和金華人號煙波釣徒又號玄真子顏真卿爲湖州刺

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若晉陽有西塞山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鰕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樵歌還釣車子撇頭船自在風波不用仙其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殮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家不怕寒其管谿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遶風吹著荷衣不款窮其釣臺漁翁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其陸羽問孰與往來曰太虛爲空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志和又嘗爲水戲以席坐水上往來如刺船後竟仙去宋黃魯直續志和漁父鷓鴣天詞云

西塞山

美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鰕魚肥朝廷尙覓玄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閒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魯直自序云李如虎云玄眞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因以玄眞子遇事足之唐憲宗畫像訪之江湖不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眞子兄松齡懼其放浪而不返和其漁父詩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堪攀太湖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子續成之意倪正父云西塞山吳興南門外二十餘里下孤菁山之閒一帶遠山爲西塞山也山明水秀真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閒當八九秋氣澄爽尤可翫愛特恨無志和詩筆胷次耳

陸羽字鴻漸少時人得之水邊長不知姓因筮之得漸卦鴻漸于陸因名之上元初隱苕谿自稱桑苎翁又號竟陵子著茶經三篇僧皎然訪陸羽處士詩云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雁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然一釣船皇甫曾送陸羽還吳興詩云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鑿夜相思磬一聲

唐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曉屬文父孝德使試離騷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太宗聞而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賻蔚又無淹思太宗益

西塞山

早

禮顧播孝德水部員外郎貞觀末上疏諫曰東成遼海西討崑崙士馬罷耗漕糴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壘圖未獲之眾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街籍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儼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斤斧珠玉爲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詣大略如此太宗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殉焉侍閭寢吾志也復爲詩述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妃姪册子堅徐册字道將湖州長城人八歲能文唐太宗召試賜所佩金

削刀高宗時爲顯官嫌以姑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累遷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聃上書以爲蘇襲冒頓之裔解解創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聃言於高宗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崇飾踰制非所以示海內聃善文諸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尋貶卒後睿宗贈禮部尚書

聃之子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與之十四而孤及壯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遷萬年主簿天授中屢上言省刑罰不逮嗣堅博學申疑釋晦屬文典

聖賢集

聖賢集

聖賢集

厚揚再思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張說等與修三教珠英中宗殺韋月將堅上書極諫救睿宗卽位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不許固辭機密不黨岑義後義敗不染於惡官至東海郡公知集賢院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曰文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好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堅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集賢學士遷中書舍人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堅著初學記行於世

唐韋蘇州寄皎然詩云吳興老釋子野雲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茲栖禪夜見月東峯初鳴磬聲嚴整焚香滿空虛鳳慕端成舊未識有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

月舒乃苑又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沈法興武康人父格隋大業末法興爲吳興太守奉詔討東陽賊樓世韓江都之亂法興與執輔公祐以誅宇文化及爲名聚眾六萬遂定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丞僕射殷辛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祿後聞侗廢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法興專事威戮將士攜解遣子倫擊李子通反爲所敗蔣元超敗死於虔亭法興懼走投吳郡聞人嗣安不果又走會稽死於道烏程縣南八十餘里有法興墓

聖賢集

聖賢集

聖賢集

駱駝橋在府治南雪谿上唐初建又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通判軍州胥僎記曰橫亘谿上三巨橋迎春其甲也驚濤箭馳列柱櫺比覆以飛宇約以雕檻宋慶元間火燬知州李景和重建舊傳此橋梁或摧圯將墜夜遠處聞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呼聲及旦橋梁之將墜者煥然一新皆商舶上桅櫓木也居處近橋者一無所聞覺或曰此魯般仙也

宋湖州州治譙門舊揭軍額於上而以州名榜於下太守王會以湖之山水秀麗舉子常甲於天下乃取州額榜儀門是歲吳偶魁南省次舉買安宅遂延試魁天下焉後因重建儀門復遷州名於州額下終宋之世吳潛黃樓俱爲狀

元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見寄之什詩云

羣子遊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萼含素萼采摘自逋客忽枉

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靈豈謝東堂策會慚名山

期從君恣幽覲

裴子野仕齊爲江夏王參軍後爲諸暨令以曾祖松之嘗令

故鄣遂留居焉撰宋略二十卷今安吉永昌鄉有子野故

居

宋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光宗

卽位典冊掌制上欲試思一夕草四制詞精美請增制

諫官同宰執宣引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除禮

部侍郎

光宗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召嘉王思言壽

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上爲動容時李后預政

思進請姜氏會齊侯於濛多所諷議趙汝愚歎服上悚然

以言者論劾外補復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思言

刺韓侂胄又乞令太子開講事堂侂胄學史彌遠擅權思

攻之尤力卒諡文節著經鉅堂志

清客軒在郡城內慈感寺元袁桷字伯長號清客居士嘗讀

書於此故名倪思慈感寺東軒詩云水花風葉暮蕭然

雲山帶恨煙如立東軒未能去更看明月湧晴天

唐殷文珪題湖州太學正光庭博士幽居詩云舜軌堯文混

九埃明重宏構集良才江邊雲臥如龍應天外沈書遺集

來五夜藥苗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山中靜
不是公卿到不開

杜牧之大中閒爲湖州刺史有惠政公餘惟登臨賦詠而已

嘗建碧欄堂題銷暑樓詩云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

谿通四境萬岫繞層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掉短桅浪花機

乍織雲葉匠新雕臺榭羅嘉卉城池蔽麗譙蟬來作檻

蟬蟬列成橋燕住隨秋葉人空習早朝楚鴻行盡直沙鷗

立偏題尋角樓遊旅清歌慘汶漭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

消遠吹流松韻殘陽度柳標時陪庾公賞還誤脫塵裾雪

谿館詩云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

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谿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

月

月生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爲閑客此閒行水口詩云倚谿

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

去卻回頭將赴吳興登樂遊原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

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今孤絢爲湖州刺史唐大和中宣宗謂白敏中曰憲宗葬道

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見願而暫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

敏中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

今守湖州因曰其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後遷翰林

承旨夜對禁中以金蓮華炬送還

宋秀州華亭吏陳生者爲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祕惡

嘗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陳曰我已

湖州以山寺爲犬家人驚慘詣寺問犬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樹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曰陳大鉢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

唐錢起字仲文長城人高仲武云起詩格清奇理致清澹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投齊朱之浮游荆梁陳之靡媿迥然獨立且如鳥道挂疏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山上少煙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嘗寓驛舍聞有人吟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天寶十年就進士試湘靈鼓瑟詩詩成結句未得遂以二語足之試官李膺批曰神句也遂中首選授祕書郎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

東坡集卷二

聖

通鑑紀事本末

錢郎大歷中爲翰林學士詩集二十卷省試詩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古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送僧自吳遊蜀詩云隨緣忽西去何日返東林世路無期別空明不住心人煙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天外猿聲夜誰聞清梵音

萬齊故郡人才名振當時與烏程包融會稽賀朝河南荆臣齊名號包萬判賀

宋郡丞汪泰亭築愛山臺於府治之北取蘇軾尙愛此山看不足之句登臺則郡城外諸山皆見且鎮府治乾位也

宋僧若觀世烏程人俗姓錢氏立行卓爾四方欽之後坐遊

茶毘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豔奪目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時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至冥司一吏引階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持拽以去階回顧乞命且曰自今以往不惟不敢食當與閭閻共戒主者意解乃得歸汗流浹體疾頓愈

童嶺水在孝豐西嶺上有水源分東西流東流者入安吉西流者入江東寧國唐周樸詩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聞有高人在沙中曳杖繫樸隱於閩當自誇河聲流向西之句後死於黃巢之難

西坡集卷二

吳

通鑑紀事本末

章得一字德茂歸安人十歲能文比長不樂仕進元學士程雪樓薦之不起嘗積書萬卷從學者遠近畢至有悠然先生集子橫塘亦有稽古之學善畫畫家貧不苟取於人國朝洪武初召拜知府對曰臣有布政才以下官不能也辭弗就宋景濂以詩贈之

漢武康人沈儀幼有志行九歲父亡兄瑜時亦十歲相與居喪毀瘠外祖盛孝章撫慰之曰汝兄弟黃中通爽終成奇器何遽踰制自取滅性邪後瑜早卒儀長而篤學負有雄才屬漢末大亂儀守道晦默素志不移州郡詩辟公車垂召並不屈一時推重謂與徐孺子管幼安同風云

沈瑄德清人字汝律少入上庠通春秋宋宣和閒任兩浙漕

運王師收方臘瑄規書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燕雲金虜
入寇郭藥師叛瑄爲藥師所執臨以刀刃不動虜遣同李
郭赴闕議和瑄首陳虛實乞召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
所見爲書以據忠憤李綱薦不起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
月旦花宋時德清獄祠廡下有瓊花一本春時盛放每朔
設會特開數朵時號月旦花今惜無本

齊牙明元年武康民沈崇家石榴木連理太守楊崇文以聞
武康朱泗者父煦朱然之弟從軍於司馬氏部下晉咸寧中
伐吳煦軍中婉一子卽泗也泗生十歲博記書史比壯勇
過人江左立國泗往募焉永昌元年王敦反與戰冒陣而
亡泰寧二年追贈鎮國將軍迄今祀於新市之墟蓋泗所

吳書卷三

七

諸葛亮傳

婉之地也

唐鄭谷寄湖州從叔翁員外詩云顧渚山邊郡谿將鼉鼉通
遠看城郭裏盡在水雲中西閣歸何晚東吳與未窮茶香
紫筍露洲迴白蘋風歌緩眉底翠林明蠟剪紅政成尋往
事輟棹問漁翁

王文殊字令章故鄞人父死於魏文殊哀慕不勝每北望則
長號如是者三十年蔬食麻服終身不易太守孔琇之疏
表其門名爲孝行里今安吉晏子鄉故鄞里文殊故宅
國初烏程人朱允恭父華洪武十八年以老人除監察御史
二十三年以事繫獄允恭上疏伸父冤

高皇帝念其孝命代父爲御史仍有父罪人稱孝子朱御史

楊節婦吳氏烏程人年二十五有殊色元至正丙申秋八月
大兵偪城吳攜二子潛投苕水而死及城破人見其母子
屍並浮水面若不相離咸歎異焉王逢詩云丞相師昏長
夜酒司徒援絕憑城守七萬兵分諸將屯坐視霜風折蒼
柳外肌月貌忍泥滓錦襦同歸水九泉無媿先人面
終身不作他鄉鬼君不見雕戈白馬氣如雲昨日烈丈夫
今日降將軍嗚呼楊婦吳氏胡可羣

邵節婦沈氏德清人少而明豔嫁爲邵氏婦元至正十六年
兵亂節婦爲張萬戶所獲逼之不從乃閉之舟中夜四鼓
守者少懈卽束筊納口中向舟木觸喉而死王逢詩云黃
金無留礦白壁難混瑕坤裳義安貞適然暗塵沙寧死鳴

吳書卷三

吳

諸葛亮傳

咽水不望菖蒲花感君固存妾妾命薄如葉此心許所天
羅帶千秋合君殊野鴛鴦妾非鬼蜮蜚清風何搖搖吹彼
谿上苕水光浮菰佩空怨紫瓊簫至今一坏土民自戒芻
樵

烏程杆山陸羽舊記云山高三百尺周迴一千二百步夏后
杆巡狩之所下有夏王村西北有夏駕山又號稽留山因
遊者忘歸故名山有寶積寺梁號妙喜寺何楷釣臺遊它
城招隱院草堂溫閣三癸亭三桂棚御史涇謝臨川寫真
堂清書祠顏真卿嘗作妙喜寺碑又有梁周興嗣登杆山
覽古詩齊沙門寶月涂次杆山等詩唐僧皎然酬李司直
縱諸公冬日遊妙喜寺題照昱二上人房寄長城潘丞述

詩云達賢其隱常懼迹不滅遂與承公期遺身坐林樾
華軒何轉瞬爲我到幽絕心境寒草花空門青山月潘生
獨不見清景展盈缺林下長寂寥人閒自離別何時解輕
佩來稅林閒轍

沈警字世明武康人專治左氏春秋謝安辟爲參軍謝病歸
安固留不可乃笑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王恭
銀京口復引爲參軍手書招致辭甚懇勤不得已而應之
尋復謝去

小說閻王傳云沈警字玄機武康人江陵陷沒入周爲上柱
國過張女郎廟遇仙女閻王警詩有命嗚無人嗚含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之句其詩不盡述豈武康

東晉書

卷

通鑑

有二沈警邪抑小說家聘文援警之名以相誣非邪

德清沈回奴年十八元末兵亂回奴匿於蘆花港中賊獲之
求與合回奴詎曰我願爲君妻然我室女必擇日具禮乃
可賊信之擄至營責囚婦守之回奴拔所并銀簪戮其喉
而死

天福中安吉有邸姬家力蠶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鳥
雀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怪之
令子將往家前澗中放之其龜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
孔穴可深二三尺龜忽墮墮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卻
落於此中乃攘擘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銖莫知
其由

唐顏真卿爲湖州刺史時與袁高遊杼山之黃浦橋時高以
御史爲觀察判官真卿因名其經行處曰御史涇陸羽亦
同遊於此以青桂花寄魯公皆實積寺中故事也

唐陸蒙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
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飲強餐蔣應聲吟曰平生偏好
酒勢爾勸吾餐但得杯中滿時光度不難有聖保寺僧知
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遂自簾內遞一
杯酒與業業辭云業不曾飲蔣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
接學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
業公慚作起而退

烏程吳慶之隱居樂道以農業自給累舉不就王蘊爲吳興

唐書

卷

通鑑

太守召爲功曹不就

盛氏烏程人嫁工巖元末兵亂巖挈避於官澤沈家兜遊兵
肆掠將至盛時年二十四度寇至不能免乃曰兜水清當
死於此巖妹多奴卯奴俱年少聞盛言亦曰願與大嫂一
處死未幾寇至盛氏即投水死二姑相繼以沒工母驚往
救亦墜水巖面扶母登岸良久母乃蘇寇見巖孝乃舍之
而去實丙申四月二十八日也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宜翁之姪登崇寧五年進士初遊太學
以書遺鄒浩其略曰公始論宮掖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
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
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任踰義

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京師傳頌比韓愈評
臣論云靖康初極論天下事又陳十開端之戒建炎初果
疏陳守禦之策遷吏部尚書紹興二年以朝散大夫分司
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二十八年追復龍圖
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南宋元嘉十三年二月廿露降武康董道益園樹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登進士宋紹興初試館
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
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
國自屈盜賊自息有是哉高宗稱善除祕書省考兩浙類
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其無一人一止出

聖賢集卷三

至

一卷曰是直為首乃張九成也服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
疏謂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
君子雖眾其道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
而入以敗政矣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周宣王內修政
事修其外攘之策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遷降營繕
之務未見其所當急也又嘗論徐偉既仕偽庭不宜知池
州孟忠厚后族不宜試郡汪伯彥有誤國之罪不宜以郡
守而例執政一止雖小事亦執論不止御史中丞廖剛謂
其餘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用事者忌罷祠秦檜
死召至國門以病辭進直學士致仕年八十三一止冲澹
寡慾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

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為文不事纖巧制詰坦明有體詩自
成一家有類集五十卷子樹菴一止墓在烏程澄靜鄉上
基石柱猶存

一止之從弟寧止字無虞宣和進士甲科改兩浙轉運判官
苗劉之變自毘陵馳詣京口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
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寧止嘗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
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
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升顯謨閣學士提舉太平觀
卒寧止有文名當艱難時上疏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
日錄復司馬光十科薦士倣唐制諫官隨宰相入論事皆
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兄弟帝皆稱寧止忠一

止清寧敏云有教忠堂類集十卷

聖賢集卷三

至

注藻字彥章德興人進士第紹興二年知湖州以顏真卿盡
忠唐室當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
有史故書檮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來世乞即臣
所領郡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
日歷之備制可後以郡人顏經投匭懇其赦釋軍實遂貶
秩何山何氏讀書堂藻所製也藻寄何山慧老詩云一見
蟬聯話不休別來林壑又驚秋每思樹杪聞清磬幾欲涉
邊具小舟未辦眼前茅一把誰知身後橘千頭遠公社裏
栽遲處他日還能著我不藻又有紅夢汀憶別小重山詞

云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散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隔幾長亭夜不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郡城中有紅蓼汀故云

宋司馬光送章伯鎮知湖州詩云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尊煖紫絲滑鱸膾雪花肥星斗寒相照煙波碧四圍柳侯還作牧草樹轉清輝

嘗谿昔有漁人將罾監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鰓魚長數尺枕於罾上將織又簪之不中看罾內有一小鰓魚漁者思之此係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軍外求出其子漁忽悟曰常聞殺鰓魚益罪乃出謂其魚曰

西吳異語卷一

五

通國書

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罾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

三碑鄉漢費汎字仲慮烏程人以孝廉屯騎司馬遷蕭令視民如子先教後罰慶增怨銷蝗不入境朝廷嘉之子鳳字伯蕭言不失典術行不越矩度安帝時亦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棠邑不耽榮祿遺產悉推弟息汎父子三碑在其鄉因名在城南金石略棠邑令費君碑漢嘉平六年有碑陰梁相賀君碑俱在湖州

朱暉字子美安吉人宋政和五年上舍登第除錢塘令建炎三年金人破桐川將窺臨安暉請于郡守成千秋獨松二

嶺以抗其咽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精山暉率民兵出禦同僚止之暉曰此臣子報國之秋也遂策馬不顧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敵人肆掠暉與創率里社以短兵邀擊遂遇害實是年二月十九日也高宗嘉其死節贈宣教郎諡祐十年祀於錢塘門外古檜堂在郡城內天聖寺樹無枝葉老幹槎枒而已蓋唐宋以前物也趙子昂摹爲圖朱闌老幹精絕可愛予及見之宋朱勝非天聖寺古檜詩云雷霆起蟄虬天矯勢欲上忽然化此木尙作擎雲狀婆娑枝幹垂生澀紐結狀圖經不能紀父老那可訪晉杉定儕類蜀柏豈輩行樛夢何足神槐語固已妄自無斤斧憂未始疑大匠

西吳異語卷一

五

通國書

武康莫干山有劍池池旁有磨劍石世傳爲吳王鑄劍之所以莫干名山蓋取干將莫邪之義吳地鐵工鑄刀劍磨以此山之石淬以此池之水則銛利倍常

唐肅定爲湖州刺史有惠政與常州肅復濠州張鑑爲天下最定在郡勸農桑均賦稅勞來流逋當在復鑑之右嘗川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羣山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宋五代間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故有此諺

吳夫槩城在長興縣南昔吳王闔閭使夫差弟夫槩於吳西築城卽此宋邵緝遊長興吳城詩云高臺無地曲池平漂

泊句吳宿古城一岸溼雲沈夜色四山涼葉下秋聲

玉寶泉在長興縣西南深廣皆二尺色紺碧味甘唐處士鄭遨與羅隱道士李道殷築屋泉口號三隱

前谿在武康縣南晉沈充居近焉樂府有前谿曲充所製也其詞曰當曙復未曙百鳥嘯恩恩南來少帝續前谿曲曰愛思出門倚達郎前谿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舍故大唐傳云前谿村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金人犯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中擢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張栻論時事激切上不懌彥穎曰栻

吳興縣志

卷三

通志

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樞吏部尙書月食淫雨上言比來欺蔽成風陰沴由此又言斥逐臣下命由中出恐非盛世事後因論湯邦彥辱使貶新州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彥穎家居自奉淡約肅然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子沐慶元中與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莫濠字子濠歸安人以祖君陳蔭拜官嘗以假工部尙書使金賀正旦金廷賜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濠堅不從竟不能奪

武康沈文叔慶之長子也南宋廢帝賜慶之死文叔使其弟去而自殉父死文叔之子昭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

經死至齊廢帝時昭明弟昭略爲侍中徐孝嗣欲廢立賜死於華林園昭略既死追兵至家弟昭光不忍捨母握手悲泣見殺昭明子曇亮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爲亦扼吭死時歎其累世孝義

梁柳惲爲吳興太守上嘉禾表云烏程令鮑祺狀解嘉禾一莖六穗

漢施延字君嗣烏程人歷官太尉鴻臚卿魏黃初中詔曰故漢先賢太尉施延等並立忠貞之節咸修清白之行邪佞所讒禍及其身若有遺嗣宜顯舉之子三崇清河太守咸魏郡太守憲東萊太守有異材重卓聞其名將引用之俱逃匿不出今縣西二十四里有延墓

吳興縣志

卷三

通志

西吳里語卷二

趙良渾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宋太宗子恭憲王

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渾少學於其鄉先

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任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歷

官大理司直咸渾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屏翰遂

除良渾知安吉州本湖州因渾王之變改安吉先是知州李康遁百事

舉廢良渾至日與僚友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

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蠶起或請兵擊之良渾曰民豈樂為

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眾

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眾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

過而還之者良渾勸苦民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

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皆倒囷以

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以輔良渾加良渾直

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渾乃與道隆斬捕

數人梟首於市兵少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渾

焚書斬其使元兵逼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

元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渾率眾上城守夜就寢舍城上不

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

安吉見良渾願留以為輔良渾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

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賊

呼眾散元帥不殺汝於是眾號泣散去良渾命車還府兵

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渾叱去之乃閉關

自縊有兵士解救之復蘇眾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

猶可生良渾叱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守不去良渾大

呼曰爾輩欲為亂耶眾涕泣出良渾與其妻雍氏訣妻曰

公能為忠臣願妾不能為節婦耶趙遂為詩以書凡上有

夫婦俱死節成雙之句於是佩印綬南向再拜與妻同縊

死於郡治之集芳軒迄今廟祀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浙西亂朝廷命輔趙良渚守安

吉道隆措置略定已而命道隆入援臨安元兵至皋亭山

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勤王即

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渚既死德祐二年正

月朔旦追兵及道隆親從三百人殊死戰一軍盡沒道隆

見執獲內守者少息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脫歸者

言於朝命贈官賜諡立廟安吉今廢

鱸鮓唐吳昭德善造時人嘲之曰鮓若值吳縷細花鋪若非

遇吳鮓醋及葫江東呼蘇為葫蘇東坡云吳與庖人所鱸

鮓亦足一笑鄉土以此為盛饌製時鋪成花草鸞鳳或詩

句詞章務臻其妙造齋亦甚得法謂之金齋玉鮓今時則

不尚矣

魚鮓張文規詩云食有吳興鮓鮓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

就鈴池中蓮葉包為之味比瓶缶中者尤佳白居易詩云

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沒酒尊是也

王冠先字道玄烏程人少有義行仕齊爲給事中使蠕蠕國蠕蠕欲屈其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乃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夷狄者王冠先也遂遇害

宋潭熙中有錢三翁者衣納茹素者不需席者五十年俗呼布納翁時德清建阜安橋屬主其事一夕謂其徒曰翌朝有饋饗謹視之明日果有青坡村民獻饗二饗探之得銀二笏以充橋費人異其前知嘗摩娑橋曰此可過五百年寶慶丁亥秋震風淩雨民廬寺觀多壞此橋屹然中流片瓦不搖

元兵伐宋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賈尚書之子瓊岳州破被擄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

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丐趙子昂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掘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寫一通其詩載戰耕錄

元至正十六年二月張士誠分兵下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改元天祐以其婿潘元紹爲左丞鎮吳興卜元紹在郡嘗以府學基址僻隘贖城北華氏地及天寧寺園以爲廟學之基又以郡城廣大難守規而小之以人依橋高不可過馬剽而平之潘驕侈娶美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后尋其罪斬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王師下湖州中山武寧實臨之正兵駐舊館播率眾迎戰奇兵由

太湖大錢港毘山谿入郡城潘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湖宋鄭如幾字維心宣和閒隱於德清之龜谿從葉夢得沈與求學嘗以陳壽三國志紀載無法作魏春秋凡裴松之所注悉正之張九成疑其子操黜備移書難之如幾論辯數千言大率謂操固有罪獨表其奉迎獻帝一節以勵後世臣子臨難危不肯棄其主其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所可罪者襲同姓納宗婦今漢必系之蜀不知蜀系之漢邪系之晉邪時朱子綱目未出立論未能協一如此

劉誼字宜翁長興人熙寧中持節南方請罷沈香減鹽價四十餘事帝謂輔臣曰劉誼論事有陸贄之風王安石銳意新法誼上疏極諫不便坐黜嘗從吳人授出世法遂隱三茅山十年不出有詩云曾跨江西使者鞍舊言才上便休官三茅得夢全清瘦頭髮鬍鬚布襖寬東坡自嶠南以書問道曰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軾眼中無翳必能洞曉不傳之意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

誼之子燕字無言未冠遊太學與陳伯亨等以八俊稱元祐三年蘇東坡知貢舉稱其文章典麗必嚴谷閒苦者東坡以蜜漬荔枝并詩遺之詩末章云詩情真合與君膏遂中甲科尤善書筆勢遒勁黃山谷謂燕曰江左又生羊欣矣在館中召修撰

帖十卷又註聖濟經有見南山集五十卷長興錢
几君馮年八十歷見邑中登科第其榜籍爲圖屬
譚作進士題名記

唐辛秘元和中爲湖州刺史李錡遣將先取支郡蘇常
杭睦四州刺史或戰敗或爲拘脅秘召將夜開門收
壯士數百人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堡郡境獲安
錡平賜秘金紫敕書褒戰功記唐憲宗賜刺史辛秘
及慰問將士詔書也舊在府治甲仗庫前又時元佐
撰湖州紀功記紀秘平賊之功云

宋宣和中有祝先生者自言關陝人寓德清之新市與
胡生者厚一日謂胡曰前日自衢發來沿途水土腥

西溪遺集

五

雲氣惡不久當變自彼起未幾方臘作亂起自青溪
胡欲遠避祝止之曰茲乃吉地正堪避難也胡有親
黨自崇德欲避之雷川因扣其所宜曰崇德并邑沿
塘恐不能免塘下墟落皆無賊害不久授首矣已而
果然陳通之擒兀朮之遜皆預知之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從安定先生學登嘉祐二年
進士與東坡爲同年家規嚴肅教子弟以義方長
子砥字彥平次子礪字彥輔砥嘗知永嘉增養士
之額立生祠砥子伯虛守溫州後守常州有瑞梅
甘露秀麥嘉禾之祥伯虛長子濛見別條次子漳
登進士淳熙初知仁和時有出入德壽宮者怙勢

專橫譚於宮門外俟其出禽而撻之高后怒孝宗降一
秩漳子柯登戊戌進士孫烈知建昌府礪子伯銘伯銘三
子濟汲冲皆擢進士濟尤知名湖州一姓顯達莫氏其最

矣莫氏世居月河月河舊有莫郎中園今廢
宋賈安宅字居仁烏程人收之從孫年十八入太學二十二
大觀三年廷試狀元先是湖州進士曾未有魁天下者而
廷試第一自安宅始除校書累遷至戶部侍郎建炎中爲
給事中封駁無所顧忌歷仕三朝累司文柄貢舉得人徽
宗嘗手詔獎諭之弟安常宣和二年進士子選詳明典故
通達法理後爲刑部侍郎安宅君谿詩云廣君山下有深
源發此清流去不渾直抵太湖三百里滔滔流入海天門

南溪集

六

吳侗字公度烏程人明經術善言語幼時補太學生崇寧五
年試禮部中第一吳與自開寶以來魁禮部者惟侗耳鄉
人榮之仕至剛定官

陳吳興孝義寺碑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撰唐銀青光祿
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常侍之十代孫嶠之書

元湖州角妓汪憐憐美姿容善雜劇淫古伯經歷甚屬意焉
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淫遂備禮納之克盡婦
道人無閒言數年淫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
汨其形容以絕眾之狂念而終身焉

宋吳興陳繹曾字伯敷官至翰林編修博學有才尤善真草
篆書嘗爲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游宦四方久去鄉

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遠里門舍騎徒步遇者輒拜過市有
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
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
曰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遂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
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宜乎陳編修之樂道之也伯
敷曾題楊妃上馬嬌圖曰此索清平調赴沈香亭時耶抑
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
觀者當審諸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谿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
丈至青而圓如兩開屋四面斗絕仰之千雲外無登陟之
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

吳興縣志

七

梅谿山

爲石磨轉疾則年豐轉遲則歲歉驗之無失

宋沈作賓字賓王世爲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知台州以
諛去民請於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後知平江郡有使
臣故海寇也作賓使誘至其黨得強勇者幾千人號曰義
士復募郡之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於是海道不警累
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嘗同梁季琰沈誦高文虎會於官苑
伎人作語譏文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
名醫也素自患脾胃疾因讀難經素問刻意處藥其病乃
愈始以術行入蘇湖鍼灸尤精人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
除其本本除則餘病自去亦有不子藥期以某日自安有

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魏安行
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乘妻病氣祕
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乘家方會食克明謂乘曰吾
愈蒸人使與食可乎以半碗圓穢生姜調乳香下俄起對
食如平時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克明令熾炭燒地灑
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
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後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
疾克明立起之卻其謝由是名動北方張子蓋救海州戰
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而辭其功克明知
書好俠尙義常數千里外赴人之急累任醫官遷至額內
翰林院醫痊局賜金紫

吳興縣志

八

梅谿山

三角亭在安吉治內邑人俞退翁有春無四面花夜久一橋
雨之句

南宋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
山士以聞

郡城內車騎坊在府前東北大街晉車騎將軍謝玄嘗寓此
故名雷谿館又云謝玄宅亦玄所寓

南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慈微時願謂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
後慈果鎮廣豫等州宋武帝召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
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
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

宋紹興二年兩浙轉運使李迥取湖州等州歲計寬贖錢二

十二萬八千緡有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

紹興閒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人所侵據增隄築壩旱無所溉澇無所洩宜復太湖舊跡後大理寺丞周環言湖州等州下田多爲積水所侵緣谿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諸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淤塞宜決故道俾水勢流暢實無窮之利也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淵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勢有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導之江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納之海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數州民田有淹沒之患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

夏鼎鑒

九

通鑑纂要

隆興三年詔江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園田湮塞流水諸州按治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等乞聞詔湖州委朱夏卿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滄洩旱則資之灌漑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隄中植榆柳外捍焚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湖州等處昔有水患今多旱災益出於此

慶元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安吉州一員凡公用事悉以委之

吳興有項王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

南史孔靖字季恭處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下山王項羽居郡聽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聽事安牀幘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

夏鼎鑒

十

通鑑纂要

聞然此無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嘗川之北門有祠號曰霸王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宋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擇文也惠明傳稱郡界下山山下有羽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孝豐天目山第三十四洞天名太微玄蓋之天高三萬六千尺上有雨池經旱不竭如左右目因名天目其泉甚美有異形之魚東南有瀑布下注數里名蛟龍池有十二龍潭六潭屬孝豐六潭屬於潛歲旱禱雨輒應至第三潭卽止餘潭險峻不可到故名險潭有仙大峰有千丈巖有東石樓西石樓其頂有平石地方一千五百丈產吳朮附子龍

續草靈壽木杖談志云山間多道流庵宇陸種甚盛亦有田地池塘遊庵閒覽云昔有人登天目山遇暑雨見雲霧皆在山腰聞雷音但似嬰兒聲唐僧靈一天目山詩云昨夜雨生天井東春來一雨一回風林花併逐谿流下欲上龍池道不通

烏程伍村舊傳伍員嘗寓於此故名

宋建炎中有仕宦者挈其妻至湖州之新市有寺僧厚驢而留其妻於庵蓋誑以姻屬故也密通舟人不之臨安而乘夜之太湖舟人逼仕宦者寫家書畢投諸湖中死焉時內翰汪藻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把持僧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將往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情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誥赦易度牒爲尼二事奏俱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東吳雜錄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劉士英字仲發武康人以上舍擢第爲温州教授方臘之亂士英獨留聚官兵守禦州賴以全中丞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略後通判太原金人大舉入寇力挽童貫之遁與將官王稟堅守歲餘城中食盡王稟赴火死士英力戰死之年四十議者方之唐張巡云

沈瓚之武康人仕南宋爲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浸憫

日至遂鎖繫一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言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問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版四面指後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

姚信武康人精於天文易數之學三國吳時仕至太常卿造昕天論九世孫察仕於梁信墓在武康石城山信撰仕緯新書十卷姚氏新書二卷

芮燁字國器烏程人紹興戊申進士雍容溫籍爲國子司業闡明理學朱晦庵器重之晚年詩益奇卞山寶積寺詩云木落天寒山氣沈年華客思共蕭森偶於佳處發深省其實宦游非本心紅日坐移鐘閣影白雲閒度石樓陰還家

東吳雜錄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莫語神仙事老不寬人雪滿簪弟燁姪宜言嘉言相繼登進士云

吳興米炊之飯香曰馬豆食之齒醉唐饒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擗爲透花磁以豆洗去皮作靈沙腫供翠鸞堂金人靖康中入汴姚友仲死之湖州石茂良訴於王變收友仲遺骸雪冤於朝石因作避戎夜話以志汴亡之事云茂良建炎二年李易榜進士

吳興郡掾潘勺字叔治姑蘇人既登第絕意仕進徧游天下佳山水有鴈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以甲日卒癸日葬

宋德清龜谿沈訥書林和靖詩後云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

聞而不可見尙可得而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置清廓庶幾尙友之義云觀沈所作則誅漕帥之寮案矣

晉周玘字宣佩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子嘗以秀才從顧祕討石冰後爲吳興太守扁寇亂之後百姓流離盜賊充斥玘有威惠吏民畏而愛之期年之內境內寧謐後以功封烏程侯

宋李芾字叔章衡陽人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邑有妖人扇亂附和者芾討之立解散後爲潭州安撫死節

夏書

三

沈復字得之德清人宋紹興進士論當時士大夫不知兵緩急孰可任者上悅後知樞密院人咸媚事張說復獨凝然中立一揖之外無他言出知荆南四川鎮江福州所在風聲聳然復壽皇朝嘗爲版曹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答曰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復奏對畢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特爲除僉書樞密院事卒諡簡肅

馬自然名湘有仙術嘗游湖州醉墮谿谿經日坐水上而來衣履不溼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谿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今湖郡城中江子匯夏無蚊蠅云自然所禁或其所墮處也郡城中白塔港自然嘗游於此望仙橋因自

然登仙人望之故名

趙子昂歸吳興見夫婦操敝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間之困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鵲波亭供灑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弟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敘形具耳公曰我適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得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趙嵎字景東衢州人清獻公之姪未宣和庚子青谿盜起嵎時知德清縣他邑令聞盜望風而遁嵎獨發倉廩集義健搏保甲賊犯境嵎邀之禽其酋二人徒二百餘斬首數百奪其器械以千計邑賴以全邑人德之立生祠於乾元寺

夏書

古

有記

湖州時歲旱河水皆竭郡之東門外居人於河底得大榆木板厚尺餘不可計板鏤縱橫紋若窗櫺然因攷周禮秋官壺涿氏欲殺水神則以牡槀牛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然則此木板蓋周禮遺制牡槀榆木也縱橫其紋蓋午貫象齒也湖多水患疑前人以此厭之耳午互字通用

晉孔恂字敬康會稽人建興初應召爲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吳興太守有惠政恂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旁恂買而放之谿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恂及愉封侯鑄印龜紐三篇皆左顧恂悟遂取佩之爲太守時

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沈之餘不谿水今德清有餘
不亭侯廟又有孔侯廟乃孔侯墓之祠顏真卿石柱記云
晉驃騎將軍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山下後人因以爲廟
廟後大家磚甃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
相傳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谿名龜
谿橋名龜回橋

史祺孫字大年安吉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出典章
貢興國秦檜謀殺岳飛命祺孫蒐其家所交游書祺孫悉
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坐是落職

武康僧維琳號無畏沈姓約之後好學能詩蘇東坡通判杭
州招住徑山寺率多唱酬東坡自僂耳還至毘陵以疾告

東書堂

辛

通國書

老琳往問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惜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
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苦以惡相酬露柱笑
應出東坡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
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真
恨出後退居邑之銅山無畏庵庵有大松樹合抱郡將治
鈴齋索材欲往伐之琳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
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歸
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崇石道教詔僧尼皆頂冠琳
獨不受命集其徒跌坐而逝遺言以二缶合其軀後其徒
改葬發其缶獨鉗錫在焉

元敖繼翁字居善福州人其先人徙居烏程遂於經術冬不

適夏不扇出入進止皆有常度湖之名士多出其門有文
集二十卷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從敖繼翁授體經易數之學平居動必
以禮薦爲湖州教授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
清塘在迎禧門外吳景帝鉗皇后父葬卞山發民丁三千人
開之以通墓所梁太守柳惲重濬一名柳塘一名法華塘
晉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遁每游山林彌旬
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汝陽陷乃步擔入吳興武康山中
倚木於樹苔覆其上而居焉采竹葉木實實鹽米以自給
有餘輒卹窮匱人有所遺取其蠶者示不逆而已餘杭令
顧騰嘗贈以章袴襦一具文不服用騰強納之卒致爛於

東書堂

末

通國書

戶內王導聞其名迎之居於西園後復歸卒於臨安今武
康有郭林山安吉有郭公山文當棲此故名文在山開有
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之
曰爲二子洗瘡止痛文又嘗爲虎探喉中骨虎以鹿報之
掩浦在烏程縣東北項羽與叔梁避仇吳中見秦始東巡與
乘之盛羽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急掩其口曰滅族矣
因曰掩浦

烏將軍廟在烏程之烏鎮將軍姓烏諱贊仕於典午之東總
戎討賊至東谿而沒裨將吳起就墓於烏鎮之地後起集
餘兵下城邑經橋亭而還設觴豆謁於神神憑卒而言曰
子之有功皆吾也吾當復永祐茲土觀聽者翕然遂册廟

宋陸寇將至鎮境民皆禱於神已而賊自遁人有自賊中來言第見雲蒸霧塞旌旗蔽空疑有官軍故返又云將軍失其姓名唐李錡反將軍與戰而沒烏鎮之得名吳越錢鏐遣兵戍烏程東南之九十里以立一障謂之烏戍故云上智潭在廟側

上智潭旱澇水不增減有神龜出沒其中宋紹興壬午虜使經崇德來取隨顯夢於主使者卽染病歸或云龜卽烏將軍之神也

漢樊噲廟舊云噲吳興之武康里人少失父隨母嫁於沛遂爲沛人今武康上陌埠有樊將軍廟地尙名樊宅烏程煙山亦有樊將軍廟

烏程人

七

烏程人

烏程人牟應龍字伯成祖子才宋光祿大夫諡清忠父熾宋大理少卿應龍當以蔭補京官盡讓諸弟擢咸淳進士對策忤賈似道調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調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宋亡不仕父子自爲師友討論六經於六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龍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眉山蘇氏父子稱曰隆山先生元泰定元年卒烏程菁山有學士牟子才墓高斯得撰志銘嚙墓在九里山趙子昂撰志銘并書應龍墓在三碑鄉虞伯生撰志銘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少讀書郭南之崑山爲人有禮不苟不料理生事樂於聞善擢進士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

官趙抃守蜀特與相知王安石當國欲實汝尙御史彈劾異已者力辭得免故舊責以不爲子孫地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又從趙抃於青州乃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棣甫皆賦詩歎美之滕詩云清明沖節是身謀御史郎官不肯留回首軒裳皆脫屣放懷天地一浮樞下雲若月柴門靜菱兩蘋花野艇秋仰羨鴻冥自塊區區圖報未知休汝尙與妻素達理性當六月徂暑廢室不可居出舍於外妻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時二子俱在外妻曰吾欲先死君俟諸子未晚也後三日其妻奄然而化汝尙自志其銘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跣坐而化孫覺

烏程人

太

烏程人

爲墓表汝尙之孫倬紹興中敷文閣學士沈義武康人躬耕於野後忽棄耕亡去家人求之不得子孫相傳以爲羽化齊永明二年歸訪舊里呼諸孫謂之曰我是汝四世祖在西蜀以符藥治病有活人功上帝授我白玉簡爲碧落侍郎今歸以告汝候忽不見邑人駭異建道觀塑像以奉之宋崇寧大觀間有內庭女道官孫千霞夢一道士披彩霞衣言曰吾武康人也在碧落中與子有宿緣他日當遇於彼及靖康亂千霞避地南方依石防禦者家於德清之邵村始知武康爲吳興邑一日石氏設醮羽林畢集道士姜景良與焉千霞以其夢告景良曰吾邑沈義也千霞亟走義祠瞻塑像曰真吾夢中所見也遂捐金

編施黃冠而去後千霞於富陽太元山授徒數百人年八十有九忽脫髯叢生越三年而羽化今縣有仙人落石胡梯世傳登仙之處

唐沈清島程人爲婺州刺史大歷中李希烈陷汴州清發兵昇山逐逆竊至汴口力戰而死今昇山有沈將軍廟

晉吳商字彥聲故鄆人通五經及百氏之書太康初徵爲東宮校書郎四方來從學者不可勝數歷官侍中

德清長橋下煙味特佳十三都蘆渚間產黃雀秋冬之交尤珍重

宋陳存安吉人累官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制置使宋亡元遣使七徵不起尋構疾卻醫絕食旬餘卒

東晉書

九

通鑑卷四

武康靜林寺禪師所建唐僧靈一詩云靜林谿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闕鐘鐘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臥龍

碧浪湖一名峴山漾在郡城南羣山四布諸水匯聚風光林影掩映上下扁舟泛焉雖杭之西湖不能過也中有浮玉山怪石礪柯出於蒲葦之中入郡第一景也山舊有亭今廢

宋曾鑑之烏程人寶祐間嘗之父獲罪當刑代死吏上其事遂追封之人爲立廟武康有靈祐昭應廟

武康碧隱山其上有大響山小響山中有定光僧院有濯纓亭下有碧玉潭有龍居焉唐元和間旱縣令劉訥禱雨輒

應請於朝載在祀典宋元符元年旱縣令毛滂馳請未出山而雨刺史蔣之幹遣烏程詣潭祈雪卽如所請以事聞賜額淵應廟迄今祀之山又有響應寺寺側有泉一泓從石磴瀉下如練四時不竭碧石玉潭又名響潭唐人有詩刻巖上云水面平銷映碧空夜深明月照龍宮瓊瓏未響潭先響一樹花開兩樹紅此詩又云宋縣令毛滂作

元董博霄承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江浙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問計博霄曰賊貪杭城子女玉帛無備今欲退保湖州賊乘勝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因進兵決戰賊盡殲之而德清武康次第以平

東晉書

十

通鑑卷四

元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登延祐二年乙科遷烏程縣尹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辟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飾狀王厚誘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嘔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見兒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後濟南韓鏞除僉浙西廉訪事特舉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文傳官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嘗考試浙江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其於政事爲尤長云府志云民妾殺妾兒事乃文傳在職事不係烏程今考元史文傳本傳的係烏程時事並存之

計壽山在武康東南越大夫計然嘗計壽於此故名其地山有巖幽竇而夷曠秀元道堅嘗居其下曰白雲洞天山下有計村

郎氏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沒郎謫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病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之

武康石城山漢赤眉之亂邑人因山疊石爲城以拒之名赤眉城賊攻其下不克其顛平坦有洗馬池齊沈道虔嘗隱於此

東陽書

主

通鑑

金婆樓在郡城內舊有金婆者好道築樓以居遇異人以太乙養元之道授之因得仙道後逝人訝其棺之輕啟視惟雙履焉又說金婆好施茶於人人啜茶金婆輒飲其餘歷數十年不倦一異人變爲黿者來啜茶金婆亦飲其餘悔而吐之異香滿室因得仙道戶解適鄉人商於楚過洞庭湖見金婆與一道士同舟呼鄉人以雙履寄回至其家金婆已逝久矣啟棺以履合之驗二說皆舊聞姑存之

宋葛邲字楚輔歸安人舉進士官至右丞相以少保致仕卒諡文定配享廟廷邲在言路論疏皆切時弊居相位能明法度進退人材處己以不欺爲本有文集二百卷烏程柵嶺有邲墓

牙門城在武康梁侯景之亂邑人司徒長史沈子春率宗族築城相保於此時子春爲牙門將故名

元成宗時湖州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鞠而浙江行省平章鐵木而逮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鞠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鞠問既引伏皆杖之

元吳興趙孟頫張復牟應龍蕭子中陳無逸陳仲信姚式錢選號吳興八駿

唐姚思廉察之子武德中置秦王天策府以杜如晦及思廉等一十八人並以本官爲學士時有十八學士之號及太

東陽書

主

通鑑

宗卽位置弘文館以虞世南并思南領之嘗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父察撰梁陳史未成而卒思廉續成之

宋成無玷字士慤武康人第進士李綱薦其文武才略以呂頤浩薦守鄂州兼安撫使修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祖諸葛亮遺法高宗兩賜御袍褒美未幾鞅鞅字董園甚急無玷堅守敵竟去

元延祐五年以湖州路爲安王元都思不分地其戶數視衛王阿朮哥

至順二年六月湖州安吉久雨太湖溢漂民居二千八百九十戶溺死男女百五十七人命江浙行省振之

杜處逸號道堅又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吳書師葛蒙
庵爲茅山道士居吳興武康計壽山昇元觀宋皇慶間授
隆道冲真崇祀正真人勅通元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
周德方號廣莫子處逸弟子性好學扁所居曰不自怨齋坐
臥一榻積書偏閱有得輒書之久而成帙義理融會得儒
者所未發不出山二十餘年一日手書形離知去同乎大
通八字而逝若有異香云

吳計昭字叔明武康人黃武中爲車騎將軍見歸命侯皓荒
暴遂棄官隱於禺山晉宣帝時累徵不起

王簡字伯敬小字伯顏霑化人爲烏程縣尹因家焉至正九
年遷福寧州劇賊王善自邵武間道逼福寧簡與次子相

夏書卷三

三

通鑑卷三

馳破賊於楊梅嶺俄賊擁眾至簡力屈見執嚼舌以血噴
賊罵不絕聲遂立以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屍不仆後數
日不變相屬賊亦見殺相之妻挈二女罵賊母子同死明
年州有僧林誠德起兵討賊乃望空曰王州尹王州尹宜
率陰兵助斬賊時賊正祀神觀紅衣軍來以爲偽師康將
軍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福寧遂平事聞
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長
子楨以父蔭除紹興總管後亦死於張士誠之難

常憇字長孺武康人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強禦
拜監察御史言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又論繼皇子竝
嗣爲兩浙轉運使築海堰塘參知政事致仕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湖州獨松巡檢蘇麟不見錄
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元吳興夏文彥又云嘗聞黃一峰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嶽書
壯懷賦二卷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寫補之凡易五七紙
終不能及乃歎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
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
有小材薄技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晉吳興太守沈充集三卷

唐楊衡吳興人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詰闕下亦
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
兄自取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衡竹亭送姪偁云落

夏書卷三

三

通鑑卷三

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
尊酒曉月當窗白孟東野有憶吳興楊衡詩云君生雪水
清君死雪水渾空有骨肉親哭得日月昏大夜不復曉古
松長閉門琴絃綠水絕詩句青山存昔爲芳春顏今爲芳
草根獨恨冥漠理先儒未嘗言衡與符載者羣隱廬山號
山中四友

唐咸通末鄭譚爲蘇州都郵譚銖爲驤院官鍾輻爲院巡皆
廣文生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爲代皆狀元時語曰湖接兩
頭蘇聯兩尾

孝豐南嶼山高三萬六千尺一名白水山山上有湖其水色
白太平寰宇記云昔西施種香之處上有蘭畹

眞珠泉在烏程妙喜山之東北地方丈餘其泉清激觀者以足震地則泉中細泡連起如珠故名上有飲馬池

文宣王新廟碑在州學唐大中間祕書郎鄭言撰并書刺史令狐綯作記云西臨霅水前橫荻塘梁堦爲橋編木爲柵今郡中甘棠橋唐文宣王廟在其上也

德清餘英館有雙鷺沼張子野樂府云雙鷺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卽此宋武康令毛滂餘英館詩云故第園林改遺亭石壁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俯流水烏囀懷故人憑闌看翠竹無意數游鱗

郡子城內舊有茶園元至正中革

安吉史長家有道術日游塵市落魄不羈言人災福往往多

應窮冬折枝吹之須臾生荏苒又吹之則花開時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回書云明年二月賊滅後果然

林壁字公權吳興人宋寶元進士熙寧三年以尙書員外郎自請知吳江始至覽江湖之勝緬懷古人慨然有歸與之興乃卽松陵勝處作鱸鄉亭繪三高像其中既落成遂具舟由亭下拂衣而歸

僧皎然寄韓武康詩云山僧唯不飲沽酒飲陶潛此興雖無別多爲俗士嫌

孟宗政歸安人以土豪保障於鄉時京湖置制大使趙方擢爲鈐轄與扈再興救襄陽大敗金人屢立奇功自是金人不敢窺襄陽漢中遺民來歸者宗政發廩振之給田與屋

籍其壯者號忠順軍威名振於境金人呼爲孟爺爺

孟珙宗政之子宗政知襄陽招募鄧蔡壯士三萬號忠順軍以珙代江海統之珙分其軍爲三軍乃帖然名鎮北軍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赴樞密議因入對遜讓破蔡滅金之功帝問和議珙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言和元人陷荆襄詔珙收復後果立功官至荆湖置制大使卒珙忠君愛國之念可貫金石平居接物一以恩意撫待惟建旗鼓將吏面色凜然退則埽地焚香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庵居士

吳興太守歷官記晉太守謝公禰之陰唐人所勒也蓋自晉王逸少泊陳任忠忠見別條凡四十四人

湖州刺史題名記唐廣德元年補闕內供奉李紆撰後記正元十六年華陽顧況撰又後題正元十七年刺史李詞又後題宋康定元年知州滕宗諒撰

陳振孫字伯玉安吉人爲浙西提舉停廢醕庫邦人德之蒙泉在安吉上有亭泉味甘俞退翁有詩云井貴德不改蒙以養爲功

宋孝宗御筆獎諭湖州守臣鄭作肅手詔在郡聽欽德載吳興人也仕宋爲都督計議官宋亡德載秉義不肯

送降款元兵募生致之義其言欲官之裂其板授書卽遁隱長興之石巖山自號壽巖老人又自志以文壽巖卒後四十年孫驥丐楊廉夫爲壽巖歌云壽巖老人宋都督不

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宮裏七寶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
黃石很怒虎圯上傳書曾殄楚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
上盤冬龍冬龍萬年一石鬪老人一杯持自壽鍊石來補
天南空平坐見瀛洲生輟紅壽殿之人元不死南斗化石
齊空同

吳興射堂有記世傳顏魯公書見金石錄射堂即教場聽事
也

武康獨蒼山在縣東北與烏程卞山俱爲吳興主山故稱蒼
卞陰陽家言吳興主山惟蒼與卞蒼卽獨蒼卞在郡城二
山岡來自鄆南天目

聖井在長興廣惠寺左有五井晉永嘉中邑人陳氏所穿陳

武康縣志

卷

卷

武帝初生其一井泉湧出家人汲以浴之後相傳謂之聖
井

浮玉亭在烏程縣南卽柳惲西亭也宋天聖中縣令方仲弓
重建舊云以亭臨苕水來自浮玉山故易名浮玉不然吳
興有大浮玉在孝豐小浮玉在碧浪湖中亭在縣南蓋取
近小浮玉之勝宋鄭穀撰記

晉陸脩靜字見寂吳興東遷縣人也目有重輪足有雙蹕掌
有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窮象緯好方外南詣衡湘九
疑西至峨眉南宋元嘉末文帝召不往乃友陶元亮慧遠
於廬阜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敕會於
華林延賢之館脩靜鹿巾謁見帝肅然加敬敕見傳經宗

壇因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若趣裝將行忽
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共見霓旌下臨空中有言曰上清監
仙大夫降俄而敕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初脩靜
在鄉時嘗沒於烏程縣東水潭數月而出因名爲仙潭靜
脩著道德雜說靈寶經目序步虛洞章昇元步虛章靈寶
步虛詞各一卷

齊太常卿陳道巨之墓在長城下簪寺西道巨霸先之祖也
霸先受梁禪尊爲壽陵陵西有小瀆曰石人渡以石人
仆其下故名唐釋皎然訪下簪寺詩云碑殘飛雉嶺井駢
潛龍宅壞寺鄰壽陵古壇留砌石

沈家避洞在卞山東麓有二竅深不可測入者以燈燭行一

武康縣志

卷

卷

二里許卽返洞中有泉滴下懸崖繡壁亦奇觀也元許德
彰游避洞詩云餘飭一窟貫中峰不費天丁斧鑿功未信
武陵隨澗入直疑禹穴與天通蒼龍穩臥春無雨石燕爭
飛夜有風巖底倘逢驪跡在便於此地覓張公

宋毛滂字澤民三衢人元符初爲武康令慈惠愛下政平訟
簡暇則游山水詠歌以自適縣治建陽春亭畫舫齋東坡
稱其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曉出定光寺詩云曉出開霜版
飢鳥啄麥畦山腰餘雪瘦天面冷雲低寒意梅花北牕心
柏子西窗前借殘月照我渡前谿游翠峰寺詩云隔牆楊
柳舞腰斜旁砌鵝梨玉作花此地風光誰管領小詩收入
長官家武康有毛劉廟蓋立廟祀滂以邑人劉士英配焉

毛公醴泉井在武康招賢山泉色如乳縣令毛滂取以烹茶其味甘冽因鑿為井旁游禪靜寺詩云煎茶玉醴輕正謂此也因稱毛公醴泉井

宋唐叔問介之子神宗朝數以諫諍會病免起知湖州

方叔字智善汴人十九登進士紹興初為德清縣丞愛谿山之勝因家焉累遷翰林學士時秦檜當國訪以時事叔直言無諱大忤檜意因罷歸叔洞曉音律嘗著切事一卷其居嘗與王舍人洋劉給事一止徜徉慈相寺中倡酬往返以文墨相娛

錢道戢字子紹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少以孝行著聞及長有材餘陳武帝徵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

三

三

通國彙書

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師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訖訖平除左衛將軍後以功加散騎常侍卒諡

曰肅子遵嗣

梁王師施吳興人以廉潔稱罷官臨安還惟有簿書數籠而已官至臺郎

宋湖州有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舊附州學齋館聽西陸興二年知州事鄭作肅遇歲歉食民生子有不舉棄之道路者甚眾作肅募乳姥收養之月給米一石七歲而止其願為養子者聽續又命醫二人治其疾病條其事曰立石

於學齋教授置其事唐熙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事張體行部捐米五百石付學添助收養又取官閒田六百餘畝使學歲收租以給焉後屬司法廳掌管頗失勘置本意舍山又名涵山在歸安縣東南張玄之山墟名云震澤東望蒼然焚葦煙蔚之中高工卓絕因以名焉山有靜慈院其巖有浮屠

宋王十朋字龜齡紹興開廷試狀元乾道三年知湖州事崇儒重道以教化為先郡有貢院廢弛已久公出俸錢率州之士大夫助成之尤能禁戢強橫撫御小民及去任民皆扳戀涕泣游何山詩云去秋游道場俯瞰何山路林泉雖在眼未暇飛杖履塵埃泊城市遙望隔煙霧春光忽已半

三

三

通國彙書

播穀催農務欲作下山行偶逢風伯怒肩輿出城南乘興訪幽趣山藏佛屋深迹躡陳朝故老松不記年修竹莫知數鳥鳴說法池花落樓禪處書空何公堂木拱安定墓青山看未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處是歸誦蘇仙句

石人在德清縣南戴港谿濱松楊大木之下或以為昔人隱道不知何代邑人呼戴巷為石人頭竹齋沈瀛詩云點檢行程歲歲同石人頭畔且從容向來奉口谿邊月此夜乾

元寺裏鐘

國朝徐氏字守真烏程人徐宗文女年十六嫁潘順未一年順病革順徐曰我母老你年少奈何徐泣下即引刀斷左手小指以死誓夫死布衣長齋終身奉姑甚孝景泰四年

卒年七十八臨死命其弟取所斷指置棺中及出其指染鳳鮮花紅色猶在眾咸歎焉

竹林寺在郡城西北清塘門外宋澄王建延解空尊者開山薩天錫詩云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煙江左玉龍藏碧草月明黃鶴下青田樹含宿雨藏山鵲花落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長興又名長城夫繁築城狹而長故名沈法興改爲長州又爲綏州因其地古有綏安縣又以其地有雉山改爲雉州元楊廉夫長城詩云夫繁城荒春草斜三餘土氣鬱三鷄大雄寺裏千年樹暈畫谿頭十里花陸匯青山高士宅程橋綠水酒仙家便從顧渚營別墅金色砂泉紫筍茶

東晉書

卷

通鑑

紅白魚出太湖惟近湖州有之他蘇常郡則無也四五月間水漲時其味尤佳葉氏避暑錄云太湖白魚冠天下卽此魚也蘇人於此時以冰面之歸賣爲佳品

沙塢在郡廳事前塢外皆整砌獨此方闊鋪以沙久莫之改宋紹興中太守王會命砌合之忽夜得夢翌早亟去新整至今如故

唐於元損烏程人父母卒廬墓四十年墓側生芝草九莖武后詔旌表其門

長興縣西北有堯市山堯時洪水民居此山作市因名山有纓船石舊志云居民於此繫舟今孔穴猶類係索處吳興雜錄云上有堯市池廣一畝至今生野荷唐僧皎然詩云

堯市人稀紫筍多皮日休詩云閒尋堯市山

唐顏魯公刺湖州時送耿偉拾遺聯句詩云襄舜逢明主嚴徐得侍臣分行接三事高興柏梁新興楚國千山道秦城萬里人鏡中看齒髮河上有煙塵偉望闕飛青翰朝天憶紫宸喜來歡宴洽愁去詠歌頻興願盼情非一際攜處亦頻興興賢太守臨水最慇懃偉

唐陳承堅吳興人年九歲大中三年母亡葬後廬墓所墓前生芝草三莖詔旌表其閭

安吉有嚴真觀在安福鄉崇寧中真武示現賜額真君觀政和八年改今名舊有徽宗真武像有橫碧軒見長興四安諸山有枕流軒宋郭綽詩云招提避雨寄孤眠夜靜鈴聲

東晉書

卷

通鑑

到枕邊引得五湖清入夢拍天波浪一漁船又云枕流軒在廣福寺

曉覺寺在長興宋陳晁詩云肩輿行到竹邊村竹裏僧房盡閉門小洞頗開三里近殘僧僅有一人存旋沽薄酒欺寒力未怯春泥踣雨痕笑覺梅花伴歸去斷橋流水月黃昏晉王令楷吳興人與蘭陵蕭文琰濟陽江洪在竟陵王子良所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燭一寸以此爲率共打銅鉢立韻韻賦則詩成皆可觀覽

長興飛雲山在縣西山墟名云山南有風穴雲霧不得在其間南宋元徽五年置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門竹巖隱隱陶真白嘗隱居於此號曰隱鵲在安吉銅山鄉

唐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益之懷因之赴郡揚子驛將食李白陸曰陸君素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日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有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陸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果然因定水晶品二十

陳世祖武帝霸先永定元年受梁禪追尊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陵曰嘉陵后長城人父仲方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宋劉度字汝一長興人汪內翰彥章一見異之以制科表薦登紹興己丑第後歷臺諫辛巳虜人叛盟條陳三策大薦

巡邊留居諫省上即位抗疏陳春秋正始之道有傳言鑑古三十篇雜文三十卷

釋通惠德清人生於金鷺山嘗授詩訣於前進士龔林太平興國初太宗聞其名召對資福殿賜紫衣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又與蘇易簡道士韓德純撰三教聖賢事蹟又著驚禪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蹟一百卷又有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崇寧初賜號通慧圓明大師

吳興風俗舊時清明日居民各櫓彩舟於谿上為競渡之戲謂宜田蠶始宜寒食至清明日而止謂之水戲與荆土歲時記五月五日人傷屈原之投汨羅競渡以拯之相似唐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聞湖州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刺史崔元亮喻其意悉致籍妓牧殊不愜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翼必有見崔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按禮諸侯不漁色於民牧與元亮俱有官守而決上下男女之防若此可謂不閑大德者矣

杜牧又於湖州見一女奇色賜羅縑一篋為質後十四年刺湖州召見已適人生子矣贈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滿枝

宋施鉅字大任舉進士累官參知政事清約自持無聲色之好卒年九十一

歸安洪城塘保稼塘連雲塘在縣東南與吳興塘相次唐寶歷中俱刺史崔元亮所開

烏程戴山昔戴逵曾居於此故名有明義庵山上有浮屠庵前有巨石

道場山麓有金生翠翠夫妻墓惜其事出於剪鐙餘話恐不實云

宋陳之茂紹興間知湖州凡有徭役未嘗遣吏但揭片紙於譙門之下雖外縣鎮莫敢違慢時虜人入寇公修治城郭治器械聚糧食東南士人多挈家依之

吳率正金谿人洪武中為武康令嘗被誣繫獄父老楊富七等謀曰去此官難可再得乃相率具其政績赴郡伸其冤

乞請復任以安民庶本部以聞命給榜列名備示天下以屬廉潔

安吉舊有獨松馬驛在獨松嶺下

長興縣西有落星堆舊時天下雷雨忽有石自天降下響振數十里石廣數尺高五尺餘

吳興名州曰震曰湖皆取太湖之義太湖在郡治北禹貢震澤底定職方具區五湖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悉屬太湖舊編爲固湖游湖胥湖菱湖太湖從寬數百里苕霅眾水入焉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越絕書曰周三萬六千頃顏真卿石柱記云四萬八千頃烏程長興演於湖而烏程受眾水畜瀉所

夏鼐

夏鼐

關尤大有大錢谿小梅港及諸瀆舊有沿湖之隄各瀆有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插板遇旱則閉之以防谿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有隄則舟行且有所憾泊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廢頗爲郡害蘇東坡水利奏議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菱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紹興以後若諫議大夫史才大理寺丞周環轉運使趙子滿知平江府將察諸臣各有湖水之議見別條唐李頤太湖詩云旋經義興境顧權石蘭渚震澤爲何在惟太湖浦圖經紫五石盼目眇無睹高天森若岸長津雜如縷窮窵尋憐確迢迢落星堆驚風飛浪浮長橋懸懸阻輕禽翔雲漢游麟隨

中許瞻臨天時陰曉崕舟航舞馮河安可殉靜觀飛行旅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通謂之洞庭地脈吳楊潛五湖賦略云受三方之灌漑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左右包山連以醴濱昨領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蔓延方薄原隰阪畝各有條格

唐李商隱湖州西亭詩云此夜西亭月正圓疏簾相伴宿風煙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宋胡仔字元任烏程人父舜陟官至法從叔舜申舜舉皆爲郡守皆知名仔少無宦情自號苕谿漁隱留心吟詠取自古詩人所作攷之傳記爲叢話一百卷自爲詩云谿邊短

夏鼐

夏鼐

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往往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去鏡中天秋雲漠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船來往日盡醉南村北村菰稻香卷起綸竿撒釣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煖無人喚繚亂楊花繞夢飛仔弟仰爲郎官浮暉閣宋賈收字耘老其居在定安門內臨書谿有水閣曰浮暉沈會宗有詞曰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閒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胡元任苕谿漁隱云賈耘老水閣在苕谿上景物清曠會宗爲賦此嗣後屢易主今已摧毀矣因題絕句云三閒水閣賈耘老一曲新詞沈會宗無

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翁續翁不知所謂

武康有上清湖下渚湖縣令毛滂詩云秋色向幽處浮家聊
遠尋醉來蓬鬢亂臥入夢花深雲壑封詩意煙波留客心
未應兒輩覺餘醪且煩斟又云春情連天闊春風夾岸香
飛花渡水急垂柳向人長遠岫分蒼紫垂波映渺茫此身
萍梗爾泊處即吾鄉

元釋明本號中峰至元間愛弁山幽寂可以禪栖遂勘庵名
幻住常與趙子昂往來有中峰語錄行於世

宋程九萬瀛熙間爲武康令首重儒雅設施有度邑有頑民
與姦吏盜占縣治地公繩之以法縣境肅然公餘尤喜吟
詠所著有松桂林集松桂亭詩云松桂移栽滿園亭改築

夏鼎奎

夏

新詩舊千古事松桂四時心蕭瑟風成韻扶疏月滿陰一

琴聊自託山水是知音

漢許願故部人也願父患惡疾醫曰咬人肉可差願割兩股
羹以進父月餘果差刺吏周澤以聞旌其門

陳陳計榮吳興人禎明三年陳亂隋軍渡江計榮率鄉邑三
千人與隋兵力戰而沒陳之亡也任忠肅摩訶諸將望風
請降獨計榮死焉然則計榮其陳之忠臣與

唐僧法振同顏使君送李法曹陽冰西上獻書詩云漢代中
郎妙周主太史才雲書捧日去鶴版下天來草見吳洲發
花思御苑開羊公惜風景欲別幾遲回

歸安東林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宋時有善相者

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

唐岑參送李郎尉武康詩云滿郎腰綬新書上縣花春山色
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
賦知君有老親

安吉有臥冰池相傳王祥臥冰處按王祥居瑯琊蓋邑人幸
子王文殊所繫以其孝比王祥故其池云臥冰
長興有皋塘吳郡高士皋伯通所築故名

元黃玠字伯成號弁山小隱其先慈谿人曾祖震宋文天祥
榜進士世傳黃氏日鈔卽其所著也玠清苦力學無所不
通周游江浙雖數至空園而不以爲意樂吳興山水因卜
居弁山爲吳興人與趙子昂游子昂亟稱之謂平生第四

夏鼎奎

夏

友也錢唐學者請爲西湖書院山長不得已居數日而罷
玠有卞山集唐詩選纂韻錄行於世

元魯琪琳烏程人爲人古朴忠實詩文雄壯不樂仕進自爲
詩法詩云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人觀吟哦須得
自情性雕琢返愁天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
波瀾熟參熟究工夫到始信仙凡其一丹

孝豐古浮山在浮玉鄉與浮玉山相接山有古浮石洞普慈
寺宋郡守葛勝仲詩云路出古浮山水杪飛華屋卽此處
也

氏族鞠氏余氏錢氏尤氏沛氏俱望出吳興
郡靜湖州人宋嘉祐中進士登科

晉中綱明侯墓在安吉梅谿鎮按施彬吳興安吉人歷信安義興二郡太守官至征西大將軍尚書左丞太興初以征討有功封中綱侯食邑本縣上表請安吉住宅旁地無主者爲脩館上許之卒諡明葬其地立廟梅谿鄉以祀廟曰施明侯廟唐大中年間重修彬二十四代孫公贊爲記彬舍宅建寺今梅谿鎮樂平教寺是也晉史名斌未知孰是長興有水口唐杜牧水口詩云倚谿侵嶺多高樹誇酒詩旗有小樓驚起鴛鴦無限意一雙飛去卻回頭李郢自水口入茶山詩云倩倩紅裙好女兒相偎相倚看人時使君馬上應含笑橫把金鞭爲詠詩

歸安倪正父云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

事今年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寫字三賢難老皆以絕慾早故收效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唐釋靈一茗谿詩云若水灘行淺潯州路漸深不知天目下何處訪雲林

宋劉光祖蜀人紹興中爲侍御史上書論道學之禁實分朋黨下其章讀者至流涕慶元初籍入偽黨嘉泰二年復職歷官顯謨閣學士寓居德清之新市鎮子孫家鎮中呼曰

川劉

宋開禧辛酉月長興地生毛狀如馬鬣或蒼或赤或白漬

湖皆有之長數寸焚之臭如燎毛

晉關內侯廣昌長暨讓福唐咸通中湖州刺史孔彭立

宋韓元吉字無咎官至尚書當寓德清之慈相寺邑中山水

登覽之餘每多吟作東萊呂成公其壻也嘗來訪之相與

講讀於寺西之竹林精舍以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間

縣令章鑑册屋扁曰東萊讀書堂謝夢生爲之記

德清亦有西亭在縣西前臨通衢後枕北流水唐人有詩云

送客莫辭秋晚龜谿好處西開卽此也宋縣令呂好問改

名登仙後邑人改第一谿山亭

南宋壽寂之吳興人

唐長城茶山詩袁高子頤李吉甫碑陰徐璿書袁高詩云禹

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

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願清源

得與茶事親叱犂耕農未采采日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

皆同臻捫葛上敬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皸

鱗悲嗟偏空山草木皆不春陰嶺芽未吐使君牒已頻心

爭造化方先走鋌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晨繼昏眾工何

枯槁俯仰彌傷神皇帝向巡狩東都路多湮周迴遠天涯

所獻踰艱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

分此珍願省泰邦守又漸復因循茫茫滄海開丹楨何由

申袁子李皆郡守千頤爲袁撰茶山述

唐謝公碣僧道銳書大歷七年有題謝公詩

長興方山有大雪教寺齊永明元年建號方山寺宋熙寧中有僧折竹絲織爲佛號竹佛寺

湖州推官廳在廳事右元至大間馬煦建扁曰公生明潼川馮福源有記趙孟頫書又四明袁褒有題名記亦趙孟頫書

元張伯雨過吳興謁趙承旨子昂兩岸人家洲渚生滿城山色與谿聲船過鷗邊掠浮玉雲移木末見飛英書淫蜚聖王孫老雪霽沙晴湖水清洞經不用驚羣換也許山陰道士迎

長興嘉會鄉本名嘉瑞鄉唐邑人董滿天寶初父亡廬墓芝生九莖大中元年以其鄉爲嘉瑞

東晉書

里

齊長城人于敷生而母沒年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一畫扇乃緘麗之每感恩輒開篋涕泗尤好讀書能屬文齊高祖見而奇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

銀坊在孝豐縣移風鄉古采銀處

長興水口有花瀨唐陸龜蒙詩云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容村

國初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癸巳以易經中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縣尹以儒術緣節吏治後以疾辭歸洪武間五主文衡於閩浙太祖高皇帝呼爲老試官年九十三卒於家詩有盛唐風時人稱爲沈八句有花谿先生集行於世

宋資政殿大學士特進陳與義墓在歸安廣德鄉上强里禮部侍郎張嶠撰墓銘與義字去非紹興間再任知湖州在郡有聲及參大政王明德稱其氣節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後卒葬於郡境

宋許宋字思正吳興人書法學鍾繇見書史

湖州有唐封崇孔宣父故事記

吳興太宰建功德碑在報恩光孝寺武康令韓章撰前衢州龍正縣尉徐浩書

湖州舊有寶章法帖宋元祐中長興人劉濤被旨摹刻

湖州銷暑樓在譙門東唐貞元十五年刺史李詞建開城中刺史楊漢公重修宋知州事滕宗諒上范希文詩序曰觀

東晉書

里

名與天壤齊者有若豫章之滕王閣吳興之銷暑樓宣城之疊障此外不過更二三而已鎮雲樓卽銷暑樓與清風會景三樓鼎峙於子城之上舊傳譙門翼於前卞蒼擁於後三樓蜿蜒於左爲郡偉觀寶慶丁亥樓壞濤祐王子知州事高衡孫卽舊址建二樓消暑改曰鎮雲清風爲複閣仍舊名而更爲東西向會景則爲修廊子城上又有賞春望闕玩景映谿照霞五樓宋元祐五年宋升卿撰銷暑樓記并書今俱廢

千祿字碑唐朝議大夫滌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後跋云眞卿於湖州刺史宅東廳

院書有二碑一在墨妙亭今不存一在魯公祠開成四年
刺史上楊漢公重墓在今魯公祠

吳興鎮湖樓舊在郡城南

白蘋亭詩唐史稿分書

湖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宋趙子麟建炎中知湖州事時虜人南侵所過輒下或空城
去之子麟獨率將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勵願以死守或謂
賊浮舟而來乃厚募人沒水以鑿賊艦誅巨木沈破舟以
絕開道事甫定遽罷去邦人扳戀涕泣御史陳其事詔還
郡乾道間郡人立祠於顏魯公堂東偏

元張翥伏日陪吳興諸府公宴魯公池上詩云芙蓉池上會

東臺

臺

羣公滿意華筵笑語中虹影連蜺山外雨荷香淡蕩晚來
風歌催銀甲筍逾急涼入金尊酒易空我亦玉堂揮翰手
隨詩合在水晶宮

齊張瓊字祖逸吳郡人建元初改封平都侯及爲吳興太守
瓊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

清

國朝洪武初劉將軍成盤壁人爲長興翼右副元帥驍勇果
敢每戰輒勝敵不敢犯一日被流矢中額而卒僚佐爲之
立祠於縣西五峰山下祀之名曰劉將軍廟

宋侍郎趙興魯孟頫父也墓在烏程車蓋山下二石柱尚在
今郡城南石柱頭是也孟頫自爲表

鐵佛寺屬烏程舊名鐵觀音院觀音像以鐵鑄成面目莊嚴
而身右向側立龍背端麗飄逸有仙佛氣象唐宋時物蓋
鐵工之絕巧者也今見在寺中

唐僧靈一宿湖州靜林寺詩云山寺門前多古松谿行欲到
已聞鐘中宵引領尋高頂月照雲峰凡幾重

唐耿漳陪譙湖州公堂詩云謝公爲楚郡坐客是瑤林文府
重門與儒源積浪深壑觴邀薄醉笙磬發高音未至才仍
短難隨白雪吟

長興有西湖一名吳城湖既田三千餘頃後湮廢唐貞元中
湖州刺史于頔復之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又命縣令權達
吉去塘中田及決堰以復古蹟咸通中縣令潘虔重修

東臺

臺

郡城內舊有廣化寺在子城西二百步久廢今有廣化橋疑
其處宋知湖州軍州胡宿撰廣化寺華嚴一分塔碑銘某
夢得又撰廣化寺瑞閣碑記

宋湖州學敕建州學四字經史閣三字俱石曼卿書稽古閣
三字劉蕡書重建學田記宋臨撰重繪三禮圖記劉一止

撰

歸安鹿苑寺在縣南射村梁邑人夏份捨宅建唐釋明晉重
建賜額永興寺唐進士吳行周有記刺史顏真卿篆額寺
有僧伽和尚碑唐裴述撰冥道記唐仙門簡章述寺又有
縣令戴公願生祠記宋進士張先撰

宋林樂閣入爲長興令適歲大饑富人閉糴樂捐俸倡率得

粟千餘石所活甚眾時邑人未知向學樂聞邑庠置師儒
身自訓勸日出詣學抵夜而歸由是邑人登第接踵著
長興雜詠繫子希後爲郡守刻於墨妙亭

湖州舊有修湖樓記在州大廳壁中直學士程文昌撰待制
沈口書

吳興項王碑陰述顏真卿書項王蔬食文王除述俱在墨妙
亭

國朝牛諒字士良東平人後居烏程洪武初由秀才仕至禮
部尙書大明集禮多諒所裁定

梁柳惲寄吳興吳均詩云寒雲晦滄海奔潮溢南浦相思白
露亭吳興郡治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關

侯日遯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鳥飛飄然自輕舉均答詩
云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

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圻一爲別
鶴弄千里淚沾衣惲守吳興引均爲主簿日與游詠此贈

答之作蓋柳自吳興別吳彼此寄聲耳

德清覺海寺在新市鎮初武康有興善寺後廢唐元和間有
鍾思染者於鎮得齊中大夫朱安期墓地請於刺史韓戎

移額建寺於此寺有木觀音在昔五月間梅雨夾旬谿漲
漂一巨木橫於菩薩橋下好事者取視略如觀音之像遂

命工刻繪成之送寺供養張敏叔詩云市橋橫渡木觀音
是也宋顯四年寺之觀音堂焚室中生芝明年復生於觀

音座下頃刻卽長尺許寺又有法鑒禪師塔碑

唐羅隱寄湖州守詩云貴提金印出成秦瀟灑江城兩度春
一派水清疑見膽數重山翠欲留人望崇阜合歸黃閣詩

好何妨戀白蘋自是受恩心未足卻垂雙翅羨吳均
長興有季子廟在安谿鎮祀吳季札朱紹興中重修祝鑑有

記今俗呼爲五酉李王廟五酉者吳有之訛音也
長興有大官山小官山在縣西北顧渚之側其左右諸山或

爲茶園或伐爲薪炭惟此二山林木深茂未嘗樵采大官
山頂有虎頭巖狀如呀嘴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云

誰云舉族吏長對虎頭峰是也
湖州蠶絲有頭蠶二蠶頭蠶爲上細而白者謂之合羅稍麤

者謂之申五又蠶者謂之肥光合都俱有而獨盛於歸安
湖絲雖備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

湖州有黃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武康丁墓村有漢丁固墓

任城李白酒樓唐咸通辛巳正月吳興沈光過任城作記按
隋時吳興有沈光死江都之難唐又有沈光譜志並逸

宋米元章游湖州詩云夜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雖
無纖女支機石且對嫦娥稱客星

武康沈炯陳世祖武皇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標目躋九地
而崩心哭仍几之將徹慟祖嚔之虛對黃屋履而白日掩

紫極函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爲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

在唐之虞正卿之后握此靈符雕雲有族祥星結樞負茲
天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閭載戰海濱
承露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眾釋位
同謀但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
訓于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
適夏禮樂遷虞負辰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
門歌麟趾巷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
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祉徒欺吏求穆卜
詔絕良醫義躋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閭
移凶充庭罷吉閉宵宵之窮鑑去昭昭之游日歸大暮之
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亟吉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鐸
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向在魂過
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蠡奉寂寞之空帷銅雀沒於修松
平陵隱於深柏節鼓之哀音燎燿火於通夕難露落而
暮日寒玄霜凝而龍章白銘功德於旗裳被徽音於鍾石
迴天儀於清廟附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風於
宗祏

陳世祖文皇帝諱蒨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美容儀留意經
史武帝甚愛之當夢兩日鬪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
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武帝崩卽位改元天嘉
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國家費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
不容姦每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雜人伺

漏傳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
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在位七年崩徐陵作哀策文
陳高祖孝宣皇帝諱瑱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生有赤光滿
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
有勇力善騎射廢帝廢乃卽位改元太建在位十四年崩
江總作哀策文

梁武帝淑媛吳氏長城人本齊東昏侯宮人入侍帝而生南
昌綜南史豫章王綜母吳淑媛爲齊東昏侯寵姬得幸於
武帝七月而生綜自疑非武帝子作亂逃入北齊屢犯梁
境

德清林靜字子山號愚齋曾祖弁祖友信父德驥皆爲武職
管軍總管靜幼時卽解綴篇什有外氏趙文敏家法研窮
經史百氏雖老釋玄詮祕典悉淹貫焉亦能圖畫累辟不
就有愚齋集宋太史景濂爲之序

宋慶歷四年湖州烏程縣令李從立烏程縣令題名記自成
平元年以後皆追書之

吳興有五黑石鏡山東青石鏡一所徑一尺四寸甚清亮此
出吳興記疑在臨安未詳

武康舊爲烏程武原鄉趙曄吳越春秋曰海鹽淪爲招湖徙
居武原鄉豈徒於武康之境耶更詳之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云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
其時雖將詔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

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爲禽尚齊美哉
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期可託克
全素履與尊弋釣泉阜以慰閒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
約之志趣與麟士復別爲此言者所謂心軒冕而口山林
者也

唐朱長文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詩云柳家汀洲孟
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殿前
雪

德清仙潭卽陸修靜所沒處宋葛清孝公有仙潭雜詠

武康獨孤山唐獨孤及嘗宰武康作亭山上故名獨孤山

德清宋重脩孔子廟碑邑人沈與求撰鄭如幾書

東臺書

吳

德清縣志

長興大雄寺舊爲陳武帝所建報德寺徐陵報德刹下銘曰
昔者明王大孝感動神祇助月致景星之祥非煙荒慶雲
之色然而嚴敬之道惟事盡於配天明發之懷誠不過於
享帝豈如以梵宮之樂資乎廟堂靜土之因歸於圓寢雖
復青雲誰郡之境碧水春陵之節上幼懷凝重未曾游陟
年將志學卽事登庸宣力淮潯屬有嘉夢其夢也畢陌弘
敞橋山屈盤氣象靈長風煙騰薄使隊雙表其高百尋左
則青龍蟠繞右則白虎踞踞軒轅之駕譬婉婉而多慚吳
王之墳狀耽耽而非擬有人指其地云此是國陵自爾迄
永定初其間二十有餘年至歲紀頻移崇塋乃作觀其山
川形勢王相徵圖瞻拜高巒宛如前夢大矣哉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者與銘曰壯矣金表旁依墻垣高連綵電極睇
翔鸞梵妓宵唱雲花畫翻三心斷縛六道除冤趙夢天樂
秦游帝關王靈在上巨勝奚論福祿羣品俱排大昏皇家
七百於萬惟孫寺有陳朝檜其樹中空外裂爲四枝蒼皮
赤文奇詭婆娑相傳是武帝霸先手植宋治平中改今名
寺內舊有陳文帝四鼎陳高祖竹牀竹帳陳五主眞容屏
風寺唐會昌二年廢大中元年縣令喻覺奉敕重建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字石曼卿書寺西偏水陸院有疏淪池仰
止亭東有秋高亭寺舊巖壑齋

漢蒯子訓少而得道隱居吳郡之餘不鄉詳明方術解分身
之術蓋異人也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

西吳書

平

德清縣志

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
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
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
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
已五百歲今烏程湖趺山有訓墓

舊山普照觀齊永明二年潘刺史捨宅爲觀名靈壽宮宋治
平二年改今名有葛仙翁祠葛立方撰葛仙翁祠堂碑記
舊山又有隱安宋知州葛時仲別業也外有谿澗澄澈嘗
與釋贊能流觴其上以蜜漿代酒酥代穀賦詩爲樂山舊
產黃精又產白朮名雞腿朮藥品特佳

宋湖州禁軍四營威果雄節全捷龍驤廂軍五營崇節壯城

水軍牢城屯駐開江馬軍俱在郡城內

烏城縣北有工城近太湖漢王氏所居也吳越錢氏嘗築城屯成以拒南唐朱紹興開嘗於此牧馬

僕鳳橋府治西南若谿之上唐僕鳳年開置因名宋天聖三年知州高慎交重建紹興三年燬於火易名紹熙鄭戩有記

唐杜牧之題安州浮雲寺寄湖州張郎中詩云去夏疏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武康孟郊寓長安送從叔歸吳興詩云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恨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遙遙天際

東坡志林

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途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驥繞山岳南帆指江湖高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又送弟郢東歸詩云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易別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征人逐羣動春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孟浩然示吳興孟郊詩云蔓草蔽極野蘭枝結孤根眾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宋湖州條架閣樓記碑在樓下元祐七年左丞議郎簽書節度判官應公事朱振撰

吳興郡疏一卷晉吳興太守王韶之撰吳興雜錄七卷唐刺史張文規作吳興錄韋昭作吳興統記吳興記三卷山謙

之作吳興山墟名二卷張玄之作又云王韶之作吳興志

十卷陸羽作吳興人物志十卷唐朱璣作若川總載集十卷唐顧雲作吳興統記十卷景德中湖州攝長刺左文質

纂吳興詩集熙寧中知州事孫覺袁次爲三卷自晉至唐凡二百首餘英志二卷慶元中鄉貢進士劉瞻撰武康土

地記唐福州候官尉邑人沈常撰吳興續圖經紹興中教授同郡官編吳興志舊編澤熙中教授周世相同學職分

撰十二卷

吳興人善製筆歸安善璉村昔有馮應科陸頴王古用所製尤妙天下筆工惟稱吳興云

湖州各鄉村人歲時晚閒以竹葦雜他草木束爲一大炬若

夏曆書

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庭燎然舉火燃之名曰點田蠶謂宜耕種育蠶二事又因之以祭田公田母

舊傳劉誠意伯溫元時嘗館於歸安花城沈氏每夜有妖化一女子來就之劉知其妖詒之曰汝既欲與我爲夫婦必

擇日具酒禮乃可耳因與訂期劉一日謂其徒曰今少有客來可具酒殺待之然其人蹤跡甚奇勿可窺闚至夜妖

果至劉與其酌強之痛飲妖醉先就枕酣睡日中吐出一物精光照耀室內劉取而吞之妖驚覺泣曰我養此丹已

八百年矣欲得子精氣成上仙耳今爲子所食子必爲王者師我逝矣然我與子有恩明日可至某所弔我劉次日

依其言往謁至一精舍乃見劉爲瘞之劉自是精神智慮倍

常後果佐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焉

湖州在城安定書院舊有烏程學生倪姓者與友人二三輩習舉子業於其中一日晡刻大雨外有一女子以避雨進至齋中甚姝麗諸生留與之宿月餘無夕不至云是近書院鄰家女也然諸生相繼病死獨倪奄奄將絕父兄詢其故初不肯言後盡言之乃扶至其家而女子夜亦至焉時有運糧軍能扶乩降神除祟因延至其家書符叩神眾扶乩本直至安定書院於一頽垣中掘出一人腿骨其色鮮活跳躍不定碎擊之精血滿焉乃煎滾油一鍋投碎骨烹而棄之其祟遂絕倪後病獲痊

元張安國字世昌烏程大錢人少有才名敏捷爲時輩所推

重仕爲衢州路推官子溥字伯原博學初授非平省檢校累官至文華殿口士

周密字公謹德清人作齊東野語癸辛雜志

吳山在長興南四十三里梁吳均卜宅唐均又居之山下有谿名吳山灣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倒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

唐吳筠居長城之吳山僧皎然贈吳處士筠詩筠係吳興人矣及攷唐史筠陝之華州人爲道士有詩名豈產於湖而後入於陝耶未詳

晉顧琰吳人與會稽孔靈符吳興正深之皆不變吳音

朱姚鉉字寶之本合肥人又稱吳興人豈以姚爲吳興著姓

若今之彭姓者必曰鴈門朱姓者必曰沛國耶然宋未有此風未可攷鉉實居連州寫所著唐文粹建樓貯之官吏多遺吏所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焚其樓今文粹篇首曰吳興姚鉉撰

齊李安人向書左僕射以老疾求退出爲吳興太守人推其清安人嘗侍明帝大會新亭樓主榜蒲官安人五鄉皆盧帝大驚

湖人郡圃有六客堂宋李公擇爲郡守張子野劉孝叔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六人嘗會於此子野作六客詞元祐中張詢治郡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東道來過復作六客之集前六客惟子瞻獨在於是繼子野作後六客

詞後人歆羨遂以名堂

歸安縣舊有尉廳在迎春門外運河之南舊迎碧趾也宋知州徐仲謀有記內有水精樓後改曰水雲鄉靖康中樓燬不存有亭仍扁曰水雲鄉其中又有舞臺在荷花池中景最殊勝

唐釋希元達摩嗣十七世居安吉上方寺上堂僧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僧云見後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

國朝成化間差錦衣衛官王癩子下江南取寶湖州有陳姓者家有二鐵笛一室中吹之則一室中蠅蚋俱遁爲王取去

嘉靖初漁人於苕谿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鏤然有聲

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宜聖二字

西吳里語卷三

西吳里語卷四

吳興宋

唐元和三年湖州刺史辛祕造橋在郡城及去

因名曰辛橋又有韭谿橋亦當在城今俱不詳處所按

翻有曰太湖東而淞江南而霅谿西而荆谿北而漏湖連

平韭谿湖州以太湖為名則所謂韭谿橋者疑取諸此

吳越錢鏐弟鏐為湖州刺史擅殺將潘長懼罪奔於淮南

長與有魚陂王廟在縣西南包店吳王夫槩養魚於此故號

魚陂王廟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即唐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志和有

漁父詞刺史顏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

十五首遞相評尚

至元二十七年湖州僕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兩

首四臂四足面相向持抱胷腹相連一男一女丐者取以

示人而僂錢嘗考梁永明五年吳興東遷吳休之家女人

雙生二男曾以下臍以上合與此類蓋人病也

宋張田嘉祐中以屯田員外郎知湖州性剛直吏民畏服凡

有興作可以立成勑軍資甲仗庫又重建都酒務永寧倉

駱駝儀鳳二橋開子城東西二衙門公私為便及立顏魯

公祠仍籍吳興登第者題名于學在任二年移知廬州代

者徐公仲謀記之予觀張君不在謝柳黃之下

蘇東坡集中有端午徧遊諸寺三百餘篇皆吳興所作詩也

陳聖子廟在長興縣東九里昔陳武帝霸先微時行息一楓樹下忽見一人云子當富有天下及卽位不知其人乃於楓樹邊立廟享之名曰聖子其樹唐末猶存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騷動某氏囑其子曰吾家貴賄頗豐爾不能全必棄之慎勿棄此篋中物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亂浮家往來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蹟乃大悔欲盡棄之時掌事僧曰東生所有日度藏之遇佳客則出玩其中一硯有二尺餘衡可二尺色如紅瑪瑙四緣皆刻作蓮華瓣名蓮葉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數事買之

四吳縣書

二

通國錄

富人以獻公極便揮灑後爲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祿皆爲灰燼借哉

元時浙西水災田禾淪沒幸而不沒者大風駕太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

烏程黃浦一名黃槩澗在縣西南二十八里其源出黃槩山因名吳興記云春申君黃歇於吳墟西南立菰城縣起青樓延十里後漢司隸校尉黃向於此築陂溉田宋鮑昭有黃浦亭黃浦橋送別詩括地志云亦名庚浦卽康浦也左右有上康村下康村晉殷康爲太守百姓避其名改康爲庚在杼山江淹黃槩山詩云長望竟何極間雲連越邊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風各虧目銅石共隔天陽岫照

虹谿陰巒噴龍泉龍從千代木窟萃萬古煙禽鳴丹壁上後嘯青崖閒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皆負雄豪威冠劍藏名山況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若同遊好臨風載悠然

湖州多蚊而豹脚尤毒

歸安縣治舊有雙桂堂邑宰王寧有秋夜賞桂詩曰秋風吹天香先著桂花枝更溫月露清芬醺嗅睡起攬衣夜未央眾喧不入耳有來蕊珠仙黃袂翠蓋底豈無碧雲腴爲君一啟齒醉臥金粟閒絕勝佩蘭芷

四吳縣書

三

通國錄

文同字與可嘗知湖州未可考雪錄云晉人以卿爲常以君爲重故王子猷愛竹以此君呼之及文湖州善墨竹東坡命爲墨君墨子猷故事也又嘗作墨君堂記由蘇語觀之則文知湖州不疑矣

孔巖會稽人晉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還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巖並哀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之又列士王談孝勇巖獨爲之處談傳巖作巖文集十一卷長興縣西五里繖蓋山有彭祖四十七代孫咸墓柱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蘇子瞻知湖州丁公默嘗以蝓蚌送之蘇謝以詩云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雄解之膾尖雌解之膾團卽

其腹下磨也

宋末蜀人蹇材望為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誓必死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二笏鑿窠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為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為葬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閒祇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徧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旦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必溺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

仙人頂在烏程縣西樓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或傳春秋齊田常之亂管仲之後逃難入吳楚有居

此者今山多管氏山又有分金嶺或云管鮑分金處

孺山在烏程縣東十八里後漢徐孺子哭友人冀州刺史姚元起於此時九江何子翼嘲之曰南州孺子弔生哭死前慰林宗後傷元起山有孺子祠故名宋紹興中郡侯徹淫祠土人按圖經為言祠得不廢二十二年晉陵丞唐法為記又得古刻於水濱

宋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陸岸至漾中忽舟若撲淺不能進極力撙挽略不為動意必為暗石所礙及令僕下水乃知舟正閤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所經處田疇數百畝皆為巨浸其人歸舍皆

病一人死

歸安有獅子吼寺在縣南崇禮鄉射村吳常泰中有居人劉敏嵩與費長房觀空中奇獸金毛五色哮吼之聲三振遂奏捨宅為寺因以為名唐會昌中廢太和三年重建

宋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儲其夫於田間每取道自鐵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為業日見其往因扣之情展治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餽飽可來其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人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出舌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為其人以物鉤之遂不可作聲遂剖其腹果有孺子因分其屍烹以祀神且以孺子炙之暗為鳴童預報之神至晚婦

夏書

五

家尋覓不復偶有村翁云婦每日與卜者有往來之迹疑其為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解縣中正罪蓋左道者以雙生胎為最靈單孕所不及也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墨太濃則失筆意然教之書墨當積三分何耶又見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至於行書則不然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真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翁嘗有詩云學書王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

未容俗子讓其闢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松雪夫人管氏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夫題絕句云網得珊瑚枝擲向賓賓谷明年錦綉兒春風生面目

有題管夫人所畫雨竹絕句不知何人作也詩曰霧裏雲外洛浦神冰肌玉骨衛夫人都將松雪齋中意偏寫瀟湘雨

外眞

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觀中宮命寫梅稱旨且命題詩曰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歸安東林山上有火鑪頂葛洪嘗煉丹於此昔人曾開巖頂得李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啟擊破視之無物山下

東林山志

木

有煉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谿曰仙谿谿口有題潭鳳潭

吳興山水清遠承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宋秀安僖王府

在焉尤爲盛觀城中二谿橫貫此天下所無故好事多圖

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室雜志常紀當時園圖雖不及見而

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掘城之內當所經遊者列於後亦

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

檜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

山謂之羅家池南鑿太湖三大石各高丈數秀拔奇峭有

名於時其後買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

架懸巨鉅繩城而出載以連舫涉谿絕江致之越第凡損

數夫其後買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臥泥沙中適王
子才好奇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
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
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
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曰自
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谿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
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禾園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有潛
谿閣昔沈晦嚴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
翁作守多遊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廳

東林山志

七

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民與李

質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半存齋即半端明園園中

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蘼雙

杏亭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谿曰南漪小隱

趙北府園舊爲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

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風第一梅

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谿蓋萬元亭之

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

時樓郡人遊樂郡將每歲勸農還必於此櫓舟宴焉

蓮花莊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

中之所無也昔為莫氏產今屬趙氏

趙氏新坡園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分其半為之

前面大谿為修隄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為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稱曰扇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鵬鸞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劉行簡

曾天隱皆有詩臨菴谿有茅亭或稱茅庵丁家

倪氏園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為園池蓋四至旁水易於成趣也

八

趙氏南園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連處勢寬開氣象宏

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石林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營因創此為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中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雪二水之所匯茗清雪濁水

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端肅和主之家後臨顏魯公之池依城曲折亂植拒

霜張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畏也

俞氏園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吳興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蓋子清園中自有正堅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九百餘高者至二三大皆不事餽餌而岸株互樹森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為何如耳乃於眾峯之間綴以曲澗綴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長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旁橫石作

九

杠下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

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為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漠然動陵谷之感焉

趙氏瑤阜園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為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為葬地作大寺牡丹時盛寺為有力者徹去

趙氏繡谷園舊為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雪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有小隱園庭宇潔雅其漱玉森翠下臨巨澗喬松水清見底游魚數十若行空有流

杯亭引洞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景洞亦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菊坡所棚去南門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再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谿其南則工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文節別墅在峴山之旁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鳴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今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開太湖三峯各數十尺高富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致於此

玲瓏山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靈隱山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于石上有石梁

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旁有杜牧題名曰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

振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鋤長鑿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元曦峻更向山林

巧用工

寶玲瓏去玲瓏山近在一二里許近歲沈氏挾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餘里間皆奇石也今亦皆無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錢氏園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文簡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棋枰之

孟氏園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旣爲趙忠惠壻遂居雷中棚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已上谿山園亭之勝蓋往昔盛時所紀乃今俗漓賦重所謂富者貧貧者逃亡以死風景不殊而舉目凋殘登覽之際祇增人傷悲耳然畸人宕士良辰勝槩輒與肩舫往來其閒時否道泰景懣情舒超逸眞趣又自得之形骸之外也

倪正父記雷川遊賞去處城內顏魯公祠堂莫氏蓮莊莫郎中園曾氏極目林氏谿堂楊氏水雲鄉萬氏南園鄒氏園

慈感寺沈尙書園晦巖園葉氏園趙氏北園俞氏園向氏園城外程氏園道場山何山峴山趙氏玉鑑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仁王寺湖跌寺荻岡寺趙氏小隱思谿寺西余山趙氏梅園弁山觀石林黃龍洞養玲瓏小玲瓏太湖之濱

張氏園東林菁山濮山德清長興武康

正父庵內外絕景碧潭飛泉一也薛石崖二也野香古梅

三也雲泉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賜跳珠六也精嚴翠城七也書堂修篁八也小翠山峨眉九也翠微清樾十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山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照竹

軒三也常照修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

圓覺禪院在歸安思谿宋宣和中土人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弟崇信君承宣使承錫勅建賜額爲慈受和尚道場寺有塔十一層及有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印版作印經坊歸安縣治內有舞綃堂不知何人所建宋乾道中添倅齊慶胄作記嘉泰中顏圯濡須王祿以俸資重建其高廣倍于舊又於堂相對勗蟾桂亭繞以荷池修竹其西曰來清軒今俱廢

昇山在烏程縣東二十一里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居也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漢志烏程有歐陽亭是也昔越王無疆之子歐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梁失均入東記曰晉王羲之爲守當升此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卿至此乎因名昇山遂立烏亭于上吳均有同柳吳興烏亭集送柳舍人詩卽此處也

毗山在烏程縣東北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郭璞注云諸毗水名也統記舊經云浮玉山在安吉縣苕水發源也言東望涇浦槎牙相毗注于太湖故名續圖經云浮玉在西南毗山在東北與山海經協璞不知此山耳山最近城或與城相毗而得名梁吳均有同柳吳興毗山集詩云平湖曠復遠高木峻而危狀其景也柳惲嘗建

亭其上

元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吳興人著籍淞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義人皆稱曰費佛子家之量衡無二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陵陽牟先生燦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

宋戴融天聖四年七月以太常博士知湖州歸安縣臨民未期怡具大舉先是邑人以物產久虛而茶賦不除土微無出齊民愈困公乃籍數之贏少第戶之豐乏審地置而均其課由是鄉亭絕追捕之苦縣有崇禮萬歲二鄉人多澤居罕務力穡資橘山之資以自禁公喻以禮法民遂革業務農私室漸實園扉荐空戊辰歲召還二鄉之民立祠於射村永興寺鄉貢進士張先記石刻在寺

仁王山在烏程縣西北九里舊名鳳凰山以山形似鳳也故老相傳秦始皇以山有王氣鑿其頸今通舟爲小河山之首在南號欄山

宋乾道元年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忠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軍湖州是也

唐李清大歷中爲烏程縣令忠肅明亮以將其身清簡仁惠以成其政絃歌二歲而流僞復者三百餘室廢田墾者三百頃游客輻輳迨乎二千種桑畜養盈於數萬官政有刻石之氓吏尉有殮錢之資崇本經用率皆如此見顏真卿

西亭記

宋俞侯字居易湖州郡人也向之孫宣和中浙右經方寇之
搜州縣多闕守令侯知真定獲鹿縣辟為歸安縣縣在郡
邦人多難之乃預定規模處之以公朱勛請括諸路隱匿
田縣獨不與鹽法屢變私販者罪甚重縣獨寬之為勝仲
知州事待侯甚厚或至治與之談後仕至敷文閣學士所
至有治聲人稱為吏師

錦墟舊編在歸安上絕山吳興記云山有花卉村多海薔薇
紅躑躅朱藤二三月花發名為錦墟

伏翼洞在長興縣西山墟名云洞中多產伏翼有素翼赤腹
千載倒挂者

吳興縣志

四

通志

元湖州青山普明寺僧茂都寺者病傷寒死二日復醒言初
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廡下竊視之則
徑山高雲峯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為人所驅至此忽
柳至一僧則其徒也即以鐵牀熾火炙之叫號與極不可
聞主者呼雲峯問其事如何答問彼受此苦痛若某有預
必言矣主者曰當是誰押寺則無以對繼又柳至一僧骨
肉皆零落則責福寺主首觀像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
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為久不行主者皆悚然而起立
命來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在旁書之凡四十二
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即化為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柳四
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盡隱

齡忱二都寺即就柳之繼而有一人自外巡廡而入各點
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
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
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
潰爛病亟日久號呼瞑目即有所睹其親族兄長在左右
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
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府見平生作
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柳獨有二柳向空已各書名於
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寺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柳
為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不可無也是夕澤殂越一日
瑞都寺亦殂

吳興縣志

五

通志

唐進士張翥吳興無為寺記略云花開寶殿文策瑤階百堵
興而門闕崇萬楹疊而廊廡對寺在歸安縣東南福增鄉
千金晉王衍捨宅建唐時土人馮倫沈演復建移郡城興
國寺廢額榜之會昌中廢咸通三年又建寺有名僧五千
人其雄偉亦可見宋治平初改今額
宋葉參字次公宋初湖州人業儒者寡參卓然自立登咸平
四年進士為舉子倡景祐中自兵部郎中出守鄉郡金部
尚書王惟正作詩送之三司度支韓琦太常丞呂公綽辭
紳祕書丞余靖曾公亮皆有詩餞其行刻石郡庠
參之子清臣字道卿天聖二年進士第二人不踰數年踐西
掖北門之選詞章炳蔚馳譽當世父參請本郡公志便省

親以太常丞集賢校理知宣州拜親於郡桑梓榮焉公自爲詩在墨妙亭

清臣欲葬其母永安太君夢有謝秀才來謁云松蒲落處卽是穴翌日至卞山倪鳴適有松蒲墮其前遂卜地于此後至王村見廟像恍然夢中所見

葉夢得字少蘊參之族人年二十二中進士官至左丞以崇慶軍節度使致仕營築室卞山

見別條

遂歸老焉有易傳

書傳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論語釋言孟子通議又有文集自序燕語避暑錄嚴下放言家訓金石類考老子解審是集行于世

宋沈次卿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京尹使提

東坡志林

十六

通鑑綱目

督十三酒庫課人無怨咨嘗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勸自可沮勸其法使拘戶於本府人錢給由諸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勵自倍真不易之良法

宋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旣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府又嘗語醫者李垣父曰君當飯于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嘗招之脰脈留與其飯於都省間因舉

舊話一笑

吳越錢氏文穆王領兵拒南唐至太湖大錢有異夢夢泗州

大聖泛海而來遂建院名瑞現宋端拱中鄭建記有石刻大中祥符改爲昭感院

宋末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湖州東遷有道人結茅岸旁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鐫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問師至歎曰一死何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殺人今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違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說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庵索其所積具以實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遂釋之

吳興向氏宋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

東坡志林

二

通鑑綱目

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漢次曰汗

古水字也

父不之疑他有連呼其名曰漢汗水方悟爲戲

也又胡衡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

音蓋悉從六其

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仵則多收古物

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贖敗

吳興向氏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財力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

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歸於他家其一名公明者

駭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悉飲博之事

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記源流甚詳長城劉瑄字困道多

能而狡獪初游吳殺夫兄弟間後遂登買師憲之門聞其
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
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
喜甚因假之歸盡報其數言之賈賈大喜因譏劉誘以利
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種多六朝神品遂酬以將仕郎後
爲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其家傑
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其他異
物不能悉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
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其棺上
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楷得其
蘭亭一卷武定刻也後有名士敗語甚多其精神煒燁透

南吳書畫記

六

吳興縣志

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珍重之然爲屍氣所侵其臭
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
去屍氣遂作檀香函貯之但爲庸工裝池頗爲裁損所謂
金龜八字云

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刺史崔元亮所開浚波塘
也其地產菱居人采而焙乾之以備荒年號菱米又多出
蠶絲貿易者倍他處土人居舟中列諸貨物市賣謂之水
市

歸安姚舜仁字令由宋元豐八年登第爲太學正召對稱旨
除館職遷庫部員外郎進明堂定制圖并敘上賜對褒獎
降詔可其奏又撰明堂訓解一卷擬上之而疾後兄舜哲

表進以成其志烏程澄靜鄉趙村有宗正少卿姚舜仁墓
歸安千金壩漢吳王濞鑄錢千銅峴山置府庫于此故名千
金壩與國寺碑云晉王衍嘗居之又有泛金谿

普靜寺在烏鎮梁天監中司空沈約捨父墓地建光福寺約
先葬父于此今寺基卽其處約歲時來展墓武帝遣昭明
太子迎之約不自安乃遷葬以地爲寺宋大中祥符間改
今額密印寺在普靜寺側昭明太子之館也昭明太子迎
沈約館于此約捨墓爲寺昭明亦以其館別爲一寺伽藍
神舊有碑刻

長興城東北門舊名姑姑門

宋周密嘗曰大父少傳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旣

西吳書畫記

九

吳興縣志

移寓天聖佛殿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毫髮至官
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進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
下車顧問曰此宣侍郎後門乎爲之歎而去時寓公皆得
自醺以供賓祭惟先公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
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
備不時之需者遂令兩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家豈可
有耶其清慎若此待子弟甚嚴雖盛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宋賈師憲柄國日尤喜茗谿之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
千頭復作機使相灌輸不少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
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

湖州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云北戴拂注

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柳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仗所製鐵連柳鐵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鐵連柳破僂智高非特治禾也

梁范岫官至祠部尙書曾爲齊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年經貨遂不改易

國朝道士沈道寧號野雲烏程人居金裝樓後隨四十二代天師沖虛子入龍虎山學道法仍獲倪孟冲傳以祈禳諸法凡其試應若神速道寧不習文字惟精於心契故其法異於人 仁宗皇帝試其禱雨皆驗悅之賜三品誥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祐民廣大至德高士宣和初歸卒於黃龍洞之祥應宮

中華書局

三

通鑑紀事本末

安吉縣朱實夫宋馬相碧梧之婿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寺僧無以媚之乃誑爲一說曰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爲卓錫之所朕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爲不祥而不敢對今日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禪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買平章富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問此語安得不語子姪親姪且獨語門吏也小人之無忌憚如此

元僧祥止庵過湖州詩云平生祇想住湖州僻性迂情可自由一片水聲中倚杖數重山色裏行舟東林書卷貧猶買

西塞綸竿老未收援得歸程近寒食杏花春雨聽鳴鳩元湖州貴涇坊舊有周彌陀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爲人善長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及殮越二日復甦

曰此番得生皆陳尙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眾觀據案者即本齋陳尙書也謂我曰汝吾賃戶也何緣至此因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選同姓名可令發回厥然而蘇好事者雖能言而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許帖木兒自嘉興至晉川因扣左右曰前此有馬裕齋陳本齋否眾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參照試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是陳本齋俱湖州人耳乃與周

中華書局

三

通鑑紀事本末

彌陀之事正相合

長興梵惠院在縣西南四安鎮唐咸通中建號集雲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舊編云建炎中金虜遊騎縱火至藏院經輪自轉有聲如雷火亦隨滅賊遂散去有江東汪用汝記長興成山在縣西高四百五十尺山墟名云吳王夫繁於此築成城山多產青松白茅即梁太守張曠與御史中丞沈沒築成以捍候景之地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氣岸磊落登紹興乙卯第知徽州黟縣以忤權要去職後除國子錄當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同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後歷言路歷入座及爲詹事東宮加禮敬焉有奏議三百篇藏於家

梁張僧繇以右將軍爲吳興太守統記云吳興太守張僧繇畫白塔寺彌勒佛菩薩像世稱奇妙唐名畫錄梁張僧繇天監中歷右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畫之晉王昂字公表吳興人家貧好學織帛以自給將之餽舍值隣人盜刀潛步自匿專心備行與其弟給事中夷太守矩並以學術著名當時謂之三正

湖州山中有映山紅花一名躑躅一名杜鵑唐人呼爲山石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山榴一夜幾枝紅又李羣玉山榴詩曰洞中春氣蒙龍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數石崇金谷園雍陶又有歎靈鷲寺山榴詩云水燒巖峰俱不知露紅凝豔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卽是杜鵑催落時

鵲催落時

宋鄉先生倪文節公云晉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淤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三也城外居不過數十家臨時拆毀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卽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港開闢六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積八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澆潑塘路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許非一兩月不乾馬與人踐踏無不蹶陷十也釘椿犬牙相錯多下暗椿舟載稍重則爲暗

椿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進退不可十一也茭葑堆積以覆陷穿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家有資力可召募羣不逞羣不逞爲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趨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之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虜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久留十六也西谿注灌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闊雖閉門久氣不鬱壅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蝦螺蜆菰芡鳧茈藕根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先須遠守城外險處南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毗山清塘門當守法華仁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北門水路當守大錢等處險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輦去石若不輦去敵作砲用環城港汊皆施椿陸路當掘坑用油泥茭葑暗施鐵蒺藜苦竹鎗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易劫或放水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抄掠亦難一月乏食遁矣然后尾而襲之當遠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後功矣然必人心一部分定以四隅分四部部各若干人以若干人在中爲救應號令明斥堠遠賞罰信權出於一

勿有二三禁處驚禁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處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關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盡言或曰雪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強壯饜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爲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爲虜根刷無遺銖兩皆不可藏爲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爲永鑒皆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爲身謀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

聖賢書

書

聖賢書

一強有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爲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晉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爲生此一大謬也獨有囊土一事難遇敵若以布囊萬箇盛土徑來城下堆積立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可毀當問智者

宋潘祐問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練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

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絳繡百匹饋之凡留半年靡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名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其門者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地無不具至至以錦綉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會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卒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過作墓銘云

吳興沈仲固先生宋人也嘗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後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爲鑛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

聖賢書

書

聖賢書

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類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至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致聲名無仕而仕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不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摘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餒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沈蓋目擊宋事故言及之其後賈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推

恐有分其勢者故專求此一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其肘耳以至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尙忍言之哉

宋末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性極機巧無所不能交游東南豪貴或以歷學薦於朝得對有奏藁及所述數學大略與吳恕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當苕水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樵之奇材爲前楣位置皆出自心匠凡屋脊兩翼搏風皆以磚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得持鉢於諸大閤會其所養子與其親子所生妾通事世則幽其妾絕其飲食而死及使人謀害其所養之子事敗竄之梅州在梅治

東坡志林

宋

通鑑紀事本末

生不報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楯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焉楊守齋亦云往守靈川日秦方居家一夕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己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郡欲駭之楊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怨已每聞其亡而往謁焉直至替滿方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少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杯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秦嘗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遺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大雷山小雷山在太湖中舊編云小雷山洞庭東山也屬烏

程大雷山洞庭西山也屬長興周處風俗記云太湖中有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中曰雷澤卽舜所漁也按統記云雷澤在宛州北周處誤也蓋以震澤中有小大二雷山故俗名之耳

釋慧豪俗姓謝吳興長城人住曲水寺持法華經天旱求雨時有一綠衣人云吾是此山張水曹神將請於大山師若要雨一小吏與師行雨忽一夜大雨發洪數家悉被漂溺旬日又見前使所著綠衣人領一小吏屈膝脫背示鞭笞之痕謂慧豪曰小吏行雨頗不用心已科數十訖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倉曹有故舊在言路因小嫌欲劾之無以爲罪宿嘗以其父所

東坡志林

宋

通鑑紀事本末

注坡詩刻之倉司錢板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長興舊時清異寺有畫羅漢與慈氏院畫皆管洞筆

宋德清龜谿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匿具中有白玉出

香獅子高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玩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長興錢卿廟在縣西北四里舊圖經云彭祖四十六代孫錢

卿名朔字幼子漢建武中爲黃門侍郎代郡太守卒有靈

永平七年立廟於柯里村置吏十人供其饌婦

宋歸安沈該字守約父時升兄謂皆中第該亦以上舍釋褐

處鄉里以和易謙退稱每出人喜見之目爲三大夫紹興

八年金人在淮泗遣使請和上疏贊之朝奏夕召後爲禮

部侍郎出知潼川製府召還除參知政事明年大拜舊吳

興丁身歲輪三千有奇公當軸奏減五分之四鄉人德之公遽於易撰小傳六卷其說以左氏變卦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刻石於私第及有文集五十卷律詩三百五十篇雜著一百篇宋之南渡失策在和議而該贊之宜乎受知於高宗而遺譏於後世也惜哉

宋沈思字持正號東老歸安東林山人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寶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思見其風骨秀偉碧眼有光及論古今治亂老莊浮屠理無所不通意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事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酒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

四庫全書

天

通鑑綱目

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人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酒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而盡乃命東老鼓瑟回浩歌和之又嘗闔茶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棋中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夜月微明秋暑未退而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酒嚙之插於壁間須臾蚊蚋盡栖于壁而所飲之地灑然思欲有所扣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吾今日所以來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

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主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頷而悟之欲將達旦則張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濕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且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仙人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思啟關送之天漸明

四庫全書

天

通鑑綱目

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公歸切思慕之遂命畫工繪回仙人像然不相像一日別命圖之正欲下筆忽有一道人求齋公卽延入座自囑庖人具飯列于堂上公出請入齋之竟無所見出門尋已不獲回至畫所祇見板壁上仙像宛然如昔所來回仙人面貌無異蓋回字者呂字也後四年中秋東老果化去神采如生家人舉棺怪其輕視之惟衣履存焉今其地有回仙觀回仙橋蘇東坡和回仙人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僞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字猶傳青史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髮髯塵埃數字

餘止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元吳興王琦庵先生國器偶得古窯器盤盂數事所謂千峯翠色真無價之珍也一日有親故至筠庵以此器薦食設宴飲食之次方在誇獎適二犬爭所投骨於座下信然攫拳卓掀器碎焉賓主不樂而罷夫二犬所爭者一殘穢耳不知寶器因之殘破與夫小人在位爭權賄賂禍社稷天下重器以之傾覆何以異此

言城王廟在歸安思谿俗傳爲言偃史記言偃吳人九域志平江有言偃宅但以偃爲言城隍語殊鄙俚且稱之爲王祇誣之耳

宋吳興有張神鑑替而善記胷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

吳興縣志

卷一

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替而慧善辯寶玉此猶是暗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款扣問數語卽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晉虞駿字思行王導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歷吳興太守

宋德祐乙亥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稽妻趙氏孟桂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復遣人以金帛慰之旣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嘗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乃姦人乘危造爲此

說以驢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

哉孟桂本趙忠惠之妹後爲尼改名妙惠住湖州廣惠寺云又考趙氏名妙惠卽孟桂歸安人爲當塗孟之稽妻之稽以兵部尚書卒子渾富蔭襲姪澄爭之趙攜渾至京辯之有貴近大臣悅其色聞于世祖欲強委禽使者傳旨到門趙曰臣寡婦請於簾內受旨旣而出見使者則雍髮毀容矣使者大驚上其事乃止以此證之則其事明矣

漢吳王濞封於吳吳有豫章銅山卽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韋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銅山卽安吉銅山況歸安千金墟乃吳王貯錢之所則章注不誣矣

吳興縣志

卷一

宋沈清臣字正卿烏程人紹興丁丑進士第因上書論諫官不當用歸正人語侵時宰貶封州放還隱居城南號晦庵別書屋以來四方學者召入遷至皇子嘉王府胡善巧祠卽所居治園築亭揭閣目曰潛谿多所賦詠後以祕閣修撰終於家

白石山在長興縣東南山謙之吳興記云山出白礬石

宋末史宅之彌遠之子勗爲括田之議民不能堪分司安吉州摧輶毛遇順毅然不就

佑聖宮在下山南宋紹興初道士沈無礙結庵此處恍惚見眞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奏事旣而庵前石洞有一龜一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移德清元

峯觀廣額揭之後請于朝賜額佑聖白玉蟾題佑聖宮詩
云雲屏煙嶂玉玲瓏中有幽人處玉宮曉樓曉松韻雨
夜窗鶴唳竹梳風天垂十二欄干外月滿三千世界中此
景此時誰得似黃庭誦罷理絲桐

湖州白菜出郡城東門外者嫩白甚佳移種他處則為青菜
油菜其品味變矣與郡之谿中鱖魚同稱謂之大頭菜小
頭魚

宋朱服吳興人元豐間為右史神宗遣使治楚州新河而戒
之曰東南不慣與大役卿且為朕惜愛兵民

服之次女為沈括子婦幼從母氏在常州有錢秀才開圖書
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錢閱書皆

言服之女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沈女離婚歸宗嫁吳

寬夫

支遁住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書曰思君日積計
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少頃風流得
意之事治郡盡終日戚今觸事惻惻惟遲君來以晤言消
之一日當千載耳

唐吳興人費棠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鑪置膝前

晉吳興太守張玄之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
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玄即謝玄也

陳武帝永定二年正月甲寅遣中書舍人章鼎策吳興楚王
神為帝

陳世祖蒞當侯景之亂避難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
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後景敗不為見害

後主納蕭巖蕭琳隋文帝聞之怒因忌二蕭故散其眾以巖
為東揚州刺史琳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
以襟帶二州後陳亡任忠降於隋

桑欽水經曰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淞江入
于海

唐李嘉祐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詩云君為萬里宰
恩及五湖人未滿先求退歸閒不厭貧遠望晴更近殘柳
雨還新要自趨丹陛明年雞樹親

嘉祐送弘志上人歸湖州詩云山林惟幽靜行住不妨禪高
月穿松徑殘陽過水田詩從宿世悟法為本師傳能使南

人敬修持香火緣
梁徐孝嗣以御史中丞出為吳興太守在郡有能名時人以
比蔡子尼王儉贈詩曰方軌叔度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
錢胥二姓氏出吳興長興具載太平寰宇記李宗諤圖經王
曾九域圖誌今長興惟有錢氏而胥氏則罕焉

唐僧皎然奉應顏使君真卿與陸處士羽登妙喜三癸亭詩
云秋意西山多列岑繁左次緒亭歷三癸疏趾鄰釋寺元

化隱靈蹤始君啟高致詠榛養翹楚鞭草蘊芳蕙俯砌披
水容過天埽峯翠境新耳目換物遠風塵異倚石忘世情

援雲得真意嘉林幸勿剪禪侶欣可庇衛法大臣過佐遊
羣英萃龍池護清藏虎節到深還徒想曠頂期于今沒遺
記

皎然冬日天日西峯張鍊師所居詩云采薪逢野泉漸見栖
閑所坎坎山上聲幽幽林中語仙鄰何代隱鄰服言亦楚
開水洗藥苗埽雪候山侶零葉聚敗籬幽花積寒渚冥冥
孤鶴性天外思輕舉又題周鍊師別業詩云隱身蒼上欲
如何不著青袍愛綠蘿柳巷任疏容騎入水籬從破許船
過昂藏獨鶴閒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
竹窗書幌共煙波

皎然法華寺上方題江上禪室詩云路入松聲遠更奇山光

西吳墨詒卷四

五

詩

水色其參差中峯禪寂一僧在坐對梁朝老桂枝又秋居
法華寺下院望高頂贈如獻上人詩云峯色秋天見松聲
靜夜聞影孤長不出行道在深雲又宿法華寺飭澈上人
詩云至道無機但杳冥孤鐙寒竹自青燐不知何處小乘
客一夜風前聞誦經

皎然送烏程李明府得陟狀赴京詩云驛吏滿江城深仁見
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爲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
仲客綸綽貴南巷有光榮

皎然宿武唐吳羌山破寺詩云雙峯百戰後眞界滿塵埃蔓
草緣空壁悲風起古臺野花寒更發山月暝還來何事池
中水東流獨不回皎然妙喜山居示靈徹上人詩云晴明

路出山初緩行躡春蕪看茗歸乍削柳枝聊代札時窺雲
影學裁衣身閒始覺驕名是心了方知苦行非物外寂中
誰似我松聲草色共無機皎然春日杼山寄李縱員外詩
云南山惟與北山鄰古樹連拳伴我身黃鶴有心多不住
白雲無事獨相親閑持竹錫深看水嬾著麻衣出見人欲
撥幽芳聊贈送郎官那賞石門春皎然冬日梅谿送裴方
舟之宣州詩云平明匹馬上村橋花發梅谿雪未消日短
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遙遙

唐司空曙送王尊師歸湖州詩云煙蕪滿洞青山繞幢節飄
空紫鳳飛金闕乍看迎日麗玉簫遙聽隔花微多開石髓
供調膳時御霓裳奉易衣莫學遼東華表上千年始欲一

西吳墨詒卷四

五

詩

迴歸

唐李端送湖州皎然上人詩云未得從師去人閒萬事勞雲
門不可見山木已應高向日開柴戶驚秋問弊袍何由宿
峯頂窗裏望波濤

唐僧無可送邵錫及第歸湖州詩云春關鳥罷嘯歸慶浙煙
西郡守招賢重鄉人素仰齊橘青迷畧寺茶長隔湖谿乘
暇知高眺微應辦會稽

唐朱之問餞湖州薛司馬詩云別駕促嚴程離筵多故情交
深季作友義重伯爲兄鎮靜移吳俗風流在漢京會看陳
仲舉從此拜公卿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吳興民夜歸遲者執之係亭下其人

遁去有迫及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歸比死其兄問
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兄愬於官問直初更
者曰張福兒執之械係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左手宜傷在左今
傷右也鞫知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

唐朱慶餘湖州使君置宴詩云老大成名仍足病縱聽絲竹
也無歡高情太守容閒坐借與青山盡日看慶餘又送石
協律歸吳興別業詩云識來無定居此去復何如一與排
香遇轉將朝客疏賁身惟藥草教子但詩書曾許黃庭本
斯言豈合虛

唐秦系贈烏程楊華明府詩云束杖政成時清谿弄釣絲當
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宇遲楊梅今
熟未與我兩三枝

唐包何送烏程王明府貶巴江詩云一片孤帆無四鄰北風
吹過五湖濱相看盡是江南客獨有君爲嶺外人

唐姚鵬送石貫歸湖州詩云同志幸同年高臺君獨還齊榮
恩未報共隱事應閒訪寺臨湖岸開樓見海山洛中推二
陸遯真戀鄉關

唐湖州刺史顏魯公吳興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承聯句云
居人未可散上客須留著莫唱阿鞞回應云夜半樂承聯
承詩教刻燭賦酒任連盤酌從他白眼看終戀青山郭承聯
三林栖非姓許寺住那各約會興永和年才同建安作呈

權十何煩問更漏但遣催絃索其說長句能皆言早歸惡
然公那知殊出處還得同笑譔雅韻雖暫懽禪心肯拋卻
的然一宿同高僧幾人歸下若簾開北陸風燭燭南枝鵲
尊奉文場苦叨縞釣清甘漂泊弱質幸見客菲才誠見諾
潘五述

唐皇甫曾烏程水樓留別顏真卿刺史詩云悠然千里去惜
此一醵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雨中川程隨遠水楚思望
青楓共說前期易滄波處處通

南宋武康沈道度之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齊吳興東遷縣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吳郡鹽官顧歡假爲
書師從之受業

齊大建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采泰始中北征
死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
以清議

陳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事後主以恩敘爲事陳亡隋誅之
梁沈德威吳興人字懷遠少有操行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爲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
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
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與東陽鄭灼晉
陵張廋吳郡陸訓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陳亡入隋
官至秦王府主簿卒沈文阿王元規少從學文集十九卷
後周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在藩甚歎異之及卽位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後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于重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人咸爲推伏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表請還梁武

西吳書

美

唐書

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汪嘗問禮於重梁主蕭詧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隋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議三十五卷禮記議三十卷毛詩議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儀禮音各一卷禮記毛詩音各二卷後周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遜以年在縣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又有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善書亦累遷湖州刺史按後

周時吳興尚屬梁陳亦未名湖州今考史傳如此豈有誤耶

隋文帝憤李德林忤旨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與散參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守拙正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蓋德林父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終於校書德林妄云詔議李元璵讚之故文帝怒之唐顏魯公刺史湖州時與陸士修張薦李寧崔萬僧如畫月夜啜茶聯句云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情言修上醉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萬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修御史秋風動尚書北斗尊萬流華靜肌骨疏淪滌心源修不以春醪醉何辭綠菽繁書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修上

西吳書

美

唐書

魯公又與薦士修書夜宴詠鑑聯句云桂酒牽詩興蘭缸照客情修上詎慚珠乘朗不讓月輪明萬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修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書顧已慙微照開簾識近江真

唐皇甫曾侍御過吳興刺史顏真卿與之南樓賦月三言聯句云喜嘉客闌前軒天月靜水雲昏真雁聲苦蟾影寒聞憂池滴檀欒書歡宴起江湖聞真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書高駕勸清角催惜歸華重徘徊真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修上魯公又與皎然夜集聯句云寒花護月色墜葉占風音皎然夕無塵慮高雲其片心公

又於吳興送李侍御聯句云吾友駐行輪遲遲惜上春晉書
西出錢路惆悵獨歸人然歡會期他日驅馳恨此身為須
知貢公望從此願相因云

唐耿緯與吳興諸公賦得水亭風聯句云清風何處起拂檻
復榮洲幼清回入飄華幕輕來聲晚流楊桃笙今已展羽翼
且從收楊經竹吹彌切過松韻更幽輔元直散青蘋末偏

隨白浪頭修山上山催雨過浦浦發行舟器勸樹蟬爭噪
開簾客罷愁度弦方解愠臨水已迎秋刺史涼為開襟
至清因作頌留然周回隨遠夢驕眉滿離憂豈獨銷繁

暑偏能入迴樓荷王風今若此誰不荷明休涓
又吳興雲館聽蟬聯句云高樹多涼吹疏蟬足斷聲為已

東臺書

早

催居客感更使別人驚凝晚夏猶知急新秋別有情危

湍和不似細管學難成羽當敷附金重無貪隴火明刺史

青林四面路白髮一重生梓向夕音彌勵迎風翼更輕香
單嘶出迴樹餘響思空城幼嘒嘒松間坐蕭瑟竹裏行伯

如何長飲露高潔未能名然

宋郎誼湖州人皇祐間進士

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謝夷吾者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
角占候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賊鄧倫使夷吾收按其
罪到縣無所驗但望問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
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
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

馬良印授上言舉卒

南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首等舉兵反乃以張永為吳
興太守右軍將軍討平之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
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梁吳興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
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
攸實臣稟訓私闕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
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靡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
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

酬

約又為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謹微命

東臺書

早

陳隱忍屈身與妾同聲氣育嬰懷胎志易渝柔德難
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違而肅然不著穠華蓋關不悟
宸暉曲漸舞華房寶籍此恩加進選典策湯沐光啟封綬

昭微

晉無錫縣有萊莢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
興太守袁琇或以問郭璞璞曰卯父發而診此木不曲直
而成災也

齊蕭惠休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仕獻奉傾資上較茹法
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耶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
安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
明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

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

南宋張岱字景山累遷吳興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色器方顯終當大至岱後事齊世祖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

齊吳興王仲起字子震爲晉平郡清康自立稽淵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

南宋王裕之瑯琊臨沂人特進左光祿大夫有特操時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致仕隱吳興

齊袁象字緯才陳郡陽夏人有美行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到吳興郡坐逆用祿錢免官實王晏之譖

也又以沈冲之劾

梁夏侯直字世能醴郡人也累遷吳興太守在郡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性儉素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直妓衣

梁吳興沈約善識聲韻約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纖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南宋江潘爲建平王景素參軍知景素有逆謀恐與禍同求代隱還東潘太守行郡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晉蘇峻敗弟蘇逸走吳興郗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晉元帝策問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爲稽孔坦對曰四凶不相及殛餘而與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乃舉吳興孝廉

唐沈亞之字下賢登進士第大和初亞之貶南康尉張祐以詩送云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緒斷浦迴日波頻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亞之吳興人元和七年不第李賀以詩送云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駿馬小家住錢塘西復東是也杜牧之贈詩云斯人清唱何人和草運蒼荒不可尋

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亞之村居詩云有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爲我發愁思鳥程有敷山

梁姚僧坦字法衛武康人也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疹歷年乃留心醫藥僧坦仕梁爲大醫正梁武帝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而疾愈魏則荆州人長安伊婁穆請僧坦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卽爲處湯三劑三

縛卽除兩腳痺後亦愈又愈賀蘭隆水腫之病實集感風之疾預知文宣太后之崩武帝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坦立愈其疾隋開皇三年八十五卒僧坦著集驗方十二卷行記二卷行于世長子察見別條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後亦習父業精於醫入隋死於蜀王秀之難識者冤之齊東昏嬖人梅蟲兒吳興人也又吳興沈勃黨事阮佃夫梁吳興太守張瑀有集七卷

長興顧渚山在縣西北昔吳王夫槩顧其原隰平衍可爲都邑因以名山山產茶名紫筍茶號爲絕品古有貢茶院今水口茶山產茶尤多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爲上常

卷一百一十五

茶

通鑑

州次之李肇國史譜云蒙頂第一顧渚第二宜興第十舊篇云顧渚與宜興接壤唐代宗朝以宜興歲造數多命長興均貢貞元五年歲貢限清明到京謂之急程茶張文規詩云牡丹花笑金鉤動傳奏吳興紫筍來李郢詩云一月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袁高有茶山詩備述當時擾民之害見別條又按舊誌云湖常二州交境爭先赴期以趨一時之澤貞元八年刺史于頔始貽詩毘陵請各緩旬日俾遂滋長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表奏乞於舊限寬展日期較從之每造茶時兩州刺史親至其處大率以立春後四十五日入山暨穀雨始遷今不歲造所貢之數亦非昔日之多矣山側有金沙泉上有消風樓枕流亭息則

亭金沙亭忘歸亭木瓜堂下有吉祥寺唐刺史李詞自武康移置此杜牧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詞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泉漱黃金湧芽香翠壁栽樹陰環作帳花徑落成堆

金沙泉在顧渚山貢茶院側碧泉湧砂泉如金星唐學士王文錫有記唐貢泉用二銀瓶宋初用一銀瓶其後茶與泉俱不貢今惟貢茶耳又聞其泉煮茶則茶味極佳不與他泉比也昔人遠相寄遺其法用餅貯泉取泉畔小石煮之則歲久不壞

湖州長興縣木嶺金沙泉卽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也處砂之中

卷一百一十五

茶

通鑑

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敕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既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則涸矣太守或疑嘉瑞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鸞獸毒蛇水魃焉

元世祖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爲瑞應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粢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世祖時中書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安撫以問故賜名焉

唐白樂天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亭歡宴寄詩曰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鏡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答花

時客窗下蒲黃酒後病眠人

漢張角作亂獨故鄣南境守險助國朝廷嘉之別爲一縣賜名安吉

宋康定元年知湖州滕宗諒進柑子詩仁宗賜獎諭敕書

元吳興沈氏得巽石於下山林葉氏之廢圖刻曰采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

於下方云采菱渡頭風起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墮遊漁父

桃花源裏人家與集中少異意爲朝川舊物而立於采菱渡者其景物猶可想見沈氏名其石曰采菱渡石

通靈王廟在郡城中與甘棠橋相值卽銅官山趙監廟漢吳王儼令監督工鑿山采銅山覆而死人以其不虐民力故

立廟祀之有通靈王記

吳文帝廟舊在儀鳳橋南文帝吳太子和其子皓爲烏程侯

時冊其祠於駱駝橋東及皓卽位追諡曰文皇帝移廟於此處廟碑唐胡季良撰文帝陵在烏程縣西北西陵山曰

明陵寶鼎元年孫皓詔立吳興郡以衛其陵今地主廟卽文帝廟後人說云沈約

長興有城公廟俗傳二神戰捷喜而城因裂其面神像後嘗修飾其面亦復破裂

常照寺在菁山僧梵隆所建號無住蘭若宋高宗召梵隆至內殿恩遇殊渥乾道三年賜常照院額仍命充祝聖道場

已而御屨三夢神人曰乞陛下書金剛無疆壽佛既覺異

其事遂秉燭書以賜之嘉定三年又建昭回閣藏高宗宸翰

齊永明十一年有沙門齋赤火以療疾費賤爭取之多得其

驗都下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災至七姓而疾愈吳興

立國寶密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治卽瘥又國寶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仕晉安王侍郎按此

則國寶爲晉人與此不倫更詳之

南宋正寂之字德玄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直主簿刺史

王或行夜還前驅至而寂之不肖開門曰不奉墨旨或乃於車中爲教然後開門或歎曰不意邪君章近在閣下卽轉主簿恆以廉潔御下時丹徒令沈瓚之以清廉得罪寂

之曰清吏眞不可爲也政當在李孟之間乎

宋俞澄字子清退翁玄孫也以清介自持官至刑部侍郎求

退放意泉石躬圖於南門外二里許與小浮玉山相對號曰無塵時以扁舟往來飲酒賦詩爲樂

壘山在烏程縣東北產紫石英其山東臨大谿西帶長瀆上有亭臨壘虛曠名曰壘山亭今廢

白鶴山在烏程縣西北與長興接界昔鄉人姚紆化白鶴遊此因名山山石精好可爲碑版江東記云員山山石精好不籍吳興卽謂此也

唐薛蓬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詩云上人今去白蘋州雪水茗谿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出夕陽沈浦雁花

收閒聽別鳥嘯紅樹醉逐歸僧棹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
數莖霜鬢已驚秋

荻塘在府治南晉太守張康所開後太守沈嘉重開改名吳
興塘又曰橫塘殷康有文集五卷

芙蓉池在白蘋洲唐郡守楊漢公所開池中有千葉蓮

魚脯樓舊在儀鳳橋南晉歲貢魚脯於此樓修製後罷貢爲
民居今其地改魚樓界尙存舊名

明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大澗中流亂石飛走
茶生其閒尤爲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中茶始生是也
又峽中有夜橋昔顏魯公於此步月因名宋長興令許遵
重建改名許公橋

吳興縣志

吳興縣志

唐崔元亮故宅在長興縣西崔灣元亮磁州昭義人長慶中

爲湖州刺史因家於此唐相崔祐甫之後也後其裔有居
崔灣者家藏韓愈所作祐甫墓銘雖蟬腐而翰墨精彩如
昨又藏崔遜律植等誥敕數軸及顏真卿張說李邕李揆
李林甫諸公筆迹宋時復其家今盡失之

武康蔡孝女天順閒嘗隨母入山采桑有虎突至攫其母孝
女即挺身攀樹枝格鬬行三百餘步女益奮擊虎捨其母
傷女其血上噴高丈許竹葉盡赤虎亦捨女而去奄有餘
息尋卒孝女家方食蠶三日悉成繭鄉里以爲孝感所致
金鵝山城唐廣德初巨寇袁晁陷浙右湖州刺史獨孤問俗
率將士築城拒遏以城近金鵝山故名

唐天授中湖州餘不鄉戴德家上言武康東界一十七鄉枕
谿澤通舟楫饒魚稻桑竹苕蘆之利願析置一縣遂置武
源縣又改臨谿縣後改定德清縣

齊何敬叔爲長城令以能名在任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
榜門曰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
輸租

晉王蘊爲吳興太守郡荒人飢輒開倉振恤主簿執諫請先
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
之命專輒之愆罪在太守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活者十
七八焉朝廷果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蘊晉陵
太守

吳興縣志

唐代宗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天寶之亂失后所在德宗

卽位詔訪后存亡厚贈其先世終無聞焉
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之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
殺至郡果有赤蛇在銅符面上玄瑛搥殺之後果爲賊所
害玄瑛卽殤也徐夔弑之

瑞蒲德清有沈姓者其宅旁有潭水涯忽產蒲葉長幾尋仞
俗以爲異遇重午爭來斬其葉以辟瘟腊其根以入藥遂
表蒲以爲瑞因名潭爲瑞蒲潭

朱湖州學記張方平撰蔡襄書

唐興善寺碑大唐興善寺碑舊二版六字字皆徑三尺體勢
壯逸相傳燕公張說書寺在德清新市鎮今爲覺海寺故

令陳之方愛此字龜于乾元寺後取置郡之墨妙亭

唐吳興僧法禮俗姓包少出家雖不知醫惟以意療病無不愈雖不知易占候無不應驗同侶過揚子江遇風一舟人皆懼法禮立於船前張眉曰江神何不收風止浪俄而風息眾得濟岸武后徵爲國師居龍興寺

花渚在安吉梅谿鎮吳越征西將軍吳瑗所居瑗之裔可幾知幾作堂讀書花渚之上號二吳讀書堂可幾好古博雅與弟知幾相繼登進士可幾仕至太常少卿著千姓編姓氏所出悉有源委知幾爲郎官守其父屯田墓三年平地出泉人皆異之號孝子泉

尊榮葉如水符但莖上有冰涎滑澤可食出烏程蘇灣者佳

平

平

茗統記曰韋花蘭心曰茗吳興谿旁多生故名茗谿其草可

作帚俗呼爲茗帚

昔有烏子瞻避難於長城之北山因曰烏瞻山郡稱詩云白

墮每孤清夜月烏瞻還對舊時山

漢樓船將軍金曼青居於長城北山因曰金山

宋隆國夫人黃氏德清人初入魏峻家既出復歸李仁本以如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與黃一幸遂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每遇邸舍親戚至不敢坐以孀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封隆國夫人或者有魏子之誇實不然也

陳吉老字子州京口人知長興縣時浙中方臘作亂陷及杭州縣東亦有竊發者千餘人應臘吉老整眾攻之手誅數

十餘人民賴以安

唐僧慧暢居長興曲水寺不學於師而契心印常織芒屨蒲履於山中道上一日謂弟子曰吾聞天台山有吼公遺迹思一往焉言訖便行長城去天台八百里後有人自天台來計暢之程一日而至後忽令門人灑掃曰今日有客至齋訖跌坐而化

歸安縣有寶谿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卽射村也昔有漁者見谿上有光伺之見大蚌乘風而行光從中出遂之卽沈故名寶谿宋知州葛勝仲卜居於此

葛勝仲建炎中知湖州時金人蹂躪江浙劇賊邵青欲道江入湖勝仲大修城郭教閱士卒賊望風引去是歲大饑斗米

平

平

踰千錢餓孺相枕藉公大發倉廩民賴全活有遺愛焉

邱閭山又名廩山舊屬長興今在安吉東北江表傳云長沙

桓王攻劉繇之盡得邱閭糧穀吳地誌云吳文帝遣從弟孫奭於此建邱閭一云大槩所置下有邱閭谿未知孰是

梁沈氏述祖德碑徵士沈麟士製立於德清金鵝山

宋林大中字和叔爲長興令以儒雅飾吏事郡太守蔡民間契本赤者許人許告約束頒行大中一見染劄封還曰長告許之風非儒者之政不敢奉行太守怒追逮益峻尋行鞠勘大中入獄懲治摘其爲首之妄者以白太守益大怒大中申明益堅太守尋喜其言慨歎者久之事之已露者悉從寬典官滿交篆日呼吏問曰有何文案限當今日者

吏抱牘以前剖決並畢卽解組始終如一日也以政譽擢殿中侍御史

天寧萬壽禪寺郡城中天寧寺額趙子昂書相傳云子昂初於僧廚下大食棹上試書六字道媚斐疊後更他書皆不及遂以棹面板鏤刻爲寺額蓋趙之得意筆也

玉磬山在安吉東北高僧傳云釋曇諦居故鄣崑山每夜聞有聲尋其發聲之所掘之得磬故名

無胥淹在長興無胥村舊傳伍子胥奔吳至此迫者在後遇一婦浣沙問曰見子胥乎婦曰無胥以此得名

正統十三年長興吳貴歸與安吉梅福聚眾作亂拒殺官兵陽武侯薛祿奉命將兵討之以祝御史監軍且欲屠二邑

西吳雜書

聖

西吳雜書

群借祝至一鼓禽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脅從者甚少祝兼程請貸於朝廷往返八千里僅半月而祝遂以勞卒萬民更生之德二邑感之惜逸其名

梁謝覽爲吳興太守時中書舍人王睦之家居烏程子弟甚橫前守忠之睦未到郡覽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爲政肅然

陳后主后沈氏吳興人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慾涉書史工書翰父君理卒居憂別殿哀毀踰禮時張麗華有寵后虐然無忌遇歲旱齋沐誦經數上書諫後主稱爲賢后後主欲廢后而立麗華會國亡不果與後主入長安後主卒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嘗隨煬帝巡遊江都之亂渡江不知所

終或言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使後主移其寵麗華者以寵后后之內政富有裨益後主亡國之屢可少舒矣后有集十卷

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鏡書

茗水出孝豐天目山陰廣茗山下一出浮玉山至靈芝塔邊合流曲折由下灣三百六十灣而抵太湖山海經云句餘山三百里曰浮玉山茗水出其陰注于具區

雲璈亭在歸安澱市

莫月鼎諱起炎歸安月河人高祖僑月鼎生而秀朗目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乃絕去世故專學禪觀已而著黃冠更名洞乙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授五雷之法又

西吳雜書

聖

西吳雜書

事南豐鄒鐵壁委身僮隸懇得王侍宸斬勘雷書宋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守紹興迎月鼎召致大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遣程或求異人於江南得月鼎及見世祖於濠京時天色濟爽帝曰可問雷否對曰可卽以所食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後命請雨雨立至盛有所齋皆不受尋以年盡辭歸益縱於酒醉輒白眼望天陰羣僮起衣袖開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客請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杯面頃之雲起翳於日下蓄釐觀道士中秋方宴會有雲蔽月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爲召至且謝過月鼎以手拍之雲散如洗山氓爲鬼物所憑月鼎過諸途大罵以水噴之

病自己賣餅師積餅於筐被物竊去月鼎召雷霖雲中新
湖孫首投於前市魁取婦爲猴精所攝月鼎追婦還月鼎
伴狂避世然有以病疾至者無不應之或以蟹中黃篆符
或摘草木葉噓氣投之立愈庚寅正月十三日夜將半風
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而逝宋太史景濂記

郡城中有四亭濯纓亭白蘋亭疊翠亭三匯亭雙谿亭煙雨
亭四水亭水亭會谿亭清樾亭歸雁亭有歲寒臺汀風閣
六客堂茗濱館水堂皆郡之勝槩今俱廢

下山有項王走馬埭又有飲馬池項王繫馬木石閒又有項
王馬迹吳興多項王遺迹疑項籍避仇吳中當在此地

德清紫極觀在縣西文墅山梁大同開建邑人沈文仲曾祖

西吳縣志

卷四

風俗

吳興太守道思少好玄默以祖父故宅捨爲觀唐道士沈
法謙捨錢造醮壇繞壇有古柏十九株櫻櫚三株宋治平
二年改今額文豐舊有仙童爲邑中孩童之祟人苦之名
其地曰仙童馬紹興初道士沈觀妙鎮置於土地祠下遂
絕

長興有城山城在縣南石城山吳時烏程嚴白虎與呂蒙相
拒於此猶有弩臺烽樓走馬埭遺址又有朱城白虎塢朱
叔廉所築按史白虎曾與孫策相拒豈嘗又與呂蒙相拒
耶又有呂山亦云呂蒙與白虎戰於此

吳潛字毅夫號殷齋其先宣州人占籍于德清新市鎮宋嘉
定十年狀元渾祐聞與謝方叔同入相未幾罷開慶初復

入相收召善類徐庚金等上書乞斬丁大全六賊上宣諭
潛不當汲引庚金等潛抗疏論之時議遷都四明潛力止
之眾議立忠王禪爲皇太子潛奏云臣無史彌遠之才忠
王無陛下之福上於是積怒質似道出師潛移似道於黃
州質北騎之衝似道頓足曰此吳潛欲殺我也還詔官
論其建儲之際心懷顧望乃編置循州似道使劉宗申爲
守令甘心於潛潛鑿井作臥榻於上劉不能毒後劉召潛
宴不起乃移庖就飲遂遇毒潛之將沒也謂人曰吾將逝
矣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後歸葬於湖與
其兄淵極同葬於邑之張家山

宋熙寧十年湖州知州章惇卜葬母於長興周行累日無所

西吳縣志

卷五

藝文

得夢有二人告之曰頭枕靈山脚踞白蓮憊驚起待旦而
行道問樵夫果得二山尋微路而入忽有廟宇題曰張李
二王惇駭異使藝師視之穴在廟中遂禱以遷廟之意是
夕大雷雨及旦廟已遷於山之東北遂以葬其母惇爲宋
之奸臣而鬼亦畏之何耶

望洛山在德清晉洛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洛故名
梁時長城有六眼神龜一頭登岸迸睛出彩羣龜數十同行
如從衛然

朱勝非云吳人謂虹橋爲無星橋今吳興郡城有無星橋即

虹橋也

宋釋顯彬字守中安吉人爲寶梵寺僧在空門五十年刻意

讀書詠新月詩云微光已成魄隱隱夕陽間六幘無人卷
一鉤長自閒輪隨明月長香逐桂枝還三五相將近分明
照竹闌人多稱賞

守恂亦安吉人年二十出家寶梵院參禮佛鑑一日上堂問
舉森羅及萬象卽豁然大悟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
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出牢關卽使休佛鑑曰子
也透聲色善自護持後住何山歲旱邵守請師禱雨師升
座作怒色曰阿誰教爾強爲天卽時得兩人呼爲恂罵天
政和閒歸寂茶毘占根不壞有佛銓語錄雙槐居士鄭公
爲撰塔銘

歲庚戌 鑒 遺先君子大變每檢閱手澤因得所編西

西吳語

吳

語

吳里語雜出他稿 鑒 讀而痛之越三年癸丑夏月

手錄哀集凡若干卷冀刻之家塾若曰傳之則先君

子之美不止是也里語大凡具在序中 鑒 不敢贅不

肖男 鑒 百拜謹識

西吳里語卷四

西吳里語四卷明宋雷撰雷自號市隱居士湖州人是編成
於嘉靖中皆記吳興軼事前有自序謂予夙好博覽史傳乘
戰裨官小說之書不列歲代不序倫理信手雜錄間有犯孔
氏不語之戒史臣譌謬遺亡之失冀就正於觀者云云與
徐獻忠吳興掌故集董斯張吳興備志相先後書亦相類惟
掌故集得入地理此書因多戰神鬼荒誕只可入小說又不
及備志詳載出處身分略差惟明人著述流傳已少錄而存
之庶不沒其苦心云歲在柔兆執徐中秋月吳興張鈞衡跋

西吳里語

吳

語

西吳里語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雷撰雷自號市隱居士湖州人是編成於嘉
靖中皆記吳興軼事前有自序謂予夙好博覽史
傳乘載稗官小說之書不列歲代不序倫理信手
襍錄間有犯孔氏不語之戒踵史臣訛謬遺亡之
失輒就正於觀者云云故其書隨筆撫錄皆不著
所出亦多涉荒誕不盡可信後有其子鑒跋蓋雷
既沒後鑒所哀集而付諸梓者也

訂正吳社編一卷

〔明〕王穉登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社編一
卷》提要

訂正吳社編

太原王穉登撰

華亭

樵李孫光祖同校

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祲災侵洽黨閭樂太
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
神舍醫藥而崇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
禰而尊野厲嗚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
吳社編 一

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
其事亂市井之聽惑穉狂之見朱門纓綬之
士白首耄耄之老艸莽鐔笠之夫建牙罷虎
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
色金錢玉帛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選
啓僭竊之心滋奸慝之行長爭鬭之風決奢
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嗟乎是社
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妖亡西

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
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
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會

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優
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續紛陸離
靡不畢陳香風花靄迤邐日夕翱翔去來雲
屯鳥散此則會之大略也會有松花會猛將

吳社編

二

會閑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
及見然惟旱蝗則舉閑王會則獨盛於崑山
觀音會亦間一行之今郡中最尚曰五方賢
聖會

五方賢聖

按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
以爲五行之神余意吳爲澤國地濱五湖當
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爲五龍亦此意也搜神

紀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
又謂其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
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爲一緇
一黃緇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
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
象宜當之又其居爲黃屋朱軒僭擬乘輿若
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
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

吳社編

三

會境

曰五龍堂曰東倉曰婁門曰葑門曰專諸巷
曰康王廟曰丁香巷曰北營曰胥門曰虎丘
寺曰楓橋曰白蓮橋曰洞涇里曰黃路菴曰
南濠曰陸墓曰許市五方會由五龍堂始故
五龍堂會之盛甲於他境云

會首

會所集處富人有力者捐金穀借乘騎出珍

異倩妓樂命工徒雕朱刻粉以主其事曰會
首里豪市俠能以力嘯召儔侶釀青錢率黃
金誘白粟質錦貨繡斂翠裒香各一其務者
亦曰會首會首之家先期數月畢力經營臨
期數日輸心會計及期不過騎馬市中插花
鬢畔執鞭張蓋往來指麾而已要之皆亡賴
爲之亦有貧緣衣食者

助會

吳社編

四

荒隅小市城陰井落之間不能爲會或偏門
曲局一部半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以俟大
會成并入之者曰助會

接會

會所經行通衢廣陌閱高門及市人之家
洞去扉闥張玳筵妝繡段餽飣組繪邊豆千
百穀核尋丈紅炬金鑪香氣如雲神像過門
士女羅拜謂之接會往往所費不貲

看會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賓徒戚屬閨秀嬰奇
雲至雨集家窺則朱門錦席水覽則白舫青
簾花間而玉勒搖柳下而紅妝映目星而秋
漢微波鬢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顰過黛
續富者列筵張具千金一揮貧者茶杯脫粟
而已若夫街填巷溢壁倚楣馮店外爐傍簷
間井上袂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吳社編

五

打會

會行必有手搏者數十輩爲之前驅凡豪家
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輩與之角勝爭
雄酣閑猛擊旁觀之人無不罷市掩扉奪魄
喪氣此皆怒髮裂眦暴虎馮河之流往年倡
導海氛焚燒官廨不過此曹爲之漏網出柙
之豺跳梁跋扈之黨司干城者宜有以灰其
焰而熄其燼也

妝會

入會之人褰襦衫幘衣裳楚楚紅殷翠鮮香
燠粉傳髻上則簪白鷺羽翦綵花雪絲紅豔
翩翩可觀

走會

無所事事而但白袍烏帽戴花枝捧香鑪徒
行會中者曰走會道人擊磬談經叢叢馳驚
者亦曰走會特無鬢間花耳

吳士編

六

拾會

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鬢鬢蘭芽棘
心鵝雛壁樹白哲清揚之子錦帶懸髦之嬰
輒令佩刀躍馬執鞭持橐消赤子之心傷黃
口之氣雕其樸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

色目則有阜隸衙兵舍人掾吏健兒旗手蒼
頭執蓋輿夫牧豎之屬每會數百人

雜劇則

虎牢關 曲江池 楚霸王

單刀會 遊赤壁 劉知遠 水晶宮

勸農丞 採桑娘 三顧艸廬

八僊慶壽 虎丘赤壁畫小舫令壯夫舁

之舟中蘇公二客及兩長年並皆孱稚歌

喉清妙而長年能唱竹枝瓊瓏裊裊有破

烟出峽之聲

神鬼則 觀世音 二郎神 漢天師

十八羅漢 鍾馗嫁妹 西竺取經

吳社編

七

雷公電母 后土夫人 專諸巷有兩

觀世音坐石者款人女間觀有艷姿魚籃

觀世音是天庫前民家子纖弱娟媚子都

之姣也觀者尤嘖嘖云

人物則 伍子胥 孫夫人 姜太公

王彥章 李太白 宋公明 狀元歸

十八學士 十三太保 征西寡婦

十八諸侯 五龍堂王彥章以壯夫爲之

鐵槍金甲凜凜有虎賁中郎之想 白蓮
橋寡婦則妓童十二人卽玉樹瓊蕤衣卽
香純白帶馬卽珠勒銀鞍斜陽之間紛如
積雪

技術則 傀儡 竿木 刀門 戲馬

馬上橈 走索 弄繖 廣東獅子

獅子金目熊皮兩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

肖月氏奚奴持繡毬導舞兩人蹲跳按節

吳社編

人

若出一體弄繖則一架五繖大者如屋一
人弄之左提右攬當其奇處卽脣端額上
腕畔臍間皆繖也

纏結則 藍閑亭 鏡子亭 麥柴亭

五雲亭 九層亭 錦毬門 鞦韆架

採蓮船 五龍之藍閑長竿五丈結爲重

巒蒼厓雪巘千霄犯斗 虎丘之麥柴則

雕簷曲楯疊架連楣皆以麥柴爲之如黃

屋瑤璃光射清旭眞奇玩也

樂部則 柘枝鼓 得勝樂 軍中樂

太平樂 清平調 單合笙 雙合笙

歌拍鼓 十樣錦 海東青 按樂者錦

衣少年復有垂髫幼稚金鏡長笛鼓吹競

奏馬上臨風雲凝霧結老伶髦工岐舌嘆

賞自謂莫及也

珍異則 金花鎧 眞珠帶 飛魚袍

吳社編

九

蟒龍衣 犀角弓 紫檀箏 商金鞍

刻絲韉 玳瑁笙 珠繖 水墨畫繖

錯金兵仗 螺鈿兵仗 百斤沉香

百斤雄黃 聞洞庭會中黃白龍哀金銀

掩髻爲鱗復以金銀指環連爲長組維之

以行此尤駭心極目所不及覩者也

火器則虎丘之爆仗一枚四人昇之

祭器則南濠之瓜仁墨花石牲牢尊壺俎豆

皆以瓜仁會成如雪圃霜林環筵玉席
東倉之五穀壘則以稻黍之屬甍爲樓觀
軒楹相牖動合準繩光潔澄麗濯濯可鑒
千靈百慧窮精竭神直可供一笑耳

散粧則 打圍場 野仙人 八蠻朝

山魃戲 太保參 平倭隊 沙兵隊

廣兵隊 毛女仙 小僧道 小醫師

金錢卜 蓮花鼓 琵琶婦 行脚僧

吳社編

十

小將軍 射生弩 聞蟋蟀 採芝仙

白猿精 廣兵皆賣香人爲之竹帽氈裳

鑽刀藤弩迺其土服沙兵則城中之淘金

戶猛慙多力是真嘗殺倭者也

會行迂緩弥日不休行者不及齋糧迺有盛
壺漿積果實製湯餅於門間迎勞之者南濠
之柿脯十石治坊之包子麥屑千斤徐氏之
酒巨罌五十計口分遺一物一觴不能偏逮

嗚呼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焉
誰欺欺天乎凡二日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
暑

附顧文學雲龍書

百穀信奇材也可畏哉吳社編之作匪徒摘
藻適情而已蓋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焉他
日柄用其所設施而展布者具見之矣第編
中有一二未盡敢略陳之出武庫之戈矛用

吳社編

十一

公家之甲冑青衣行酒何等事也而演之於
承平之世昭君出塞胡爲然也而效之于熙
靖之朝手搏爭勝何止數輩會首釀財不翅
千金輿木偶而入人之門恣所要求假神威
以懲人之慢僞張維繫甚者郡倖出遊迴車
讓道幕僚入請行令戒途此有以滋無忌者
之心而來欲逞者之計未幾則盜發附郭之
民家禍作嚴城之宦室矣憶得往年嘗一舉

之不旋踵卽非島夷之變此固有識者之所
寒心也近者鄉達老成閉扃門巷不容入里
是卽百穀之心焉耳賤子慙無馬遷紀事之
才徒抱杞人憂天之戚幸以愚言轉致作者
使潤色而增入之聞之

當道必有讀未終篇推案而起者矣雲龍頓
首

一之江夏先生足下

吳社編

士

吳社編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有吳郡丹青志已著錄是書專
紀吳中里社之事其神名五方賢聖乃淫祀之尤
者而謂本於搜神記殊屬附會不經所列走會捨
會諸條亦徵風俗之弊未附顧文龍書謂穉登是
編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然鋪張太過不免諷一
而勸百矣

連抑武雜記不分卷

〔明〕連鑲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記一卷》

提要

共二十一卷

白藏三才

京師月信

東夷記

局編

金車馬安

北西壯遊

人神不遇

續解

僕狀太守

公祖小詞

續解

御文法錄

大書入禁

臨江別

雪天致僧

朱師望先生

續解

孝誦詩序

續解

久以年 失

程心室

續解

吳忠卷光

陳廣山先生

蔣詩

存自杜

古名侯

魚太守

湯守齋

居方伯

胡西村

馮佑山

先子同舍

金桂齋

年歲拾時

李氏忠標

程海峯

陸海現

原缺第二葉

其人

九江為者

守其信

御官死

和南

和方伯

和所相

和南

子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和南

春自名二事

已下為其同 明海廣遠

以所南是香之自為馬其書

然倫之類皆其人親以然

者以國仁小校技公之

升天則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萬事皆以宇宙爲主。宇宙之務。莫先於其居。又服御。雖近之。亦年。

王甯

子 241-736

京師句讀

金本契所

烏也子為帽信村果回母六姊姊行進諸公費半僅使一物也
之以其其為自為金片佳子也然而上四人主船以之如物也然則也竟
無以解之解船也解船是滿而為許人呼而引船去為以而解船
秋而兩岸以安而心懷依時伏者極其本亦廣其航而引之去耳烏帽
者解烏如死候也見子元春為船解船其金銀萬而去

內廷補不遇

京人用廷補以系諸王亦選吏就廷試 今上時精明每試筆極
速且其老親弟係方時得為第三先上因其老親弟係方時得為
第三一府年因方時之免補 上又曰吾人也為其弟乃水入也
故上云其既定也何有者也明庚生例之南監其持角之比其師試
為相文者曰其生上以春注注視之子是眾理皆以為解船無死矣
而不知其後其後知為子三陽而病而後入也子元春之南監與子同
之即庚生間補少回者之君相以廷命者少則君相以廷命者
方南監有他律子元春之南監與子三陽相親親視子元春位
平也也

沈子解解

未清庚卯歲中以上各法遇此中各氏杜陰降前子同之與曰
今得子次大捷亦頗有異微子對曰夢則無之曰多有一事
中家有散柱至八月二十七之夜人定時坐中忽見一婦內如
起煙之別無別規但見照堂上如以瓶水而下滿瓶者元之約以
內門暗下輪不知以何後也此恍惚也而更忽覺覺則有水散子
半身濕而方有一二分依因後因而不動水之不知自來其
無如也因曰子以時者此耳子問之不甚以為然至五月二十九日
亦不知何因而問之至時決云以有相係天小前因曰子微病亦
得此數自毛也相也海倫情文無以不無也八月時晚則其妻
解解天因得此小微數決乃知其考為奉陽委奉性為大小相前
考之得此微房考為海南金與沈氏姓暗小其其水散子以根
使之又知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後殿太宇

未清甲午子以選貢上京就廷試上因問其為何為三僕以狀而
未悉也其乃同諸金福波曰方公長守約為人信介僕者之官不
隨其果正三僕也其見其脫家為某同甘苦而己是微高親親

曰修銀、竹、肉三僕人。二十萬持進之。師府都官御史也。其奉送
 之者皆因曰：「日本天皇使人欲以有違。」公乃仍其人求大張助之。
 宗倭館驛之庫子主三僕惡之而謀殺之矣。棄其屍於路。其故而
 未他也。且投官の白事則復其前拒之。不令入宮又同吃、作好位
 表覺有異語其僕面の則僕高竊其身也。遂逃去宮中。能死
 如常。而化三僕就捕。殺死其骨體焉。乃清儀及德也有為僕不中
 凡為僕家人分遣而遊軌御所一室。乃松加取太宰之邑。以老々曰子
 帝神美而奇。夫帝の也。通打書名の也。

我欲登臨明天氣云云以有法人爲方字字道小亦悲感得見壁上者
小詞二闕云誰家少婦淡妝梳云紅裙爲客也握手上面與我近
意動馬坊附他那里俊眼偷暖性熱不及倦宜城野花偏有貌
村酒醉人多臥名詞知爲我 或皇恩此神乎水婦人之詞也末之
殊有河人吹弄風月之趣。

物所有寸人每歲以巨觴載米穀斛生河一帶復易以爲常一歲

仰文名

以道有御文受命去此莫乃自乞僧為御女歸唐知之各得也。其
 後其姊他出留一姑重徐使送而嚴訊之其得真以未之安則廢金者
 以侯歸歸家為幸而煩之姊往憂甘枕死飲之而卒明日果疾聞
 驗死而佛打書全能移何甥也召其僧曰吾卿法用佛之孩手毛
 高南面之指謂僧曰智矣奉家信通中教歸矣候僧去佛其衣
 巾襟而入馬床釘華隨煙而佛燒也徐月孫家人未得提其體已蒙

文藝入禁

暗城

臨清馬欽甲天下。無如俄之蔽目。若猶
年而俄之蔽目。是者人乎。

註傳切

南來傳凡五方相方不童者其童者方即老佛不出門或無童者其
以不合者耳故漢門的一寺老僧與城中二人交鼎鑪一日夫二人遇相
連相謂曰方師兄乎此寺亦僧俱曰夫老僧與一童行相見文夫
者汝爾俱辭似同二人謂僧曰今寺中多藏可許以子僧曰似時三形佛矣
而示其以汝隨之昂凡衆二人為之啼咤收竟後飲乃歸相中念動念曰僧
富於此中先教教僧自童之計知者于是起而教之仁其教已表見者

上林書和合此後名魁方初建人未清談已中廷廷派方與同
舟時有人謾傷者曾腹心痛舒救之宜多美合賜藥為愈也國其
受方曰夫收簡辱傷者夫中伯父之滅火也大作計不若此也廷廷痛者
為人接之時不若疾性得其賜之人心之難極救之亦不若此也侯救之
之方和曰無心痛不為惡物也前出者乃一式車留方也因書其門中療
者即不潔損而收即也其人乃無殺也客之亦曰主病救誤心要合醫之
則無他果也之知曰症痛宜清陽之日也之乃曰破為救也

今就一缺學難全何事看庚紀福先巨室主
沒偏家元有推有
相不推嘆者夫得身元元教里一初焚香礼持煙
以此中房方與
男夫人新病海

吾色程曰室常少時夢之二次有人道服授書而望穿夾侍肉重
子公前排之其人不動曰吾鄉人吾前輩也無日心相見相此愛
而藏之必以陰牙磨宜得急雖夢時越甲休年矣何以延造上却
延造死公之祠之偶之見公正係汝通服抱市肉香未付託然夢
中觀也云馬心詩以紀其事夢公正功主西友公健其以其事有是相
方者收其先微相夢兆如此

卷一

已前單自來本姓為其父老性。八里也門民家多士。仍從
其在位月日。信是因其父子相則循其往左右以終內信事之視
其貌甚類於成遂其父條件請上讀書必欣然後為性極敏故因
列之行季子許中卿為持此上月書一索彼之曰此亦我千金曰行
也際之乃言一二挺矢重二刀無復傍駭真方揚也伯之素而見南下
吊朝廷忠有選人會安得之令利安云其志于學欲求進者其
衆皆不能得信宗師無疎則法以事為檢文要見之大去晉心應今法
以筆楷為の中書信宗師不則其意也久之公乃謂曰予兄若輩至二

吳昌碩

陳虞山先生

然汝之地曰壽量受八劫罰者即初官地且慎以護之也。有息事謝絕
推好為真。勿謂能健云云。王仁達之傳事。乃其家而中人也。年位其
小。弟名者。

蔣經國

邑上士府無視以爲私致仕歸增強提不任以神農陰陽禁忌之說亦才
然向微介改化爲家之尤無他虞也幸於今而有身位者未屯二字
相與講摩撻大吏胡有事與予內之區務頗有尤見摘述而全曰一
爲此喜札今之何如生進不見口與神爲幸也則可得後報也矣

符自封

得御書自法清飲臣初年以五鼓風寒自初八日臥也墜下至四月以
方九未有文入校成之日俱係定為係吏部校文其事二人係行昭即下莊諸
國初校傍有覺一係係校文則上入者皆入之其人心違及也之方有得校
得道得校臣因初月方得校未即主事亦共令取未楚其人自以為
令其為小除多利睡用事尋惟得道官文舉海之得恩故肯俱使重河
或近或遠自校建瓦校下校授之事者應官無陰雜則必為小昔月係自
海自海令及之令其自校係者許我係郡縣吏

寧藩之憂太早真德杭州源功達力舉權宜共之類注有亦抗人

愛之也。御史張情如孝先啓澄覺然。將乃補爲冬色。王石以爲佳。時以

多事皆由有深中張侯之為左右也一日其來訪謝及石侯所

其情巨測。朕知卿忠。故令太子及弟人從子送。

老婦人真見性人也真可羅布其家叔子事門人乃謂其曰

後以特為等為備。手真名曰然。則於法杜威。去年今任。其等極之。

今其色而止望仍勉卒卒之困旅卒也予先引退文起云別來

吟大龍と真流龍先鋒の左手は真流右手は真流威勢の如き真流定住

雖曰懷真，不敢動真氣。于是大家行武就擒。

西太守

名既已示郭人爲人應爲官守人有法必安不憂則魚既安不憂則

明志人任行方何侃之致也家其兄敬子酒而爲血國者人固

大道清素。必何如哉。有過其疵者。曰。直為主。孝。抑。至。無。計。有。

巨制論說大本年事少後在于奉先堂內以果顏信託以煥進

不汗所傷門傷二百六十八條十者其木便散以三板則片

馬内教の父子教の類人窮は赴小瓦者多(平)知此一事不修他の業

曉矣

陽守齋

易傳又言聖人夢玉一矢有坊畔句曰括染漆版自濯糾茅

之兆是也。而所仰止者。甲科。濯公遂以事。以爲夢有徵。又曰。

三休我歷以明廣座忘以事振作也街門前乃有大方碑如景

以楚辭為之標度而後以詩為考信之符要題書為其僕以

知身相非心

守齋性嗜酒病狀如面紅舌赤心定者隨下愈有

新開藏金山影以推中必有曲古來富貴香奩白若存傳

宜為越次申朱白者又面許之字喬誠而朱則以子從金小字作語

異同曲以徵文者死亦曲矣然注謂舍公僅得什二不與又有僅一者

漢文以文香色漢生駐守守白菽汾曰妙學性不前位歷事掌

矢宜為國憂執不為矢宜為先悟此言是失尤之然身不為以也

陽明子云也。方有定而後移。移而補。宜其然也。

乙の書情面は素直に書かず、
也、素直に書かず、乙の書情面は素直に書かず、

光緒

金椎共際

吳昌碩

子 241—746

しんじつにちをたふす

相約去以相与以公曰方三子牙多事僕齊者去乃先言通得吉示傳則
物亦能解致乘者我務則信理止可者爲之去爲害去爲相害者去爲害者去
不和爲相害者去又與者去也小相害者去也國以行信爲主

錢氏三僕

儀以起凡有三度中言由其家祖以爲有一室之盛時信春秋祀之也
 柳守汗奏中中汗知者二人一名某柳守之先言而行儀是也乃以
 儀道及之乃使人逐之逐之乃先柳守道此儀是也乃以
 儀向牛也之牛在柳守院中到而之其馬也乃以人名某柳守
 柳守汗守無心爲生俘者乃以中法曰柳守也柳守有也
 昌其其家爲之封也初則儀乃以人逐之乃引之一室室中有一根推乃

事如三月餘向來商夫而封墊荒然曰官事之初以米項作積米穀已
 待用不足見收米官是日令耳昌以是待渡其米一曰曰時侯也見主
 事無印信上以與四月過王府裝花下停船無散傷家者僕則具時與
 白之主事者亦同錢名印大者曰印是時舟夫陽以告主人大時曰官事以
 米百無二備亦何僕曰米和米家貨付作爲千兩之令有房屋亦將渡
 無以候僕乃應歷縣米店和米花行客乃在官裝本以米久月餘花
 船於官庭之三月則花僕也美官主事將花入利不知其家亦不復收

陰謀勝訟

初因之音色者不姓里其姓名乃平步德謙鄉鎮大家凡有因
法解之事概言之西鄉甲乙二大姓左居田地相連有以爭鬭因甲故
事乙入法諸叔懷念日久甲某與其父某相迎之堅拒不肯見甲某
憾也乙而告其族兄乃乘死者之首事不明乙先以理得反生片半歲二
家山手其人則駕巨舟至甲家索米數石解甲釋憾之且怪其言而
問故則命爲示升從叔侄一人擗石一搭下一深穴中示以乘其死者夫
之首也驚而問以從傳乃曰且法之初果僞爲死者後一敵遂踏實去信
死之乃水旁相守死者皆被焚之半初帆岸最移其無示乃示一

心雪石集

致道觀煙火

趙氏任心齋

子 241—749

良頑僧

史山先生教

蔣中正

子 241—750

王以飛

錢子方數

内以良儀

子 241—751

實地打靶

以爲畫障笈故知之也

のぞき得ん杖下

秋改車討論

多用其才而後已也

亮人懼冠

幸他自儲其所以事待望以爲年增之計祝家地方閭之衆數百

南石橋財福

中低王約兩考地界揚美田者南名橋磨人矣和信二年後行之
 務忍敗而此中間堂文叔田基主字之則有新期田外一挺之而歲入
 廣數不為土佐少忍知春解索食務而未有得與之無時類不
 收也層大兩務司土久湯吳曲小會也而賦之銀為上仰從指實屬所
 入尤上委信是心叔之歸地方序以無被快也該上土者從指孫信所
 親人者知廣伏其門更許其人起而臨之洋清曰果然信也亦同之役門
 而信叔往卡利心為七教明日同者往水為元得心是者諸神在焉
 係連清二年杖之門之先令信從之信乃信界諸分信者三信而土多其
 家要後三信者福也

卷之六

疏中河

邑明兩丁氏名霖字駉密茶他族子主事奉昭序役而莫不即也一日
歲初中鄉季振捷方夜公霖未及知內之其平日之改試遣僕偕登
階以曉其意僕見門內而問知為南唐僧拙扇疑是酒中狂和介

學倫子滿也

不克終才同爲不孝乎三物皆有俱得而人倫之爲天也乎物事
 惟此乎法也
 階事相類之階亦弟之德存於衆人字知者以收家爲實道古多
 其伯父字爲而不仁諱以言通其意也居耕學持信工耕以爲
 則使貧乏不計其法使貧亦勤解皆不計其法在耕者與之曰耕
 亦不指却方法之免使使法相捷之日其言計人相下如無捷然
 下才天者年無有財自而地之問之曰報解元捷也其言悲死
 理而曰帝令言行人介後在身正居其修補整人修德之曰報解
 一物焉乎人之意也此數也

多民性

者以^杜卷初字云其長子云云與事不符也按卷中亦相違者
有云子家為明天監初除云云又切其字免之為疑而以子家叔重前
延一明師王善賢來延一僕名某云云蓋遺棄一大案此切而云日
知某款則固有從師從僕名于某任以為其大監職也行文以不述其
人而重為教訊遂自注暇中其意自明為是今不徒有以指也者况
其後而事有行未滿月則有以此案一起事時供稱前月日常與某

謝生免過

序其附教家為堅非以城二十里間上可待宿馬行鄉中夜日一僕乘月
 也曉曉而行為數里則聞溪溪有文者行溪中亦宿也他亦前行
 其僕因家于者溪之傍自是遠之僕亦如告之同行相不辭
 遙遠又於王德微門附僕從同去遂微聞也此時五乃為奴泣也
 自此他更了矣此也此始若乃渡人溪早亦乃常同以收其說甚詳
 廣漢微下傳子微座死已二十人矣知者無一人之族自孝以來不
 有知者乃得亦見其漸壞然不再渡亦未聞者報之者其同然同者
 見多乃得而涉也

失味方

邑人趙師孝母朱氏而妻陳尤甚母缺虐不能昌亡將死乃囑之
片楊聞之慟不忍為素子主母倩人假其面耳為相好片楊多買酒
飲以奉養如父母之而有一小從女因自徇杜棺并其家品好為明日陳王
知者共事而片楊師將死亦禁獄獄四五季澈死使女為程楊

之不予而病死其死權據實亦得而中一日當索其死權
 視之當寄而飾權而之故之乃同其曾為大少師之持廷不臣而死為是
 宗崇夫乃復寔得死死為順乎法而天之法不方一何義乎

遊俠者重

甲寅年修職正福縣志定有主事李永年字子通號上通敏進士
初他名達源馬市寇而冠衣去衣不見則亡者皆欲求其衣衣入
敵后水而不流動者有之傳者云是見之游牧于日積聚內不為事以
自方其父兄曰公必死於此矣其後果也其後收其老僧之說常言
論注了音調他語初為贗身不傳不信乃漢華承寺張師為點心
之強時同師所用此僧乃其後之改米飯間其師偶去適天行劫掠而
向之奉白手來楚士因以此也蓋其法師會家與得盜牛誤立共為
事乃既拜張師出反而告僧王訊之則竹寺之田也遂相殺至子通不相見
也其生拉問其母之家相見之感又為何人先是其父兄之底僧為羅豫
某之信厚子通亦之適亦夫死不獲連讓則不通僧亦未年小童
書付元沈小身以子通往道主事僧亦福重主事因師而得沈物使竟
不知之通則故兄之弟骨永無朝夕居於坊僧不有教存主事同式

謁選之連



和清侯印事就比未却應試不才他律明年甲辰二月再擇并此
 上自餘初改陸通至二月初二逾年特旨德別以廣系社會條上續
 不報就升條則陸陸同其高曰起據選耳大凡會試後至三月前
 考考二連有據選之例最重年歷其時也中初漢無此意而歷乃過
 之謂之理也動有同行者而厚則付之合也後因津吳舟行日
 西沈天候風逆作則枕席行一夜明日入行一夜追修則已可拒揚青
 岸失途小徑計一日一夜行凡五六里至初四得于官信初五止午即和音
 音通狀出則已矣不知及吏初改又天候是日清明即初官俱不初
 七日始獲校狀初九日司陳十一日事陳十一日初考十一日揭榜乃有某陸
 之授及印條至乃初七日後考過之連尚未姓楊也久時自廣東赴條
 中初至而末為據選耳移為為予而改中陸三程因其在條不問天
 乃連中而末又使初六日太官無易期則中備條耳而末之做借又查登
 小令知照印條得失之際而合和之矣初移方就而初方某亦為耳夫

省之大差

五股要衛失原身降通一切文應取條和共款為氏病者三事并
 之以教者自予准任保其解而行備者乃氏者十海五六載年乃在
 備遺忘

一大差要衛例收銀五下條內主收頭收之收項折回候條不
 項之項又折回以備最大事之六每銀一錢折六分五耳至輪差之
 日最大才考處無條後期收條上司及條未考而以此中至最
 主收項當令今人收收之庫內有以條未考有以收條後之
 至酒大之口是未主其以條未考而此中至最
 一与差考九月以于條未考而此中至最
 中及考考是差考而此中至最
 乃高松与湯托和官初中選利其利其子條內至最考之日其考廣之
 考考不則拘其考考為不中之考及地定其馬輪長短之差
 男國空報和于足無方考考之差至有一品倫三差考以一月之中周
 而後考考至二條考考其考考不滿其馬其自病病病有俱中選
 御置考考一切不考其考考二差小票俱備諸袖中據以差考考不
 得而一月之中不考四五差而此中至最考考之條其不考考條

一穗日差有示日供本利之用按官下往給張硃墨油燭之類是也太日

則應上司委辦過官矣下往俟口非心紅總創之類是也前例如

官用下往一付五日大下往付凡者此類一切數率其日用依依錄呈

俱有小篆文簿生朱徑記吏者凡得取一毫至杜司榮臨過其

負俱照旧規不易於權者承名來無虛日最省無收銀錢一分定例之

分有宗至二兩三錢者。糧至定例。分有宗至七八錢者。予為主法。

刊省封商部奏請奉旨司明文折使修錄案分抄。根紋銀三

乃復村中時以休老人及望佐吏應得使客照所字目取隨印信得

自來水承差伍來手莫紀誰何

理科

安隆棧不能滿萬石也似銀不過三五兩耳然歷年拖欠尚多有之

里下催人戶核報納諸收項名曰什欠予初至以較核報皆下列什欠八

大要左列收項之計人什欠曰完收頭曰不完范無簿籍而收則不見

肯行致耳予念不其於什久聞人久知收頭問休矣教母里差一老人

押付家宅對人有收票者為什欠侵欺什欠有收票者為收頭侵欺

查封免訖判例二張首開什外年親以房次身代替次判逐頂歸報

吳亮之叔女項不為十卯女卯辰相宅納室比轡四柱俱為按定考切

自致克再交入初候候未及兩月已色無多而重之六人跡如掃矣

賸濟

方以素請甲辰月十八日任事多大飢荒是日仍為賑濟倉造飢民冊

以梅柳事為應，慨當於茲。葉以昭夷，丹報仇民。年義厚，年丁復校。

元平堂依杖石亭石不於明相之信每人一丁壹亦不爲差

歐丁者者夕家行百丁其土所不過丁修丁耳其心實觀之至萬人上其

予性予則太飢矣予長服為學門內面窗種金魚予不暇得為

此花有字拘一二丁之乃金報金在机丁不坏人教有報金三三子者報也

洗の利不棄云々下人衆人除匹夫が安主仇丁威丁語交教あり不

陸振仇丁武子所前校得此一子于漢武校武子武升乃宋付金其

物致其內，前凡一而舉，以故流乎四方者，聞之，雖屬空言，亦大有益。

孰能爲之乎則今幸而中仍爾之學而不改則其姓名亦名諸人

与周防一秋交授一斗又平日果明白语言更香万役人等俱来充则自

石下三斗以下係支支府邸及平其後除抄授男官同身其新故諸

傳記定例序先大

序之體

予初任太府毛海門以故相子相任凡六易以之止予為之行之
 予^上初任後先海門以內報主^上成本約齊任之^上通官起建免微作
 小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政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少而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付齊吏之^上予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二事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予初任後先海門以內報主^上成本約齊任之^上通官起建免微作
 小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政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少而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付齊吏之^上予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二事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序之體

予初任後先海門以內報主^上成本約齊任之^上通官起建免微作
 小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政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少而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付齊吏之^上予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二事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予初任後先海門以內報主^上成本約齊任之^上通官起建免微作
 小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政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少而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付齊吏之^上予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二事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序之體

予初任後先海門以內報主^上成本約齊任之^上通官起建免微作
 小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政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少而吏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付齊吏之^上予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二事亦^上有奸民者清以有是^上民情應社^上我政法得齊任之^上識

廖廷庆

廖氏為陸家法也者有名廷慶者自往秀才但烟槍年二十以廢疾死其
 妻亦也廷慶係偏婦為其財妹請其飲醉而淫之乃以幼婦過門為
 洞因止焉為妻夫不年以洞廢賭為上下事侍其舅子之任之明年正
 初六日有人拉拉入洞稱其妹嫁乃王氏兄自廷慶也才初未聞其故亦
 置問廷慶先逃以出乃廷其父鳳翔與叔鳳翔及兄弟自其時解獲
 引至廷慶而先不文又叔曰其弟得王氏之屍當其故乃廷慶就其民
 指其係其父國也廷自廷慶故之耳後其死於骨七堂自廷慶死心
 以初不待通則居其上人初叔自問為夫故不從送為某月因廷慶得
 妻矣了則利其弟叔其四方於叔下里有令侍廷慶者其弟之
 手也其力者四人其弟以明侍之以成獄上諸府云廷慶亡其妻而
 其弟多矣其氏兄以乾為叔子獄中其弟先死於下

乾坤正氣

一日予分府得齊方榜送客一陸十三人與肉非豬而亦充其半以爲予清
其類未敢考數也此溪切客事傍後者也過半此其係望也前日是陸原

中色智覺是也。與學修進一德者乃稱道中心印。其德則諸金此神結
一手以承中國其德之如是守此業主家孝子周我後受亦持瓦矢以承前例
救我石且青例力同此神教於人曰亦孝誠信忠孝孝志近曰歸一為萬事
步步永有仇中又問神元會七師何孝乃未孝多生上河漢等情後耳手叩
佛坤下之散先入府各查思得則付孝之孝如先俗孝二口死因袖恩存
以重約齊曰其情必乞張坤前赴和人無犯也均齊見思存始大悟者第
明明白白欲撒爪去主人張坤非罪惟是之日三人者希世也而主我福壽

閻文不為米

室牙痛

宜多有之婦人懷家孝愛者故也夫曰齊矣乎重其孝云男
 母死而無續室之其婦之病夫治之云云教其夫以同其孝夫亦
 也齊是則其夫亦夫婦孝慈之德矣病者乃腎病死者也男
 云云則推其有子亦孝者以此云有子者我亦南推其有子又從之病者之
 云云婦人詩故曰夫有子也惟其有子而乃為夫婦凡病者以此有
 者誠其性也夫云云以曰為夫利婦人云云孝之以閨推其誠心之也
 補死者有已則其性以故之云云以云其性者孝而推其性者情自不同

以武之者其時時亦音其開權而得志感為大至為開權之首而夫婦
亦為後得齊以為元

董州

此有有差田世本和孫氏董州者為之田款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
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七月初間即有楚官一乘獲後田名亦係在紹興縣知事衙門下其地其
浙乃其董董州而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
視之即仲乃五月申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
月三日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
之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而更人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人先通紹興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董董州

郭德公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左名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顧氏世家

顧氏世家自其清公年以來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江神上夫

江神上夫自其清公年以來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郭德公方先款其地其利大矣每田一畝則良三畝之乃三四倍之也其有結順之宗多者中事人均分其產其地其

此後復
已下上住以記者他事耳

伊三郎達獄

此王守者漢唐指甘肅海者用事段法嚴欽功境名仁明
省國弊皆由海之為也誠近之矣王秘修三人論海以事自任海明

矣

張不惡切

張漢者感人心通土位也柳後史其居茅屋微之北門有四柱大
碑其初為茅屋得齊之祖同官中書亦其任張為之張後受
後其後序曲有恩礼亦源德之心張亦已久居茅為嚴霜千八
得而方碑猶主其門也約至以海子他徙茅為徒之初後之左
之右二柱也此地大其左茅四柱後有柱本柱穿左坊者高樹
石以木柱之為其計人本柱乃連石柱而起而所脫也其後以
柱視之作予乃下車必瞻地祝曰此張公之穴也予亦為之居
我為隆之人為之柱今計見金堂已廢他人亦為其忘門此視

用方力而推心脫去衆爲之大快人固言履寤住宅之初白曰是公欲致
知者故曰而霜死在民好沼用物私而收積多方元化爲腐視打於書
不似然

德安人

當觀世之神仙者以為有智而敏于生有肉升而升順氣鍊形之況
 輕得未必然也前古之何者不執道傳國切如母類仙張三羊人何
 嘗見其有以者有即于王中者有過一異人偶以事往隨何曰太寒
 見人謀底玩換市中兵而問曰王氏之子父老父母為珍物海鹽
 而出王遂泣而受之不知其後見父尸在後無前寒者如一奴
 心假之深置在中以未似半渡中其甚真元氣云云教叔曰日月無假
 者不若其以金也今身多二十三之矣予謫少之亦甚信也必去將師
 予今名門守僧使照尼初拘也。世校者乃渡道之途遂得過外
 松之東前則地土不動有從馬叔于金山地之役乃得而前阻
 大間而叔文一徑而過如越海陸也馬俱不之恐而止隔金土力故修其
 其夫才去人也

李初山五子

考歐陽有言洞山者魚孫也其言甚奇然其言不為古人
所拘者其言必不如下二句楊文公與其兄從教人言者山前古史
廣而論之其言七地得此意人持此意亦同亦否亦解則其言
自則楊文公而從之者自其行此語楊文公問其意亦不為
杖子心楊文公針上膚而為針子偶被其言曰其言者見其持
針者其言者亦不為其言以傷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事謝曰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引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身于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清溪仙辨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身于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身于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入江書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身于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其言者亦不為其言是楊文公之而脫其言者又教曰楊文公

歲年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夫金鑑卷云云其言通久年所補
不名我本自方方則則通縣人之其人曰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
方是子予垂其言以記清未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
時人言作一且正下不氣沒法三序其未至也至鋪餘亦以也也海內
隨心一府今一稿曰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
人未嘗不伸相對於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
通方有聲之使更風中振起雷電文心宋元在中一翻其行健
大內如傾海軍人二而皆在方隨二付其就其之其人則也通
性其人之其性之乃隨同之前事不和也鍾春云其為自海內自昔有同
之其性之乃隨同之前事不和也鍾春云其為自海內自昔有同

為夢夜 別夢夜

夢夜太令人中即夢夜初陽而致未完卷之協也御史蔡和帽云前日
何廷也使同陽人守其其無物而收之曰予何事也陽然金鑑之性之
知予其其而後之地且日使未料使中亦決不為及矣云云其門外
生性也雖然而之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後其性也而之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已而通中會試進為御史其後同南道有人以某事請其為海內
同道御史為解竹同道清海海內自昔有同之光華矣
日而通中會試進為御史其後同南道有人以某事請其為海內
相為乃曰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結其曰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曰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後保之

保之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色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其性也而後之入則有一翻方為伸之其性也而

夏方伯 序

徐文振狀

以表云錢氏者當之錢音果也公勝刑汪服家陪銀四百兩走徽行

又文信一紙有友人陳學士家限小兒送其妹歸時日將哺哺

其家不遠則待九日或十日不遠者亦待之石後乃必初連其兄問之

此碑亦有石修
 日教中引
 曰南不遇
 人曰移是
 心似有
 其後
 省出

乃連諸侯而王之日有死方之者供其材其安樂其死其葬其

也供要得是日焚死之乃得男如骨為一具述は彼二

家則婦人不知其主之云婦人利便已昏而不知其主之見其主而位

諸火耳子氣保有神明之師

李氏子婦

相乘來恭恩為婦血節華氏嘗為予言曰華氏之族一房家素衛生
此子始多為大族後尤為盛咸謂佳耦也然兄婚之必極不相配寢則為
被而食則取相值之面者不睦也主女妾且衰之而莫為如何一日門下有客來

冬相調

遠日蘇利子成化間事也

小宋王化

隆慶山真柏

松江陸敬山以札侍教以清溪房二巨折舊改造日增主大家之門
以歸士有寒暑歸生一不延師讀書明教遇陸必肅揖跪起相進相之
佳曰去者士而吾供一茶毋不白也師去其者不後三日供

顏氏回

財必有主

不問之而省卷云華文有人字勸力作續服十錠埋之床下而喜之
 一夕夢有人告曰汝去吾去吾去時大家今去矣覺而索得服無有也
 明日諸大家告人何有無之笑曰是有是蝶入而問其何日早起索鞋
 於床下乃得服十錠不知何自來也又異其事謂家人曰為我製一餅如

鉄校漫筆

孫存學使既公陞去暫推官有行使假印狀事請改指唐其人於前
敝之而其人亦不免也竟赴之于其仇家遂請官究防犯罪將院以
他事劫之乃越三日或初其亦亦官訪其之則系傷人為奉其人見色
動遂訪白奉必待遲數三日為妙否則於明日午上乃有太多少即人未
過以重幣者不赦也心以為怪且日必皆則有因服有人并墮下當問
乃曰予前行彼印而此者也查問是果逃犯也易其名夫因是人為生
罪彼心大矣今當力為振收奉不交上也此人與國無入相表表明日往
見同具自前事問付今日彼為何官訪自得一併付直判品矣又數日吏
部張榜有名官知其姓訪竟不留之吏部亦何所收之因是而亦推舉之
相為要索至其姓以以確以文何派焉其為現以之一為後因勿記之

沐

九

表諸事百步中甲寅年早得四更分步重口酒主利公徐公健云見
 牙更兩小兩人夫不上三人步中健有三口便通萬年也此酒
 數過月移其去不置時有人曰果亦吉一字健者法猜之遂酒曰示
 人六面帶一字後一字堅一字上平地一字上保水中思之不能解身白
 此臨官也中因問于他保小之說曰於名曰地保臨字免免字主從也
 者之未其詞其利公徐公健為故也但不知其何得耳此河以激三
 句咄咄中官健造年秋出步更清忌夫有人臨字解險造訪也
 敘里利

泰山神像

常熱袪傷

子 241—773

道侯波德

溪山行旅

侯斌之得

子 241-774

英雄心

奏為通鑑全錄子史選千談列將軍性上凌星上請將軍奏
 在再拜未中付軍謝曰願亦也批曰者不為不使備將軍星
 何功之有因令臣等勸將軍謝之予請叙之滿路未叙之日未請
 二十六年五月侯相恩賜及臣等初初和凡有三第一都指揮以臣等
 市為難處却敵教司列將軍方比下付於仗余大小司馬張公徽將軍
 官備口年何自司馬曰賊增余其初已見文王志介初司馬去上
 四初者當上牙心為之且為此無以自勸也夫曰恩許之金何失
 焉公請者未初將軍未付獨御文王令其舉將軍曰賊
 王頭不咽食也清戒飲近繼年五月乙卯其家甲疾之亦為深

之得賊賊二九賊衆八百協從者同將軍曰皆欲去人傷也遂將
 軍渡青將軍笑曰賊易成且降則不煩討而得也遂入軍中
 下將以四騎爲賊賊臨之賊去將軍收三騎使前以升敵初不前者人稱
 且戰且卻馬中大馬快將軍下馬快賊賊快將軍甚急將軍催馬和
 他者賊也月下營將賊多中營者然且快傷而開甲不殊死戰然甲
 初之將軍曰日許矣勿遲賊賊之兵然全以快戰將軍即之曰賊
 將信義也中營快將軍戰力危急得遂有司將軍度難與內信
 甲曰初在左危在後以爲待我也遂爲中軍而軍遂定其持火者皆
 以賊爲敵初不待夜聲明而各持軍器相擊衆執一賊卒曰汝
 軍有仇汝放汝力射汝者王杜賊下得二更曰我前張汝爲風助命
 甲曰人塞後巷之衝而先以王人守王人到曰賊者汝語之令甲中人
 却殺而前下曰賊汝以望之居二巨騎快者而上流曰賊賊四處之度
 但以張表汝爲風冠以爲表賊汝令其快其居語自賊賊去賊賊去先
 起乃降賊自老老者連得四王人遂不復去止其將也地寇後雅
 持力有持初於呼聲賊衆散退矣矣而將軍軍跡遇之得者
 獨者半失失持半村賊賊又張表說因將軍初得者走賊衆皆奪持

法華功也

永清戊午歲發白鹿符定海和舟山上海中延教二百餘里而為海
 以來道者偶有底遇以苦不盡述人皆謂之曰黃柏相先之者得先物
 用矣初不日夕餉飲之久而吾州先以道王鹿樹于路王夫不夫既有御
 史史愛之衆同之宋建康撤王石草不先已巨能亦與物居四方以矣
 余不悅今州亦有海有方頗攷其自乃曰余矣街鳴作取矣余將為
 致者焉以似其類而以諸物網之而命之曰鹿鹿年諸禽同諸道致

子 241—777